《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二六四冊目次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二十四卷 （明）丘濬撰 明天啟丘爾穀刻本 〇〇一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二十四卷

（明）丘濬撰

明天啟丘爾穀刻本

重編瓊臺會稾二十四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邱濬撰。濬有家禮儀節、已著録。其文集世不一本。初其門人蔣冕等刻其詩曰吟稾。續又裒其記序表奏曰類稾。嘉靖中、鄭廷鵠合二稾所載、益以所得寫本、釐爲十二卷、名曰會稾。天啟初、其裔孫爾穀遴類稾十之二、增會稾十之三、併吟稾合刻、曰重編會稾。卽此本也。雖不及類稾會稾之完備。而簡汰頗嚴、菁華具在、足以括濬之著作矣。濬相業無可稱。其立朝與葉盛不相能、又與莊昶相惡。具載明史盛昶二人傳中。其嗾御醫劉文泰陷王恕一事、雖其妻亦知其非。具載明史恕傳。講學家以其力崇朱子、曲相回護。迄不能與公論爭也。其兩廣平賊之策、言之鑿鑿。然韓雍力駁其說、竟奏蕩平。具載明史雍傳中。則其好論天下事、亦不過恃其博辨、非有實濟。然記誦淹洽、冠絕一時。故其文章爾雅、終勝於遊談無根者流。在有明一代、亦不得不置諸作者之列焉。

廣東省中山圖書館藏書

丘文莊公集序

世稱文章爲經國大業經國之文其大者莫過于周官葢姬公身爲宰相手自擘畫見諸行事筆之于書

以爲一代不刊之典然其閒亦多繁瑣冗雜用之或苦按而行之必不能乆遠而不廢故說者以爲出于漢儒之僞筆此雖未必然

乃後世之摹倣周官者無一不敗固其人非哉要亦時勢難沿即姬公之于三王已有不合而待仰思者矣況其下乎三代以後以

經國之業爲文者寥寥罕見而相臣以文經國者尤不多得至

昭代而有丘文莊公所著大學衍義補于治國平天下

之道纖悉畢具皆參酌前
代折衷時宜人主行其說
可以萬世而無弊公又遭
逢柄鈞當
熙洽之朝言雖不必盡行然
而
黼座之經綸諸曹之展設率
不能出公所條列蓋犂然
炳然眞爲經國之文善得
周官之遺意者矣而其時

又云
國初承久習尚渾樸文取明
白曉暢不爲雕鏤剽竊以
見奇鬪取公他所爲詩文
讀之率舂容恬適意盡辭
止根本盛而枝葉衰事情
多而聲貌少近擬金華烏
傷遠追廬陵南豐卽邇來
以著作自命雄視詞場者
或以臺閣體目公而要之

于修辭立誠言近指遠竟未能踰勝公也自公後而臺閣之文浸明浸昌長沙內江華亭新鄭江陵接踵繼起近則吳門太倉東阿晉江南北兩山陰皆斐然成一家言遂令文章操柄不在韋布不在他曹而在綸扉尺地爲千載政事堂生色而要之于傳古綜今

明體適用亦未能踰勝公也葢公起孤貧力學旣選居中秘復傳極羣書經史百家旁及醫卜老釋無不覽觀嘗彙朱子微言倣論語作學的稽世運升降治亂大端與國統偏全作世史正綱皆有裨于學問經濟與衍義補相表裏至輔政日又疏陳時政十餘萬

言論天變可畏修省所宜
先皆鑿鑿中窾
孝陵十八年之治平實自公
啓之經國大業舍公將誰
歸哉公嘗諭我

朝相業于三楊多不滿謂當
其時南交叛逆軒龍易位
勑使西洋權歸常侍釀成
土木之變誰實爲之然則
公之自負實深惟是衰暮

登庸設施未究經濟之志
徒托之著述而功業不無
少讓此余之所以爲公惜
已公詩文有數種一旦瓊
臺會稽裔孫令尹（爾穀）孝廉

（爾懿）重編合刻來乞余序余
濫叨政地于公不勝高山
景行之仰其爲文取明白
曉暢意頗與公同至于慱
綜有用則遠不及公乃得

以姓名附公牘末亦云厚幸鄭端簡稱公好議論上下千古尤熟國家典故政事可否反覆與大臣言官爭是非其風槩如此今政歸六曹權操臺省轄臣緘默充位而已不能出半語然則余之愧公不獨文矣

不獨文矣

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知經筵　日講　制誥予告存問奉詔特起實錄　玉牒總裁官後學福清葉向高撰

瓊臺類稿序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瓊臺丘先生嘗出其平生所作詩文曰瓊臺類稿者屬予校閱而定其可傳者予讀之數月而后畢因定其灼然可傳者凡若干卷適都憲吳興閔公出鎮兩廣見之歎曰此名世之文也當爲刻之以傳于天下后

世先生因諗予序之予辭謝不獲已及予致仕南歸又以書速之乃序之曰文者道之英華也得於道者精以深則發於文者弘以博唐虞三代之世士君子未有以文名者蓋其人皆深於道其見於文辭皆發其心之所得者也自漢以來士始以文名然皆因其見以爲文而於道無聞焉故作者多而傳者鮮唐宋之盛以文名世者七家而君子所取者惟韓氏歐陽氏曾氏三家之文而已以其頗得於經而有見於道也至濂洛關閩諸大儒出窮經明道而后其文粹然一出於正論者謂周似經程張似孟豈非有得於道故耶先生生嶺海之間又當理學大明之后天分過人沉酣六

經蒐獵諸史百氏務求所謂道者而體之身宣之文而不苟焉自其少時科試之文已爲同舍生所推服間發於歌詩論議長老見之皆驚歎以爲有作者風弱冠魁鄉選卒業大學所友皆天下賢俊旣而登士第官翰林得盡讀中秘書繇是所學益博其文益不可及蓋先生之文本濂洛之淵

源而不失韓歐之矩矱其粹然純正若弘璧琬琰陳于周廟其渼然泓深若沅漸酉澧匯于洞庭其雄瑋綷麗若龍盾鳥旟馳騁疆埸之間珠槃玉斝周旋壇坫之上嗚呼盛哉非有得於道而能然哉自漢以來作者文與道爲二故淺陋而不傳先生之文一本於道足以追踪濂洛諸名儒而無愧非韓氏歐陽氏曾氏因學文而見道者之可擬是宜閔公欲刻而傳之也先生所論著甚多其大學衍義補藏于秘閣世史正綱家禮儀節傳于學者皆別爲卷不在集中

弘治五年歲在壬子夏六月庚子朔

賜進士第資政大夫刑部尚書盱江何喬新撰

瓊臺丘先生文集序

文之說何昉乎盖嘗考諸古矣凡物之粲然可指者謂之文文者道之所在也故見于上曰天文見于下曰人文見于世煥乎其有迹者曰文治曰文教非若中古以來指操觚染翰者謂之文也夫文固非操觚染翰者可盡然詩書所載詞命之作雅頌之篇類非偶然卒爾者可辨而孔門亦有文學之科盖道術未裂言與行俱本厚而末茂詞出而文成正大光明敷暢條達見于治則民格著于教則民孚所謂吐詞爲經而文之盛不可及也漢毛公董子之徒始以經術名而鄒陽枚乘之流乃專以文顯遷固亦岐而稱之盖以操觚染翰爲文

而別於經術昉此日寖以盛而瀾倒乎隋唐之間雖一二名世鉅公知文之不止乎是亦畧見道之彷彿矣顧一時談經者專訓詁爲文者尚聲律而上之人又以經義詞賦更迭取士其遠于道一也至宋而程朱大儒者出斯道復明曉然示人以徒文之不足濟物然不得任道捄之重于斯世則亦安能盡刋其故習而卒反之一旦哉蓋經術文章之流弊甚矣不得已而爲說以通則若之何亦獨曰爲毛董而不爲鄒枚爲韓李而不爲燕許爲歐曾而不爲楊劉爲陶杜而不爲徐庾溫李則亦庶幾可以廣道術求不倍於孔門而後可乎走不佞嘗以此質之瓊山丘公先生先生是其

言以爲知道然走實不足與于斯也先生門人內翰蔣君冕及其嗣子太學生敦輯先生平日詩文爲若干卷間奉以示走請序其首簡走讀之累日得其大端而嘆曰何其養之深而出之霈然一至此哉先生嘗爲走言世之作文者類喜椵煉爲奇不究孔子詞達之旨或剽竊以爲功不識周子文以載道之說雖有言無裨于世無裨于世縱工奚益故予平日不欲以詩文語學者其言如此蓋先生懼學者之無本也則有學的之編懼學者之不知變也則有世史正綱之作懼學者之明體而不適于用也則有大學衍義之補其言鑿鑿乎必可見之于行行之必可以興文治洽文教

而致吾

君于堯舜三代之上流聲實于兩間作楷模于來世使道不爲空言盖先生之志如此而文亦足以發之不可誣也顧此集雖出於所學之緒餘然閎肆而精醇明潤而雅潔究本之論扶世立教之意郁乎粲然將上班于毛董韓李歐曾陶杜之間視世所

謂訓詁之陋聲律之卑殆將揮遠之而以爲羞道者矣所謂一代之豪傑爲先生豈多得哉先生名濬字仲深世居瓊山起進士甲科歷官翰林學士國子祭酒累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名位之崇聲華之美固不可謂之不遇而士望猶未滿焉然則天下後世求以知先生者著述具在而此編輔行亦不可少也走辱知先生也深又同事經筵史局獲副詹事與僚寀之末故因晃與敦之請序先生之集而極論文之所以爲文者如此

大明弘治己酉仲冬穀旦

賜進士及第中順大夫詹事府少詹事新安

程敏政謹序

瓊臺吟稿序

昔人謂必行萬里道讀萬卷書乃能讀杜詩蓋杜之為詩也悉人情該物理以極乎政事風俗之大無所不備故能成一代之制作以傳後世非惟不易學亦不易讀也禮部尚書瓊臺丘公蚤能詩信口縱筆若不經意而思味雋永援據該博平生所得近萬篇往往為好事者取去晚乃掇其存者分類為編殆二十之一而已東陽在翰林從公久近見其所為編者如探寶藏入武庫心悸目眩應接不暇蓋於此得大觀焉公自嶺海踰江淮以入京師其遠則萬里也自稗官野

錄以至金縢玉局縹囊汗簡之書未始不讀其多殆不下萬卷也故出其所得為劇談高論如繅絲炙轂竟日不竭議古今成敗天下之地里風俗夷險美惡如畫圖指掌歷歷可暨見著而為文如鼇負山鵬運海氣勢軒揭莫之與抗而不獨詩也然公之學亦於詩焉見之夫去古既遠至唐以詩賦取士士專門而久業句鍛而月煉乃有以一句合格篇未成而傳誦人口者此詩之盛亦詩之弊也公之學於詩固有所不屑專而實專門者所不逮彼膚見謭識管窺蠡測豈復能盡其妙哉論詩者以氣運為主亦

或以江山為助國朝熙平百年禮樂方作氣運之盛固有攸徵而嶺海之靈秀又水銀丹砂靈芝赤箭所不能當者是詩之成固公學力所就抑亦豈偶然之故哉公雖欲辭一代制作之名以靳于後世有不可得者矣公所著有大學衍義補已上進世史正綱朱子學的諸書多梓行于世而雜文尤多則別刻以傳茲特其詩集云

賜進士出身奉議大夫左春坊左庶子
兼翰林院侍
講學士長沙李東陽序

瓊臺會稿序

佐嘗讀書至夏后氏揆文教史臣贊以文命敷于四海輒掩卷嘆曰嗟乎帝王之治未嘗一日而無文也堯之文思舜之文明迄禹而祗承益至凡其陳謨範而貽典則豈徒尚忠而已哉蓋道之在天下彰諸事物固粲然殊而其統諸身心則渾然一也周衰文弊異端起而橫議作孔孟立教貫而約之亦必學文焉先匪是將治道爾漢唐以來詞章之習勝始有無用之文虛寂之說騰始有無文之學逮宋程朱輩出而後貫道之文復明於世我

聖祖高皇帝崇重儒道尤慎選翰苑之臣論文則以明道德通世務為賢以華藻怪險

爲貳百餘年來式克欽承以永有辭者瓊臺丘文莊公其人哉時則諸鉅公敘其所爲文若何椒丘則謂一本於道足以追踪濂洛而無愧程篁墩則謂究本之論扶世立教之意行之可典文治楊石淙則謂隨地與人論天下之事如指諸掌譬諸五穀療饑藥石伐病種種有益鑿鑿可行是皆

天下之公言也顧吟稿類稿各自爲帙同鄉學憲鄭君廷鵠乃彙輯合爲十二卷梓之以傳名之曰瓊臺會稿云夫瓊之去畿輔遠矣而

聖祖嘗稱爲南溟奇甸比公山石輿人誦之不啻神州至誠前知亦神矣哉禹貢之紀山川也終之以聲教所至[illegible]言惟南

獨言其方以离明之象愈遠則愈光也數千載後名世者有待於

明興焉奮于淮海之外可豫占也已斯二者

公嘗言之蓋自任人文之重也故其

經筵之啓沃

聖心國史之闡揚謨烈奏議章表之論思獻納經綸匡濟可謂麗正之臣矣詩賦頌箴

記序論說誌銘之作則出其緒餘者也至于柄文衡造多士詞章聘浮靡者必斥虛寂立門戶者必辯一時士風翕然頓變學的家禮儀節先行于世及受知

孝廟晚登政府取其所著書于大內用以權衡百度則大學衍義補經進者也又有世史正綱以紀世變明正統二書論議多前

所未發皆別行之故集中弗採焉

嘉靖壬子季冬吉日前進士中順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南京國子祭酒

經筵講官同修 國史

玉牒海隅後學黃佐撰

刻瓊臺會稿後序

瓊臺會稿何瓊臺先生之稿自鵠會也先生存時門人刻其所作詩什凡若干卷題曰吟稿續又裒其記序表奏凡若干卷題曰類稿行于世已七紀于茲矣顧今歲久訛缺讀者兩病之鵠自結髮事吾貞範先生與先生曾孫尚實君郡上舍君禘同門獲見先生所遺手蹟或門人所代錄者與前二刻逈異竊嘗有志正之弱冠入郡庠又獲讀先生石室所藏書目偶見庠中寫本疑公所自定者校之二刻篇章簡而且要當時手自抄錄爲入梓計久矣邇者視學之暇第取廣幕談君崇文府惠類稿藩本重加增定得記序諸體二百有二篇詩

賦諸體二百六十有四篇會前二稿合為十二卷刻之洪都非有所擇因先生所自定為附益之故自鵠會也先生之學以紫陽為宗讀書窮理以究極聖賢之精蘊可謂極博矣然其志以身致太平為已任故平居著書事事必為區畫鑿鑿可行其立朝不干名勢介然以清節自勵家庭孝友

鄉黨服其化非所謂根本盛大故文章事業交暢並美耶至今四方之人傳誦先生之書斂容起敬雖牧豎樵叟罔不知名故玆稿誠不可不刻也嘗憶吾貞範先生都講時每以先生所著學的口授弟子弟子往往能數言其義又恐學者漫羨而無所歸心撮其中所云敬與仁禮指摘其要領以鏡其本心顧謂鵠曰聖賢之學其要歸盡在是矣鵠敬受之且將三十年罔敢失墜然竟無所長益其於先生之教貞範之志猶不能無愧心古人所謂沐浴所聞鵠殆未之逮也故於是刻也為之愴然有感因書之刻後以自警云

嘉靖癸丑八月中秋之吉瓊山後學鄭廷

鵠書于洪都之靜觀堂

重編瓊臺會稿乞言引

敎也走承

孝廟太傅文莊先公七葉之傳叨主宗祏自燥髮來承先大人師訓屈首治經生業沾沾帖括間幾至立歲始領丙午賢書又三年己酉懿弟亦與於是相與分更分漏取我先公遺書次第讀之至贈許進士顒公序一則云名賢之難爲後再則云名賢之後難爲敎不覺愕然曰吁可畏哉此何啻砭吾之骨也祖言在耳嚴如斧鉞吾將奚藉以逭弗類之誅維時懿弟在旁從臾曰何憂乎異日者効一官庀一職有大學衍義補遺編在如中衢而置犧樽隨所斟酌且以究聖賢之旨趣則有朱子學的示我發機以樹彝倫之令軌則有家禮儀節爲我司南吾何憂乎敎意始稍稍解曰先公贈許序纔亦未嘗不云無難也詩有之無忝爾祖聿脩厥德仲氏言最是雖然余有說焉夫居官服政義補一書誠第一義矣然非今日者絃誦披勤令此義瞭然心目臨時不幾於按圖而索驥乎且進學之功欛柄安在彝倫秩節之際更未可儀文襲取也憶我先公送馮深之令南康一言以贈之曰畏謂天下事何者不成於畏而敗於忽夫令一邑耳尤當寅畏若是況我先公以經天緯地之才爲繼往開來之學後之人欲起而紹述之豈易易哉此余所以重自抑畏也懿弟肅然揖余曰有是哉迺

筮日相與奉其遺像供之齋頭出告反面等於事生甚至遠行倣古人載木主故事挾與俱冀我先公之啓吾靈叱吾駑而吾察吾玩愒之愆也他日又手一篇示懿弟廼其序續溪項氏紹先詩冊中有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有後矣廼弗克負荷弗善繼述有善義而不爲宣揚有之若無焉之語相顧錯愕曰允若茲是責穀與懿非乎懿瞿然曰何居大學衍義補藏之

禁密

孝廟有考據精詳論述該博著冊書政治之褒發閣中書坊刊行滙萃類選者

神宗皇帝又有古今事理備具著據節目精詳之嘉今兩雍重鍥頒布天下猗歟休哉

赫赫

王言千古光昭游夏之所不能贊者也史綱學的儀節諸書字內且盛行之郡家刻類吟二稿椒丘何公謂其本濂洛之淵源而不失韓歐之矩矱篁墩程公謂其閎肆精醇明潤雅潔究本之論扶世立教之意郁乎燦然將上班於毛董韓李歐曾陶杜之間石淙楊公謂其隨地與人論天下之事如指諸掌譬之五穀療饑藥石伐病種種有益鑿鑿可行至矣盡矣顧簡帙浩煩不便笥負吾鄉篁溪鄭先生白鹿洞之刻所稱會稿者是洵可珍也穀廼始伏而思曰會稿者何謂其有會于心也篁溪鄉先達耳去我先公百餘年于鄉先賢之遺書尚

有所會粹吾與爾於祖宗迺一脉之相承者乎於是復相與洗心紬繹遴類稿十之二增會稿十之三併吟稿合刻顏其額曰重編會稿編成懿愀然以爲有當會心否毅曰非所敢知也我先公謂六經之道始伏羲畫卦歷二帝三王之世數千年至孔子而後其書始成孔子沒微言奥義幾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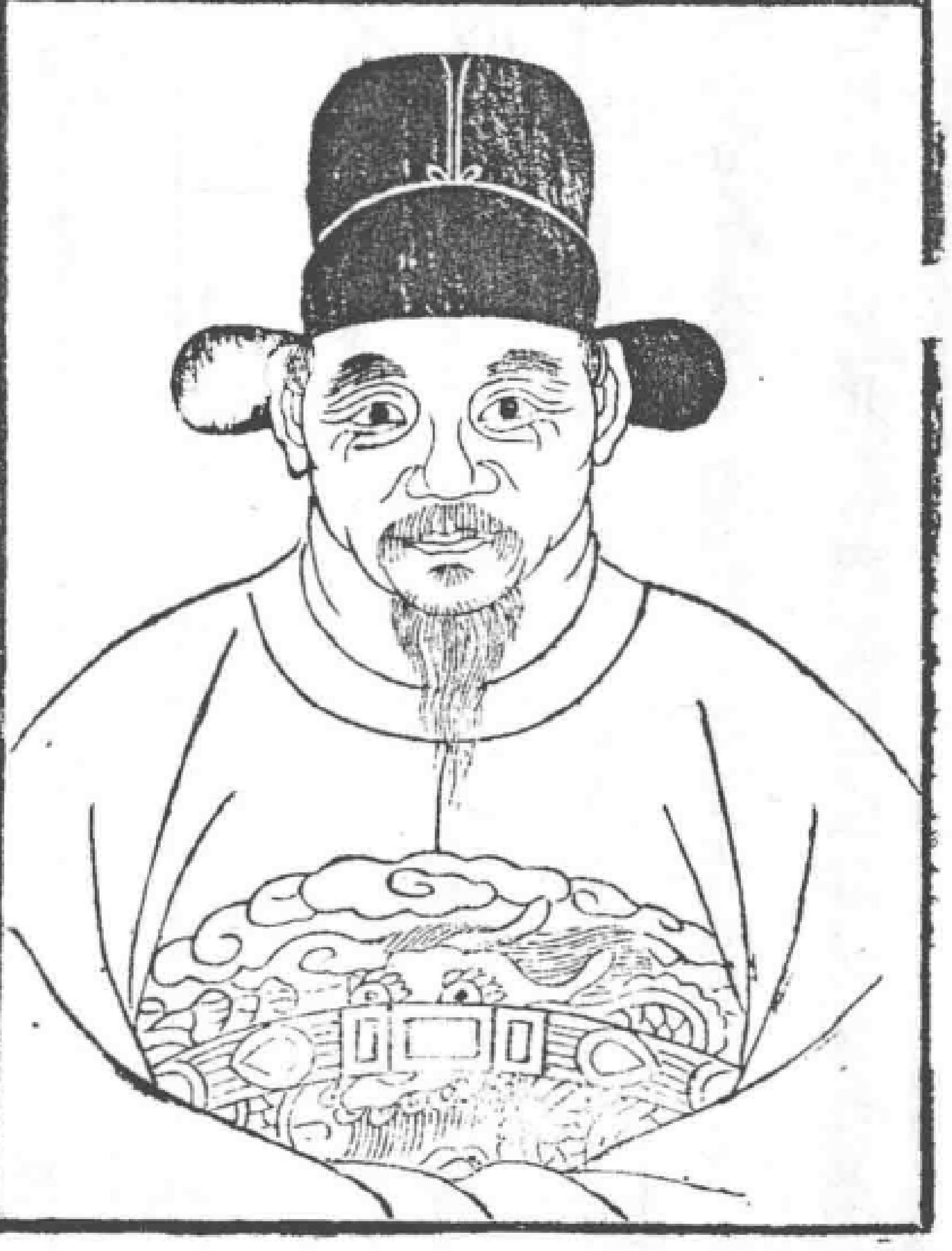
又歷漢唐宋千數百年之間至朱子而後其義始明即如文獻張公唐相也曲江集久庋

秘閣至我先公而始發其藏西山眞氏宋儒也衍義書羽翼聖經至我先公而始補其闕古聖賢集異代相成類如此今當

聖天子右文之世海内外名公如林鉅儒疊出當必有結異代同心之契如我祖于張文獻眞西山者請持是編爲嚆矢以質之且邀惠一言以華簡首其于毅與仲氏懿計當原其奉先思孝之誠而恕其譾劣庸愚之罪感且不朽矣感且不朽矣　昔

天啓元年仲春吉旦七代宗孫爾毅師善甫薰沐跪書于寧陽公署

丘文莊公遺像



自贊四首

天賦汝以性而汝不能盡地全汝以形而汝不能踐謂汝全無用邪則似乎亦有所為謂汝了無知邪則似乎或有所見噫我則汝也尚不知汝之有無人非我也又安能測我之淺深耶

生遐僻之鄉學何以能博無指授之師道何以能覺蓋適有所見而求之以類偶有所得而守之以確所見雖不多而有寡中之益所得雖未深而有淺中之樂限於地善囿未能以盡行畏乎天惡夾不敢以少作由百世之下雖未由歸古聖賢之途論一世之人亦或可側今士夫之末

謂其為我邪而我又在此謂之非我邪則又酷我類蓋人承父母之遺體為天地之委蛇有形而動不可久恃顧乃丹青是資絹素是寄雖曰不是而實則相似雖若相似而實又不是噫此影也而非形形也而非氣不出於自然而出於有意徒得其形之彷彿而不得其心之真至雖然氣體之真有時而歸之造物畫圖之假幸可存於人世後之人有見之者尚曰此瓊山之丘仲深氏

汝生無載籍之鄉何以能博汝學無師友之資何以能覺蓋黯黮中忽有一點之明紛紛如幸解四肢之縛偶然由徑以達康莊庶幾出塵而升廖廓噫奮自嶺海登乎館閣雖不能為一世之人龍敢自詫為一方之鷄鶴方之於人固不能如求之於己亦足以自樂也已矣

門人蔣冕

豪傑之士無待而興聖賢之道不強而能道適於用

文達其意一世鉅儒兩間間氣

七代宗孫爾穀焚香跪

讚

光風霽月我

祖襟期泰山喬嶽我　祖形儀獅鼻龍睛我　祖手姿豹文鳳彩我　祖鬚眉此皆畫工盤薄之所得傳而後人景行之所得見者也至胸中蘊藉如滄海之殖貨心上經綸若春蠶之抽絲冊青何以繪其彷彿而耳目安所測其津涯嗚呼我　祖穀實無似惟茲　神靈是瞻是倚世未遠而心更邇朝荐清香夕妝玄旨　祖歡亦歡　祖喜亦喜靈爽儼乎其如在兄有架上之遺書弓裘雖媲無能揭日月而相與居諸學的印考亭之心傳史綱正百王之世系儀節教典禮於無窮義補衍王道於不替世徒知我　祖有不可及者三而孰知其心與

天地相終始而神與

昭代之聖脉相維繫　肯

天啓元年仲春吉旦

瓊臺詩文會稽重編目錄

詩

卷之一

五言古

古意（三首）
感興（二首）
過友人園居
月下有懷
夜坐和曲江感遇詩韻（四首）
擬古（四首）
秋興（二首）
悼亡（十首）
述懷
小景
母親壽旦
分韵得匆字送李應禎因和北征詩與之
送廣東夏廉憲
貞則堂
七月雨不止感之有作
王推官輓章

雜詩（四首）
貧叟
秋懷（二首）
送劉紹和還南京
朱文公九世孫梃初授五經博士歸建安
劉草窻覲章
題四時小景（四首）
覲彭憲副毓敬
兀坐有感
送鄭通判還襄陽
送莫旦赴新昌司訓
文江王文學覲章
送人下第其人讀禮因寄其師
送吳旦起南康文學（二首）
題古康三洲巖
三山謝處士覲章
鰲溪耕隱
題金竹送周司訓
送林郎中致仕
送蒲進士赴鉛山縣

題畫爲柯狀元乃尊作（二首）
題畫爲蕭孝功作（二首）
隆壽堂爲陳宗堯作
分得函谷青牛壽揚維新學士叔父
書百牛圖後
題竹送高博士使高麗
題何太宰水南别墅爲其子廷秀大司寇作
敬所爲蔣敬之作
預行九推禮有感而作
謾成

卷之二

擬古樂府
公莫舞
將進酒
採蓮曲（二首）
擣衣曲
對酒行
短歌行
花游篇
綠珠行

湘江曲
桃源行
登高丘而望遠海
梁父吟
浩浩歌

七言古

濁海歌
讀東坡詩
寄符鍾秀求所作
題李將軍行樂圖（四首）
雲山清趣圖爲歐陽道人作
嚴子陵圖
壽萱堂
丁卯舟中望鞾山戲作
丁卯過采石吊李白
送伍天錫
雪梅卷
唐馬篇
瓊林醉歸圖
題三衢山水圖

望雲祝壽圖
淮之水送淮安林馬判（三首）
題林以善畫送王琎
竹庭爲袁秉中作
秋窗詩爲羊城義士袁鑑作
題金臺夜雨卷
哭年尚書
榮節堂
題松送崖州洪千戶龍袤爵回
題友人陳汝諧璞墩
岳王墳
輓羅都御史
望雲思親
送張端
梅花爲儀曹主事彭君題
六龍圖
竹林七賢
竹溪六逸
海屋添籌壽徐助教
題山水圖

鐘戀軒爲常州謝同知題
送張茂蘭黃自立二同年回南京
四友圖爲安成劉進士秩之父作
尼丘山壽封給事中孔公
風木圖卷爲鄞江錢侍御乃尊作
題李都督虎
楊[illegible]忠義
送彭郎中
懶詩
題山水圖

題草虫
晝茶
送嘉禾伍公矩歸桂林兼問訊海鹽張靖之
爲王侍郎題鯉魚圖
靈壽杖壽徐庶子乃尊
梅窻琹樂
題竹送湯僉憲
題竹石圖
商山四皓圖
睢陽五老圖

題松
題月桂圖
十龍漱潤圖
壽四明隱者
題童志昂都憲諭蜀圖送其再使蜀
送進士蔣昇得告還鄉
赤歷圖
剡溪圖
笠澤圖
彭澤圖

卷之三

五言絶句

應制（七首）
青宮勉學（十首）
客中對月
思親
思兄
中秋有感
山居晚宿（二首）
題畫（三首）

題扇面小景寄鄉友
題扇面小景寄吳克讓知縣
明妃曲（三首）
明妃圖（三首）
宣和遺墨（二首）
古別離
蘇武圖
二喬觀書圖
拜月圖
閨愁

春江曲
初寒
秋聲
聞鴈
秋風
征婦
自君之出矣
聞鶯
別意
絶句

白髮
讀易通（二首）
解嘲（五首）
夜行郊外
夜立
新秋晚興
春日即事
畫龍
九日有懷
送蔣敬之歸省和宋先生送方正學韵（十四首）

送陳秉和南歸（八首）
御溝
畫孤竹

五言律

青宮勉學（五首）
天道
海儀
地理
物理
太廟齋居（三首）

文廟齋居
南郊齋居（二首）
先農齋居
祈穀齋居
閑居雜咏
竹軒
村行
夢亡姪光祖
村居
滕王閣今南昌有第一樓

與友人遊寺中遂登山薄於日暮未及絶頂
約次日重遊
夜泊近漁舟有感
晚泊
感寓
夜到山庄
江湖遊覽圖
雪
輓蔣應君友良之父
一笑（三首）

悼亡（三首）
書房四幅（四首）
廬山瀑布
寄題金山寺
人日有懷
早朝（二首）
除夕
送友人入蜀
都下逢友人問訊
題空上人方丈

秋日寄友
雨中有懷
送人還鄉
劉宣化學士輓章
送杜侍御宰英德
秋晚會友人
洞庭圖
甲午除夕（五首）
偶成
思歸

瓊山
過飛來寺
哭劉文燦
穀日
客談龍太初涉詩或謂有體無用因足成之
輓遼東都帥
輓廖監正亡口外（二首）
輓金尚書（二首）
送謫宦者放還楊州
送友人凃景旻下第歸五羊與同船來

送韓敬之下第因柬同志王璠
送朱忱之弟（二首）
送僧還山
輓伏羌伯
送袁秉誠省兄回
陳員郭方伯輓章（四首）
胡廷佩外舅輓章
梅庄居士輓章
送梁叔方行人養病還嶺南（二首）
送陳脩譔表兄

春日遊小城南花圃
晚適
梅溪處士輓章
姑蘇陳氏佳城十景（十首）
送錢塘楊凱之南京膳部（六首）
朝回偶書
即事
書懷
喜雪
辛亥除夕

感舊偶書
雨後過訪友人山居

卷之四

五言排律

李布政頤旌異卷
苗學士輓章
哭呂學士逢原
寄題南華寺大鑒禪師

六言

春日即事

秋思
江行
晚思
卽景
客窗三景（三首）
廂房檜樹
夜半口占
梅窻
冬夜
偶書
春意
四時吟（四首）

七言絕句

青宮勉學
與王分封之國（十三首）
代勉大臣（二首）
代勉文臣（九首）
代勉武臣（五首）
代勉文武臣（四首）
代勉儒臣

代勉百寮（二首）
代勉百官
代勉宫禁（二首）
代勉宗藩（二首）
代勉勳戚
代勉邊將（二首）
代勉內官
代勉節用
過梅關題張丞相廟
初過梅關
題梅（少作）
茘子
題希夷長睡圖
七夕（三首）
晚閨（少作）
因事有感
春閨（二首少作）
梅嶺
客京師作
題文丞相廟

紅梅
閨怨（二首）
客中重九
讀悟眞篇（三首）
題明妃圖
題淵明圖
思親
遊揚州蕃釐觀
夜泊淮安
古意（二首）
花徑（二首）
題蘭爲李時習作
題李閣老愛竹軒卷（二首）
王柳菴尚書輓詩（三首）
思沈主事荊溪山水
十月見菊
竹軒
暮春不見花偶成（二首）
讀郝經繫鴈帛詩偶成
題小景

夢亡妻
書所見
曉感
爲林學士題十二紅畫
送樊景瞻河南大叅（五首）
二絕句
送馮副使士定之廣東憲臺（四首）
春寒
望居庸關
和友人別牡丹詩韵
過某氏園亭有感
經舊遊有感
覽鏡有感
題金本清鉤勒竹
南行途中見北人
客中夜雨
甲午歲舟中偶書（四首）
戲和友人韵
夢食荔枝
題馬

思家
偶書寄友人
題程彥實尚書晴洲卷（十首）
睡起
冒寒早行
嘆菊
偶書所見
哭子崑（二首）
除夜
元旦戲筆

題傅巖圖
寄題釣臺
擬唐宮詞（二首）
爲徐高賓乃尊題竹
題墨梅
過會通河
兄弟送行卷
輓人母
過大通橋
松月

戲會友論詩
鸚鵡
憶亡子
二十四夜宿池亭
題虞美人墓
春思
詠史（二首）
題紅梅（三首）
題都城東北枯樹廟枯樹
鄉竹

題竹送鄉生還教本郡
畫馬（三首）
王初陽尚書致政家居以姚少師道餘錄見
　示意欲予爲之分析書此復之
題小景（二首）
寄題曲江張丞相祠堂（十首）
初入閣
偶成
嶺南雜錄（二首）
詠虞姬

題梅（二首）
癸丑夏偶書
昭君詞番白樂天詩案（二首）
感懷
周都尉墨竹
受一品封（四首）
吉具
寄南華寺（三首）
內閣晚歸
春窓睡起

感懷
客有談及脩真事偶成
送袁錫蔡齊宸知信豐縣（五首）
聞人談及李文祥鄒智華死口占
誦白樂天詠昭君漢使若回寄語之句偶成（三首）
長明燈偈
觀音偈

卷之五

七言律詩

青宮勉學（五首）　偶成

五指參天
春日即事
送趙公子還蜀
王一齋爲陳敬作
過曲江謁張文獻祠
過沛縣吊張克勤
春吟
浮生夢
春日郊行
王節婦卷

寄張鍊師
多景樓
輓張處士
中秋四夜（四首）
金陵即事
和李太白鳳凰臺韵
姑蘇懷古
寄題虎丘可中庭
辛未過揚州懷古
新河雜詠（二首）

辛未下第還至金陵寄友
和李太白韻寄題金陵
輓李處士
和李子搆都門春日韻（二首）
哭唐珊
歲癸酉赴京至羊城有感
初入翰林
舟中遇重九示同行友曾光啓
初讀書中秘預脩天下志書柬陳宣之（四首）
壽陳太常

夢題下田村居
寄所知
座中有搊箏者作白翎雀曲因話及元事（[illegible]）
詠史復童志昂諸公和李商隱無題詩韵（四首）
送進士畢姻
輓李指揮
輓李克述表叔
四大朝賀（四首）
輓茅山隱者
寇都御史挽章

送錢學士使交南
送尚寶淩卿使交南
送李景齡江西提學（二首）
春日雜興（四首）
輓彭彥克內子
送王給事中使交南
聞人說海北事有感（二首）
病起寫懷
送陳緝熙脩譔使高麗
分得都門曉日送彭閣老歸省

都城春日
秋興（七首）
輓王氏繼母
舟次直沽簡同寅彭彥實
挽常熟劉母
閑中有懷
書懷
送游經歷
送張城中書使朝鮮
送蔣容卒業南雍

哭張書紳大尹弟紀
送王給事使占城
送吳克俶南歸
壽蕭通政父
輓羽士
南歸經高雷
鸚鵡
郊行口占
弔李謫仙
蘇武歸朝圖

題運籌亭
春興（四首）
輓彭月蓬
分得試院持衡送李克述侍郎南還
送區進士歸榮
壽曹尚書兄
輓人母
和童志昂給事自蜀督軍還貶壽昌令留別韻
途中聞館閣諸公有續綱目之作偶成
江行阻風
甲午重過新河
哭童庶子
過舊遊懷袁秉中
送張昕之莆田司訓
哭陳宗堯侍講
送祁致和使高麗
送王侍御江西僉憲
題學士莊堂四壁景（四首）
和楊維新學士先子除夜高詠詩韻（二首）
輓沈時暘大參之祖

哭子崑（二首）
學士四榮（四首）
秋夜偶吟
冬日朝回
輓畢義士
送黃廉使
過僧寺
張詹君幽居
送陳宗堯侍講
題山水

送李立之南太常
輓劉員外
輓醫士
市隱
秋日有懷
送雲南憲使劉仗和致仕
送畫竹栢生
輓貝靈臺
謁文丞相廟
和楊鐵崖風月福人詩韻二首

閑中懷伯兄
丙申六月伏中弔中侍朝偶成
得家書
丁酉春偶書
九日次友韻
輓張郎中父
送蔣知州赴潼川州
巳亥奉　旨分獻中鎮
哭閻宗元侍郎
送顧廷瑞赴袁州守

辛丑初度日
次友人寄韻
歲暮偶書
慰敬之下第
甲辰初度
夢起偶書
感事偶書
哭那克寬
送人遊嶺南
乙巳初度

送丁謝知信豐縣
遊歸信筆付敬之
送張養正廵撫宣府
題鳳鳴朝陽圖
哭嚴宗源
輓楊叔獄
丁未秋書
送董庶子頒詔朝鮮
送劉侍講頒詔安南
送王儀賓奉　命祀襄府先王

閑中偶書
戊申次韵（二首）
己酉秋思
送謝祭酒之南雍
送費子充告病南歸
少年觀犒賞官軍
因侯朝鼓立久
餞同年龍太守
餞崔太宰恭
思歸偶書

辛亥思歸
朝回口號
憶青山莊
除夜感懷
壬子慶成宴
內閣晚回
遊山寺寺僧携卷求詩因次人韵
壬子偶成
壬子有感
題老狂卷
送傅日川還鄉祭掃
送李世賢之南雍
壬子九月偶書
壬子十月望雪
閑中書懷
頒曆有感
偶書
內閣晚回
壬子除夕
憶學士庄

詠海
冬夜待漏
朝退偶書
白紅梅（二首）
癸丑傳臚
道中聞哭子
客有談及家林者偶成
聞哭聲有感
重陽（三首）
京城見梅

偶讀魯論
慶成宴
郊行有感
明妃（二首）
憶戚文端（二首）
題故紙
甲寅進秩
甲寅初度
京師元夕
輓人母

江行

卷之六

七言排律

首尾吟
擬杜詩壯遊篇（三十六韻）
俞氏雙壽
孔子泣麟圖
洙泗圖
鍾呂醉酣圖
題文
夜宿江館
菩薩蠻秋思

集句

集句送魏孔淵御史謫判潼川
行路難
悼亡（五首）

歌行

竹林七賢圖
林良畫鴈圖
壽星圖

三仙傳道圖
題山水
剡溪圖

三禽言

得過且過
行不得也哥哥
不如歸去

詩餘

寄題岳王廟
玉堂即事（二闋）

秋思
江村
春日會友人
爲大庾鄧德温豫作輓詩
題童志昂奉常以松雪翁鈎勒竹卷
和東坡題赤壁圖韻
夏日即事
癸巳初度
己亥初度
學士庄作
送翰林脩譔涂瑞邦祥歸省
題情
春思
老去不禁衣重口占
題扇

文

卷之七

章奏

進大學衍義奏
入閣辭任第一奏
入閣辭任第二奏
入閣辭任第三奏
壬子再乞休致奏
乞儲養賢才奏
欲釋大學衍義補中要務上獻奏
釐革時政奏
請訪求遺書奏
請昧爽視朝奏
請免撰玉樞北斗二經序奏
乞免李典死彭程戍邊奏
嚴禁自宮人犯奏
再乞免李典彭程死戍奏

卷之八

表

進大學衍義補表
代衍聖公孔弘緒謝表
擬進大明一統志表
擬賀耕籍田表
憲宗純皇帝實錄進呈表
入閣謝恩表

請建儲表一
請建儲表二
請建儲表三
策問
會試策問（五首）
大學私試策問（三首）
擬殿試策問
論
許文正公論
卷之九
序
張文獻曲江集序
武溪集序
程子全書序
玉溪師傳錄序
雲菴集序
尚約先生集序
拙菴李先生文集序
覺非集序
廣州府志書序

應天府鄉試錄序
會試錄序
擬順天鄉試錄序
劉草窗詩集序
家禮儀節序
世史正綱序
朱子學的後序
本草格式序
大學衍義補序
明堂經格前圖序
明堂經格後圖序
歷科會試錄序
卷之十
序
吉水龍氏族譜序
文昌邢氏譜系序
廣昌何氏家乘序
貴溪丘氏宗譜序
豐城涂氏族譜序
五一居士序

樂閒堂序
觀瀾閣卷序
忠愛祠詩序
海航詩卷序
南山主人詩序
心師軒詩序
友菊詩卷序
京華勝覽詩序
江湖勝遊詩序
栖菴詩卷序

百里回春詩序
續溪項氏紹先詩冊序
宦途履歷圖詩序
琴鶴東入詩序
南陵劉氏八景詩序

卷之十一

序

送侍讀士徐先生掌南京翰林院事序
送林黄門使滿剌加國序
贈許寺丞序
贈呂郎中序
贈王郎中往遼東序
賀曹主客序
贈刑部李主事序
贈董侍御考滿序
賀丘治中序
贈鄉友林廷賓南臺御史序
送山東張布政序
送張方伯入　覲序
送張方伯入　覲詩序

贈湖廣楊大叅序
送雲南傅叅議序
送陝西楊叅議序
贈廣西按察使江君詩序
送浙江提學劉仗和序
送福建憲副何廷秀序
送徐憲副赴廣東詩序
送浙江謝僉憲序

卷之十二

序

送惠州李知府序
送潘給事中出知興化府事序
送潮州黃知府序
送武昌章知府序
送廉州邢知府序
贈尚齋蔡知府序
贈金華周知府序
送瓊州葉知府序
送瓊州王太守序
贈瓊州府知府彭公赴任序

送興化劉知府序
贈瓊州府知府張侯赴任序
送鍾太守序
送慶遠葉同知序
贈潮郡周同知序
贈瓊郡陳同知序
贈瓊郡林同知序
送伍通判序
贈段通判考滿序
贈郭通判考滿序
送陳推官序
送傅推官序
贈潮州張推官序

卷之十三

序

送鄭鈞州序
贈朱克信連州序
贈新興賀知州序
送儋州林知州序
送穎州高同知復任序

送膠州陳節判序
贈姚自明擢大興縣知縣序
送莊學中赴秀水縣序
贈段可久宰福山序
贈孟縣張知縣序
贈鄭陳留復任序
送蕭山梁知縣序
贈韓敬夫知縣序
贈如臯易知縣序
送乳源李知縣序

送南海吳知縣序
送清江管知縣序
送容縣林知縣序
送鄉友韋富川序
贈鄉友馮南康序

卷之十四

序

送奉新費縣丞序
送新喻沈縣丞序
送瓊山胡縣丞序
送嘉善王主簿序
送黎教授序
送陳廷玉教桂平序
送梁弘道教諭序
贈甘弘濟教興濟序
送鄭訓導序
送鄉友馮教諭序
送鄉友崔司訓序
送鄉友林司訓序
送徐庶子歸省序

送國子司業費公歸榮詩序
送邢侍御克寬歸省詩後序
贈史太僕歸省序
賀封禮部郎中俞公序
贈增城吳君滄登進士第序
送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西蜀周公致仕序
送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劉公致仕序
贈都憲彭公致政還嶺南序
送王繼甫南歸序

卷之十五

序

歸田樂詩序
送符鍾秀知瀧水縣詩序
岐山八景詩序
送唐彥宜詩序
送陳汝翼歸瓊山詩序
送錢先生歸榮詩序
送陳秉和南歸詩序
送蔣生歸省詩序
壽嚴陵先生七十歲詩序

壽夏太常八十歲詩序
壽封尚書劉公九十詩序
壽李希潤九十歲詩序
壽吳餘慶詩序
壽古藤兩傅先生詩序
壽致仕張廉憲七十歲詩序
壽嘉定范宗常詩序
壽鄧有文七十歲序
廬江王氏雙壽圖詩序
都憲張公輓詩序

韓都御史輓詩序
丁守夔哀詩序
謝署正輓詩序
侯教諭哀詩序
王時暉輓詩序
贈洗馬羅君夫婦哀詩序

卷之十六

記

霸州廟學記
高州府學記
東莞縣儒學記
梧州府縣廟學記
瓊山縣學記
萬州遷學記
崖州學記
南海縣儒學記
重脩鳳陽府學記
道南書院記
瓊州府學祭器記
賜進士題名記

江都進士題名記
餘姚進士題名記

卷之十七

記

重建瓊山縣治記
感恩縣分司記
會通河橋石牐記
紹興新脩水利記
瀛州橋記
大庾嶺路碑陰記

延祥寺浮圖記
重脩杭州石屋寺記
天妃宮碑記
茅山復古堂記
莆田柯氏重脩祠堂記
南海亭崗黄氏祠堂記
闕下林氏孝友祠堂記
忠愛堂記
永思堂記
重恩堂記

存耕堂記
經訓堂記
甘節堂記
春和堂記

卷之十八

記

世德堂記
鍾秀堂記
思補堂記
冲和堂記
蔚溪草堂記
東郭別野記
偏涼汀亭記
半山亭記
松軒記
梅軒記
林軒記
愽雅軒記
稽古軒記
清風樓記

長樂居記
雲軒記
留耕亭記

卷之十九

記

橋齋記
潛齋記
進學齋記
竹坡記
栢庭記

雪鈎記
鈎莊記
愛竹居記
桐墩記
南溪小引記
蒙溪清隱記
東溪記
牧菴記
鴈集瓊庠記
槐陰書屋記

願豐軒記
藏書石室記
學士庄記
野花亭記
可繼堂記

卷之二十

傳

夏忠靖公傳
余肅敏公傳
金侍郎傳
毛宗吉傳
孔侍郎傳
學拙先生傳
無逸子傳

錄

平定交南錄

卷之二十一

跋

題文公手迹後
題藍關圖後

跋古賢像後
跋安成彭氏所藏盧溪手迹卷
跋江山雪霽圖
題謝氏先人手書
跋萬里一歸人卷
書楊文貞墨蹟後
書百牛圖後
跋虞山圖
書潘克寬十八學士圖

雜說

本說送沙文遠
說舟贈林宗敬
卞和三獻玉說
字說
陳惟學字說
林舟宗敬字說
李時芳名字說
蔡國珍字說
蔣冕敬之字辭有序
韓儉克慎字說

馮顒子克字說
王文謨字說
雜著
貪泉對
書貪泉對後
鏡喻送李景脩
考隸送張正夫
事宜
兩廣用兵事宜
廣東備禦猺寇事宜

卷之二十二

賦
後幽懷賦
石鍾山賦
南溟奇甸賦
別知賦
懷鄉賦
和韓子別知賦
別知後賦
頌

瑞菊頌
箴
令箴
忠箴
孝箴
銘
德馨堂銘
贊（自贊四首錄于像後）
瓊郡侯徐公像贊
邢克寬像贊

彭學士畫像贊
許道中四像贊
李立之畫像贊
張汝弼畫像贊
李時習像贊
蕭士高像贊
兄伯清先生像贊
程尚書像贊
李啓明像贊
耿少宰像贊

盱江羅處士像贊
蕭閣老先生像贊
大司馬王公像贊
劉祭酒先生像贊
謝大韶尚書像贊
魁字贊送費狀元
梅峰先生贊
李光贊
西昌楊君像贊
某處士贊

甘汝霖行樂像贊
魁字贊送梁會元
劉廉憲像贊
無心石贊
周僧官贊
韓敬夫遺像贊

卷之二十三

墓誌銘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謚文安周公墓誌銘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盛公墓誌銘

工部左侍郎致仕杜公墓誌銘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邢公墓誌銘
戶部郎中致仕陸公墓誌銘
臨高縣醫學訓科先兄壙誌
贈翰林院編修費公孺人朱氏合葬墓誌銘
獨樂處士王公墓誌銘

墓表

文公九代孫五經博士朱公墓表
鄭德崇墓表
處士周公墓表

俞處士墓表
樂遊處士陸君墓表
景婁處士錢君墓表
海航處士趙君墓表
義泉阡韓氏先塋表
封編脩丁公孺人蔡氏墓表

卷之二十四

神道碑

進階榮祿大夫兵部尚書致仕王公神道碑銘
瓊州府知府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大學士徐公神道碑銘
僉都御史恭恵楊公神道碑銘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魯公神道碑銘
浙江按察司副使陶公神道碑銘

哀辭

陳莊靖公哀辭
蘭湖先生哀辭
彭處士哀辭
大司寇劉公哀辭

祭文

祭大司馬王公文
祭李學士文
祭西昌蕭先生文
祭韓都御史文
祭邢都御史文
祭周廷參編脩文
祭吏部楊侍郎文
祭戚編脩文湍墓文
祭袁秉中太守文
祭先兄文
祭妻弟金鼎文

部分上下套象乾坤也本分十二象十二支也卷分二十四象二十四氣也上套四百九十四葉比夏曆過三十六也下套五百六十二葉比商曆不及八十二也綱維天地貫穿往古其會稿重編之書數乎七代宗孫爾穀謹識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目錄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一

大學士謚文莊瓊山丘濬仲深甫著

五言古詩

古意（三首）

千金買寶刀百金買角觿寶刀頭有環角觿能解絲慇懃寄遠人用以慰所思所思不見察幽獨甘自怡

其二

客從天上來贈我雲錦章五色光奪目上有雙文鸞翔秘之不自用篋笥謹將藏幸然遇良工爲我裁衣裳

結以紫霞綬佩以鳴玉璫服之朝九重文彩何赫煌盛服今所尚令德古所藏珍重鸊鷉詩三復不敢忘

其三

逝川無回流落日不再午人生百歲間役役徒自苦朝爲樹上花暮作花下土去住無常勢奄忽成今古反袂問蒼天天乎奈何許

感興（二首）

人生會有老老至不自知壯心恒未已外貌忽已移青青巾中髮俄然成素絲灼灼鏡中顏忽覺如枯梨

盛年不可恃行樂須及時有酒且痛飲不醉將奚爲

其二

天際多剛風滄溟隔弱水相思不可極之子在萬里萬里各一天恍惚在我前區區倘見察敢不輸中悃

過友人園居

愛此林泉勝載酒時來過芳樹發春華方池激清波嘉魚爭出躍好鳥鳴相和天氣既已暄景物亦已多主人雅好客相對酣且歌歌竟各嘆息人生能幾何

月下有懷

明月空中懸碧雲天際合美人渺何許望望轉蕭索翩翩驚鵲定片片簷花落惻然對孤影下帷閉齋閣

夜坐和曲江感遇詩韻（四首）

空齋坐幽獨夜氣澹以清冥心古聖賢悠哉怡我情天機一何深神理亦已精云胡契其妙勉旃惟思誠

其二

鳳凰翔千仞枳棘安足顧一朝覽德輝棲止梧桐樹飛鳴恒自由羅網豈能懼三靈爲我儔百鳥莫予惡笑彼冥飛鴻猶爲弋人慕

其三

南極有名相風度邈難得鴟梟羣刺天孤鳳戢其翼
韶石佳山水因之增秀色班班青史間流譽靡終極
莊舄感遇時臨風三嘆息

其四

深源無淺流高樹無卑枝人生天地間奮發須有爲
不見東汪波逝者恒如斯心中苟自盡意外非所知
嗟爾亡羊者紛紛多路岐

擬古（四首）

江南秋風至草木變焜黃淅淅吹妾衣使妾增悲凉
悲凉知爲誰良人在沙場暮聽胡馬嘶朝看胡鴈翔
饑餐風中糜渴飲雪下漿羊角衝地起沙礫爭飛揚
回首望故鄉長天但茫茫豈無肥與甘亦有衣與裳
妾心空惻惻路遠莫寄將北望長太息涕淚如雨滂
幾欲往從之河廣無舟梁仰天籲上帝矢心期不忘
但願南風競吹君來妾旁

其二

燕集高堂上衆味羅珍羞觥籌互交錯樂矣忘其憂
清醑飲桑落妙聲發吳謳寶鼎噴清烟芬芳襲輕裘
肥膿正厭飲文錦何温柔獨念良人苦遠戍陰山頭
黃茅連白沙風雪寒颼颼凍雀飛不起依樹鳴啁啾
馬毛縮如蝟髀肉胝生周羔裘煖如烘湩酪清如油
君身千萬艱妾心千萬愁夢寐或見之道路阻且脩
願言早成功諸將各封侯良人章章來紅日照九州

其三

依依重依依不忍生別離別離已可悲況值秋風時
柳衰不堪折情苦不堪說願妾爲小星君身化明月

明月貼天飛小星恒相隨月出星隨出月歸星亦歸

其四

莫學秋胡妻相逢不相識生者固可慟死者亦何益
白日日已晚行人日已遠秋風又重來行人猶未返
颼颼朔風寒行人衣應單世無杞梁妻千載徒悲酸

秋興（二首）

秋來百虫號各自悲其生物情尚有感況乃骨肉情
幽幽堂背花歲晚雪色零忘憂更不忘日夕憂思增
嗟爾客遊子胡爲常遠行

其二

孟秋雨初霽虛館生晚京悲風振木末激烈流清商
寒蟬抱葉悲哀鴻叫雲翔蚯蚓出其竅蟀蟋鳴在房
螿蛩鳴我前蟋蟀鳴我旁物各感其時豈必皆不平
而我於此際兀然坐欲殫淒然動我心冥思搜枯腸
壯哉秋聲賦三嘆思歐陽蘭臺一何卑戚戚徒爾傷

悼亡 十首

擇配得孟光足慰平生心一見如夙昔友之如瑟琴
意氣兩不疑苦口時相箴欣願自此畢恩愛何其深

其二

恩愛雖可慕嘉會不可遲同牢未周星而我顧有違
辛勤理行裝送我登王畿握手一長嘆淚下如雨滋
收淚向我拜再三頻致辭勉我立名節勿作無益悲

其三

我行逾四載之子苦幽閨登堂侍老姑燈下事蠶績
知我為功名不復懷戚戚一見平安書喜氣動顏色

其四

嗟我登文場蹋踏再不遂學陋慚為師懇辭得如志
萬里忽歸來相對如夢寐移燈頻近床悲喜兩交至
亹亹用甘言慰我不得意

其五

久別復良晤欣幸如再生有如練絲絃和多妙聲
自茲擬百年資以輔所行明年還隨計挈之趨 神
京云何未及期一疾不復興

其六

臨終囑我指與作終天訣雙淚注不流戀戀不忍別
氣促發言遲奄奄殆垂絕勉我赴功名努我立名節

事我不盡年命薄將奚說死生皆其天無用過哀切

其七

朝日忽已沉晨花忽已零居然失良助我也何以生
臨終永訣言此意良不輕矢心銘肺腑詎肯寒茲盟

其八

結髮六星霜歡會恰歲半平生止一息而我不及見
歸來空閨名日中無其面天乎人何尤撫膺坐長嘆

其九

嗟汝止一弟情義深以長汝歿僅閱月汝弟亦繼亡

一雙恩愛殁併割汝父腸每聞號哭聲使我增悲傷平生心愛人相繼俄分張如失左右手內外俱皇皇地下倘相逢應念予悽凉

其十

皇天亦何高后土亦何深冥鴻失其偶飛飛吐哀音茫茫宇宙間遼邈疇能尋此生甘且休不盡古今心哀傷諒無益暫醉聊自吟

述懷（時初入翰林）

玉堂在天上瀛洲聚羣僊凡骨昔未蛻無路難夤緣

我生幸逢辰濫竽厠英賢出入清華地昕夕相周旋經史事幽討兀兀窮歲年誓言追往哲絕彼塵累牽立足千仞崗游心萬古天長揖謝諸子齷齪誰與憐

小景

川光涵遠空山色淡平野危樓夕靄間高樹凉雲下久客厭塵紛羨殺舟游者

毋親太孺人壽旦

春三月二日我毋初度辰一官繫詞林稱壽嗟無因緬懷劬瘁恩莫能報涓塵稽首望南拜淚落沾衣巾

想當高堂上羅拜方紛紛膝下跪舉觴二子少一人慈顏於此時應念未歸身毋子天一方相思各愴神恨我無羽翼回首空長嚬人生天地間或欲顯其親顯親須宦游况我家海濱年年當此日馳心隨白雲自憐草木姿無以荅陽春仰天祝毋壽書忠希　帝仁萬一推　恩與此志庶少伸

分韻得匆字送李應禎因和北征詩與之

予友李應禎筮仕未叶吉如金方在鎔如女猶處室少小思用世頃刻惟惜日奮志何霄漢棲迹尚圭篳

至寶恒自珍深藏不輕出高騫終遠到暫蹶未爲失著存心五思克念躬四勿矻矻良獨苦搰搰亦何切潛心入混茫沉思超恍惚物理無窮盡志願罔終畢九轉紫府丹三嘆清廟瑟妙削鼻汙堊快殳縷濡血揮霍迅雷變倏忽浮漚滅葩華絢詞林根柢蟠理窟壘出山峩峩一瀉水潏潏冥搜鬼爲愁悲壯石可裂堅壁仆旗鼓開門合車轍誓將古道敦不必時世悅藥籠富芝苓家園乏芋栗空懸萬軸籤寧有千樹漆削雕返淳樸斂華就真實禹鼎窮物怪商敦太古拙

茫昧鳥跡餘浩蕩鷗波浚片言無欠剩一覽備始末游鵾未擊水顧兎久藏穴舉世少具眼誰人識奇骨焚舟取勝師卽是前日卒際遇會有時造化本無物無人摺我脇亦不擢彼髮惟持方寸鐫獨解千古結紛紛兒女輩得喪輒嗚咽慨慷發浩歌一笑爲洗雪贈我錦繡段輸君龍縞韈應知同此心未肯屈茲膝從華金百鍊朝宗水萬折豈念欵段馬不揣寬博褐胸中浩然氣需時一發泄見者使心降聞之須股慄朝陽孤鳳鳴太虛衆星列宛轉似紬繭次第同比櫛

闊肆千萬言勿效塗且抹賈生眞俊才孟氏豈迂濶直道古所貴正言世方渴工巧由三折頓悟在一喝衆心鷄犬放羣言蛙蟬聒就中一轉語乃至無有說人才無古今儒道有始卒日月旣精明乾坤亦軒豁沛如縱壑魚奮若獨擊鶻坐令齷齪者縮首看馳突匪惟當世重要與古人匹功名殊孟浪歸志甚勇決北風吹南船順流去何疾悠悠聊自寬耿耿竟難奪和璧三獻有楚城再舉拔撫掌拍霜鍔酒酣淸興發衆將空海宇氣欲吞恒碣男兒負奇志與世相末殺何時乘長風登天問明月我生命在天吾道豈終絶從來君子心逈與世俗別四海皆兄弟奚用憂離折貴爵異趙孟美色匪褒妲勉旃思至理寤寐想前哲前哲雖已矣畨世有謨烈况乃靈臺中源頭水長活蹇予二三子進趨靑瑣闥結綬獨少君忍送出城闕江頭秋草衰天際寒蟾缺去去將柰何臨岐愧先達

送廣東夏廉憲（天順癸未）

當宁念遠氓塗炭日以極　詔柬在廷臣往振風紀職僉曰御史某秉德剛且直屬耳按江右風聲甚煇

赫兵政旣以舉吏弊亦以革謠言聞遠近公論推第一無如斯人可拜手命明勑　天子曰命哉超授三品秩　天語重丁寧　綸命光翕奕百僚無間言相見咸嘖嘖而我嶺南人喜幸倍千百預爲鄉人喜從此得蘇息特恩許乘傳　陛辭行有日走也宜禁近早有半面識中心久有懷臨分忍緘默聊爲陳本末幸與畨采擇惟茲東廣地富麗自古昔秦初已內附漢後益廣斥東西數千里十郡六十邑衛所錯其間小大五十七憶昔全盛時承平久寧謐家家有蓋藏

人人各安適土著少流徙世業足資給士族尚詩禮農家務耕織先期輸賦稅俛首供力役民不受箠楚兵不識鋒鏑行旅不齎糧遠出不待吉昏夜絕剽竊歛歲無行乞况復天氣暄地利多所獲三冬着苧衣五月收新植山畬少汙萊水田白潮汐舟游泛滄茫火種燒芳崗曉包趂墟飯晴着登山屐海錯富蚌蜆家畜剩豚鷄文木生山林珍貨來番舶荔奴然火樹橘柚番金實問右食素封田園盛嘉植愛身寧破產終訟羞珥筆遐邇總安恬公私舉豐殖邈彼廿年前長吏恣胸臆厚利動其中甘言誘其側欺彼民柔惠藐茲地遐僻遂決禮義防大肆搏噬力把臂褫其衣抉口奪之食溪壑塡不滿氣焰撲難熄上下相師成前後遞沿襲豈云無鷹鸇方自爲蟊螣天門邃萬里無地訴寃抑致令仁厚性化作兇險質弄兵潢池中延息寄旦夕外邪尋郤除中虛遂成疾蠢茲洞中猺獞伺乘閒隙始惟掠近地稍稍出復匿迹彼素脆愞頗興戎與貊制伏本非艱而我狃安逸武胄恥言兵文吏諱申賊縱虎出薄林延鬼入居宅路有橫草虞

關無一夫擋長驅捲村落乘夜盜城壁豈彼智有餘乃我法不立歲歲轉猖披邊境遭攔轢脅從日漸多徒類日增益居民就流散人烟渺蕭瑟己身不自卹何暇問家室田蕪乏犢耕井湮無人汲萬家春草青一望秋地赤禾麻種殆絕鷄犬聲亦寂昏雨鬼火青凉月死骨白內地幸苟免困之供億相扇咸芾蔽濡沫聊戢戢方今堯舜朝大臣總皐稷萬國俱時雍一方獨艱阨　九重赫然怒遣將擣其窩天道信好還王師本無敵鼎魚始假喘穴蟻難藏迹行當見掃平腥穢永蕩滌郡愁火燃崑岡辨玉與石嗟爾嶺徼人維此殊可惜賈父來每晚謝今去不亟由來非一朝徃者何嗟及幸茲天日開光景方昭熠草木回生意山川增秀色福星離紫垣甘雨隨冊軾指日下須江持節鎮南國先聲一以聞父老懽以泣迎拜古道旁麾以手加額願言明使君代天布仁德爲我招殘魂爲我肉枯骼爲我作保障爲我剪荊棘爲我開喉吻爲我揮羽翼醫我眼前瘼除我腹中匪我寒衣以裘我饑食以粒生者受我廛死者與我柙一夫或失

所致非使君責使君今已行行行去須急齊民正倒懸異類尚叉叉如病望醫師如旱望雨澤寄聲報吾人此公古難得瘴海行將淸貪泉不能惑佇看揭弊區復作全盛域

貞則堂

高堂扁貞則邈在台山下堂中何所有云有抱貞者抱貞夫何如青年守嫠寡伉儷良甚宜中道遽我舍捐生欲從之門戸竟誰把忍死待孤兒此意眞不假形存心已亡口在音如啞麤糲甘苦辛蓬垢謝妖冶

侍兒體此心伴績夜燈灺坐令野田土亦化鴛鴦冢

七月大雨不止感之有作

端居高堂上對雨爲民憂公役與私計全望此一秋禾苗垂結實一旦俄成休仰首問蒼天天乎民何尤願言早開霽與得少半收我心且如此民心寧不愁颼颼風雨聲點點吾心頭嘆息對妻子淚與雨同流嗟哉連歲潦民病何時瘳憂思苦無計忽然想成周誰肯捐兒業三一以爲溝

王推官挽章

王公豫章秀遠派瑯琊種起家汀郡幕臨事一何勇理解牛無全善駕馬不覂長官但坐嘯民吏共傾竦菀結得爬梳善美賴從慂持守屹山立讜論肆泉湧借寇一以聞天子錫嘉寵超升理刑職郡事咸銓總詩書用法比何參變周孔訟諜絶寃抑囹圄無結拲刀劍化牛犢游惰還播穭沙寇忽然起八郡咸混澒臨汀切近災相扇亦洶洶蜂火照人紅四境若草莽山居孤城危蟻附羣盜擁外援幾遏絶內事紛倥偬萬口方嗷嗷恃公以不恐彼哉肆兇焰不翅石與蚌

仁言利甚博老稚免系纍餘寇侵寧化危若胃巢龕衆方縮首觀公獨奮前捕丁夫旣爭先乘馬亦思騁至今楊柳陂過者猶卞悚名方達　帝閽目未覩淸拱天何不憖遺遽爾返冥濛計音聞六邑老稚爭躃踴世祀羅池廟民思桐鄉冢食報不在身有子繼晁董文名冠天下撞金抽獨蛹推　恩自天來　龍章賁丘壠水若墦淵淪山如盂龍從我爲作輓章不厭辭費冗

雜詩　四首成化己亥

羲馭行太空海宇仰其光咫尺蒼海隅羣鳥集扶桑
乘時競奮飛引脰鳴朝陽衆鳥欣有託後先低回翔
冥鴻弔孤影四顧慚且傷

其二

我聞崑崙山玄圃多珍禽何日絢綵羽遡風振華音
聲徹九層霄氣壓千山岑雲飛天靡高水擊海靡深
紛紛衆黃口斂翼知所欽一鶴來自南質小力不任
剗爾吽一聲羣然顫而喑卑卑垂其翅深入茗莘林

其三

南國有珍木中含要妙音匠氏一顧之劉削爲素琴
絙以朱絲絃寄以太古心時時橫膝上山水託意深
別鶴爲翔舞游魚躍幽沉云胡世俗耳不如魚與禽
雅鄭竟莫分吾心安所任

其四

冀北產良馬未必皆駒駼乘之惟其良何必以地拘
我聞開國初羅鬼生龍駒貢之入天閑用以駕鼓車
疾徐皆中節步驟何雍如紛紛內地產不能並馳驅
安知今所良在昔非其駑按索久成俗誰爲發其圖
世無九方皋嘆息還揶揄

貧叟

安成有隱士云是高密後治生實非貧而自稱貧叟
問叟所以貧叟言不自知人皆富生產我獨富詩書
問富數審對叟惟數道德所富不在財仁義廣儲積
儲積能潤身此翁原不貧乃知多寶者無德眞貧人

秋懷二首

偶讀唐文粹張曲江秋懷詩中有宦成名不
立志在歲已馳之句有感于心因次其韻

秋風起天末木葉辭故枝泛觀草木性消息理可知
緬懷先哲言志在歲已馳業業慎永圖深恐有所疵
流光日荏苒隙駒去難羈血氣不覺衰境變志亦移
終爲小人歸甘與世俗隨聖言道無窮孰云生有涯
雲松高夭矯霜草寒披離人生在所處卑卑徒爾爲

其二

草木忽變衰惻然感我心鳥飛日向暮豈不懷故林
閱人日以多涉世日已深高官世所慕直道古所欽
青青海中山層層山上岑行行即可到決意須在今

有山不歸去何勞憶山吟

送劉紹和還南京

交游徧寰宇契合無幾人鬢髮入老境落落星在晨
鼎鼎百年間會晤能幾旬况復限區域世務縈其身
久別喜相見見疎情轉親俄頃又復去寧不合酸辛
緬懷古賢哲未必生同辰道同心自契千里如比鄰
溶溶天上月湛湛空中雲舉目卽見之光景常如新

朱文公九世孫梃初授五經博士歸建安

宣尼去世遠六籍日以湮道統久墜地人文孰昭陳
至哉紫陽翁妙契古聖神遠泝洙泗流近追濂洛塵
一洗千古漏再見三代淳坐令宇宙內百世同一春
聖皇御宸極表章右斯文睠茲神明裔混迹同齊民
綸音遠搜訪爰得九世孫州里親勸駕來自萬里閩
稽首闕庭下 天顏正欣欣錫以八品秩視茲內庭
臣再拜謝 九重何以荅深恩勉旃先臣訓仰酬
聖主仁斯道明日月國祚齊乾坤

劉草窻輓章

劉吻癖於詩老大意轉豪舉目一世空振衣千仞高
左顧少陵杜右盼彭澤陶瑣瑣兒女語呫囁徒嗷嗷
仰天肆大嚼對客揮長毫剟量古與今鍼砂詩與騷
一一中膏肓豎子焉能逃惜哉抱所見白首竟莫遭
已矣勿復道落日悲風號

題四時小景（四首）

花開雲樹明烟歛石林豁溪畔小舟橫相將共游樂
游樂須及時人生七十稀（春）

其二

流水遶高山薰風阜民財琴中有眞趣此趣眞悠哉
悠哉千古調誰能領其妙（夏）

其三

風撆雲影流霜林木葉丹窮山茅屋下幽人時往還
往還何數數就中有眞樂（秋）

其四

歲晚雪千林雲埋石徑深擁鑪煨芋熟兀坐共沉吟
沉吟如有待故人來戶外（冬）

輓彭憲副鏞敬

[illegible]道由以湮幸哉今世中乃見如古

處已一於道教人恒以真進以行吾義退以存吾仁古稱壽仁賢曾未滿七旬天胡不憖遺一朝反其真我本門下士聞訃增酸辛深爲古道悲匪直懷私恩

兀坐有感

兀坐一室中蕩蕩天地寬坐看百世上宛在瞬息間閉眼無間隔身如生羽翰頓然忽有悟不覺喟然嘆女織爲我衣男耕爲我食豈但我一身全家賴養給我身乃大蠹何以報天德

送鄭通判還襄陽（二首）

襄陽古名郡南北於此交山林多閒田四遠來逋逃[illegible]壓壘暫去蟻聚靡待招歲久根株深端緒紛如毛今君倅茲郡七載常賢勞履歷日已深籌策行當高因君試一問隱禍何由銷綠林古有徵毛[illegible]俗所操智者視未萌況乃明昭昭願謀諸同事條列聞諸朝所貴炳幾先毋爲牛後嘲

其二

我昔游新河君時猶未冠有如金在鎔氣焰已光爛京華再見之風采殊舊觀青松既出壑勢愈凌霄漢

對庭達夙心佐郡試新宦政聲如江潮日日臨堤岸況當有事秋一日百趣辦事機紛以沓無不迎刃斷驥足雖可展猶自困羈絆去去宜努力莫起賢勞嘆時方需異材　九重正宵旰

送莫旦赴新昌司訓

文場撤棘後金門拜命初一官向于越仍與鉛槧俱官以教爲職身借道爲徒開門揖淵騖登堂講唐虞秩微道則尊心閑體自舒況茲新昌邑山水清有餘襟佩紛濟濟泮宮高渠渠名教有真樂咀嚼皆道腴

燕居恒申申進止何徐徐雖無騶從多幸自免奔趨回看利名[illegible]宦味或不如勉哉踐實地從人笑吾迂

文江王文學輓章

茫茫宇宙內山林多隱淪白首抱幽獨沒世志莫伸所以高蹈士往往增悲辛寧知造化理得失恒相因在生雖不遇後嗣多有聞父子本同體何必親其身請看芹水翁肥遯入江濱幸哉有賢子委質爲王臣生有冠被榮死有銘誄文耿耿不忘者浩然長獨存

送人下第其人讀禮因寄其師

禮篇四十七雜出漢儒手經曲相錯綜總匯紛紜操
大者繙乎天日月星辰斗小者極于地山林川澤藪
微而綏在蠉細至席埋狗有如雲夢澤物物無不有
所貴擇之精反躬行且守云胡異其見衆衆食糧莠
遂擯陽翟賈坐並魯中叟士苴視至道千金享弊帚
籤[illegible]總其目至用痴適口自謂善命題對客恒有頁
門經一以開四海競奔走身心竟何益治道亦無取
徒令窮經者紛如嘆白首明能察秋毫對面失培塿
我欲挽狂瀾如耕苦無耦聊述中所見寄語平生友
務力細鑽研勿嘆時未偶

送吳旦赴南康文學二首

匡廬古名邦山水多幽勝香爐生紫烟彭蠡涵明鏡
民淳風俗古地僻囂塵靜昔賢過化處草木皆可敬
橫經講道餘無事一游泳

其二

游泳何所適白鹿有遺基近聞鄉先達起廢重搆之
突兀有新宇剝落多古碑千載紫陽翁垂訓留明規
三稱教學半日此以為師勖哉毋自畫賢聖皆人爲
（白鹿書院文公先生守南康時聚徒讀書其中近聞潮陽李景齡先生提學至此重為起廢故詩中及之）

題古康三洲巖

羣山勢龍從一穴空谽谺滴乳成物象峭壁繡蘚花
土鼓有函音丹竈無遺砂誰云蓬萊洲此名殊不佳
我來恣清賞疑是古仙家惜哉奇絕景落此窮海涯
模寫不能盡歸去鳳池誇（歲甲午予游三洲巖詢其所以名或曰郡志謂以蓬萊山之第三洲得名語殊不經此巖天造地設瑰奇不可名狀因與郡守黃廷美議易其名曰古仙作詩賦之）

三山謝處士輓章

人生天地間有生必有死所以不死故德立兼有子
懿彼陽夏翁世居閩由趾有如陽道州未仕居晉鄙
又如王彥方訟者望廬止學成韜其光慶餘委其祉
命服自天錫龍光照閭里俗方隨日化奄忽遽不起
磷磷礪齒石湜湜洗耳水有客過靈丘三嘆詠不已

鰲溪耕隱

隱君家何在乃在鰲溪濱讀書不干祿抱道惟自珍
顧我生茲世當為茲世民苟不耕且鑿何以供朝昏
侵晨踏禾隴帶月歸柴門豈無僮與僕耒耜恒躬親

古人重食力志在匿寠貧莘野湯聘摯谷口揚稱眞
吾生理當然非以慕古人

題金竹送周司訓（司訓乃康窩之弟都尉之兄）

易稱蒼筤竹詩詠淇澳篇天生植物中賦質獨貞堅
箭以用武事筠以比禮節竅之爲笙簫樂奏自諧協
虛心以應世所用靡不宜託根兄得地麗種非凡姿
蒼松是難兄玉梅乃愛弟出處雖不同意氣本相似
誰哉貌其眞被之似金友平生鐵石心豈爲外物移
從來古君子貌變心不變青青含晚翠當識本來面

送林郎中致仕

羣飛方刺天冥鴻獨長征一朝捐其羣闃然去無聲
引領四望之海濶天宇清憶昔隨陽日乘時共和鳴
贄以獻諸君漸以儀于廷云胡別我去奮飛不復停
我亦有兩翼蹉蹶猶地行仰天遡風呼心馳身未能
乾坤何茫茫世務恆營營至竟無了時何者爲稱情
天以老免佚人以退爲榮幸免官爲家況有田可耕
居閑興趣便心靜思慮精游心太古初玩味羲皇經
讀書大明道哦詩歌太平老我有此志亦欲接武與

相期在晚節庶不枉此生

送蒲進士赴鉛山縣

科名進士重仕宦宰邑難羨爾英妙姿致身青雲端
牛刀初小試遽爾莅劇繁一朝謝師友欣然吏民間
衆目脊睊睊萬口譁以讙寒者待我衣饑者待我餐
瘝者賴以明鬱者賴以宣一身百責萃事事來相關
所貴各當理事妥民斯安況當江閩交孔道多往還
一事胡可苟頃刻寧暫閑時時懷隱憂念念斯民艱
民乃吾子姓財乃民脊肝民身卽我身心肉何忍剜
聖朝待士厚發策親臨軒何以報　國恩民者君之
天愛民卽愛　君愼勿忘斯言

題畫爲柯狀元乃尊作（二首）

幽人事佳趣開軒對陽明興來拂瑤軫暢我平生情
心中有眞趣指下無繁聲上弦叶風薰下弦諧鳳鳴
坐覺胸襟開塵滓須以清紛紛濁世中入耳皆琶箏
何嘗謝塵務枕流階下聽（右琴）

其二

幽居閱古編雅服稱畯儒清晨掩關誦乙夜猶伊吾

静觀天人妙達沂洪荒初匪徒掇其英亦以味道腴
繼世有賢嗣一目五行俱父積子能讀因之見慶餘

右書

題畫爲蕭考功作（二首）

愛此春山秀微雲淡悠悠蒼松俯深澗翠篠媚清流
結屋者誰子獨占雲山幽抱琴循側逕引領仍歸舟
歸舟天際來何時經丹丘丹丘多羽人爲問有見不

右春景

其二

入夏草木長林巒適幽雅雲際川光浮石罅巖溜瀉
誰當三伏中高會江亭下倚席和棹歌縱目極平野
鷗波浩蕩間羡彼舟游者臨淵空有言結網人何寡

右夏景

隆壽堂爲陳宗堯作（堂名摘誥中語）

敬親則子悅尼父有遺言矧乃萬乘尊體悉尤拳拳
匪徒榮其身且復期以年大哉隆壽語昭昭日星懸
臣心一念私欲言不能宣吾　皇一視仁先得所同
然人欲天必從壽命或可延萬歲　聖謨大書扁

堂前堯言萬世見舜孝千古傳親生信多幸荷恩良
獨先耄期尚康健非天曷能然感激無以報矢心籲
皇天稽首長樂宮慈筭億萬千

分得函谷青牛壽楊維新學士叔父

聃也古至人聖稱其猶龍獨立萬物表蔚爲道德宗
著姬將訖錄賀賀無適從中國雖有丘駕車西向戎
青牛馳道路紫氣騰虛空崴崴函谷關往來日憧憧
賢哉尹喜氏獨能識仙蹤髩髮紛白雪顏面如芙蓉
前身廣成子後身河上公變幻千百億混迹人世中
寧知千載下不復有此翁句章高尚士夙志希玄宗
潛心五千言夢寐如或逢神爽默孚契壽算期與同
後天長不老浩劫無終窮

書石牛圖後

我本農家子兒時曾作牧倒騎牛背上簑笠吹橫竹
老大客京國久不見此畜忽然覩斯圖心若有所觸
泛觀天下物無物似牛犢俛以拽犁耙又用轉車轂
爲我運百貨爲我生百穀論功亦莫比論苦亦良酷
云胡世上人甘心肆口腹洸然食其力而忍食其肉

水陸珍百品物物可充欲孟子有遺言不忍其觳觫

題竹送高博士使高麗

青旌懸翠旄龍竿綴鳳尾持出　大明宮搖搖何東指氣節横九秋風聲揚萬里坐使三韓人快覩古君子

題何太宰水南別墅爲其子廷秀大司寇作

伊昔鈍齋翁卜築得幽勝山較魯叟仁水湛伯夷聖野趣隨意成清音入聽瑩恍如温公園亦有楊監徑至今沾溉餘歷歷起人敬有子繼芳躅名位曉相並旦夕乞身閑歸去脩治命溪山不改色風月有餘典

手澤潤尚滋心境閒常靜橋梓賦形殊松柏受命正物在人不亡事乆天亦定

敬所爲蔣敬之作

古人敬作所日夕處其中出入與起居恒與此所同居憩以爲室游寓以爲邸行於此中行止何此中止莊誦敬夫銘服膺晦翁箴非徒所其身將以所其心心心在此所所至如戴天惺惺重惺惺白首相周旋

弘治初元春二月十五日

皇上躬耕籍田臣濬叨在九卿之列預行九推禮感

而有作

恭本農家子世業在犁鋤生不好[illegible][illegible]入[illegible]去爲儒筆墨其耒耜經籍乃菑畬脫迹田舍中致身承明廬日食太倉米八珍頒天廚不知稼穡艱豈解耕耨劬云胡七十年乃爾復其初　大君初出震詔言戒司徒于時仲春候協風來徐徐發趾向辰地先耦乗芝車　聖躬勤三推黛耜親手扶老臣亦何幸九推續其餘仰面瞻　粹容叉躬思微軀百畝臣恒產萬里臣家居自合老蝸室寧期從　鑾輿喜極忽興感清

淚霑華裾獻罷籍田頌歸把種樹書

謾成　二

夕陽昨陰翳朝陽還[illegible]升萬物被輝耀　炎光正熒熒浮雲起咫尺白晝仍[illegible][illegible]直無駐景丈空懷百尺縆

弘治三年春三月望日男敦編次

天啓元年仲春望日七代宗孫爾毅重編

爾懿同編

毅男兆昌[illegible]昌校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一　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二

大學士謚文莊瓊山丘濬仲深甫著

擬古樂府

公莫舞

公莫舞公莫舞不必區區聽亞父霸王百行掃地空不殺一端差可取咸陽宮殿成刼灰三秦城邑衝殺機云何居剿七十叟不及外黃黃口兒公莫舞公莫舞公舞徒爲爾天命由來歸有德不在沛公生與死

將進酒

君不見劉伯倫又不見李太白平生嗜酒任天眞留得芳名播無極頌酒有德以酒爲名入地爲酒鬼升天爲酒星醉來一任兒童笑醉倒不承天子詔老眼熒熒今古空大量恢恢天地小酒中有趣世莫知二子所見眞瑰奇古人已去不可追今人不飲將奚爲我起歌君酌酒一曲還須一杯侑人生百歲幾何時昨日紅顏今白首

採蓮曲（二首）

蓮花紅蓮葉碧紅似妾容粧碧如妾裙色輕紅易落碧易衰情人道來竟不來停橈轉棹日過午藕絲斷盡蓮心苦

其二

荷花香荷葉長紅粧奪儂目綠刺牽儂裳纖纖玉手搖蘭槳傍葉看花恣遊賞須臾採得滿船歸一曲清歌隔江響採蓮採蓮難撩饑不如採桑堪作衣

擣衣曲（巳巳冬寓北京作）

涼颷透窓紗蕭蕭弄秋色妾在江南尚不堪況君遠在陰山北風吹妾衣寒妾念君衣單起來擣衣明月

下不辭臂力摧心肝一聲孤悶添兩聲雙淚墮三聲四聲情轉多無數離愁搥不破須臾擣到千萬聲中有萬恨千愁幷不知遊子在萬里今夜魂神寧不寧

對酒行

我有方寸地中濟萬古天幾回欲施布地步狹且偏起來自摩挲天地萬物如我何天地苦不寬萬物苦不多滄海浩蕩蕩而豈蠡能測碌碌角崙輩何止容數百欲作郝隆晒却恐金烏斂彩陽光敗欲作仁裕洗却恐天吳震懾波濤起韜鋒晦迹且隨時磊磊落

落徒爾爲不如放出別腸三百丈停蓄卅田爲酒池
甕頭飲醉甕底卧開口笑歌拍手和倒囊傾出千黃
金鑄取仙人劉白墮

短歌行

一日生一日落明日不如今今日不如昨短歌行聲
苦惡人生行樂須及時腰纏何必楊州鶴

泛游篇（和楊廉夫韻）

雲樓霧閣深濛濛弱流萬丈號天風姓名久注冊臺
裡浮槎直泛銀河水凌空八翼飛天門若木不胥蛟

綃裙天衢空濶舒禹步俯瞰人寰惜丘墓一聲鐵笛
下天來擬借重湖爲酒杯珍珠落槽氷在椀雪兒歌
唇玉奴板天邊一任烏輪西拂塵掃石題復題鸞儔
鳳侶隨鍱使爛熳芳遊日三四醉揮彩筆掃雲箋試
寫神遊八極篇

綠珠行

交州使者洛陽客白日刼商富財帛金鞍寶馬擁旌
旄萬里南行日南國征車曉過古白州江山秀麗多
嬌柔不惜明珠三十斗買得佳人如莫愁歸來金谷

園中住鎮日張筵盛歌舞手心擎出夜光珍同覩羣
姬等泥土四時行樂春復春權笑不知天有晨豈知
我愛人亦愛側邊已有窺伺人鴉生地底中台折白
晝中原行鬼域黃金無權錢不神欲庇嬋娟苦無策
高樓重重舞且歌樂思何如憂思多按晉索驗思必
得珠兮珠兮奈爾何奈爾何爲爾死恩愛誰知止於
此忍教白璧屬他人注目相看淚如洗君以貌愛妾
妾以心事君寧在君前死爲鬼不向賊邊生作人百
尺樓頭不見地奮身一躍欻空墜三斛明珠易一珠

一朝紛紛如粉碎誰知荒僻山海涯天亦生此明媚
姿不獨貌姸心亦正嗚呼但恨不似後來金源氏之
葛王妃

湘江曲

湘江之水清瀰瀰流下零陵會瀟水沿江兩岸竹低
垂斑斑盡是英皇淚竹上淚痕江心波千秋萬古哀
怨多君山香火常不斷行人誰復悲汨羅

桃源行

桃花片片隨流水漁郎誤入桃源裡水盡山開忽見

天地靜居幽俗淳美忽然相見驚且疑是人是鬼公邪私曾聞長老談往事莫是築城人遁歸詢問方知秦運訖世歷三朝年六百當時但道秦人強誰知更有強秦國自言家世本楚人六國滅盡吞於秦懷王不歸負芻虜至今猶說春申君征誅百出無窮已武關道上人如蟻深山深處幸逃生免作長城城下鬼自耕自食無拘攣舉頭但看青天鹽筴不通惟食淡山中無曆豈知年自入山來忘世代故老消磨童穉大此事前人死未聞回首相看增感慨增感慨將何言山間未必如世間世間無奈苦多事不如山間聊苟全嗚呼人生不幸逢末世不見唐虞太和治含哺而嬉鼓腹遊世間亦與山無異

登高丘而望遠海

登高丘望遠海身居嵔壘開目極蒼茫外神游八表縱大觀氣噓千丈發長慨直從混沌鑿破初大徧虛空無盡界天於子會開一元地自坤隅分兩戒山萬重水千派神禹勞勞躬四載野外脩途七聖迷海上神山六鼇藏波濤洶洶泛蒼溟沙漠茫茫連紫塞豈

不欲鼓枻登瀛洲却愁弱水難勝芥豈不欲振策赴瑤池恨無神駿能歷塊不如振衣千仞岡老眼空明無障礙近山列翠屏遠山抹青黛太華三峰勢若鐏黃河九曲流如帶舜功封濬四海同禹蹟平成萬世賴三十六洞天處處藏神怪七十二福地一一異姿態驅山走海入雙瞳咀今嚼古供一啜山嶽降神生異材景物因人成勝槩安期竟不來漢武空相待峴山依舊存杜子今安在掛劒殊非昔日墳釣魚乃是今時瀨赤壁人尋折戟磨浯溪客打殘碑賣往古來今倏成忽敗物理不齊時光難再扶世教者何人歷變故兮幾代古蹟日已湮昔人日已邁瓊樓玉宇不勝寒民墮顛崖苦凋瘵重衾春暖夢無魚破釜塵生色如萊口談詩禮半盜儒醉擁鞱鈐多債帥惜時感事氣塡胸以手撫摩聊一噫君不見地爲輿天爲蓋人在其間稊米大分明芥子納須彌毛孔眞能容渤澥逐日何須隨夸父步地誰云有章亥請學尼丘古聖神越過東山登泰岱（客有繪登高望遠圖獻鄉先達大司徒薛公儆遠者故仰古樂府題爲賦此）

梁父吟（丁未歲十月）

浩歌梁父吟視古猶視今世態屢翻覆人心益崎嶮
爭名競利日無已龍蛇走陸波濤起設謀無慮千萬
桃殺人豈但二三子來今往古何憧憧宵人心志今
古同君不見張道濟嫉趙彥昭又不見李文饒擠白
敏中實當不祥公竊位不畏天命悲人窮梁父吟用
意深臥龍久已矣謫仙亦消沉以我今日見寄之前
古音

浩浩歌

一室如斗大兩膝僅可容轉身若有礙奮志無不通
玄穹蓋我頭厚壤承我足前有往古過後有來今續
藐然一身天地間後萬萬載前千千所居之地纔數
尺所生之世無多年粤從混沌初分到今日生人何
止千萬億醉生夢死奄忽盡幾許名留在方策上天
下地往古來今散之萬事收以一心浩浩歌歌浩浩
俛仰人間發清嘯春陵南去是昭潭荒天窮海誰能料

七言古詩

濁海歌（少作）

天下百川皆清濟一流入海便成緇茫茫不復辨涇
渭混混孰與論澠淄洪濤巨浪轟轟怒不覺已身如
穢然看來何似山下泉清香凜冽爲人慕我向潮頭
三嘆息志欲澄清勢未及願言上帝撤天吳一夜黑
波便成碧

讀東坡詩

東坡居士眞天人文章豪邁如有神光焰豈但長萬
丈筆端眞可斡千鈞萬斛源泉隨地湧玉盤明珠無
定準虢國夫人控玉驄淡掃蛾眉却脂粉風霆翕歘
一時來須臾雨霽烟雲開虹梭電戟星斗爛一天明
月光照圓此翁落落不可羈謫仙少陵乃其匹小兒
淮海秦少游大兒豫章黃魯直前生自是永禪師後
學宜稱韓退之玉堂金蓮不足貴羅浮瓊海眞瑰奇
誰云賦詩不中和餘子碌碌眞么麽眉山至今草木
枯五百年來生一箇海南遺迹有雙泉我家依約雙
泉邊雙泉湮沒不可見山城落月生雲烟

寄符鍾秀求所作

聞君新詩多學杜春來花鳥添愁緒胸中太學萬卷

[illegible]底闌山幾程路天邊鴻鵠未易羅草下蝨蟹何
足慕少陵光焰萬丈長愛君憂國有深趣漢庭老吏
三尺律枉下相君九章數白衣倏忽爲蒼狗處女斯
須如脫兎運斤不動斲鼻郢闌弓命中射戟布跛牂
謾爾上嶠崒蚍蜉何用撼大樹前三語後須用轉不
二門中在深悟堅消要辨玉雪姿昏巧當知兎金注
學柳無如魯國男效西易似東家婦嗟予癖性躭古
詩知君每有驚人句願求一破蟋蟀鳴會須爲下蟲
魚註（以上少作）

題李將軍四時行樂圖（四首）

日華淡淡雲陰薄兵衛森森擁鈴閣旌旗不動柳風
輕劍戟無聲花雨落將軍新試越羅衣兩袖春風拂
地毬閱通三軍超距樂晚凉乘興詠歌歸（春游細柳）

其二

松風流響團凉影翠濤翻空火雲冷一軍無事枕戈
眠萬馬不嘶清晝永將軍燕坐凝清香靜對珠鈴萬
慮忘不用更揮諸葛羽溶溶心月自生凉（夏坐松林）

其三

霜染楓林秋氣肅潦水收痕山露骨蒼鳩一夜化爲
鷹百鳥含羞傍林麓將軍小隊出西郊金環壓轡青
驄驕霹靂一聲軍吏賀半空雲外落雙鵰（秋郊挾彈）

其四

凍雲不飛朔風直野獸畏寒出還沒角弓鳴髇趂羸
飛霜鍔吐芒驚鬼哭將軍自控五花驄翩翩雲騎爭
追從射殺南山白額虎碧油幢底夜論功（冬野行圍）

雲山清趣圖爲歐陽道人作

山矗矗雲漫漫雲容山色微茫閒一天淡月秋空靜
滿地落花春雨寒道人愛此有清趣穿雲結屋依山
任一縷茶烟午夢餘兩腋清風欲飛去欲飛不飛無
限情拂絃時作太古聲驚猿叫月淚潸墮老鶴知更
相和鳴夜深萬境俱岑寂兀然虛室生寒白回頭人
世隔紅塵雲山慘淡無顏色

嚴子陵圖

長笑劉歆頭不及嚴陵足厥角稽首勢若崩況敢橫
足加帝腹嚴先生何壯哉釣臺豈但高雲臺清風遠
逸一萬古落日頹波挽不回

壽萱堂

人生有至願不在富與貴萬斛明珠未足珍九錫殊勛底須特但願堂上白頭親年年康健春復春萱花日日香萱葉日日長宜男男益壯忘憂憂漸忘五綵爲衣玉爲酒歲歲堂前慶親壽

丁卯舟中望雞山因憶解學士弔李白詩戲作

舟次吳城山遙望彭蠡湖匡廬五老時隱現大孤小孤如有無眼中雞山青兀兀世間安得許大足始信防風氏眞有專車骨不知天公肯借不我欲躡之湖海游等閑踏碎黃鶴樓等閑趯翻鸚鵡洲驚醒采石李觸起耒陽杜更游赤壁邀老蘇倡和鳳凰臺上驚人句鳳凰臺江之東龍盤虎踞高隆隆脫鞾濯足大江水鳴玉矩步朝　九重

歲丁卯過采石弔李白

采石江頭黃土一　抔東有蛾眉亭西有謫仙樓謫仙仙去不復返惟有江水日夜流人生一世幾何久不如眼前一杯酒饑來文字不堪餐死後虛名竟何有請君看此李謫仙掀揭宇宙聲轟然長安市上眠不足長來采石江頭眠百世光陰一　大夢衾天枕地無人共寧知浩浩長江流不是醴缸春酒甕此翁自是太白精星月自合相隨行當時落水非失脚直駕長鯨歸紫清至人雖死神不滅終古長庚伴明月

送伍天錫

天錫梓頭歌且吁拔劍斫地呼烏烏酒酣與逸雙耳熱仰天舉手長盧胡斯人豈是噲等伍磊磊落落非凡夫濠梁五車不足讀取黃配白羞拘拘長江一瀉千萬里雲濤變幻時有無鄧林掀天白日動春風着物枯槁甦丈夫卓犖有如此置身合在承明廬年來一擲金汗拙日光五色成糢糊無人爲薦阿房五舉世空仰靈光孤一朝得係聖賢籍携經載道之荆湖渠渠高堂據中席詵詵英俊趨座隅鈎玄纂要說道義巍巍冠大帶談唐虞名教由來有眞樂功名富貴皆土苴范金合土無躊躇不須北望生鬱紆

梅雪卷爲艾用宇作

北風吹雨凝成結老幹凌霜壓欲折地底潛回一脉春枝頭忽迸千莖雪雪花六出梅花五天地茫茫澹

容與巡簷索笑者誰予踏影尋香悄無語箇中天趣惟自知頓覺西湖東閣皆支辭横斜浪說水邊影娟好空吟竹外枝豈知此花中一花一太極陰陽互爲根生生機不息天上花惟雪人間花有梅雪花飛處梅花開三白呈祥一白露嗚呼此理眞妙哉妙哉至理誰能解平生故人大粱艾艾君艾君聽我歌梅邊雪裏期相待

唐馬篇

開元考牧千百羣谷量色別如錦雲金羈繡韉盛粧

飾新水香萁調息匀縱横六印帶官字牽出長街多意氣奚奴屛息不敢騎路人斂迹遥廻避昂頭高步踏軟塵倏來倏往如有神四海風塵那敢動鐵騎奮迅應無倫漁陽鼙鼓一朝起四十萬匹騎頭死獨餘一匹眞乘黄負載君王蜀山裏蜀山西去棧道危此時郎當將語誰張郎不來哥舒去獨乗千里將安之九折坂頭泥汩汩據鞍穩坐伊誰力平時飼秣非不多蹙草奔泉各南北古來良驥惟稱德一匹勝如千萬匹今觀此畫殊不凡天骨開張森獨立豈是三郎舊所乗錄功別養當時平詔令畫史爲圖形千年神駿還如生千年神駿還如生我一見之心神驚何當房宿重降精再使麒麟地上行

瓊林醉歸圖爲同年長垣李溥作

奉天殿上傳臚罷日照金門榜初掛中使傳宣勑大官明朝錫宴南宮下張天爲幄雲爲茵金盤犀箸羅八珍宮花剪綵來中禁御酒分香出　上尊鼉鼓撤天擂欲破梨園法樂喧相和妙舞清歌次第呈幻形奇技紛紜過承　恩侍宴皆貴臣繡金孔雀銀麒麟

焚香望　闕北面拜共賀官家新得人白面青年三五百人似神仙氣如虎潛泉浮酒不知數兩袖翩翩欲飛翥瓊林宴罷日斜時馬蹄得意去如飛團團皂蓋空中舉短短絲鞭柳外揮微風不動香塵軟十二街頭簾盡捲衣裁草色碧將流旗拂杏花紅尚淺金環搖響穩於車笑拍吟鞍不用扶恥向平康問花柳還歸梘甫桃詩書明日半醒扶醉起吮筆題詩謝天子就中醉者誰最豪中原才子長垣李

題三衢山水圖

我聞太末之區富山水形勝東南獨專美一川素縠皺秋紋萬疊銀屏絢霞綺九龍烏臣青翠深金溪迢遞來鴉金婺女鏡臺雲裏現偃王玉研水中沉山趾依依僧寺小湖心泛泛魚舟杳石橋野色曉平分古壁雲根寒不老長松落落幾丈強深林灌木相低昂綠蘿暗掛千巖雨白瀑晴飛百道霜碧沙翠竹江村路何人結屋依雲住得非龍丘養高所無乃安貞讀書處讀書不干萬乘君黃冠野服甘隱淪輿來番綸釣綠水醉後荷鋤鑱白雲白雲深處多幽侶一笑相

看與容與有時綴席聯詩篇有時對酒談今古山中之樂樂不窮彷彿尚有太古風古風邈邈不可復坐對此圖懷此翁此翁今年年幾許白首林泉無恙否幾欲爲賦招隱篇招之不來奈何汝也知不是忘世人教予已見登青雲唐虞在上有巢許山靈不用重移文

望雲祝壽圖

昔賢望雲憶親舍雙目熒熒逐雲下今君望雲祝親年一心烱烱依雲邊舉頭見雲如見母獨立蒼茫凝眸久輪輪囷囷鮮且明浮光呈瑞表壽徵觸石遙從泰山出雨下土兮滋萬物有如春暉煦草心亦似凱風吹棘針毋恩如此莫可報望雲再拜情何任情何任意無已目極天南萬餘里越王臺上陽生時焦子初黃韲蟄紫高堂綺席倚雲張紛紛兒女羅酒漿跪出心中語紅雲朵朵捧　天庭白雲片片迷江樹紅雲影裏望白雲白雲如舊紅雲新裁雲作表爾爲酒共祝　君親千萬壽

淮之水送淮安林馬判（三首）

淮之水清瀰瀰山陽古郡淮之涘通仙之孫古君子似是馬曹官自想何以况之淮之水

其二

淮之水清湜湜邗溝遠跨淮南北林侯秉心淵且塞民不知勞馬繁蕃誰其致者侯之德

其二

淮之水清徹底沮洳浸潤幾百里山陽太守差可擬一時僚佐皆肖似餘波漸漬良有以

題林以善畫送王珊

近代翎毛誰最工邊家父子誇獨步羊城林氏雖晚出筆勢飄飄有天趣仁智殿前退直時虛窗盤礴覘天機毛生點頭墨卿舞意氣所至皆神奇飛者自飛宿者宿色形神氣無不足等閑尺素落人間坐使山林在華屋嗟嗟百鳥皆天生結巢㲄哺方成形胡爲獨奪造化妙眼前倏忽飛且鳴我從故人得此幅每日朝回洗塵目吾家外弟別我去輒贈慇懃表衷曲故鄉南去更千岑對此還思別意深物類尚知相聚樂矧伊人矣不如禽

竹庭爲袁秉中作

綠雲垂空寒、欲滴窗外蒼龍作人立有時鼓鬣風中號有時垂涎雨中泣既知軒轅遊洞庭鏗鏘仙樂天半鳴又如李靖發田舍滴瀝天瓢雲外傾中有書生負奇志千金學得擾龍技、辛勤十載謹護持、坐使騫騰蕭庭內只愁天作雷雨風斯須變化出九重雲收雨散斂神功但見葛陂萬丈深滾滾

秋窗詩爲羊城義士袁鑑作

一年之氣秋最清氤氳霽色偏澄明萬條疎明斜晷入一點圓空虛白生坐間四時如一日東雪炎風不相及筠簾畫捲寶鳬微緗帙午寒、金薤濕千崖氣蕭天宇高紛紛木葉飄林皐丹桂凉蟾香散亂碧桐疎雨冷瀟騷浩然幽獨者誰子終日栖遲此窗裡平生志節明如霜一片精神澹如水霜明水澹秋更宜凜然相對清以凄孤高遠慕伯夷聖搖落不作宋玉悲秋行屬金德爲義見說承家多義事十尋雲棟　勑旌門五色天書金作字義聲久著越天涯冠蓋過門每軾車何日南歸經錦里爲渠重放筆頭花

題金臺夜雨卷送范文主事乃兄

幼年膝下同遨遊此時聞雨不解愁壯年遊宦感離別方識此聲最凄切切切復凄凄滴滴落肺腑天然骨肉本鍾情不爲燕山今夜雨

哭年尚書

平生不曾受公恩亦復不曾登公門朝事聞人報公死不覺淚隨聲潛吞出門仰天長太息日色慘淡雲昏昏正色居然失一黥振落焉用千公孫齊人之桃本非殳晉士之死猶不言居鄰老人不得志氣結血滯心菀煩安昌坐待牖下盡晉江甘向池邊蹲攫肉千彈猶眷戀覽德一下俄高騫物情高下胡懸絕天理茫昧難究論公身雖死心不死巫陽不用招其魂上爲日星麗層漢下爲河岳亘厚坤人生百年等一死公乎千古名常存

榮節堂

門前綽楔當亨衢楣間鳳勅黃金書堂前老姥壽且健榮恩高節誰能如歲時有客登堂拜髮白還黃千百歲喈喈咸稱女丈夫死者可生生不愧夫死骨不朽子大名已成已將姓氏達天陛更荷絲綸來　帝庭心如古井水風起波不興節似冬林松霜寒棄不零明明天日照井底漠漠慈雲護松子松子成材千尺長終作棟梁清廟裏

題松送崖州洪千戶龔爵間

攢峰峭壁漲海涯蒼鬆老去長孫枝莫言幽僻無人見會有崢嶸頭角時蓄明勿作炬含液休流脂烟霞深處善自保風雨任時宜避之結成三千年琥珀養就四十圍霜皮老我玉堂翹首望看汝聳壑昂霄風聲四遠馳

題友人陳汝諧璞墩（其家舊有桐墩）

昔君築墩當近林種桐十載期製琴今君築墪向遠壑移石千山期得璞晨昏來往兩墩間功名富貴皆等閑有時哦詩石上坐有時拂軫桐陰彈鳳凰枝老秋蕭索却傍雲根事耕鑿琅玕箇箇拂雲長玉屑霏霏逐風落一溪流碧彎半璜泉聲琮琤鳴珮璫山含輝兮木含潤人言此地如崑崙瓊枝琪樹羅階砌夜深疑有白虹氣藍田餐法曾試無北平種子應生未我家城西君城東梯雲石磴遠相通別來茫茫隔煙海置身遠在羣玉峰何時對子盧胡笑把酒同燒磊磈留

岳王墳

我聞岳王之墳西湖上至今樹枝尚南向草木猶知

表盡臣君王乃爾崇奸相青衣行酒誰家親十年血戰爲誰人忠勛翻見遭殺戮胡兒未必能亡秦嗚呼臣飛死臣浚喜臣浚無言世忠靡檜書夜報四太子臣構再拜從此始

輓羅都御史

正統己巳北虜深入當道者建議趣召宣府總戎官率兵入衛京城或欲遂棄其城衆紛然爭兢道時羅公爲都御史巡撫其地乃毅然仗劍坐當門拒之且下令曰敢有出者手斬之衆遂定口外人至今能言之而脩宣府志者亦載其事公平生事業固多而此舉猶爲卓偉抑菴先生作墓志畧不及何也濬初來京師時嘗拜公于寓所極蒙奬誨及濬登朝公已致仕家居不久捐館舍矣辦香致敬其道無由茲因其壻鍾韓應貢來致其子泰命求輓章因次第完城事爲韻語以補公志之畧云

六飛北狩無消息邊城四望狼烟赤胡馬長驅去復來何人却建捐邊策鎮朔將軍生入關北門鎖鑰空餘鐶強兵健馬盡南走黃塵蔽日天漫漫白首憲臣南海客手持一劍當門立誓與孤城同死生怒髮衝冠氣千尺車輪生角馬駐蹄居人不動行人歸叱咤之間樓櫓具金城鐵壁湯爲池雲州失守赤城破胡兒躡足城邊過老妻稚子盡登陴公亦援枹雪中坐山前山後無數城此城屹立如巨屏虜騎南來資扼塞王師北出恃屯營屏蔽 京師功卓偉謾有長城長萬里江淮果賴張眞源河朔僅餘顏御史憂國勞邊兩鬢霜事成乞骨歸故鄉肘金腰玉者塞路無人上書訟陳湯一葉扁舟五湖水漲海邊頭亂山裏折簡不通朝貴書抱膝長吟聊爾爾羅浮山崩天墜星乾坤一夜收英靈公兮生死已無愧邊人至今嗟未平邊人能言不能紀慚我鄉生官太史聊述人言作此詞書罷長歌淚如洗

望雲思親

白雲在天不可呼仰天望望增煩紆蒼茫四顧宇宙濶去住彼此無寧居昔人望雲憶親舍親舍依稀白

雲下君今望親不可留何處荒臺閟長夜長夜漫漫無復晨舉頭見雲不見親誰展白雲書楚些臨風爲爾賦招魂魂兮去去招不返沒齒白雲長在眼

送張端

纔見挾書來又見拂衣去出門大笑氣如虹闖海燕山如跬步男兒四海志婦人不下堂名駒墮地走千里生男三日垂蓬桑功名富貴身外事得喪悲歡須底許君今歸去盍歸來莫向山林久淹滯只今蒼頡茫昧伯喈亡待爾重刊石經字

梅花爲儀曹王事彭君題

君不見一陽之氣昭窮泉此花獨爲萬物先又不見一年生色凋零遍此花獨爲萬物殿百花未開獨早開挺挺出色花中魁百花落盡獨不落凜凜自守歲寒約世間草木紛且繁能紅能白呈嬌顏花朝月夕競歡賞朝開暮落斯須間何如此花獨得造化理萬物資之作終始誰云姚魏花中王評量只合輿臺比世人愛色兼愛香繁花疎影爭誇張就中妙理少人道對圖一笑天蒼茫雲慘淡十年不見眞花面扁舟何日遂南歸羅浮庾嶺重相見

六龍圖

顥蒼生萬類行天莫如龍純禀至陽精卓爲鬼物雄大小靡定形去住無常蹤一之巳難見況乃六者相騰衝一龍昂首揚其鬐奮起直上拏虛空一龍揵尾出淵浤廻身轉脊如宛虹其餘兩兩峙相向戲弄明月雲濤中矜牙露爪氣勢何猙兇是時元氣濕濛濛河海起立地天通鬼神晝泣眞宰怒呵叱屏翳驅豐隆嗚呼神物變化不可窮胡爲羣聚如昆虫無乃

畫工巧爲此潛以翰墨偷天功君不見古來好者稱葉公眞龍聞之降其宮又不見近來畫者有翮徵眞龍現相來相從君從何處得此本彷彿似是陳所翁精誠感通理或有愼勿輕易爲點瞳會須一夜破壁去轟靁鼓驚天風澤下土霑耕農流澤下土霑耕農

竹林七賢

太行之陽脩竹林昔賢於此閑登臨江山如故人豈在空有清風傳至今晉人曠達尚玄語棄置禮法不如土神州陸沉二百年當時豈但王夷甫

竹溪六逸

徂徠之山竹蒲溪溪中流水清漪漪昔人已往不可見至今陳迹猶依稀酣飲狂歌者六子就中最豪孔與李爲龍爲虵誰豫知白也逃生巢父死

海屋添籌壽徐勛教

茫茫瀛海浩無津弱水無力勝纖塵中有仙山三萬八千里平地拔起凌蒼旻瓊臺玉宇金銀闕罡風盤旋舞香雪琪花不落瑤草芳天氣長如二三月朱橘如斗蓮如舟腑蒼麟兮駕紫亂木公金毋互來往天鹿人鳥時嚶呦銀濤凝碧漫山麓山麓渠渠列華屋黃金布地玉爲階五色雲霞長蓋覆屋中排架皆仙籌非金非木非琳球連楹充棟十餘屋堆積高並崑崙丘山中老人若童孺洗髓伐毛知幾度桑田變海海成田下得籌來已無數仙境變幻無定居仙人綿邈不可呼誰知仙凡了不隔人中亦有列仙儒列仙之儒服仁義不乘風兮不御氣辟雍環水如道山衿佩趨庭總伷裔考古直遡盤古時積書多與桃核齊仁人自爾享遐壽海屋添籌徒爾爲

題山水圖

昔年棲迹雲林下舉頭見山不見畫如今置身朝市間開眼見畫如見山山耶畫耶孰眞假具眼之人世間寡景當好處背起樓趣到佳時急驅馬居山不見山中佳厭飫林巒輕烟霞一朝別山出城市黑風黃日昏塵沙廣庭曲巷通幽處壘石栽花脩勝具眼中彷彿雖逼眞畢竟人爲靡天趣回思舊隱隔世間欲一見之千萬難殘縑斷素纔尺咫傾囊倒篋不復慳君從何處得此幅千里雲山數間屋遠山淡淡橫翠眉近山亭亭倒青玉山頭處處飛白雲樹頭樹尾晴輪囷平林忽斷天光露暝色遙連雨氣昏蒼苔白石羊腸路平麓盤盤幾家住就中老人華陽巾手把瓊芝滴清露山光水色相渺綿漁舟泛月江吞天長風浩浩起天末高堂白日生雲烟興來却憶竹鶴老見畫何如見山好人生仰景須盡歡尋仙何必蓬萊島

蟬聽軒爲常州謝同知題

世間何物聲最清秋高嘒嘒寒蟬鳴常州別駕日無事公餘徙倚軒前聽物聲妙與人心合聲入心通無

恨樂鼓吹何須兩部蛙凄清絕似三更鶴初聞一聲如撥絃合商轉羽如有言一聲未已一聲續千聲萬聲斷復連夕陽欲下雨初霽樹影不搖風細細奏出千腔雅樂聲帶得九秋玄露氣有如伯牙鼓瑤琴鍾期聽音知其心又如南郭聞天籟至理在心不在音天機氣到自然應隱几坐忘真聽瑩承蜩手與此耳同用志不分神乃定忽然飛去君不知月中彷彿常垂緌聲殘響絕寂無有但見委蛻黏高枝

送張茂蘭黄伯宣二同年同南京

前年棹歌翰墨場英雄二百齊翱翔青雲滿眼多契合就中最厚張與黄二君英英氣如虎明目掀眉論今古酒酣拂劍落霜花興發揮毫灑秋雨今年同自江東來我一見之心眼開長鯨吸海海欲竭巨靈擘山山爲摧摧山竭海懸河口風雲變化龍蛇走盤古以來二百二十餘萬年一一成敗興亡如指手相看一笑氣味投典衣沽酒鎮日留儕翁侍吏共驚訝平日見我曾有此客不此客何昂藏此主大癡絕牙關齗齗戛金聲口角霏霏灑瓊屑帝城春暖百花香軟紅塵土飛悠揚明朝馬首向東去燕雲一碧天茫茫燕雲不斷是虞起兩京相望四千里桃葉渡頭生碧波清夢隨君渡江水

四友圖爲安成劉進士秩之父作

三友松竹梅莫間一友我萬物於人同一理意契神交無不可君不見明月在天光在尊李白對影成三人又不見書酒琴棋集古録醉翁與之合成六古人將身混物中游心太古窺鴻濛此翁妙得古人意自首山林無物累每將富貴等浮雲却與幽貞結深契左挹大夫袂右拍君子肩羅浮美人相後先翁君其間吟且嘯一笑相看同歲寒市道豈所論金石未爲堅耐久且莫逆忘形更忘年

尼丘山壽　封給事中孔公

尼丘山高高幾許平睨岱宗小齊魯下盤坤軸橫萬畝上切穹蒼纔尺五自從天一生水凝且聚屹立巍巍殿東土油然作雲沛然下雨發生草木滋禾黍毓秀鍾靈澤斯溥彼東方之人兮仰此山以煦嫗夫誰知天降玄鳥生商祚始契歷湯六百祀啓封于宋迄

孔父郰邑大夫顏氏姥禱茲山兮帝眷注乃爲斯文
誕宗主吾道不喪天後世重見古山之功兮誰與伍
天地賴以位人極賴以樹邇來一千九百歲五十又
八代孫曰忠伯甫讀書躭古道篤行踐前武出言制
行不敢同常人跬步惟恐羞聖祖少年挾所學臬然
奮高舉姓名蚤已登　天府高堂有親待我帇親在
遠遊違祖語寧向雲林老布衣懶趨朝市縻簪組閑
締青松盟靜結白雲侶蕭然四雨軒不博萬金塢七
十四年樂詡詡教子成名登諫輔載筆簪頭侍　當

宁幸逢上號尊　皇母錫類推仁遍寰宇一旦蒙恩
膺典數七品官袍白鷺翔五色天章彩鸞翥　帝心
嘉汝方簡在皇覽揆予又初度瑤席張斑衣舞三子
六孫羅膝下殽核維嘉酒維醽年年歲歲屆斯辰常
對茲山祝純嘏山峩峩人俣俣氣勢兩相高壽算同
堅固（家有軒日四雨）

風木圖卷爲鄞江錢侍御乃尊作

樹欲靜風不休子欲養親不留人生此恨同今古當
時豈但皐與由問天天不言叩地地無路寸心莫報

春暉長百計難迴白日暮君不見燕趙良家子棄親
事戎行一朝崛起封侯王推恩及親許改塟賜以東
園祕器玉魚金盌塡黃腸生今枯骨生輝光又不見
山東章句儒辭親遠遊學一朝徒步登臺閣推恩及
親蒙顯褒賜以五花官誥金函玉軸翔鸞鵠坐教死
魄膺穹爵黃金寵錫非不多　九重優錫誰能過富
貴來時親已逝縱有榮光奈爾何所以孝子心拳拳
惟愛日日復日兮歲云徂志願未酬所期失茫茫四
顧將誰從依依一身無所容人生到此嗟何及養薄

徒勞祭薦豐古有皐與由今有錢氏翁來今往古此
心同同此心同此恨此恨終天不可窮不在木不在
風只在區區方寸中

題李都督虎

陰雨颼颼振林木百獸魂飛草中伏舉首爲旗尾作
旌白晝橫行誰敢觸汝虎雖猛何如人慎勿夜逢李
將軍將軍射石尚沒羽薄肉淺毛何足數

題楊廷玉忠義

幽燕自古多奇士勃勃胸中抱奇氣要留世上不朽

名羞見人間不平事金臺峩峩易水寒相逢意氣何桓桓君臣義大此身小問甚鴻毛與泰山刑生不還田生死地氣翻爲時勢使西風吹散壯歌聲百鍊鏗鋼柔繞指　文皇建國來全燕風聲震地雷轟天聲明獨出百王上風氣還回三代前關西後裔范陽客二十辭家侍　君側出入勾陳太乙間一片丹心皦如日落落身無七尺長忠肝義膽無他腸前年持矛剌在賊去年上書論流叱有勞不伐言皆應四民按堵三邊靖丹心自結明主知時時持節啣　王命禁庭之獄非等閑生死都來掌握間昨日　九重親錫命三軍百姓總開顏好生惡殺天之道　聖主仁明法天造楊君楊君聽我歌臣心盡處　君恩報

送彭郎中彥充

歸田樂歸田樂爲圃爲農殊不惡便從天上謝朝參直向山中事耕鑿朝登東林皐暮陟西山墊欵段四蹄牛八角一心坦坦有餘閒四體舒舒無縶縛春早耕秋晚穫捐却簿書荐錢鎛田翁野老時往來淺種深耕共斟酌任從紅日升不管銀蟾落朝鼓鳴時眠正着竹葉杯深覓放懷蘆花被暖長伸脚也不慕登膺龍門也不羨騎楊州鶴偷眼看他爵復爵詳箋一部種樹書淨寫數行買僮約足不躡宰錦窩夢不到天祿閣聽餘支枕試尋思往事眞難供一喙人生只怕老來忙世事何曾閑裏錯預爲諸季歸老圖重把祖基大恢拓隱居歲月便從今仕宦程途休論昨身邊無累心無憂萬事無如歸田樂

懶詩爲莆田許氏作

莆中有懶士踵門求懶詩君但懶於事我乃懶於辭君來索詩日數次我欲揮毫俄又廢看來我更懶於君所以深知懶中味懶中滋味人知少第一是閒次是聽古人何人最好閒陶令棄官江上還閑中却作閑情賦胡爲屑屑不憚煩古人何人最好聽老摶翻身驢下墜聽餘却詠好聽歌無乃勞勞愛多事問君之懶何如哉曰吾喪我忘形骸過午枕頭方擁被一春屐齒不沾苔也不學莊叟逍遙遊也不學龐老團欒坐任他門外事如天管甚鄰家燈是火千呼萬喚纔欠伸十廻九轉難出門時人但見應世懶就裏誰

知學道勤一年三百六十日日十二時時入刻閉門搬運紫河車畢竟勤耶是懶耶

題山水圖

一氣流行天地裡結者爲山融是水世間何處獨無之舉目孰非仁智理人人有此智與仁奈何好假忘其眞尋常登涉厭險峻却對圖畫融心神得非作官風塵下擾擾塵勞苦無暇層城深院鎖重門景色無由到官舍我聞逃虛空者見似人而喜况乃平生舊棲止驀然相見楮素間有如縮地來千里山勢高低斷復連江流抱村遼遠天山中有寺江有船故鄉彷彿橫在欄檻前記得當年讀書處白沙翠竹江村路多年古樹欹欲倒鎮日閑雲飛不去溪中魚可羨圖內蔬堪茹載酒携琴多故人戶外時時恒蒲屐山中景景多趣夢中時作着屐遊覺來尚憶尋芳句久動思靜心懸懸樂哉斯在今在若箇邊對圖忽悟樂壽意三復淮南王小山叢桂招隱篇

題草虫

春雷驚動蟄虫起日暖風和花弄蘂肖翹蠕動飛且

行盡入君家畫圖裏問君何從得此圖仁智殿前揮灑餘閑來細玩格物理有如一部埤雅書

畫菜

世間食品何者佳淡中滋味眞無加富客何須恍芻豢神仙謾爾餐煙霞聞君作縣官河側繞屋菜畦供日食食餘摩腹繞園行喜得邑民無此色

送嘉禾伍公矩歸桂林兼問訊海鹽張靖之

平生故人伍公矩少年學文今學武胷中豪氣老更豪境變情遷寧少沮酒酣耳熱歌烏烏手執如意擊玉壺興來拔劍爲我舞電光燏欻雲披敷仰天大噱向人語顧儂豈是噲等伍筆端一萬丈虹霓胷次三千歲今古憶年二十三十時風中快鶻韝中錐廣寒紫桂白手斫滇池綠駿赤腳騎　奉天殿下册墀底頃刻雲烟生滿紙璚林宴罷馬如飛一轡穿花三十里功名富貴皆等閑致身承明殊不難覓得一州如斗大又被秋風摧紫蘭瑤蔡玉筍山如畫靜倚韜鈐意閒暇堯山祠下拜放勳干羽兩階祈日化絳灌之武隋陸文今人未必下古人長籌入手一運轉溪山

失險鬼不神李廣數奇顏駟老彀弓束書尋舊道菟雄回首即神仙忙處人多閒處少青天浩蕩雲渺茫吳山高兮粤水長南歸若見張給事引杯燒燭歌我送行章我亦頭顱如雪白每憶故人心惻惻明當歸棹過嘉興看劒檢書話疇昔

爲王侍郎題鯉魚圖

世間萬類水族多魦鰭鱣鮪蛟鼉[illegible]就中赤鯉公最貴三十六鱗如星羅陽鱗九九陰六六雖稟魚形有龍骨禹門寧肯點頞歸鯨海終須揚鬣出誰哉貌此化龍姿丁紋錦片光陸離淵潛一躍勢直上波濤起立雲下垂太平時世無赬尾悠悠洋洋安所止江湖處處皆恩波於物常如靈沼裡

靈壽杖壽徐庶子乃尊

我聞仙山有奇木似木還非又如竹拳就天池走陸龍削成玄圃輝山玉天生尺度齊人長清如冰雪堅如鋼偶然爪甲相擊觸鏗金戛玉函宮商赤城九節殊怪詭蜀江桃竹未爲美不知漢家何處得此枝骨格不凡足文理經年閱代何靈奇在處神物常護持

上端或炳太乙火節間容刻卌書辭　天子用優老老臣侍扶危夸父寧忍棄長房不敢騎變化去來那可測旣失千年今再得當時北闕賜鄣臣今日南州壽仙客南州仙客高士孫白頭鈞隱荊溪濱至人傳與養生訣步履如飛不動塵閒道今年年七十柱杖趨朝此其日玉堂令子阻稱觴望拜南雲寄詩什緘題寄遠祝長生共願年高身轉輕曉起擬雲穿竹逕夜深挑月扣松扃歲歲年年持此杖長伴神仙地上行

梅窻琹樂

高人好琹得天趣開窗靜對梅花樹江空歲晚夜深時丁丁似共南枝語淡香疎影太古音箇中樂趣清且深等閑三弄梅花曲花不在梅花在琹

題竹送湖廣湯僉憲

古來脩竹何處多鄠杜之閒淇水阿塡河落潤竹官廢但見土岸流渾波北風寂歷南風起千里飛青渡江水蕭湘兩岸遙相連班班盡染虞妃淚鷓鴣鳴時草不芳杜衡獨車總荒凉獨有此君不改色挺挺植立如人長須雲壓頭底復舉細雨斜風任梳洗渭川

豈但千戶侯孤竹誰云止二子君今持節驂人鄉眼中所見皆鸞凰清風明月有真境寫境何必勞玄香平生愛竹應成僻此日移栽近霜栢滿堂秋色寒蕭蕭一笑出門楚天碧

題竹石圖送陳宗堯

竹君平生何所尚實晉齊前米家丈昂昂高節抗浮雲托根仍在雲根上誰言金石交堅剛相遇難久調誰言梅竹友時去繁華竟何有此君落落非凡夫此丈豈是求佞從相依自古貴得所世閒朋類疇能如吳興沈郎有深意發洩胸中剛大氣筆頭凌厲帶風霜眼底空明賤松桂君今得此從誰何此意知者良不多與君結誼亦如此與來感激爲君歌我爲君歌君勿怪一笑相看兩無礙君應吟嘯携（我遊我當抱笏爲君拜）

商山四皓圖

商山有路通秦畿溫谷瓜禍獨見遺四翁無乃亦多智不但愽浪沙中椎惜哉逢時苦不早　龍顏一見驚純皓豈不聞太公八十遇文王壯心豈逐年華老

睢陽五老圖

炎光熖熖中天明歸德節鉞從此升高年耆德致官政同來此地娛餘生五人四百三十九鶴髮酡顏並肩壽座中越客眞達尊不似相如居客右

題松

蒼龍挐雲欲上天鱗甲飛動頭嶄然碧風吹海翠濤洶笙簫一派空中懸深山大壑無人到琥珀埋光兎絲稿家家束葦作屋楹未必長材此中老

題月桂圖爲呂希仁儀曹作

我昔神遊廣寒宮瓊樓玉宇高重重吳罡停斧望舒笑邀我醉飲香雲中素娥起舞仙風嫋翠袖離褷珠歷亂金蟇背上影長寒玉兎臼中香不斷酒酣满袖携古香四看倒影塵茫茫世人有眼竟莫識誰紅誰白空譊張十年不作遊仙夢萬事悠悠總醯甕窣錦窩前看寫眞妙趣惟應故人共相看一笑情自和步雲舊約今如何此時剩有閑田地想是清光應更多

十龍湫潤壽泰和封學士尹公

澄江江上逢原村村後仙巖高入雲蜿蜒神物久變化鄉人傳說名空存巖中空洞無塵土石壁流泉泟

刻雨一泓碧玉清照人寒藻遊魚澹容與白石爛爛
泉涓涓泉不涸兮石常堅誰其肖之吉甫裔德潤九
族壽千年屈指明年七十歲乂矣　恩封因子貴侍
講經幃未得歸即景分題寓深意十龍之景我所分祝
公清潤還嶙峋崢嶸頭角長滿眼子如諸葛孫如荀

壽四明隱者

彩雲輪囷紺宇清南極一星天外明先期太史奏壽
徵四明洞天甬東城長眉廣顙樸而雅鄉里咸稱有
道者皇揆初度八月初人人賦詩祝純嘏

題童志昂都憲諭蜀圖送其再使蜀

蠶叢之國妖氛生羽書雜遝來　天庭　九重天子
赫然怒咨誰可仗西南征虎頭將軍攘臂起怒髮衝
冠爭裂眥長鋏大劍置不問揭來獨運毛錐子毛錐
子藏鋒鍔吋雲含霧飛雹光鋼刀百鍊并不利蛇矛
八百空自長螭蚴當日曾簪白鬘血流丹今變赤幟
參歷井捫攙槍坐使岷峨迴秀色却笑漢家功業卑
臨邛犬子騰虛辭唐蒙已通僰中道呶呶筆舌將奚
爲何如此日功尤偉赤子弄兵潢池裡輕裘緩帶笑

指揮曳帛書功報　天子平地誰知有伏機中山篋
書終致疑張嬰燕擒滕撫黯古來往事多如斯外境
息來專內養往古來今閑俯仰邊機事動問陳湯抱
鼓聲聞起張敞劍閣巖巖棧道連高樓百尺仍壽邉
君不見積功滿千簡上玄英雄回首即神仙

送進士蔣昇得告還鄉

平生故人河西宰宦轍所至多遺愛用才不盡慶有
餘天意分明猶有在二子食報非偶然一日聲名播
中外大者如麒麟頭角定趾無非仁小者如鳳凰胸
臆羽翮咸成章　奉天殿前試制策文彩翩翩聲赫
赫人家得一已爲多同氣聯芳更奇特仲也讀書遊
中秘飲食坐卧皆文字伯兮　賜告歸故鄉周旋舉
動皆　恩光人生生子有如此地下有靈應亦喜昇
兮昇兮今汝歸歸拜先塋爲致辭後死故人無恙在
鍾情還似有生時

赤歷圖

烏林赤歷江東注千載曹劉爭戰處黃州遷客雪堂
成水落山高天薄暮扁舟一葉泝流光洞簫吹月鶴

横江自後兩賦留傳後世人不復談周郎

剡溪圖

滿天風雪江漫漫我所思兮在江干興來拿舟欲相訪中途興盡依然還古來友誼敦信行情好在心寧論興月深梦覺動遐思夙駕遙遙千里命

笠澤圖

我聞在昔天隨翁浮家浪迹笠澤中筆床茶竈隨所寓潤物搜腸情興濃七澤三江通甫里一葉扁舟五湖水年來遯世避風波不知長在風波裏

彭澤圖

幾年作縣山城裏只緣五斗官倉米終朝汨沒簿書間矮屋擡頭頭不起可堪時事日已非賦歸豈爲鄉里兒候門童子望我久奮飛不得嫌舟遲

弘治三年春三月望日男敦編次

天啓元年仲春望日七代宗孫爾穀重編

爾懿同編

穀男（光昌 焬昌）校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二　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三

大學士謚文莊瓊山丘濬仲深甫著

五言絶句

應制（七首）

祖宗功德大卓冠百王前淨把乾坤洗重將日月懸

其二

三光五岳氣此日復完全治道唐虞上文章秦漢前

其三

堯舜禹相傳典謨書五篇當知心法要只在執中言

其四

古今平治理大學一編書萬世行無斁終身用有餘

其五

帝王爲治道要在致中和若也能推極嘉言不用多

其六

二帝三王道詳於四代書致君堯舜上方顯是眞儒

其七

聖祖崇文化開科王五經所行非所學豈不愧平生

青宮勉學（十首）

祖宗功德大創業苦艱難欲永千年祚常祈萬姓安

其二

文王爲世子一日每三朝燕寢詢安否天厨視酒肴

其三

孝在延宗祀延宗在愛民常知民疾苦傳祚萬千春

其四

祖業起艱辛皆由儉與勤每當溫飽處常念凍饑人

其五

光陰駒過隙一刻值千金白日休虛度經書好用心

其六

治必期堯舜學須宗孔朱百家皆小道不是聖賢書

其七

貴爲天子子富貴與生生不侑無隆福惟憂少令名

其八

一物休輕費五更勤起朝時時思惜福灾患自然消

其九

念念常思祖心心謹畏天纔聞人諫説便省自家愆

其十

用賢須信任聞善要推行志立功方就心清理自明

客中對月

萬里思歸客傷心對月華顧憑今夜影回照故園花

思親

別後經三載斯須不暫忘慇懃問季主報道壽元長

思兄

一自新河別經今三月餘聞鴻即延佇恐有帶來書

中秋有感

客裡逢秋景思鄉倍愴神依然今夜月不是去年人

山居晚宿（二首）

地僻夜沉沉愁雲結暝陰隔林燈火起照見竝棲禽

其二

倦馬晚投村荒郊日色昏前山多猛虎囑客莫開門

題畫（分金）

多取不爲貪多與匪云讓丈夫相知心豈在黃金上

其二（麥舟）

父有張氏湯子有劉家歆千年高平范父子同一心

其三（漂母）

推食解衣意非徒一飯恩如何别孫語忘却拒逼言

題扇面小景寄鄉友

遠樹平連野微雲低度山黃龍青雀艦不似釣舟閑

題扇面小景寄吳克讓知縣

天外仙凫遠雲邊旅鴈沉豈無廻棹意空有倚樓心

明妃曲（三首）

塞雪凋宮鬢胡霜裂漢裙畫工雖可恨不似奉春君

其二

嬌態能傾國蛾眉解殺人妾身亦何幸爲國靖邊塵

其三

骨已成胡土魂猶戀漢庭千年遺恨在孤塚草青青

明妃圖（三首）

生長陽臺下分明見漢君孤弦彈破夢恍惚一行雲

其二

使回煩寄語莫殺毛延壽君王或夢思留畫商巖叟

其三

功德施夷夏聲名播古今人言漢恩淺妾感漢恩深

宣和遺墨（二首）

雪暗紇干山凍雀飛不去何似南飛烏月明猶繞樹

其二

炳炳宸奎燦清霄照羽翎可憐運神思不肖傳巖形

古别離

歲月苦無多其如又别何被人催上馬一路聽悲歌

蘇武圖

蘇卿持漢節百折死不移誰知匈奴婦猶有動心時

二喬觀書圖

門閫多喜氣兩壻總英雄坐使江東大能無內助功

拜月圖

新月初上天焚香拜且告拜到月圓時行人應解到

閨愁

歲暮風霜勁路長山水多聞郎駕船去願作楚江波

春江曲

雨過水添波鴛鴦來漸多春江深可愛其奈别愁何

初寒

北風吹枕席寒氣覺侵肌况乃白頭母高年血氣衰

秋聲

颯颯秋風聲繞生便不停去年猶可耐此度不堪聽

聞鴈

越客不識鴈聞之心輙悲自憐長作客不似鳥知時

秋風

客裏渾無賴樹頭俄有聲倚窻頻側耳無限故鄉情

征婦

君身上船去妾目送帆飛江空人去遠猶自立殘暉

聞鶯

春盡始聞鶯嚶嚶似有情管絃雖可樂不是自然聲

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粧鏡暗塵生妾心似君影隨處逐身行

別意

暮景難爲別將行又且停離筵多鼓樂淒斷不堪聽

絕句

雲脚垂平地雷聲震半天可憐三日雨只是漲深淵

白髮

短髮忽絲絲天公示老期百年將及半有志未曾施

讀易通二首

羲文千載下易道乃後通濂泉一勺多瀰漫六合中

其二

天開明道年道州營道縣千年道復傳上應奎文現

解嘲（五首）

南人登宰輔首自曲江公江浙甌閩士彬彬起繼蹤

（南士唐以前未有以文入相者有之始曲江張九齡）

唐士倫魁選南儂未著名道侔伊呂後開建有宣卿

（南士唐以前未有中狀元者有之始開建莫宣卿）

禪教來中國始終由嶺南千年衣鉢在四海遠來參

（禪教自達磨航海至廣州同傳至黃梅新興盧能復得衣鉢南歸）

炎海生翁仲脩然如許長誰云駱越產體貌少能揚

（翁仲交州人）

白水孕明珠一顆當三斛遠過漢明妃生長巫山麓

（綠珠博白縣人）

夜行郊外

四際星垂野微齊與地連恍疑天盡處近隔樹林邊

夜立

斜月懸空近流星入淵微夜深人立久凉露沁秋衣

新秋晚興

日沒餘霞彩雲移露月尖忽看螢影度一點綴爲簾

春日即事

蝶趁飛花舞鶯和臙柳酣日長人境靜聊爾試春衫

畫龍

黑風吹白雨海立水翻波老龍空作勢不救旱田禾

九日有懷

寂寞重陽節籬邊菊未開倚門空悵望不見白衣來

送蔣敬之歸省和宋先生送方正學韻（十四首）

文章有大家制作稱妙手欲知爲文法如造內法酒

其二

旣知蜂釀蜜又似蠶吐絲不見勤織女嫁有百襲衣

其三

至理須靜觀冥心休外慕戀戀憂子毋一步數回顧

其四

欲任萬鈞重寧免頳兩肩急就無鉅功凡事無不然

其五

生意暢于春清氣生于夜點鐵可成金糖霜原是蔗

其六

老我悼無傳賴汝以改憂我有百車貨寄汝萬斛舟

其七

悠悠天盡頭勤行亦可往有事勿預期勿忘勿助長

其八

丁寧出我口妙契在汝心愛身如愛玉受言如受金

其九

織錦由寸縷成山豈一簣譬如農耕田不爲旱潦廢

其十

與其求人知孰若求之天西子蒙不潔反羡嫫毋妍

十一

探木來山中彼此初不異一入工師手乃獨成良器

十二

試金當以礪磨玉須用沙春融冰化水日映雲成霞

十三

我心日思歸後會難數遇須知歲月馳疾似追風驥

十四

老景難爲別愁懷未易開高堂寧覲後念我早重來

送陳秉和南歸（八首）

見予歸家去翩然亦欲歸腰懸鈒金帶身重不能飛

其二

昔日輪堂地于今學士庄煩君爲料理莫遣牧牛羊

其三

曾作野花亭栽花花未成敢煩鄉里彥爲我重經營

其四

老我思歸切天恩未肯從幾時林樾下坐我白頭翁

其五

見說青山上鬱然成茂林幾時携酒果約友共登臨

其六

少日同袍友先歸得我心好培青翠樹遲我共乘陰

其七

寄與吾兒道謙卑謹自持丁寧休怙勢似我未官時

其八

見說吾家姪年來肯讀書書香今有繼忻幸欲何如

御溝

護岸皆瓊瑤徹底無泥滓誰知太液波原是西湖水

畫孤竹

大易象蒼筤古詩咏淇澳君子哉若人離人立於獨

五言律詩

青宮勉學（五首）

聖祖乘龍起天衢一掃清乾坤再開闢日月倍光明
大統長垂裕鴻圖屬守成當知勑天命業業更兢兢

其二

天眷大明朝重華舜協堯乾坤春浩蕩風雨歲均調
饗帝天心順勤民國用饒祖宗功有德傳祚萬年遙

其三

玉食居金屋當思祖創艱夜深猶未寢日晏每忘餐
惟恐一夫苦何曾半刻閑時時常在念宗社永奠安

其四

全身以爲孝發政莫先仁富國由能儉成功在克勤
推恩及死骨錫福與生民坐使寰區內熙熙總是春

其五

生長深宮裏寧知饑與寒農耕終歲苦女織遍身酸
布匹絲絲累盤餐粒粒難好將無逸戒圖寫在屏間

天道

仰觀天宇大空濶似吾心月漾銀河水風傳清籟音
紫垣光燦燦玉漏靜沉沉坐對曾無愧披襟一朗吟

海儀

遠觀滄海濶萬派總朝宗溪壑流難滿乾坤量有容
潛藏多寶貝變化起魚龍自覺胸襟大汪汪無乃同

地理

俯察坤儀靜承天代有終振河河不洩載物物無窮
太極儀先立崑崙氣上通平寧由得一人在四游中

物理

泛觀天下物物物是天生一物有一用萬爲期萬成
當爲天愛惜莫肆我欺凌惜物即惜福自然延壽齡

太廟齋居　三首

齋居幸無事一物不嬰心祖考期昭格神明坐顧歆
洋洋如下降翼翼若前臨此念能推擴斯民受惠深

其二

齋居在宣室恭默對銅人眼底無他物心中有至神
將時思嗜欲念念在明煙偶憶蒼生苦闕將問近臣

其三

齋居何所念念念在先皇建立千年業開闢百戰場
春秋五時祭旦夕一爐香每對神明誓惟祈海宇寧

文廟齋居

此日齋宮裏誠心念聖賢降臨如在上瞻望若居前
萬世文儒王千年道統傳大恩同罔極菲禮少將虔

南郊齋居　二首

齋居何所爲大祀報皇天少假塵間物聊將心上虔
再三祈永祚第一願豐年何以酬洪造天民謹愛憐

其二

專制精明德依稀似見之先期宣誓戒臨祭肅威儀
盛服齋三日存心謹五思明乎郊社禮至治不爲難

先農齋居

恭默齋宮裏敬神似愛坻春祈秋又報朝惕夕還兢
風雨時咸若禾麻歲有成將何畣神貺備禮表心誠

祈穀齋居

報享皆常禮民因有所祈洗心期感假端坐靜尋思
奠獻非求福神明肯受私妖巫投間隙貽爲絕茲欺

閑居雜咏

鼎鼎百年間誰人未老閑古心惟自得塵事少相關風定一花落簾開雙燕還算歟隨處有不是故驕顏

竹軒

越客愛清致開軒對此君龍孫階下立鳳吹檻邊聞賦粉落蒼雪凉陰屯翠雲歲寒同節操桃李謾繽紛

村行

萬里勞行役驅車趂晚晴鴉邊殘照遠雨外斷虹明山徑高低路村春遠近聲隔林人語寂一犬吠相迎

夢亡侄光祖光祖以歲巳未生時余兄弟俱未有子得之甚爲宗祀喜不意其止於此偶夢之覺而抆淚口占

此子非兒子兒兒猶巳兒平生最鍾愛六歲遽分離自覺吾宗冷誰憐汝叔癡夢回人不見揮淚強裁詩

與友人遊寺中遂登山薄於日暮未及絕頂約次日重遊

擾擾世塵間聊偷一日閑尋僧因到寺乘興偶登山野色供春賞鍾聲送晚還明朝重有約躡屐上層顛

村居

郭外幽居好橋邊小逕斜紅飄桐井葉黃落菜園花淺淺浴鳧水團團宿鷺沙板扉青布旆記取舊東家

滕王閣今南昌有第一樓

傑閣巳塵土佳名傳未休雨雲朝暮景霞鶩水天秋歌舞須臾罷文章百代留謾誇第一不是古時樓

夜泊近漁舟有感

漁舟何處泊淺水荻花邊風月全家樂江湖到處田烹魚邀賈客乞火與鄰船自笑謀生拙臨淵却爾憐

晚泊

風定帆初落離根泊晚晴寒潮隨月上秋水共天清隔竹見燈影橫江聞鶴聲有懷愁不寐坐數驛樓更

感寓

生來海邊住慣識海中舟纔喜開洋便俄驚閣淺留風雲多變態波浪少安流却羨垂綸者年年守步頭

夜到山庄

草徑直穿園溪流曲繞田村春應谷響炊火散林煙雨過池添水雲開樹露顛主翁聞犬吠迎客出門前

江湖遊覽圖

地於東南下方舟處處通半生身是客一任鬢成翁吳楚眼中盡雲山天下同何當來赤縣觀覽帝王風

雪

雲吞四野合月色斂光華一夜寒生骨滿天風散花遠山銀鶴聚老樹玉龍斜預報豐年兆飃宴定滿家

輓全州蔣隱君友人蔣艮之父

高人厭世氛一夕斂天真花落閒庭晚鳥啼空谷春藥囊餘舊劑茶竈冷香塵埋玉湘江上悲風起白蘋

一笑辛未歲下第作（三首）

一笑出都門春風正晏溫逍遙閑歲月俯仰舊乾坤總闕心徒切談天舌謾存滿懷今古事誰可細評論

其二

萬里一遊人自憐還自嗔無錢堪使鬼下筆或通神孰識琴中趣空懷席上珍欲憑詹尹卜如我豈長貧

其三

壯志冷如灰歸心疾似飛白雲長在望清淚欲沾衣五月收新植三秋采嫩薇故鄉雖僻遠生計未爲微

悼亡（三首）

夙慕幽閒德青年強委禽雖無傾國態雅稱隱居心物在人何在情深痛始深朱絃忽然絕塵土翳徽金

其二

燕甲歸來日移燈照別離會稀疑是夢歡極轉成悲生別已堪恨死傷應可知平生湖海氣爲爾重悽其

其三

刀尺存餘澤衣箱閟故封情知是死別猶冀或生逢憔悴非因病悲傷不爲容九原今已矣何處覓仙蹤

書房四幅爲新河許生作（四首）

斜日照窗紗深沉晝不譁蟾蜍清滴露兎頴煖生花硯沼雙泓玉書籤萬軸牙箇中有眞趣莫向俗人誇

其二

鎮日掩書窗心閒萬境忘汲泉烹苦茗添火試沉香琴韻清宵遠詩聲白晝長青編長在手倦倚竹方床

其三

一室清如洗翛然絕俗囂字臨春景蚓畫辨午時猫烟淨芸香細風微竹汗消還期太乙老藜杖燭清宵

其四

心齋坐忘頃光景自朝昏水沁硯屏潤香薰墨汗温
燈花紅作蓋屋漏白生痕此景無人會長歌缺玉尊

廬山瀑布

何處飛泉好廬山自昔聞懸空一水立驀地兩山分
直瀉崖前月平霑樹杪雲源頭如可到乘興訪匡君

寄題金山寺

岷江萬里下梵刹半空開吳樹風吹斷淮山水蕩廻
潮聲雜鐘磬波影動樓臺千載張公子題詩會再來

人日有懷

七日逢人好三年作客賖塞雲晴度鴈城日曉翻鴉
雪化經冬水梅開隔歲花欲歸歸未得惆悵惜年華

早朝（二首）

落月傍西山初開虎豹關銅壺龍滴水朱戶獸啣環
玉佩趨馳道香烟拂近班去天纔咫尺不敢望　龍
顏

其二

曙色催儤仗祥光繞禁闈門開雙象侍鐘動萬鴉飛
江漢宗滄海星辰拱紫微疏愚亦何幸每日近清暉

除夕

節序三冬盡鄉關萬里遙一年餘此日百歲幾今宵
天暝雲垂地春回斗轉杓孤燈伴岑寂坐待五更朝

送人入蜀

嗟君萬里去孤棹下雲安地濕天常雨時清道不難
江流春泛雪巖石午生寒如過嚴中舍栗心莫浪彈

都下逢友人問訊

京國忽相見蒼茫問起居如何三載別不寄一行書
共訝蒼毛改自憐生計疎故人應遲我未得賦歸歟

題空上人方丈

地僻少風塵僧居即隱淪烟霞方外境水月定中身
長日飯留客夕陽鐘送人他年如結社還許醉相親

秋日寄友

雲海憶遊地別來今幾何壯心隨日減歸思入秋多
細雨滋蒼蘚寒風剪敗荷有懷誰與共搔首短長歌

雨中有懷（丁丑六月）

風雨晝冥冥閑愁不自寧只宜長日醉何可片時醒

花落隔簾數鳥啼欹枕聽願言頭蚤白歸去候農星

劉宣化學士輓章

明月西東壁文星落北門英靈還海岳聲譽在乾坤
道德今劉向風騷古屈原百年公論定褒卹荷君恩

送人還鄉

年年京國裏日日送行頻又別海南客重思堂上親
輿圖垂盡地江海獨歸人爲報吾兄道宦居只舊貧

秋晩會友人

朝罷歸常早官閑客自希少書隨處借多病與時違

訪舊憐俱老逢人厭說歸傷心秋又暮未寄北堂衣

送杜侍御出宰英德

墨綬綰銅章還乘下瀨舡重沾新雨露猶帶舊風霜
官舍依山淺溪流到海長邑人遙爲喜今尹得張綱

洞庭圖

八月湖面濶天低地盡浮四山通潦水萬景聚重樓
木杪仙人過雲中帝女游何時乘雅興徙倚豁吟眸

甲午除夕　五首

歲事又云暮歸程未有期想應兒女輩此際正相思

功業知難就精神覺漸衰便從明日起奮發莫遲疑

其二

歲去何勞守春來不用追明朝想今夕便是隔年期
歲月添中減人情點處凝元正與除夜相去幾多時

其三

去歲當今夜停車寓古恩今年在京邸明日拜天門
把酒懷兒女連牀念弟昆家鄉千萬里注想黯銷魂

其四

老境髮尋至憂眉取次攢一年行已盡此夜度偏難

世事轉頭別功名袖手觀捫心了無作俯面一長歎

其五

守到三更盡光陰去莫攀心馳萬里外愁介兩年間
客裡情懷惡燈前鬢影斑幸哉窮不死又得覲龍顏

偶成

往事今如此前途已可知但求身健在屢遇歲豐期
自分爲人拙誰來問我痴朝回高枕臥夢見孝文時

思歸

忽動思歸興封章擬乞骸明時雖可戀老景苦難排

遠道天爲界窮鄕海作涯九州輿地外絕壤是瓊崖

瓊山（少作）

環海三千里珠崖第一山名馳四海內秀出萬峰間
月下森瑤簡風前振珮環孤高尤潤澤蠟屐未容攀

過峽山飛來寺

三過飛來寺今朝始一登恍疑山是客頓悟我曾僧
鐘響出幽壑猿聲啼古藤本無來與去明日問南能

哭劉文燦

我憶劉文燦才全德不形鎔金猶在範淬刃未離硎

蒐索終千古勤渠老一經夜來翹首望天上失文星

（文燦名瑛潜山人有聲場屋不得一官而死嘗賦十詩哭之今失其藁僅憶此篇前四句因足成之）

穀日

入春纔八日無日不晴明歲有豐登兆人懷喜悅情
物皆安物性吾亦樂吾生對景題詩句遙傷杜老情

客有談龍太初沙詩者或謂其有體無用因足
成之

茫茫黃出塞漠漠白鋪汀烏去風平篆潮回日射星
築堤連相府度磧到龍庭聞道西河裏漂流不暫停

輓遼東都帥

聞說遼東帥安邊屢有聲烽煙稀夜警部落競春耕
共悼營星殞空餘塞月明幾多門下士流涕濕長纓

輓廖監正蘆駕亡日外（二首）

久總羲和職深明甘石經微雲繞薄日遠海竟沉星
虎旅神旂折龍沙鬼燐青靈臺舊知己含淚誦碑銘

其二

已見旄頭滅重看豹尾還靈臺亡一老紫塞杳千山
魂逐南風競名懸北斗間承家兄有子文武列朝班

輓金尚書（二首）

聖主中興日名臣獨數公髮因憂國白計爲愛民窮
物議終難掩軍儲不自克百身嗟莫贖誰復繼高蹤

其二

職任公卿重才兼將相豪時難甘任怨志決頓忘勞
氣返山河壯名垂宇宙高九重猶軫念無乃正忉忉

送謫宦者放還揚州

曉日都門道西風酒一巵幾年悲玉後萬里賜環時
古水前朝寺殘花后土祠淮南風景好歸去莫教遲

送友人涂景旻下第歸五羊與同船來

曉日都門遵春風酒一杯爲憐君獨去却憶我同來

楊柳春堪折芙蓉秋始開臨岐凝望遡目斷越王臺

送韓敬夫下第因柬同志王璠

憐君失意去一笑折垂楊老劍閑霜鍔新詩重錦囊

人歸盤谷遠山遶太行長好約王摩詰來薰漢殿香

送朱忱之弟（二首）

南人不識雪況此北風吹桑梓久違後弟兄相見時

歸雲孤度影老樹短垂枝一別又萬里重來未有期

其二

歲晚水成冰驅車陸路行感君離别意動我孔懷情

望眼天同遠歸心鴈獨征百年能幾許容易白頭生

送僧還山

山人慵出山纔出即思還舉世惟僧樂誰人似汝閑

風花空色界水月靜禪關了却塵中事方能出世間

送袁秉誠省兄回（東莞主事秉中之弟）

一見驚騏驥雙騫羨鶺鴒郊祁應接武德聖本同經

海錯思鄉味風帆數驛亭還期隨計吏蚤晚到天庭

輓伏羌伯

一代知名將三邊屢建功帝憐何力義人比秺侯忠

異鳥鳴牙上盤蛇墮鏡中九原終不作大樹起悲風

陳員翁方伯輓章（四首）

海內知名久朝端屬望頻未登三事位遽殞百年身

士憶無言教民懷有脚春清風踰十載今世少斯人

其二

學古今時用爲儒吏事通須忘身已顯但覺道難窮

白日郎官雉清風御史驄甘棠曾憩處過客淚無從

其三

半百人間世名途二十秋官登二品貴家乏十金留

治行中年最才名北海優九原終不作風雨晝蕭颼

其四

燁燁名垂世英英子克家生前心不死身後秩還加

霜凜崇臺栢春餘古縣花平生剛勁氣散作赤城霞

胡廷佩外舅輓章

白首隱明時雲山足自怡翠深栽竹徑清淺浴鷗池

塵世眞如寄浮生忽若遺幽倚誰爾發光彩在門楣

梅庄居士輓章（方伯劉公福之父）

梅庄老居士酷愛歲寒枝清夢化雲處淡香浮月時調羨留子在種德有仁遺追想幽貞態長歌和靖詞

送梁叔方行人養病還嶺南（二首）

得告辭丹陛承恩歸故鄉暫辭除金殿籍閑檢玉機方嶺樹秋雲白潮田晚稻黃居家將息好況得侍高堂

其二

使節行初返君恩許暫還聊爲六月息且得幾年閑白繞飛雲合青連過海山自憐家更遠臨別憶鄉關

送陳脩譔表兄

擾擾都門道征車日夜行人皆爲名利爾獨念親情天際歸帆影雲邊旅鴈聲飄飄無所係來往一身輕

春日遊小城南花圃

步出小城陰人家草樹深花容十樣錦柳色七成金陣陣來香氣時時聞妙音誰知京國裏乃有此園林

晚適

何晚乘殘興穿林透水隈林空容鳥過樹動覺人來山戴雲頭日風傳澗底梅村居多石磴步步踏蒼苔

梅溪處士輓章

惆悵清溪上梅飄雪後枝茶煙無鶴避梁月有人思披氅經行處巡簷索笑時空餘陳迹在風雨草離離

姑蘇陳氏佳城十景（十首）（緝熙學士先塋）

佳城何處在地脉遠從東古木前朝寺殘花異代宮日光晴散彩樹色曉生紅千古鍾靈秀令人嘆鬱葱

靈巖晴旭

佳城何處在南望太湖隈地脉藏風密波光送月來天高桂子落岸濶浪花開霜露沾衣濕令人起暮哀

震澤秋蟾

佳城何處在西指古招提日淡暮山紫雲重曉嶂低梵鍾林外隔歸鳥樹邊迷對景懷潜德令人掩袂啼

光福烟霏

佳城何處在雲氣接穹窿曉起峰皆白秋來樹不紅灑空晴作雨出岫杳隨風每動河陽望令人恨未窮

穹窿雲氣

佳城何處在近北是天平蕭寺林霏斂范祠松雨晴鶴來山照破雲去樹通明今古棲賢地令人感歎并

天平嵐翠

佳城何處在咫尺海雲菴出定僧非錫看碑客駐驂
樹連空翠立花容晚紅酣想像茶屏景令人思不堪

海雲茶屏

佳城何處在古廟倚寒松高頂唳雲鶴老枝擎雪龍
秀鍾如石幹神護若堂封香火遙相望令人景慕重

古廟喬松

佳城何處在脩竹滿禪林風起送清籟月斜移翠陰
晦明隨日異靈爽或時臨按畫看瑩域令人憶寄心

寄心脩竹

佳城何處在一水拖田流望望渾無地芃芃大有秋
白拖江練遠黃卧隴雲稠嗣歲粢盛備令人百不憂

沃壤西成

佳城何處在古斷伏龍山遠勢蜿蜒動羣峰迤邐環
奇觀殘照裏好景暮雲閒翹首頻凝佇令人思忘還

伏龍殘照

送錢塘楊凱之南京勝部（六首）

共愛南京好江山氣聚雄山形同洛下江勢極天東
帝闕紅雲表皇陵紫氣中曉凉公事暇矚眺廓心胸

其二

共愛南京好江干氣候和風來塵不起雨過景偏多
冊桂團清影金魚泳碧波家家足幽賞吏散任經過

其三

共愛南京好春官事更稀禮儀咸有秩官守但無違
晝靜棊聲遠風清香篆微花陰初轉動已盼散堂歸

其四

共愛南京好茲行愜素心遠山天外景園蓋日中陰

竹簡閑挑蠹槐庭坐聽禽有時最遠出送客到江潯

其五

共愛南京好官聯得故人宦情同一淡鄉語倍相親
藥裹調脈共詩篇唱和頻朝朝常接見忘却客中身

其六

共愛南京好因君憶舊遊氣浮龍虎壯臺古鳳凰留
白下吟詩社烏衣醉酒樓幾時乞恩命亦得從華輈

朝回偶書

自分居人後那能與世同且須隨日過長是祝年豐

晝日多陰晦凉天亦藴隆朝回閑嘆息祿食有何功

卽事（戊申）

豈有隨時態嘗懷腐世憂許身徒稷契知己却孫劉
海上孤飛燕沙頭决去鷗欽將經世志終老向菟裘

書懷

已爲天所佚苦被　帝頻留未遂首丘願深懷負乘
憂極知千不允豈但七宮休萬里還家夢分明駕海
舟

喜雪

每歲祈無有今年不用求無風與吹散有日爲融流
眼見較平岸心期麥有秋紛紛六花落點點足來麰

辛亥除夕

一年將盡夜好似我殘生短晷無多刻通宵欲然更
心期應已畢身事亦當成歲去毋庸守從他天自明

雨後過訪友人山居

竹杖穿雲過柴扉冒雨開好山如洗出幽鳥似呼來
感舊哀絲結閑懷醉玉頹人生歡會切欲去重遲回

感舊偶書

憶昔歡遊處青林蓊翠茅竹皮消舊粉柳腹解新苞
沙暖鷄乾浴泥稀燕濕巢故人誰復在夢裏或神交

弘治三年春三月望日男敦編次

天啓元年仲春望日七代宗孫爾穀重編

爾戀同編

穀男（兆昌　朔昌）校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三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四

大學士謚文莊瓊山丘濬仲深甫著

廣東省中山圖書館

五言排律

李布政顒旌異卷（歲庚辰旌異天下朝覲官十人賜宴及衣服）

萬國朝王日三年述職春乾坤開泰運岳牧賀昌辰期會逢千載褒嘉僅十臣　天顏臨下赫　聖語為民詩魚藻歌王在龍光荷　帝仁賜衣明黼黻尚食出珍淳金縷盤假鶴鸞刀擘玉麟賓筵張錦綺仙樂奏韶鈞共欽需雲厚親承湛露均　朝廷旌有德臣

庶愧無聞豈是恩偏厚由來治最循一方勞撫字尤德克恢愉匪懈勛獲著無華悃愊真姓名書　國史風采動朝紳品藻才猷異丹青眷顧頻暫教還外服行見擢通津有美山東牧同為嶺表人寸心願為國餘惠尚留閭新政孚青社先聲達　紫宸　上方期汝能辭再許予旬日下辭　冊展天邊候皂輪此行應不久四海待陶甄

苗學士皝章

一代文章伯才名海內傳道隨時共泰身與節俱全

謙退心常下幾微見獨先　九重思舊學萬口頌高賢愛　國冊悰切還鄉素志堅憂如侍朝日貪似未官前風月閑情適溪山野思便當權無怨敵歸老即神仙暑簟涼風坐寒簷暖日眠逢人談往事訓子授遺編進退恒依禮行藏不愧天真堪敦薄俗會合享脩年河岳收靈氣星辰失舊躔九原今已矣四海共潸然

寄題南華寺大鑑禪師

佛法來東土禪宗肇嶺南一溪香氣水萬縷藕絲衫

結子花開五先人秉示三心燈受弘忍梵派演曇雲山頂青螺聳波心碧玉涵象流歸大海孤月印寒潭藹藹花雲暖瀼瀼法露甘未迴煙水棹空費葛藤談奏樂皇岡石讀書張相巖也知祖堂近無暇一登叅

哭呂學士逢原

忽得堯佐訃人心共有疑只期仁者壽豈意哲人萎慨念斯文誼同增世道悲儀型今已矣英爽果何之人竟空期望天胡不憖遺孤寒齊下淚輿隸亦齎咨物理難憑甚儒流更仗誰上心孤倚注後學失師資

德量應誰繼猷爲未盡施平生無忤物矢口出真辭
寵厚何曾怙才高不自知學成尤亹亹身貴益卑卑
世競瞻威鳳人皆識瑞芝飲河咸滿量挹水輒沾滋
事業方隆月光華待滿時氣還河岳去名並日星垂
當宁懷遺直同寅想令儀自天來卹典舉世動哀思
此別成千古無由酹一巵詩成二十韻聊以哭吾私

六言

春日即事

晴日花開蝶拍暖風柳畔鶯聲沂水詠歌氣象前川
隨傍心情

秋思

水落淺灘石山霜冷疎林葉丹天外數聲過鴈人在
高樓倚欄

江行

翠竹白沙村遥落霞飛鷺江天倚杖夕陽影裡閑看
江上歸船

晚思

虹截長空收雨月放殘光照霞午睡醒來無事獨立
閑庭數鴉

即景

天通屋漏生白日映窗紗透明掃地焚香坐處湛然
心地清平

客窗三景次友人韻（三首）

明月欲上未上烏鴉東飛西飛物類皆知所憇何事
遊人未歸（右黃昏）

漏滴銅壺恰半月到天心正圓人在子規聲處幾回
欲眠不眠（右半夜）

樓上更傳五點鄰家鷄叫三聲正是銷魂時候倚床
坐待天明（右五更）

廂房前有一檜樹夏熱甚何暇散堂閉門倚之
而坐頗有林間之趣

午睡醒來無事斜陽轉過松陰倚樹科頭箕踞宛然
身在山林

夜半口占

虛室天光止止華池春水津津瞑目澄心定志明朝
要用精神

梅窗

疎影橫窗似畫牕香拂鼻如焚天助梅花清趣微風
淡月黃昏

冬夜

鐵硯烘水研墨炁爐化雪烹茶月下忽來詩友窻前
只欠梅花

偶書

方寸間潛天地書卷中來聖賢誰道先生無事一日
萬里千年

春意

借問春光何在花谷柳色鶯聲日暖風和天氣霏霏
微雨初晴

四時吟（四首）

暖日輕雲天宇芳叢幽草園林此景此時難遇悠然
暢快人心（春）

桃花李花結實榆葉柳葉成陰眼前物物生遂自無
熱惱到心（夏）

天上片雲無有江心孤月自明水[illegible]如心凈風清
亦飲人清（秋）

蕩蕩光明世界清清索白樓臺人在玉堂高處絕無
一點塵埃（冬）

七言絕句

青宮勉學（五首）

一有元良萬國貞重離繼照普天明承師問道知仁
孝遇朝[illegible]趨過闕行

天然理義在人心抗法何勞惜白禽教育從來需禮
樂薰陶變化用功深

好讀虞書大禹篇潛心玩味執中言帝堯咨舜舜咨
禹千古人君出治原

誰道爲君最是難看來只在一心間人心若與天心
合一念纔興萬姓安

創業雖難保更難朝兢暮惕不遑安請看積土爲山
者九仞功虧一簣間

與王分封之國（十三首代言）

人生骨肉素鍾情一旦那堪逆遠行華萼樓頭凝望
處鴈行凄斷作離聲

千里分封何鄖中牙檣錦纜趁秋風不堪手足分携
處一曲離歌意萬重

慇懃步送出宮門骨肉情深不忍分別後相思何日
會燕山荊樹倘重雲

千里封疆百雉城荊山疊疊漢江清陽春白雪歌樓
上無事須登望茂陵

治國從來在慎初清心寡慾近文儒須行贈別無他
物　祖訓條章一卷書

陟彼高岡有所思舉頭愁見雁分飛何時共醉荊花

下把酒同歌韡韡詩

人生進學在嬰孩情竇斯時尚未開若是過時方去
學層層塵土翳靈臺

天生來在帝王家事事如心物物佳第一勸渠勤惜
福莫貪莫黷莫豪奢

自古親王誰最賢唐寧王憲漢河間遵依　祖訓節
前哲子子孫孫永守藩

勸爾青年勉用心莫教辜負過光陰光陰似箭催人
老白髮紛紛忽滿簪

爲學工夫在養蒙恰如泉水出山中涓涓清澈無泥
滓雲影天光上下同

藩屏　皇朝殿一方英名千古永流芳親賢好善能
經史記取吾家蜀獻王

生長天家富貴中錦衣玉食樂無窮宮中晝永無他
事正好勤脩日進功

代勉大臣　二首

自古明良際會難此時魚水幸同歡鹽梅麴蘖期交
輔好竭中心一寸丹

創業艱難百戰餘此心無日不躊躇自慚凉薄無他
技賴爾輸忠䇿沃予

代言勉文臣　九首

爲君不易做臣難上下交脩在克艱業業兢兢互相
儆一時休放半時閑

知賢不用是違天用了庸官是隱賢君若不賢當自
咎臣如不職是誰愆

世上何爲最不祥不祥之罪蔽賢當自身不肯陳忠
悃又忌他人有所長

三復高皇大誥篇同遊一語冠篇端予方法祖求賢佐誰爲君臣際會難

宮殿千門萬戶開一塵飛不到靈臺四方八面無遮礙蕩蕩空明何快哉

聖朝開閣待文儒廣讀人間未見書功業直須期丙魏文章應莫讓歐蘇

當宁虛心用老臣弼成台德濟斯民一時少俊非無見不似耆賢體認眞

先朝倚注老成臣白首如今有幾人莫効阿時甘曲學千年史筆笑平津

幼時初學壯行之效用于今正是時予也推誠方任用人爭洗眼看施爲

代言勉武臣　五首

爾祖功成百戰餘勳名韡韡著冊書既爲世胄侯公子須作人間大丈夫

東征西伐累經營基業非由一日成共秉忠貞延國祚各思建立振家聲

將帥成功在協和一心爲國更無他閑中無事觀前史看取相如遜老頗

剖符賜鉞坐專城功業非由一日成共秉忠貞扶國祚各思建立振家聲

父祖勳庸播古今今人當本惜人心濟時功業宜加勉莫待頭顱白雪侵

代勉文武臣　四首

文臣眞肯用經文武將能思報國恩文武同心兵食足萬人安樂一人尊

本朝革去中書省政事平章付六卿相如同心弘至治坐令四海永平寧

公卿率屬行王道將帥嚴兵振國威海內軍民咸樂業邊方夷虜盡來歸

文吏存心不害民武臣盡職肯捐身盼予端拱深宮東四海熙熙萬物春

代勉儒臣

每日文華御講筵一時進說總儒仙中霄紬繹明揚意盡是忠君愛國言

代勉百寮　二首

祖宗功德大如天子子孫孫萬代傳我爲祖宗守基
業一言一行敢忘愆
祖宗百戰起間關夙夜憂思敢自安惟願一時諸俊
傑交脩不逮濟時艱

代勉百官

盻予願治意惓惓政賴忠良爲率先最念當今尤急
務民無衣食庫無錢

代勉官禁（二首）

萬里窮荒漲海涯游心一月幾千回雖然破屋低簷

下飛夢時常亦到來
王化風行自掖庭管絃無譜有書聲人人解得關雎
意月下謳吟對小星

代勉宗藩（二首）

天生枝派本同根都是高皇一氣分叨主宗盟承正
統敷施敢有不均恩
祖宗家法遠流傳聖訓諄諄在簡編爾與宗盟共遵
守謹身惜福畏人言

代勉勳戚

從來勤儉在身先競惜分陰若惜錢自古化行由貴
始丁寧勳戚聽吾言

代勉邊將（二首）

勿貪小利競虛名有志須知事竟成誰道君門隔萬
里予心切切在邊城
皇朝邊將用賢勳坐運韜鈐撫漢軍此日宣威何沙
漠他年圖像在麒麟

代勉內官

天官深邃地蒲青不是親臣不得行莫道內家人不

見凛然常似在朝廷

代勉節用

用財休強無爲有積聚須從少致多滴水涓流能愛
惜不消旬月便成河

過梅關題張丞相廟

平生夢想曲江公五百年來間氣鍾行客不知經世
業往來惟羨道傍松

初過梅關

當年未過梅關上但說梅關總是梅今日過關堪一

笑蒲山荊棘野花開

題梅（少作）

自是花中一世豪林逋何遜謾呶呶占魁調鼎皆餘
事更有氷霜節操高

荔子

世間珍果更無加玉雪肌膚罩絳紗一種天然美滋
味可憐生處是天涯

題希夷長睡圖

墜驢一笑便歸山衾枕乾坤分外寬一洗二杭閩又

廣依然春夢未曾闌

七夕（三首）

枉將佳會玷高名一夜難償百夜情何似月宮孀宿
者凜然千載有餘清

得失乘除理自然別多會少不須憐相逢三萬六千
歲便是人間一百年

天上佳期果有無可憐千載被人污銀河一帶清如
許不爲天孫洗厚誣

曉閨（少作）

曉起梳粧傍鏡臺忽聞一陣好香來亟呼侍女推窻
看定是薔薇昨夜開

因事有感唐人有詩云公道世間惟白髮又云

惟有東風不世情又有云花開蝶滿枝花謝蝶
還稀惟有堂前燕主人貧亦歸是皆憫世悼俗
之言味其詞可以知其時矣由今日以觀尤有
甚於此者故反其詞爲一絶云

白髮年來也不公春風亦與世情同于今燕子如蝴
蝶不入尋常矮屋中

春閨怨（二首少作）

春雨池塘草發芽春風庭院柳飛花韶光尚有歸時
節何事遊人未到家

舊歲花殘今又開去年人去幾曾來不知明歲花時
節人在天涯回未回

梅嶺

馬蹄車轍夜尚行從教林外鷓鴣鳴世人若有移山
力嶺海多年地已平

客京師作

遊學他鄉未得回夢魂常繞望鄉臺西風曾到幽閨否寒到身邊衣未來

題文丞相廟

舉世紛紛拜犬羊獨捐一死正綱常英魂上訴天應怒特命眞人出鳳陽

紅梅

瓊妃夜宴蘂珠宮歸到人間便不同誰把秋香涙評品此花眞是狀元紅

閨怨（二首）

膏粱無味管絃哀欲候歸舟怕上臺羨殺春江潮有信等閑朝去夕還來

百歲花陰能幾時年年心事苦相違恨人不似巢梁燕一度春來一度歸

庚午歲客中重九

淵明無酒對黃花子美無錢尚可賒不似天涯牢落客無花無酒度年華

讀悟眞篇（三首）

眞鉛眞汞結眞丹易簡工夫不在繁道是悟眞應未悟悟眞寧用許多言

天然義理本來眞自古原無不壞身若道神仙長不死世間應有漢唐人

張翁自謂得眞傳喫緊教人學大還今去翁時未千載如何不見在人間

題明妃圖

莫向西風怨畫師從來暘谷日光遺當時不遇毛延壽老死深宮誰得知

題淵明圖

桓公事業晉山河觸目傷心可奈何籬下菊花門外柳時時相對醉吟哦（陶侃謚桓）

思親

薊北天南萬里長欲歸無計苦思鄉　帝城品物多佳味每恨慈親未得嘗

遊揚州蕃釐觀

蕃釐觀裡草芊芊不見瓊花見八仙豈是花神厭夷德香魂先返大羅天

夜泊淮安西湖嘴唐詩稱揚一益二是天下繁

華地楊州爲最今其地闤闠人烟之盛視淮陰
反君不及焉有感書此

十里朱樓兩岸舟夜深歌舞幾曾休楊州千載繁華
景移在西湖嘴上頭

古意（二絕）

簾幙沉沉窣地垂重門十二掩斜暉琵琶慵更把殘機
理待剪征夫寄遠衣

獨守空閨不自憐憐郎歲晚尚防邊秋來莫作還家
夢妾貌于今異少年

花徑（二首）

春滿長安富貴家淺紅深碧競豪奢書生掃地開三
徑只種忠花與孝花

閑來無事學栽花每日朝回玩物華不是偷閑作時
態要分春意到貧家

題蘭爲李時習作

蕭艾年來三尺長世間誰製芰荷裳深山深處無人
到獨立西風自在香

題李閣老愛竹軒卷（二首）

軒外青青自作林暖風和日散清陰閑來坐玩中虛
象契得羲皇畫卦心

先生愛竹異常情不爲清陰與妙聲應似濂溪窗外
草滿庭青翠自生生

王抑菴尚書輓詩（三首）

西昌文獻冠東南東里元來有抑菴一代典刑今已
矣望洋多少客懷慚

秘閣當年應列星凌晨惟見一參橫澄江落木天低
處耿耿寒光伴月明

獨掌銓衡十五年陽春生物幾曾偏孤寒南望長垂
淚暮雨空山啼杜鵑

題沈主事荆溪山水

對圖撫景思悽然似與溪山有夙緣擬學坡翁來問
舍無人贈與買山錢

十月見菊

淺紅淡白間深黃簇簇新粧陣陣香無限枝頭好顏
色可憐開不爲重陽

竹軒

種得幽篁傍小軒每依清影酌芳尊春風不惜階苔破願汝多多長子孫

暮春不見花偶成（二首）

春來無日不風沙踏遍街頭不見花又負一年遊賞意滿園桃李是誰家

三月京華景物佳獨憐無地可移花紛紛紅白桃兼李盡屬朱門富貴家

讀郝經繫鴈帛詩偶成

北鴈曾聞繫漢書又看南鴈遞還胡迎鑾鎮士脩書

處還似蘇卿雪窖無

題小景

石橋流碧水潺湲千樹桃花萬疊山謾道仙家有靈藥看來終不似人間

夢亡妻

越南冀北路紛紛死別生離愁殺人誰信十年泉下骨分明猶有夢中身

書所見

錦衣公子氣翩翩老去心情尚少年笑折海棠呼酒飲醉來猶自戴花眠

晚感

寒鴉日日晚投林却憶山家隔萬岑豈是不歸歸未得暗風吹淚落衣襟

爲林學士題十二紅畫

丹杏香邊翠竹中幽禽兩兩立東風不知毛羽紅多少却得人呼十二紅

送樊景瞻河南大參（五首）

十年簪筆立螭坳屢奉 綸音駕使軺此日承 恩

佐藩服一車甘雨到陳橋

分得周家陝以東黄河千里界提封到時多種甘棠樹留取他年蔭老農

河水趨淮不用挑綠林深處亦通樵中原可是都無事静倚晴窻檢詔條

天光近處地蒲青記得君王問賈生謾何河南望河北碧天凉露滴金莖

二十年前舊托交少年意氣兩相高只今漸覺成衰老猶自臨分解夢勞

二絕句

閑官深與拙相宜懶散過於未仕時萬事不知春臘盡任他門外吏催詩

了無毫髮負公私苦奈年年尚欠詩不是阿諛仰啼哭等閑償足是何時

送馬副使士定之廣東憲臺（四首）

故人持節下南溟臨別云云話別情若過深山更深處停車莫聽鷓鴣鳴

百雉層城鷹翅開陰陰古栢擁霜臺登臺正好瀕西望千里荒烟接野萊（時廣城以西被猺寇）

春風不到海邊天昔見煌煌使節鮮料得吳兒心似鐵不妨多飲石門泉

家在天南地盡頭白雲歸處海悠悠君行是我家君處莫謾逢人嘆遠遊（時老母在南士定之親在北）

春曉

九十春光將過半凄凄猶似舊冬天依希記得江南景小扇輕衫戲水邊

望崇蕭閣

千里坡陁亘厚坤龍蟠鳳翥虎猊蹲青山也恐夷侵夏壘壘層層護北門

和友人別駐舟詩韻

天香國色冠中州花卉叢中第一流白晝倚闌宵秉燭臨行猶自屢回頭

過某氏園亭有感

危牆荊棘鎖重關不許遊人取次攀一夜西風零落盡牛羊成隊下空山

經舊遊有感

當年同醉習家池歌舞流連醉不歸今日獨來墻外望亭臺依舊主人非

覽鏡有感

與老無期遽見侵不知不覺忽盈簪朝來把鏡驚還笑已到頭顱未到心

題金本清鈎勒竹

四明倦客多幽趣傳得陵州法外心應似唐人臨晉帖茂林脩竹在山陰

南行途中見非人

旅食京華數十春飽諳霜雪慣風塵南來忽見幽燕
客還似當年遇越人

客中夜雨

旅館秋風夜雨聲思家愁路憶神京寒蛩亦似知人
意相伴哀吟直到明

甲午歲舟中偶書（四首）

老到頭來不自知畏途猶自苦奔馳不如歸臥長林
下掃地焚香待死時

五十騷騷入老鄉世間滋味飽經嘗匡時有術無施

處旦夕惟焚一炷香

樂土何鄉似醉鄉昏昏沌沌度年光恨天戒我平生
酒若被醒聊擾悶腸

地角天涯最遠鄉我家住在海中央他年乞得身歸
去追憶經遊夢一場

戲和友人韻

劉郎老去尚風情對景時時逸興生盡日看花心不
厭夢中猶自繞叢行

夢中食荔枝

故鄉荔子正當新應念區區行路人夢裡忽然嘗此
味覺來由自口津津

題馬

天生駿骨異尋常午夜房星照地光冀北隴西搜索
徧歸來內苑有飛黃

思家

故園松竹漸成林無夜思家不上心何日得酬投老
志杖藜隨意踏花陰

偶書寄友人

故人日日漸消磨死別生離可奈何午夜夢回閑點
撿在人何少去人多

題程彥實尚書晴洲卷（十首）

舉世昏昏夢裡過晴明時少晦時多一生日月光中
老閑何沙頭弄碧波

二水中分未是奇萋萋芳草亦奚爲何如司馬程休
父一片晴洲到處隨

少居河北老江南風月隨身到處參最是芳洲晴京
好泥融沙煖水光涵

月明芳渚山微潤月照平沙水不波萬里中間千載
下此時此境亦無多

雲行雨施總霑優收斂奇功向一洲白日在天光在
地杖藜徐步看魚遊

羨公所至有晴洲常遇清明好轉頭多少江湖游衍
客陰風晦雨不知休

晴天朗日景熙熙旦晝皆佳晚更宜踏遍白沙鷗不
起無心待物物無疑

宛宛芳洲臨水濱趁時歸老理絲綸世人莫作蟠溪
看不是當年待載人

一片溪山景最奇空濛瀲灩兩皆宜青天白日好歸
去不待沾裳濕足時

天氣清明洲渚平忘情魚鳥結幽盟人間樂事輸公
手兒復承家有寧馨

睡起

白日愁將醒眼看奈何生與酒無緣幸來尚有安心
處閉閤垂簾盡日眠

嘆菊

菊花開是晚秋時雖是開遲落亦遲謾羨東風花卉
好等閑開落又空枝

冒寒早行有感

世味經嘗盡飽知衝風冒雨欲何爲得來外物猶非
我况是茫茫未可期

偶書所見

年過知非心總灰千思百計欲求田忽然驚見同袍
客白首初隨計吏來

哭子崑（二首）

至性奇資逈異常老懷切切不能忘尋常不下悽惶
淚剛爲宗祊酒數行

暮年失却慰心兒合眼時時似見之安得感通如顧
况非熊還有再來時

除夜

惆悵年年復年年年年夜一年添一年添處一年
藏可惜年光就裏淹

元旦戲筆

今年年異去年年眼底般般不似前掛起眞容笑相

牢好敦古道變時風

闇道年來寇破城慢藏誨盜理分明物窩賭室墉猶
穴兒是招邪自月呈

土脉膏腴地稅平人人疎俊室克盈若還北學盧陵
俗殘實才華兩得名

當官不用設機關但得人安我亦安記取而家應門
戶也曾執役縣庭間

老受　朝廷委注深閭閻休戚每關心偶因宅相之
官去南望梅山試越吟

聞人談及李文祥鄒智輩死尸占

古人無意討名聲事到當爲名自成討得名來無了
命到頭無命也無名

因誦白樂天詠昭君漢使若回寄語之句偶感
三絕

君王驚見妾容顏臨去含情帶怒看咫尺宮門留不
得龍庭萬里贖應難

君王非不惜娥眉臨到行時悔已遲咫尺宮門留不
得龍庭豈有贖回期

過會通河有感

淮江沛上臨清閘簫鼓叢祠飽餞餘幾度會通河上
過更無人說宋尚書

題兄弟送行卷

交遊分手尚含情兄是君家好弟兄因憶我來[illegible]
處雁行凄斷不成聲

輓人母

風雨寒窗夜辟纑幾年門戶賴支吾榮恩未及慈顏
老愁殺空林返哺烏

過大通橋有感

玉河金水接天津水暖泉香泳錦鱗流出大通橋本
遠等閑便有泛槎人

松月

素蛾夜駕玉蟾蜍來訪雲亭五大夫十里人家總驚
訝老龍擎出夜明珠

戲答友人論詩

吐語操詞不用奇風行水上繭抽絲眼前景物口頭
語便是詩家絕妙詞

鸚鵡

爲禽只合作禽言水飲林棲任自便只爲性靈多巧慧一生常是被拘牽

憶亡子

通宵不寐閑思想恨結幽懷淚濕腮老鶴倚巢空叫月飛雛應是不歸來

二十四夜宿池亭

月照庭池生夜明游魚躍水忽聞聲夢回驚見窗紗白樓上鼕鼕打四更

題虞美人墓

自古英雄數霸王喑嗚叱咤萬人亡只消幾句悲淒語柔盡平生鐵石腸

春思

暉暉初日照窗明風定飛花落地輕境靜不聞人語笑隔林鶯囀一聲聲

詠史（二首）

奇貨暗居南國楚長城苦備北邊胡秦人本意愚黔首畢竟誰知是自愚

萬人叢裏擎龍車說道民愚却不愚天下簡編焚毀盡圯橋依舊有遺書（一作簡編總成燼末圯橋猶有未燒書）

題紅梅（三首）

淡質幽姿絕點埃乾坤間氣幻生來花神昨赴瑤池讌一夜春風與換腮

清姿元自尋爲容十傳他丹便不用怪得風標異凡品托根今在蘂珠宮

素心的的結成丹節操依然耐歲寒他日調羹如見用故家風味一般酸

都城東北有枯樹廟予初到京時猶見其長過廟簷今三十年矣僅餘三四尺馬上見之有感因口占此

紅廟前頭枯樹枝我來曾見過簷時如今摧折餘無幾猶自槎牙立路岐

題竹送鄉生還教本郡

此君生長海南村還自敷陰芘本根莫道鳳聲聞不遠年年春雨長兒孫

卿竹

白髮蕭蕭老奉常掛冠歸卧水雲鄉胸中千畝煙霞趣尺素能如萬丈長

畫馬　三首

俗眼紛紛看畫圖不求神氣論形軀世間不獨孫陽少韓幹江都今也無

追風逐電去如飛奮迅長鳴不受覊莫向人前誇駿骨將軍偏不喜烏騅

冀北由來是馬鄉尋常十四九飛黃不知地產隨時變剛把凡胎詫作良

王初陽尚書致政家居以姚少師道餘錄見示意欲予爲之分拆書此復之

儒生不讀佛家書道本無虧豈有餘請問前朝劉太保西來作用竟何如

小景　二首

獨坐空山萬慮忘時從林隙見天光白雲滿地紅塵少覺得閑中意味長

行過山邊又水邊眼中非樹卽寒泉囊琹謾遣樵青抱流水高山不在絃

寄題曲江張丞相祠堂　十首

嶺海千年第一人一時功業逈無倫江南入相從公始衮衮諸賢繼後塵（南方人在公前無爲相者）

伊尹與商吕佐周匡時有道孰能侔誰知嶺表千年後公向中州出一頭（公應道侔伊吕科）

英英氣節蓋中朝風度嚴凝竦百僚嶺表因公增勝槩溪山無瘴路非遙

孤燕遙從海上來乘春偶見玉堂開前身自是天庭鶴挾兎饞鵰却浪猜（公有海燕詩一鵰挾兎見李林甫傳）

身似冥鴻氣似龍紛紛羣小溷中虛荆州長史今猶祀誰問幽公與晉公（幽公牛仙客晉公李林甫）

漁陽鼙鼓擁豬龍萬里君王老蜀中羯虜果如夷甫料始知曲突徙薪功（豬龍安祿山玄宗謂公無以王衍知石勒）

玄都觀裏詠桃人剛道公家絕後昆請問宋朝追錄者韶州文學是誰孫（劉禹錫作詩譏公無後）

五嶺名宗首說張始從燕國得明揚一支分作緜溪水直遡淵源到洛陽（公與張說通譜張甫軒公弟九臯后）

兒時夢寐慕鄉賢購訪遺編四十年秘閣抄來郡齋

刻文章功業兩皆傳擬向祠前炷瓣香自慚老病未還鄉曲江一派源頭水十里波瀾到海長

初入閣

平生性僻躭書籍正好觀時不得觀坐對木天長嘆息眼花撩亂涕汍瀾

偶成

世途險似萬重山面面巉巖步步難我欲直行行不得曲行逆理詎能安

嶺南雜錄 二首

曲江罷相唐中否南海辭官宋不支誰信孤生生僻壤等閑去就繫安危

桂成亂餘王是賊崖宮舟覆漢爲番千山萬水趨南盡包括中原在此間

詠虞姬

垓下當年戰勝還虞姬飲憾戚姬歡後來人兢遭奇禍欲乞悲歌一曲難

題梅 二首

有華有實有精神歲歲先天占早春三絕無全香色味就中更有一腔仁

木出天三味作酸六經言果最爲先眼中未見心中想洋溢華池滿口涎

癸丑首夏偶書

殘年短景急駸駸一刻清陰直萬金生在世間能幾久莫將閑事苦操心

昭君詞畨白樂天詩案 二首

奉命將身奉虜酋出門已分此生休使回致語無他囑但願君王惜好逑

受醮登車不敢違嫁鷄直合與鷄飛黃金留作邊功賞縱贖妾身難再歸

感懷（甲寅九月作）

憶昔堂前別毋慈號天哭地淚淋漓想應慈毋肝腸裂亦似當時育我時

題周都尉墨竹

森森出地傳龍種挺挺參天結鳳巢人道此君敦世契風雲氣槩歲寒交

受一品封（四首甲寅十月作）

鳳誥叠章十四通一家四代受褒封　君恩如海無
能報感極慚深涕淚從
官居一品位三台都是無心幸得來又得推　恩及
曾祖此生榮幸亦多哉
君恩代爲報親恩誓以報親心報　君暮景病軀難
着力丁寧徒以囑兒孫
如此　恩封嶺海無家居兇在海南隅鄉人問我緣
何得世積陰功子讀書

吉貝

吉貝傳從海上來性尤温暖易栽培富貧貴賤皆資
賴功比桑蘇更倍哉

題寄南華寺（三首）

達摩傳得耦絲衫浮海東來到嶺南人何西回法東
轉曹溪溪上建伽藍
佛法興從漢永明始傳四十二章經當時未有禪和
子縱有花開子未成
紅梅過去到黄梅正遇曇花五葉開當日傳衣從此

去又從此處轉回來

內閣晚歸

內閣歸來日已沉無端世事苦縈心自憐老景無多
在一刻清閑值萬金

春窻睡起

惱人春色困人天暮夜無眠盡日眠啼鳥一聲驚夢
破飛花舞蝶滿窻前

感懷

夭桃暮殞飄風外朱槿朝榮委路中惟有菊花能耐
久凌霜傲雪閱秋冬

客有談及脩眞事偶成

山中七日世千年脩短仙凡總一般若是自家渾不
覺何如生順死爲安

表甥蔡務宸以鄉進士屢試春官得乙科不就
今以舍選擢知信豐縣臨行求教言因述平
昔所聞信豐之鄉俗爲五絕句與之非但勉齊
宸蓋以勸化其邑人云

江西儉村聞天下最好紛華是信豐送汝今朝爲邑

華好敦古進變時風

聞道年來寇破城慢藏誨盜理分明物爲暗室墉猶宄究是邪昭白日呈

玉麻膏腴地稅平人人疎儉室充盈若還北學盧陵俗殿實才華兩得名

當官不用設機關但得人安我亦安記取而家應門戶也曾執役縣庭間

老受　朝廷委注深閭閻休戚每關心偶因宅相之官去南望梅山試越吟

聞人談及李文祥[illegible]葬死尸占

古人無意討名聲事到當爲名自成討得名來無了命到頭無命也無名

因誦白樂天詠昭君漢使君回寄語之句偶成三絕

君王驚見妾容顏臨去含情帶怒看咫尺宮門留不得龍庭萬里贖應難

君王非不惜娥眉[illegible]悔已遲咫尺宮門留不得龍庭豈有贖回期

妾身非不戀宮闈一涉胡塵心已非縱使君王憐見贖也應無面更南歸

長明燈偈

種得芝蔴已作油蜜房堅器謹藏收心燈一點長明照補助三光徹九幽

觀音偈

觀音菩薩妙觀音兩眼睜睜到處尋不用臨風側雙耳聲容言貌總歸心

弘治三年春三月望月男敦編次

天啓元年仲春望日七代宗孫爾穀重編

爾懿同編

穀男兆昌鼎昌校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四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五

大學士謚文莊瓊山丘濬仲深甫著

七言律詩

青宫勉學（五首）

世上無如帝子尊生來福祿自隨身普天華夏歸眞
主萬世宗祧屬嗣君須讀正書行正道更親賢傅任
賢臣溫文恭敬元良德煒煒前星麗北辰

其二

宫中無事好觀書况是春秋鼎盛初日對聖賢思不

雜心涵義理體常舒五經四子非無道二帝三王總
是儒不必拘拘泥章句帝王學與衆人殊

其三

每日孳孳起五更問安視膳禮頻行聖經賢傳宜勤
讀邪說妖言愼勿聽梁武宋徽終喪國唐堯虞舜豈
長生從來爲學宜端本第一先教心上明

其四

自古英明願治君敬天法祖尚斯文清心寡慾勤脩
德薄歛輕刑實愛民廟號人人皆謚孝史書筆筆屢
書仁欲行古道宜師古親信忠賢遠佞人

其五

出多入少用無餘庫藏焉能得不虛幸矣苟安猶自
可卒然急變欲何如寸絲粒粟皆珍惜片楮分銀漸
積儲官府足財民足食萬年基業永無虞

偶成

絕島窮荒面面墻偶從窻隙得餘光浮雲盡歛大還
碧斗杓初昏夜未央燕語鶯啼春在在鳶飛魚躍景
洋洋收來一擔都擔着肯厭人間歲月長

五指參天

少時曾作瓊臺八景郡侯程公已刻之梓今不復存惟記其首一章謾錄於此

五峰如指翠相連撐起炎州半壁天夜盥銀河摘星
斗朝探碧落弄雲烟雨餘玉筍空中現月出明珠掌
上懸豈是巨靈伸一臂遙從海外數中原

春日即事（少作）

天氣溫和景物熙天時人事兩相宜惜花毎怕花開
早愛日偏欣日出遲生意翠隨庭上草芳情紅入樹
頭枝此身隨在東風裏不逐東風上下馳

送趙公子還蜀（少作）

柳花飛白綴征袍擊筑酣歌別思豪老氣逼人雙劍古好風送客一帆高五湖烟水歸程遠三峽雲山入夢勞別後相逢更何處引杯燒燭論龍韜

主一齋爲陳敬作（少作）

沉沉天宇定生光人得心齋已坐忘學奕幾曾思射鵠挾書爭肯更忘羊靈臺有竅春常滿止水無波晝不揚好把敬箴書座右常如先正見羹墻

過曲江謁張文獻公祠

丞相祠前日色明我來端拜仰儀刑君臣萬古天無愧嶺海千年地有靈曲水波澄寒玉潤韶山壁立翠鸞停依稀猶似瞻風度九鶴翩翩集在庭

過沛縣吊故友張克勤

青山迢遞綠蕪深欲吊孤墳無處尋萬里遊魂今古恨百年交誼死生心雲霄竟折升天翼文彩空餘擲地金幾度泗河河上過悲風悽慘動哀吟

春吟

一春長是晝昏昏景色三分減二分別院飛鶯銜宿霧遙空歸鴈叫重雲踏花庭畔難尋影隨柳江邊不覺曛天意似晴還似雨擬將早晚問東君

浮生夢

人生浮泛似萍蓬得失歡悲總是空出口孰非吟囈語行身常在黑甜中光陰冉冉炊粱熟世事遷遷化蝶同畢竟何時是眞覺華胥國裏見周公

春日郊行

三月韶光滿帝都郊遊士女競歡呼五花驕馬馱紅袖百結柔絲絡翠壺晝困柳眠鶯急伴春濃花醉蝶

爭扶書生對景愁虛度也學乘風詠舞雩

題常熟王節婦卷

所天蚤逝可奈何始終一節矢靡它貞松自無桃李態古井不起江湖波　九重綸綍褒獎厚百世綱常關係多清風凜凜敦薄俗虞山千仞同嵯峨

寄張練師

辭家學道入青冥曉汲清泉晝斸苓衣染春雲同鶴色劍涵秋水帶龍腥吟成白雪風生席歌徹青天月在庭幾度緘書寄仙侶蓬萊空濶隔滄溟

多景樓

多景樓前景致多倚闌吟眺奈愁何浮雲京國生春暝落日鄉關起暮波浩蕩乾坤心共遠蹉跎歲月鬢空皤醉來擊碎玉如意仰面看天發浩歌

輓張處士

少微星殞海天秋漠漠悲風起暮愁郡乘定書耆舊傳仙遊負訪羽人丘雲中鶴去茶煙歇架上書成竹汗收盛德不隨身共化百年有子紹箕裘

十四夜至十七夜月中秋夜客有誦楊眉菴十四至十七夜月詩者或謂其命意造語雖奇然中所謂自對嫦娥歌宛宛誰教楊柳舞纖纖繞樹鵲驚霜落早吹簫人恨夜眠遲等句移之他夜似亦可通命予別作席上信口占此非敢儷美前人聊以適一時之興爾

佳期明夜是中秋豫約朋登待月樓度數期於三五望精華仍有一分留含輝尚覺金波淺具體還須玉斧脩莫向尊前嗟未滿從來盈滿却堪憂（右十四夜）

九十秋光此夜分一年月色更無倫東西望處月同道上下弦間光滿輪玉斧脩完無欠缺仙娥粧具倍精神杯中好吸團團影明夜重看少可人（右十五夜）

昨夜纔開賞月筵今宵再見覺微偏廣寒宮減一分景后羿妻添二八年隔宿光明那遽少隨時情態易為遷餘酣未解重歡賞何用區區較缺圓（右十六夜）

光景虧於兩日前空庭信宿罷華筵金蟇影斂初生魄仙桂香銷欲下弦望後未經三十度出時已是一更天休辭連夜頻頻賞從此寒光不再圓（右十七夜）

金陵即事

六朝城闕久蒿萊紫蓋黃旂　帝運開鳷鵲漏傳雲外觀鳳凰簫奏月中臺千峰山勢連吳遠萬里江流自蜀來此日江南非昔比子山詞賦莫興哀

和李太白鳳凰臺韻

鳳凰臺上共春遊詩思滔滔似水流仙女吹簫來碧落羽人乘化下丹丘等閑俯仰成千古取次翱翔遍十洲酒入壯懷豪興發豈知人世有窮愁

姑蘇懷古

西風黃葉葉乾時（吳時謡言）城郭人民半是非九四不成

龍或躍（時稱張士誠行九四）萬三無復燕于飛（沈萬三秀吳之富民也）玉虹百尺形空壯（吳江有虹橋）金虎千年氣已微（虎丘故事）何事章縫袂相授等閑剛斧自禪機（此說姚少師廣孝）

寄題虎丘可中庭

玉宇澄清寶界平一庭寒影恰相應柱頭千載歸來鶴石上三生過去僧蟾窟依然光蒲蒲虎丘空有氣騰騰生公說法神聽處此日來遊記我曾

辛未歲過楊州懷古

秋風歸棹倚蕪城一片閑情對月明錦纜起鷗傷往事青錢跨鶴笑狂生吳公塘路已陳迹后主觀花空有名欲訪平、山舊闌檻有無山色暮雲橫

歲庚午、予自金臺寓新河有金陵卽事之作明年復至因觀高槎軒詩不意暗與之合有如剽竊然初實不知也用廣其意爲雜詠二首云

雲中雙闕俯秦淮天外三山對鳳臺二水合流趨海去六峰飛翠過江來金陵王氣千年盛鍾阜晴雲五色開愧我才非班馬匹可能無賦奏蓬萊

其二

交老依稀說六朝當時伯氣已全銷新亭別淚何須墮青井妖魂不可招瓜步客帆朝帶雨長干僧艇晚隨潮行人不用誇天塹南北輿圖總屬堯

辛未下第還至金陵寄友

都門草草惜分羣把酒看花每憶君四海弟兄同素志百年交誼在青雲陸沈共笑安蛇足霧隱還期變豹文鐵硯未穿心不死文場重與策奇勛

和李太白韻寄題金陵

昔年曾作鳳臺遊萬里長江入望流龍虎時形長擁闕金銀厭氣謾成丘眼空八表人間世興寄三山海上洲却笑古人多事在烟波雲日起閑愁

輓李處士

平生高誼重鄉評見說温仁更老成惡少盡孚王烈化婦人亦識伯休名空山一夜霜薇老孤塚三春露草生玉署賢郎能繼述死生終古有哀榮

和李子構都門春日韻二首

碧桃花底共鳴珂雲淡風柔氣候和輦路雨餘生嫩草宮河氷泮動微波近天樓閣逢春早向日園林得

幾多我有新詞三百闋興來呼酒對君歌

其二

寶馬雕鞍有玉珂花雲淡蕩柳風和梵宫客客開金
刹游子深深濃碧波郊外踏青遊客醉水邊脩禊麗
人多誰憐寂寞楊雄宅門巷無人自嘯歌

哭唐珊（珊時應舉道士）

洗耳沿途聽捷音捷音未到訃先臨苗生南畝初成
秀雲出西郊未作霖天上遽傳宣李詔世間空有鑄
顏金青年妙質歸冥漠負我平生望汝心

歲癸酉赴京至羊城有感

落落江城鴈翅開誰人到此不徘徊藤盤泛水浮卅
荔木屐穿花踏翠苔載酒舟遊江上寺題詩人醉月
中臺故人有約來遲暮不得追陪漸老杯（廣人新娶者具錢相
賀爲漸老會）

舟中遇重九示同行友曾光啓

秋水蘆花似故鄉客中無那又重陽籬邊摘菊人應
異蓬底看山興更長把酒不如前會健登高無復少
年狂同行賴有曾光啓共買村醪醉一場

初入翰林

萬里家居五嶺南也陪英俊預朝參蘇閣發解曾忝
一楓陛傳臚尚讓三入館喜通金殿籍拜官常帶玉
堂銜不才遭遇真多幸編纂無能祗自慚

初讀書中秘預脩天下志書柬陳宣之（四首）

五鳳樓頭百八鍾萬鴉飛動曉天紅玉繩影轉瑤階
日金蓮香生紫閣風奪錦文章清禁裡登瀛人物玉
堂中回看人世仙凡隔弱水浮埃迥不同

其二

雲霧重重畫閣深微風不動晝愔愔詞垣依約蓮華
巷兵衛森嚴列羽林文石九層人步玉牙籤萬軸客
紬金平生夢想登瀛選此日叨翔愜素心

其三

崢嶸傑閣殿東頭　聖代儲才禮數優四庫有書資
檢閱九關無禁任觀遊日華暖映三珠樹雲氣晴浮
五鳳樓海上仙山真浪語玉堂深處即瀛洲

其四

玉堂縹緲聚羣仙此日追隨豈偶然塵土不生宮裡

地雲霞常繞日邊天詞臣應制時摛藻閣老承　恩
夜賜蓮嶺海幾人曾到此期君白首共周旋

壽陳太常

大雅遺音久寂寥天教鳴世振詩騷千年瑞紱蒼麟
角五色光生彩鳳毛雲漢昭回卿月迥紫垣依約壽
星高一杯不爲遐齡祝風虎雲龍慶所遭

家居瓊山之下田村七月二十四夜夢髽頭童
子問予以村之所以名夢中作此詩畣之覺而
呼燈疾書于都城東之遠遊軒

瀛海中間別有天寧知我不是神仙請言六合虛空
外曾見三皇混沌前玄圃麟洲非遠境延康龍漢未
多年有人問我家居處朱橋金花滿下田

寄所知

晉人風度楚人騷不爲悲秋嘆二毛廓地夢回雲氣
濕仰天歌罷月輪高鳳兮覽德翔千仞鶴也揚聲出
九皐有約蓬萊清淺處碧桃花底聽雲璈

座中有搊箏者作白翎雀曲因話及元事口占
此詩

朔運消沉漢道興鐘車宵過土城平興隆無復殘笙
譜傍正誰知舊斧名起華谷前駝馬迹居庸關外子
規聲不堪亡國音猶在促數繁絃叶白翎

南京給事中董志昂和李商隱無題詩韻南京
諸公多和之意蓋有寓閒出命予屬和予村學
究也不能外題以爲詩姑詠史以復之（四首）

大雅無人繼古風周家轍迹一朝東越裳白雉音塵
絕庸蜀金牛道路通爲首百年終不白宮烟二月尚
餘紅淳風死去無同日天下紛紛類轉蓬

其二

莫何鴻溝覓舊蹤一塲春夢五更鐘也知賜臨綠情
薄豈是分羨愛味濃萬里使槎來首蓿半空仙掌出
芙蓉濛濛黃霧連天起不見秦關百二重

其三

一自銅仙入洛來天開草昧幾雲雷千年晉水飛龍
起午後周宮控鶴回山下玉環啼粉面嶺南金鏡憶
良才繡袍華幘開金統負信人間有刼灰

其四

紛紛國步苦艱難汗簡千年往事殘夾馬營中香氣散黃龍堆上凍翎乾金源運去讐方復起葷魂驚骨巳寒日月齊肩終古見照天光彩萬方看

送進士畢姻

春風纔躍禹門波秋漢俄傳織女梭仙籍恩袍新進士燭闈花榜小登科團團寶月開鸞鏡簌簌香雲剪蝶羅年少成名人共羡況看册桂近嫦娥

輓口外致仕李指揮

立功邊閫幾經秋膽氣堂堂更遠謀李下有蹊人共識林間無事老知休傷弓驕虜驚飛將飲水偏裨憶故侯多少寓公懷舊德幾回含涕過西州

輓李克述先生之表叔（其子重遷其墓合空）

天上仙遊去不還深林暮雨落幽蘭庚桑過后鄉猶稔賈誼亡來井未乾五父衢開防墓合九歌聲斷楚山寒通家有子今文伯爲發潛光石上刊

四大朝賀唐人有早朝詩然多泛言者日日可用也今制大朝賀三 萬壽聖節元旦冬至其次則立春焉因作四詩以歌詠盛禮各紀一時之事庶乎異於泛言者

大啓昌期五百年虹流電繞早開先歡聲萬口當天祝表目千通對 御宣蕃國獻琛陳 闕下圉官呈馬過階前微臣亦有千秋錄擬欲緘封進上天（右聖節）

黃道天開第一朝萬邦述職覲 神堯春雲乍起依唐殿爰律初調協舜韶更始曆頒新歲月履端慶錫衆臣僚史官記注螭坳立試筆先書瑞應條（右元日）

庭燎煌煌照殿光日當長至拜 君王天心合璧開天統國史書雲表國祥廣漠風生光藹藹黃鍾律應樂洋洋履長共奮沾嘉慶萬口嵩呼祝壽昌（右冬至）

京尹先春進土牛百官趨賀拜 宸旒條風細細來天表旭日暉暉照殿頭緹室候灰通玉琯辛盤賜餅雜珍羞君臣茂對維新日願布陽和遍九州（右立春）

輓茅山隱者

三茅峰下華陽洞鶴怨猿驚失隱君載酒無人問奇字招魂有客賦騷文塵埃長鎖揚雄宅車馬頻尋白傅墳會記題詩詠高致不堪哀訃此時聞

冦都御史輓章

轂下舟中事莫期紅烟白雨曉凄迷函胸誰謂同馮
敬掩面人言巽子西深井有人俄自斃山棚無客更
潛樓知公一死良非偶青史書名與古齊

送錢學士使交南

五色天書玉作函手持龍節使交南玉堂金馬才名
重冊徼朱鳶德化覃一點文星明海島萬山晴日歛
烟嵐歸來應有詩千首留與詞林作美談

送尚寶凌卿使交南

旭日初升萬國明鈿函玉札下南溟符臺自昔瞻卿

月遠道于今望使星老樹古香生桂蠹亂山殘雨帶
龍腥茲行萬里眞奇絶好把新詩紀所經

送李景齡江西提學（二首）

嶺南朝士似晨星眼底惟公最老成深計每爲天下
慮清心不愛世間名半生宦蹟多文學四海交遊總
俊英鄉曲論心嗟獨厚臨分贈別若爲情

其二

文風此日盛江西臺閣求賢特見推列郡洗心瞻憲
節諸生翹首待經師春風發育原無迹化雨滋榮正

及時應有政行文教外竹聽佳譽慰吾私

春日田園雜興（四首）

二月春融土脉甦趂時農圃正耕鋤曉犂破草斵新
塊晴甕分泉養嫩蔬鴝鵒飛來牛背立鵓鳩對何樹
頭呼老妻携酒花間勸醉倒殘陽手就扶

其二

生意津津樂趣深一犂春雨萬家金繞畦菜莢初生
甲出水秧苗漸露針藻漾池心魚撥動花藏葉底蝶
穿尋蕊中與思知多少盡是東皇發育心

其三

二頃湖田五畝園百年世業遺兒孫風和鶯語笙簧
巧雨過蛙聲鼓吹喧木屐穿花沾露濕桔槔斟水帶
泥渾老妻報到茅柴熟相約儕翁醉竹根

其四

漠漠平疇沙鷺飛昫昫樊圃野鶯啼綠針白水秧千
畝黃蝶青苔菜幾畦脚踏莓苔隨意往手持竹杖與
眉齊興來獨得幽閒趣滿眼春光取次題

輓彭彥克內子

淑德由來天所慳人間佳偶到頭難清秋桂子終歸月綠水芙蓉不耐寒鸞鏡掩塵粧閣暗鳳梭停織錦文殘可堪昆仲同茲戚幾度臨風淚共彈（時乃弟編脩彥實亦喪偶）

送王給事中使交南

中原才子稱華簪萬里翱翔快壯心論俗好傳司馬檄歸裝寧載尉陀金川原遼邈荒唐縣父老依稀說漢音莫過遺墟問前事鷓鴣啼處亂山深

聞人說海北事有感（二首　天順癸未）

故鄉歸路隔高雷見說年來事可哀村落日中眠虎豹田園雨後長蒿萊海隅久已無春色地底貞成有劫灰荆棘滿山行不得不知當日是誰栽

其二

四海平寧獨亂離轉頭已是十年期獸啼旁午侵城郭燕壘縱橫傍樹枝遠客歸來前路失遺民假息故城危荒郊白骨宵飛燐風雨啾啾正怨誰

病起寫懷

寸心千里日懸懸歸計今秋又似前身似凍翎飛不去事如春蔓苦相纏還家路梗須浮海報　國才疎只望年幾度自憐還自笑羨魚何事屢臨淵（時廣西猺侵海北界道路不通）

送陳緝熙脩譔使高麗

海上天風吹節旄玉堂仙客錦宮袍　詔頒龍闕恩初下詩到鷄林價倍高萬仞鼇金浮曉日一江鴨綠漲秋濤遠夷未識中原鳳爭覩文章五色毛

分得都門曉日送彭閣老歸省

承　恩歸省出蓬萊曉日都門祖席開三尺陽烏離海上九苞威鳳下天來霞光流彩明宮錦雲氣浮香汪玉杯此際道傍誰不羨幾人親在位三台

都城春日

宮闕巍峩紫氣高西山東去碧周遭天晴魚躍龍池藻春老鶯含御苑桃映日暖雲流似水浥塵香雨潤如膏太平有象尋常醉不用金龜換濁醪

秋興（七首　天順甲申）

楚客多悲況值秋都將心事付東流病來豈有空青石寒到兼無粹白裘丘壠纍纍多宿草江湖泛泛總

虛舟芙蓉零落空洲暮一夜閑情白盡頭

其二

木葉蕭蕭下樹柯御河流碧送晴波西山鳥雀飛鳴遍內苑菱荷積漸多日狀鳳凰新出穴雲迷烏鵲舊塡河寂寥燈下悲秋客懷古思鄉奈病何

其三

西風吹鬢冷蕭疎宦况無多客影孤海燕知時辭舊壘寒鴻趂暖就新蘆渴懷甫里烹茶竈醒愛高陽醉酒徒百尺高樓千里眼岸連蕭艾水沉菰

其四

曉色蒼涼日色新小窻聽起鳥聲頻千秋蕭瑟三秋景九陌紛紜萬井塵雲氣乍生猶淡淡波光將動漸粼粼都門供帳多離別誰是臨岐贈策人

其五

六街晴色散秋光一片浮雲接大荒塞鴈隨暘如有約嶺猿叫月已無腸褰裳花下愁沾露散步林間怕履霜此日不妨多酌我壺中廣大醉鄉長

其六

風掃長空積雨晴短槐疎柳亂蟬鳴沙頭鷗鳥尋常去江上鶯燕日夜生嘉樹有蹊荒蘚合好山無數斷雲橫却懷九華餐霞客獨抱寒蟾遡紫清

其七

秋風秋雨夜淒其凭几沉吟有所思驚鳥故枝曾宿處閑花還是已殘枝喜看淡月穿雲出靜數遊絲㸃地遲萬里鄉心千古意興來聊誦少陵詩

舟次直沽簡彭彥實同寅

潞河澄澈衛河渾二水交流下海門直北回看　龍闕近極東遙望蜃樓昏孤城近水舟多泊列戍分耕野盡屯我有好懷無處寫欲沽尊酒對君論

王氏繼母輓章

繼母仁慈今古少寡能守節尤爲奇無兒不必自己出有身毋恨從夫遲鳴鳩哺子少飽食貞松挺節多苦枝我聞作詩敦薄俗非爲今孫求輓辭

輓常熟劉坛母

海虞伏義數劉翁共說多由內助功家教堪爲鄰里範姆儀端有古人風寒蟾靈藥仙蹤遠紫鳳天吳舊

繍空遙想繐帷哭弔處幾家孤杵夕陽中

閑中有懷

燕山越嶺路迢遥意氣相逢卽又要處處處皆君共
處朝朝朝是我同朝桂庭醉月依瓊樹柳館吟春綰
翠條回首只今成老大秋風霜鬢共蕭蕭

書懷

覽鏡俄驚白髮新吾猶衰邁況吾親客邊每日嘗歸
計海北何時息戰塵人世幾何能百歲客程無奈隔
千津不堪點檢心中事萬種愁縈百病身

送游經衛致仕還雷陽

蕭蕭白髮老叅軍此日歸休荷　主恩但得有官封
父母不妨無物遺兒孫趨　朝慣識天邊路校老還
尋海上村遞莫相逢嘆哀暮同袍回首幾人存

送張城中書使朝鮮國

玉節煌煌照海東羨君去意拂晴虹鳳麟瑞世人爭
覩魚鼈成橋道有通天入玄菟低沒鶻江浮綠鴨灑
蜚鴻茲行喜從文章客多少豪吟唱和同

送昆陵蔣容卒業南雍

東書攜劍去匆匆此日眞成點額龍天意不孤清苦
士世間寧有輟耕農春回南國鴻飛急雲滿西郊雨
氣濃莫謾相逢嗟未遇秋江隨處看芙蓉

哭張書紳大尹弟紀

故鄉迢遞客居貧苦爲功名欲顯親畢竟十年成底
事等閑一第是何人燈窻枉費平生力旅櫬空歸旣
死身想得難兄聞爾計西風老淚正沾巾

送王給事中使占城

銀漢清秋泛使槎節旄晴拂海東霞扶桑水接南溟

濶析木天遙北斗斜鷁首銜風龍伯助鳳毛瑞世島
夷誇　皇明威德今無外莫謂中朝第一家

送吴克恢南歸因柬王用先生

話別匆匆欲去遲送歸因憶別來時平安有信因君
寄竊祿無能報母慈風雨十年多舊約雲霄萬里更
深期寄聲爲問王夫子何日相逢慰所思

輓羽士

十二樓頭海月空朝元人去蘂珠宮形銷忽作良非
子物化眞成亡是公玄牝養來神不死庚桑過去歲

猶豐床頭一卷衆同契謾有彬彬萬遍功

壽蕭通政之父七十

高隱澄江老歲華待看朱雀長金花錫名初度　皇
子揆賜誥重封　帝汝嘉梓里書衣明敞日藥宮春
宴泛流霞千年尚祝椿齡永七十于今未足誇

南歸經高雷境有感

萬里歸來二十年野花啼鳥亦蕭然頹垣敗屋人何
苦剩水殘山景可憐芳草路岐迷轍迹夕陽村巷斷
炊煙籃輿穩坐思前事却恨清談誤晉賢

鸚鵡予家居守制有惠予鸚鵡者每見予伸足
輙低頭展翅盤旋起伏殊有可觀鸚鵡能言未
聞其能舞也予憂制中頗得寬慰既免喪爲追
書此

鳥解人言已自奇更兼能舞益爲希數聲剝啄敲册
喙兩羽披離展綠衣鶴識樂音時按節鷗知人意亦
忘機憂中賴爾相寬慰鎮日依依不忍違

郊行口占

閑來策杖出城隈信步徐徐踏翠苔林下聞鍾知寺
近溪邊待渡喜舟來一聲清唳橫江鶴幾點寒香映
水梅老我歸來機事息等閑鷗鳥莫相猜

過采石弔李謫仙

蛾眉亭下弔詩魂千古才名世共聞江上波濤生德
色磯頭草木帶餘醺光爭日月常如在思入風雲迥
不羣岸芷汀蘭無限意臨風三復楚騷文

蘇武歸朝圖

茂陵烟樹碧蕭疎白首生還志不渝面目依稀猶似
昔節旄零落已無餘歸期不待羝生乳遠信眞成鴈

寄書頗有幽懷忘未得夢魂時或到穹廬

運籌亭爲韓都御史題

五嶺中間數仞亭海雲山月總關情三千稷下諸姜
客十萬胷中小范兵談笑已看功業就指麾能使鬼
神驚先憂後樂平生志須仗忠貞奮　聖明

春興（四首）

塞鴈乘春又北飛越人何事未南歸十年館閣虛縻
祿三月庭闈阻換衣樹背時時勞夕夢草心寸寸戀
春暉幾回喜懼交并處屈指親年近古稀

其二

百計思歸未得歸夢魂夜夜到庭闈愁心苦似丸和
膽淚點多如線在衣愛日每憐駒易過臨風却羨鴈
能飛朝來聞報高凉捷萬一歸程或可幾

其三

豈是身榮忘却歸宵行寧用繡爲衣海天波浪難飛
渡嶺嶠風塵未息機十載宦情愁裏過萬山歸路望
中微思親懷土心千折病骨何時也解肥

其四

製得斑襴五色衣年年準備故鄉歸家書展處心偏
急邊報聞時願又違母氏老來思季切弟兄別後定
誰肥寄聲猿鶴休嘲怨早晚承　恩出帝畿

輓彭月遷

依舊滄江月一蓬碧竿凄斷釣絲風柳塘水落鵝羣
散松徑烟消鶴夢空旅櫬寂寥千里外故鄉迢遞萬
山中哀哀孝子情何極泣對秋旻恨不窮

分題得試院持衡送李克述侍郎先生南還

當日文場鎖醉翁幾看官燭夜銷紅　九重寵命來
天上四海英賢入彀中炳炳丹心明皦日煌煌文焰
貫晴虹菲材忝在甄陶末臨別依依思不窮

送區正進士歸榮遂畢姻

鹿鳴宴罷赴瓊林拾芥功名不費心　龍闕曉鐘鳴
佩玉芊城春信托泥金青年得第人皆羨白晝還鄉
寵獨深況是絲鸞消息近紫簫吹月夜愔愔

輓人母

孺人去世已多年贏得賢名里閈傳翟母尚餘新織
屨李家長瘞舊藏錢庭萱寂寂秋風裏宰木蕭蕭夕

照邊見說佳兒今宦達佇看・恩寵賁重泉・

壽曹尚書乃兄（句容人）

生值　高皇啓運初家居後近　帝王都千年地肺
鍾神異一代天官是友于祝噎人隨荃玉杖[illegible]鵰客
薦紫琳腴八旬康健誰能似兄有鳴陽彩鳳雛

和童志昂給事自蜀督軍還貶壽昌令留別韻

纔捧　綸音出禁闈潢池赤子遽來歸安邊自謂無
遺策平地誰知有伏機送客江亭休贈策逢僧野寺
謾留衣從來六月鵾鵬息不久乘風又奮飛

途中聞館閣諸公有續綱目之作偶成

地覆天翻近百年中華草木亦腥羶毀冠人盡成胡俗秉筆誰能續舊編四野不聞狐泣兎一時忍見足爲顛可憐禪篤猶祠廟慚愧令人憶仲連

江行阻風

人言夏月南風順偏我來時遇北風氣候難將常理論江神肯與世情同昨宵鼓棹晴波裏今日維舟暮雨中行止非人能逆料擬賡天問問天公

甲午歲重過新河有感

江東門外上新河二十年前舊此過兩岸居民生計別一時交友死人多賡前度句今誰在聽隔江歌奈老何記得倚樓愁絕處半江殘月照烟波

哭童大章庶子

萬里歸來不見君老懷拍塞向誰論素車白馬違心約黑樹青林感夢魂契誼半生情最厚相思幾度淚潛吞死生一盞論交酒忍痛來澆宿草根

過舊遊處有懷袁秉中

昔年曾向此中遊把酒談詩夜未休別後交游雲四散閑中歲月水東流哀絃淒斷聲難續醉墨淋漓迹尚留却恐鄰家更吹笛老懷衰颯不禁秋

送東莞張斯之莆田司訓

莆中自昔多文獻羨爾青年振說鈴俗古野人能尚禮家貧稚子也談經月烘荔子紅千樹水繞壺公翠萬屋髦士鄭林詞藻富好敦忠信示儀刑

哭陳宗堯侍講

昔年鄰住禁城東朝退聯鑣笑語同南北睽違千里外死生契闊十年中脩文地下君爲鬼袖手班行我亦翁長慟一聲湖海闊幾宵魂夢繞青楓

送祁至和郎中使高麗

鸞鵠天書五色裁中原使者下天來白山綠水玄菟境玉佩瓊琚繡虎才絕域喜沾新雨露遠人驚見古鐏罍懸知不是乘槎客肯帶葡萄苜蓿回蘇臺公[illegible]

送王侍御赴江西僉憲予昔在場屋時感故大司空慈溪王公鑒識於衆人中屈指今三十三載矣今公俄捐館舍幸與公冢子御史鑰同朝今有僉憲江西之命於其行也追和公舊所賜

詩韻以送之公詩併識於此五十名中第一人

才華惟子獨超倫經明禮樂行文健策對圖書究理眞森楙英才期角勝夜窻燈火莫辭頻從來顯達由稽古事業輝煌在此辰

曾向薇垣拜偉人一時名勝更無倫雲龍矯矯棲神異野鶴昂昂賞鑒眞非海清樽傾瀉盡西州舊路感思頻喜看東閣郎君貴接武蜚騰正及辰

予於學士莊中搆堂名以瞻玉取歐陽子語也

四壁繪圖各即其景賦詩四章

玉堂春晝寂無譁咫尺天宮是　帝家金屋玲瓏天上景琪林珠樹禁中花閑揮麟筆書青史細染龍香草白麻嶺海幾人曾到此他年回望渺天涯

其二

校書天祿憶前賢太乙燃藜照簡編東壁圖書在人世北門學士即神仙龜文鳥篆千年具金薤琳瑯萬軸懸他日歸休雲海上却從須女望奎躔

其三

鈴索無聲夜漏沉絲綸閣下靜愔愔宮袍香拂麒麟錦賜燭光分菡萏金五緯星明芒燁潤萬年枝老氣蕭森顧瞻他日如天上豫作新堂寄素心

其四

西山落日半紅啣朝退聯鑣學士三萬點宮鴉丹禁表兩行宮柳御橋南講筵應制詩新進曲晏承恩酒尚酣乞得身閑定何日人間回首隔仙凡

和楊維新學士先子除夜高詠詩韻（二首）

鼎鼎百年隨分過光塵漫爾亦同和失時自合虎爲鼠闒世翻成鬼逐儺生子果能如董賈吟詩端不讓

陰何眼前得喪俱塵土處得清名身後多

其二

閑中日月靜中過孤竹清風柳下和文解送窮聊自劇詩成泣鬼不須儺頭顱種種遽如許世態悠悠能幾何不朽只消賢子在尋常名利孰爲多

輓沈時暘大參之祖

青衫白髮老一鄉人人薰德多循良醉仙或過沈東老惡少怕聞王彥方黃鶴一去入汗漫青山千古成荒凉高年厚德已足羡况有諸孫能顯揚

哭子崑（二首）

莫怪頻頻嘆息聲天生我輩正鍾情早知今日會有死何似當初莫要生垂老可堪增拂鬱養兒何用太聰明思量於我眞無益落得橫斜兩淚傾

其二

百念俱灰眼欲枯平生意料總成虛眼前犀角今何在天上麒麟不可呼汗血謾誇千里驥與玄亦似九齡烏不堪端坐閑思想喪汝分明是喪予

學士四榮

史館進書

朝廷凡有纂脩必　勅翰林院涖其事於　實錄尤加重焉書成禮部定儀注以進進之日設鹵薄及樂於　殿庭　上服袞冕御　奉天殿百官朝服於丹墀內東西侍總裁官以下纂脩官謄錄官俱朝服北面立鴻臚寺官以案捧　實錄由中道升班首隨其後至　殿門外　上起立案至　御前班首詣案前跪展書史官以下皆跪　上觀畢內侍捧　案入　內　上復坐

班首及諸史官俯伏興乃進表進訖百官行慶賀禮乃傳　制曰　先帝功德配天紀述詳實朕心懽慶與卿等同之百官舞蹈山呼如儀明日　賜宴于禮部賜襲衣白金其餘史書則止於　便殿進禮儀視此稍簡矣濟入翰林凡四預纂脩成化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英廟實錄成隨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陳文等進呈夫翰林之事莫重於此而進　實錄恩禮尤爲優渥故以爲四榮之首

一代人文已就編裝潢進入　九重天禮官捧案陳階上閣老開函近　御前文武侍朝喧九奏典章垂世詔千年厠名卷末眞叨冒愧乏三長似昔賢

經筵進講

經筵之設其講官以翰林院官充每月旬遇二日　上朝退御文華殿知　經筵官及同知經筵官六部尚書左右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卿國子祭酒翰林學士皆服緋袍分左右班侍其展書官及執事官立其後給事中御史各二員北

面立講官每日輪二員先日具講章二前署直講官職名進入內臣以一置 御案一置講案至日各官行叩頭禮畢鴻臚寺官二人捧案至御前二人捧講案寘殿正中鴻臚寺官唱進講翰林院展書官二員對立 御案前稍南以進跪案前展所講書舖章其上用金界尺鎮之二講官詣講案前並叩頭起立展書講講畢合書復同叩頭退就班 上命賜酒飯衆官齊聲承旨出就殿外叩頭退饗于左順門畢北望叩頭

謝 恩而退天順甲申八月二日 今上首開經筵時知經筵官太保會昌侯孫繼宗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李賢濟於是時叨充

講官

奉天朝罷日暉暉 鳳輦東行御講幃五色龍光騰黼扆兩班歆錦絢緋衣敷揚帝典明如見對越 天顏近不違共荷 聖恩親賜食相將霑醉出彤闈

奉天侍宴

凡大宴公侯駙馬伯及在京文臣四品以上武臣都督僉事以上文東武西侍坐 殿上惟學士以五品特坐四品上葢 祖宗以此優禮文學之臣其餘次第宴中左中右二門及丹墀內宴之日該宴官 朝退即更衣立 奉天殿外俟 上飲訖乃起即席簪花啐酒如儀是時樂舞迭奏百戲呈態酒凡九進湯五進羣臣則殺其二 上屢命禮官滿酌俾羣臣飲醻禮畢各官各以囊盛其餕餘者携出濟以成化三年八月二十五日陞侍講學士繼陞學士幸皆預焉

聖代崇儒禮數優特陪 御宴殿東頭八珍厭飫恩波洽萬舞回翔樂意周勸醻頻承丹扆詔餕餘親用福囊收遠方草介何多幸坐侍從容近 冕旒

謹身讀卷

凡廷試禮部先期奏請讀卷官故事以命內閣及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正官而翰林學士講讀學士皆與焉試之明日 上御便殿次第進讀 御筆親批第一甲第一名及第二第三名又明日未朝之先 上御謹身殿讀卷官

以所讀三名卷進對　御拆封中書舍人塡其名於黃榜出　御奉天殿傳臚是日　上服皮弁設鹵溥具樂百官朝服慶賀致辭曰天開文運賢俊登庸行五拜三叩頭禮謹按　國家三大殿謹身殿惟讀進士卷大臣一得入餘目無由至其地云濟以成化己丑三月十五日叨充讀卷官是年得狀元張昇第二名丁溥第三名

董越

多士克庭伏玉墀攄忠同對　御前題進來試卷臣分讀選出魁名　帝自批殿內拆封　天咫尺案旁塡榜甲高低須臾姓字臚傳出炳炳文星聚在奎

秋夜偶吟

凉風淅淅透窗紗隱几無言感歲華千古閑愁心上事萬山歸路夢中家遐方豈有傳書鴈近苑殊多借樹鴉恰好歸時便歸去底須蕉悴久咨嗟

冬日朝回城東書室中偶書

宸居咫尺覺天低每日　朝回坐向西窗透日光塵作桓硯凝寒水墨成泥書成不爲窮愁著人老多因

利薇迷海上仙山應遲我蒻畦蘭渚共幽棲

輓淮安畢義士

江淮都會楚州城過客成知尚義名晉鄙盡董陽子德鄉人不愛曾侯盟漆園千歲椿何仕萬里三春草又生多少隣家需舉火至今聞諱尚吞聲

送黃廉使復官

才華燁燁氣英英玉斧重持出鳳城六月鶚鵬聊止息　九重天日竟開明人憂嶺表方多事我喜端臺得老成寄語鄉人須洗眼昔年川蜀有先聲

暇日過僧寺偶書

僧房暇日偶經過話到忘機不覺多夙契自應知我是任緣無復問誰何香從內賜烏龍掛經自西來白馬馱斜日半山歸路晚數聲鐘磬出烟蘿

張隱君幽居（君句容人）

張君家住才茅邊身外無機聽自然竹澗引泉寒滴溜石田種玉暖生烟月明獨得天心趣夜靜時來地肺仙他日相尋何處是亂山啼鳥落花前

送陳宗堯侍講署南京院事

南非于今兩玉堂儼如東壁望文昌趨　朝暫免通門籍視事篆看綰院章竹汗消青春晝靜槐龍毛綠午陰京軟紅塵土長安道還憶聯鑣傍苑牆

題山水

山色空濛樹色深人家住傍碧溪潯半江月照天在水五月風來秋滿林遯世獨輸高士隱披圖因見昔賢心人間何處有此景我欲因之寄越吟

送李立之赴南京太常

奉常自古號清卿君去南京分外清案牘盡懸周典

禮官僚並列曾諸生函香每月朝鍾阜訪古常時到冶城却恨無由追驥尾鳳凰臺上聽簫聲

輓劉員外（以謗累謫戍死遼東）

遷客年來盡賜歸獨憐君去杳無期春秋斷獄古今少暮夜辭金天地知遼鶴空聞留語在燕烏堪嘆白頭進百年公論今初定欲擬招魂托楚詞

醫士輓章

業精岐扁更能文不出門庭自遠聞常笑宋清書藥券每非徐孺謁郡君窻前生意餘春草江上愁心結

暮雲他日生芻何處奠松間碑碣竹間墳

市隱

靜鬧由來在一心市塵原不異山林稽疑聊賣君平卜貨殖能營子貢金九陌塵埃從滚滚一簾風月自沉沉鬧中却笑終南隱雲樹重重有客尋

秋日有懷

木落風高九月天一聲塞鴈叫霜前黃花冷落愁殘蝶紅樹淒凉咽暮蟬夜枕雨聲添別淚晴窻雲影伴孤眠故交契濶成今古俯仰令人倍愴然

送雲南憲使劉仗和致仕

九重恩命許歸田猶是康強未老年忠愍家聲成父志春秋世業付兒傳歸鴻影度雲邊樹夕照光回雨後天後會不知還有否臨岐分手各凄然

送畫竹屈生（崑山人）

東風吹散漕河冰旋買吳船載酒行野樹依依連故國雲山點點引歸程郢中誰和陽春曲吳下多傳子夜聲白首奉常無恙在轍才應已付鄉塋

輓貝靈臺

宦居昔日共爲隣　朝退過從笑語頻別後憐君先作邑老來愧我不如人靈臺落落今非昨玄室漫漫夜不晨幾度中宵相憶處空庭無語看星辰

謁文丞相廟用老杜蜀相韻

泮宮西畔偶來尋香火祠前氣肅森柴市陰霾存積恨崖門驚浪鼓哀音更無地滴包胥淚秪有天知豫讓心我爲綱常連下拜淸風颯颯襲衣襟

和楊鐵崖風月福人詩韻（二首）

風月仙人生海南拜官常帶玉堂衙九天雲霧口中吐萬古乾坤肩上擔烏篆纂玄文萬萬龜書錫範數三三予心有喜君知否再索從今定得男

其二

天上玉堂吾所躭遷官猶寫舊時銜隨心行去何曾慮信手拈來不用擔老去感入情倍萬醉來對月影成三從今便作回頭計家事都將付冢男

閑中有懐伯兄歲丙申五月十七夜枕上口占

此詩是年九月得訃音伯兄是日捐館合哀哉

看看白髮滿頭顱心志蹉跎歲月徂半世多違同被約九京未遂首丘圖孔懷此日歸心切相見他年有命無最是不堪聞感處霜天鴻鴈夜相呼

歲丙申六月伏中雨中待朝偶成

二十年前入　禁闈朝朝侍立看　朝儀頭顱種種疑非我世道悠悠責付誰人到衰年情頓減天將陰雨骨先知可憐歲月閒中過年少功名異所期

得家書

老來肌骨怕寒侵無夜家園不上心萬里路行經半載一封書到值千金抗顏壁水知無補營老莬裘念愈深預報吾兒掃門逕乞骸早晚便投簪

丁酉春偶書

五十年來加七歲古稀相去十三年飽諳世味只如此痛絕塵緣任自然舉世不爲齊客瑟後人或取蜀儒玄人生但得平平過不用操辭更問天

九日次友韻

重陽無酒堪惆悵況是東籬未有花草木變衰人感物關河迢遞客思家秋容不斷天無際夕景無多日易斜白髮故人今我在相逢不用惜年華

張郎中文輓章

學成畢竟未曾施付與佳兒佐 聖時峭拔千尋空宋璧汪洋萬頃湛黃陂茶烟尚繞籠中鶴藥裹猶存石上芝閒計不勝傾慕意無由執紼從靈輀

送蔣知州赴潼川州

河中上黨著嘉聲又拂雙旌入蜀行天子亦知強項吏路人猶指棄繻生時平險道難還易政善漏天陰也晴莫負平生初學志爲予成就識賢名

歲己亥正月十日大祀郊奉 旨分獻中鎮

聖皇秩祀爲郊壇分獻今年得霍山莫璧禮行金闕下燔柴煙起彩雲閒清風颯颯隨神至瑞雪飄飄擁駕還明日慶成應賜宴奉天殿上侍 龍顏

哭閻宗元侍郎

去年纔哭邢居敬今歲宗元又遽殂挺秀並生關輔地乘時俱位少司徒也知異日名齊顯頗覺同年勢漸孤歸櫬還經舊來路泰川秋雨洒寒蕪

送顧廷瑞赴袁州太守

交朋落落苦無多臨老其如又別何賓館自應長寂寞詩壇誰與共吟哦江湖獨往情難忍冰雪相看鬢總皤佇聽嘉聲來 闕下玉河還擬並鳴珂

辛丑初度日

前生自是白牛翁再見蒼龍歲合同身世悠悠還是客頗毛短短返成童兩間俯仰期無愧百事脩爲貴有終此去古稀年不遠桑榆晚景好收功

次友人寄來韻

形衰意倦鬢毛斑正好閑時不得閑屈指時時計年月馳心夜夜到家山一周孫女今能語萬里老翁猶

未還林下故人應見笑白頭奔走愧朝班

歲暮偶書

屈指明年六十三人情世態飽經諳幾多黑髮不曾白無數青衿出自藍大半交遊登鬼錄一生功業付空談不堪老去思歸切清夢時時到海南

敬之下第書此慰之

何事情悰苦不堪憐君失意我懷慚阿房杜牧曾居五禮部韓公也到三自嘆白頭難再黑極知青色過於藍老予不久歸休去遙聽佳音播海南

甲辰初度

百年光景易消磨三分中間兩分過事到乂來天自定人於老後日無多一天風月催歸思萬古乾坤入浩歌心上自如無所愧閑將十指細摩挲

夢起偶書

秋來歸夢到家園景物分明在眼前樹掛碧絲榕葢客籬攢青竻竹城堅林稍飄葉重堆徑澗水分流亂落田乞得身閑便歸去看魚聽鳥過殘年

感事偶書

老來客氣總消磨喜得官閑稱老疴頗覺詩書深有味却憐歲月苦無多人生只不過如是世事直無可奈何回首交遊零落盡一樽對月何誰歌

哭邢克寬都憲

故人老死我何堪淚眼汪汪望海南宿約別來渾未踐暮年歸去與誰談一方交友推君獨同月陞官並我三後死爲君志窀穸文雖不類却無慚

送人遊嶺南

君行是我來時路贈別因思舊所遊綠柳春風巢翡翠碧蕪寒雨叫鉤輈三冬氣暖人揮扇八月天清蜃結樓風度祠前拜唐相爲言早晚便歸休

送丁詡知信豐縣

家在嶺南官嶺北未應風氣頓然殊民淳矯政聊因俗事簡得閑宜讀書當路不須栽枳棘誠心端可化豚魚老予早晚南歸去側耳梅邊聽美譽

遊歸信筆付敬之

歸來塵土滿烏紗倦極無言感物華老景幾時猶戀祿故園何處此看花病來應世少諧俗閑裏著書空

滿家白首揚雄惟寂寞剩將心事語侯芭

乙巳初度

明年六十五年來志氣昏慵漸覺衰尚幸眼明看細字獨憐量淺怯深盃無情歲月催人老有待溪山望我回自慶無憂更無病坦然心地轉悠哉

送張養正都憲巡撫宣府

清朝邊鑰付儒臣坐倚韜鈐護北門帥閫得人重有范將門生子果如孫烏臺憲度新威振鸞掖文章舊價存共喜禁中頗牧出臨分無惜醉芳尊

哭嚴宗源方伯

老我交遊徧天下眼中人少夢中多平生與子有深契後死留予作輓歌絮酒無由澆宿草堂封何處卧烟蘿重泉會有相逢日浮世殘年無幾何

題周都尉鳳鳴朝陽圖

世間有鳳人不識却把冊青繪羽毛舜樂九成暘谷曉秦簫千仞月臺高禎祥表德同麟趾律品諧聲異鵠皐擬續卷阿陳大雅明良喜起慶相遭

楊叔巘哀輓

弱冠相逢今白頭別來又是十餘秋他年舟過期重會前日書來未及酬無命遽成終古訣有才可惜半生休朝中忽得江南訃老淚臨風不覺流

送董尚矩庶子頒 詔朝鮮（戊申年）

天王出震紀新元又值 高皇建極年詔使遠從天上下綸音遙向海東宣四方專對詩三百兩月經行路五千好爲 天朝全大體篇章珍重莫輕傳

送劉景元侍講頒詔安南

交南本是秦時郡再建王封六十年 聖主紹圖頒

鳳詔儒臣持節下龍編碧簽青帶景如畫金馬玉堂人是仙好爲 天朝全大體篇章珍重莫輕傳

送王儀賓奉 命祀襄府先王

聖主登基禮百神 宗藩告祀遣親臣寶香含霧來天上玉節明霜照漢濱禁籞舊傳金孔雀官袍新製繡麒麟臨分贈策丁寧語車蓋亭前問故人

丁未秋偶書

萬事皆天豈自由何須屑屑咎孫劉黃金不慱五更睡白首空懷千歲憂事到難爲休犯手人當知止急收頭故山猿鶴休嘲怨早晚乘桴海上浮

閑中偶書

二品高官七十年一生常在 帝王邊職居散地偏承寵文賁明時頗值錢天上神仙仍有祿朝中宰相却無權 聖恩早晚容歸老敢爲區區五福全

戊申歲次韻（二首）

辛苦鑽研老一經閉門袖手百無營歸心急似逢春鴈交契稀如既曉星黃籍自甘當落甲白頭誰料又添丁老天有意應憐我何幸衰年得馨寧

其二

老翁真箇似童兒記取韓公此句詩牙齒疎疎同戲落頭毛短短類髫垂步遲彷彿初行處氣短依稀學語時條喜忽嗔啼又哭有時伶俐有時痴

己酉秋思

客裏非秋亦自悲可堪臨老苦思歸厭行西月聞鷄叫愁看南風見鴈飛伉儷人稀心事切囊書無補宦情微衰遲自合抽身退況復明年屆古稀

送謝鳴治祭酒之南雍

輒將史館皆採筆去作賢關道德師學有本原期踐履文多枝葉在芟夷春風發育渾無迹化雨滋榮正及時老我亦曾叨此任臨行贈別若爲辭

脩撰費宏子充告病南歸臨行書此爲別所謂輔世應須弘事業非但以告子充亦以諗其伯父夏官也時辛亥孟夏作

當代倫魁四十六就中惟子最青春既膺　聖祖高科選莫作儒流次等人輔世應須弘事業還家聊且養精神秋來我亦當歸去懷玉山前一問津

少年時觀大宴犒賞官軍因戲次其韻

公宴弘開爲勞勞廣陳衆樂樂英豪賞心喜得難并并致語頻將美號號金剪剪花銀燭燦玉鈎鈎月繡簾高　皇恩重重無由報誓把平生節操操

因俟朝鼓立久因思牛之功最大而牛之苦甚反莊子犧牛之說而詠此

百獸惟牛功最大民生日用總資之生前既受千般苦死後還遭萬點撾官府已收觔角用農家不放渤溲遺幸哉得入犧牲所何事莊生尚嘆咨

輓同年龍太守

金榜聯名拜　紫宸轉頭三十八年春　朝中我尚躭閑祿地下君先作古人會葬車來千里客聞喪巷哭兩州民嗟予鷄黍違心約舟過文江倍愴神

輓崔太宰恭

一代名卿衆共推遠聞凶訃不勝哀漢庭厚德今無勃唐室華宗古有崔到處與民爲保障當塗爲國惜賢才只今多少孤寒士淚洒西風望上台

思歸偶書

歐公思潁終歸潁老我懷鄉不得歸剩水殘山俟我又老妻稚子竟誰歸在陰獨鶴鳴無和何晚棲舍俺尚飛手植故園松與竹綠陰盈畝碧成圍

辛亥思歸偶書

六疏求歸未得歸可堪臨老履危機雲龍際合眞難遇海燕孤單慢自飛黃吻讀書初志遂白頭歸隱素心違此身已屬　皇家有空何秋風嘆式微

朝回口號

城上嚴更鼓未終趨朝猶恐不從容長安街上行看火左掖門前立候鍾　御酒飲餘黃票揭　詔書草罷紫泥封歸家已是晡時節尸素無能愧老慵

憶青山莊

擇得瓊臺最好山暮年準擬此盤桓木奴森列千頭立石丈巉巖四面攢雨過畦田喧鼓吹風來花塢散沉檀白頭想像空吟望料得今生欲見難

除夜感懷

傷心物候嘆伶停越海燕天萬里程冬去春來除夜夜鐘鳴漏盡五更更又迎端月開新令忽送殘年愴舊情腸斷老妻當此際燈前含淚想孤嬰

壬子歲慶成宴偶成

郊宴連陪廿肆年今番移近御床前紫垣位列星辰上黃道身依日月邊光祿珍羞羅水陸教坊歌舞聚神仙明年此日窮簷下夢想需雲隔九天

遊山寺寺僧携卷求詩因次人韻

暇日來遊祇樹林焚香話又落花深竹光日透成金界鳥語風傳雜梵音草繡嶺頭成紺髮月沉潭底印禪心老僧携卷求詩句乘興揮毫試一吟

內閣晚歸口號

未曉趨朝向晚歸還如胄監坐班時有知日暮當冰退肯爲途遙便逆施有制草時才已溢得書觀處眼生眵　聖恩深重無由報仰面看天但淚垂

壬子二月偶成

萬事無心付自然老來又過丙丁年自知泛偶行歸土豈料枯槎解上天心志時時思報國神魂夜夜夢歸田鷹待鷗挾吾知免擬續鄉賢羽扇篇

壬子四月有感

平生安分只隨緣臨老登庸出偶然兩脚徐徐行實地一心坦坦對青天月因近日光常減竹到經霜節愈堅記得唐人好言語相公但願汝無權

題老狂卷

狂夫不待老來狂早有狂名滿四方罵坐不時閙吽嘷逢場隨處輙跟蹌分明口語非干醉眞實心腸不是佯如此顛狂狂得好老來更覺老清強

送傅日川學士還鄉祭掃

日射金鋪曉殿開拜辭　冊陛出蓬萊錄將帝制播問蒸戴得　皇恩天上回經握孜孜勤日講辟舟早及時來濟川調鼎君家事有待騎箕上泰階

送李世賢祭酒之南雍

拜得儒流第一官橋門環立萬人觀及門有造皆宗孔在列無人敢笑韓化雨極知需溉易士風誰道轉移難老儒曾倚經師席回首當年愧抗顏

壬子九月偶書

年踰七十萬緣灰致政還鄉已後期老至未爲天所佚運衰若被鬼相欺殘冬、看曆無多日盛夏披絺不是時自愧將何報　明主倒行耻效昔人爲

壬子十月望雪

家在炎天不雪鄉北來始見六花飈藍關度馬八千路瀚海看羝十九霜喜見臘前三度白預期秋至兩岐黄回思鄉里人何幸細雨寒泉正怖忙

閑中書懷壬子冬作

好似一春蠶作繭纏來纏去自纏身朝絲暮繹空勞力萬緒千端總爲人殘杼不能成丈匹荒絲徒爾費經綸枯桑葉盡蠶蛾老落得區區一蛹存

頒曆日有感

曆尾開除十二年又看新曆　殿前頒歲華減少恩歸切老病加添拜起難陳請不知何日吉出行預擇幾時安自嗟不似殘冬曆既有新書始放閑

偶書

雪壓頭皮百念灰老來心事苦相違未嘗死日兒先死正好歸時我不歸肩弱豈勝衣重墜眼昏幸有手頻揮雲衢萬里天無際愁見寒林樹落暉

癸丑內閣晚回口號

玉殿東頭第一班朝朝屏息奉　龍顏百年已自七旬過一日都無數刻閑戀土毋懷生處樂乞身惟願死前還文淵閣下歸來處愁看殘陽薄暮山

壬子除夕偶書

人生七十死爲期何事猶因利祿迷萬里毋勞傳信鴈五更頻聽報朝鷄狐丘正首心徒切燕翼貽謀話莫題又是一冬歸不去宦情鄉思苦凄凄

憶學士莊

一簇園林身所培四圍竹木手親栽亭中遊客應常

念天上主人何未回舊業荒凉悲子逝野花爛熳爲誰開　聖恩憐老容歸去一日居閑也樂哉

海詩

乾坤巨浸海茫茫萬斛樓船百尺檣雲脚四垂天作界浪頭雙港水分洋（大海中心兩際浪頭相撞擊而還分開爲一路號曰分水洋）夜深寶氣騰光焰歲久龍漦結古香一自大觀歸老眼尋常一口汲江湘

冬夜披門待漏口占

夜漏將終曙未光一襟凉露兩靴霜仰看幾陣宮鴉過立候三通禁鼓長宦味也知歸去好人生最老來忙殘年故智餘無幾圖報無能秪自傷

朝退偶書

一生辛苦事經綸待得將來志已湮乾鵲結巢寧爲喜春蠶作繭自纏身相逢謾說明朝話自分甘爲此世人強叟病軀循壁走老來無復舊精神

白紅梅（二首）

梅花自是羅浮種度嶺踰江萬里來三白已消孤節峻萬紅未放兩枝開霞裾雪袂雖殊色月魄霜魂本

共胎此日托根清禁裏　九重雨露得深培

其二

南枝何暖北枝寒一種春風有兩般忽到窻前疑舊夢閑巡簷外索新歡冰肌冷沁瑤池月絳質光凝紫府冊同是羅浮山下客遙從　京闕望鄉關

癸丑科傳臚侍班口占

聖朝取士禮爲羅親聽傳臚十四科一代治平深有賴幾人功業保難磨慚予老歲名虛得視衆同年幸獨多白首尚霑　恩澤在以身殉國待如何

道中聞有哭子者感而作

老去思鄉正愴情不堪又聽哭兒聲也知人理終歸盡亦解死亡難復生耳裏忽聞腸似割眼中不覺淚如傾年踰七十無多日不免同爲地下行

客有談及家林者偶成

八月秋高露氣凉悲時感物倍思鄉白頭倦値文淵閣清夢頻歸學士庄椰殼脂凝將減水椰胎子出正分房尚方珍饌經嘗徧却憶家林野味長

聞哭聲有感

斷盡肝腸是哭聲世人何者最鍾情少年佳偶初相得晚歲賢兒再不生鞠育恩深渾未報匡扶事左永難成平生此境皆親歷幾度號天淚若傾

重陽 三首

蒲城風雨近重陽籬菊含滋欲放香明日陰晴殊未定先時歡會又何傷茱萸細看今還健竹葉新醅且預嘗幸免催租人敗興不妨連日醉壺觴

右八日

蒲城風雨作重陽籬菊滋滋濕更香不用登高狂落帽正須開口笑傳觴村醪彷彿宜城醖田舍依稀崔氏莊乘興盡歡同一醉明年誰在又誰亡

右九日

蒲城風雨送重陽不獨鋒愁蝶已忙乘興還來聯斷句開懷重與盡餘觴須知佳節難常遇未必寒花遽減香笑殺牛山垂淚客逢時不樂却悲傷

右十日

京城見梅

梅花本是江南物萬里移來入禁城此日托根眞得

所明年結子便調羹上林天近春偏早此地寒多節愈貞我亦羅浮山下客異鄉相見倍鍾情

偶讀魯論篤信好學章因誦宋蘇州七十詩愛其二語用寻意以足之

太平世界古稀人文武班中最老臣鄉國八千餘里路朝行四十一年春舉頭數數看天色屈指時時計日晨莫待 朝廷差致仕急宜抖擻老精神

慶成宴上口占

我是再來丘道源夙生功行簡穹玄長春仙侶同宗

派瓊瑁眞人契世緣光岳氣鍾生福地星辰班近聽
鈞天紅雲紫氣通明殿侍坐　玉皇香案邊（道源宋人名滑
長春仙侶丘處機瓊瑁眞人白玉蟾也）

郊行有感

西風匹馬度郊原景物無窮布滿前數寸草中喧衆
鵲萬重雲際杳孤鳶天垂野盡疑無外海潤波平不
見邊千里江山一時趣都歸眼界會心田

明妃（二首）

遠從南國入京師又越邊關出北陲棄置捹爲胡地
妾哀吟猶托漢宮詞大防自決嗟何及覆水難收體
已虧不是君王不相贖贖將歸去亦奚爲

其二

堂堂中國仗天威雷令風行孰敢違却把蛾眉爲虜
餌不羞中國代戎衣知心只計恩深淺論事都忘理
是非豈是漢家生女子桑弧蓬矢掛宮闈

憶戚文淵編脩文淵別我去也餘二十年夫人鬼殊途於故人妻子尚有憐顧之意況生爲人乎予因老妻述其夢中所見感歎者久矣曰不

但今世無此人亦未聞古有此神也古詩有云莫憑無鬼論終負托孤心予愧於君也多矣技淚書此數句以逢之君神遊八極幸勿笑曰我不識世間人作何等語雖然予年踰七望八在人世幾何時哉冥冥之中相見蓋有期也明年乞骸南還道錢塘江求一帆風以相送不知肯于夢中一會晤否耶

幽顯殊途隔死生九泉猶有故人情曼卿眞作蓉城
主太白長留翰苑名念我明明來入夢哀君側側毎
吞聲朝回坐對黃封酒悵歎雞壇負舊盟

其二

人鬼殊途隔死生故人猶有故人情百年交誼心相
契一點英靈氣尚明往事蘧蘧周化蝶才名赫赫白
騎鯨何時洒洒胥濤上借我一帆風送行

題故紙

肉食何人與國謀慚予食肉不知羞先言果中王嘉
祐後患其如畢仲游未死死前千可慮得歸歸去百
無憂鑽研故紙都無用留與人家覆甕頭

甲寅進秩偶書

御筆親陞三學士寵光濫及一衰翁天心獨眷恩難報日力無多技巳窮老我羞爲阿世學昔人曾決背城功除書未捧先垂淚可惜虛閑半世中

甲寅初度

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度稀年叉四朞竊比夢楹加一歲如方易簀活多時平生切切懷三戒此日休休有萬宜所欠是歸彝是死四分百歲過三之

京師元夕月圓

三五元宵月正圓半空星斗下人間樓臺處處春初晏閶闔重重夜不關萬象昭回天上景六鰲聳出海中山君王有詔同民樂特與臣僚十日閑

輓人母

衰衰父母生身德退食常常有所思萬里家山頻入夢四時霜露每興悲劬勞得疾皆緣我鄭重承頒欲遣誰惟有盡忠裨孝理寵光用以報恩私

江行

緩步沙頭散晚愁行隨流水向東流山呑落日紅垂淺樹接飛雲白暫留暝色入林天向夕涼風飄葉景初秋閑中却憶滄州叟高臥忘機對白鷗

弘治三年春三月望日男敦編次

天啓元年仲春望日七代宗孫爾毅重編

爾懿同編

毅男兆昌朝昌校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五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六

大學士謚文莊瓊山丘濬仲深甫著

七言排律

首尾吟

邵堯夫作首尾吟一百三十六首性理書摘取其中六首予在學校時每聞鄉先達馮本清教諭者去其首尾而次第其中聯句以爲排律時寓齋舍閉目諷誦予卧聽之心竊感焉嘗欲效其體作之未果也歲壬寅孟冬享

太廟齋居不成寐偶憶往事因綴緝成百韻而貫以首尾云時予年六十二距聞詩時四十餘年矣

深翁可是愛吟詩詩比堯夫乏妙詞自信生來原有此誰云删後更無之康衢擊壤由童子閭巷觀風命太師本自性情該物理雖緣人作實天機義同制帛分經緯體類行兵別正奇絲出繭中紬作錦風行水上旋成漪空花鏡影渾無迹陣馬風檣杳莫追蜂過芳林花變蜜龍歸深洞水浮漦陽生地底灰先動春到人間鶯自啼蒼狗白衣雲片片瓊林瑤樹玉枝枝錦鷄傍水吐文繡天馬行空脫靮羈琚瑀珩璜聯委佩山龍藻火著垂衣畫蛇底用多添足得兔端能不在蹄收斂精神養光彩磨礱圭角去瑕疵已從學海掀波浪又何吟壇振鼓旗耳竅風謌聞地籟巵言日出和天倪生芻結束人何在嘉樹留陰衆共思日出高岡梧菶菶雨滋淇澳竹猗猗四時盎盎春常在萬象欣欣物自私心上有天何廣大眼前無地不平夷青青白白好光景坦坦平平正路岐境靜不聞龎也

吠簾垂惟許燕于飛煙銷日出天開處月朗風清夜靜時泰宇定餘光發越玄關透過理精微靜中玩物人皆我妙處忘形我是誰身外無營安素分念頭纔動審先機操心有要視爲則用志不分神乃凝名利場中休汨沒詩書府裏自委蛇人惟嗜慾天機淺身爲求安識趣卑萬里矩行遵大道中天鼎立搆丕基寅賓出日須明發成會終天尚遠期獨樂何如同衆樂人知未必似天知春冰履處輕輕步槃水擎來緩緩持坐地每思牛背穩行時如在蟻封馳千金勿失

恭人信三寶惟先老氏慈心地一區勤灌漑經畬五
段鉏耘耔百家裹技備爲大三典三謨古是稽夜誦
餘光燈是火朝餐至味菜成虀經綸畢自靜中起造
化先從動處窺萬物翕張機出入兩儀闔闢氣推移
星辰轉勢歸樞極燔火潛光避赫曦屈指三千年過
逮宣聖生會來遲百王禮備周公旦萬世文宗魯
仲尼道載六經先易象人更四聖首庖羲從知爲道
道非遠自是先天天不違燔黍擗豚人蠢蠢標枝野
鹿俗蚩蚩山形壘壘兼成艮火性炎炎兩作離魯國

經成麟絶筆虞庭樂奏鳳來儀心同此理非由外天
畀斯文眾在茲夢奠楹餘多異學問膠舟後少雍熙
文衰八代資先覺道喪千年賴指迷妙契玄文因朴
握猛開至論徹皐比源從泗水通沂水流出濂溪滙
建溪吾道與時全否泰物情隨世遞興衰古今治華
事無盡天地生成物不齊絶統沉冥誰更續淳風頽
墮竟難支一時暫用假仁義百世恒存公是非治國
必求醫國手成家全仗克家兒權奸僭竊如騎虎列
國交爭似奕棋列衛重關嚴虎豹收功京觀築鯨鯢

史成汗簡消青竹詔演絲綸寫綠綈往古典亡宜鑒
戒時人善惡互師資智謀函谷鷄三唱夢幻邯鄲黍
一炊君子秪應爲理屈男兒爭肯把頭低何須巧計
營三窟惟合端身守四維愛日豈宜忘跬步惜陰當
至討毫釐人生但願平爲福世事無如欲最危適道
隨時飲湯水矯偏因性佩弦韋事因弄巧多成拙人
欲求全或得虧高誼一天雲漢薄大名終古日星垂
挺身屹屹千尋壁大量汪汪萬頃陂明月含光呈澤
娟白虹騰氣炫山輝言無高論平平爾心有眞誠斷

斷分就局面中評黑白出形骸外索黃驪空虛腹實
書千卷壘隗胸澆酒一卮烈士壯心長落落狂奴故
態謾睢睢老容將至先尋鬢憂念纔生輒上眉我欲
息爭廢衡斗時方趨利競刀錐千年最是時難遇四
序豈惟秋可悲星孕人文韓值斗天開道學說騎箕
心存任道聊乎爾志欲匡時肯已而林木旣掄從鑄
斧冶金不躍任鑪錘生兮不食無功祿死矣還留進
諫屍一一鶴聲聞在野翩翩鴻羽漸于逵靈均憤世
終身醒子美憂時兩鬢絲天理人倫期不悖民情土

俗要相宜治徵存迹皆非至樂到無聲始是希孔孟
聖賢猶不偶伊周功業詎難爲囘思往事知今是細
數流年近古稀百事無成吾已老九原可作孰同歸
草玄揚子免投閣發憤董生曾下帷勘破本來眞面
目完全無用老頭皮秦宮立命星躔井（予立命在未宮）魯地
安身月在奎（太陰在戌躔奎度）　松栢歲寒堅晚節桑榆景暮
惜餘暉無人來問維摩病有肉難令沈約肥氣力已
無空有口貪嗔都盡尚餘癡早知富貴非吾願眞信
經書不我欺耿耿萬年心不死惺惺兩字口頻提生

成敢忘君之賜身體要全親所遺首尾足成詩百韻
深翁可是愛吟詩

擬杜詩壯遊篇三十六韻

營丘受氏本諸姜靑社遙遙世澤長八姓入閩紛競
爽一枝過海擅孤芳九千里路趨　京國四十餘年
侍　帝王北學遠期追孔孟後生直欲沂崔張也知
道並乾坤大要以文爭日月光天下有書皆獵涉世
間無事不評量推明孔志華夷辯分别軻書義利塲
篆刻文辭羞伏子紛更政事戒龔郎撫機重惜千鈞

弩淬及恒堅百鍊鋼自分守株傒朴握誰曾躍冶望
干將平生載筆居中禁十載橫經坐上庠　玄聖席
前頻舍菜　玉皇案側屢薰香四更輙起行趨闕一
日何曾病臥床走也素甘循格調彼哉剛欲外愴荒
野梅無意調金鼎海燕何心壘玉堂豈是積誠能感
格敢於臨老特明揚靜思蘇軾無他道顯見孫資實
不群才盡尚餘囊底智症多先試眼前瘡謀猷順外
非歸美仁義陳前欠贊襄七望八年多健忘四隣五
位愈兢惶進書豈止三千牘請老連封十數章朽節

有同花上露孤蹤好似水間檣草蟲乍出遭鵰挾雲
際高騫暸御傷倒逆昔曾非王父雷同今益信東方
抗顔纔説笑于列運肘將書掣在傍　天子亦憐臣
老病時人都咤我方剛言歸幸免周留召獨見誰爲
杜斷房世界無如生處樂人生不幸老來忙堅牢遜
位寧懲蔡淸白傳家敢慕楊受賄納人千萬拜慢藏
存稿兩三箱壯心日暮成灰燼老性年來異桂薑頂
踵盡將輸　聖代夢魂時感見　高皇編摩未遂吳
兢志忠實空存衛縮腸俯仰兩間生不愧沉冥丸地

死難忘不堪柳質零秋景徒有葵心何太陽甚矣吾衰決歸去欲行又止又傍惶

俞氏雙壽詩

兩人一百六十六共閱　七朝全盛時誕月稍遲八日後流年恰長十年期陰陽配合賢相敵琴瑟調和老更宜桃李河陽元子貴春秋南極老人齊　九重章服從天錫八袠康強在古稀兒率諸孫爭獻綵翁隨阿姥共含飴莊子書裏椿何老杜毋山前竹也慈香稻秋成炊子粒碧梧晚暮長孫枝年年三月連稱慶首首群賢屢賀詩早晚乞骸南國去三山門外訪幽棲（金陵俞黼廷章予乙酉主試應天所取士也有美材而負屈稱以親老急於祿養俯從考選一任邑宰閱十數年猶循常調其二親尚康強無恙如五六十歲時今共考滿書最南還將便道過家稱觴上壽予久焚筆硯念廷章相與餘三十年未嘗得予一字故勉為書此俾持歸以為二親壽觴之侑云）

孔子泣麟圖

麟之來也胡為哉宣尼一見掩袂哀因茲托始一王法千年大義從此開吁嗟爾麟盍來至此文明世親際聖人在天位若使宣尼重見之歟欣[illegible]頌將何如

洙泗圖

自從天一所生水地六成之流不已人見源泉混混來孰識其中涵至理魯國之川洙泗沂夫子所在今何之申申夭夭不復見滔滔汨汨常如斯

鍾呂醉酬圖

我聞神仙超出塵寰外御氣乘風餐沆瀣如何也入醉鄉中捐取仙舟償酒債謾羨純陽與正陽看來都不如杜康縱然洞裏活千歲何異人間醉一場

廻文

夜宿江館（有序）

歲庚午歸至金陵寓新河客邸鄉友馮元吉誦宋人周明老龜山廻文詩命予兩和其韻以夜宿江館為題明老詩曰潮隨暗浪雪山傾遠浦漁舟釣月明橋對寺門松徑小檻當泉眼石波清迢迢綠水連天碧蕩蕩紅霞映日晴遙望四郊雲接海碧波千點數鷗輕用意曲折命辭瀏亮信為難及矣但其中潮浪浦泉波水等字太多不免重復既曰綠水連天而又有雲接海之句一意而兩出矣當漁

舟釣月之時又安得紅霞映日乎

潮生海岸兩崖傾落月江楓映火明橋透白波流水
遠屋連紅樹帶霜清迢迢漏盡寒更曉片片雲衣夜
雨晴遙望楚天江渺渺蓼蕭盡處落鴻輕

菩薩蠻廻文秋思（有序）

予幼時嘗讀朱文公劉靜脩文集俱有菩薩蠻廻文詞惜其隨句倒讀不免意復不如至尾讀廻爲妙已曾以村花爲題作一闋矣後失稿閑中復戲作此云朱劉二先生詞附此

朱詞云晚紅飛盡春寒淺尊酒綠陰繁老仙詩句好長恨送年芳又次劉圭交韻一闋云暮江寒碧縈長路花塢夕陽斜客愁無勝集醒似醉多情劉詞云水園山影紅闌翠溪近水橋西隱人誰與問孤鶴對言無

紗窗碧透橫斜影月光寒處空幃冷香煙細燒檀沉
沉正夜闌更深方困睡倦極生愁思念情感寂寥何
處別魂消

集句

集唐句送魏孔淵御史謫判潼川

鳴玉朝來散紫宸鳳樓回首落花頻鵷鴻得路爭先
翥鸚鵡才高却累身直以疎慵招物議不趨權勢正
因循只因宋玉閑唇吻自保曾參不殺人謾說簡書
惟物役猶將談笑出風塵眼前好惡那能定夢裡輸
贏總未眞芳草有情皆礙馬江湖何處不通津長空
淡淡飛鳥滅客舍青青柳色新東澗水流西澗水錦
江春似曲江春長沙不久留才子莫厭傷多酒入唇

行路難

蜀道難難於上青天蜀道易易於履平地行路難不
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覆間

悼亡（五首）

孟光舉案與眉齊半臂初交又解攜千里關山千里
夢一番風雨一番啼每因舊事增新感莫動哀吟易
慘悽自古佳人多薄命幾多紅粉委黃泥

其二

芙蓉肌骨綠雲鬟傷別傷春更又萬端去月漸多來月
少別時容易見時難春蠶到死絲方盡滄海揚塵淚

始乾無可奈何花落去五更風雨五更寒

其三

一別容音兩渺茫不堪端坐細思量雲收雨散知何處燕語鶯啼亦可傷誰愛風流高格調我憐貞白重寒芳愁來欲奏相思曲只恐猿聞也斷腸

其四

雲想衣裳花想容幾宵魂夢與君同笙調恨譜參差度錦疊空床委墜紅千古怨魂銷不得一川秋草恨無窮狂風落盡深紅色一片西飛一片東

其五

腸斷春風爲玉簫我心懸旆正搖搖一痕心事難消遣萬片香魂不可招慘慘悽悽仍滴滴霏霏拂拂又迢迢砌成此恨無重數縱得春風亦不消

歌行

竹林七賢圖

炎精無光蜀燼銷嘗塗墜地馬蹴槽矯時之枉遂過正棄置禮法如毫毛太行之陽窩脩竹猗猗萬竿似淇澳一天爽氣風聲清瀟地凉陰雲影綠風流醞藉

三四子適從何來聚于此中有一人龍鳳姿土木形骸出泥滓神交一世皆名賢渾金璞玉人中仙攜琴濟酒對青眼欣然神解皆忘言或作絕交書或爲大人傳窮爲途中哭同向樹下鍛頌酒有德以酒爲名群豕每同飲五斗乃解酲寓情廣陵琴感舊山陽笛黃公爐畔互酣歌廣武觀前閑嘆息作者七賢矣一去不再來荒山既無舊墟落枯株豈有餘根荄我觀竹林圖爲作七賢歌晉人曠達尚玄語其源起自王與何二人開其端七賢爲之倡自從大去禮義防狂瀾頹波莫能障後人欲知七賢誰稽山兩阮劉王向

題林良畫鴈圖

古來畫格非一科今時畫史非不多專門雖各有家數其如去古皆遠何　仁智殿前開畫院歲費鵝溪千匹絹冊青水墨各爭能誰似羊城林以善早以才譽起名姓登上方揮毫落紙意閒推群工環視如堵墻一日聲名遍天下世人不買邊家畫衆科獨有翎毛工郭謝戴學俱裁價吾聞畫畫意難寫生自古稱黃筌黃筌已去數百年天復生此人于嶺海之壖

黃荃寫花林寫鳥神氣超出形色表筆端造化俄生生心裏靈沖空了了揭來玩此六鴈圖形容毛片箇箇殊凝神洞視竚立久縑素墨迹渾如無耳中彷彿聞鴈語意恐飄然忽飛去不知從何得此本筆意所到皆大趣九原不可作對圖情愴然可憐絕藝入妙品泰山一指橫其前腰金衣錦何等者以善端合替貂蟬

壽星圖

南極之上有老人星光芒燁煜昭示壽徵誰哉好奇

古貌比壽者相身披織女絹手握太乙杖軀幹何其短頭顱如許長靈臺無乃小局促天庭胡用高軒昂神人自與凡人別顏如丹霞髮如雪誰知天上人也有老時節嗚呼氣結爲星亦解耄人生那得長年少我觀壽星圖爲作壽星詞奉以祝眉壽千百歲爲期五緯星祥天宇清五嶽效靈地道寧中黃一氣分五德幻形五老表壽徵仙風道骨煙霞袂大人迥與塵凡異五總靈龜千歲麋七籤雲笈九天炁豈非受命大羅天駕風馭氣來人寰求錫吾　皇千萬壽坐令海宇熙熙長在春臺玉燭間

三仙傳道圖

我聞混沌初七竅時未鑿元炁一縷煙天地大胚璞太元之先本自然物物各盡其天年醉生夢死順帝則不知何物爲神仙刼運既開文字現經歷赤明暨炎漢天書八字露光芒天眞皇人爲析辯展轉相授度世人鍊精成炁炁成神一朝神成歸大道陰魄銷盡留陽魂黃庭內景三十六玄牝有門神在谷何必彬彬萬遍功妙解惟須一言足老聃後裔東華君妙

道不肯輕示人非因胡僧愛饒舌雲房安得來相親一見之間卽深契依稀記得前生事鐵衣脫却着羽衣五體勒拳便投地開成進士呂紹先慮後遠及五百年君門不候龍虎榜仙家却結鉛汞緣父祖子孫傳一道自得由來在深造三成五等萬千言一一從頭都說到長生性命金丹說大乙刀圭大符訣演金科兮運劒法抽玄關兮開玉匣口傳心授盡通徹身體力行益親切一傳肩吾施再傳海蟾劉海蟾以後分南北兩宗若不相爲謀南宗始紫陽五傳海瓊白

北宗始重陽七傳長春丘誰云仙人長不死如今那見一人留揭來觀此傳道圖目擊道存心暢舒幾陣清風出襟箑一天浩氣藏瓠壺錢虬扶身筋力固青蛇在袖膽氣麁對之融神三歎息勿憶三生是丹客曾向璇霄借鶴騎每於玄圃偷桃喫本與處機同一宗紫霄眞人是鄉中夤緣欲啓玄命秘去學鄒訢註參同老到不爲天所佚身欲奮飛無羽翼　聖恩若放歸海山方丈蓬萊應咫尺

題山水

我本山中人老作　朝中客王闕金門非不戀碧水丹丘也須憶每當騎馬想牽牛幾聽鳴鑾思棹謳夢魂不怕江山遠夜夜飛歸海上洲欲歸未歸止惆悵偶見新圖心悒怏恍如去國見似人聞若逃空聞足響上題一塵不到處境靜人閒多雅趣彷彿疑爲舊所居分明似識曾行路記得山中艤起時倚閣停雲有所思忽然來我平生友心欲急見嫌舟遲圖中便是心中意風流畫史何多致半幅輕綃萬里思無乃筆端能縮地對此融心神居然念鄉曲江上愁心千疊山雲間遯迹三間屋憶年十五心尚孩十八年前曾夢木木已合抱孩白頭某山某水何日重約遊爾時江村竹屋下却望紅雲在天際漂渺五城十二樓

剡溪圖

誰人寫此滄州趣邈出高人隱居處千疊坡仙心上山半登丁公夢中樹江天漠漠雲悠悠一塵不到境更幽阿誰青天白日裏却駕山陰乘興舟舟從天際來人倚窻前立心急恨到遲興盡愁歸亟人生百歲須臾間交游心事千萬端不如意事十八九朋簪會

合良獨難所以豪傑士神交及千古未見恒相思旣見愁遽去幸此太平世有此數日閑拏舟時相訪罄我平生歡心交苦不多好會亦云罕如何未相見中道俄然及晉人虛浮固可嗤王戴交誼薄可知須知朋友五倫一請看此圖歌此詩

三禽言

得過且過

華山有鳥名寒號蟲方春時鳴曰鳳凰不如我至冬毛羽皆落則又鳴曰得過且過槼中

五靈脂即其糞也

得過且過多福何如少遺禍紇干山頭凍羽乾眞信鳳凰不如我得過且過

行不得也哥哥

金兵追宋元祐后至章貢幾及之時人有詞曰天曉正愁予春山啼鷓鴣苦言行不得也

行不得也哥哥十八灘頭亂石多東去入閩南入廣溪流湍駛嶺嵯峨行不得也哥哥

不如歸去（元至正十六年子規啼于居庸關）

不如歸去中華不是胡居處江淮赤氣亘天明居庸是汝來時路不如歸去

詩餘

寄題岳王廟

爲國除患爲敵報仇可恨堪哀顧當此乾坤是誰境界君親何處幾許人才萬死關關十年血戰端的孜孜爲甚來何須苦把長城自壞柱石潛摧○雖然天道恢恢奈人衆將天拗轉回歎黃龍府裏未行賀酒朱仙鎭上先奉追牌共戴仇天甘投死地天理人心安在哉英雄恨何萬年千載永不沉埋

右調沁園春

玉堂即事（二闋）

九重天上五雲深高處是詞林西崑東壁圖書府文昌近　帝座天心身世曉依堯日筆端揮灑商霖○龍月煖布清陰宮漏晝沉沉絲綸草罷渾無事黃封酒花底頻斟但得身常步玉不須腰有黃金

其二

玉堂清切倚璇霄秘閣鬱岧嶢清冷風露非人世群

雲擁瑞靄飄飄材舘廣儲杞梓玉峰群聳瓊瑤○蓬萊淺不通潮無福也難消夙生若有神仙分今生也自在逍遙飽聽鈞天樂奏不聞凡世塵囂

右調風入松

秋思

雲散嶺頭光葉落山形瘦月斷遠空鴈不來正是悲秋候○雨點水痕圓風蹙波文皺顧影徘徊落小池頭覺人非舊

右調生查子

江村

鷺破青林凫分碧藻江村景致天然好一塵不到萬緣空人生只合閑中老○古樹巢雲落花繡草四山絃管啼幽鳥醉來白眼望青天人間別有乾坤小

右調踏莎行

春日會友人粱氏園遊賞

城闕峩峩禁籞重粱家池館閙春風韶光盡在花畦生意都來草徑中○天廣大日從容十分春色萬枝紅醉中記得西楊語莫待銀蟾生海東

右調鷓鴣天

大庾有隱君子曰鄧德温先生別字梅峰業醫而通于儒士大夫有事之嶺南北者必延訪焉積書至數千卷好賢樂道之心老而不倦年近古稀即豫作壽藏自撰墓志葢幾於古之達者也僕與之不相見者十有七年矣今忽有書來求僕預作輓詩展誦之餘惻然興感特爲輟滿江紅詞一闋以廣其意他日蒙　賜告歸省道過橫浦少憇梅峰之下命童子歌此詞以佐觴

先生能爲我痛飲否詞云

百歲人生幾何許駒馳過隙古稀年到風雲夢斷桑榆景迫世事分明同露電人身畢竟非金石羨梅峰勘破死生關眞奇特○棺未葢機先息身有限名無極問如何漆園傲吏鹿車狂客垂臂鼠肝天所賦烏鳶螻蟻君奚擇指歸途明月滿長空溪山碧

右調滿江紅

昔高槎軒作水龍吟詞詠紅竹予誦而喜之欲擬作一詞未有以起其意者適余友志昂奉常以松雪翁鈎勒竹卷求題故爲作此詞

佳人空谷隕落猗猗蒅淚盡粉乾銷膩玉翠袖僅餘邊幅○吳興公子清狂臨池不學鍾王筆帚掃成飛帛雕鏤金薤琳瑯

右調清平樂

和東坡韻題赤壁圖

黃州遷客意翩翩不是風塵中物一葉扁舟凌萬頃氣葢烏林赤壁孟德雄才周郎妙筭到此俱銷蝕橫江一笑眼中誰是英傑○一自兩賦成來山川勝槩

倍增輝發鶴夢簫聲隨水去只有聲華難滅靜對新圖閣歌古句竪起衝冠髮何時載酒江心重泝流月

右調酹江月

夏日即事

綠槐庭院紅蓮沼清夢斷池塘草推枕起來天未曉佳期悄悄人似流鶯老○家園萬里雲山杳久不見音書附魚鳥世事縈纏何日了這般情緒這般懷抱畢竟何如好

右調青玉案

癸巳初度

今朝五十三年年歲歲平平過如斯而已不須更問如何則可自有前程別無外事但求諸我把眼界掙開肚皮寬放偃然坐忙中夥○少日東塗西抹到如今要他作麽深知物理飽諳世味不過些些箇好植深根更安置蔕藂成結果待從今向後年添一歲受人拜賀

右調水龍吟

己亥初度

老子明年六十齊百年光景日頭西幸無熱病兼寒病免得花迷更酒迷○知痛癢識高低平生作事不蹺蹊從今好閉雌黃口再莫人前浪品題

右調鷓鴣天

學士莊

瓊城西畔小瀛洲景致十分優玉堂天上仙凡隔人歸也帶得風流○占斷丹山碧水移來玉宇瓊樓冬詹暑簟趣休休暫樂此林丘雖云絕島窮荒地清高處不減中州不日承　恩歸老那時任意優游

右調風入松

翰林脩撰涂瑞邦祥得　賜告歸省于其鄉館閣諸公皆有詩送其行予鄉先達也與其先大父時愼翁世父致仕郡倅公尊甫封編脩君有世契而邦祥偕其弟瑾皆予教大學時弟子也服嶺以南由進士入官翰林者自予始厥後二十五年冼馬叔厚以會元進又十年邦祥以探花進甫三年編脩可大又以榜眼進繼此而又有編脩伯誠者源源而來予老且病荷　列聖

深恩無能爲報方辛鄉後進之有繼可以籍手
言去他日去歸故鄉又幸白首故人享林泉之
閑福而有佳子弟以文章登　禁近以克振其
家聲邦祥之行因塡一闋寄聲其乃伯乃父以
致予願慕不可得之意當衣錦光榮之晝壽筵
高張之時親朋畢集觥籌交錯使童子歌此曲
以侑觴非但以誇張涂氏一家之盛且榮亦使
嶺南十郡人士聞之皆知所感發興起云
四十餘年北仕　中朝多少交朋念海內游從英雄

豪傑非無心契不似鄉情玉季金昆錦衣紗帽南極
熒熒兩壽星况有兒俱青雲得儁白晝光榮○嶺南
文運重興喜又在君家見昂英句　奉天殿上觀承
賜第　文華殿裏拱聽談經積善有徵讀書成效嘉
與鄉邦做法程好爲我看河南人面甚日分明

右調沁園春

題情慰奚原啓下第

佳人薄命嘆紅粉幾多黃土豈是老天渾不管好惡
隨人自取既賦嬌容又全慧性却遣隨允若不平如

此問天天竟無語○可惜國色天香隨緣流落飄泊
令如許借問繁華何處在多少樓臺歌舞紫陌春游
綠窻晚繡過客驚眉嫵人生失意從來無問今古

右調念奴嬌

春思

午窻閑展湘紋簟春夢醒來眉作斂珠簾捲重門掩
情事不堪重點檢○晚山青似染望眼年年頻減惆
悵流光荏苒芳心無半點

右調應天長

老去不禁衣重口占

穿衣又重穿少又寒凍疊疊層層難舉動覺得渾身
疼痛○兩肩壓得低垂一身擁作虛肥除是無官方
好有官須要穿衣

右調清平樂

題扇

白玉肌膚玄玉柄信手鋪排十二欄杆弃梟骨攢來
頭上釘條閃忽合何曾定剪破春雲分半鏡謾擺輕
搖細細涼風勁赫赫炎囂俄退聽知寒識暖隨時令

右調鳳棲梧

弘治三年春三月望日男敦編次

天啓元年仲春望日七代宗孫爾穀重編

爾懿同編

穀男（永昌　勛昌）校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六　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七

大學士謚文莊瓊山丘濬仲深甫著

廣東省中山圖書館

章奏

進大學衍義補奏

臣竊見宋儒眞德秀所撰大學衍義四十三卷於大學八條目中有格物致知之要誠意正心之要脩身之要齊家之要而於治國平天下之要闕焉臣不揆愚陋竊倣德秀凡例採輯五經諸史百氏之言補其闕畧以爲治國平天下之要立爲十二目曰正朝廷

曰正百官曰固邦本曰制國用曰明禮樂曰秩祭祀曰崇教化曰備規制曰愼刑憲曰嚴武備曰馭夷狄曰成功化又於各目之中分爲條件凡一百十有九共爲書一百六十卷補前書一卷目錄三卷總一百六十四卷名之曰大學衍義補所以補德秀前書之闕也前書主於理而不出乎身家之外故其所衍之義大而簡臣之此書主於事而有以包乎天地之大故所衍之義細而詳其詳其簡各惟其宜若合二書言之前書其體此書其用也今已繕寫完備謹撰表

文一通附寫卷首以進伏念臣濬遠方下士叨冒朝廷厚祿六轉官階以至今官一家溫飽三十餘年今年近七旬常恐一旦委命九泉有負　國恩無以爲報幸天假之以年以衰朽之餘任師儒之職無政務之擾得以暇日纂成此編第以性質昏庸學識迂僻加以老耄精力衰憊所見不能無偏所纂不能無誤然區區一念忠　君愛國之誠蓋有出於言語文字之外者況臣所纂輯者非臣之私意杜譔無一而非古先聖賢經書史傳之前言往事也叅以本朝之制附以一得之愚雖曰掇拾古人之緒餘亦或有以裨助　聖政之萬一伏望　皇上寬其妄作之誅察其願忠之意以清閑之燕時賜省覽遇用人則檢正百官之類遇理財則檢制國用之類與凡臣庶有所建請　朝廷有所區處各隨其事而檢其本類則一類之中條件之衆必有古人之事合於今時之宜者矣於是審而擇之酌古準今因時制宜以應天下之變以成天下之務而其大要則尤在於審察其幾微之先焉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此臣妄意著

書之本指也臣之精力盡於此書　皇上親政之始而繕寫適成蓋有幸然也冒昧進獻不敢自謂其皆可用儻採於千百之中用其一二見於施行以成治效使臣平生竭力盡瘁報國之忠得以少效其萬分之一則臣學爲有用而歿爲不朽矣臣不勝懇悃願效之至爲此謹具本親齎以所撰大學衍義補書四套計四十策隨本上進謹具題知欽奉　聖旨覽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補於政治朕甚嘉之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書謄副本發福建布政司著書坊刊行禮部知道欽此

入閣辭任第一奏

奏爲陳情乞恩辭任事臣先以年踰七旬三次具本陳情乞　恩休致未蒙　允許屢被奉　詔旨不敢固辭扶病涖事少待來春河凍解時再行陳乞本年十月二十四日吏部奉　勑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臣濬着兼文淵閣大學士內閣辦事欽此欽遵顧臣何人敢膺此任方臣雖壯之時反躬自省尚不敢受此重任況當衰老之年垂死之日屢陳求退反得超陞

進之密勿之地委以機務之重力小任大必至顛覆當夫羣賢布列之時用此尫羸無用之老　朝野傳聞莫不驚駭臣聞年至七十古人謂稀居家則當傳於子在官則當致其事臣年至是筋力旣衰精神益耗事多健忘轉首失記舉措語言動多差失加以百病交攻四肢疲倦頃因纂脩過用目力遂致一目青盲他人見之雖若目光如故其實昏朦視物不辨黑白行步不知重輕拜起艱難時忽傾跌且稟賦素薄脾胃怯弱日所食米不過半升事務稍少尚可支持若當劇要之任食少事繁勢不能久矣臣所陳舉皆實事衆所共知伏望　皇上鑒愚臣老衰真情特垂哀憫使得保其殘生念　國家之大計別加擇任使不致於覆餗收回成命允臣所辭非敢愛身實恐誤國不勝悚懼待罪之至奉　聖旨卿歷任年深茲特擢用不允所辭吏部知道欽此

入閣辭任第二奏

本年十月二十四日欽蒙　聖恩命臣以本職兼文淵閣大學士內閣辦事臣已於二十五日具本控辭

欽奉　聖旨卿歷任年深特茲擢用不允所辭欽此欽遵臣聞人臣竭誠盡忠以報國必於少壯之時然力之日其力旣足以有爲其勢又足以有待然後能謨謀參贊以成一代之治苟或時過然後用之則年旣耄矣力旣衰矣不幸而有疾疢加之雖有可用之才決爲之志勢不可強時不再來雖有才智機巧亦末如之何也已矣仰惟　太宗皇帝首擢儒臣七人者直內閣預聞機務自永樂初至今已七十餘人是皆海內名流有德有學之士方其進用之初率皆年力精壯耳目聰明積歷久而委任深故能裨贊以成治功如臣者生長荒陬資稟庸下粗知章句之末非有適用之才徒以積資累考徼幸至於極品所任皆非要劇之地故能因循以至致事之期今犬馬之齒七十有一矣年歲已去病勢日加無能爲之力無可待之勢古人所謂日暮途窮鍾鳴漏盡之時也臣所以不避嚴誅懇求辭免非是故爲矯激之行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以徼虛名蓋反己內省的然自知不足以當　朝廷重任恐誤國家之事負　明主之

知且內閣所辦之事乃國家大制作大政務大典禮雖專詞翰之職實兼輔弼之任眷顧之隆恩典之厚比諸庶僚懸絶之甚是蓋當代仕宦之階第一選也須得第一流人物然後可以當此任苟加之迂疎衰朽之夫非惟有玷名器且將至於覆公餗矣其所關係非小小也夫學而爲儒得以所學爲　聖明之用處論思之地近天日之光此人生之至榮儒者之大幸惟恐無階而進孰肯旣與而辭况臣幼有志用世於凡古今典章政務無不留心竊恐一旦爲時所用心有所不知則事有所不可行者以故逢人卽問見事卽錄校閱載籍稽考制度審究事體蓄於心而筆於書正以待夫　朝廷萬一之用今幸不爲　聖明所棄正臣竭誠盡心攄平生所學以死報國之秋也顧乃屢行奏章以辭寵命夫豈其本心哉蓋時不待人死期將近雖欲陳力就列不能也已是以捧讀手勅感激之極不覺涙零旣而自恨自嘆儒生薄命一至於此上負　聖恩下孤素志興言及此中心憫然伏望　皇上察臣由衷之辭實非虛僞之讓憫其老病賜以生還不但免其職任且復放歸田里臣不勝感戴天恩之至奉　聖旨朝廷以卿學行老成特加任用所辭不允欽此

入閣辭任第三奏

本月二十四日欽奉　手勅命臣於內閣辦事二十五日臣具本陳情辭免未蒙俞允二十七日又具本辭欽奉　聖旨朝廷以卿學行老成特加任用所辭不允欽此欽遵臣按禮經讓之三也象日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古人辭讓以三爲節初辭爲禮辭再辭爲固辭三辭爲終辭辭而至於三必其情眞意切而有不容已者矣臣甞觀宋神宗朝歐陽脩乞致仕章凡五司馬光辭樞密副使凡六上皆從其請臣雖不敢上比古人然脩與光所事者神宗是時專任王安石創行新法二人者與時不合故欲辭退臣幸遇　皇上不世出之主恭默思道求賢圖治非神宗之所能彷彿而又羣臣和於朝一時共事者皆同寅恊恭無有異同臣何故乃敢故違　詔旨而必欲求去哉且臣歷官三十餘年久循常調　皇上嗣登寶位之

末經兩月即超陞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臣進所纂
大學衍義補仰塵 睿覽厚加賜賚又有考據精詳
論述該博有補政治之褒命下書坊刊行天下既而
纂脩 憲宗皇帝實錄命臣充副總裁書未進呈臣
以年至七十乞恩休致又蒙 聖恩令臣朔望朝參
以終史事史成之後欽陞太子太保三次上章乞歸
田里疊蒙 聖旨勉留而有年德學行老成特茲留
用之諭茲者特降內閣辦事敕臣再上章辭免俱蒙
詔旨溫諭未賜俞允仰惟 皇上臨御四年之間所

以惓惓於臣者如此臣非木石豈不知感殺身以報
亦所甘心良以禁秘論思密勿之地天下治亂安危
所係非優老養病之所也臣學本空疎實無定見方
年少氣銳之時亦欲奮發有爲今則閱世久而歷事
多始知天下之事思之非不爛熟但恐做時不似說
時人心不似我心機務之來苟非熟思而審處之一
言失當或以貽四海之憂一事誤處或以爲無窮之
害然事務頭緒多端章奏字畫細渺有非老人心志
摧頹目力昏耗者之所能幹也若不及已自揣而冒

昧以嘗試之則是爲身家富貴之謀耳國家事大身
家事小豈敢以草木微眇之軀當國家重大之任臣
委實衰老日甚一日食少事煩自知不久於人世若
使逐日午時趨朝晡時方退自量筋力必不能支設
使眞有益於 明時粉身碎骨亦所不辭臣實自知
決無所補恐有負 皇上之所委任誤國家之大事
妨天下之賢才臣於嚴命以死爲期不敢祗受臣竊
原 皇上所以用臣之意蓋 九重清閑之燕或嘗
留神於臣所進大學衍義補之書也臣平生精力盡

在是書苟有所見皆不外此萬一或爲 聖明所取
每因一事輙檢一類采於十百之中用其一二之見
則雖不用臣身而用臣言有勝於臣身見用而賜以
高爵厚祿萬萬也苟徒富貴其身而捨棄其言則是
臣徒竊國家之名器冒 朝廷之恩典以爲身家計
有臣如此亦何用之伏望 聖慈將臣前後所陳情
詞省覽憫臣中心血誠收回成命聽臣以禮致仕歸
老丘園歌詠太平以爲 聖世之全臣憂祀 天威
罪當萬死不勝恐懼待罪之至奉 聖旨朝廷用人

已有勑旨卿當勉圖報稱不許固辭該部知道

壬子再乞休致奏

臣先以右目喪明左目又將昏暗具奏陳情休致欽奉　聖旨朕以卿文學老成方隆委任旣有疾宜善調理不允休致欽此欽遵臣俯伏捧誦感極而旣之以泣顧臣何人叨此　聖眷有以見　皇上求治之篤待老之優雖愚庸迂僻之臣年已老耄而猶留自輔疾已篤廢而不忍棄捐天地生物之仁堯舜願治之心也奈臣疾勢已成雖欲勉強調理以仰副　詔

旨但血氣旣衰藥力無効恐終無平復之理況臣所居之官以討論著作爲職然其所以討論著作者必資目視之力目力不明將何以閱章奏操筆墨檢今制考古典哉且處　禁秘之地預機密之謀代　王言總　國政非如在外諸司凡有文書可以使人代誦令人具草也一應事務將以奏達於　上行移於衆也事體關係爲甚大機事不密則害成一事失宜將以貽四海之患一言失理或以取百世之譏天下後世之人必將有摘其瑕疵陳其禍害形之奏牘著於簡冊非但歸咎臣下之貪冒失職且將謗及　朝廷之任用非人也興言及此則若臣之素無才德學術而又老病廢疾何可一朝冐居此地也哉使臣但知爵祿可貴恩典爲優年旣耄而不知休疾已痼而不肯退猶且蚩首曳踵力疾策衰倖食隨行因人成事妨賢才之路廢國家之事　皇上貴高爵厚祿以榮養之何益哉臣考宋史歐陽脩德學文章冠絶當代年六十五神宗亦容其致仕我　英廟復辟之初薛瑄入閣辦事纔六閱月爾年僅六十八乞身之章

一陳卽蒙　俞允夫古之大臣名望如歐陽脩年未至而尚容其請老今之大臣行已如薛瑄用未久而卽許其退休君行其仁臣行其義上下交盡其道古今以爲美談臣無歐陽脩文學百分之一年比薛瑄加老四歲而又陳乞之章屢上年踰古禮致仕之期身嬰醫書難療之疾老病衰憊擧動必須人爲扶翼出入　禁門不便昏眊健忘述作必須人爲檢討掌管文書不得且又去家萬里隔越大海一子早喪身多病而心多憂衆苦所叢殘生無幾伏望　皇上哀

臣孤苦鑒臣誠懇乞如薛瑄致仕事例放歸田里俾
全晚節臣謹瀝血誠以死為請干冒　天威不勝恐
懼願望之至為此具本令義孫鈺懷本齎赴通政司
具奏以　聞奉　聖旨朕擢卿重任當勉圖盡職豈
可以目疾求退今後凡大風雨雪俱免早朝該部知
道欽此

乞儲養賢才奏

該禮部儀制司手本為儲養賢才事開其給事中涂
旦建言欲將新進士改庶吉士送翰林院讀書本部

題　准行令臣等詳議歷科事例徑自查照奏　請
施行臣等看得選新進士改庶吉士讀書翰林自永
樂二年為始自是以來或間科一選或連科屢選或
數科不選或合三科同選初無定限每科選用或內
閣自選或禮部選送或會吏部同選其所選士或限
年歲或拘地方或採譽望或就於試卷中查取或別
出題考試亦無定制臣等竊惟自古帝王皆以文章
關乎氣運而儲才於館閣以教養之　本朝所以儲
養之者進士及第三名之外止有庶吉士一途華

國之文輔世之佐實有賴於斯焉臣等愚見以為天
為　國家生育人才以供一世之用非獨此科有之
而他科皆無也然而或選或否則有才者未必預選
而所選者未必皆才若又拘於地方年歲則是見成
之才或棄而不用而所教者又未必皆成臣請自今
以後立為定制一次開科一次選用待新進士分撥
各衙門辦事之後行文錄其平日所作文字如論策
詩賦序記箴銘雜著擬古評史之類每人十五篇以
上限一月以裏赴禮部投獻禮部閱視訖編號封送

翰林考訂其中辭藻文理有可取者按號行取禮部
該司仍將各人試卷記號糊名封送照依天順八年
事例於　午門裏東閣前出題考試其所試之卷與
所投之文相稱不係假手卽取以預選若其辭鈎棘
而意詭僻者不在所取中間有年二十五以下者果
有過人資質雖其平昔無有宿構文字於此一月之
間有新製作五篇以上亦許投獻送試若果筆路疏
通其學可進亦在備選之數每科不必多選所選不
過二十人每選不必多留所留不過三五輩如此則

所選者多是已成之才目下有所論譔便堪供事所留者多有過人之資將來有所成就必將名世上有得人之實下無遺才之歎預列者無徇私之弊不預者息遺言之謗臣等皆出自此途引進後賢儲之館閣以報 國厚恩乃其素願謹具題請 旨

欲擇大學衍義補中要務上獻奏

臣聞禮經有云事君必資其言拜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 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蓋謂自古大臣進用之始必有先資之言拜命卽以言爲資因言而以身爲獻致其所獻之身以爲君用踐其所資之言以效其信言有不酧君必責以踐其言言有不從臣必死以成其信故曰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此古昔明君賢相所以交相孚契於初進之始委任責成於旣用之日卒能踐其言以成治功於久遠之後也粤稽諸古若伊尹畎畝幡然之數語傅說受命對揚之三篇管仲與齊桓問答之書樂毅對燕昭命下之語韓信登壇東向之對諸葛草廬三顧之策姚崇入相十可之請是皆資言於先而成其信於後者也之七人者所遇之君或創業以垂統或繼體以守成或成伯於一國或偏安於一隅君臣相契皆能成治效於一時臣之蠢愚雖不敢上比古人然生當明盛之時而遇 大有爲之主不以臣之迂疏衰朽用之於久病垂老之餘置之於論思密勿之地有君如此何忍負之雖一息尚存此志豈容少懈徒以學術荒疎年力衰邁雖欲委身以爲獻奈無嘉言以爲資如或弃獻其身不能成信有所責焉無以爲應徒死無益也是以上三封章以老病爲辭未蒙 俞允不得已而受命顧所謂資言獻身者志不苟先定而泛泛焉冒昧以嘗試之豈能有所成哉伏念臣先於 皇上嗣登寶位之初而以所著大學衍義補一書上進凡古今治國平天下要道莫不備載而於國家今日急時之先務尤縷縷焉臣自幼殫力竭神以爲此書及其編成適際 皇上訪落之始不先不後而又蒙 聖恩獎諭命有司梓行不可謂無大幸也臣不敢他有所陳請卽臣前所進大學衍義補一書以爲先資之言而脩以臣一身自頂至踵以爲

重之典蓋臣所進之書非臣創爲之製乃補宋儒真德秀所衍大學未盡之義也鑿鑿乎皆古人已行之實事而在今日似亦有可行者非若鄭康成之訓經義泛濫無益也非是王安石之假經言紛更變亂也其中所載雖皆前代之事而於今日急先切要之務尤加意焉方臣進書時掌胄監無有政務不得見之行事猶可諉者今則幸爲 明主不棄進之內閣深嚴之地預聞機務此政臣書遭逢施用之日也如此而有所不行則天下後世將有辭以議臣謂臣徒囂是書以爲榮進之階非眞誠有效用之實也豈不遺終身之羞愧哉矧臣年踰七十鐘鳴漏盡所餘無幾時日暮途遠所行不能到汲汲焉及是時以啚之猶恐遲矣否則將有後時之悔臣平生所見不外此書請擇書中所載切要之務今日可行者芟去繁文摘出要語叅會補綴以爲奏章酌量其先後次序陸續上獻乞經 省覽如有可行特賜 御札批下會同內閣一二儒臣斟酌處置擬爲 聖旨傳出該部施行或有窒礙難行或姑留以俟後時或發下再加研

審亦望 聖慈明示其所以然之故臣迂儒不通世務不免泥古偏見然決不敢護短求勝果於必行掠取一己虛名以誤國家大事臣冒干 天聽不勝戰慄恐懼之至爲此謹具題 知伏候 勅旨欽奉聖旨卿欲有言具奏來看欽此

論釐革時政奏（弘治壬子四月十日上）

仰惟 太祖高皇帝於洪武元年歲在戊申奄大寶之位肇 皇明之基復中國之統凡歷六朝閱一百二十年我 皇上嗣登寶位紀元之始歲又適在戊申十干之甲十二支之子相配再周無餘無欠而皇上登極之始歲適與相符謂 上天無意可乎謂聖祖在天之靈無意可乎謹按宋儒邵雍皇極經世書謂天地大數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國祚大數以九千六百年爲一元三代以後惟漢唐宋國祚爲最長然皆不能滿其國祚之元數多者不過三四百年如人壽以百二十年爲一元然非善攝養者惜元氣存仁心謹身節用不能盡其天年以滿其元也是以漢唐宋之世自百五六十年以後往往中微

政務日趨於弊風俗日趨於薄紀綱日趨於弛由是馴至於不可振起而底于亡此無他中世繼體之君皆生于世道豐亨之際宮闈安樂之中不歷險阻不經憂患天示變而不知畏民失所而不知恤人有言而不知信好尚失其正用度無其節信任非其人因循苟且無有奮發之志顛倒錯亂甘爲敗亡之歸故也何使其君若臣當其將微之時灼然豫知其中微之象因上天之垂戒汲汲然反躬脩省以祈天永命其國祚豈止於此哉矧其上世創業之君無甚功德

於民適逢機會因人成功非若我　聖祖驅夷狄而出之化外收還我二帝三王所自立之中國重闢彝倫再立世界蓋自天開子會以來帝王功德之大所未有者也我　國家有此大功上格　天心爲　上帝之所予祐而眷顧之無已仁愛之不忘故於世道升降之會者欲開先之際生不世出之主而處於困心衡慮之中出非常之變而當其居潛養晦之日是成化年間災異之生皆自古史冊所罕有者彗星凡三出紫微太微天市三垣與夫三公北斗無不掃遍

兩京畿暨十三藩司所奏地震毋慮五六百次舉皆有聲餘殃至弘治之初猶未已也邇者彗星又出於天津地震天鳴無異晨時異鳥三鳴於禁中考之經史天變莫大於彗孛而侵三垣台斗爲重地變莫大於震動而在京師邊防爲急禽鳥動物得氣之先其變尤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彗孛僅三書地震僅五書飛禽僅二今乃屢見於二十五六年之間變不虛生必有其應特在遲早之間卜以古人占候之術驗以前代已然之故其咎徵之應深可畏也然我

祖宗積德累仁　先帝敬天愛民　皇上清心寡慾無有致災之理而天之示變乃如此夫豈無其故哉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天不言因其必然之數而示以顯然之象使人見其象推其數盡其當然之人事而求所以勝天則能變災爲祥矣夫人所以能勝天其道何繇脩德而已矣蓋天之與人雖有懸隔之勢而實有感通之理上天監觀于下念我　聖祖有功於天地有功於生民有功於自古帝王知其氣運至此必有適然之數故豫生　聖人以待之屢出災

異以儆之其生聖人也必使之早歷艱憂其出災異也必示之以非所常有由是而觀可以卜知上天之意有在而 祖宗在天之靈有所屬也恭惟 皇上禀非常之資膺重明之運於 太祖開基百二十年之後稽之卲數以三十年爲一世至百二十年則四世矣四世則當四時之數而爲一朞也歲事周矣月窮于紀星回于天至是則三陽開泰萬象惟新之時焉當此之時事必更始使舊者新廢者起閉者通鈌者完然後可以延而長之以固久遠不拔之基所以補偏救弊振仆持顛洗濯疏達衍國祚靈長之慶於千萬億年茲其時也是時也其世道升降之會而治亂安危之機乎由此而上可治可安由此而下可亂可危持其安使不至於危保其治使不至於亂銷已然之變而使之不爲災傾將否之運而使之轉爲泰其斡旋之機政在於 皇上今日失此時而不爲踵其後者縱欲有所爲無及矣故天既示大變於 皇上未登極之先而不爲之應又示急變於 皇上初登極之後以趣其必爲天之意丁寧告戒至矣盡矣

無以加矣古人謂災異之來爲天心仁愛人君臣竊以爲今日災異前後重見疊出如此天心之仁豈但愛一人爲一時而已哉蓋念我 太祖有大功於世故以茲非常之變儆動我 皇上之心欲其惕然與感赫然奮發治之於未亂安之於未危延 國祚於千萬億年不啻潚其元而且將過其曆於無窮也

皇上當此大任遇此大機當可爲之時有可爲之勢烏可泛然苟然坐失其機會而不思所以預爲之計哉臣願 皇上體上天仁愛之深念 祖宗基業之大端一身以立天下之本清一心以應天下之務上畏 天怒下畏民怨中畏人言謹好尚而不流於異端邪見謹用度而不至於耗國害民謹任用而不失於偏聽獨任振紀綱於頹靡之餘復風俗於和平之舊防微杜漸毋惟禍亂之憂屈己虛心不以顛危爲諱防慾而剛爲之制思患而豫爲之防遇凡 聖心有所思爲有所謀猷將有爲也將有行也與夫臣下有所論奏建置也左右有所陳說求請也則反求諸心熟思而審處之曰此事果合於天理否乎果順於

人心否乎果適於時宜否乎其於聖賢經史有無該載其於　祖宗彝訓有無違悖其於當世軍民有無利益物論以爲是否人情以爲便否清議以爲善否得無違道悖德以致天怒乎得無勞民傷財以致民怨乎得無蠧國害民以致人言乎一事之行而衆思是集訪於衆而斷於獨然後審緩急之宜量輕重之劑循先後之序以見於施行焉夫如是是惟不行行則合天理之公卽人心之安適時措之宜而天下後世享其福矣雖然人君一心而攻之者衆一日萬幾而應之不暇人人各有所見而欲效其所見人人各有所能而欲售其所能人人各有所求而欲遂其所求揣摩窺伺覘吾意氣之所嚮引誘激發逆吾心志之所欲投間抵隙覬吾機便之可乘上纔畧露其微機衆卽揣以爲幸會而入其說獻其計引其人植黨與排異已求差遣乞　恩澤希爵賞覓田宅無非欲攘貨賄以肥家結親倖以固寵冐爵祿以貽後是皆爲其身謀爲其家謀爲其親識及所交私之人謀豈有毫髮謀　國之心哉　皇上誠宜養心性以保天和閱經史以廣聖學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神姦愼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信任防一已之偏聽納取衆人之善示淳朴以爲天下之先明意嚮以定萬民之志使夫投機伺便之人承風希旨之輩曉然皆知　上之所好尚者在乎仁義而不在功利也在乎儒教而不在佛老也所用度者在乎儉朴而不在奢靡也在乎省節而不在浪費也所任用者在乎賢良而不在嬖倖也在乎正直而不在諛佞也則　朝廷之上如日正中仰其光景者皆知其不可隱蔽如水趨海觀其波流者皆知其不可廻轉小人不敢肆其姦君子不爲人所蔽左道惑衆者不能亂聖人之教巧言詭計者不能遷　明主之意則紀綱振作治教休明風俗淳和上有餘而下無不足國勢隆重而運祚靈長矣然而小人各執其一偏之見各狥其一家之說各騁其一已之私互相標榜交相證助迭相游說屢變以求勝多方以遮飾左使以亂眞必欲踐其所言成其所謀遂其所大欲而後已不幸而墮其術中誠有如古人所謂簸揚眯目則天地

[illegible]方爲之易位者矣苟非上之人據正理以折之稽古道以正之考國典以諭之安能服其心而遏其勢哉臣不揆謹擬爲數條以進自今以後臣下有言佛道[illegible][illegible]以延福祚者請折之曰古之帝王好佛者無如梁武帝崇道者無如宋徽宗考之史鑑武帝餓死臺城子孫自相魚肉以至於亡徽宗爲金人所執死於五國城親王公主隨之北行而死於虜者四十餘人其效何如也有言脩煉金册可致長生者請正之曰後漢魏伯陽作參同契宋張平叔作悟眞篇二人著書敎人煉金册以求長生必其人眞得其傳果長生不死至今猶在天地間也二人者今果安在哉求其人不復見則是其人亦死其術不驗也夫著書敎人以長生者已身且不免於死況夫讀其書以效其所爲者豈得長生哉有言刱造寺觀以植福田者請諭之曰　本朝於兩京造天界大報恩大興隆寺朝天大德靈濟等宮外此又有前代舊基累朝别建之所所以奉佛老之敎無以加矣又何用别有所營造哉矧今　國家經費比　祖宗時百倍民窮財盡

若又大興土木勞人之筋力則人爲之怨費國之資財則國爲之貧使彼所謂佛天尊尚有見人之窮苦怨咨以營其居如此必不能一朝居也若彼徒欲奉己而不知恤人助國又何用崇奉彼爲哉有言印造經懺以求利益者請諭之曰　本朝於佛道二教各有藏經佛藏十二部五千四十八卷道藏七部四千四百三十一卷皆有板本印行外此又有經厰所刻書肆所售之本所以奉二氏之言無以加矣又何用别刻新本爲哉刋一部梵夾之板費中人十家之産工匠之役楮墨之用不免勞人耗財致其嗟怨使彼所謂佛天尊有靈聞人印造其書如此勞費其心亦必不樂也若彼徒欲人崇奉其言人雖貧若不恤也又何用崇奉之哉有言脩齋設醮必須豐盛者請折之曰古人祭天享帝器用匏陶酌用明水一以誠敬爲主非以多品盛設以爲觀美也就二教言之彼亦有酌水獻花之說況其爲敎以清凈慈悲爲事彼佛天尊於冥冥之中若見世人奪小民衣食之資以供養之而致其饑寒困苦哀怨無聊如此其肯歆饗之

哉若彼不問其物之所從來惟口腹是饜而不恤人怨亦不足以爲佛天尊矣有言誦經持呪可以禳度者請正之曰古人著書垂教欲人誦讀講習以爲身心家國之用非取其口誦遍數多少以爲功果也就二教言之佛氏四十二章經老子道德經亦無誦數之說後世求食之徒乃假佛天尊言以作經經稍未成遂以若誦此經爲言人誦此經可以消災得福倩人聚誦計其遍數與人傭錢徒事口舌無益身心縱誦千萬億遍何益於佛天尊而以爲我功而錫以福祐耶有言崇重西僧以求秘術者請諭之曰唐宋以來西番每爲邊患自元人崇重番僧遂有邊患者遣僧諭之尋卽寧靖　本朝因元之舊封其首長爲王蓋爲地方計也非用其秘密之術祛禳之法慶贊施食之科也旣封以王爵必鑄金以爲印其服食擬於王者而又供給其徒歲費不貲况今番僧多非本種往往作奸犯法大爲　國家之蠹今封一人按舊例供給之足矣不必更有增加也有言祀神以求福祐者請正之曰周禮八則一曰祭祀以馭鬼神蓋先王

設廢置刑賞之法非特以馭昭昭之臣民則雖鬼神在冥冥之中亦在所馭也人君爲神人之主豈有反求私福於所馭者之理哉非但君不當爲神亦不敢受也禮之所謂祈報祭禜者爲民而已非爲己也孔子謂祭非其鬼爲謟具牲牢備品物且不可况扶鸞箕呪符水效巫覡之爲哉有言宴饗物品必須豐侈者請正之曰古人宴饗以示慈惠以訓恭儉其牲牢俎豆皆有常數蓋主於娛親禮賓不爲飲食觀美也後世窮奢極欲一日之食而費小民十年之用一宴之設而害物産千百之命所實用者無幾所虛費者孔多暴殄天物於無益非所以惜福靡耗民財於不貲必不免斂怨矧今國計非前朝比豈可因口腹之欲而損軍國之經費縱奢侈之欲以虧人主之儉德乎有言匪頒賞賜必欲如舊例者請諭之曰古人賜予以報功庸以施恩惠其等差多寡各有常數蓋主於激勸人心非以厚私周急也今人動以前例爲言必欲循舊更求加多殊不知　祖宗盛時帑藏充積而人員尚少今則所儲之物比舊爲少當給之人比

舊加多就一人所得計之所得固少總計　國家之所費蓋已數倍于前矣矧今公私匱乏非獨在上者當爲民惜財而臣下亦當爲　國惜費也有言寶石可爲服飾觀玩者請折之曰成化末年收買寶石人間所有者盡入內府矣又何必他求哉矧自古中國所寶者金銀珠玉是皆有用之物至金元之世此物始入中國色不如玉之溫潤質不如金之從革是皆細砂碎石稍光澤者爾非古人所謂珍寶也　朝廷用之則價增百倍不用則荒歉之年鄉落之間以斤

兩易斗升之米不可得也此物最爲帑藏之費小人欲效尤盜　國家之財以利己肥家往事可鑒也有欲於街市和買以應用而取直于官府者請論之曰唐人官市爲史臣所譏堂堂朝廷自奪民物於廛市富有四海而賒貸於小民豈可聞之四遠哉且市井小民營刀錐之利以資口腹一人一日不得利則一家一日不得食況其資本多質貸於富家而計日取息爲償今官府雖非白奪然令其領價於內帑移文伺候動經旬月所得不償所失小民何以爲生哉謂之和買必見錢買見物兩平交易可也有欲求閑田以爲己業者請論之曰君之所以爲國者民也民之所以爲生者田也民耕田出租賦以供君君散民賦以爲百官之俸祿既食君之祿則不當侵民之利況官崇地親者皆與國同休戚者哉今近畿之地生齒日繁役重民貧無地不耕何田無主縱使有閑田亦當周急不當繼富也君臣一體休戚同之惟知爲家以植利而不思爲國以保民可乎有言欲差官於外織造措辦者請論之曰古人有言財不可豐去其害財

者耳今百姓艱難公私匱乏事事皆爲減省則財用自然豐裕且織造錦綺紗羅措辦器皿物事其工本皆出於民若官府見有行使帑藏尚有收貯眼前未至乏絕姑且應用如果將盡絕亦須待豐稔之年民力有餘然後舉行可也有獻珍異之器以希賞者請折之曰器之爲器取適用而已苟製一器而費百器之材用一工而費百工之力耗財貨於無用費工力於無益何爲也哉夫人之所以蓄奇巧華美之物者無非欲以誇耀於人也尊居九重富有四海其尊無

對其宮無倫兒官闈邃密門禁深嚴外人無由而至將誰誇哉有言宮室損壞必須改作者請諭之曰前人遺構皆極其樸素渾堅後人輕易改作往往不及於前苟不至於傾圮頹壓姑仍舊貫扶其欹斜而補其損漏可也若謂其窄小不足以居必爲脩廣則前人何以居至今日乎非不得已不宜動作動作不免取民財役軍力今公私匱乏士卒疲勞已甚一旦有事將何所取用而責誰以敵愾禦侮哉有欲折糧以備顏料者請諭之曰戶部錢糧歲有常數一歲之入僅足以供一歲之用稍有贏餘則留以爲凶荒之備軍旅之需而工部顏料不過以爲宮室器服之用人不食則身死國無糧則人散宮室之舊者尚可支住以居器服之敝者亦可補綴而用豈可輕耗戶部之經費以爲工部之營造一旦不幸而有不測之變非常之災何所取以應用哉有言工作之人勞苦欲希陞賞者請諭之曰國家之於百工技藝有官者各有俸祿無官者亦有糧給其所以作勞成效皆其職分當爲者也因事而不時賞賚秩滿而循資陞用可也

乃欲一次畢工一次陞賞國家安得許多官職錢糧哉有言所司乏人使用而欲於額外增置者請折之曰有此衙門則有此事務有此事務則有此使令之人今皆安在必有簿籍鄉貫可考宜行合干衙門勾解以足其數中有戶絕者方可按名僉補今公私俱困凡事宜從減省姑宜照舊取辦可也益此等事皆是管事監工者比舊加多各欲得占用跟隨之人以利己也有進工巧之人欲授之以職者請正之曰禮言毋作淫巧以蕩上心蓋以人君一心萬化之本天下安危生民休戚皆由乎此使其心常囿於禮法之中必不肯輕費民財必不肯輕勞民力財不輕費則歛於民也薄力不輕勞則役於民也輕而天下安矣苟其心蕩然出於禮法之外凡所以奉己而適用者皆欲華麗精緻不免費財而勞民以爲天下之害如此等人必痛加抑絕使其不得作淫邪精巧之物以蕩上心豈可引而用之而加以官職使居左右哉有技藝雜流欲得文武要職者請正之曰名器所以重者以人不易得也人人可得則人輕之矣自古帝王

以爵祿鼓舞一世之賢能不徒惜名器而又別品流
慨惜之又別之則得者以爲榮不得者不敢萌倖心
人人不敢萌倖心則得者愈榮而名器益重矣况彼
技藝之流各有本等之官隨所業而授之可也有無
出身人欲於文武官常員外添註者請正之曰官職
有常員歲計有常數官以治事有一事則有一官俸
以給官有一官則有一俸今無故欲於常員之外多
增官員增一員之官則增一員之俸盍思漕運之米
至京師者率費三四石而致一石農民耕作之勞士
卒漕輓之苦官吏征輸之慘用以供養官吏俾其治
事治事以安民不爲過也然常年之儲出入止於此
數入者不增出者乃加至數倍焉歲計何由而克國
力安得不屈况名器因之而輕流品因之而混忝功
庸之文序廢銓選之資格倖門既開捷徑旁出有財
者可以財求有勢者可以勢得待缺者老死於選調
立功者拘礙於文法公道不明廉耻盡喪而欲求治
難矣凡此二十二事臣特以　皇上耳目所及者細
微淺近之事而言爾非謂天下之事盡於此也由是

推類以盡其餘則凡天下・弊端有小於此者亦得以
漸而除國家至計有大於此者皆可以次而行矣
聖學高明義理融貫夐出千古之上此等之事諒其
必無臣猶喋喋以爲言者杞人之憂天野人之獻芹
爾天固無傾墜之理而野物豈玉食之所需哉而杞
人憂之野人以爲獻是蓋一念憂國愛君之心出於
忠誠懇切而不自知其不可也誠以天下之事何嘗
不起於細微何嘗不起於淺近惟其以之爲細微淺
近也謂其無能爲謂其不足畏謂其所關係者非急
謂其所費用者不多姑且聽之姑且行之積力久而
見聞熟遂認之以爲固有循之以爲當然而不以爲
非殊不知片雲蔽日天地爲之晦冥蟻穴潰堤湖海
因之乾涸其終也遂至於損　朝廷之大體壞　祖
宗之家法空　國家之帑藏失天下之人心　宗社
因之而危國脉由之而促未必不起於斯也　皇上
儻不以臣愚迂昏昧而棄其言聽政之暇宮中無事
將臣所過料者時賜省覽一得之愚或有契合於
宸衷或有啓發　聖志留神省記紬繹於心思之間

萬一臣下有所建白求請偶與所料者合即乞皇上運恩以發揮之加意以刪潤之推類以擴充之發以確斷形於詔旨以正之折之諭之使騰利口以售其奸者氣餒而失其便騁私意而求所欲者心服而知其非耳目所及者旣以如此則內而宮闈朝著外而郡國邊鄙莫不革心向善聞風知警則接於見聞者無邪辟之思形於施設者皆正大之事矣化源旣清國是自定國家之大本以立而不爲小人所動搖天下之大計可施而不爲異議所排沮于以彌非

常之天變於未然于以延過曆之國祚於有永使大明之日月亘萬古而常明祖宗之功德與兩間而益久唐虞三代之治復見於今日而漢唐宋不足言矣所以然者何莫而非皇上脩德以勝天之明效大驗歟將見功光祖宗慶流子孫萬世之下雖有作者不可及矣臣荒陬孤生誤蒙朝廷任用年踰七十屢章求退未蒙允許及加超擢進之密勿之地常恐一旦齎志以歿無以報畣聖恩之萬一曩嘗具奏欲將所進大學衍義補中所載古今事實切

於時務者陸續陳獻以圖報畣欽奉聖旨卿欲有言具奏來看欽此欽遵臣竊惟臣所著大學衍義補一書用以補宋儒眞德秀之缺是皆治國平天下之要蓋就事功而言非其本也所謂本者眞氏之書所載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之要是也皇上自居青宮時已命儒臣進講亦已心體而力行之久矣臣於前書所謂本者不敢再有瀆陳謹推天地之大氣運原祖宗之大功德審今日治亂安危之大機會凡理勢之所必至事體之所當然特爲指陳議

擬因人情之偏處而逆閉其邪念就人心之明處而發動其善端折其萌而不使其滋長於微隱之中澄其源而不使其泛濫於懷襄之大茲蓋臣所獻書之外別有所見者也謹倣宋儒獻萬言書之比先具此本上塵御覽以開獻納之端然後備臣原奉欽依事理所欲言者以盡圖報之志取凡臣所進書中有關于救時之急務經世之遠圖爲治之要政防患之豫謀者別具奏陳以備採擇庶或有以爲聖治萬一之助臣老矣性迂而執心不當憂而憂事無可慮

而慮雖於中道不能無過然平生所存所學惟在於此不以旣老將死而改其少壯之素志故不覺云云之多如此也伏望　皇上憐其戇直之愚　赦其干冒之罪臣不勝拳拳懇悃願望之至謹具題以聞奉聖旨這本所言止印經節賞賜停織造杜塞希求陞官等項皆切中時弊該衙門看了來說欽此

請訪求遺書奏（弘治壬子五月十二）

臣先於弘治四年十二月內具題欲將臣所進大學衍義補書中所載切要之務陸續陳獻欽奉　聖旨卿欲有言具奏來看欽此欽遵臣看得本書內備規制下圖籍之儲有云人君爲治之道非止一端然皆一世一時之事惟夫所謂經籍圖書者乃萬年百世之事焉是皆自古聖帝明王賢人君子精神心術之微道德文章之懿行義事功之大建置議論之詳今世賴之以知古後世賴之以知今者凡歷幾千百年而後至於我今日而我今日不有以脩輯整比之使其至今日而廢墜放失焉後之人推厥所由豈不歸咎於我哉是以自古帝王任萬世世道之責者莫不

以是爲先務焉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之初庶務草創日不暇給首求遺書於至正丙午之秋是時猶未登　寶位也旣平元都得其館閣秘藏而又廣購於民間沒入於罪籍一時儲積不減前代然藏蓄數多不無亂雜積歷年久不無鼠蠹經該人衆不無散失今　內閣儲書有匱書目有簿皆可查考乞　勑內閣大學士等官計議量委學士幷講讀以下官數員督同典籍等官撥與吏典班匠人等逐廚開盤將書目一一比較或有或無或存或欠或多或少分爲經史子集四類及雜書類書二類每類若干部部若干卷各類總數共若干要見實在數明白開具奏報又以木刻考較年月日委官名銜爲記識於每卷之末立爲案卷永遠存照臣竊惟天下之物雖奇珍異寶旣失之皆可復得惟經籍在天地間爲生人之元氣紀往古而示來今不可一日無者無之則生人貿貿然如在冥塗中行矣其所關係豈小小哉民庶之家遷徙不常好尚不一旣不能有所廣儲雖儲之亦不能久所賴石渠延閣之中積聚之多收藏之密扃鑰

之固類聚者有掌故之官閱畧者有繕寫之吏損壞者有脩補之工散失者有購訪之令然後不至於浥爛散失爾前代藏書之多有至三十七萬卷者今內閣所藏不能什一數十年來在內者未聞有所考校在外者未聞有所購求臣恐數十年之後日漸損耗失今不爲整治將有後時無及之悔伏望 皇上
體 聖祖詔求遺書之心任萬世斯文在茲之責毋使後世志藝文者以書籍散失之咎歸焉不勝千萬世儒道之幸臣所進大學衍義補一書其間條目雖

多然皆一代一時之事惟此則萬世之事焉故首以此上請而條列合行事宜于後謹具 題知伏候
勑旨

計開

一自古藏書之所非止一處漢有東觀蘭臺鴻都等處唐有秘書監集賢書院等處宋有文館秘書省等處我 朝稽古定制罷前代省監館閣掌書之官併其任於翰林院設典籍二員掌凡國家所有古今經籍圖書之在文淵閣者永樂中遣翰林院脩撰陳循往南京起取本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一部北上餘悉封識收貯如此則是兩京皆有儲書也今天下書籍盡歸內府兩京國子監雖設典籍之官然所收掌止是累朝頒降之書及原貯書板別無他書籍其官幾於虛設請於內閣見存書籍內查有副餘之本各分一本送兩京國子監典籍廳收掌仍
勑兩京內外守備大臣會同南京司禮監禮部翰林

院官查盤永樂中原留南京內府書籍有無多寡全欠具數奏知量爲起取存留分派輳補其止有一本無副餘者將本書發下國子監 勑祭酒司業行取監生鈔錄字不必工惟取端楷錄畢散各堂教官校對不許差錯每卷末識以謄寫監生校對教官銜名其師生只照常例俸廩別無支給挨次差撥如常合用刊字摺背刷印匠作及紙筆之費行合干衙門量爲撥辦不限年月書成裝釘陸續付兩監典籍掌管如此

則一書而有數本藏貯而又有異所永無疎
之虞矣
一我
太祖高皇帝聖德神功超出萬古帝王之上御極三
十年多有制作皆出自
宸衷御札非若前代帝王假手臣下之比也今頒天
下者惟
皇明祖訓大誥三編大誥武臣資世通訓御製詩文
雖已編輯刻板藏在內府天下臣民得見者尚
罕也今編類在內閣書目者有御註洪範御註
體尚書御註道德經文華寶鑑昭鑑錄外戚事
鑑存心錄精誠錄省躬錄志戒錄永鑑錄忠義
錄爲政要錄彰善癉惡錄武臣鑑戒醒貪簡要
錄務農技藝簡要錄女戒務本之訓等書是皆
我　聖祖精神之所運心畫之所形手澤之所
流溉者也存之足以範百王垂之足以鑑萬代
其間雖或有成於衆手何者不本於
聖心若夫所謂　大明帝紀皇明寶訓大明寶訓

武聖政記大明日曆無一書則又當時儒臣纂述
卷帙者也今皆藏在內閣天下人無由得見臣
竊惟前代帝王有我
聖祖制作之一二爲其子孫者莫不寫之琬琰頒布
天下傳之將來以爲其父祖揚名而我
聖祖之功之德萬世如見固不假乎言語文字以傳然
聖子神孫繼述之孝顯揚之心則有不容已者臣請
勑內閣大臣督領翰林官屬將秘閣所藏已成編卷
者逐一校閱無差彫印頒行若其辭語近質不
可行遠卷帙浩繁難以盡布請如洪武六年翰
林學士詹同宋濂等纂集日曆以爲寶訓事例
倣唐人貞觀政要體製將前項書籍撮其指要
舉其宏綱分門別類以成一書命工刻梓頒布
天下垂憲後世俾學校用以教人科舉用以取
士　朝廷用以資治則
聖祖之聖德神功與六經而並行同天地而長久矣
一漢唐宋創業之君承亂離之後莫不先收圖籍
中世以後稍有散亡遺闕輒遣使分行天下括

訪懸賞以購之授官以酬之雖以五代亂離之世尚且不廢況今百年承平內外無事國家猶有餘力採輯佛道之書以爲藏經雕以良梓飾以文綾徧賜天下寺觀儲以髹紅函匱載以金碧輪藏況此儒家經訓書籍乃自古帝王傳心之要道經世之大典天地山川人物風俗之所存禮樂刑政制度文爲之所具焉可吝纖微之費而不爲經久之計以貽千古之永嘆哉臣請勅內閣將考校見有書籍備細開具目錄付禮部抄騰分送兩直隸十三布政司提督學校憲臣榜示該管地方官吏軍民之家與凡官府學校寺觀并書坊書舖收藏古今經史子集下至陰陽藝術稗官小說等項文書不分舊板新刊及抄本未刻者但係內閣開去目錄無有者及雖有而不全者許一月以裏送官其有　王府處啓知借錄多方差人詢訪設法蒐採期於盡獲無遺通行仰所在有司將各處贓罰紙劄并給官錢撥付府縣照數分散各處儒學生員謄寫惟取

成字不拘工拙但不許潦草失真就令各學教官校對既畢以原本歸主不許損壞不還其所得書目先行開具陸續進呈通行各處互相質對中間有重復者止令一處抄錄畢裝藏卷帙具本差人類解赴京

一自古帝王藏國史於金匱石室之中蓋以金石之爲物堅固耐久非土木比又能扞格水火使不爲患故有天下者斵石以爲室鋼金以爲匱凡國家有秘密之記精微之言與凡典章事蹟可以詒謀傳遠者莫不收貯其中以防意外之虞其處心積慮可謂深且遠矣後世徒有金匱石室之名而無其實典守雖設官藏貯雖有所然無禦災備急之具不幸一旦有不測之事而出於常慮之外遂使一代治體事功人文國典因而散失後之秉史筆者無所憑據往往求之於草澤訪之於傳聞簡牘無存真贋莫辨非但大功異政不得紀載而明君良臣爲人所誣揑者亦多有矣所以古之君子憂深思遠者恒於

無事之時而爲先事之慮當平寧時無故而爲
急切之語固若不識忌諱者然原其心則不失
爲忠愛之深也仰惟我　朝得國之正三代以
來所未有也
列聖相承承平百餘年盛德神功如天地日月巍乎
煥然所以傳之天下後世者惟賴乎實錄之書
今　內閣所藏者
太祖高皇帝實錄一部二百五冊寶訓十五冊
太宗文皇帝實錄一部一百二十四冊寶訓十五冊
仁宗昭皇帝實錄一部二十一冊寶訓六冊
宣宗章皇帝實錄一部一百十六冊寶訓十冊
英宗睿皇帝實錄一部三百六十一冊寶訓十二冊
憲宗純皇帝實錄一部二百九十三冊寶訓十冊與
藏在　內府每　帝又各有一部而已此外別
無他本夫旣無金石藏書之具又無名山藏副
之制臣愚過慮欲乞　朝廷于文淵閣近便去
處别建重樓一所不用木植專用甎石壘砌爲
之如民間所謂土庫者收貯緊要文書以防意

外之虞乞
勑內閣儒臣計議督令內閣書辦中書舍人等官遇
其理辦本等文書稍有暇隙不妨本職分寫
累朝實錄各一部不限年月書成盛以銅匱庋于樓
之上層凡內府衙門收藏一應干係國家大事
文書如玉牒之類皆附焉其制勑房一應文書
如詔冊制誥勑書等項草檢行禮儀注應制詩
文等項底本前朝遺文舊事等項雜錄亦令書
辦官員遇暇陸續抄錄不限年月書成盛以鐵
匱貯於樓之下層凡　內府衙門所藏文書可
備異日纂脩一代全史之用者如永樂以前文
武官貼黃之類皆附焉如此則
祖宗之功德在萬世永傳信而無疑國家之典章垂
百王遞沿襲而有本矣不勝萬千年世道之幸
議者若謂文書浩大書辦人員數少歲月易邁
何時訖功臣請樓成之後先將合貯文書之見
有者權寘之中待後陸續寫完新本易出舊本
仍貯故處以備考用孟子有言七年之病求三

年之艾苟爲不蓄終身不得
太宗皇帝多事時猶聚衆千百纂集永樂大典以備
學校考究以此方彼孰重孰輕伏乞　睿照
一藏書之所分爲三處二在京師一在南京則是
一書而有三本不幸一處有失尚賴其二處之
存其在國子監者如內閣例盛以厨匱寘於典
簿廳藏道所中責付典籍掌管祭酒監丞等官
時常提調監護然惟掌其門外之鑰及爲水火
盜賊之備而已若夫厨匱鎖鑰則收在內閣每
年三伏日如宋朝曝書給酒食費之例先期奏
請翰林院量委堂上官一二員偕僚屬赴國學
曬晾書籍因而查筭畢事封識扃鑰歲以爲常
南監鎖鑰則付南京翰林院掌印官收掌其曝
書給酒食亦如北監之例皆不許其監官擅自
開匱取書觀閱并轉借於人內外大小衙門因
事欲有稽考者必須請　旨違者治以違制之
罪奉　聖旨
太祖御製書籍着翰林院官打點見數收貯南京書

籍查照目錄開寫缺少的去着守備同南京禮
部翰林點檢送來天下遺書禮部行移南北直
隷并十三布政司訪求其餘罷該衙門知道欽
此

請昧爽視朝奏

臣等仰惟　皇上自卽位以來一應朝儀悉遵　先
朝故事每日臨御有常時臣下趨見有常候七年于
玆有如一日凡內外臣庶得於見聞者莫不贊歎以
爲　皇上孜孜圖治有憂勤惕勵之心有警戒相成
之助太平之治計日可待爰自今春以來出朝間有
晏時然亦尋復如舊近三月間往往于卯末方出臨
朝鐘鼓之聲一聞於外莫不驚訝以爲　皇上勤政
漸不及前誠恐由是而傳之遠方播之夷狄其爲
聖政之累誠非細故臣謹按宋儒朱熹解詩之鷄鳴
篇有曰古之賢妃御於君所至於將旦之時必告君
曰鷄既鳴矣會朝之臣既已盈矣欲令君早起而視
朝也葢其夙興之時心常恐曉故聞其似者而以爲
眞非其心警畏不留於逸欲何以能此又嘗伏覩

宣廟御製五倫書勤政篇有曰永樂四年正月 太宗皇帝御右順門晚朝諭六部尚書及近臣曰朕每旦四鼓遂興衣冠靜坐是時神清氣爽則思四方之事緩急之宜必得其當然後出付有司行之朝退未嘗輒入宮中閱取四方奏牘一一省覽其有邊報及水旱等事即付所司施行誠慮天下之大庶務之殷豈可須臾怠惰一怠惰則百度弛矣臣等謹錄如前而又竊有見焉夫自唐虞三代歷漢唐宋至于今日率以昧爽爲視朝之期昧爽者欲明未明之時也是時夜氣既定旦氣方清物欲未雜於前心地虛明於內於是臨臣下決機務則是非易見聽斷不惑昔人所謂一日之計在於寅誠非虛語也伏願 皇上諷詠先賢解詩之言佩服 聖祖諭臣之語每日常朝率以昧爽爲期則政務不至廢弛臣下知所遵守解民庶驚訝之心息遠近傳播之議其於 聖德所補非小而太平之治亦於是乎基焉臣等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之至謹具奏 聞奉 聖旨

乞免撰玉樞北斗二經序文奏

本月十四日內臣傳 旨令臣等撰玉樞北斗等經序文臣等未解其義不敢下筆切觀二經所載其中有家有北斗經及即誦此經之語是時經未成編而預言及經經安在哉自古聖賢經典無此例也玉樞經首述普化天尊在玉清天與諸天帝君會言是時誰見而下來傳述之耶北斗經云北辰垂象而衆星拱之夫天無星處爲辰豈有老子而不識北斗不是北辰耶其中又多有云道言者人便會言說道是義理之名如何會言說此等處皆不成文理決非天尊老君所作無疑必是巫覡小人假此以惑世誘民爲衣食之計耳一向行於市井閭閻間未曾上達以故因循襲用未革 聖明在上闡明正道如此邪妄在所禁絕使天下後世曉然知大中至正之所在若又御製序文冠其編首行之天下後世其爲 聖治之累大矣伏覩 太宗皇帝實錄永樂二年有道士獻道經者 太宗曰朕所用治天下者五經耳道經何用斥去之既而諭侍臣曰上好正道則下不爲邪人主好尚稍不謹懷僥倖之心者恣縱妄誕以從所好

苟墮其計將來流無窮之害　聖祖明斷載在信史將以爲天下萬世法況今日　皇上踐　皇祖之位而承其宗祀者哉竊料當時所進之書必是老子莊列之類又不然則亦大洞度人等經比也其言雖不合聖賢大道其千百言中豈無一二言可取　太宗尤且弃之不用若此二經類皆卑下之見鄙淺之辭不過幸人疾厄啓其錢財歛人醮祭因而求索此正古人所謂左道惑衆之事幸而上聞　聖朝以寬大爲治不卽誅殛幸矣豈可又以　宸章天語而表章

之哉臣等職忝輔導苟有所見不敢不言干冐　天威不勝恐懼之至

● 乞嚴禁自宮人犯奏

先該禮部題稱弘治五年三月二十三日有私自净身人康某等約有一千餘人各持木棍甎石自長安左門直至本部後門擁塞街道將尚書耿裕等四面邀截趕打已蒙　聖旨着錦衣衛將爲首的拏送本衛好生打着問今錦衣衛官已拘將某等在官供認明白請　旨發落臣等竊惟自古帝王爲治必防微杜漸恐生禍階今净身人敢於　宮闕之前聚衆至千各持木石趕打執政大臣玆豈小變哉考之史冊自古所未有也惟北魏時羽林軍士以征西將軍張彝子仲瑀建言抑武人害彝父子魏朝姑息不窮治其罪其臣高歡素有異志因此知其紀綱不振歸而起兵天下因之大亂設使魏之君臣稍有知識痛懲其人則紀綱立矣奸雄自然帖服豈至倡一時之亂貽萬世之笑哉且今千人之中舉皆畿甸之産又聞不止此竟此外尚有數千百人村落之間無處無有若

今將用此一起人則彼同類之已净身者接迹而來趨未净者聞風而傚傚八郡之中其民幾何非徒不得其一身之用并與其子孫皆不得其用矣是豈太宗皇帝起山西無田之民發天下爲事之吏塡實京畿以壯固根本之意哉今一人入內府一家免差役而又推及其親隣自此以後京民免役者日多應役者日少若不痛爲禁止日積日多賦役積壓平民何以克堪且自漢罷內刑之後朝廷官府不用宮刑而閭里街市之間乃擅自行用自戕其身體自絕其

種類而在天日之下照臨所及之地夫豈美事哉夫人生有血肉之軀有骨肉之親孰不欲保其身孰不欲延其類此輩生太平之時無天閼之患而甘爲此者彼但見今內諸司侍從之臣爲　朝廷所任意欲倣傚彼殊不思受異數者固多而淹常調者亦不少況其人遭家不造不幸爲人所詿誤緣事所係累受　朝廷罔極之恩死中得生以有今日是以鞠躬盡瘁一心　王室以報再生之恩且皆以童稚之年進入掖庭不與外人交接心純而志篤間有一二年稍長者或出於隱宮或不得已顛撲傷損所至非有所覬望而然也非若此輩處心積慮要吻富貴然　國家錢糧有限職任有數豈能一一皆如所願一旦所願不遂安知其不悔前失而肆無忌憚哉夫五刑之中宮刑最重大辟雖曰身首異處然止於一身一時而宮刑則上閼先傳下絕後繼非止一人一世而已也伏覩　皇明祖訓有曰以後子孫做　皇帝時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黥刺剕劓閹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羣臣卽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

處死　聖祖之訓雖以　天子受天之命人臣稟君之命亦不許用此不仁之刑而彼小人處閭里之中爲國臣民者以刀鋸而戕　朝廷之生靈爲人子孫者用非法而戕父毋之遺體果何心哉伏望　皇上體天地好生之德憐小民蚩蠢之愚遵　太祖非法用刑之戒廣　太宗塡實京畿之政不追咎其旣往惟限制其將來嚴爲禁制自今有自宮其子弟罪其父毋及其戶首全家戍邊鄰保知情重加罰贖其用力下手之人許諸人首告得實者給賞以死罪人梟首示衆被害之人果年十五以下無知識者量留備用十五以上分送藩府如有不服使令私自逃回者罪坐引誘窩藏之人經過地方官司仍行各處廵檢司嚴加盤詰有捉獲者考滿得與軍囚一例陞用臣吻以允肅爲　朝廷所任用係　國家大計不敢緘默爲此不恤後患謹具題　知伏乞　聖恩保護使臣等不受張夔之禍不勝大幸

乞免李興死彭程戍邊奏

十二日欽蒙　命太監某等與臣等商議李興彭程

之罪備聞　皇上所以審處二人之罪委曲詳盡超出衆議之表　綸音一出凡在見聞莫不驚竦畏服臣等尤切恐懼切惟　本朝開國至今百餘年矣承平日久上下因循非但有司政務日弛而　祖宗法度亦多廢棄且如　憲綱一書專爲御史而設今之爲御史者非但不行其事且又不看其書或爲是官輙以扶持衙門爲言稍有循理守法者衆共非之謂不稱職習久成俗以爲當然其來也遠矣一旦忽然寘之于死謫之以戍知道理者固謂　朝廷設立御史巡按一方使彼振肅綱紀以安黎庶犯罪自有定律用刑自有常法因公而死一二人可也今乃打死至十有三命誅一懲百亦不爲過又春秋之義爲尊者諱愚頑小民不識忌諱尚有不恕彼以進士發身爲風憲官疏陳時政乃因　先朝末流之弊明白指言罪不容誅矣謫之充軍已爲輕典然天下之大人民之衆不能人人而曉諭之固有不盡知其詳者矣彼但見自來御史陳言切諫嚴刑懲惡以爲當然又見法司所擬多官會議罪皆不至死必謂　朝廷不欲御史盡職不欲御史言事傳之天下所損非小然此猶一時之事爾若夫青之史冊乃千萬年之事臣切觀自古作史者寓襃貶於一字之間凡書臣下有罪當死者則曰誅無罪不當死者則曰殺臣下有罪貶謫者不書其官無罪者則書其官蓋作史者考核其人情罪而爲之書法今法司定其罪如此多官會議又如此衆人議論又如此安知其後世秉史筆者不據事而直書以殺哉切惟自古帝王有所行遣不徒快一時之意而必爲後世之慮不徒懲一夫之惡而必示萬人之戒廢雄斷於委靡不振之餘施仁恩於垂亡無救之地此所以能鼓動一世之人心以成不世之盛治而傳萬世之美名者也臣願　皇上待法司具本覆奏之日批出着都察院堂上官率領十三道御史押李興於　奉天門下聽宣諭特遣司禮監太監傳　旨宣諭備述二人所以得罪之由　朝廷所以罪之之故因而屈法申　恩如臣等初議免李興死發極邊地面永遠不許所在有司故縱彭成或降雜職充吏或除名爲民仍　勅吏部及都察

院今後初選御史理刑照國子監監生初入監背學規例讀誦　憲綱必須通解然後考選其見任者一應行事俱要遵依　憲綱如此則一事之行而衆善之備見　聖明愛恤民命之仁見尊嚴　宗廟之孝中　祖宗成憲於久廢之餘舉風憲舊規於不振之後全　國家正大之體革小人浮躁之風

奏再乞免李興死彭程克軍

今日欽奉　命太監與臣等議必欲寘李興于死彭程克軍臣等待罪　內閣凡遇事之有關於　國家大體者不敢不言况此事非但於　國體有損而於
聖德亦有累焉臣等不言則臣等之罪大矣仰惟
皇上稟天縱非常之資當春秋鼎盛之時積功累仁以立萬世之基正在此時然臨御五六年誠敬未格於天心屢有災異德化未孚於天下尚未安全一旦忽有誅譴言官之　命傳之天下非美事也書之史冊非嘉績也臣等於此若不極言異時　聖德益崇閱世久而見事多忽然感悟追咎臣等不言則雖萬死無益矣况臣等皆起自小官而爲　先帝所任用以致　文　愚深死無以報若彭程之詆毀果出其本心臣等與之不共戴天之仇臣等於李興固無私嫌亦非有陰私隱惡而畏其黨類攻發若李興之獄果出於被害者親屬之訴究而不出於告訐則二人之罪　皇上雖欲赦之臣等固以執法死不奉詔矣尚肯營護之哉臣等所以切切爲之言者據理之正合衆之情守　祖宗之法保　宗社之福焉耳臣等死罪死罪謹具　題知

弘治三年春三月望日男敦編次

天啓元年仲春望日七代宗孫儒敎重編
儒懿同編
敎男光昌斯昌校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七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八

大學士謚文莊瓊山丘濬仲深甫著

表章

進大學衍義補表

國子監掌監事禮部右侍郎臣丘濬誠惶誠懼稽首頓首上言伏以持世立敎在六經而撮其要於大學明德新民有八目而收其功於治平舉德義而措之於事爲酌古道而施之於今政衍先儒之餘意補聖治之極功惟知罄獻芹之誠罔暇顧續貂之誚原

夫一經十傳乃聖人全體大用之書分爲三綱八條實學者脩己治人之要章句旣有以大明聖蘊衍義又所以上格君心書雖成於前朝道則行於　今代惟　太祖之建極嘗大書於　殿壁之間暨　列聖之紹基屢聽講于　經筵之上旣已致夫雍熙太和之治一皆本乎躬行心得之餘善推所爲者固無俟乎盡言欲全其功者亦須補其闕畧竊覩衍義之四要尙遺治平之二條雖曰舉而措之爲無難不若成而全之爲盡善況有其體則有其用旣成乎己當成乎人理固無一之可遺功豈有一之可闕善法不能以徒舉本末則貴乎兼該每當繙閱之時自起編劘之念顧一人之聞見有限而天下之事體無窮居一室而料度乎四方據己私而折衷乎衆務亦固知其不可猶強爲其所難是葢一念區區報　國之忠抑亦平生孜孜爲學之志是以頓忘下賤僭倣前脩豈不知妄擬非倫竊亦欲薄陳所見念惟天下之大其本在於一身人心之微其用散於萬事一物有一物之用一方有一方之宜所以化之者固本於身所以

處之者各有其道事皆有理必事事皆得其宜人各有心須人人不拂所欲伊欲處之適當其可必先講之務盡其詳考古以證今隨時而應用積小以成其大補偏以足其全巨細精粗而曲折周詳前後左右而均齊方正于以衍治國平均天下之義用以收格致誠正脩齊之功舉本末而有始有終合內外而無餘無欠期必底于聖神功化之極庶以見夫大學體用之全體例悉準於前書楷範用垂於後學稽聖經訂賢傳剟取無遺紀善行述嘉言蒐求罔棄附以管

中之所見覬於目下之可行俯竭涓塵之微仰裨一海嶽之大茲盖伏遇 皇帝陛下睿智有臨剛明不惑學古訓而獲大道慎儉德以懷永圖蚤 毓德於青宮服膺大訓時潛心於黃卷玩味聖經開導盡忠益之言體驗極擴克之力毎躬行而實踐恒日就以月將 仁孝之德孚於宮闈 元良之聲播於函夏一旦承天而踐祚萬邦仰德以歸心大志夙成適符漢宣登極之歲小毖求助肇啓成周訪落之心首深究於大猷亟恢弘於至治凡新政之大有建置皆舊學之素所講明廣克格致誠正之功用臻脩齊治平之效太平之治端可計日而待也臣濬下愚陋質荒陬孤生生世無寸長頗留心於扶世讀書有一得輒妄意以著書固非虞卿之窮愁亦匪眞氏之去位猥以官居三品慚厚祿以何裨年近七旬惜餘齡之無幾一生仕宦不出國門六轉官階皆司文墨莫試蒞政臨民之技徒懷愛 君憂國之心竭平生之精力始克成編恐無用之陳言終將覆瓿幸際 朝廷更化中外肅清總攬權綱一新政務儻得徹 九重之聽取以備乙夜之觀采於十百之中用其二三之策未必無補於當世亦或有取於後人民物於是乎一新世道茲焉乎復古好所好惡所惡 一人永孚育乎兆民賢其賢親其親四海咸尊戴於萬世臣干冐天威無任激切屛營之至臣所撰到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補前書一卷并錄三卷共成四十帙 謹奉 表隨 進以 聞

代衍聖公孔弘緒謝表

茲者恭遇 聖駕親臨太學躬祀先師召臣等三氏子孫陪祀 恩賚有加謹奉 表稱 謝者伏以聖人御極首視學以廣化於四方大禮隆儒遠推恩以下逮於百世弘至治以六經之道舉盛世於三代之隆 九重之恩禮有加三氏之子孫何幸茲盖伏遇 皇帝陛下心傳精一學衍緝熙肅至養之孝於兩宮協 重華之德於 列聖御明堂而布政萬事咸已維新坐宣室以受釐百神莫不受職謂致治有本原莫先乎道而求道有樞要必用乎經亟舉臨雍之儀用廣作人之效以 天子而師陪臣之道德屈

萬乘以貢數仞之宮墻玉瓚黃流乃祼乃獻皮弁素
積載舞載揚金奏鏗如宣宮商角徵羽之節奏　玉
容晬若親溫良恭儉讓之德容禮官絢纚綵以展儀
祭酒贍　冕旒而進講大臣陪　勸座佩玉鏘鏘諸
生環橋門冠衿濟濟述百王禮樂之盛典培萬世綱
常之丕基俎豆生輝縉紳增氣騈蕃　寵命錫章服
以衣被諸儒諄復訓詞降　絲綸以獎勵多士按古
禮以載施於今世報前功而不忘其後昆光被魯鄒
澤流洙泗臣某等叨承世業仰荷　國恩愧乏象賢
之資濫受罔功之賞爰居止魯享厚味也可慚鶘鵜
在梁被美服兮不稱身榮爲幸報賜何階伏願惟
天惟　祖宗永保　皇明之祚有民有社稷長爲儒
教之宗奎壁輝煌乾坤清泰臣某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擬進大明一統志表

伏以竝日月以照臨千載啓　大明之運全天地所
覆載萬邦咸　正統之歸輿圖之廣曠古所無地志
之成於今爲盛粤自三才定位歷代迭興封山濬川

舜肇十有二州之地列爵分土周會千八百國之君
迨夫嬴秦始置郡縣繼以劉漢益拓土疆自魏晉以
來由宋元而上或閏位之弗齒或霸業之偏安或威
令之阻行或夷德之可厭皆未有若我　朝得國之
正闢地之大者也德與地而兼廣政與教以並行南
都吳北都燕立標準於四極大爲府小爲縣總要會
於三司藩府分封並峙維城之固衛所布列廣宣禦
侮之威規制周嚴氣勢聯屬南踰銅柱東越鯷波盡
入版圖之內西亘金河北彌狼望率歸聲教之餘殫
九服於域中通八荒於化外肯秋黑濮遙僥月以來
賓黃支朱鳶畢占風而受吏禹迹之所不至章步之
所未周地無間於華夷治獨超乎今古不有盛製曷
彰丕圖粤若帝王受　天命以建國皆有載籍志地
理以貽謀於虞有禹貢之書在周有職方之典方冊
所載若管氏地員呂覽有始百家之傳說不同館閣
所脩若元和郡縣開寶圖經一代之典章可考寰宇
記之作於宋畧而未明大統志之述於元泛而失實
肆我　聖祖嘗命儒臣雖采錄之有餘尚編輯之未

旣時如有待事豈偶然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先物
神聖自天膺歷數以在躬收政權而獨運光昭　祖
武弘迓　天休凡聖賢經世之圖咸留　睿覽於
祖宗待成之志尤軫　宸衷謂此輿地之書關係甚
大特詔文學之士纂述是司授成命於　九重考遺
編於千古上自聖經賢傳下及水志山經發中秘之
所藏萃外史之迺掌遍閲累朝之史旁蒐百氏之言
與夫羽陵宛委奇文汲冢酉陽逸典玄詮梵藏小說
方言靡不網羅畢皆蒐采綴貫羣籍約爲成書義類
凡例悉有據依信疑是非壹加訂正首辨方州之域
次推星野之分建置有革有因疆界或分或合如水
自源而徂委如木由幹而分枝山川形勝之殊風俗
物產之異巨細不遺公署學校之類宮室關梁之倫
古今俱載留則民愛去則民慕宦蹟非循良不書出
而道行處而道明人物惟名賢是取匪徒儒道而二
氏兼收不獨華風而四夷亦附所以廣　聖道之咸
容示　皇威于無外比之前志允謂全書綱舉而目
張有倫有要事增而文省不泛不疎海內廣輪如指

掌而斯見天下險易不出戶而可知自有地志未之
前聞宜並聖經垂之後代此誠　皇上繼志述事之
孝卓冠乎百王高出乎千古者也臣等章句腐儒草
茅賤士叨蒙拔擢豈能如楚左史之讀九丘忝効編
劘竊自比晉司空之創六體莫能稱　詔深虞玩愒
之尤幸覩就編少助　清閒之燕書同文車同軌大
一統而四海嚮方天爲葢地爲輿中兩間而萬世永賴

擬賀耕籍田表

伏以王業萬年卽田功以弘治本　帝籍千畝躬稼
事以爲民先嘗承　天踐祚之初舉敬天勤民之典
三推禮備萬姓歡騰恭惟　皇帝陛下寅紹貽謀厲
精圖治亟監觀於成憲思適駿於先聲一日二日萬
幾方有所事之始五推九推終畝非無可耕之人誠
以國之大事在祀人之生計惟農神明顧歆于其誠
不于其物民庶視効以其身不以其言用是率　祖
攸行將以示民之法于以致　先祖之享庶幾知小
人之依乃命禮官式涓吉月農祥晨正土脉春滋卽
齋宮以絜心欽嘉壇而舉趾紺轅黛耜循行於隴畝

之間綠耦朱紘容輿於阡陌之內秉耒而幾於十墢借力以終於庶人索先農而享之盛禮倪舉賜福酒以勞止大惠均頒希濶之典創見于一時務本之談喧傳于萬口臣叨班著位幸際昌辰　駕芝車以臨甫田親瞻玉粹爲神倉以諸馨稷載告寶成繼周人載芟之詩豐穰徧地衍殷宗無逸之壽平格自天

進呈　憲宗純皇帝實錄表（弘治辛亥八月二十四日上）

伏以皇圖有永天開六葉之君文化聿成世享二紀之治功德之敷遺者旣大典冊之紀述者宜詳上廣先猷下垂後訓成　一人繼述之孝慰萬姓愛戴之心恭以　憲宗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聖孝純皇帝以上聖之資居大寶之位聖心仁孝天表清明廣運而文武聖神剛健而中正純粹承千年之大統纘五聖之洪圖　帝享四十一齡雖寸陰而必競　君臨二十四載無一日而不朝尊治命而殯葬不以生人承先志而任用惟其舊輔曉朝　慈極無間於暑雨祁寒日御經筵不輟於隆冬盛夏祭神而神如在極仁孝誠敬之心奉天而天不違有感召

交孚之妙介福于　聖母徽號荐加錫類逮臣民隆恩均布順而委曲以合禮儷　慈懿於山陵孝以推廣其因心復康定之位號崇儒重道稽古好文輯文華大訓示元良而萬邦以貞成綱目續編明正統而百王不易恢張治具寤寐英賢治分理於六卿不恃已長而自用法一循於三尺靡因私怒以濫加雖一嚬一笑而必慎所施恐匹夫匹婦之不獲其所民或干紀尋卽革心虜敢犯邊俄聞捷報民安吏職時和歲豐允爲一代極盛之時兼有　列聖諸福之物仁聲廣播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哀詔遠頒具哀絰者如喪考妣不有信史曷彰　聖功紀載必有成書顯揚是爲大孝恭惟　皇帝陛下道協重華孝思罔極嚴羨墻之如見著存不忘躬曆數之攸歸負荷是懼亟鑒觀於　成憲思適駿于先聲爰詔禮官俾脩實錄乃於弘治元年閏正月初三日　勑臣懋監脩臣吉等總裁臣溥等副總裁臣敏政等纂脩別開史局羣集儒臣發內府精微之秘藏采銀臺出納之奏章內而六曹百司之所掌外而三司列郡之所陳柄臣建

請之事宜諫輔論思之忠益言無徵而不錄事非要則弗書凡治體之所關或風化之攸繫著爲令甲播告司存與夫禮法章程功勳節義人才進退綱紀弛張內自　宮闈外極邊鄙政必究其沿革事必備其始終賢否決於衆論之同是非公於天定之後總國計於每歲之抄述寶訓爲後世之謨傳其信不傳其疑過於文寧過於質一存實事盡削浮辭立德立功立言三者備矣繫年繫月繫日一以貫之永爲不朽之傳大著無前之績臣某等寅奉綸音愧無史學方切抱弓之慽遽叨載筆之榮仰體　宸衷俯殫管見立典五志稽衆志以備書作史三長念一長之何有況夫今制時政無編不比前規起居有注懼有愧於委任幸得見其纂成計日程功閱歲深有慚於尸素載言紀事異時不無補於汗青

入閣謝恩表

臣惟　內閣深嚴之地視前朝政事之堂有輔相之實而無其名掌　絲綸之制而參夫政必有相業如丙魏筆力如歐蘇皆能兼二者之長斯可贊萬幾之

治有如臣者無學無才既衰既病自分生身於遐僻遂甘絕意於攀緣既無左右之先容亦靡臣僚之推轂乃蒙　聖天子之親擢晉陟大學士之華階方前星瑞世之初適彌月普慶之旦特頒手勑揚于明廷老朽無能三疏之情詞雖懇　聖心簡在　九重之定命不移遂令荒陬迂僻之孤生亦預　延閣論思之要務望大踰於分外義誠激於胸中老忘其衰喜極而泣頓振起其衰薾既摧之氣復發動其少壯有爲之心非不知力小任大而有所不勝苦無奈恩深義重而無以爲報敢不委身殉　國自頂至踵畢以獻於　官家以道事　君非義與仁不敢陳於帝扆叩囊底之餘智尚或可爲簇紙上之陳言不爲徒託雖曰日暮途窮決不至於倒行逆施但恐食少事煩弗得久於陳力就列守宣尼在得之戒老矣何求奉微子自獻之身死而後已所慮臣年已老臣病日加志欲爲而氣力不克機可乘而歲月不待有如伏櫪老驥志雖存乎千里而力已難馳鍛羽倦禽脰徒奮乎一鳴而飛不能遠終致困躓之失有孤豢養

之恩與其姑試之於衰朽之餘曷若保全之於寬閑之野謹因陳謝更冀　慈憐臣感戴　天恩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具　表陳　謝以　聞

請建儲表（弘治壬子）

茲以　皇天眷命　聖子誕生人望所歸天意攸屬臣某等伏望　皇上早頒冊命正位　儲宮以隆國本以繫人心以永　皇明萬萬年無疆之休命謹奉表陳請者臣某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以承天立極當圖萬世之安爲國建　儲用繫四海之望惟　天序之早定則國勢以永寧凡在照臨孰不忻願恭惟　皇帝陛下英明獨運慈儉躬行席　六聖之重熙荷三靈之孚祐乾元一索而得夫洊雷之震軒龍首孕而發爲前星之祥爰錫絲綸已騰忻聲於遐邇尚虛匕鬯未定儲位於元良臣等重惟帝王大孝在繼體之得人　祖宗丕基貴承祧之有後上帝俔儲祥而委祉兆民咸仰德以歸心伏望　皇上斷自聖心順乎輿議思　宗社之重而豫爲建儲念天下之大而先於立本當陽盛之嘉日舉曠古之徽章肇正

青宮肆頒顯冊則神祇以之安樂社稷有所憑依益堅盤石之宗長作神人之主

請建儲表二

伏以惟天惟　祖宗佑　皇家克昌厥後有民有社稷定　國本當在所先粤惟震長主器之資實繼乾元統天之體上以承　九廟之宗祀下以繫四海之人心屬此熙辰宜行大禮恭惟　皇帝陛下德協重華仁覃庶類　兩宮燕翼躬志養以無違百世蟬聯貽孫謀而有永治已弘矣人無間然凡諸政教之施率皆底績乃獨　元良之位尚未正名在　皇上雖以幼沖爲辭然　聖嗣本以生知爲德矧居嫡而居長亶克嶷而克岐天縱將聖之資不以少長而異臣民體國之義敢以煩瀆爲嫌是以再竭悃誠必祈聽允伏望　皇上奉率前規俯從衆志順天心而與子貳　宸極以升儲敷告大庭誕揚丕號正天下之大本致邦國之永貞培翼隆基播休聲於九有登閎昌祚綿寶曆於萬年

請建儲表三

伏以建儲非爲私親蓋明萬世之統主器在於長子用繫四海之心商書載以貞之文厥惟舊矣漢詔具早建之議烏可後乎不避煩瀆再三之嫌仰希剛明主一之斷照臨所逮鼓舞攸同恭惟　皇帝陛下學本誠明仁均動植契天心而克享體祖德以靈承神罔怨恫物無違拒是以三靈薦祉九廟儲休有開軒龍之祥首協熊羆之兆　九重册詔方宣布於殿庭一日驩聲遽徧騰於海宇前星呈瑞萬目皆覩其揚輝麗日重光衆心咸冀其繼照人情攸屬天意允符

伏望　皇上體天之心順人之志勿以臣下屢請爲瀆勿以　聖子尚幼爲辭上以奉　兩宮之懽下以慰萬民之望特頒冊命早建　儲君　郊社宗祊皆于焉有所慶賴華夷蠻貊率於此得所依歸邦本不搖皇圖彌固

策問

會試策問　五首

問自古帝王有所述作以頒示天下往往出於詞臣之代言史氏之紀錄惟我　太祖高皇帝生知之性卓冠百王其於文藝蓋有不學而能者其見於簡編之間率皆淵衷之所幹運　宸翰之所揮灑　神謨聖訓萬世如見莫不有深意存焉伏讀　御製大誥三編首以君臣同遊爲言噫帝王盛德大業夫豈無大於此者乎乃不遑它及而托始於斯其有意乎其無意乎儒者博通古今於凡前代帝王之事無不究心以爲它日致君之具況　本朝　祖宗之明訓乎請推原自古君臣同遊之得失與　聖祖意嚮之所在旬日入對　大廷即舉以聞之於　上

問性至難言也昔之大儒如荀卿氏董仲舒氏揚雄氏韓愈氏歐陽氏司馬氏蘇氏兄弟胡氏父子皆不識性今世三尺童子稍通大義者皆知性之爲善則昔之大儒反今之童子不若矣抑不知其所謂性善者果眞知歟無乃亦剿人之說而附和之也請折衷諸儒之所以得失與吾性之所以本善者如何以對

問爲治之道亦多矣而大學論治國平天下之道諄諄以理財用人爲言則治平之道無有要於此乎歷觀前代方其建國之初法制尚苟簡政事尚疎畧當

是時也土宇未闢生齒未繁地有遺利民有遺力宜其財用之屈矣而未聞有乏財之憂學校未立科舉未與官無常人人無常用宜其人才之乏矣而未聞有無人之嘆及至天下既定規制畢舉所以因時救弊起偏補敗之政日增月益凡昔所未有與有之而未備者無一而不具矣是故制用有法勸邵有官征斂之蓺日新輦漕之途日廣取之盡錙銖積之若丘山宜其財用之多於往時矣而反不及焉教養有素進取有漸舉薦之路多方考課之法益密累數人而

守一官居數年而待一缺宜其人才之盛於往時矣而反不如焉夫宜其不足而有餘宜其有餘而不足何也雖然與斯二者又有不同焉者蓋財之不足用無餘故也至於人才乃因有餘而不足於用焉是又何也凡若此者皆必有所以然之故苟知其故清其源塞其流而逆閉其塗使之積久而無弊則治平之端在此矣諸士子讀大學書其亦推類以及此否乎請具陳其本末與其可施於今者以對

問古道德一風俗同歷世雖久而所守者惟一說是以當是之時學無異道人無異論百家無殊言孔子沒而異說紛起道德遂為天下裂自是國異政家殊俗歲異而月不同矣秦漢而下自武帝表章六經之後世之所謂儒者咸知尊孔氏黜百家及其見於立論行事之間則又有不同焉者其大畧有三工文辭者則有司馬遷之徒論政事者則有劉向之輩談理道者則有董生之流是三者皆世所謂儒者之事也然則儒者之道果止是而已乎其後精於文者有韓愈氏有歐陽脩氏達於治者有陸贄氏范仲淹氏深

於道者有二程朱子焉之數子者其於前諸子果若是班乎其於孔子之道亦有所合乎我　朝崇儒重道　太祖高皇帝大明儒學教人取士一惟經術是用　太宗文皇帝又取聖經賢傳訂正歸一使天下學者說誦而持守之不惑於異端駁雜之說道德可謂一矣然至於今風俗猶有未盡同者何也曩時文章之士固多渾厚和平之作近或厭其淺易而肆為艱深奇怪之辭韓歐之文果若是乎議政之臣固多救時濟世之策近或厭其循常而過為闊闊矯激之

論陸范之見果若是乎至若講學明道學者分內事也近或大言濶視以求獨異於一世之人程朱之學果若是乎伊欲操觚染翰者主於明理而不專於騁辭封章投匭者志於匡時而不在於立名講學明道者有此實功而不立此門戶不厭常而喜新各矯偏而歸正必使風俗同而道德一以復古昔之盛果若何而可

問　今京畿之地乃古幽冀之域河朔之區昔人所謂王不得不王伯不得不伯之所也考之史傳樂毅以燕兵下齊七十城光武以幽冀兵平定天下天下兵甲之強莫踰於此也在唐中葉以後其地分屬於方鎮成德軍今定易深冀等州地也盧龍軍今平灤通薊等州地也與夫魏博范陽之類皆在今八郡域中一軍士卒多或至踰十萬征戰之役無歲無之今其土地故在不知當時何以得兵如此之多而供給之費又何自出歟驗之方域東抵遼海則界乎東夷北踰上谷則邊乎北狄邊夷之患莫切於此也在秦漢以前其地分裂爲戰國趙都邯鄲今眞定順德皆其舊疆也燕都幽州今順天保定皆其故域也趙邊西連雲代而燕則兼鄰鮮卑句奴之境外寇侵軼時或有之今則疆域如故不知當時何以內支列國交爭而邊夷之寇又能禦之歟勝國建都于此仰給東南漕運以足宮禁百官六軍之食議者病其竭民力以航不測欲於京師之東瀕海萑葦之場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授以地計畝授官則東面得兵數萬可以衛京師禦島夷省漕運紓疲民今其成法具存亦可舉而行之於今否歟又設都水監於京都而於外又有河渠司以興舉水利脩理隄防爲務說者謂其一代之事功亦不可泯如決雙塔白浮諸水爲通惠河以濟漕運而京師無陸轉之勞導渾河疏灤水而武清平灤無墊溺之虞浚潞河障滹沱而眞定免決嚙之患今其陳迹故在亦可以因而脩之於今否歟諸士子挾藝來遊於斯博攷前古必知所以處此者伊欲寓兵於近輔而不調外以衛內按兵於邊近而不出中以防邊耕近地以助軍餉而不專仰之於遠順水性以除民害

而又因之以興利其可行與否願相與講求其故而處置其宜

大學私試策問（三首）

問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無所不爲者豈能有所爲哉士之在學校猶女子之處室也今有在室之女不待父母之命而需求請託無所顧藉則其他日適人者從可知已若是者尚可謂之貞女乎哉爲士者肯取之以儷己乎哉知其必不然也事不同而理同人顧明乎彼而暗乎此何耶諸士子皆出自鄉校

爲有司勸駕來游國庠爲 天子門生駸駸嚮用有日其於守己之道取人之方必的知其所在矣請言其所不爲及其將大有爲之志以著于篇予將即其所以言以驗其所以行

問文章關乎氣運之盛衰善觀世者不觀其吏治而恒於其人文驗之唐虞三代之文見於典謨訓誥者可知也已春秋戰國以來其文具載史傳子集之中皆有可攷者焉朱子謂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則文之關係乎世道非虛語也可指言歟漢以下迄南北朝未以文取士而文散見於奏議著述之間唐以後始專以文試士士非能文者不用人文之醇駁吏治之得失實係焉主盟斯文者是誠不可不加之意也 皇明復古三光五嶽之氣復完洪武永樂之盛其文章渾厚醇正明白俊偉無有雕琢刻畫之弊近年以來書肆無故刻出晚宋論範等書學者靡然效之科舉之文遂爲一變說者謂宋南渡以後無文章氣勢因之不振殆謂此等文字歟伊欲正人心作士氣以復 祖宗之舊使明經者潛心玩

理無穿究空疎之失脩辭者順理達意無險怪新奇之作命題者隨文取義無偏主立異之非二三子試策之其轉移之機安在

問道學之說唐以前無有也有之其始于宋乎宋科目取士有進士明經二途進士試詩賦明經試墨義其後罷明經而改試進士以經義其所試之經用漢唐之疏義王安石之新說此當時儒先所以有道學之說也我 祖宗準古制立進士科以五經四書取士一主程朱之說今日士子所習以應科者是即先

儒所謂道學也但學者假此以出身謂其無得於身心則有之矣若謂此外又別有所謂何上一著而後謂之道學吾不知其何說也自洪武永樂以來士之養於學校進於科目仕於中外並無異議近世士子乃有輙於舉業之外別立門戶而自謂爲道學者然彼自相稱謂草澤之中可也而吾士夫由科目以仕中外者亦從而裦大之何耶豈習見宋人凡攻道學者即謂之邪黨而爲此耶嗚呼儗人必於其倫茲豈其倫耶說者有謂朱子道問學之功多陸氏尊德性

之功多斯人之徒葢專主陸氏尊德性之學措其心於言語文字之外其然豈其然哉且中庸謂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二者之功其可偏廢歟朱子之學其果一偏之學歟或者之言是歟非歟諸士子所讀者五經四書所主者程朱之說在學校以此爲學應科目以此爲文他日出而有官守有言責者亦將以此爲用也請試言道學之所以爲道學攷朱陸之實辯吳氏之言遡其源而沿其流而推其所以致獘之由盍各言爾志凡其平日存心致知以爲學者其本何在弁及其用功之序致力之方一一爲我言之以袪所惑

擬　殿試策問

葢聞仲尼有言爲君難如知其爲君之難一言可以興邦朕承　祖宗大統臨政願治七年於茲三復斯言拳拳服膺有如一日仰惟　聖祖創業艱難復華夏之統於既絶之後闡彛倫之教於久斁之餘有功於天地有功於萬世帝王自開闢以來所未有也惟其功德之莫大是以纂述之尤難深用惕然恒懼弗

克負荷日就儒臣講求理道分任卿佐脩明治功庶幾盡夫克艱之責然而厥政尚多善效未著何歟夫良法善政固多端緒至德要道厥有本原求約於博其道安在惟天惟　祖宗付朕以崇高之位寄朕以億兆之民非孝無以守成非仁無以濟衆凡其所以創業垂統以爲裕後之圖者在今日有一事之或愆非所以爲孝凡其所以脩政立事以爲安民之具者在今日有一夫之失所非所以爲仁夫孝而至於無一事或遺仁而至于無一夫弗獲厥亦難哉雖然後

人繼述之孝卽前人貽謀之仁矧我　祖宗所以敷遺於我後人者無非唐虞三代聖帝明王之至德要道漢唐宋英君誼辟之良法善政昔之人其君旣以是而克艱於已其臣亦以是而責難於君載之經史可考也我　聖祖肇造於前　列聖繼承於後嘉言善行豐功偉績行之當時而不頗垂之後代而可繼在我後人惡可不思其難以圖其易哉伊欲廣達孝之道弘至仁之澤使紀綱正于上風俗醇於下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不益賦而國用自饒不窮武而兵威

自振災殄不作夷狄賓服一如　祖宗之盛超漢唐宋而上之以與唐虞三代雍熙泰和之治亹亹迸衡何脩何爲而可以臻此子大夫積學以待　詳延誠亦勤矣其必有至言爲朕陳之使知天與　祖宗所遺之大而不忘其所自所挍之艱而不忽其所行有以盡克艱厥后之責於今日而於子大夫克艱厥臣之志於是乎占之書曰言之非艱行之惟艱朕心知其可願欲則不憚於難爲其以朕所願聞而切於時者詳著于篇朕將采而行焉

論

許文正公論

道統之傳尚矣前乎孔子者皆行道者也後乎孔子者皆明道者也是則行道者至孔子而止明道者由孔子而起孔子也者前聖之統會後聖之標準也前聖而不合乎孔子不足以任斯道之統後聖而不法乎孔子不足以承斯道之緒故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豈不信然夫孔子之道具載六經易也書也詩也禮樂也皆

前聖已行者也道合乎孔子故孔子述之以垂萬世惟春秋一經則孔子之筆也合易書詩禮樂貫通而一之者也欲學孔子而承其統者舍此而不法烏乎法乎春秋大義在尊王賤伯內夏外夷而已然王伯不並世一世而一易焉道雖未純而中國之爲中國人類之爲人類猶自若也若夫夷夏之分與天地相爲始終不可一日亡焉者也一日亡焉則中國夷狄矣人類禽獸矣尤不可以不嚴由孔子而上爲周公爲武文爲湯禹爲舜堯其所行者未有不謹乎此者

也周孔子而下有子思有孟子有周程有張邵有朱張其所明者亦未有不謹乎此者也惜乎朱子之後此道無傳焉噫客有詰予者曰有元魯齋文正許公一代名儒也不足以承斯統乎予曰然許子固一代名儒也於六經諸子百家無不通貫惜其於春秋之學未講焉夫春秋一書聖人傳心之法也不得其書則不得其心不得其心焉能傳其道乎客曰何以言之予曰子不讀春秋乎聖人於夷夏之辨特嚴焉楚始見經則以州舉吳始與會則殊而外之二國皆自稱王則止書曰子所以正天地之大分嚴華夷之大防也其與堯之分北三苗舜之處蠻夷猾夏禹之征三苗周公之懲荆舒膺戎狄之心同一心焉夫楚熊繹之後先王之所封也吳泰伯之後周之同姓也楚在荆州之域吳介揚越之墟人中國之人也地中國之地也君臣上下固中國之分也父子兄弟固中國之倫也衣冠飲食文物用度固中國之俗也聖人猶且抑之遏之惟恐其猾夏亂華焉况彼腥膻醜類侏㒧其語言氊毳其衣服禽獸其行虎狼其心無君臣

上下之分無父子兄弟之倫且又遯居荒服之外朔漠不毛之地其所以爲中國害豈但猾夏亂華而已哉使聖人於此所以抑之遏之又不知其何如也其書法豈但如是乎哉許子生當有元之初爲姚樞竇默所薦官至祭酒繼貳中書可謂遭遇其時矣嗚呼聖人作春秋於吳越之國尚誅其心於數百年之前不惟誅其人凡與之盟會者必深責焉剟躬於其身毀冠裂冕委質盡瘁稽首鞠躬屛氣肅容以臣事夫禽獸狗彘於當時者乎使聖人筆之於書又不知何如其誅之也由是觀之許子尚爲學聖人之道者乎客曰子之言辯矣當宋南遷女眞據有中原韃靼奄而有之三綱淪而九法斁矣賴許子以河洛正傳起而輔之中國不純變於夷狄人類不盡入於禽獸未必非許子力也使當時無許子焉其不至於蕩滅泯沒不止矣然則許子豈可輕訾乎哉予曰爲一世計則許子固不爲無功矣爲萬世計則許子豈得無罪哉然一世與萬世孰爲輕重不待較而彰彰矣以一世之功贖萬世之罪萬與一相去遼矣其能相掩乎

且許子之輔元不知其果能格胡人之陋習否邪嘗御元史考之妻無偏正皆稱后子無嫡庶皆稱太子父死而子烝其妾兄喪而弟妻其嫂其倫理蕩然矣入思巳以夷狄之黠大朝會坐於正殿之上與其君后同受羣臣朝賀又造爲字書以亂吾中國自結繩以後之文焉其斂法蓋蔑然矣庶人之衣得以飾龍鳳官之正員必以胡類國有大議逐出漢臣使不得與聞其政事大抵類是可謂無章矣是三者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也許子曾一言及之乎然是三者終元

世而不變則是許子未嘗言也言則史必書之矣此其大者不能革之則其功效之小者何補哉是許子不能變其習俗矣不能變其習俗况望行其道以有爲乎哉中國所以不純變於夷狄人類所以不盡入於禽獸是蓋天理在人心者不容泯先王之澤猶存耳豈盡許子功耶客曰若子之言凡傳道統者必道行於時始可耳而周程張朱皆不足以當之矣曰此周程張朱所以爲周程張朱而許子所以不能及也四子者當大宋明盛之時進禮退義苟有不合不肯

少枉况肯比肩醜類而事夷狄之主乎許子殆楊雄之流欲詘身以信道耳道寓於身身詘矣道可信乎客曰當是之時宋室旣亡矣許子生於河內蓋在元人之域中也不仕則已如必仕焉舍元何適哉孔子作春秋主於尊周室而孟子惓惓以正道說魏齊之君曾無一言及於周司馬氏李泰伯亦嘗非之而朱子不以二子之言爲然且爲之辯析焉許子之意得無合於孟子而子之所見亦二子比乎曰是不然戰國之時周過其歷賢聖之君不作民之憔悴於虐政

未有甚於此時者矣攻城以戰殺人盈城攻地以戰殺人盈野所貴乎王天下者以其能安天下之民而治天下之亂云爾今乃惴惴焉不能自保徒建空名於諸侯之上是豈上天所以作之君之意哉蓋王者救民蓋有不得已焉耳先儒有曰夫子作春秋以尊周文王事殷之心也孟子說魏齊以王道武王伐紂之心也噫知武王善繼文王則知孟子善學孔子矣七篇之書孰非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者乎然孟子

所説者魏齊也而足跡未嘗適秦楚焉其意蓋可見矣此予所以斷之爲楊雄之流其所見猶未過賈誼胡銓也況望孟子乎賈誼之言曰中國首也夷狄足也漢事匈奴足反居乎上嗚呼中國事夷狄則爲足加於首以夷狄爲中國主豈非足反爲首乎足加於首識治體者尚爲之太息矧足反爲首而欲傳道統者不能救解而又助之可乎胡銓之言曰三尺童子最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嗚呼童孺之愚尚知犬豕非可拜之物名爲大

儒行先王之法行道先王之法言而曾童孺之不若耶且宋高宗爲親故屈抑於虜君子猶不與之矧以斯道自任者乎其不爲君子所與也決矣抑嘗考許子入仕之時宋室猶存也夫宋所以不振者直以國勢微弱幼主昏庸權臣誤國爾非有桀紂之惡也非若戰國之甚也當時生民所苦者正坐夷狄侵陵不已爾許子儻以生民爲念盍勸世祖以通和睦隣以息肩南北之民雖宋人拘留使臣尚當爲之反覆開喻明其爲權臣之罪勸之以成湯待葛之道庶幾其

有及人之功得以少掩其輔夷之罪而許子乃不及此何哉使許子知不及此不知也知而不言不仁也言不從不去不勇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人所同得也三者闕一不足以爲道矣然則爲許子計奈何亦惟隱居教授明其道以淑諸其徒使天下由是曉然知春秋之大義庶幾天理之在人心者不在於泯滅無餘可也則夫朱子之後承其緒者舍許子其誰哉況以許子天分高明德性純厚又有躬行實踐之力將見其與周程張朱並傳於天地之間而從

祀孔子之宮墻千萬載而無愧矣區區管窺蠡測如小子者尚敢置其喙哉客曰今許子從祀孔子廟廷幾二百年矣名公鉅儒生其後者曾無一人一言非之子獨何據而云然予曰此蓋元人自祀其臣而門人自尊其師亦如宋人以舒王配享夫子爾故我朝沿之未革焉夫衆言淆亂必折諸聖子盍折諸孔子之春秋者也彼是則此非二者必居一於此矣然則豈無稽之言哉客曰仕元之人多矣獨以責許子可乎蓋他人隨世就功名者也許子則學道者也以

一世之功名而論許子則固衆人中之山斗江漢也若以萬世之道槩焉恐不能以無過耳雖然許子之自處者亦未必自謂至此一時爲其門人者尊稱之過其實後人因之又往往不之考焉此予所以不能已於言也（正統七年）

弘治三年春三月望日男敦編次

天啓元年仲春望日七代宗孫爾穀重編

爾懿同編

穀男（兆昌 期昌）校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八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九

大學士謚文莊瓊山丘濬仲深甫著

序

張文獻公曲江集序

古今說者咸曰唐相張文獻公嶺南第一流人物也嗟乎公之人品豈但超出嶺南而已哉蓋自二代以至於唐人材之生盛在江北開元天寶以前南士未有以科第顯者而公首以道侔伊呂科進未有以詞翰顯者而公首掌制誥內供奉未有以相業顯者而公首相玄宗公薨後四十餘年浙士始有陸敬輿閩士始有歐陽行周又二百四十餘年江西之士始有歐陽永叔王介甫諸人起於易代之後由是以觀公非但超出嶺南蓋以江南第一流人物也公之風度先知見重於玄宗氣節功業著在信史播揚於天下後世唐三百年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胡明仲謂姚非宋比可與宋齊名者公也由是以觀公又非但超出江南乃有唐一代第一流人物也然公聲名煒煒在人口耳非直以其相業在當時且甚有文名史

稱其七歲知屬文張說謂其爲後出詞人之冠又與徐堅評其文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柳宗元亦謂其能以比興兼著述予生公六百餘年之後慕公之爲人童稚時嘗得韶郡所刻金鑑錄讀之灼知其僞有志求公全集刻梓以行世自來　京師游太學入官翰林每過藏書家輙訪求之竟不可得蓋餘二十年矣歲己丑始得公曲江集於館閣羣書中手自抄錄僅成帙聞先妣太宜人喪因携南歸期免喪後自備梓刻之道韶適友人五羊涂君暐倅郡偶語及之太守昆陵蘇君韡謂公此集乃韶之文獻請留刻郡齋嗟乎公之相業世孰不知其文則不盡知也矧是集藏館閣中舉世無由而見苟非爲鄉後進者表而出之天下後世安知其終不泯泯也哉是以不揆愚陋僭書其首　成化九年

武溪集序

嶺南人物首稱唐張文獻公宋余襄公二公皆韶人也韶郡二水夾城自瀧來者曰武溪湞水自庾嶺下與武溪合是爲曲江張公旣以曲江名其集余公之

集名以武溪蓋有意以匹張與余家嶺表極南之徼自少有志慕二公之高風每恨其文之不行於世於張公文僅見其羽扇感遇等數篇余公之文僅得其潮說及諸書判蓋莫能覩其全也求之天下幾三十年今與曲江集始並得於館閣羣書中昔孔子言夏殷之禮杞宋不足徵徒以文獻不足之故解者謂文典籍也獻賢人也二公之集之存豈非嶺南文獻之足徵者乎予嘗怪柳子厚謂嶺南山川之氣獨鍾於物不鍾於人曾南豐氏亦謂越之道路易於閩蜀而人材不逮其然豈其然乎夫人材莫大於相業南士入相在唐僅三數人張公之後有姜公輔劉瞻皆嶺南人也當是之時南方之士以功業顯蓋未有或先之也進士科興江以南士固有與者然多在中葉以後且終唐之世未有得倫魁者張公在開元時已以道侔伊呂科進而大中間開建之莫宣卿亦已魁天下選矣然則二子之言果可信乎史冊所載嶺南人才固若落落然間有一二亦必秉忠貞礪名節求其所謂巧宦倰倖者蓋絕書也世之人因二子之言往

往輕吾越產乎因序余公此集而發之初得公集手自抄錄僅成帙聞先太夫人喪解官還家携以過韶韶郡太守蘇君韡通判涂君暐請留此刻郡齋中且求爲序予既免喪乃書此以引其前非但序公文也蓋假公之文獻以徵吾之言且用以爲越之人士解嘲云（成化九年）

程子全書序

程子全書者二夫子平生著述與其門人所輯錄者皆在焉書以全名則其採摭無遺會粹歸一可知已二夫子生當有宋盛時講明斯道上接孔孟以來千載不傳之緒方其存時當世士大夫得其片言隻字以爲榮幸而四方從游之士挹其言論風旨輙筆錄之以爲儀範軌則也然得其議論之文者未必得其叙事之文聞其性理之論者未必聞其治道之論今則盡在是焉及二夫子既沒之後門人編集遺文以爲文集文公先生又摭其所聞見者以爲遺書後又採遺書之所未載者以爲外書世儒於此三書或得此而遺彼亦或有終身未嘗一見者今則盡在是焉叔子沒後僅二十年宋社南遷而河洛之學隨之以南北方之士止傳蘇學雖二夫子所生之鄉亦未聞其人有爲程學者元興數十年江漢趙氏始傳而北今則南北混一家傳其書而人爲此學但其微言奧論多散見於傳註或錯出於他書未有會粹歸一若此者今世學者獲覩此書之全一何幸哉此蓋南昌張廷祥編脩以所得舊本屬其友劒江涂伯輔憲副俾刻梓以幸天下後世者也舊本文集十二卷遺書二十五卷外書十二卷遺文一卷附錄一卷各自爲

名今憲副君乃以編脩君之意合而命之曰程子全書云（成化十年）

玉溪師傳錄序

昔者聖人於易於書於詩於禮樂於春秋贊之刪之定之脩之皆出自其手筆既已成書矣門弟子又即其所見者所聞者所傳聞者輯之以爲論語則雜出衆人之手不止一人一日也後世讀其書誦其詩者不徒見其述作者爲然而又於此得以驗夫聖人之平生出處言論行事與所述作者無不符合眞信聖

人非徒有是言也而言無不可行焉寥寥千載此學不傳朱夫子承周程之傳以上接孔孟千載之緒其所著述於易有本義於詩有集傳於四書有集註章句於資治通鑑有綱目亦皆出自其手筆而爲成書矣其門弟子又編次其平日與門人問荅之語以爲語類宛然孔氏家法也然所以類而錄之者有池本有饒本有續錄雜出於衆手其多至八十七家其視孔門所論譔者葢十數倍焉今去朱子時餘三百年于茲所謂八十七家者皆列其氏名于卷首若廖德

明氏輔廣氏李閎祖氏葉賀孫氏凡九十有二人其九十二家之子孫在今世者果誰何哉大率朱門之士閩產爲多而在建郡者則以玉溪童蜚卿氏爲巨擘其錄在饒本繫以庚戌所聞次爲十五既已編在語類大全梓行于世蜚卿諱伯羽世居建郡玉溪之上朱子嘗過其家題其所居之室曰敬義人因稱爲敬義先生所著書有孝經衍義又嘗錄其師說以爲晦菴語錄二書藏于家塾中更兵火不存其九世孫訓徧加詢訪始得語錄于鄉人家然殘缺已過半矣後以刻本語類大全相參校訂補其缺畧始克成編因易其名曰玉溪師傳錄茲以從子卿貢進士欽會試來京師命欽求予言以敘其始末將刻諸梓以傳于世庶幾後之人知其家世文獻流傳之所自云

雲菴集序

古之言文者必與人俱易之賁卦以人文並言茲六經言文之始彖曰文明以止人文也人與文合而爲一後世言文者岐而二之故近世大儒有以人論文以文論人之說其意葢謂以人論文若歐蘇之儔顯

顯焉以文名天下以文論人若司馬文正公文名雖不及歐蘇然心術正倫紀厚持守嚴踐履實積中發外詞氣和平非徒言之爲尚也今觀五雲劉公雲菴集殆亦近於涑水傳家集與公世家廬陵由永樂甲辰進士敭歷中外終刑部尚書考其一生履歷所居之官率以刑名政務爲職宜乎於鉛槧之習辭采之華有不暇及焉者今其茲集凡世所謂詩詞序記之類諸體無不備焉斯文也以文論其人而不區區於辭藝者與公之子按察副使喬出公是集俾識一言

濬對　大廷時公爲讀卷官得區區所對策甚欲寘之衆首爲當筆者所抑不果公於濬不可謂不知己也公易簀時不及致一辭奠一觴負公多矣今得附一名於公集末豈非幸哉雖然濬於公之斯文深有慨焉當我　朝洪武永樂之盛一時公卿大臣類多能言之士文質彬彬何君子之多也非獨職詞翰官館閣者爲然凡布列中外釐政務理兵刑者莫不皆然驟至於宣德正統之間亦多有之公其一人也公捐館舍今餘十年矣世求如公者非獨其文不可多得而人之如公者葢亦鮮焉噫可以觀世矣

尚約先生集序

皇朝文獻盛於江西濬總角時瓊多寓公每聞其言永樂以來文物之盛一時館閣儒紳多吉郡人而西昌爲尤盛正統戊辰濬試禮部下第首見大司成蕭先生于大學先生西昌人也濬時雜諸生中季試先生得所作特召以見且加獎勵己巳之變先生恒夜集諸生於燕居之堂論及時事輒憂形于色濬時發一言先生輒首肯公卿間有詢及諸生者先生必斥名以過譽歲辛未又試禮部不利南歸甲戌復來先生已陞秩入內閣參預大政是歲濬叨登進士第選入翰林讀中秘書又明年擢任史官以諸生厠迹門下每有述作先生見之輒過爲稱許因延譽公卿間天順改元先生南歸家居歲甲申捐館舍今二十又五年矣仲子昉以膺貢來京師得祁門司訓將之任以先生遺稿見屬爲序嗚呼先生不可得而見矣今見其遺文如侍先生左右親睹其德容而聞謦欬然瞻思之頃恍忽如在前後而卒不可復見方且嗚咽哀慕之不暇又焉能爲之言哉雖然天下士出先生門者多矣今所餘無幾而濬獨幸後死又受知最深所以永先生之傳於不朽者其責實在濬焉於是乎抆淚而序之曰嗟乎人生天地間其形與氣形動而爲威儀氣出而爲言辭人死則威儀隨形澌盡惟言也者宣於其心發於其氣著爲辭采載爲簡冊而長留於天地之間千萬年而不朽焉觀其迹可以得其心因其言可以知其世先生生于洪武長于永樂仕于宣德正統之間而大用于景泰是時氣化隆洽人

心淳朴猶未至於澆漓一時士夫制行立言類以質直忠厚明白正大爲尚而不爲雕虫側媚之態浮誕奇崛之辭先生稟純篤之性處和平之世平生爲人凡其立心行已涖官臨事如其爲文其人不可見已見其文如見其人然濬起自遠方一見先生即待以殊禮所以開發成就之者雖燕國公之於子壽六一公之於子瞻不是過也濬雖不足上儗古人而先生所以陶鑄後進者方之二公實無愧焉先生之詩文皆有爲而作達意而止質實之中而有自然文彩醇然其無滓繹如其無纇淡乎其有餘味得孔子從先進之意噫世無復斯人亦無復斯文矣先生諱鎡字孟勤官至太子少師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既老自號尚約居士云

拙菴李先生文集序

我朝文運盛於大江以西開國之四年策士以文即得倫魁於金谿又十八年始定今制會試天下士裒然舉首者分宜人也永樂甲申選庶吉士讀書　中秘以應二十八宿其中十二人出江西而官翰林七

人宣德甲寅合丁未庚戌癸丑三科進士選之亦如甲申之數出江西者七人留翰林者四人奉　勑教之者前則吉水解公大紳後則西昌王公行儉是皆江西人也粤自我　文皇帝振作斯文之後選士教之而拔其尤以官館閣率以爲常而皆莫若茲兩舉之盛翰林之選自三名外而以庶吉士進者歷科雖間有其人而前惟稱文端文安二王公後則稱蕭尚約吳竹坡李拙庵三先生也濬來京師猶及見二王公在太學則受教於蕭先生入翰林則受知于吳李二先生而李先生又某之座主也兩預纂脩皆在其館下某家嶺表北上中原必道于江西江廣之交僅隔橫浦一小阜耳風聲氣習未必頓殊在學校時已稔聞諸公之名及讀書　中秘乃得親炙之而受拙庵先生敎益爲多不徒待以殊禮而每爲延譽公卿之間方先生捐館舍時某居憂數千里之外弗克躬詣几筵寓辦香以致敬負先生多矣歲庚戌先生之子廷章長憲廣東適入覲　闕庭會間因及先生文集已繡梓而未有序引某老門生也素有得於先生

指教而知之爲詳謹評其文以序之曰自古帝王之世上有作人之化下有承學之敎是故人有所養而學無異習其氣旣充其理旣明故發爲文辭足以達志意暢情性紀事功而長留於天地間以爲不朽之傳先生之文雖得之天資本於學力而實由乎鄉袞漸染之餘　朝廷振作之效也是以剛大之充而不失於委靡道德之明而不淪於空寂體質渾全無有査滓詞氣温雅不事刻畫蓋肖先生之爲人也某嘗序尚約先生之文曰先生行事如其爲文請爲一轉

語以序先生斯文曰先生爲文如其行事先生諱紹字克述吉之安成人宣德癸丑進士仕至翰林院學士禮部右侍郎云

覺非集序

覺非集者故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羅公之詩文也公諱亨信字尚實廣之東莞人登永樂甲申進士第擢給事中以事謫交南未幾起爲監察御史陞僉都御史嘗奉　璽書巡撫甘肅寧夏而在大同宣府爲最久功績茂著而請築土木城保宣府城二事尤爲卓偉公致其事以去卒于家也久矣士大夫習知邊事者至今猶嗟羨公之先見卓識以爲不可及噫向使土木早如公言築城則車駕有巡止之所則後來决無北狩之禍宣府不用公策棄城則京師失藩屏之固將來或有南牧之患公之有功於　國家也如此及公卒有司惟循故事而已可勝嘆哉公爲文和平温雅類其爲人而尤喜爲詩其詩不事鍜鍊用眼前語寫心中事諷詠之可以知其中心之洞達明白無城府町畦也公之子泰裒集公遺文得若

干卷用公别號名之曰覺非集因其從子珙來京師命求予文序其首嗚呼公豈待此詩文而後顯名於世哉（成化四年）

廣州府志書序

天下之山皆原於西北零散而聚突起而爲嶺天下之川皆委於東南流行而止渟滀以爲海廣南居嶺海之間受天下山川之盡氣氣盡于此而重發泄之故人物之得之也獨異於他邦其植物則郁然以馨其動物則粲然以文是皆他處之所未嘗有者人也

得其氣之專而純則又樸而茂秀而文習氣淳直而俗尚隨之渾然天地間纍然小堪輿也則夫山川人物風俗之紀尤不可無志焉廣郡地志唐以前僅附于史宋以後始有成書然皆畧而未詳也入 皇朝以來百年于玆天地純全之氣隨化機以南流鍾於物者猶古也鍾于人者則日新月盛其聲明文物之美殆與中州無異焉中間雖不能無蘖芽之生然不害其爲彌文極盛之會也乃者都憲姑蘇韓公奉天子命來殿嶺南嶺南地分東西兩道而其都會實在于玆兵戎財賦之用咸於是邦乎仰郡志之作關係實大爰責其成于知府番易吳君中君乃禮肇慶郡博王君文鳳付以筆削之任未及成書而吳君去任莆易高君槪實來繼之歷二良二千石而後其書始成先是吳君嘗以書屬予序至是高君復以都憲公命趣成之竊惟後天卦位艮居東北山之所起也先天卦位兌居東南澤之所豬也嶺爲山之支海爲澤之委是蓋天地間山川之奧區也然其域最遠其勢最下是以天地盛大流行之氣獨後至焉至遲而發也緩勢也亦理也是以三代以前玆地在荒服之外至秦始入中國是時也曼胡之嬰未改也椎結卉服之風未革也持章甫而適玆無所用也魏晉以後中原多故衣冠之族多徙于南與夫或宦或商戀其土而不忍去過化漸染風俗丕變歲異而月不同今則絃誦之聲相聞矣衣冠禮樂斑斑然盛矣北學于中國與四方髦士相頡頏矣策名 天府列官中外其表表者則又冠冕玉佩立于 殿陛之間行道以濟時矣朱文公有云豈非天旋地轉閩浙反爲天地之中越與閩接壤閩浙視古河洛則百越其視古齊魯與是志也雖爲廣郡而作凡嶺南十郡之事無不該焉非但嶺南也島夷之事亦附見之然則予之爲是序也豈爲一郡志哉（成化十年）

應天府鄉試錄序

聖天子思以人文化成天下乃於 嗣大歷服之初建號以表年 詔告中外明示意嚮所在以風厲天下臣民而興起之蓋將大闡六經之文以成唐虞三代之治化也猗歟休哉體元之始適際賓興賢能之

歲應天府尹臣弼府丞臣洙以考試官請　上以命侍講臣濟編脩臣華臣等奉　命惟謹夙夜乘程以往至則府中先以禮聘教授臣鎡教諭臣鏞臣綸臣昌臣倫訓導臣孔昌臣祥臣煥爲同考官八人者分主五經而總其成於臣二人焉臣弼躬任綱維提調之責監臨而約束之者則監察御史臣浩臣讓也維時就試之士幾二千人如故事三試之得其文亮焉蔚然固多可採者拘定制而不敢過僅摘百三十五人焉嗟乎人文之興其盛一至此哉非六經之道不言非唐虞三代之事功不陳其氣昌其辭偉其道大以明宛然治古之人才卓乎三代以前之議論除漢以來一切權謀功利之故習蕩乎無餘矣噫　聖天子俄頃之化其神且速有如是夫即京畿以觀四方繇今日以占後時從可知矣孟子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夫古所謂豪傑者無所待而猶興矧諸士子皆幾甸之秀民國學之俊造乎日以經爲學以儒爲名以豪傑自負躬逢　聖明在上鼓舞而作興之如此其至則其所以奮發興起者宜何如也夫有其

言也必有其心有其心也又必有其行與事其相率以善相規以正交相勉而互相資進而與己用之賢共成　聖天子文明之化俾六經之道大昭于時唐虞三代之治復見於今日顧不偉與臣濟祇奉　明詔考校爾諸士子故於小錄之成敬序諸首簡而以豪傑之士待焉諸士子其盍思所以自振毋貽主司以失言之羞

會試錄序（成化元年）

我　太祖高皇帝建國之明年即開設學校又明年詔開科取士然甫行而亟罷至於十有七年士習既成始以今制試士定爲一代之制士各占一經經必通然後取之以試于政自開國至今百有八年開科至今九十有二年而爲科者凡三十矣今茲又當會試天下士禮部臣以考試官請　陛下以命臣溥臣濟且　錫以内帑之幣臣等受命且感且懼即日陛辭往涖事惟謹故事登載貢士之氏名及簡其文之尤異者爲錄以傳臣濟當敘其後竊惟六經之道始于伏羲畫卦歷二帝三王之世數千年至孔子而

後其書始成孔子沒其微言奧義幾絕又歷漢唐宋千數百年之間至朱子而後其義始明凡歷幾朝代經幾聖賢然後聖經賢傳復全於世而我　朝之興首表章之　列聖相承造士用人純用是道至於今日益隆益備橫經之師遍於郡縣執經之徒溢于里巷明經之士布列中外自有經術以來所未有也爾諸士子生當經學大明之時業經而爲儒學成而獲薦于鄉今又登名是錄將進對于　天子之庭以享有祿位其尚毋忘其所學必推而用之以見於處已

行事之間爲臣則忠爲子則孝暴白儒者之效于天下毋使世之議者槩謂程文之士大言無當也苟問其所業則曰吾易吾書吾詩吾春秋吾禮而兼樂也及考其所存所行乃至無一事與所學相當者嗚呼爾其自幼至長習于學校而試于有司者果何事一旦施於有政乃惟簿書法比是事而畧不及而平昔所學之經何也諸士子發軔仕途茲其初也謹於其初而預以問焉俾知所戒

成化十一年

擬順天府鄉試錄序

國家三年一開科取士其主試之臣在藩服者惟其臣僚是訪是延惟茲兩京則出自　上命而必以文學侍從之臣者重　京畿也夫　天子以四海爲家莫非王土則亦莫非王臣而必致重於京畿者蓋以人才之生於斯爲盛不止於一方一塗而已也譬之天焉莫不有星而紫垣之旁衆星斯聚譬之地焉莫不有川而溟渤之區衆流斯匯勢也亦理也嘗觀有宋盛時建都于汴咸平初元取天下士僅五十人而自開封貢者四十九人焉由是觀之則京郡人才之

盛從昔然矣矧今京畿實古幽冀之域燕趙之區豪傑奇偉之才古多有之肆惟　皇朝宅中圖治以臨天下四方之人咸來萃止　列聖相承長育培殖日增月益至仁之所涵煦德輝之所照臨則雖武弁之胄屯營技藝之裔莫不改其素業惟文儒是尚經術是習不但公卿大夫士之世與夫胄監庠序之英爲然也青青子衿挾冊呻吟閭閻秋秋十百成羣噫何其盛也今歲又當開科士之來就試者幾三千人大率郡邑學校士居十之六太學生十之三自他塗來

者又十之一二則是科之試不但畿甸之人而凡天下藩服之人咸與焉不但學校作養之士而凡家食野處傭選執役方技行伍之士亦無不有焉氣弼於中文彪於外黙黙就席各奏所長噫又何其盛也故事京畿試士順天府官總提調之任府尹臣某先期禮聘同考試官於天下學校某官臣某實膺其選將及期又請監試官於都臺監察御史臣某臣某實董其事至是始以考試官請於　朝上以命某官臣某往主試事仰日　陛辭錫宴一如禮部會試故事其

試士所在仰會試天下士之所也臣等提調官考試官監試官暨收卷供給等官咸相戒飭盡心共職期以袪宿弊求實才以無負　國家開科取士之盛意臣等乃於千百人之中拔其文之合格者一百三十五人以實解額非人才之可取者止於此也此其尤者耳又於一百三十五卷之中簡其文之通暢者二十篇以為小錄非文章之可錄者止於此也此其優者耳小錄成臣當為序竊惟當盛世熙洽之餘　聖君在位之日人孰不為士也而吾獨得居於近畿士孰不就試也而吾獨得儁於　京闈其來也既得旅見於　彤廷其成名也又得引見於　丹陛天下藩服賢能之書未獻於　天府而吾姓名獨首塵於睿覽於戲　日月在天凡有目者之所共覩而吾接見之獨近且先焉其榮幸為何如哉其榮與幸既先於衆人則夫所以感激奮發以作其氣以銘其心盡其職業礪其名節以圖報稱於他日者豈可後於衆人哉詩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諸士子其何以報上乎謹序（成化四年）

劉草窗詩集序

三代以前無詩人夫人能詩也太師隨所至採詩以覩民風而繫國以別之方是時上自王公后妃下至匹夫匹婦率意出口皆協音調可誦可歌自夫子刪三千篇以為三百五篇後詩始不繫於國而繫於人人人不皆能詩也詩道於是乎始晦自時厥後詩不出乎天趣之自然而由乎學力之所至有一人焉本學力而積久習熟以幾於化詩非不工也然比之得天趣之自然者則有間矣嗚呼此刪後所以無詩與

詩自刪後歷春秋戰國秦漢非無作者而不傳雖有傳亦不詳漢魏之際建安七子者出然後詩之名始專歸於人於是乎曹劉沈謝李杜蘇黃虞范諸人繼出乃各自以其詩名家然文以時異諸人之作又各隨不同論者又以代別之曰此魏晉也此南北朝也此唐也宋也元也嗚呼秦漢以來之詩變至於唐極矣唐一代以詩取士宜乎名世者爲多然而最著名者僅二人焉而不出自科目宋人取士初亦沿唐制其後專用經義詩道幾絶間有作者非但無三代風視唐人亦遠矣　國初詩人生勝國亂離時無仕進路一意寄情於詩多有可觀者如吳中高楊張徐四君子蓋庶幾古作者也其後衆業興而詩道大廢作者皆不得已而應人之求不獨少天趣而學力亦不逮矣吳人自四子後作詩者多出於文字之緒餘非專門也惟草窗劉公原傳家世業暨至公始專心於詩不拘拘繳繹經語以事進取遇凡景物會心時事刺目一於詩焉發之詞氣激烈音節頓挫多有出人意表者古人謂石曼卿豪於詩公殆近之與蓋公爲人邁往跌蕩自少以氣自豪有志當世之務思欲有以自見景泰中郡人陳公鎰掌憲臺援吳公訥例薦公于　朝不果用負有用之才徒以末藝終于一太醫院吏目天下惜之公高視一世慕古人奇偉非常之功世之齷齪者舉無足以當其意惟與郭元登徐原玉湯功讓三人者相推重每昏會劇談竟日終夕刺刺不休會正統己巳有土木之變忠義激發往往形之於詩君子謂公非獨詩豪蓋亦一時人豪云予久聞公以工詩名吳中後來　京師始識之公歿與公之子宗師游以公是集見示且求序故書以引其首

家禮儀節序

禮之在天下不可一日無也中國所以異於夷狄人類所以異於禽獸以其有禮也禮其可一日無乎成周以禮持世上自王朝以至於士庶人之家莫不有其禮秦火之厄所餘無幾漢魏以來王朝郡國之禮雖或有所施行而民庶之家則蕩然無餘矣士夫之好禮者在唐有孟詵在宋有韓琦諸人雖或有所著述然皆畧而未備駁而未純文公先生因温公書儀

叅以程張二家之說而爲家禮一書實萬世人家通行之典也議者乃謂此書初成爲人所竊去雖文公亦未盡行噫文公之身動容周旋無非禮者方其存時固無俟乎此書今其既沒之後有志欲行古禮者舍此將何據哉禮之在人家如菽粟布帛然不可斯須無之讀書以爲儒而不知行禮猶農而無耒耜工而無繩尺也尚得爲農工哉夫儒教所以不振者異端亂之也異端所以能肆行者以儒者失禮之柄也世之學儒者徒知讀書而不能執禮而吾禮之柄遂

爲異教所竊弄而不自覺自吾失吾禮之柄而彼因得以乘間陰竊吾喪祭之土苴以爲追薦禱禳之事而吾之士大夫名能文章通經術者亦且甘心隨其步趨遵其約束而不以爲非無怪乎舉世之人靡然從之安以爲常也世儒方呶呶然作爲文章以攻擊異端爲事噫吾家之禮爲彼所竊去而不知所以反求顧欲以口舌爭之哉失其本矣竊以爲家禮一書誠闢邪說正人心之本也使天下之人人誦此書家行此禮慎終有道追遠有儀則彼自息矣儒道豈有不振也哉然世之好議人者已憯然於儀文節度之間而忌人有爲也聞有行禮者則曰彼行某事未合於禮彼行某禮有戾於古甚者又曰彼行之不盡何若我不行之之爲愈也殊不思人之行禮如其讀書然讀書者未必皆能造於聖賢之域然錯認金根爲金銀者較之倂與金銀不識者果孰能哉濬生遐方自少有志於禮學意謂海內文獻所在其於是禮必能家行而人習之也及出而北仕於　中朝然後知世之行是禮者葢亦鮮焉詢其所以不行之故咸曰

禮文深奧而其事未易以行也是以不揆愚陋竊取文公家禮本註約爲儀節而易以淺近之言使人易曉而可行將以均諸窮鄉淺學之士若夫通都鉅邑明經學古之士自當考文公全書又由是而上進於古儀禮云　成化十年

世史正綱序

世史正綱曷爲而作也著世變也紀事始也其事則記乎其大者其義則明夫統之正而已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非道非義功利雖大

弗取也或曰自孔子作春秋之後大事有呂氏之記綱目有朱子之筆奚用此爲哉曰呂氏之記記其大而或兼夫細也朱子之筆筆其正而或專其統也愚惟錄其大而已細小不屑及也取其正而已統否不暇計也然則有所見乎曰有聖賢之書婉而正學者之書顯而直婉而正所以待後世之賢人君子也顯而直所以曉當世之學生小子也何則人之生也禀賦不齊賢者知者恒少而愚者不肖者恒多聖賢之書用意深而立例嚴非賢人君子不能知也是以知

之者恒鮮愚爲此書直述其事顯明其義使凡有目者所共覩有耳者所共聞粗知文義者不待講明思索皆可與知也苟或因是而馴致夫賢人君子之地則夫聖賢婉而正之書亦可由此而得之矣愚所以作書之意有在於是非敢立異以犯不韙之罪也然則其宏綱大旨果何在哉曰在嚴華夷之分在立君臣之義在原父子之心夫華夷之分其界限在疆域華華夷夷正也華不華夷不夷則人類淆世不可以不正也君臣之義其體統在朝廷君君臣臣正也君

不君臣不臣則人紀隳國不可以不正也父子之心其傳序在世及父父子子正也父不父子不子則人道乖家不可以不正也本家以立國正國以持世而一歸于人心道義之正則人極以立天地以位夷狄不敢以亂華禽獸不敢以侵人上天所以立君之意聖人所以立教之心或其在此乎請言其詳天位乎上者也地位乎下者也天地之所以生生者物也物之動者有三焉人也夷狄也禽獸也天生人而於人之中命一人以爲君以爲人類主闡教以立人極脩

政以安人生然必其生安然後其極可立也彼其所以爲生人害而使之不得安者誰與夷狄也禽獸也爲生人主必攘夷狄必驅猛獸使吾一世之民各遂其生而不罹其害焉於是乎吾政行而教施而世底乎雍熙泰和矣是則君人者之責也雖然君之所以爲此者非君之自爲也承天之意也能承天之意則能受天之命矣受天命者必奉天焉奉天者必大報天焉君秉誠以事天天垂象以示君必致夫精禋感格之誠必謹夫象緯災祥之故如是則天人合一天

不在天而在君矣天之心則仁愛人君君之心則仁愛生民民之生也性天之理以爲其心形天之氣以爲其身心有不明君必明之俾天之理不爲物所蔽身有不安君必安之俾天之氣不爲物所戕故凡其號令之頒政事之施敎條之布禮樂制度之具刑賞征討之舉無非以爲民而已爲乎民所以承乎天承乎天所以安其位也然君於此豈能以其獨力爲之哉亦由夫小大內外之臣以爲之腹心股肱耳目牙爪焉耳君總於上臣分於下彼此相資遠近相維階級相承氣脉相通各盡職以釐務畢同心以奉上君必死其社稷臣必死其職事本乎是以持世由一世而十世十世而百世百世而千萬世華必統夫夷夷決不可干中國之統君必統夫臣臣決不可萌非分之望男必統夫女女決不可當陽剛之位臣非有舜禹之聖決不可以言禪君非有桀紂之暴決不可以言伐君雖不及太甲臣非有伊尹之志決不可以言放非爲天吏決不可興問罪之師非奉天討決不可清君側之惡事雖至於無可奈何非滌天經決不可用權宜之策天冠天屨之分必嚴水木本源之心必篤如是則大義立矣雖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必正而後國定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是故父有天下必授之於子子居大位必受之於父父非眞堯舜子非眞朱均必不可以與舜禹子非眞武王父非眞西伯必不可以舍伯邑考隱攝桓位不可也宣傳繆位不可也父之所予必子心之所安子之所承必父心之所願非的見夫大義之決不可以行權非眞有夫必歸之誠不可以言假授受取與必原其心原其本心之初於序必順於理必正於心必安以此正名以此定位既定其位必端其本本之所以端者身也身不可以不脩身之所以脩者心也心不可以不正知其身心之所以必當脩而正者學也學不可以不講講學以正心正心以脩身脩身以端其本則夫婦于焉以有別昆弟于焉以有序諸父于焉以有善諸舅于焉以有義族人戚屬莫不于焉以有禮將見身正而令行家和而福生行乎上而效于下篤其近而舉諸遠矣是則大而一世所以綱維之者國也

中而一國所以根本之者家也家則內和而外順國則上令而下從極乎一世之大則華夏安乎中夷狄衛乎邊各止其所而不相侵陵則人之所以爲人者相生相養各盡其性各全其命一順於道義之正而不徇於功利之私是則所謂雍熙泰和之世也人旣得其所以爲人物亦得其所以爲物天由是而得以爲天地由是而得以爲地則人君中天地而立爲人物之主者其責盡矣上天立君之意於是乎其無負而聖賢所以著書立言諄諄乎垂世立教者亦於是

乎不徒託之空言矣區區一得之愚偶有所見而妄爲此書始嬴秦庚辰之歲滅六國訖于齊世道之始變也終　皇明戊申之春慧出掃于昴天道之終定也首尾凡一千六百二十有一年書成用僭書卷端以示夫當世之學生小子而後世之賢人君子容或有以取之否乎不敢必也於是乎書以俟（成化十五年）

學的後序

學的曷爲而作擬論語也昔人僭擬論語得罪聖門曷爲效之王通自著書以己擬孔子愚則采輯朱子語而竊推之以繼孔子之後非效通也效曾子有子之門人也豈謂僭哉朱子之言天下後世家傳而人誦之何用此爲朱子平生著述多是闡明聖經賢傳之旨未嘗自爲一書此愚所以不揆寡陋而妄有所輯也今所輯者多經書傳註中語學者旣已熟聞之矣而又贅之者何此亦朱子輯近思錄采程氏周易春秋傳文之意也名以學的者何學以聖人爲的龜山楊子之言也而朱夫子於中庸或問論中和位育處亦以是爲言喻學者之必志於爲聖賢亦如射者

之必志於中的也愚於九篇載之不無意焉自昔性理諸書皆始於太極今先下學者何書爲初學者作也論語編次無倫今有次第者何論語之書成於衆賢之所記而愚此書則采朱子之成書故也所謂次第者何始以首篇言之人之爲學必自下學人事始下學則可以上達矣是則儒者之學也儒者之學學所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其要莫先於爲己爲人之辨大學一書爲己之學也欲爲爲己之學必先效法於人而後用功於己其用功之要程子所謂涵養須用

敬進學則在致知是也以此立志用功循序積累則知與行偕進心與理昭融中外本末隱顯精粗一一周徧是則儒者之學矣古之學者始乎士而終於聖人不過下學上達而已矣若通論一書則首篇是其凡第二篇三篇是其功用之要是則程子兩語也蓋今人既無小學工夫須必先於持敬敬不可以不立而理不可以不窮彼夫四書五經以及近世諸儒之書窮理之具也必欲窮理而又不可不知理之所以名故以字訓繼焉既窮理矣由是而治心由是而治

身以之正倫理成治功以至於窮神知化叅天地贊化育而極其功用之全是則所謂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也學者下學人事而至於上達天理如此豈非儒者全體大用之學乎此四篇至九篇之大意也其第十篇倣論語之鄉黨舉朱子平生言行出處示學者以標的也前十篇固已備矣而又續以後十篇者何上編如小學之內篇下編則其外篇也上編由事以達於理下編則由理而敬之事一以進德言一以成德言也自昔先儒論敬皆自內而之外今而反

之何自學者言使有下手處耳窮理畧於格物而詳於讀書何讀書亦格物之一事今之學者無師授而欲舍讀書以窮理吾見其泛無歸宿矣六經次第皆始易次詩書春秋禮而今先詩書禮而後及易春秋何由淺以及深也人倫次第皆先君父而後夫婦長幼朋友今以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君臣爲序何由近以及遠也上編既言敬矣而下編又專以仁義爲一篇何孔門教人以仁爲先求仁之要由禮而入言禮則敬在其中矣終篇序道統載周程張四子贊而不

取邵馬何黃直卿論朱子道統之所以傳亦云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而不及邵焉其意葢本諸此非愚敢妄爲去取也愚編此書成恐或者不能無疑竊觀勉齋先生作朱子行狀擬畣或人之疑於後因效之書此于卷末葢志所見耳非敢竊比大學中庸之或問也觀者尚矜其志而無備責云　天順七年

本草格式序

儒者之學不但有性理之學而又有物理之學焉大學之教以格物爲先而聖人教人學詩亦欲其多識

鳥獸草木之名爾雅一書亦於草木蟲魚詳焉予紉有志物理之學讀書之暇遇物輒加考究後見夾漈鄭氏通志畧序文所謂儒者達詩書之旨而不識田野之物必廣覽動植洞見幽潛通鳥獸之情狀察草木之精神然後參之載籍明其品彙意其必大有所深造也徐而考之不過刪節醫家本草而已及以本草覈之凡藥有所疑者日華子曰是此物陶隱居曰非圖經曰宜治此病衍義曰不然嗚呼作書者尚不灼知其物之眞的考書者又何所據而用之哉况其

所載藥品動至數千其中有世人所不識古方所不用者紛紜錯雜卒無定見心竊病焉後得王好古湯液本草簡而且要心甚喜之然其中所載之藥如藿香本草類也而載之木部之中譬則善風鑒者不能辨其人形之男女又安能審其人之氣色而知其休咎哉竊念醫書之有本草如儒家之有字書也不識字義者斷不能爲文不識藥性者又安能治病哉是故欲識藥性先識藥形然所生之物地各不同不皆聚於目前也不有纂要之書又何自而識之哉予以此故倣邵子觀物之說本周禮五藥之目擬爲本草格式及採取條例一編藏之巾笥以俟後人用焉夫自神農作本草之後漢世始詔求其書歷唐宋以至于元代代皆加脩纂無一代不然者然所命執筆者多儒臣儒者於方技固未能盡通而專業方技者又未必能執筆是以其書雖多然皆傳而寡要泛而無實非獨無益於世而或至於誤人也亦有之矣予學儒而不通於醫竊本儒家所謂物理之學者以爲醫家本草之書較之舊本似亦有可取者顧惟欲成此

書須是足迹徧天下然後可也今頭顱種種矣拘於職不出　國門者幾三十年不日將乞骸骨歸老海隅諒於此生終無可成之期始序其槩而藏之異時嘗老蒐求及正首丘之後萬一　國家欲承前代故事成一代之書以嘉惠生靈或有以此聞之于　上擇而用之緒而成之死且不朽矣謹書以俟

大學衍義補序

臣惟大學一書儒者全體大用之學也原於一人之心該夫萬事之理而關係乎億兆人民之生其本在

乎身也其則在乎家也其功用極於天下之大也聖人立之以爲教人君本之以爲治士子業之以爲學而用以輔君是蓋六經之總要萬世之大典二帝三王以來傳心經世之遺法也孔子承帝王之傳以開百世儒教之宗其所以立教垂世之道爲文二百有五言凡夫上下古今百千萬年所以爲學爲教爲治之道皆不外乎是曾子親受其教旣總述其言又分釋其義以爲大學一篇漢儒雜之禮記中至宋河南程顥兄弟始表章之新安朱熹爲之章句或問建安眞德秀又剟取經傳子史之言以塡實之各因其言以推廣其義名曰大學衍義獻之時君以端出治之本以立爲治之則將以垂之後世以爲君天下者之律令格式也然其所衍者止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蓋卽人君所切近者而言欲其舉此而措之於國天下耳臣竊以謂儒者之學有體有用體雖本乎一理用則散於萬事要必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是以大學之先旣舉其綱領之大復列其條目之詳而其條目之中又各有條

理節目者焉其序不可亂其功不可闕闕其一功則少其一事欠其一節而不足以成其用之大而體之爲體亦有所不全矣然用之所以爲大者非合衆小又豈能以成之哉是知大也者小之積也譬則網焉網固不止乎一目然一目或解則網有不張譬則室焉室固不止乎一椽然一椽或虧則室有不具此臣所以不揆愚陋竊倣眞氏所衍之義而於齊家之下又補以治國平天下之要也其爲目凡十有二曰正朝廷其目六曰正百官其目十有一曰固邦本其目十有一曰制國用其目十有一曰明禮樂其目六曰秩祭祀其目七曰敦教化其目十有一曰備規制其目十有六曰愼刑憲其目十有四曰嚴武備其目十有六曰馭夷狄其目九曰成功化其目一先其本而後末由乎內以及外而終歸於聖神功化之極所以兼本末合內外以成夫全體大用之極功也眞氏前書本之身家以達之天下臣爲此編則又將以致夫治平之效以收夫格致誠正脩齊之功因其所餘而推廣之補其畧以成其全故題其書曰大學衍義補

云非敢妣駕先賢以犯不韙之罪也臣嘗讀眞氏之
序有曰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臣者不可
以不知大學而繼之以爲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
出治之源爲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是
蓋就其本體而言爾若即其功用而究竟之君臣所
當知者則固有在也粤自古昔聖賢爲學之道帝王
爲治之序皆必先知而後行知之必明其義行之必
舉其要是以欲行其要者必先知其義苟不知其義
之所在安能得其要而行之哉故臣之此編始而學
之則爲格物致知之方終而行之則爲治國平天下
之要宮闈高深不出殿廷而得以知夫邑里邊鄙之
情狀草澤幽遐不履城闉而得以知夫朝廷官府之
政務非獨舉其要資出治者以御世撫民之具亦所
以明其義廣正君者以輔世澤民之術譬之醫書其
前編則黃帝之素問越人之難經後編則張仲景金
匱之論孫思邈千金之方一方可以療一證隨其方
以治其疾惟所用之何如也前書主於理而此則主
乎事眞氏所述者雖皆前言往事而實專主於啓發

當代之君亦猶孔孟告魯衛齊梁之君而因以垂後
世之訓臣之此編校之前書文雖不類意則貫通第
文兼雅俗事雜儒吏其意蓋主於衆人易曉而今日
可行所引之事類多重複所脩之辭不能雅馴弗暇
計也臣遠方下士叨官　禁近當　先皇帝在御之
日首開　經筵即綴班行之末親覩儒臣以眞氏之
書進講　陛下毓德青宮又見宮臣之執經者日以
是書進焉臣於是時蓋已有志於是旣而出教太學
暇日因採六經諸史百氏之言彙輯十年僅成此書
用以補眞氏之闕也繕寫適完而　陛下嗣登大寶
蓋若有待焉者臣學不足以適用文不足以達意偶
因所見而妄有所陳區區一得之愚固無足取而惓
惓一念之忠竊爲　聖明所不棄焉未必無少補於
初政之萬一臣濬謹序

明堂經絡前圖序

明堂者黃帝坐明堂之上與岐伯更問難因雷公之
請坐明堂而授之故謂之明堂云其書上窮天紀下
極地理遠取諸物近取諸身不專爲人身設也而後

人作爲圖經以明氣穴經絡乃專以歸之明堂何哉葢以黃帝之問岐伯之對雷公之授受所以上窮下極而遠取者不過明夫在人之理而已黃帝之問岐伯首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葢謂是爾夫人得天地之性以生凝而爲之形流而爲之氣內有臟腑以應天之五行外有面部以象地之五嶽以至手足之有經絡十二以應經水肢體之有系絡三百六十有五以應天度其氣穴稱是以應周朞之日上下有紀左右有象督任有會俞合有數是人一身生天地之間全陰陽之理聚五行之氣備萬物之象終日之間動息坐卧百年之內少壯艾老無非是身之所運用而恒與之偕焉乃至有其身而不知其身之所有而凡在其身者若臟腑若脉絡若孔穴曾不知其形狀何如其氣脉安寓其名稱曷謂是有其身而不知其身之所以爲身也取諸其近也且然況又欲遠取諸物而上窮下極也哉或者貽予以鎮江府所刻明堂銅人圖面背凡二幅予懸之座隅朝夕玩焉病其繁雜有未易曉者乃就本圖詳加考訂復以存眞圖附

繫於內命工重繪而刻之考史宋仁宗天聖中命尚藥奉御王惟一考明堂氣穴經絡之會鑄銅人式惟一又訂正訛謬爲銅人腧穴針灸圖經上之詔摹印頒行其後又有石藏用者按其狀繪爲正背二圖十二經絡各以其色別之意者京口所刻即其圖之遺製歟嗟呼所貴乎儒者以其格物致知於凡三才之道萬物之理莫不究極其所當然而知其所以然也矧吾有是身至切至要長與之俱長老與之俱老而不知其狀不識其名可乎此予所以不自揆而纂爲此圖非獨以爲醫家治病用而於儒者所以養身之方窮理之學亦未必無補云

明堂經絡後圖序

聖人所慎者三而疾居其一是疾之爲疾係人之壽夭死生不可忽焉者也聖人猶且慎之況餘人乎欲慎其疾必知夫疾所自出之原而加慎焉則百病不生百病不生則能盡人所以生生之理而不枉其天年矣且疾所自出之原果安在哉身而已矣是身也稟氣於天地受形於父母固非天地雕刻而爲之亦

豈父母布置而成之也哉然而五臟六腑四肢百體骨骼經絡俞合孔竅無一而不備焉人能保而養之則全而歸之矣全而歸之則人爲吉人子爲孝子而無忝於天地之委形父母之遺體矣彼夫六合之間横目而黎首者棼棼擾擾自戕自賊不知自保者多矣然其間亦或有偶能保全之者蓋亦資禀之美爾非學問之功也所貴乎學者以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理窮矣性斯自盡而命隨之欲窮夫理當自吾身始吾身所具之理所謂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聖賢所以建圖著書者罔已明盡矣然其言深於理詳於氣而於所賦之形質則容有未備焉者予遂此圖蓋示學者以理氣之所凝以成質者而使其知疾病根原之所自出而慎諸身學者誠能察之目而究諸心謹夫肢體之運動順夫氣脉之流行則可以奉親以盡孝保身而全歸矣若夫世之學方技者以之求十四經之流注八法之運用九鍼之補瀉亦未必無所助云（成化甲辰年）

皇明歷科會試錄序

皇明開國之二年首詔天下開科取士明年鄉試又明年會試仍參用勝國程式甫一科即罷之又十有四年始定爲　今制以試士子甲子鄉試乙丑會試初爲小錄以傳然惟列董事之官試士之題及中選者之等第貫籍經業而已其錄前後雖各有序然猶未錄士子之文以爲程式也次科戊辰始刻程文自時厥後永爲定式但此後五科其間命官列銜尚或隨時不一永樂以後其制始一定而不更易自乙丑至今再歷乙丑而踰其半凡三十又四科矣予來京師餘三十年於歷科會試程文甲申以後無不獲見者惟庚辰以前僅見其一二夫以　京邑四方賢才所萃古今書籍所聚且官館閣以文字爲職業尚弗克盡見况遐方下邑之士乎予友少宰華容黎先生蒐訪者累年始得其全暇日因假以歸俾諸生錄出益以家所有者編次通爲一帙以便觀覽虛其未備以俟續入於乎則是錄之編其所關係夫豈小哉非但可以攷見　皇朝一代取士之制與夫前後人才之高下文氣之偉薾而於世道士風亦可於是乎

覩之

弘治三年春三月望日男敎編次

天啓元年仲春望日七代宗孫爾穀重編

爾懿同編

穀男（兆昌 炯昌）校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九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十

大學士謚文莊瓊山丘濬仲深甫著

序

吉水龍氏族譜序

自宗法廢而左戶之藏旣散肉譜之學不傳而士大夫家有譜牒者蓋鮮矣今天下分兩畿十二藩服而人家譜牒之作盛於江右而江右在吉郡尤盛迹其所以盛者蓋有四焉江鄉土綿地瘠季世割據者所不爭人家所藏圖籍不盡燬於兵火一也習尚淳朴不蓄一切珍奇玩好之物倉卒變起所持者惟文籍二也俗重世家婚配必先門地崛起之家雖盛顯物論終不之與所謂故家右族恃譜牒以爲文獻之徵三也人以讀書爲業雖田夫販客亦皆粗通文理涉獵書史喪亂之餘文籍散失無所於稽亦往往有能口道而心憶之者四也用是四者故人家譜牒所以能獨盛於他方然其間亦不能無積習之弊失在於好攀援古名賢顯宦以粉飾其家世張大其閥閲凡劉姓者皆長沙定王之後張氏者皆曲江丞相之裔

無一族無所自來者此雖天下通弊而於茲則殆甚焉者也予自宦游以來交天下士多矣而於廬陵士尤相親厚所謂士夫者無家無譜牒者近同年友常郡太守吉水龍公遵序出其家譜見示且屬以序考究精詳援引皆有證據不狥前人之失而肆一巳之見直疏而旁通之纖悉不遺切而實曲而盡如禹之導川原其所自來疏其所由分會其所由歸其間分支異派雖若錯出散見其實條理脉絡未始混淆也使後人按圖而求之據牒而考之旣知其所以同又

知其所以異其得古良史作表傳之遺意與予故序而歸之以示龍氏之後人且以告凡江右之爲肉譜者云

文昌邢氏譜系序

海南氏族所謂故家喬木者皆自中州來故其遺風流俗往往而在蘇長公所謂衣冠禮樂斑斑蓋指此也其散在四州者瓊爲多瓊屬邑文昌大族可數者五六家邢其一也邢之先自汴來蓋在宋南渡初至今子姓蕃衍散居邑中者殆居他姓什三四焉所謂五六大族其殷富一時雖或過之至論其盛且蕃未有或先邢氏者也豈非其一姓之尤大者乎族不徒大而且多賢德而賢者予不能盡知也所及知者其顯而賢者耳所傳聞者則有宋故某官夢璜以文學政事著聲前代載在郡乘可考也所聞者今某處教諭貴明經潔行所至師仰所見者則予友蘇郡太守宥也宥字克寬登正統戊辰進士第擢四川道監察御史陞知台州府事尋改蘇郡邑人自　國初至今登進士第者僅三人然仕止郎官今克寬年未五十

已官二千石守天下大郡清名美政播聞朝野華階峻秩日進日崇不止此也然則今日邢氏之族又豈但大於邑中諸族而已哉邢氏舊有族譜久燬於火至克寬之先大父某府君咨訪故老蒐羅散失粗錄成帙晚年以授克寬俾終厥志克寬承命惟謹寢息不忘者垂二十年始克承先志命之曰邢氏譜系間攜來　京師以予同鄉且相厚也屬予序嗟夫氏族以名爵顯名爵以才德著氏族蕃而名爵無聞樗櫟之材也名爵顯而才德弗稱土木之偶也有名爵以

表氏族有才德以副名爵則雖在中州聲明文物之地亦云鮮矣而况遐遠之地也哉是則文昌之有邢氏邑里之望也邢氏之有克寬族屬之光也後之承其統緒同其宗盟者盍思所以繼之承之光之大之於無窮哉

廣昌何氏家乘序

後世作譜者率遵歐蘇二家說者多病其簡何也蓋家之譜視國之史史紀一國之事不得不簡譜錄一家之事不可不詳彼其世遠人亡載籍湮微往事無

所於稽不得已而畧之可也苟耳目親所見聞明有徵驗可以貽遠而示範乃亦棄之而不錄博雅好古君子所不忍也曾謂仁人孝子而忍忘其先德哉此廣昌何氏家乘所由作也予友大司寇旴江何公廷秀續其先太宰公所輯何氏家乘閒以見示屬為序蓋彚本二家之義例而折衷之詳書備錄巨細不遺分為六卷一譜序二族譜圖三宗譜圖四家傳五婦德六先塋志而附載貤封　制書贈送詩文而終以先世遺事其於廣昌書錦何氏一族之事詳且備矣

凡何氏受姓以來見於史傳者殆無遺焉予嘗讀韓文毎疑其序送何堅何與韓為近之說意謂古人因生以賜姓為其後者非所出而冐之容或有之聲音偶爾相近出於一時方言者焉能強人以必從哉疑其言無所本及讀史記周本紀註應劭曰氏姓註云以何姓為韓後然謂之以為後則固非聲音偶近者矣近世鄧名世姓氏書辨證亦謂何氏出自姬姓食采韓原為韓氏韓後為秦所滅子孫散居陳楚江淮閒以韓為何隨聲變為何氏名世宋人去古益遠何

所從而得此說哉考之孫愐唐韻韓滅子孫散居江淮閒以韓為何字隨音變鄧說蓋本諸此然則鄧說本於韓應氏生二子之前數百年其言必有所本且明言其出氏姓註非無徵之言也韓子偶未見與抑或別有所出與自昔觀人之國而論其世者必徵諸文獻予竊以謂論人之家世者宜亦然何氏之賢人在前代政事則有武經術則有休名位則有曾三人者其尤者也若以典籍言之則休公羊本旨羽翼聖經得以從祀孔庭垂名千載其次則西疇常言鑒鑿

乎布帛菽粟之文宛然濂洛宗旨也今晝錦之何實出西疇太宰公西疇先生六世孫也先生諱坦仕宋爲寶謨閣直學士廣東提刑太宰公中興其後而司寇公實踵太宰公之武父子清名勁節爲當世偉人俱以經術發身賢科歷官中外位八座爲時名臣

本朝華中書省而專任六部今尚書執政大臣也視古丞相然百年以來大江以南父子相繼爲尚書者謹見何宗所謂政事經術名位至是益大以顯況公又多有著論大雅君子卓爾不羣其所以具瞻四方

傳布後世文獻之足以徵者豈止一時一方而已哉昔漢韋賢父子相繼爲相玄成作詩以自劾其述祖德也曰赫矣我祖慶流于裔於體厥德於赫有聲其勉後人也曰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今公父子實足以匹休於漢之韋氏而爲其後人者盍誦是詩以相勵思齊其先人而庶幾其企及乎予與公偕登甲戌進士第同年中志同道合者也故不辭而爲之序

貴溪丘氏宗譜序

貴溪之周坊有鉅姓曰周氏者氏雖周而其實則丘也丘之先出自宋魏國忠定公公之子壽雋以字行生子汲知饒州汲子必恭始居郡之樂平邑人稱所居曰丘村其玄孫亨通分居餘干之珠湖子真寶者徙邑之墩頭墩頭密邇信之貴溪世與貴溪周坊周氏連婚姻真寶四世孫諱萬軒者生六子時周氏乏嗣因命幼子惟政爲其後至今四世矣惟政生子旭鑑守谷有聲終浙江參政孫淇守栝致政家居曾孫兼守宗用者又以進士選屬刑曹擢任陝西按察副

使今改任于閩將行過予謂曰某與予同年登第三百五十人中惟吾二人者同出丘宗然某之姓尚從于周屢嘗上疏請復之而未遂其志某之心切切乎是未嘗旦夕忘也竊恐歷世日遠世有後者莫知所自思欲續本宗世系著其所以然以示後來豫求予一言他日譜成以冠編端予以歲甲戌登進士第同年中未有同姓者惟宗用一人與予同所出然而列名于金門之榜紀實於登科之錄者則又以周姓著焉予與君固知所自矣而天下之人曷以知其然哉

是則宗用之譜不可以不續而予之序亦烏可以不作哉謹用考吾丘氏受姓之始末俾以繫之世系之前庶其後之子孫知其源流之所自也按志氏族者謂周太公望國於齊都營丘子孫因以爲姓及考史記齊世家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譙周註云姓焦名牙炎帝之後其先祖嘗爲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于呂或封于申武王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于齊都營丘其地在今齊州臨淄或云濰州昌樂有營丘故城凡二十八傳而田氏奪其國夫自太公一傳而爲丁公伋五傳而至胡公靜徙都薄姑山則齊都營丘僅四世爾其子孫以地爲姓者不知始于何時意者遷薄姑之後其留營丘不去者遂以爲姓邪雖然天下之地名如宛丘潛丘黎丘之類非止一營丘也况丘氏之外又有所謂閭丘氏葵丘氏梁丘氏陶丘氏廩丘曼丘淄丘之類皆出齊國豈皆太公後與若左丘明見於魯論咸丘蒙見于孟子浮丘稷丘出於列仙丘林丘敦出于夷虜則後世以丘爲姓者亦云多矣安知其不如今世之人上官氏之

去上東方氏之去方邪有唐人著郡望而以河南望丘良以襄公父子之顯融故也然丘姓顯者多著于南朝齊梁之世率出於兩浙之間則江南之丘有自來矣宋人顯者莫如忠定公然史止載其子壽邁而不及壽雋壽雋仕理宗朝官至尚書其知婺州時嘗援朱文公張宣公例請呂成公謚蓋亦崇尚道學者也是則周坊之丘本於丘村丘村之丘原於江陰江陰之丘其前也有忠定公之建功業有尚書公之尚道學自分丘村以來雖有顯者而不甚大著抑自墩頭變爲周坊之後四世而三人皆紆金曳緋殆若果木然必剝接而後始大榮茂邪雖然枝葉之茂由其根柢之大也苟非厚積其基培植其本剩泉以灌溉之除穢以保養之而欲其蕃盛碩茂大至百圍長至參天多至成林無也予願凡爲丘氏子孫者世世相承積道德以立其基敦仁義以培其本讀書學禮所以灌溉之也懲忿窒慾所以保養之也以是而持家保族則其傳大而悠遠豈不有必然者哉譜成書予此言於卷帙之首非但爲周坊子孫告凡分自丘村

而出於江陰者皆所當知也雖然豈但江陰哉凡天下丘氏者皆不可不知焉

豐城凃氏族譜序

古者姓氏皆著地望如王則太原瑯琊李則趙郡隴西崔則清河盧則范陽之類是也自中正之官不設左戶之藏不備而內譜之學世不復講姓氏散於天下所在而有不復土著所謂郡望者特空名爾惟凃一姓望於南昌而其族姓亦特盛於所望之地今猶古也唐以前未有顯者至南唐有凃廙者補豫章志

凃姓於此乃昉見於載籍在宋登進士第者有天明有正勝有壎元有滑生皆洪撫間人一郡皆古豫章地也入　國朝以來凃姓發身科第列官中外者比宋元爲盛然皆不出洪撫之間否則其隣境也其他郡邑間有一二究其所自來其不自二郡分也蓋鮮矣豐城曲江凃氏爲邑著姓予所及識者今廣東按察副使凃君君自庚辰進士拜監察御史一再出巡皆凜凜特風裁今奉　璽書整飭兵備于海南予家瓊山時以內艱家居聞過予出其所脩族譜見示予觀天下姓氏不著地望也久矣今人求王於瑯琊太原求李於趙郡隴西殆猶昔人所謂求釜錡錢鎛刀鈇於鐵爐步也名存而實亡矣孰謂數百載之下千百姓之中乃有一姓獨著舊望如豫章之凃者乎蓋絕無而僅有者也夾漈鄭氏謂凃因水爲姓而今南昌志無所謂凃水者豈古豫章郡兼今數郡之地而凃水乃在今他郡界耶否則古今水名隨時改稱有不同耶或者又謂凃本古塗山氏南昌尉始去土爲凃塗姓別出散處四方惟凃至今居洪撫之間爲多

豈皆南昌尉後耶二者必居一于此矣雖然王盛於瑯琊以祥覽兄弟之孝弟李顯於趙郡以贊皇父子之功業苟爲不然徒假此以市婚矜世亦奚取其爲望哉予願凃氏之子若孫若曾若玄覩憲副君之茲譜惕然感發以爲凡洪撫之間凃者倡使皆如憲副君之邁往有爲於時則凃在今世亦將如王李崔盧之在前代矣顧不偉與予因憲副君請勉書以爲曲江凃氏族譜序非但爲一曲江也蓋以告凡今之凃姓者云

五一居士詩卷序

昔歐陽子自號六一居士葢以己身均於五物之間而各一之以爲六也今潮陽有虛先生者亦自謂有筆墨絲硯各一與己爲五而自號五一居士焉得非聞歐陽子之風而竊取其意與歐陽一五物而爲六人居物之間也先生一四物而爲五人資物以用也人居物間人與物猶殊也物資人用則物與人一矣夫凡受形天地間無非物也物物也人亦物也人以一物而物於衆物之間獨異而且靈故天下之物無一而不爲吾之所有故以之而並兩儀謂之三一可也以之而並三光謂之四一可也以之而並八卦九疇則又可以一其八與九矣推而至於百千萬億莫不皆然豈但此四物五物而已哉或者乃謂非吾所有過矣矧今所取之數得天地之中數河圖之中五太極也洛書之中五皇極也五之爲數又合一二三四而成之一水也二火也三木也四金也五爲土而寓於四行之中交相爲用以成萬物鈌一不可也人以一身而居筆墨紙硯之間以運用之以紀古今之事以應天下之務亦鈌一不可也先生之意殆出諸此與雖然之四物乃衆人之所同有者而獨專之可乎葢以人用物衆人之所同以己觀物達者之妙契當虛室生白之處明窻棐几之間召陶泓而來陳玄坦楮先生之腹脫管城子之帽發至理於心畫之微托幽興於運運之末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斯時也人耶物耶混混然合而一矣烏有所謂五哉先生名昊字懷廣初爲潮郡司訓今陞邯鄲教諭云

樂閒堂詩冊序

東吳朱宗遠以樂閒爲號大理卿錢唐夏公季爵既爲之記會其子水領京闈鄉薦會試春官以書來求予序夫已有之而後心契之契之深而後言之切苟想像而強爲之言雖言之猶不言也予叨官于　朝日在塵紛膠擾之中求頃刻閒不可得也已非閒者何以知閒之爲閒閒且不知又烏知其爲樂哉諾之久而未有暫時閒暇之際矧以衰老思歸有志未遂其心戚戚然恒不樂也欲下筆輙中止曾不知閒所以閒閒而又樂者果何如也雖然閒樂之趣雖未克

以身享而樂閒之理則有可以意推者夫人情之所感者有七惟樂為適意身之所享者非一惟閒為實用適意於其所享用之實以斯人也享斯樂也其諸異乎人之之閒也與何者七情之中其六者皆感物而動者也惟樂則生於吾之心而適於吾之意焉然人之樂也有樂於功名者有樂於貨利者有樂於詞章者有樂於聲色臭味者有樂於林泉花木者有樂於禪蛻仙真者彼皆取之於外資之於人而於吾身心之實用則未必皆真有所得焉惟閒也無所慕於

外無所資於人實有之實用之休休然無慮優優然有餘油油然不拘肢體我所有也室廬我所有也親屬我所有也歲月我所有也山川我所有也天地我所有也一日也而兼兩日之適一人也而兼衆人之用無所事而閒隨所在而樂斯人也世豈多有哉雖然是閒也天靳惜而不輕予人人未易以得之也有父母之養不得也有子孫之累不得也有職業之拘不得也有廝調之給不得也有一於此閒且不可得況得而樂之哉蓋必有所不閒於其前然後得以享其閒於其後且宗遠自幼辛勤承家業持門戶積久而成緒至是一一皆如其意上有益壯之親康和而清健下有克宗之子穎敏而通達甘旨之奉有餘詩書之香不斷內而心也無意外之干外而身也無疾疹之餘意無嚮而不適用無享而非實一世之人有宗遠此閒而不知樂者多矣閒而能樂此宗遠所以賢於人哉予故推其意代之言以為所居堂序

觀瀾圖卷序

天下之奇觀孰有過於水者乎水生於天一以成於

地六方其生也其端甚微及其成之之後潛於地下則為泉流於地上則為川或為窪池或為沼沚或為溝洫或為澗溪大之為江為河極其至也則為海焉隨地勢以賦形因天時而變態非若山有一定之形成於開闢之初不可以移易也是則水之為物中有至理存焉而人之觀之也何可以無術乎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瀾者水之湍急處也人能於是而觀之則天下之物所以悚人瞻視而啓人心思者孰有過於是哉太醫院吏目劍川張伯威致事將歸田

里介其鄉人林徽京庠生携其所謂觀瀾閣卷求予爲之序閣在所居之東南益瞰溪流以爲屋也閣以觀瀾爲名其亦有得孟子之言矣乎孟子之爲此言蓋借水以形容道之有本也言雖在於水而意則不在於水而伯威之取是義以名其閣也其意亦猶是否乎想當風清月白之秋長空無雲千里一碧湛然明鏡之中浴星斗而吐吞之涵山樹而動盪之亦可謂天下之奇觀者矣雖然未也若夫油然而雲變色欻然而風震撼雷雨交作魚龍沒出激於石而爲噌

吰之聲盪於沙而起洶湧之勢盤而爲渦旋而爲湍揚波而鼓濤噴沫而飛珠夫如是斯可以盡水之變而天下之奇觀在是矣伯威登是閣而設或遇斯景爲其尚繹予斯言而有契乎其心矣乎於是乎序

忠愛祠詩序

汀郡推官王公殁於王事郡人請于　朝立祠祀焉祠在郡治東卧龍山之麓有司歲以五月二日行禮公生忌辰也方公殁時郡之人無小大臨其喪哭者莫不哀之奠其更生及其既久也拜其祠下者莫不慕之如其始死其賢者哀之慕之各以其情而能言者又寓其哀慕之情於文辭之間積久成帙其冢嗣翰林學士一夔請予序其首古人有言盛德必百世祀若公者非所謂盛德者哉然公之德之盛非止忠愛二者汀人以忠愛顏其祠節其一惠耳夫致身事君是之謂忠盡心卹民是之謂愛公初奉　天子命來爲郡幕政平德孚九載如一日六邑之民合詞告借藩臬以聞陟司郡刑寓忠愛之意於鞫訊之中獄以屢空民用是而不犯在郡至是蓋十有八年矣

乃正統己巳春鄰郡沙尤盗起侵軼郡境旬月之間聚衆數萬郡人力不能支遂嬰城自守賊圍數重樵蘇路絶民嗷嗷以待盡公欲發廪以濟守執不可公移諜以擅發罪自任守從之民得粟守益堅城賴以完賊退之後官軍搜山澤獲男婦避難者誣以爲賊公力辨之民得生者四百餘人既而守將又得汀民與賊交通者姓名欲按籍行誅公曰民平日輸賦稅以供官軍事出倉卒官軍不能爲之衛民不得已而從賊非其本心脇從罔治古典也守將不從公力爭

之且取其簿籍火之事遂已所全活不可勝計夏五月賊又犯屬邑寧化報至衆曰寧化素無備而賊勢熾甚非王推府不能禦之不然民皆塗炭矣公毅然請行統丁壯與賊戰于蕃洋者數十合斬首數十級降者三十餘人越二日復大戰于大陂又破走之賊勢大沮公尅日擣其巢穴平有日矣不幸以疾卒于營時　月　日也六邑之民聞之如喪其父母然手香燈具衰絰者棧踵于道嗚呼公所謂盛德者非耶德莫大于救人死于垂亡出民生于旣死公奉　天子命以司刑無事之時旣免民死于箠楚之下不幸而遇禍難又能免民死於兵刃之餘凡若此者無非以愛君之民也愛其民卽所以忠其君也忠君而愛民人臣之職于是乎盡而在夫人者其德莫盛焉盛德必百世祀況又以死勤事合於祭法是宜膺　九重之寵命享萬民之蒸嘗而無窮已也一時士大夫哀之慕之爲之詠歎歌頌不一而足是豈無徵之空言哉是宜學士君爲之裒集以傳也公諱　字　本姓謝氏今學士君請于朝復本姓云

海航詩卷序

進士陳君朝用起復來自錫山致其鄉人趙潚賡洋之言曰某宋宗室益國公之裔世居無錫之鴻山幼承祖宗遺澤兢兢戒謹恒恐失墜居臨大海每見商船出沒其中一日之間阽危亡數矣因念人能於安居無事之時兢惕于心恒若舟航之在海也豈復有失墜乎因以海航爲號益用以自儆也鄉人能詩者多遺以詩然未有序文以發揮其意稔聞翰林丘太史名于之京師幸爲丐一言以爲終身之戒可乎君旣至首以見請予惟天下之至險者川也而川之大者尤險然則天下之川之大孰有過於海乎是故聖人作易示人以趨避之方往往曰涉大川川之大者益言海也觀易於需於同人於蠱於大畜於益於渙於中孚於頤之上九於未濟之六三皆曰利於謙之初六獨曰用於訟則曰不利於頤之六五又曰不可噫人能明於利用可否之際以之涉世無難事矣賡洋氏未嘗操巨艦以航海而以航海名其居且以自號其殆有得于大易涉川之義也乎則又不止于見

危險而恐懼也予以進士君之請致一言以復之曰廣洋氏乎其尚以理爲航以海視世本諸理以涉世世道危險一吾理以涉之揆諸理而曰利曰用則持吾誠敬之柁張吾禮義之帆揆諸理而有不利有不可則維吾纜於聖涯下吾杙於道岸

南山主人詩序

嶺南之山其脉皆自大庾而來綿亘聯絡至羊城而止轉而西南或起或伏不過一二里輙中斷斷則五六里或十數里方一起往往枕水上或臥水中或瞰

水際其面勢大率向南南爲陽明之地陽光所照得之多且先以故景物明媚草木鮮茂視他方爲盛幽人莊士卜築者恒據乎茲去郡城四十里許有山圉圉焉輪輪焉居人名之以其形曰圓山景幽物茂而其陽尤佳有崔公松秀者世居其山之南因以南山主人自號一時縉紳士大夫聞之輙賦詩以歌詠其美其子鄉貢進士鐸稡成帙求予序夫艮爲山位東北天下之山皆起自北而趨于南南者山之面也觀人者必於其面居山者必於其陽居山之陽則得抱負之正順陰陽之宜嚮離明之光挹景物之勝可以久安居優游觀而爲終焉之計貽後之謀矣崔氏之先居此不知凡幾世至公始以自命而詩人又爲發揚之噫是山也以人而重因詩而益彰殆將與三百篇所謂南山者儷美于天地間也乎予意其居處之固必有如所謂竹苞松茂者矣疆理之整必有如所謂原隰畇畇者矣不騫不崩之壽予敢以爲公祝至於臺萊杞李以爲邦家之基則又有望于公之子若孫云

心師軒詩序

潮郡陳衍于寬一日過予持一帙甚鉅揖予謂此衍所居心師軒卷也相知者往往爲詩詠之而翰林脩撰安成劉公既爲某記之矣未有序其首者幸惠之以一言予詰之曰子之有心自師可也何賴乎人之言既以求記又欲求序乎且心之在人在內而不在外者也爲主而不爲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今謂心爲師則是所以爲師者欲也抑不知所以師師者何物與君曰以心師心是有兩心矣予不曉其

所謂又烏能爲之言願更求諸他于寬持卷去時日將夕歸而坐諸軒間四窗洞開無人萬籟寂然無聲矣斂容端視至于夜半俗氛消盡萬慮閒泯而清明之氣澄澈光朗但覺靈臺之中凜凜乎若嚴師在焉德容尊嚴冠服整肅可敬可畏謦欬不聞言動中節可觀可法琴瑟在前不敢踰越夏楚在側不敢違犯頓然一悟然後知于寬所以名軒之意有所自也張子曰正心之始當以已心爲嚴師其以是與明日于寬復來因書所得者爲序畀之俾書諸卷端噫于寬所得者其亦與予同否乎（天順七年）

友菊詩卷序

五羊有黃處士者以友菊自號旣卒其子貞定府學司訓新宦游四方遇天下之名能文辭者輒求爲之賦咏歲久積成鉅帙今年致其事南歸過予求識一言嗟乎善觀人者不于其人于其友觀其友何如人則其人可知矣周濂溪謂菊爲花之隱逸范石湖又謂其有幽人逸士之操處士於菊也志同道合眞如朋友之相契焉其爲人不問可知矣殆所謂幽人逸士而爲人中之隱逸者與處士往矣然而秋風三徑晚節寒香其友固無恙也古之孝子不忍死其親親雖亡也見其執友如見之然此司訓君所以惓惓于其先人所友之菊也與昔柳子厚自記其先友于碑陰必歷敘其人之大槩以見其先人交游之廣而司訓君于其先友則徧求天下之能文者以發揮歌詠之以見先人志操之同其用心與子厚一也而勤力過之然子厚之自記書其長可也而亦及其短此所以不滿君子之意而君則不自言而必徵夫作者之言而所言者馨香之德介潔之節風霜之操甘美之液非徒不及其短且無短可言也其視子厚又不獨勤力過之而孝愛之情忠厚之意亦油然見焉嗚呼處士於物其友之篤也如此於其朋友可知司訓君不忘其親所友之物也如此於其執友可知乎於此卷重有感焉故不辭而爲之序（天順元年）

京華勝覽詩

戶部主事惠陽葉君養正之弟順來　京師省其兄未幾將歸凡與主事君同朝及素所往來者咸賦詩

贈之且題曰京華勝覽夫自越嶠之南北轅以抵於燕所履歷者非止一所而專以京華爲言者紀其大也舉其大則小者在其中矣葢以天下城池之壯宮室之麗人民之衆物貨之夥皆未有若　京師者也地大而人衆一覽之頃而天下之大觀畢在焉如游羣玉之府琮璜圭璧瑤琨琳琅水蒼山玄之珍光明焜晃橫斜積壘使人不知所視如入武庫之中戈矛劒戟羽旄甲盾鋒鍔犀利炫熠森竦使人莫敢注目如行嵩岱衡霍之間山輝川媚雲蒸霧蔚龍拏鳳跂蒼翠詭異千態萬狀使人應接不暇信哉其爲勝覽也雖然覽之以目而無所得於心則亦奚益之有昔之人如司馬子長者往往因游覽以成所學非必深居簡出操觚染翰然後爲有得也順而勉之庶幾不負諸公贈詩之意否則玆行爲徒行矣予與主事君爲同年進士又鄉人也故序諸首

江湖勝遊詩序

予友左吏部時翊持一卷示予題曰江湖勝遊將求諸名人詩寓歸以贈其婣契廖榮仲華者首以序見屬且曰仲華以商游而志不在商葢有慕乎司馬子長之游假商以自名實非商也予曰仲華志不商爾身庸非商耶今夫天下之人不爲商者寡矣士之讀書將以商祿農之力作將以商食而工而隸而釋氏而老子之徒孰非商乎吾見天下之人不商其身而商其志者比比而然今時翊顧謂仲華商而不志於商可信乎哉雖然昔者太公望之釣也方其坐于磻溪之上持竿而垂綸語人曰吾志不在魚以其迹觀之人固莫之信也然求其心豈眞爲魚者哉吾意仲華之商亦若是乎耳試因時翊而問之予之江湖之遊西極乎岷峩東盡于海往來乎洞庭彭蠡震澤之間覽其形勝訪其人物山之涯水之濱曾見夫坐釣而志不在釣者乎斯人也業與子異而志與子同有則必見之儻見其人幸以告吾時翊俾轉以達之於其長

栢菴詩卷序

客有菴居而環樹以栢者因以栢菴自號人亦以是稱之環其居之人稍能詩者皆作詩歌詠之旣而傳

之郡城郡城之人名能詩者繼歌詠之又傳而至於京師京師之人每遇能詩者亦往往爲之詠歌焉積久成帙得詩毋慮數十百首其子出以示予求序予得而誦之乃爲之序曰栢之見於歌詠也多矣在三百篇有曰如松栢之茂又曰新甫之栢其後騷人墨客亦往往寄情於斯然作者間一二篇而止未有若栢菴斯集之多且備如此是葢不栢其栢且人其栢栢之於人果若是班乎夫人之於物氣異而理同人之生也受命于天物之生也受命于地受命于天惟

舜獨正也受命于地惟松栢獨正也在冬夏青青人而有取乎受命有常之物意不在物葢在乎受命獨正之人也受命獨正之人非舜也與予知客之意不在栢而在舜然則曷以知其然葢栢之爲物心堅而實其允塞與枝條而達其文明與子蓺之則馨香襲人其玄德升聞與柯葉貫四時而不改易其烈風雷雨弗迷與然栢植物也舜聖人也擬栢以舜倫乎夫鳳儀儀禽也麟師師獸也古之人固常以方聖人矣玆貞材歲寒後凋擬之聖人奚爲不可雖然斯言也

非予之言也南華生之言也客姓李名道羊城人隱而有德者也其子名燊鄉貢進士今待試于春官云

百里回春詩序

百里回春詩者瓊山人士爲邑大夫周侯作也或者傳至京師予聞之嘆曰嗟乎侯何以得此于吾人也哉自昔民之疾視其令若佐如人之患痃瘧投之以毒劑惟恐其不能去去之又恐其不亟雖受鍼砭焟灼之若不恤也又如人誤落賊圍中鋒刃四面攢其身轉身動足輒恐爲所中傷一旦幸脫離之夢寐中

猶爲之驚悸也況肯旣去而又留之留之而又爲之歌詠贊嘆不已哉詢其所以侯初蒞邑有部使者按部至郡微示有所需意侯素廉貧無以應之彼怒形於言侯不得已借諸官與之已而無以償後使者至典守者訴之邑之士民相率醵錢以代之償後使者知其故用是不拘以法旣得請闔邑之民欣欣然有喜幸之色其中能言之士乃至形於詠歌也如此然不敢直以事言而謂之回春葢喻侯之德孚于民猶春陽之氣播乎物也夫四時之序春以生物爲功然

其所生之物或形或色夭夭然以舒暢芃芃然以條達而其所以生生者則初無跡之可見焉侯之爲治殆有類于是否乎予不得而知也然邑之人士親炙於侯政治之下必有所徵矣乎傳曰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史曰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侯之謂也昔朱燝爲郡守愛民卹物人謂其爲有脚陽春今吾邑人詠歌周侯之德亦以春言然則彼哉彼哉其大暑之爍石流金祁寒之墮指裂膚者與使者今皆故物前使者不欲顯其名後使者豫章羅公經也羅公清忠公恕持法而能用法外意君子人也噫温然若春以煦嫗吾邑人者周侯也所以回春而使百里之間常發生長育如二三月者非羅公之功而何予故牽聯書之萬里寓歸俾邑人士書于諸作者之首

續溪項氏紹先詩冊序

德興邑治之南若干里有地名續溪邑鉅姓項氏世居焉續溪距宋張忠定公所居吳園村不遠張項世爲婚姻家有項生森者張出也予教太學時生爲太學生頎然出倫類中予已異之又以其舅氏張公英

知吾府事數侍講下益知其爲人暨予官　內閣生以舍選歷事都府時天下無事戎務清簡得以暇日從事佔畢予延之於家塾訓孤孫以端其蒙養之初且將恭矣今係籍銓曹將歸故鄉温習故業以俟再試臨行出二冊以示予且曰森高祖養默翁嘗去家一里許小茅山下建屋數楹仰山名名之以爲讀書之所山前臨溪又構重閣而以風泉名焉一時名人多有題詠久頃圮詩文隨亦散失森聞於鄉先輩遺文中得其一二慨然思欲復先業之舊然顧瞻故趾薄於先塋乃改建於家居巨山之下其規制亦如先祖之舊仍以舊扁扁焉森來　京師徧干縉紳士大夫詩文以昭先志啓後人積久成帙敢希一言以弁其首嗟乎此正予所以延吾子訓孤孫之意也陽城有言夫學所以學爲忠與孝也孝本乎天性存於人心夫人有之而於父祖子孫一氣相承尤親切焉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有後矣乃不克負荷乃弗善繼述有善義而不爲宣揚有基業而不能保守有之若無焉不孝之罪亦焉逃哉是以古之孝子旣謹

嗣續之傳心嚴義方之訓良有以夫生居予門下讀書訓蒙之暇未嘗一預外事其身雖處　京師逆旅之中而其心無一日而不在桑梓松楸之下觀其於先世之故業遺文起其廢於數世之後播其美於衆賢之言裒爲鉅帙以遺後人使其對手澤而永君子之澤即心畫而推廣前人之心世濟其美寧有旣耶所謂宣揚善義保守基業之孝生蓋有之項氏可謂有後矣他日必當大有所成就不但已也古人有言以身教者從區區所以托孤孫於吾子也其將來必有所效法而興起也夫

宦途履歷圖詩

金川盧公崇秩明尚書蔡氏傳由庠序歌鹿鳴遊太學試春官進對　大廷擢監察御史歷湖廣按察副使未幾陞貴臬正使階嘉議大夫秩正三品冠神豸之冠腰鈒金之帶奉　九重之命掌一方之臬事可謂顯矣好事者即其平生履歷繪爲圖十有一各命以名縉紳先生問而榮之隨其名而賦以詩成化乙未公覲　闕庭出以示予屬序其首公自登進士以

來凡三任皆風憲也夫仕進之途多矣而莫榮於進士歷官之階亦多矣而莫要於風憲世人之所以歆艷而愛慕之者得其一且以爲榮公乃兼而有之凡平昔所以講明於庠序者試於有司舉而用之於內臺糾察之時發而施之於外臺廉問之際何者而非自唐虞夏商周四代書中來邪書者得其形似詠者言其梗槩未必得公之心也公宅心平恕恕與人交不爲城府歷官所至忠慎廉正雖不爲矯矯之行赫赫之名而吏民自然化服蓋庶幾有古老成之典刑焉此則公心也雖公亦不自知其所以然夫豈區區丹青之微言語之末所能形容也哉即是圖而觀之公仕宦如人之登階梯然舉足愈數則其身愈高不致其極不止也雖然致身于崇高之地固必假于階梯所寘之地必得夫平正固實之處然後有所憑藉而安以立焉不然吾恐其搖動而傾仆雖欲須臾焉以寄其足不可得已况欲致其身於崇高之地乎所謂平正固實之地公之心是也予與公交幾三十年知公之心最爲親切故舉以序諸作者之首使後之

觀是圖咏是詩也知公之所以致顯榮而漸底夫崇高之地者皆本其一心也所以養其心而擴之者則又本乎五十八篇之書焉於是乎序（成化十二年）

琴鶴東人詩序

香山何用中自號琴鶴東人歲丁酉携琴自羊城湞沂湞溪越庾嶺沿章江而下會于大江抵金陵歷淮泗齊魯之境以達于京師浼某官何公爲求朝中名卿才大夫詠其所以爲號者旣成帙而以序引見屬昔宋趙清獻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時人稱其清

益眞有是二物也今用中所至携琴而已未必與鶴俱也而併以琴鶴爲號何邪按蔡邕琴賦有云繁絃旣抑雅聲乃揚而繼之以別鶴東翔之語江總琴詩亦云可憐澤陽木雕爲綺琴而繼之以戲鶴聞應舞之句則琴中有鶴也尚矣人患無琴爾不患無鶴也琴之所至鶴必隨之誠能調均而按徵涉綠水而奏清徵分析節度窮極窈眇則聲音感召之妙理契合之符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矣奚必圓吭而脩趾䏡頰而骴耳蹁躚以起舞於搏拊之餘嘹唳以和鳴於操弄之頃夫然後謂之有琴與鶴也哉用中出自嶺海質美而氣清世以貲雄其鄉自幼有志世用旣而擺落世務抗志青雲之表性嗜古琴以禁邪之具與警露之禽物異而趣同也因以琴鶴東人自號蓋自方於昔人所謂東道主人者焉當夫風清月明之時宴坐清泉白石之間按徵而度曲以爲別鶴之操安知夫寥廓之表無有所謂玄裳縞衣翅如車輪戛然長鳴翩翩而來下者耶誠有之則予言爲不誣矣用中生　清明之時居清幽之地以清楚之姿而爲

是清物之東道主又得清德如何公者爲之求名公卿之清詩妙句以發揮之豈非天地間一清事哉予故不辭而爲之序（成化十四年）

南陵劉氏八景詩序

宣之南陵劉氏世業醫至時用甫繼其父爲其邑之醫學官所居之勝其景有八時用各命以名一時縉紳大夫多賦詩詠之旣成帙虛首簡以徵予序予觀時用仰景以爲之名者有深意焉蓋自醫而歸之儒本之人而徵之天也夫黄奉之杏蘇躭之橘此固醫

之妙用也至於感太乙藜火之光寫清淺横斜之趣契中通外直之理固晚景寒香之飾非儒者不能焉然亦人事之常耳若夫產騈莖之竹同穎之和則有非人力所能到者矣非天孰爲之耶異乎哉時用仰原以命名也殆亦有意於合儒醫之道會天人之際者乎抑或其意不出於此而偶有合於彼乎使誠有意於此其必勉勉循循攻其世業亥而求之乎吾儒之道無或少怠焉則人事盡而天理見矣祥瑞之來庸不可與乎予聞時用之尊甫年幾八袠尚康強無

恙由醫而通儒者其於天人之際深有所契時用之命茲名必有所受持予言歸而叩焉而亦有合乎是爲序

弘治三年春三月望日男教編次

天啓元年仲春望月七代宗孫爾毅重編

爾懿同編

穀男（兆昌　賜昌）校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十　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十一

大學士謚文莊瓊山丘濬仲深甫著

序

送侍讀學士徐先生掌南京翰林院序

宋人有言宰相有任責之憂神仙無爵位之寵旣都榮顯又享清閑惟學士然也學士之職在前代爲榮選然所掌者大封拜大詔令大制作之外下至于青詞齋文口宣致語之類無大關係者皆俾爲之殆無虛日榮則榮矣然謂之淸閑則恐未也較之他曹局

稍爲優爾我　朝之制制誥詔勑之外編纂講讀之餘一切屛去浮文凡前代所謂禱祈宴會之事恒希有焉其職務尤爲清以閑也予友徐時庸先生以翰林侍講擢拜侍讀學士往掌南京院事南京雖曰根本之地然自　文廟遷都之後百官衆職咸隨以北凡諸司留務比舊爲簡而翰林殆甚焉當崇儒右文之世爲文學侍從之臣據龍盤虎踞之盛有金馬玉堂之榮優游容與于廣内延閣之間無簿書之煩無應求之雜印文生緑竇篆凝香纖塵不侵衆籟俱閒

昔人所謂凌玉霄邈紫霄者眞誠有之豈但北方議擬之謂哉先生行有日矣予旣詩以送之其鄉人仕京者又求文以贈惟南京　祖宗創業之地而翰林之建首昉于此而最先居是職者景濂先生也景濂先生際遇　太祖高皇帝肇造人文以開一代文明之治盖　當代文宗也今先生以文學之選居肇基之地繼大賢君子之後幸無他務相侵擾且多暇日而有餘力所謂鋪張宏休揚厲偉績緒前人之志成一王之制以詔方來予不能無望焉花磚日移槐閣

風淸支枕晒餘日長無事先生於此時試一思予言

成化十三年

送林黃門使滿剌加國序

皇明之化與天同遠地所限者舟以通之凡在覆載之中有血氣者無不臣屬非若前代但覊縻之僅通貢賦而已其四夷之首長皆受封爵于　朝有所更代輒遣使請　天子特遣近臣持節往封之視內地藩翰焉於乎　皇化一何盛且遠哉且三代盛時其疆域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地盡卽止漢始通西域開西南夷皆由陸以通隋唐以來航海之使始至然皆自君長其國未有受天子命者有之肇自今日然多因其故而封之惟滿剌加之有國實我　文皇帝始爲之開疆啓土者也其地在中國西南大海之外舊屬于暹羅斛國永樂初命中貴駕巨艦自福唐之長樂五虎門航大海西南行抵林邑又自林邑正南行八晝夜抵其地由是而達西洋古里大國分䑸徧往支阿舟榜葛剌忽魯謨斯等處逮其回也咸至于是聚齊焉歲己丑遣使

封其酋爲王建以爲國自是凡易世必請封于　天朝世以爲常乃成化辛丑其國王卒子當嗣位遣使臣備方物來請封　上命禮科給事中林榮仲仁爲正使如故事持節以行有日衆以爲仲仁此行秉長風泛洪濤經萬餘里外眞所謂汗漫之游天下之大觀者咸賦詩壯之謂予鄉先達不可以無言昔司馬子長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歷吳楚之墟齊魯之都以觀其所謂名山大川者歸而大肆厥辭然所游不出九州之中而猶大有所得如此矧仲仁玆行越中

國之外境所歷者皆天下之絶蹤詭觀者哉予聞蒲剌加之地諸番之會也凡海外諸夷歲各齎其所有于茲焉貿易種類恠詭物產珍異其尤異者距其境西南舟行約十餘日有谿[illegible]國者即所謂溜山也海水傾注其名爲溜水勢漸下力不能勝一芥舟行誤入其中即沉下而無所底止神仙家所謂蓬萊弱水殆近是與又去古里西南舟行歷三閱月有默伽國者即所謂天方也域中人物大異于常俗尚和美民物繁富而無貧苦者物產珍美色色有之罔有欠鈌且地無雨雪霜雹惟夜霔濃露以滋物生浮屠氏所謂極樂世界似指是與仲仁至彼諸番會集之地詰封禮畢宣布　聖天子德威徐觀其會通而詢察之重譯其言徧訪其俗將必有瑰奇之見詭異之聞所以開廣其心胷增益其志識者矣嗚呼天下事何所不有惟不見耳歸而尚歷歷以告我

贈許寺丞序

元許文忠公之玄孫曰顒孟敬甫者以名進士出知安平縣九年秩最陞太僕寺丞蓋異數也其鄉友秋官副郎劉宗瀾徵予賀言甚矣名賢之難爲後也何也蓋閭閻之子一旦崛起以叨有祿位一言苟善一行苟美一事爲苟合其宜人莫不交口稱之譽之傳播之不休若名賢之胤雖有德善才美表表暴著於其時衆乃漠然若罔聞知間有舉以似人者則莫不曰爲賢者後固當也又莫不曰彼誠可矣較之厥先何如噫甚矣名賢之後難爲也士君子幸生名賢之後而爲衆所責備如此雖欲同於衆人得乎孟敬登甲戌進士第遴試都臺當道者知其文忠公之後也

特注意焉或不足之遂出尹近畿地孟敬慨然發憤思大其家聲以振起先人之遺緒一言動一舉措咸惟先文忠是師曰此吾家法也未幾政聲煒煒著京邑問部使者以聞于　朝遂荷旌異之典至是上討天官又以最稱故有是命嗟乎名賢之後果難爲乎哉無難也何無難爾象其賢文忠公在勝國時亦以名進士首擢同知遼州既而入爲御史贊理中書總[illegible]臺叅大政薦登樞要屢建大議隱然爲國大臣凡其謀猷建置皆足以師表百世後世人臣以道事君

者所宜則而象之者也又况爲其後人也哉詩不云乎無忝爾祖聿脩厥德請以是爲吾孟敬賀（成化元年）

贈呂郎中序

古之君子學成以待用惟所用之無所不可用爲夷夔則禮樂興用爲皐陶則行教舉用爲稷則農事成用爲垂則功用利如金之在鎔也惟大冶之所鑄用以割邪爲干將則可用以照耶爲軒鑑則可如玉之在璞也惟玉人之所琢用以盛邪爲瑚璉則可用以佩邪爲珩璜則可是之謂不器是之謂有用之才永

豐呂君景熈以名進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未幾擢爲工部主事九年秩滿陞南京刑部郎中若君者所謂有用而不器者非耶古之人終身仕一官專一職名一能天下後世稱能其官者歸焉如刑必曰皐陶工必曰垂之類是已古之人豈拘于一才一藝而他無所能哉亦惟上之所用何如耳君始讀書中秘以聰敏聞繼遷屬工曹以勤幹聞今之司憲南畿其以明慎聞于時必矣雖然刑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也而設官以掌之所以期無刑也故凡百司衆職皆以有事蹟之多爲其功課之最惟刑官功課則以少者爲能無者爲上焉司刑而使其功課之少以至于無非明且慎者不能也易曰君子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君其勉之予與君有同朝之好茲其行也求贈言於是乎書（天順七年）

贈王郎中往遼東序

遼左舊隸山東藩司凡邊備多寡之數出納之政咸其部使者主之近用言者擇用廷臣委以邊計　上命大司徒簡其屬俾專其任僉議以屬山西淸吏司

主事王君表倫大司徒以名聞　詔陞爲山東司郎中奉　璽書以往其同寅某等徵予文爲賀且以贈其行表倫故少保兼吏部尚書　謹身殿大學士千之先生子也先生一代名臣表倫得於家庭之訓有素以三百五篇詩擢第爲名進士官戶曹雅有謹慎之稱一旦拔出倫類而專任一方邊備之政其將無忝哉予昔遊屬太史氏於先生有舊方幸其有子有以慰其心于冥漠則於諸公求贈言也烏能已於言乎惟茲遼左之地與諸邊不同諸邊僅臨一方而其

所備之寇亦惟其方之夷往往地力不足以自給多假內力及鄰境輸運以足之今之遼實兼古渤海之地三面臨夷種類非一其東則高句驪北則韃靼西北則兀良哈東北則女眞奴兒干諸部且地有山海之利土肥饒而宜穀粟地之所出者自足以給其地之用　朝廷出內帑行市糴令召商賈行中鹽法用其地之粟供其地之兵內郡無轉輸之勞而邊境有積儲之富其良法善計度越前代矣奈何委之于疎外之臣一切行因循苟且之政　朝議旣已懲前失而痛其弊矣今首以命召君眞足以當委任之重哉其尚盡乃心力講求其弊源之所自逆閉其途旁窒其穴而疎通其流立一定法以爲久遠經常之計使後之繼君者據玆以守循玆以行永永而無弊從之則利違之則害如此則爲不負所舉矣自玆以往階是以躋顯位立盛名成大功以光纘前人者安知此非其張本與（成化十三年）

賀曹主客序

予友郴陽曹君邦盛以名進士任大行人滿九載擢

禮部主客司員外郎說者謂君前所職者使于四方者也今之任則主四方之使者也前以大而賓小玆則小來而以大主之彼此往來之間大小賓主之際反而觀之勢位不同而理同君讀書明理必知所以自處而克稱于其職也已予聞或人之言嘆曰斯人之言其善于反觀者歟羣然天地間皆人也人之生也理同則心同心同則情亦無不同同其情則其所以喜怒好惡千萬人如一人焉所居之地所履之位所任之事所接之物萬有不同然人之情順則好拂則惡好則喜惡則怒初無彼此往來大小賓主之異也人能遇事物之來而知所以反觀焉知人之心不異乎己而人之所以待乎我者如是則順如是則逆如是則合乎理如是則不以其道凡我所以不喜而怒不好而惡者斷斷乎決不以施之于人不恃其勢與位而惟其理之揆若是者握天下之大柄處天下之大事馭萬民而撫四夷可也大學所謂絜矩之道孔子所謂終身行之者其在玆與其在玆與適司正林君萬容率其僚寀求予言爲君陞官之贈予因舉

何所聞及所論者復之林君曰斯言也非獨可以爲君今日贈雖其他日位大僚柄大任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遂昇善書者書于帛以贈（成化五年）

贈刑部李主事序

國家監勝國之獘純以經術取士而用之布列于庶位凡刑罰錢穀之事一委之士類以故今世之官非士不用士非明經不得進所謂吏者惟掌案牘而已他有所不得與也石碌李君子純以尚書蔡氏傳登進士第擢爲南京刑部主事方含鉛槧之習卽從事乎刑名律令之間衆頗難之予曰非難也君專門五十八篇書典謨訓誥之所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言及於刑者不一而足予不暇遍舉姑舉其要者言焉欽恤明允者有虞用刑之心也敬明審克者周人用刑之心也夫體古人之心而用之以聽今人之辭而求其情麗當代之法而定其罪夫豈難哉或曰若子之言是欲李君引經斷獄如漢儒所爲也予曰不然古今殊時事機無一定之勢今案牘之所具者豈能一一皆如古簡策之所載者乎君誠存虞周之心而不泥漢儒之迹則雖以之掌刑以爲天下之平亦優爲之矣況一刑官之屬乎君行有日其同年進士新安兩汪君求予贈言故就君之所專門者而摘夫心之一言以爲君告君其念之哉毋迂視予言以爲老生之常談

贈董侍御考滿序

予友四明董君廷瑞爲南臺御史之六年也以秩滿上　京師天官卿以陛見　詔許復職行有日矣凡在交游謂予於君同年進士且相好也不可無言以贈之予以君之始受職及其初考未嘗有爲一言以激厲其初政勉圖其後功者今則再書考矣造詣益深練達滋久其名旣成其績茂著乃欲喋喋然以強聒之無乃晚乎僉曰不然古之名臣建事功効忠力往往在久任之後如唐陽城爲諫議大夫旣七年始一開口論陸贄輿八沮裴延齡益有待而然也雖曰有待然未必非朋友激發之功使當時無韓退之安知其不終默默乎然則言之有益于人也不誣矣予言之毋多讓又曰有〻初而鮮終宦成而心怠人之常情

也董君前此六年固已著能聲播美稱矣假令而今而後稍萌毫髮懈怠心則行百里者半九十山九仞者虧一簣雖其爲人明敏恪勤決不至此然君子惜賢人而憂正士愛助之心自有不能自已者欲不言得乎嗟乎之二言者皆避也予尚何言哉雖言之亦不能有加矣然而諸君命言之意則不可虛辱也顧惟蠢愚言不足爲人輕重請誦古人之言以塞其責焉子朱子有言一日居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肯爲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爲者亦私也敢以斯言復諸君俾其書于帛以爲君贈雖然此豈一董君責哉君歸南臺過几與我同道者請皆以是語之

賀丘治中序

太常寺丞雲間丘君允輝榮陞順天府治中　命既下有議者曰君官容臺十餘年于茲矣容臺職典三禮天子有事于郊廟及秩于羣神丞咸與焉其職任重矣今丞滿九載僅得佐京郡有如左遷然者君得無弗喜與又曰君發身文儒蘊有用之才而不施久矣其心恒欲以功業自見於時禮樂之司雖云清切然用之則有時也倅貳京尹任亦匪輕有土有民功業易以下及大用之階蓋駸駸于茲矣君胡爲而弗、喜或舉二者之言諗予竊以爲謂君非喜者非也謂君非非喜者亦非也均之皆非知君者也蓋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事神治人初非二理未有得于此而不得於彼者也昔舜命伯夷爲秩宗典三禮勉之曰直哉惟清是二德豈但可以事神而已哉直其躬清其心以爲出治之本吾未見形直而影枉源清而流濁者也世儒乃謂伯夷長於禮故終老一官而不易若然則伯夷非孔子所謂不器者矣豈其然哉豈其然哉古之君子深蓄德而廣積學器于身而不器于用惟所用之無所不可又況有民人者斯有社稷之寄神與人惟一理而事之治之非二道也烏用置忻戚于其間哉彼得意則忻忻然若將翔然不得意則戚戚然若不可旦夕生者此淺之爲丈夫者然也豈所以論君哉中書舍人張升之聞予言而韙之或者退因書以爲君榮陞之賀

贈鄉友林廷賓南臺御史序

友人林君廷賓與予同邑而異學正統甲子偕赴秋闈予叨預薦列後二科廷賓始得儁予再試春官連不遇歲甲戌乃獲與廷賓同登進士第若有待然也予以選入翰林爲庶吉士廷賓觀政大理寺又明年有南臺御史之　命於戲人之出處固若有其時而予二人者生同地學同道宜無不同矣及其出處也則始而同同而異異而又同幸而同矣而同之中又有異焉豈造物者有意於其間哉雖然君子之相與固未嘗拘拘於同亦未嘗戚戚於異蓋不同者出處而未嘗不同者此心也心雖無不同而亦不可以苟同也易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由是以觀則君子當睽離之時不可無濟睽之功可見矣濟睽之功無他焉不苟同而已昔者顏回之于仲由別也行者則曰何以贈我居者則曰何以處我然則廷賓將別予以去也敢不竊取顏子相贈之意而爲之一言乎且予居　禁近所職者在文學而政事非所敢知也而廷賓之職則在夫振風紀風紀之要則在乎識大體大體旣正則餘可畧也贈廷賓者止于是矣廷賓之行其將何以處我乎謹洗心以竢（景泰七年）

送山東張布政序

山東以布政使缺員走驛馬以聞時　皇上御正朝顧謂天官卿若曰惟天惟　祖宗全畀朕以天下海宇萬里實賴藩輔重臣承流宣化以分朕治以紓朕憂匪得其人厥職或曠而一方民物或失寧居矧茲山東鉅藩密邇京畿屬郡惟六廣輪數千里在古爲齊魯之疆生齒物產之盛視昔有加是尤不可授非其人爾其擇于廷臣孰能任茲承宣之寄者輙以名聞朕將授之以方伯之任往撫朕師乃惟曰某其人　皇上曰俞公受　命卿行惟予於公素有同道之契於其行也不容以默竊惟　上之所以委任而責望于公者至矣公其念哉夫古之大臣後世所尊仰者莫如周公太公而二公實百世人臣之楷範也惟今山東兼有齊魯之地而二公之故封在焉周公之治魯親親而尚賢太公之治齊尊尊而尚功臨二公之故國必合二公所以爲治者兼施之師其心而不泥

其迹酌其中而無蹈其偏庶乎強敎說安兩盡其道而得弛張之善矣是卽　皇上委任之意天官推舉之公而士大夫屬望之私亦於是乎在矣公其念哉毋忽

送張方伯入覲序

江浦張公廷璽之爲廣東布政使也歷右而左逾滿九載　皇上以嶺嶠之未靖也　詔復留公三年至是將獻績如京師邦人士安其治入其化浹洽其膏澤而忘公之久於其任也齎咨涕洟戚戚焉相與言曰公之去我一何速哉始公以良二千石超拜方伯踰一紀于今適邊方多事之秋中間王師有事於崗夷者再寇攘荒札無歲無之疆域民物日削于前而用度供億曾無改于其舊至或有相倍蓰者公處事於難爲給用於不足施化於不可馴制謀于無可奈何之地其心一日恒周流于十郡六十邑之間雖窮山絕徼頹垣敗產之下無處而不到也今制官以三考爲滿限稱則陟之公三其考而又加一焉功課不暇上會同不暇與咫尺　天顏之覲過家上塚之便

竟不能得一日少遂其心焉者回視一時聯官共事者率多柄用于時入典政本外管四方偕馳而驟騰後發而先至而公獨當一面之寄守一官之常遲遲至于十有三年之久而邦人士顧猶戚戚焉齎咨涕洟以爲公去我速也抑何與葢邦人士惜去公之心卽　朝廷久任公之意也上皇皇于邊方亦猶下皇皇于室家也一急于謀國一急于謀家是固不暇爲公謀也而公又不自爲謀是以專于一方久于一官噫孰知久且專所以積功厚而流澤深與矧今上方宵旰英賢念切求舊所以爲天下國家謀者皇皇焉恒若有所不及公茲入　覲必將有不世之遇登等之寵非常之任用而區區一方固囿于謨謀之內矣邦人士奚用戚戚爲哉予家瓊海去會府二千里而近適免喪聞邦人士言而釋其意且筆之簡時掌海南衛事都指揮王璲瓊郡守吳琛聞而趨之請書于帛馳以贈公行云

張方伯入覲詩序

方伯張公廷璽在廣藩旣滿秩復留三年閱寒暑者十

有三年茲將如　京師予旣述邦人士之言序以贈其行矣而藩臬諸公又不遠千里遣伻浮海屬予以諸公贈行詩序夫詩有序古矣昔召公循行南國布文王之政舍甘棠下旣去而人思其德不忍伐其樹詩以歌詠之凡三章章三句序曰美召伯也召伯之教行於南國今張公之來廣其地里遼邈非止召南也其在任之久非止暫舍甘棠下也其當嶺海多事之秋百責所萃非止布其政而教行也人之思其德蔽芾其化非止愛其樹而不忍翦伐敗拜也一時大夫

士以至于輿隸小民所以嘆美詠歌之者又不止詩三章章三句而已也世無采詩之官觀風之使則罔不得采而序之幸而藩臬諸公念寅好之久情誼之篤各賦詩以寓其意而特諉以子夏之任予何敢當哉雖然諸公之詩雖以敍情志別而公之操履氣節治化功績咸因是見焉是固無俟乎予言雖欲有言亦不知所以言矣獨念公在嶺海之間最久勞績最多有功于廣人最大廣人所以思慕愛戴之者最深予適免喪家居治下在儕類中最好頗稱能言者不能出一喙播揚盛美以爲民倡顧使諸公先爲今諸公不見鄙又欲得不腆之文壓珠玉之首而公亦不以予不肖求言以規益之悉以瀆告爲嫌乎在易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二遠五恒多譽四近五恒多懼何公居召伯之任凡事得以直遂罔已多譽矣今公入覲明廷聖天子憫其久勞于外必將寵異而大用之佐理弘化以康四海茲其時矣能無懼乎譽於遠而懼於近古之大臣如周召者所以事其君也皆然敢以是望公

贈湖廣楊大參序

天官屬最要而劇曰考功職專百官功課而殿最之佐其長以黜陟之任非其人不能一朝居也莆中楊君宗器自登進士第卽官于是凡三轉其階殆二十春秋矣今年夏五月大冢宰以其名聞擢拜湖廣藩司參政或曰君嚮所考者百官功課也今君出參藩政而人將於君功課乎是考亦猶君之考人也能無慮乎惟楊子有言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君旣知所以治人矣則夫所以自治者舊何

慮焉矧君以閣大傳厚之器開明通練之才登朝以來服事元僚非止一人前後聯曹而共事者毋慮數十人內之百司外之藩服于凡百司之職掌天下之政務人才之賢否莫不有以察知其詳究極其實而推原其所以然之故間或有所掩覆遷就之者亦皆有以灼見其弊而不爲所欺孔子曰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君之所以治人即其所以自治者也異時以之而應夫人之治我夫豈異哉今一旦出而臨民涖事舉何之稽文核實于簿書之間者一一見之于躬閱實爲之際吾見其優爲之矣或者尚何容慮哉雖然君之此行姑試之焉爾昔之人有以片長寸善偶于當道者有一日之雅尚不爲所遐遺况有器局如吾楊君者久處鈞陶之下相體悉而相知深寧能久回翔于外乎君行其同官陳君某等求予贈言謹書此以俟

送雲南傳參議序

天順三年夏四月翰林檢討巖陵傳先生用內閣大臣薦超拜雲南布政司參議 命下或以謂于朝廷

時用文學老成之士儲之館閣養其才以待用若先生者恒在 天子左右備顧問任纂脩是固其所顧乃使之出佐藩服于萬里外驅馳于川窮山阻之地臨治乎鳥言夷面之人豈其宜哉予竊惟此正 朝廷所以任用儲養之深意也今夫朝著之間百辟卿士豈無先事候情簡髮數米問羊知馬者哉又豈無內深刺骨舞文巧詆令行禁止者哉顧皆不之用而大臣之所論薦 聖上之所寵擢乃屬之文學老成之士豈不以斯人也簡直而不苛鎮靜而不浮柔乎其形也而其氣固樸乎其貌也而其心察施之當時見於行事雖若無赫赫顯功表表偉績然而天下之人陰受其賜也多矣矧雲南僻在遐荒民夷雜居種類不一所以治之者尤在成全安輯之苟用新進英銳之人一切繩之以法拘之以威刑雖或取快于一時見效于旦夕及其久也知數窮而威嚴褻而其害有不可勝救者矣此古之識治體者所以寧舍彼而取此也與先生秉傳將之官其鄉人仕于京者求予文以送之予故述 朝廷所以選用之意爲先生告

然則先生亦思所以副其用也哉

送陝西楊參議序

戶科掌科事給事中姑孰楊君應奎以秩滿陞陝西參議行有日其同官冉君尚彜輩謂予曰應奎之行某輩竊效淵路贈處之義將有所言以贈之假喙于予何如予曰不能尚彜曰予非應奎之同年友乎奚庸辭予不得已請一言以贈之曰憂范希文有言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夫憂其遠而不憂其近非近無可憂者也常人之情慎近而

忽遠君子之心則憂遠慎于近耳非有所偏也何也君以名進士擢官侍從出入　禁闥多歷年所固已朝夕接近清光凡　上之起居言動與夫禮度之脩政令之施皆身親而目擊之其藏否與同得以隨事獻忠固若無可憂者矣然而遐方小邑流離困弊之苦窮邊絕徼更戍輓輸之勞豈無一夫或失其所者乎又況失其所者不止一夫也寧能不動念乎是則可憂者也此則君之已然者今則異于是矣予願君于何所憂者今則思所以解其憂毋徒懷憂之之心而無解之之術而又移向之所憂者以憂其所不憂則庶幾乎希文之用心矣希文著功業在鄜延環慶之間今君臨其經行之處以撫其遺民可不思所以倣法之乎先憂後樂希文之用心也立志以希文自期待希希文者之用心也君以經術爲學以儒科發身有志古人者也故予亦以古賢人之用心者期待之諸君以爲何如尚彜曰然遂書以爲贈行序

贈廣西江按察使詩序

天順六年春正月　朝命以監察御史四明江君元

勛爲廣西按察使蓋異數也　命下凡與之同朝及相往還者咸爲之喜蓋以公道信于天下卓異之才卽有不次之擢不至與庸庸者同淹于常調故喜之也其在君者自喜又有甚焉者蓋君之母大夫人今春秋八十矣五月二十又九日其初度也君以職事縻于朝恒懷知年之懼欲一展覲其道無繇茲幸拜恩命廉察一方其之任也便道可以過家而又適大夫人初度之辰豈天假其便耶其喜蓋爲親也昔廬江毛義爲親故得一安陽令其捧檄也尚爲之喜動

顔色矧君自登第未十年即官三品超出同列總一方廉察之任朱衣金帶照耀閭里俾垂白之親躬見其子之成立卓卓不凡如此其喜爲何如耶若君者可謂無忝所生者矣雖然無忝所生必無辱所命無辱所命斯無負所學孔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今　朝廷拔君于衆人之中而付之以數千里之地數十百之官吏數十萬之軍民使君制其命而進退死生之必其一一各止其所然後爲不辱所命不然其爲不孝非但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

而已其忝所生而負所學也大矣可不懼哉是則所以爲君喜者適足可爲懼耳君行有爲詩贈之并祝太夫人壽者武選副郎范君德章俾予序其端予故述所以喜懼之意以致朋友愛助之情云

送劉仗和提學浙江序

予友劉仗和以翰林庶吉士拜監察御史將九年于茲矣非獨以風裁著稱且有文學名適江浙提學憲臣缺當道者謂非劉御史不可遂以名聞　上可之即擢浙江按察副使奉　璽書專理學政蓋精選也行有日矣或者謂予曰予與劉君厚必有文以贈其行將何以立說予曰某將勸之以講學或者笑予曰子何迂哉君忠愍公之子世業春秋父子昆弟爲師友並登顯要海内所共知而君以名進士選讀書中秘雖爲御史而文學之名恒如在翰林時天官卿知其然擢以茲任其文學固所優也子又欲勸之以學豈非迂哉予曰不然理無終窮學無止法學豈可一日不講乎哉君所居者雖風紀之職而所專理者則學校之政也學校之政所明者君臣父子夫婦朋友

長幼之倫所求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習者易書詩春秋三禮之經所以敦化原厚風俗作成人材以爲　朝廷異時之用其責任蓋不輕也兩浙十一郡之士子若冠若童無慮數千百人其賢否淑慝皆于我一人焉是賴是係目睢睢然以環視乎我口呶呶然以擬議乎我蓄疑義者待我以決陷迷塗者待我以援懷私見者待我以正黯闇者待我以明汙濁者待我以潔慢選者待我以立震撼擊撞者待我以鎮定擾閫跌宕者待我以約

東盤錯紛糾者待我以解舒辛甘燥濕者待我以調劑必事事處之當其處人人止之得其所物物知其所自來然後庶乎其可耳苟或一事之弗知一理之弗究一言之偶纇一行之少頗彼且羣然笑先生于列矣又其甚者乃至疵議謗讟之蝟興可不念哉自非在我者講貫之有素操履之有常一旦卒然以應其無窮之求偃然以當其全備之責抑亦難矣此講學之功所以不可無也書不云乎惟斆學半而禮亦云教學相長得知新于温故之餘寓問學于教誨之際古之聖賢所以進脩德業師表天下用此道也予于仗和情誼深至非苟相諛說者故于其行勸以古聖賢教學之道言若迂而實切豈苟然而已哉或者領而去左春坊右庶子徐溥特用通政叅議何琮文璧監察御史馮定士定都給事中金紳縉卿給事中黃甄器之甯珍伯珍聞予言而趣之請書于帛以爲仗和之官之贐遂書之予及六人者皆仗和同年進士偕讀書翰林者也

贈福建憲副何廷秀序

予友盱江何君廷秀以秋官正郎擢副閩憲　朝之薦紳士大夫咸賦詩贈行虛首簡俾予言以序其相贈之意噫予何言廷秀承家學以經術發身賢科遷屬省部歷禮而刑自貳升長聲名籍籍朝野間夫人能言之予何言矧廷秀勵行嗜學發于文章典重有法凡今之政務法比無不精練夫人能知之予何言雖然予於廷秀同年登進士素有推重者也欲不言得不言乎予聞古之君子其事君也憂治世而危明主其交友也危君子而憂善人何則自古及今君子少小人多善人少不善人多善人君子在衆人中如斗在星也如明燎之處羣燎中也如此屋中之危棟突出也如衆器雜陳而明鏡爛然于其間也蓋其自處高其爲質大而又致用光明高大而光明如此人舉目斯見之矣有善美焉固未必彰一有疵失人皆指摘之傳播之不少容矣豈非深可憂危者乎是以古之君子有志于扶持善類者悃切切然偲偲然過於憂以危非固以是相黨比也其心誠有在于斯世焉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使凡今之布列中外者

皆若而人人人存此憂危之心自憂自危而又相與爲憂危則善類以植 國脉以壽天地間之元氣恒以完矣尚何憂危之有哉廷秀德顒而才敏讀書而又讀律一旦出刑曹以持一方之風紀固其所也而予猶必以是爲言也蓋推古君子相與扶持之心憂其無可憂之憂危其無可危之危是則予向所謂何言之言不得不言者也

送憲副徐君赴廣東詩序

尚書刑部郎中徐君德容用大臣保任拜廣東按察副使奉 璽書專督海道同朝縉紳咸賦詩贈別通政參議陳君時用侍御魏君孔淵授簡于予曰請爲序之予觀諸君之詩所以道情寫景者雖無所不有而非徐君職業之攸繫也予越產也知其地里爲詳請以此序羣玉之首可乎二公曰可竊惟廣東之地爲郡者十而八境于海自東徂西相距三四千里國初于此設衛若所大小七十餘處以爲海道防者甚至歲久而弊滋戍守之具一切廢弛 朝廷知將領之不足恃也乃增置憲臣以提督之于凡海濵之地

皆然而尤注意于是拜焉蓋以境外卽西南諸夷珍異所出得其物盈握立可以致富故人之冒險取利者視死如假寐雖伏歐刀者相踵終不悔也甚至招致外寇爲邊鄙患故是拜海道之寄非其人有過人之才廉聲素著者不輕畀也然往時所備者海處寇自外來也今也廣右峒猺乘我不備越境以爲腹心之害則寇又自內生焉于是始撤外之藩籬以爲內之捍蔽向所謂廢弛者復蕩然無餘矣不幸于此廢壞之餘而當夫一面之寄其爲任不亦難哉雖然無難也大丈夫負過人之資而立功名于斯世惟恐不遇人所難爲之事而無以顯其無所不用之才苟紓紓徐徐處乎夷履坦塗乘易爲之機席可爲之資雖有所爲則亦無以異于庸衆人也惟夫事之無可爲而人皆不能以有爲也而我獨優爲之然後表表偉偉著見于天地間焉耳君行矣予所望於君者不止寧海道而已也異時出自羊城遵海而西歷城邑之丘墟覩村落之草莽試爲我問諸海濵曰致此者誰與

贈浙江謝僉事序

刑部員外郎祁門謝德澤用大臣薦擢浙江按察司僉事將之官其鄉人仕諸朝者知予與君相與也屬予贈言惟祁門春秋聞天下君始以是經起家進士旣而選屬刑曹今又擢僉按察司事　國朝按察司以提刑列署者葢以憲事非一端而其尤重者刑也君往者旣以是經佐其長以明天下之刑矣今而往僉一方臬事獨能外是乎哉先正有言春秋夫子之刑書也又曰春秋聖人律令也吾夫子假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以寓賞罰之權其於懲惡也尤深切著明焉於鄭段之克則推見其至隱也于齊倂之歸則結正其罪也于公子嘉之獄則原情定罪也于棄疾之惡則誅其本意也至於商臣之逆則又推本所由而著其首惡於士穀箕父之及則又本忠恕而無偏黨之意於乎聖人本公平正大之理以斷輕重曲直之事納然中天理犂然當人心誠萬世斷獄者之權衡繩墨也或者謂讀書不讀律則致君無術噫古今律理孰有外于春秋一書者哉律而外乎春秋則司空城旦書也豈所謂律哉君專門是經旣用以發身致位然不知爲大司寇之屬七八年於茲所斷之獄奚翅千百曾有一二合于經者乎君亦常引經斷獄如漢人也乎意亦或有之然惟助其長而已不得以專制直遂也今僉憲于一方故事凡天下按察司皆有分道道各有印章歲各遣官巡行其部屬事無大小皆得以獨斷專達君自是得以行其所學矣今夫天下事萬有不齊必權焉然後知其輕重繩焉然後知其曲直使在吾者無權與繩則事至吾前其不至於枉其輕重曲直之實而倒行逆施之也者幾希春秋者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本諸此以斷天下之大事決天下之大疑迎刃而解矣一方之臬事奚足云乎君往念哉毋迂視予言

弘治三年春三月望日男敦編次

天啓元年仲春望日七代宗孫爾穀重編

爾懿同編

毅男（兆昌　朗昌）校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十一　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十二

大學士謚文莊瓊山丘濬仲深甫著

序

送惠州李知府序

今之郡守古之諸侯也世謂之邦君以其於民有君臣之道也謂之民父母以其於民有父子之恩也謂之民師帥以其於民有師弟子之義也民生三事郡守備焉其責任之重誠未易盡也盡之者代不數人嗚呼求數人于數百年間豈易得也哉長沙李君明遠蚤以進士拜行人司正出知蜀之敘州府其政聲因已籍籍在人耳目間近世縉紳大夫屈指數良二千石君必預焉尋丁家艱解官家居今　皇上復正大統之明年起復改知廣之惠州府　命下惠之人士寓京者聞之喜相告曰是治敘州有聲者也侍御郭君以贈行序見屬且曰君必欲得子文以故不敢辭予惟民生于三惟君惟親惟師郡守兼焉其所係誠重也已歷觀往古盡茲道者蓋鮮陳寵治郡任王渙以簡賢選能任鍾顯以拾遺補闕雖明君之治國不是過也黃霸治郡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安全雖慈父之畜子不是過也文翁治郡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繇行縣必與諸生明經飭行者俱雖嚴師之授徒不是過也若是者代無幾人人或專一事鮮能全之以一事名史尚以為美談況其全也哉所謂全者必如孔子所謂庶而富富而敎孟子所謂井田之制學校之敎斯為至耳秦漢以來言治者皆苟而已自非通經學古號稱通儒者烏足以語此也哉李君以經為學以儒發身是蓋嘗志聖賢之道者也故于其行也敢以是望焉

送潘給事中知興化府序

皇上復正大統一新庶政而於生民利病尤切加意焉首舉　祖宗更賢育民之典去守吏尤無良者數十人妙簡在廷之臣以補其處於是刑科給事中潘君本愚得福建興化府知府　廷辭有日凡鄉人之聯仕于朝者謂予以文字為職不可無一言以為君賀夫以天子左右侍從之臣得一郡守古人雅意本朝者所不樂就也而惓惓必欲一賀者誠喜其道之

得行也士之仕也恒慮不得乎上受上知矣或拘於職而澤不克以下施澤得下施者又多不爲上所知焉道之所以常難行者坐此故也今君輟法從之近以有民社之寄不惟心結于上而澤又將得以施于下焉道其由是而行乎仕而行其道其於所學也可謂無負矣蓋道出于天具于人全于聖人主其責者君也分其責者臣也士生斯世所以學聖人之道而咸有志乎爲斯世之用者豈直爲身謀哉將以行吾道耳不得乎上其施之也無階不親乎下其受之也無地得階以施吾道有地以受吾所施則道行矣如是而猶有不樂焉志于行道者不如是已君學古而通經其于致君澤民之道講明有素遭際　聖明出入禁闥爲　上所知首膺拔擢而付以千里生民之寄所莅而治者又得夫海濱鄒魯之地學道易使之民而其澤易以下流道之行也可必矣敢以爲賀雖然道固行矣而未至大行也古今人以郡守入登宰轄者往往爾有予不敏他日尚當泚筆大書以爲得道大行之賀

送潮郡黃知府序

古之人治潮有聲者吾得二人焉唐韓文公宋陳文惠公是已二公俱以除鱷魚之害著聲當時流芳後世世之人卒莫有能優劣之者予竊以爲戮之也以力感之也以誠力則動以人誠則動以天此二公優劣之判也噫繼韓之後有陳陳之後寥寥數百年未有繼焉若今守吳郡黃侯豈非聞二公之風而興起者乎侯自下車以來一惟二公之治潮者是法其心尤切切焉惟除民害是急雖古今殊時未嘗有鱷魚可除而其所以除害之心初與二公不異也然鱷魚之害僅及海濱鮮食之民而吾都鄙鄉遂之民則固無恙也且彼異類冥頑不靈初非有意害人人適遇之因以肆其毒耳非若人與人同類也顧乃噬人以肥己傷物敗類靡所不至其設心措意罔知紀極其害非直鱷魚比也居民上者苟恬然不知怪伈伈俔俔袖手旁睨而不之問焉豈　天子命官之意哉夫師其心而不泥其迹善學古人者也侯之爲治雖不拘拘于二公之故步而其心則殆有合焉所以繼陳

公之斷緒于數百年之後者非侯其誰望哉雖然圉物以術術或有時而窮制物以威威或有時而褻又孰若一誠之爲至哉是誠也在天爲實理在人爲實心大可以感天地幽可以通鬼神金石可洞豚魚可孚風可使之反旱可使之雨虎可使之渡河蝗可使之不入境珠可使旣去而復還況夫齊民也哉侯誠始終此誠而不雜則泝陳以上繼於韓也不難矣則夫治潮有聲者二公豈得專美于前哉侯報政趨朝書最將還府丞李先生潮人也命予代之言以爲侯贈予聞侯有志古人者也故以古之人望焉

送武昌章知府序

賢儁之士如良金美玉然隨其所在而光彩華煜旁達四出則雖雜蓬藋瓦礫中而不可掩著自然逈異他物異小夫孺子足不入城市目不識珍異固未嘗見也偶一見之未有不驚詫而愛慕者也又況寘之通衢大肆中而爲深識廣見者所接近乎予友桐城章君絲綸世所謂賢儁之士也登乙丑進士第擢給事中未幾左遷趙州判官尋知州事居憂解任起復爲應州秩滿起陞武昌知府方其自法從遷趙州也奔走州縣間與羣吏伍宜若不復振作矣然治聲燁燁然聞燕趙間入其境者嘉其政接其容者醉其德人之敬之無異在　禁近時然及移應州極邊之地戎馬之衝其事之難爲又有甚於趙者而其政績之章章視趙爲益著而人之敬之嘉之者又益加多焉所謂良金美玉隨所在而光彩燁煜而自不可掩君其是哉君其是哉雖然金鍊數而愈厲玉用久而益澤吾知今之守武昌也其治在會府下其職任之重土地之廣人民之多事務之殷較之前政奚翅千百其堅強之質温潤之氣發越之光於是乎愈可見矣譬則良金美玉在通衢大肆中者也則夫人敬重之賞識之者當百倍于前與時鑄爲鼎以象夫物用爲璧以薦之天又將于是乎取之予交君久而知之有素蓋所謂金玉君子者也故於武昌士大夫之請即其有而似之者以爲君之官之贈

贈廉州邢知府序

嶺海之民極矣而海以北三郡爲甚就三郡論而廉

尤甚乃成化戊子秋七月 朝廷從巡撫大臣言擢廉郡太守林君於臬司俾巡海以北而輯寧其人民乃以戶部主事宜山邢君直夫補其處特賜 璽書而付以守禦撫安之任 命既下凡嶺海人士寓京者莫不欣忭嗟嘆以謂五六年前蚤有此舉則此方生靈當不至於此極也言而繼之以太息流涕者有之或曰廉郡得邢君固幸矣而邢君以名進士通 朝籍選屬地官持心勵行固不下于人人之不必如君者往往位通顯得善地君何喜乃得此殘破之區涖此瘡痍之民名雖二千石實不及江南一小邑也雖有才能將安施乎予曰此正 朝廷所以用邢君意也夫居官于善地雖以中人之才苟有志焉皆足以自見於時惟夫勢之不可爲力之不足以爲用則無財役則無民於是而能起其廢成其功然後見其才之大過人耳 朝廷用邢君而特有璽書之賜其意或出諸此乎雖然予於邢君茲行而有以卜夫三郡治亂興衰之機夫有此天地仰有此方域有此方域則有此人民固未嘗一日有地而無民也自嵩裹搆禍以來今踰十年矣其人民死于寇死于饑死於疫死于官軍十無二三矣失今不爲之所吾恐數十年之後僅與所謂二三者亦盡矣豈天道生生不息之意哉夫天道三年一小變十年一大變窮則變變則通此方亂極而治衰極而興其在邢君茲行乎君行矣其尚體 朝廷愛養元元之心憫此困窮之殘民食之飲之衣之被之煦嫗之保障之休養生息之肉其骨翼其卵父母妻子其血屬隴畝其汙萊棟宇其荊棘使之復有生之樂而重得爲太平之民豈非君之大賜哉夫然則芳名美譽與此方山川同其悠久矣裴主事秉彝郡人也喜郡得賢守而鄉人將有蘇息之期求予贈言予家與廉鄰於是邦有被髮纓冠之義故亦喜而爲言如此云

贈曲靖蔡知府序

成化五年春王正月萬方會同大明黜陟乃去郡守之尤無良者慎擇其人以補其處于是擢南寧府同知天台蔡君廷白知雲南曲靖軍民府事 命既下議者謂若以通練之才處畿甸之間當繁劇之任尚

不足以盡其用今顧置之遐外之域山窮水絕之處以臨夫侏𠌯鄙野之民不亦枉其才邪余曰不然此政　朝廷用人之深意也今夫內地華民禮義素明風俗素淳政化素行苟得中才因其俗而施之以新政若因丘陵川澤以爲高卑用力少也若用徒馬駕輕車驅馳于康衢大道之中無阻礙也夫人能之無俟於擇焉若夫官遐外之地治鄙野之民而使一旦施新政以變其舊俗曷以異於平地方覆一簣乎範我馳驅於荊棘阬塞之間乎用力多而齟齬難行也必矣非慎擇其人曷足以勝其任哉雖然孔子之聖猶欲居九夷而班史之傳循吏亦詳載夫異俗之治是故脩庠序之教於桂陽者衛子産也行嫁娶之禮於九真者任公孫也通商賈之貨於合浦者孟伯周也滇南之在今日亦猶諸郡之在漢也君誠不鄙夷曲靖之人而以中國之治治之聖人之化化之異時之傳　國史者亦將大書特書以著君之治績如班孟堅之於衛任諸公焉君將之任其鄉人官諸朝者徵言贈行而以屬予特舉漢循吏之治異俗者以爲君勉

送金華周知府序

金華東南文獻邦也自宋元訖于　國初儒學之盛彬彬濟濟踵武相望一時稱文獻邦者歸焉亦猶春秋時之有鄒魯東漢季之有汝潁也文獻之邦非得儒者以治之則弗克以稱厥任大治周君子正以膳部正郎拜知金華府事行有日宗人府儀賓王君求予言以贈行君安成彭文憲公之高第弟子也以春秋經中庚辰進士第歷官兩京造次必於儒者予喜其以儒者而臨文獻之邦其必得夫治之之要而愜于士論也已然予于此竊有疑焉試舉以問之婺自宋南渡以還呂成公陳龍川唐說齋同時並興各以其學鳴于一時自時厥後北山何氏實得朱子之正傳以授王魯齋而金仁山許白雲以次相傳時則有若永康之胡浦陽之柳烏傷之黃東陽之張蘭溪之吳皆以文章擅名天下不特乎此白麟溪之鄭累世同居又以義聲煒爍著聞遠近迨于　國初景濂先生佐我　皇祖開一代文治當是時又有若王許吳

胡蘇戴諸公實佐佑之鄭氏之彥亦有君濟君沂若栢者焉一時清才碩學天下宗仰何其盛也今距其時幾百年聲名文物宜其歷久而益盛然近日婺郡之民風士習囘視於其前殆君有不及焉者何也葢必有其故矣予求其故而不可得謹因君之出守也試一問之君至郡涖政之暇試爲求其所以致此者幸因風以見教雖然古之善爲治者咸以正風俗興人才爲當務之急文翁化蜀韓公化潮皆非有所因也尚能興起之至今兩郡之人百世猶有賴焉况婺故文獻邦前輩典刑去今未遠一旦作而興之以復其百年之故處夫豈難哉君以爲何如

送瓊郡葉知府序

瓊郡自昔號稱樂土而以易治聞于天下也舊矣葢以一郡獨居海中無比壤接境也民皆安土無流庸外徙也冬寒不甚無皸瘃墮指之苦民不憂凍也田歲再收兼有山林川澤之利民不阻饑也奇香異木文甲氄毳之產商賈貿遷北入江淮閩浙之間歲以千萬計其物饒也風俗質樸資性巽懦鄉無武斷豪

奪之家俗鮮推埋慎忮之習其人淳也出賦止於供軍無漕輓輸將也養軍止于守土無外徭更戍也凡此數者皆他郡所無有誠所謂樂土而易於治矣然而世之仕者往往以難稱而不樂往何哉意有由然矣豈非其人器弗宏歟才弗贍歟望弗隆歟　皇上復正大位之明年　詔以台州府同知葉侯爲瓊州府知府　命下之日予往候之一見之頃卽得其爲人大允所謂有器有才有望者侯眞其人哉葢器必宏然後有大受之地才必贍然後有運用之資望必隆然後有以愜物議而厭衆心是三者他人有其一則難以之治四通五達繁劇要害之郡且無不可者况侯兼而有之也哉夫以兼人之德臨和樂之地易治之邦非惟政事得其理民庶賴以安吾知一方之山川鬼神草木鳥獸亦莫不寧者矣嗟乎瓊山人何幸得有器有才有望如侯者以父母卿帥之哉侯昔佐肇慶嘗奉藩繳督戰舟於海南北諸郡留瓊者閱月瓊之父老觀感愛戴恒有盍不我牧之嘆今侯之往式符其願先聲所至其喜可知矣故予於侯之行

讀書以爲贈以助吾鄉人父老之喜云

贈瓊郡王太守序

瓊州府知府鈌員部使者章猶未至天官卿聞之謂其屬曰瓊郡去　京師萬里顓顓居大海中屬邑十支郡三人民數十萬其命繫於守一人守一日不可無也亟擇其人以名聞　命下乃刑部正郎王君宗周也一時公卿大夫士同　朝者咸以瓊郡得良二千石爲予賀予詢其實咸曰君自第進士卽遷屬秋官凡厥攸司事有疑難輒以屬君君於法比而仁厚惻怛之意恒存於明愼詳審之中經君所論斷者人咸以爲不寃嗟乎吾郡何幸得不寃人者以爲之父毋師帥哉君廷辭有日予念吾人十數年來無罪而受人之寃者多矣一旦得君以解其菀煩幸因其行請卽朝之公卿大夫士所以賀予者轉以爲吾鄉之人之賀胡賀爾賀其得不寃人之人以爲其父毋師帥也於戲吾鄉父老君朋儕曁諸子弟明聽予賀言吾與爾厥祖若考均生茲邦自吾有生以迄于今髮種種矣見吾之守若倅亦旣多矣民有事逮至不寃之者亦云鮮哉矧無事而克推其不寃之心以不寃其無所寃尤其鮮有今吾人何幸得仁厚惻怛明愼詳審之父毋師帥以養以敎以全吾人之生以明吾人之性哉自時厥後爾之有罪惟當爾之無罪亦惟當爾有蓋藏爾其自用人不爾揭爾有田廬爾其自乂人不爾擾爾之是則是非則非人不爾變幻爾之有則有無則無人不爾易置爾齊民也人不隷爾於尺籍爾良人也人不蟣爾于奸宄爾之肌膚爾其自保愛自今人不憯酷爾俾爾身疢痏爾之貨賄爾其自儉嗇自今人不攘攖爾俾爾室空罄昏莫無人叩爾門戶出入無人搣爾長短爾寢其安爾食其旨爾骨肉其完全若斯之類皆爾前此十數年欲得之不可得去之不能去者一旦得之去之予用是豫以爲爾賀爾自今伊始其各守爾分供爾役輸爾租調非爾固有弗取非爾當得弗爭非爾宜爲弗行惜爾身保爾家和爾弟昆教爾子孫親爾族婣睦爾鄉黨里鄰父訓其子兄諭其弟老長囑其幼少以毋違爾父毋師帥之命吾言雖耄爾其聽之哉無斁君至郡涖

事攸始幸召諸士民以予茲言示之於戲予言尚其有徵哉雖然予于是又不能不爲吾鄉人父老朋儕子弟慮方今　聖天子明見萬里外股肱大臣孜孜以求賢圖治竊恐吾使君之惠不久專於茲一邦也漢廷張于之任所以使天下無冤民而民自以爲不冤者　朝廷方將有待於君矣乎於是乎書予帋以贈

贈瓊州府知府彭公赴任序

入　國朝來瓊郡守以王伯貞先生爲首稱先生吉之西昌人吏部尚書文端公父也自時厥後能繼其芳躅者葢不多見乃歲辛丑安成彭公彥積以辰州守起復改知吾府事瓊人氏寓京者聞　命下走相報且相賀曰吾人不蒙吉人惠者七十餘年矣十干十二支相配又踰十年始再得吉人豈天閔吾人困斃已極而將甦之耶抑天生良守不易而郡得之亦有數耶謂予不可無言以預爲吾郡人賀予謂國家奄有四海而南北之勢視東西爲尤遠瓊在極南之徼又越海而過之吏于茲土者恒遠其地而外其人仕而能不以遠近內外異其志節者閱數十年人而

僅一見若伯貞先生者非但今鮮恐古亦不多得也嗟乎瓊之地之人固遠且外矣而中州士大夫仕於茲者亦何忍以遠且外自待其身哉此無他中心無主因境而變逐物而移耳嗟乎安得治吾郡者皆中心有主之人哉予聞父老言伯貞太守澹然無欲忘己勢而盡人之情視民以子處官事以家一時雖無赫顯功然在郡十有六年斯人之受其惠也多矣今距其時近百年而人之談其美者如昨日然繼其後者非無閩浙江湘之人求其心有主而不爲境物遷者百年中所共稱者止一吉人而已郡之人習知吉人之政之善意吉人無不然也一聞吉人喜動顏色走相報且賀豈無故而然哉今彭公出廬陵忠節之鄉爲安成鼎族乃前提學東軒先生僉憲一齋先生之從子文憲公之弟詹事公之兄以名進士擢任司理出知辰溪緯有令譽家有宦譜鄉有典刑治有顯狀一旦而臨吾郡吉人善政之效殆再見邪予與詹事同年登第交好者三十年若兄即吾兄也故自公爲舉子時予已知之有素其不負吾人之望也必矣

吾郡之人稱蒙吾人之惠也必矣故於其行述鄉人意爲文以贈之公至郡貳守永豐楊君通倅文江楊君二人者皆吉產也尚相與同心恊力以惠吾人使郡人士目爲此一吉也尚能爲吾人福矧一堂之上而三人合席也哉

贈瓊郡太守張侯赴任序

昔皇極聖人斂時五福敷而錫之以福天下之民然而一人不能以兼濟也於是乎就庶民中擇其秀而好德者福之使之分土受民隨所在而福其民焉嗟夫天下大矣安得有福而德之賢千百輩分布州郡間以福斯民哉吾郡去　京師萬里中州士夫以其遠而僻也領郡去茲輙有不豫然之色惟鄱陽張侯德威以太僕寺丞出知吾郡事　命下之日畧無幾微不平見于顏面顧忻忻然謂其所知曰某平生有志用世思以所學推以濟人徼倖一第得一邑如斗大念惟先哲有言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盡心竭力不敢暇逸方得有端緒而遽有爲政之司徒以一事之任而僕僕奔走道路間今幸得

郡於嶺海之間地大而人衆如古侯封疆域然庶幾足展所蘊以償夙志乎其鄉友太學生項森舉侯言以告予予惟洪範五福攸好德其一也侯得郡於遐外不徒有安和之色而又有好德之言所謂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者侯蓋有之是宜　皇極之君錫侯以二千石之福也侯眞福人哉古人有言　朝廷有以福君子則君子有以福小人然非其人有福於己則亦何所本以福諸人侯眞福人哉所謂福者非他德而已德而好之必猷謀足以造是福施爲足以成是福操守足以凝是福而有以立富壽康寧之本然後斯民賴以安集成全之而不罹於貧憂惡弱之極焉嗟夫吾郡吾人何幸而得有福有德如侯者以爲之父母哉昔人謂部使者得人爲一路福星予則以爲環千里而爲郡郡而有良二千石則亦千里之福星也分野于斯居其所而有常舒其芒而久照豈徒行一將分一道而已哉予老矣去家萬里欲歸未得何幸身親見一郡福星出自天駟而駐景揚光于婺女之墟以數錫我三州十邑之民之福哉故不勝喜

而序以贈其行

送鍾太守詩序

羊城詩人在　國初時有孫仲衍黃庸之王彥舉李仲此三四先生者使生當唐盛時當與韋蘇州柳柳州輩相頡頏溫李而下不論也去今未遠繼者已寥寥然若今順德鍾君必華亦豈多得也哉君在學校時已有詩名及仕知賓沔二州政聲與詩名日渢渢乎著夫人之耳韓子所謂性能而好者蓋庶幾焉余聞君名久而未及識今以九年秩滿需選　京師始會君於寓所目其容偉如也耳其言溫如也及出示所和晏鐸輯明盛時格調不凡音響清越蓋有得於前諸公者然後信所見有過於所聞而名下果無虛士也居無何拜　命陞知廣右太平府事將之任道必過羊城白晝錦衣榮歸故里或者豫喜以為君榮嗟乎此淺之為丈夫者所以沾沾自足也豈足為君喜哉余所以喜君者以其益得推詩之用以見之民治使民曉然知詩在天地間果非無益之空言是則可喜耳自三百篇後詩之不足以厚人倫美教化通政治也非一日矣風雲月露花鳥蟲魚作者日多徒工無益是以大雅君子不取焉君子所取者唐李杜李杜而下有韋柳二人者皆郡守也考其平生所作佳者往往在郡齋燕集之際因俗設禁之餘聲習所加自足成化回觀衆作真如丹砂空青世外物寶何益之有哉君承鄉先正之後得韋柳之位廣詩之用以導化邦人感發其善心宣導其湮鬱以厚人倫以美教化使太平之民翕然太和真有以稱其名焉則天下後世稱守之能詩者必歸焉而與韋柳並傳於無窮也必矣豈非有以為鄉先正之光乎君志廣而才周於事無所不能而余獨以詩為言者舉其長敍諸卷端使人知求君於大而區區所以眩俗者不足道也

送劉端本知興化府序

古端劉君端本登天順庚辰進士第擢尚書戶部主事陞員外郎進郎中歷官十有九年始拜興化府知府同年登第者至是往往擢長方面或佐都臺而君乃始得一郡所轄僅二縣戶僅踰萬數疆域人民粗

可視江西南一望縣　命既下朝士大夫多爲君不平焉鄉人在京者來徵贈言且舉衆言以諗予予惟興化閩中文獻邦也疆域雖狹人民雖夥而風俗素醇文學素盛仕宦之家素多歲大比登鄉書者幾居八閩之半會試南宮中甲科者無虛榜由乙科而分教天下者在在而有疆域不出數百里而其人仕者散見於千萬里之外版圖僅踰萬戶而其天民之秀分布中外者亡慮數十百人凡此皆他郡所無者也郡邑以人才多寡爲大小風俗醇薄爲上下而戶口之登耗不論焉得郡於此而治之亦得以行其所學矣乎自予居　京師多與其賢豪游頗知其民風士習之詳所謂豪俠之徒武斷於鄉曲者無有也圍奪之家豪植以爲強者無有也告訐之徒珥筆以健訟者無有也舞智之吏猜禍而忮害者無有也推理之盜悖掩而公剽者無有也訾毀之言巧言而醜詆者無有也憸忮之俗驕揚而恣睢者無有也宦家子弟恃其肺腑之勢而公造請託者無有也倦游士夫假以嘻笑之怒而詭辯關說者無有也於凡天下郡令所謂不美之事薄惡之俗於茲郡咸無有焉豈非善地乎涖善政馭善民而爲之師帥父母豈非幸哉雖然予所聞者前二十年之故也風俗遷移歲異而月不同今日其尚然乎哉否邪予不得而知也君行矣試以予言求之果有如何所云云者乎無也雖然君子盡其在己者而已彼之有與無政不必計也使其有之而吾之心不可以不盡盡之之道何如平而已矣何也吾爲人之郡之守也而吾之鄉亦有郡守焉吾治人之郡之民也而吾之家亦齊民焉鄉也人之守吾郡治吾人也其政之良與否吾固嘗是之非之今何怪乎人之是之非之於吾乎反觀內省彼是者之是吾從而是之益以勉彼非者之非吾從而非之亟以改如是則得其平矣孟子曰君子平其政予則以爲欲平其政必先平其心吾平其心以平其政彼之不平其心反其是非之實肆其毀譽之端未必人人然也必有平心之人以平之吾弗與知焉可也君行矣請以平之一言以爲之官之贈

送慶遠葉同知序

廣右地多猺獠其爲居民害也久矣而莫若近時之甚葢其性習兇獷輕生樂戰一聞赴鬬卽挾刀弩以從事惟恐或後顧惟財帛牛酒是好而自視其性命如草芥卽不幸斃於兵其父母妻子視之亦不甚惜且又習其山川險隘出入溪澗攀緣樹木如猿猱然而我官軍惜性命畏瘴毒而守將又多以謹厚存心每每以生事爲戒因循苟且度歲月以須更代而已間有撫機出奇者遇賊有可乘之機可用之間而權不己出苟或冒險爲之萬一小失利則怨讟加之矣甚或得罪焉以故賊勢愈熾而民愈不聊生民之居市井者藉城以爲保障負郭之田猶得以耕穫鄉落之民去城郭特遠賊之出沒無常而官軍不能以時救援方耕作而牛爲所奪遇收斂而穗爲所躪一牛之直至于數金破一家之產不能具一牛得一牛不足以耕一歲今歲僥倖以過嗣歲復然遂至無一歲不然嗟夫民以食爲天食以耕爲本今爲民不得耕則無以爲食無以爲食則富者不免於貧貧者遂至從賊將見民日少而賊日多其勢不至于盡爲賊也不止嗚呼居民何恃以爲生乎官府何恃以爲治乎予少有志於用世而於邊防機務頗究心焉然皆得於傳聞非目擊也今予友古端葉夢吉以鳳陽府同知改任於慶遠慶遠廣右之衝也夢吉亦嘗留心世務者幸因其行書予所聞者以送之俾卽其地審其實焉果如所聞者否耶誠如是幸求所以備禦之方善後之計是亦其職分所當然也

贈潮郡周貳守序

潮郡與閩境其風土習俗語言嗜好大率相同以閩士而治潮之人無以異乎居其家而自臨其鄉郡也故其爲力也易而見效速長樂周君惟高閩產也以鄉貢進士試禮部得校官屢矣而不屑就久之假舍還以發身銓試居第一首擢潮郡貳守潮之人士寓京者聞是　命喜相語曰得周君以佐吾郡何以異乎吾鄉之人自治吾人也哉其諸於土俗協於人心也必矣四邑之人庶其有瘳乎咸欣欣然有喜色走謁予求文贈行且告予以所以喜之故予曰胡喜乎哉前此治若郡者豈皆遠地之人哉今其治效何如

也昔之人治潮有聲如韓如陳或居南陽或居閩中其地相去何啻千萬里而其政事之施敎條之布雖其里之耆夫家之父兄不知是之宜且切也治否在乎其人而不以地彰彰明矣胡喜乎哉其中交君久而知之深者進而言曰某輩所以喜者非無故而然也蓋有由也周君家世業儒以經術爲學以仁禮爲心其諸異乎大言而無當任情而咈衆者比言決不至與心違行決不至與迹反一旦施於有政鑿鑿乎如菽粟之必可療饑布帛之必可禦寒藥石之必可

已疾而願人之生也審矣況其里居境壤相近而於吾之土風民俗又素習之者耶此某輩所以喜也嗟乎諸君之爲此言其必有所試哉何其稱美之不容口如是也抑予聞之理之在天下推諸東海西海南海北海而準出於天理者自然合于人心不以遠近彼此而異也黃霸之生不必隣於潁水文翁之產不必近於庸蜀然其爲郡皆以治稱者所行合於天理自然當于人心宜於土俗矣周君之爲人誠如諸君所言則其所存所學雖以之用之天下施之異域無不可者不必近壤也其治之必效澤之必究尤爲易且速焉耳此潮之人士所以喜與予切以文字爲職業喜隣郡之得賢佐也故樂爲之言以助其喜俾其人士書諸帛以爲贈行序

贈瓊郡陳同知序

錫山陳侯以泰安州知州需選天官陞瓊州府同知瓊之人士寓京者聞　命下爭趨走其寓舍瞻拜焉旣退私相語曰瓊之民有幸矣去年得袁公爲之守儒者也今年又得侯爲袁公貳亦儒者也以儒佐儒

吾郡三州十邑之民庶其有瘳乎語旣人人喜動顏色明日走報予曰吾郡又得賢佐子知之乎吾與子之父兄鄉黨下及草木禽魚皆得霑被其教化沐浴其膏澤矣子寧不喜乎喜之可無賀乎賀之非文不可也顧今　京師學士大夫非無能文者必吾郡人然後知吾民情風俗之詳賀侯之文子毋肯辭予忝以文字爲職且郡人也袁公之行旣謬言以贈之矣今侯之行又奚容嘿哉雖然侯儒者也不出戶庭已於天下民情風俗無所不周　知非必躬履其地耳聞

目見然後知也則於吾郡之民情風俗皆僕平日愽洽中一事而又何待予贅哉請言其畧吾郡獨在海中廣輪幾三千里其地廣矣廣足以有容宜其民之衆今反寡焉嶺以南自昔稱多奇貨而吾郡所出者恒什八九其物產衆矣物衆足以自饒宜其民之富今反貧焉　朝廷以其地去　京師最遠特優待之凡百徵需比內地百不及一二其賦役輕矣賦輕得以自營宜其民之逸今反勞焉比年歲屢登斗米僅十餘錢宜其民之有餘矣而耕者往往告饑府若州若縣學校共六十有四科目外歲貢士計十年總其凡無慮五十餘人宜其人材之衆矣而仕者恒不多見是五者宜若有餘而反不足矣豈無其故哉事之如此比者甚衆是葢其易見者也予竊疑之久矣每求其故而不可得幸僕之往試一問焉所以致此者必有其故矣誠求其故而得之剔其蠹塞其源逆閉其塗而復其常處則三州十邑之民信乎其有瘳矣則夫敎化之霑被膏澤之滋潤庸有窮乎

贈瓊郡林同知序

予友天下士多矣而尤厚於鄉人鄉人中最相厚者羊城則林宗敬也宗敬弱冠領鄉薦慨然有志當世以爲今世仕者非進士科不必得顯官孳孳焉留心舉子業於凡經史子集苟可以資爲文者罔不研究而於三百五篇詩用功尤深歲甲戌初試南宮得乙科不屑就丁丑再試又如之以至于庚辰甲申丙戌三試皆然乃喟然嘆曰吾之於學未必不如人也而進士卒不可得豈非命耶乃就選調得瓊州府同知予瓊人也何幸得平生故人以佐吾郡乎况今主郡者清漳蔡公叔清亦予友也而今而後吾知吾郡三州十邑之人庶幾得所覆庇矣乎而區區遠宦萬里外垂白老親亦將賴以慰安之少寬其倚閭北望之思是則一郡之人之幸尤莫予幸之甚也雖然予固幸矣然予一家之私未必一郡之人之公也使吾郡之人咸咨嗟怨望而吾一家獨欣欣然有喜色予心安乎且予於宗敬友誼素篤而予一日少長焉則固兄視予矣凡其之官或內或外予皆不能無贈處之言而况于吾郡乎則其所以勸勉規儆之者又不可

以但同衆人也請問宗敬所以違膝下去鄉井間關萬里外歷十數年以希　朝命之榮也果誰爲乎亦曰以行所志榮所生而已假使宗敬一舉即登高第可以得五品官位大夫乎否也得以晝錦還鄉而慈闈以解其離憂乎否也得以佐大郡臨吏民以施其政教乎否也三者皆未必遽得也今一登仕籍即階穹秩縷金以爲衣鏤銀以爲帶便道還鄉稱觴獻壽母子兄弟敍天倫之樂以爲族姻閭里之榮兄所得者大郡地方三千里支郡三而屬邑十人民數十萬家又當鄰郡凋弊之秋而獨富盛安樂如平時出則飛高蓋躍滇池綠駿鳴騶載道前呵後擁行者屏息道左以俟其過入則居黃堂據高座屬吏抱簿書魚貫以進輿臺皂卒左右侍立屏氣側耳以聽其處分回視彼之登甲科者方且服事大僚惴惴然逡巡却立如新婦之事嚴舅姑然一出詞一吐氣不敢少肆果誰爲多哉雖然得之榮僥踰其限則失之辱殆有甚焉者矣所以保而守之其道尤難惟勤惟畏其庶矣乎蓋勤則無怠事而上之人不能目我以罷軟矣

畏則無肆心而上之人不能名我以貪虐矣而又守之以誠濟之以斷本之以仁恕則在宗敬者可以常保其榮而在子者亦得以常恃其幸矣夫豈但一身之榮一家之幸而已哉

送伍通判序

國家承平百年海內無事久矣仕者恒以得山水之郡爲樂然郡之有佳山水者多臨邊徼當孔道或其地瘠民貧俗不尚文學不然則其民悍戾喜鬬訟多椎剽之盜武斷之豪訟諜紛冗欲求一日之暇有不可得者是以往往不如其意幸得佳郡皆無是數者之累矣而其人又多喜事功貪聲利胸中擾擾不能斯須寧者故雖得之而不知其爲樂予友羊城伍君尚節簡靜之士也爲人忠實無他腸不設城府爲崖岸與之交往數十年恒如一日蚤膺鄉貢試禮闈辭校官入太學者十餘年今拜　命爲寧波府通判四明山水名天下形勝偉特羣山秀拔湖蕩清溢衆流斯委號爲東南奧區內絡湖渠原田交灌外濱漲海海錯雜出號爲東南樂土詩書之澤相染絃歌之聲

不絕世宦之盛如史如袁文學之尤曰麟曰鳳至於理學之宗則又有若楊黃諸人流風餘韻至今猶存號爲東南文獻之邦何所謂數者之累幸皆無之而君又居倅貳之職上焉有守以總其繁下焉有屬以分其詳君居其間以簡靜之德臨淳厚之民豈非地與人相稱哉惟簡能御衆之繁惟靜能應衆之動以此佐其長臨其下無難事矣苟其身自處於委瑣紛擾之中自治且不暇而況治人乎而況樂山水之勝乎君甚稱是官而官又與地相稱可謂得其樂矣凡

相與厚者咸賦詩贈君行予尤厚者故爲序

贈段通判考滿序

古人於官聯有朋友之義情好洽而志嚮同相觀而善故能共成事功以著休聞於無窮所以然者合以義而不以利焉耳永平太守周君德明以其同寅段君汝濟之倅郡三年也將上計於天官不遠數百里以書抵　京師求予文贈之予於是不獨見段君之善於佐政而亦因以得周君之寮寀相得也古道不見於今久矣夫以東西南北之人偶聚於一堂之上苟不舞智以相傾軋用術以相籠絡斯可矣況望其相觀而善如朋友也哉諸君之爲政與其所以相與者予不得而盡知也即其求文相贈之意推之則其能以義相比可知矣道二義與利而已矣入乎義則出乎利義利之不並立如薰蕕冰炭之相反也彼孳孳於義此汲汲於利其能以有合也哉其有所合者必有所同也雖然同亦非君子之所尚也易不云乎君子以同而異而孔子亦曰君子和而不同君子固不可以不同而亦不可以苟同也守曰可而倅曰不

可守曰不然而倅曰然同其理而不同其情是之謂不苟同若同聲附和心不然而口然之則是雷同而已矣義果安在哉　國家用人必歷九年而後遷他秩汝濟以名家子發身儒科倅是郡今甫三年其優異之聲已煒煒乎其昭著如此其尚圖惟厥義於其終哉圖厥終如其始異時京畿列郡閒有守佐俱廉能著稱致　璽書並褒而陞秩賜金必永平也夫謹書以俟

贈郭通判考滿序

予友永平郡守周德明以書抵　京師謂予曰某之同僚有郭景深者齊之長清人也以太學上舍生解褐來倅府事未幾以憂制去服闋復來倅于茲向者一府之事皆在所判今則專職馬政矣旣三年滿一考將報政于天官敢求一言以爲榮滿之賀幸毋靳予惟古之稱長民者曰牧蓋有取乎孳牧之義謂長吏之於民亦猶牧人之於畜也牧人之善於牧畜者必循乎其畜之天時其饑飽以遂其生達其喜怒以暢其情馴伏其心不使至於泛駕調節其氣不使至於敗羣順其時而游之以繁其類適其可而用之以不盡其力夫如是則孳牧之道得矣長吏之於牧民也亦胡獨不然周君之治永平數年于茲矣循良之聲日聞于　朝蓋深有得乎牧人之理是繼其平日德學之餘之推然其寮寀諸公亦不能無裨助之力焉則是郭君何也佐守以爲政固已知御牧畜之理以牧乎人矣今焉職專乎馬政顧不能推牧人之道以牧乎馬哉是宜其居官三年事無過舉馬蕃息而民安樂之茲行也必以最書自茲以往政聲益揚必將有不次之擢其名與位殆不止於是矣姑書此復周君且以俟焉

送陳推官序

刑者輔治之具聖人不得已而制之者也非不得已則不用也蓋制刑所以止刑得已則已矣然則　國家之有刑官其亦不得已而設歟司刑者常能以不得已存諸心必至於不得已然後用之則受者與我俱無憾矣豈不稱其職歟今夫天下百司衆職皆以有事爲能政績可書爲稱職掌國計者以府庫克牣爲稱司民牧者以户口蕃殖爲稱惟刑官則異於是要必除苛解嬈無文致之罪無掠立之刑使囹圄空虛無一囚可訊錄斯爲能稱其職矣彼切切焉從事柱後惠文冠深文巧詆奇詰他比大爲陷阱於郡中圜墻至不能容他日計課考功曰某死罪若干某徒罪若干以是爲上最豈聖人制刑之初意歟亦豈
國家設官之美意歟郡有守有貳以理郡政又設推官以議法斷刑蓋亦不得已也環千里之地十數萬之民其命皆係之苟非其人則民有不得其正命者

矣居是官者可不慎歟臨武陳永以鄉貢進士由舍選出身拜命爲是官於南安濱行過予求贈言予因本古人所以制刑及國家所以設官之意以告之欲其知以不得已而存諸心如易所謂明慎如禮所謂盡心庶幾爲稱其職君其念哉毋忽（天順五年）

送傅推官序

刑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者也用之必於不得已可以已而不已焉是豈制刑之本意哉昔者聖王旣制刑書頒之天下示民以不可犯復立刑官執刑書以斷天下之獄使民知是書之必用而其條貫之必不可犯而犯之必不但已是蓋用之以禁制其未然而非豫以是待之也苟非甚不得已必不用焉其用之也必其原情揆諸理定以法比審故誤之因求法外之意然後用之不敢輕也我國家倣周典以建官內設六曹刑居其一外之郡設守倅者三而理刑獄者惟一其意蓋可見已守倅譬則菽粟稻粱之類所以養民生者也刑官譬則湯液鍼砭之類所以防民疾者也吏乎民者不思耕藝儲積以養民之生顧乃鰓鰓然捃摭傳致求民之疾以施其吐下熨灼之方豈理也哉瓊郡去京師最遠民俗視內地頗淳徒訟怙法者固不能無然愚昧罔知而誤抵于罪罟者亦多矣予去家也久於鄉邦之事雖未必一一知其詳然聞茲數年來水旱相仍民多疵癘歲收薄惡物價騰踊蓋必有以召之者昔東海殺一孝婦天爲之旱者三年意者刑罰有不中歟乃者盱江傅君用端以太學生歷政刑曹諳選天官特擢吾郡推官受命之日即介封部主事左君時翊過予予一見之知其爲仁厚和易之君子也退而語凡鄉人之在京者曰吾人庶幾其有瘳乎所以推哀矜勿喜之心以生吾人者其在斯人乎囬災異之變爲豐穰之祥者其機在此乎僉謂予宜有贈言予故推古人所以制刑及聖朝設官之意以爲君告非欲君以姑息惠奸也君其念之哉古人有言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又曰刑罰不苛是刑罰中教化君其念之哉（成化五年）

贈潮州張推官序

崇川張仲鼎以鄉貢進士卒業太學者久之需選天官拜　命爲潮州府推官　命下潮之士走謁予需贈言予謂之曰以儒生而司郡刑四邑之民命庶其有瘳乎盖刑官民命所係一不得其人則一郡之民有横罹非命者矣一人非其命則感傷天地之和而召旱暵之災灾仍則歲歉歉則民不聊其生是則郡之治教雖總於守所以輔其治嚮其教召和氣致豐年則本於司刑之官也烏可非其人哉昔東海寃一孝婦而致旱者三年一婦人之非命何與於天而天乃以一婦人之故致一郡之灾是則爲一人而禍及千萬人也天豈屑屑爲是哉盖天人感通之理不以小大衆寡而殊天無往而不在人無一而非天千萬人此天也一人亦此天也傷其一人之天而天之在乎千萬人者亦從而傷焉可不慎哉由是觀之司刑之官誠不可以不慎擇以其非獨有係於人而實有係乎天也彼夫以案牘爲師而從事在後惠文冠者詳於人而畧於天烏足以語此哉天人之理備於易易於刑獄之事屢致意焉於噬嗑曰明罰勑法於賁曰無敢折獄於豐曰折獄致刑於旅曰不敢留獄易者性命之書而於刑獄之事丁寧諄切如此聖人之意斷可識矣君以經書爲學以儒科發身其諸異乎世之爲俗吏者故於其行也推夫天人之理以告之

弘治三年春三月望日男敦編次

天啓元年仲春望日七代宗孫爾穀重編

爾懿同編

穀男（兆昌　朗昌）校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十二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十三

大學士謚文莊瓊山丘濬仲深甫著

序

送鄭鈞州序

問羊知馬機開鍵閉昔之人固有用之以成名者矣君子不取也深文巧詆刺骨熔膚昔之人亦有任之以爲治者矣君子不取也蓋用智者術數有時而窮任威者刑罰有所不能加若夫居簡可以臨民正容可以悟物儲精蠖濩之中可以逆釐三神談笑尊俎之間可以折衝萬里當之者意銷遇之者心醉其惟誠乎予友雲間鄭叔潤誠實人也質直而謹恪平生無僞言僞行自其居家庭處里閈以至游庠序登甲科所以處己接物一惟誠焉是務無所矯飾天順四年以名進士拜知鈞州入境之初望車塵者瞻其容已動其心視篆之始拜階下者接其言已革其面未嘗任智與威而四封之內自然聞風而何化三年之間有如一日今年以考滿來覲　闕庭天官考稱將歸所治凡與之交好者需予贈言予惟叔潤之政治

章灼人耳目如此奚俟予言爲哉雖然叔潤固無俟乎予言予亦不能以無言也然則將奚言耶不過推明叔潤所已行而有驗者以瀆告之耳蓋是誠在天爲實理在人爲實心歛之則成己旋之則成物一念之至可以貫金石孚豚魚感鬼神動天地風可使之止旱可使之雨虎可使之渡河蝗可使之不入境鱷魚可使之遠徙於海珠可使之去而復還況夫齊民也哉誠持此心而始終不渝不以智數威嚴雜焉若是而民之不丕化治效之不益著聲譽之不遠聞萬無此理也叔潤歸不必他求於此而加勉焉則雖古聖賢之事業亦不過此矣一郡守云乎哉觀斯文者謂予爲迂且過者非知言者也亦非知治要者也

贈朱克信知連州序

南豐曾氏嘗嘆治越之吏莫致其治教之意使其民不幸而不出閩蜀上然又嘆吏于茲者非其材之頴然邁於衆人不能也於乎今去南豐又數百年越之民俗日趨於華固不減於閩蜀矣但其長吏所謂材之頴然邁於衆人者何寥寥哉今吾始見一人焉曰

雲間朱君克信新以太學生擢知廣之連州方受命未卽任然其頴然之材邁出等夷固已於膺鄉薦辭校官卒業太學銓試天官時見之不必度庾嶺泝湟川已逆知其足以當南豐之所期而有以幸連之人矣雖然古之人吏南服著聲稱者如衛颯脩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茨克代之亦善其政任延鑄田器教民墾闢錫光並之漸以禮義其他如許荆孟嘗之輩皆能致其政治之美教化之善載諸史冊可考也而南豐曾不之取顧有莫致之嘆豈不以是數公者僅能補偏救弊於一時而不能滌其俗以驅於治使其久遠而不變乎由是觀之吏於越者誠難矣所謂滌其俗以驅於治居閩蜀上使無不幸之嘆在南豐時苟能是已謂事出千餘年之表爲美之鉅矧又去其時數百年後乎則其事尤難而其爲美愈鉅可知矣君通經學古者也志大而不安於小故予敢援古人之所未有者期君君其有以幸連之人俾無負予所期哉使世有南豐者復出則必不嘆頴然邁衆者之無其人矣尚勉之哉太學生嚴和者連人謁選吏部幸其郡人之得良守也徵予言爲賀予亦雅知君故欣然爲之書

贈新興賀知州序

朝廷以滇南地僻遠恒愼擇其長吏非其人不輕予之所予者必出自學校通經史知理道達政治者也天順壬午冬十月天官卿群士子之需選者而銓試之首擢長沙賀恕近仁爲雲南新興知州循故事乗傳將之治所其鄉友某謁予文以爲近仁之官贈予聞地有遐邇而人情之好惡則不遐邇異也均好生而惡死均好善而惡惡均好逸而惡勞均好聚而惡散均好取而惡予均好利而惡害善於治者順其性而導迪之寘之生全休息之地而不拂其情斯相安矣彼昧者乃荒遠其地鄙夷其人畜視而漁食之使其失其所以爲生者一旦至於啓事造釁非惟彼不得以安其生而已亦不能安其位矣豈不兩有所失哉考之前志古人之治於斯者若張喬除去奸猾而三十六郡盡降張虔陀以淫虐致亂禍延二十餘萬人粱毗不取一金酋長感悅史萬歲貪其賄賂隨服

隨叛則人情好惡大畧可見矣豈以古今而異哉且順其情則服逆其情則去雖齊魯吳越之民莫不皆然況荒服之外乎是尤不可不加之意也賀君湖湘故家子曾大父以下世為顯官得家庭之傳有素發身賢科卒業太學遍交當世知名之士所謂通經史知理道達政治者非其人耶天官卿首擢斯任誠眞知人矣知其必能順民之情以導迪之克副　聖天子軫念遠人之意必矣異時政聲彰聞其名位殆不止此也於是乎書

贈儋州林知州序

莆田林侯之守儋州也政行惠流民夷悅服儋之士咸以為前此數十年握郡章者皆未之或過也自予來　京師凡郡太以事至者詢及賢守令必曰林儋州及求其所以賢則又往往不能言嗟乎為治而至於人莫能言非不能言莫可得而言也昔班孟堅傳循吏六人各以一事擅聲於時獨河南之守吳公無事可書止曰治行為天下第一一言之外無可書也豈眞無可書者耶噫為政而人無得而言史無得而書其眞循吏哉雖然古之所謂循吏者往往在河朔汝潁之間未有地遠而偏如儋耳者也地遠而偏己之臧否上之人弗聞知也民之欣戚上之人不聞知也有善名不揚有惡聲不彰名不揚則賞不及聲不彰則罰不加賞不及則怠罰不加則恣怠則多苟且之政恣則無顧惜之心此世之仕者通患也自非的有所見確有所守未有不怠且恣者焉古人有言無所為而為者義也侯殆有見於此乎今年春鄉人賈傎者來　京師拜官南還濱行求予文將持歸以為侯贈予問之傎無可言予亦無可書也若侯者其庶幾古循吏也耶誠一其初終不中變焉名位將不止此也

送潁州高同知復任序

嘗怪歐陽文忠公世家廬陵及其宦游四方歷守七郡所至如滁如揚如亳如夷陵皆不之思而獨惓惓於潁既去任而猶思之不置時時見於文字間迨其晚年得遂所請乃不復歸吉而終老於潁焉意其人民土俗必有異於他郡而足以感公之心而為所愛

慕者不然故鄉飛鳥亦嚶啾之言豈公徒能言之而不能允蹈耶及觀思潁詩集序所謂民淳訟簡而物產美土厚水甘而風氣和然後知公之所以眷眷於潁者意有在也況今地在　王畿內爲　帝鄉之支郡漸染聖化日深其民風士習必有非昔比者則夫今日之仕于是也其官閒無事之樂殆有過於昔人者矣泉南高明文顯佐兹郡者六年矣吏習而民安之今年以滿兩考來上天官績以最聞將俟九載而超陞焉其治下張翀等計其在郡之時僅餘一考慮

潁人之不得久專其惠也欲言之而辭不足以達意謁予文以代之言嗟乎世之仕州縣者恒多以魚肉視其民民用是亦視之以寇讎一旦解任而去也如騎虎而得下而民之幸其去也如負芒刺而得釋況去之復思思之而冀其復來耶由是以觀文忠公之於潁非獨其民俗之善抑亦公之德政有以感孚其人也蘇子由嘗稱公之政察而不苛寬而不弛吏民安之則公之所以得潁人心者其有在夫予聞文顯之治潁亦有上下相安之美豈其天資近道故其所行亦有暗合於公者乎不然何郡人之戀戀於文顯如是也文顯臨先賢之故郡治其遺民之子孫誠能體其心而施之不縱弛以寬不苛刻以察始終一致而不變焉則雖不能與之齊驅而亦可庶幾其萬分之一矣方今　朝廷清明尤注意於牧民之任未有庶幾如古者而使滯於常調也治行第一徵爲公輔潁川舊有故事豈古有其人而今無乎文顯當是時其亦思潁否乎是爲序

送膠州陳節判序

漢史傳循吏六人而其一出膠東膠東之治流芳史冊古今以爲美談於乎王成何以得此聲於當世哉考史所稱其勣之大者亦不過謂其勞來不倦以致戸口蕃殖耳夫勞來非難事也而數百年以來未聞能繼其後者何耶豈古今人不相及耶抑古之民易治而今難耶不然則當府流民自占八萬餘口皆僞增誠如史氏所云邪建安陳君廷輔以太學生擢倅膠州三年如兹矣報政來　京天官考其課居最將還任所過予求言予聞今之膠州卽古之膠東也疆

域如故而守茲土者未聞有如王成者豈眞不可如哉顧吾所以勞來不倦者未如之耳夫勞來可能也勞來而繼以不倦者難能也故雖尼父之聖師與由之賢所以教之爲政者亦惟以不倦爲言然則成亦有得於孔門之教歟姚吾廷輔出自學校其於孔門不倦之教服膺有素心聖人之言臨古循吏之迹所以繼其芳躅而追配之者誠無難矣但不知果能不倦否乎州之守虞君濟民予友也君歸而以予言諗之相與勉焉則夫三齋之間有以賢守佐並稱者必吾濟民與君也王成豈獨專其美於膠東哉古人豈終不可及哉是爲序

贈姚自明擢大興知縣序

國朝赤縣令之制視他縣令秩高一等朝夕得預朝叅他令則覲見有時也三年考滿得給　勑命他令則必待九載也善政著聞則不俟終考而不次超擢他令則必循資格也有所按問必待　上請他令則不待報而徑逮置對也均是令也而　朝廷待之銜優優之所以重之重之所以難其選也選之難也

如此則居是任也夫豈易哉盖以　天子輦轂之下百責萃焉百需出焉五方之民聚焉上有文法之繩旁有掣肘之拘下有摘紙尾之抗甚至有近貴之嬌虔法比之撓獻知識之請求而必欲一如其志以行難矣哉自非材行之卓持守之堅者不足以當茲任也求其足以當茲任者於今吾得一人焉姚君自明是已君廬陵人其先以旁累謫戍朔方因家焉發身戎行奮志經史一旦援等夷而出以與天下豪儁士相頡頏非材行之卓不能也登名天府四至禮部得校官輒不就卒業太學幾十年斷斷乎其必得所志而後已然而弗偶卒亦未如之何今不得已始就舍選以出非持守之堅不能也古人有言窮之所養則達之所施以是占之則君之於是任優爲之無難者矣嗟乎天下事本無難者顧在我者有不足耳以我之不足故見事之有難非事之難無諸已也使在我者恢恢乎常有容地綽綽乎常有餘才灼灼乎常有定見卓卓乎常有固志則事之未來也有以炳其幾先其既至也有以得其歸

宥則雖天下之大幾務之繁尚優爲之況一赤縣令乎此予所以斷焉知君足以當茲任而無難也天官卿承　上命而以君膺是選眞誠知人而君亦眞無負所用也哉君之同學某某謂予與君有一日之雅需言以贈於是乎言

送莊瑩中赴秀水縣序

金陵莊瑩中以名進士擢知秀水縣其友李應禎求予文以送之且曰郡縣之吏難莫難於令而瑩中以妙年書生初筮仕卽得令繁劇之邑　命下惕然懼

其難而爲所以盡其職者而未得其方願子一言以易之予曰令而難矣誠如瑩中所慮者然其所以難者有三焉莫難於臨下莫難於事上尤莫難於律己盡是三難而無愧焉則令之職舉矣何者難得者民心也難知者民情也難變者民俗也難察者民僞也難革者民弊也難瘳者民病也萃是數難於令一人焉必欲事事中其理人人遂其欲難矣事上之難殆有甚焉褊迫者難事也貪欲者難事也忌刻者難事也偏私者難事也暴虐者難事也瑣細者難事也臨

吾上之人有一於此而欲行吾所學使吾志得以直遂而無掣肘之患難矣律己之難尤有甚焉莫難制於欲心莫難遏於私心莫難懲於忿心莫難廣於褊心莫難正於偏心莫難約於侈心莫難保於常心是數難者一或忽焉其欲不獲罪於上賈怨於下以稱吾之職難矣爲令之難一至於此可不慮哉可不懼哉應禎再拜曰子之言至矣請以是語瑩中俾之思其難以爲其易服子之言於無斁於是乎書以爲送莊瑩中赴秀水知縣序

贈段可久守福山序

今之縣令古百里侯也於民有父子之道焉於吏有君臣之道焉於學校有師弟子之道焉士之筮仕卽得百里之地有數千戶之民以君之父之師之亦可以行其志矣然世之仕者往往重內而輕外一登科目卽視州縣如陷阱然惟恐己之不幸而或墮焉之人也豈慮其職之未易稱耶民之未易化耶吏之未易馭耶政事之未易脩舉耶曰皆非也政以其胸中之勃勃然未易平耳雖然領郡縣無色之官皆有詞

豈獨今日然哉唐府帥見大府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韡郊迎令狐峘刺吉州謁見齊映從容步進不悚首戎器御以得譴夫府帥之見大府刺史之見觀察使尚爾則縣令可知矣宋使者行部所部郊迎數十里外或遇霖潦瞻馬首倏至跪拜泥淖中移時不敢興俛就館拱手立座下三跪進酒其卑辱也甚矣然是時韓昌黎以名世大儒謫令陽山朱紫陽以命世大才首簿同安未聞其以驕蹇得譴於時及考其所以致譴者乃以闢異端忤權貴之故所以然者豈非以上下之分所當盡是非之公不容昧可以理詘而不可以勢詘耶予友殷可久少負奇氣好讀史傳而慕古豪傑士之爲人不肯婾阿隨人後舉進士卽以病得告家居其於富貴利達蓋漠如也今不得已始起拜　命得知登之福山縣嗟乎可久豈百里才哉雖然今則然矣將若之何夫以大才試小邑如以千里馬馳數十里之地不患其不至也以百石弓射數十步之遠不患其不中也可久行矣其尚明理以御氣無若小丈夫然積勃勃者於胸中見悻悻者於顏面於上下之分則不肯安臨勢利之際則厥角稽首之惟恐後其爲科目累也大矣予托交可久相知最深於其行慕古人贈處之義方將有所規焉適地官主事劉世英率其諸交游屬予文以華其行遂書以贈之可久得無異吾言乎

贈孟縣張知縣序

會乩張君景瓛以昌平縣縣丞九年考滿陞知懷之孟縣行有日其友尚寶司丞江君宗海中書舍人張君升之輩謀所以贈其行者謂非文不可將請之大方家景瓛曰必得某文時予方在告升之以文請予辭以疾明日升之偕宗海復來且曰張君慕子之文必欲得之子毋庸辭嗟乎予言何足爲人輕重而張君必欲得之哉予聞君山西布政公之從子福建僉憲公之嗣也其學業得之家庭之授受者有素何丞昌平密邇　京師且在山陵下事煩劇而民難治君從容爲之綽有能聲其於治體固已試驗之有素況孟視昌平不逮遠甚而令視丞其權任亦自不同譬之屠牛之刄不難于割鷄豚彼大而此小也斷髖髀

之斧斤不憚於劉膚革彼難而此易也道瞽者之相不憂其步履之顛躓彼相人而此自行也雖然人固有能於大而不能於小者不見海舟乎能出沒於吞天浴日之波濤至於入溪澗則膠矣亦有能難而不能易者不見猛將乎能搴旗斬將於鋒鏑紛擾之中優游樽俎間或至失匕箸矣又有能助人而不能自爲者不見奕棋乎能料敵制勝於袖手旁觀之時當局則昏瞀矣雖然此所以論庸衆人也非所以論出乎衆之人也材之出衆者天分既高而又假學力以克之持之以定志本之以實心行之以強力則是天下事無大小無難易無人已一切優爲之矣是之謂天下之通才君得無近似之乎予力疾書此以塞二君之請俾書諸帛以贈張君之行君得無異予言乎

贈鄭陳留復任序

予官　禁近居京師凡吾嶺南人游宦四方者無問識與不識人來自其治所者必詢其治狀治則爲之欣然否則不樂者竟日予友海陽鄭君璿之爲陳留令六年於茲矣人來自汴者往往稱其善不容口及求其所以善之實則相顧愕然擬議者良久而卒亦無以爲對嗟乎此君之治所以爲善歟老氏有云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君之治殆近之乎夫善於治者無迹夫凡存形迹者爲名者也苟行其所無事而不容吾心因民之俗而不立異順民之天而不拂其所欲公是非而是是非非之同好惡而好好惡惡之時其耕而耕焉吾不爾督也擇可勞而勞焉吾不爾私也繰緒而織縷字幼而孳畜吾不爾程也某山有木可爲棺某亭有豕可用祭吾不爾知也夫然則雖無殊異之行超卓之功而民陰受其賜也多矣視彼煩禁令程功課要聲譽以希賞擢者其誠僞正譎之分奚翅天淵乎哉君爲陳留非一日談其善者非一人至求其實乃無一事可指非無事也有其事而無其迹也無迹故無名無名故不可得而指言焉雖然日計不足者月計恒有餘在位無赫赫之名者去後恒見思抑孰知其不務一時之名乃所以垂久遠之名歟今君報政天官考最將還鄉人寓京者求予文贈之予多君善於治凡吾嶺南人仕中外者皆顏有光焉

故樂爲之書

送梁景熙知蕭山縣序

皇帝復正大統之四年四天下百司朝覲　京師者舉更賢育民之典簡州縣之吏去其尤無良者擇進士中之有名者往補其處於是吾鄉之爲進士者四人預焉潘洪克寬得東平州崔浩文淵得吳縣吳滄源深得弋陽縣梁坊景熙得蕭山縣四人者景熙年最少而蕭山尤號難治愛景熙者咸爲之慮焉予曰無慮也胡無慮耶有恃也昔宓子賤爲單父宰所父

事者二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皆教子賤以治人之術邑用以治今蕭山之人可師可友者吾不得盡知也乃若碩德古學爲天下所宗仰者有冢宰魏公焉公邑人也百世之遠聞風尚興起況親炙其人者乎清德惠政爲兩浙所稱最者有太守彭公焉公鄉人也千里之遙引領冀覿況親爲其屬者乎以吾景熙英妙之資謹厚之道通經學古之才得二公以爲之師法其於治邑也何有予所以恃而不爲景熙慮者此爾嗚呼古者學而後入政今吾景熙因政而得師異時學之所進當不在子賤後而蕭山之治豈下於單父哉予於是不獨不爲景熙慮且爲之喜且幸矣於其行也書此以贈之

贈韓敬夫序

予友韓敬夫世家河內之脩武以正統丁卯鄉貢進士籌試禮部不得意其後屢試皆然今十有六年矣始以太學舍選得爲婺源縣知縣濵行過予言別曰某太學十年交游之舊茲忝有民社之寄才薄而任難心甚惴焉吾子能無一言開發我乎予惟婺源文

公之闕里也吾敬夫平昔所讀者文公之書凡其所以見於脩身制行接人待物者何往而非文公之道今將施文公之道以治其鄉之遺民不過推文公之道以行之焉耳豈俟他求哉夫文公之道全體大用之道也大而以之治天下次之以治一郡一邑小之以治一家無用而不效譬乎如衣布帛必可以不寒食粟菽必可以不饑也雖然求之於空言孰若求之以實效昔文公三任民事其在同安也蒞政事以勤敏開士子以義理其在南康也列三條以新政化

定規式以明教條其後臨漳之政亦稱是焉寬嚴適宜政教兼舉其施爲之序俄頃之化非但足以致一時循良之績而實可以爲千萬世治民之規矩繩墨秦漢以下所謂循吏者皆不足道也吾敬夫誠能一遵文公之所已行而效者還以治諸其鄉之人吾知文公在天之靈亦未必不莞爾而笑也敬夫其勉之哉敬夫曰唯唯適監察御史司君希謙求予贈言遂書以爲敬夫之官之贈

贈如臯易知縣序

予友高京易君立方以易經領東廣鄉薦今二十有七年矣數試禮部得校官輒棄去游太學者久之然卒不能如初志也今年夏拜　命爲揚之如臯知縣戶部主事蕭君有慶與之有連過予徵文以爲君之官之贈嗟乎火之宿也用之壯水之溢也流之長其理然也君老於場屋深於世故一旦小試之以百里之政吾知其無難者矣予聞古之君子四十而始仕植之於俛囿之後决之於將溢之時故其於天道民彝物理事幾人情世態將宜地勢官政吏彝士風土俗無不究諸心而求其故或得之於簡冊或得之於傳聞或得之於謠誦或得之於談論或得之於涉歷或得之於耳目閱世久而經事多其輕重長短大小遠近厚薄迂徑險易深淺廣狹多寡強弱虛實高下明晦同異詳畧繁簡贏縮淳澆眞僞始終本末內華損益良苦所陳偏全常變先後久暫豐嗇利害成敗盛衰得失曲直誠詐是非可否取舍好惡向背莫不的然知其所以如此與其所必當如此而不得不如此所不可如此而决不如此者一旦出而用之於時

小用之則小效大用之則大效無不效焉者以故吏多善政國無失治民得以遂其生物得以止其所有由然也後世則不然矣夫以血氣未定之年而當夫人民社稷之任歷世淺而練事少徒恃其資禀而無問學講習之功甚者負驕吝之氣懷苟且之心其不至倒行而逆施之者幾希如此而欲求吏治之循民生之安胡可得耶胡可得耶若君者可謂閱世久而經事多矣海陵民得斯人而爲之父母豈非幸哉詩不云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欲其強教而悅安之也

又不云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欲其順民所好惡也知所以強教之則不過於慈知所以說安之則不過於嚴然必順民之所好惡而好惡之則其所以說安強教者皆得其平而不至於倒行逆施矣如此而爲民父母庶幾異乎未知爲父母之道而遽使之有室家者歟於是乎序

送乳源李知縣序

予少有志民事思欲得一僻小之邑治之以驗所學之何如葢地僻則過往稀而迎送祗承之事不常有

邑小則人民寡而可以遍識其所部之人政務簡而民寡則吾才足以勝之有一事則治一事無則不生事也和之而不倡也因之而不革也馴之而不擾也平之而不怒也理之而不亂也順之而不隨也老而老幼而幼富而富貧而貧吾不與易焉是則是非則非多則多少則少吾無容心焉與之相安於名分之間相乎於形迹之外相樂於日用之常相忘於道義之中夫然則雖白首下僚終身遐僻亦所不辭也已而僥倖甲科入　禁林其志竟弗克伸今髮種種矣每聞士大夫談及民事輒憮然自失者久之今羊城友人李君宗賜拜　命爲部之乳源知縣若乳源者所謂僻小之邑非耶乳源密邇羊城其風聲氣習相去不遠而吾宗賜以鄉人令鄉邑因其俗而治之其事半異鄉之人而功必倍之乳源人得宗賜一何幸哉然此豈獨乳源之人之幸亦吾宗賜之幸也人生斯世均是人也而吾爲人獨得爲民之父母孰不仕而吾獨得於鄉鄰誠能盡父母之道而使吾鄉邑之人尊敬愛戴之無已生則尊親之去則思慕之又何

用高位大邦爲哉予與宗賜同生嶺表俱業儒而習禮宗賜乃獨推所學以澤夫隣邑之民而予不得以少伸其志視宗賜寧無少愧哉雖然宗賜誠能舉予所云者以見於行則亦無以異乎予之行矣

送南海吳知縣序

嶺以南邑之最大者莫如南海其最劇者亦莫如南海生齒所聚商族所趨工巧所萃地利所出珍貨所居皆他邑所無有者非獨嶺以南所無有雖吳楚之區亦鮮其儷且又倚郡郭下會府所在使節所駐聚

道所由諸番所會百貢所委皆他邑所不能供者非獨嶺以南不能供雖吳楚之區亦所不堪其大且劇如此爲令者非有守有爲之士不能一朝居也建安吳克明以太學生解褐得令於斯予素知其爲人蓋有守有爲者誠負足以當是任哉蓋克明蚤以經術發身賢科不屑小成得校官輙棄去游太學師友天下賢豪以終所業其志蓋將大有爲也而未克試茲其初試乃得夫大而且劇之邑可以驗其守與爲矣夫惟有守則物之干也漠然不足以動其心夫惟有爲則事之處也犂然各得當其處物不動其心則大而視之以小重而視之以輕有而視之以無硜硜乎不可入矣事各當其處則煩而處之若簡劇而處之若易衆而處之若寡恢恢乎有餘地矣夫志足以有守而才足以有爲則四海之廣機務之繁且優爲之矣况彼區區百里之地尚得爲大以劇乎哉雖然有守者又有爲之本先正有言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無所不爲者豈能有所爲哉予因邑人士之請誦斯言以爲克明之官之贈

送清江管知縣序

今制由儒而仕有二途曰科目曰舍法舍法循資以用常才而科目則以待非常之才焉　國初定制兼用之布列中外蓋均任也近世大學生得內任者十無一二而進士則十而八九矣於是仕者遂至重內而輕外一登甲科則京秩乃其囊中物而視州縣之職如草管然不幸得之匪怒則戚嗟其甚矣惟有志之士則不然其仕也不必於內亦不必於外惟所用之而已固未嘗有所輕重於其閒譬之金焉用爲劍則以割用爲鑑則以照用爲戈戟則以擊刺用之而無所不可斯爲良器苟金之在冶也躍出而自鳴曰我將爲此而不屑於彼豈非不祥之甚哉金臺管世隆以進士擢清江縣知縣　命既下人咸謂世隆生長　輦轂下必將戀內而厭外而世隆方且治裝戒行無毫髮不平意見顔面噫所謂有志之士非耶蓋君子之志於學也將以用之用之於內則志於致君用之於外則志於澤民職任有內外之殊而以行吾志則一也雖然澤民易致君難內之致君也非夫閎

歷之久倚任之隆聽信之篤未易以致其啓沃之功而引之於當道以成夫治平之效若夫外之澤民也則隨吾身所至之遠近所爲之大小所轄之衆寡朝發而夕至矣苟存吾心推所學盡其職以施夫及物之仁皆可以成一時之治安一方之民而不負 大君之所命矣不負所命是亦致君而已矣奚必日侍左右近清光而後謂之致君也哉牧民者君所藉以爲治者也吾能保其民是能分其憂以安其位矣所謂致君也孰大於是方今 聖君在上圖治若饑渴固未嘗昵邇忘遠而掌鈞衡者又能體 上之心將以均內外爲己任士仕斯時得外任者但患不能平其氣以立其志焉耳有志於斯民惠澤洽於一方聲名流於四遠則自外而之內由小而之大可計日而待矣世隆將之任其同年進士有爲之求贈言者於是乎書以俟

送容縣林知縣序

羊城林廷輝鳳翔以禮經數至禮部連不偶今以舍選擢廣西容縣知縣戒行有日鄉之士夫寓 京師

者謂予於鳳翔有夙好來求贈言且曰先生明於治體何以教鳳翔予曰莫急於城守有笑予者曰先生何迂哉城守者將領之事也而以責之長吏是庖人不治庖而責尸祝越俎以代之也先生何迂哉予曰不然使鳳翔今容在十數年前予勸之以此誠迂也又使鳳翔得邑在齊晉吳楚之域而予勸之以此誠迂也今夫廣右之地峝獠竊發歲無虛月曩時鷄犬相聞之處禾麻接畛之塲今則丘墟矣數十百里之間人煙蕩然僅僅存者孤城耳一方之民人幸而不係纍於其類汙血於兵刃者咸假息於此與夫倚山結聚以避寇者亦莫不睊睊引領恃此以爲聲援苟循故常拘職守伈伈俔俔尚襲前人之故迹則身且非我有何有於民哉是故雖有良法善政亦無所於施矣矧容之孤城守以羸卒數百前此亦嘗破于賊矣往事之明鑒也可不慮哉昔趙襄子使尹鐸爲晉陽而請以保障爲先君子與之彼全盛無事之秋且然而况此殘破之區乎予所以勸吾鳳翔以城守者此也鳳翔誠不迂予言先事而慮不以無事而怠弛

不以有事而失錯兢兢焉如慈母之鞠其病子撫摩愛惜俛恐其舊病之不去體復慮其新有所加也如舟人之操陋舟謹其出入見雲而思風未晚而思歸泊之地時時視其罅縫恐水之或滲以入也如病者之畏風扃其戶塞其竇又必厚其衣衾或坐或卧必擇夫温煖之所恐其或有以致之也若然則民得所保障矣夫然後以發其政以施其教尚何往而不可哉奚者聞予言而心醉遂請書以贈鳳翔予載告之曰季路言志於尼父欲因師旅饑饉之後期以三年

可使其民之有勇知方鳳翔今得邑於容庶幾近之其尚知所勉哉

送鄉友富川韋知縣序

鄉友韋君忠以太學生釋褐爲富川知縣將之任友人符君文質謂予曰凡吾同郡之士出自學校謁選天官者拜　命之官吾子皆有文贈之韋君子同邑又相好其不吝於言也必矣敢以爲請竊惟富者贈人以財仁者贈人以言予也業儒而貧仁道之大又非所敢當故惟竊仁人之言以爲吾鄉故舊朋友臨別贈非敢公言於人人也傳不云乎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是爲治莫先乎禮讓也吾願君以禮待人史不云乎吏以案牘爲師是居官莫先乎守法也予願君以法持己或曰先王制禮所以治躬非專於人也朝廷立法所以治人非專於己也子言無乃偏乎予嘗觀夫世之爲長吏者知有勢位而不知有禮知責人而不知正己僅得一官自視哆然甚尊且大視民如草芥視士如仇隙獨不念吾之祖若父亦齊民吾之身亦嘗爲士吾以人而治人易地則皆然耳吾之

待人也不以禮可乎己之身率意肆行舉手搖足皆離三尺法中而不知檢顧乃從事司空城旦書專恃柱後惠文冠公以責諸人曰某家於某事可案某人於某事可論獨不念吾之所行一一皆合法否乎噫斯二者天下爲長吏者之通患也是皆予與君在學校時所親見者也今君荷　國家作養厚恩一登仕郎膺七品之秩有百里之地愼毋效尤則予贈言之意亦諸友同贈之盛心也

贈鄉友馮深之南康大尹序

予友馮君深之以鄉貢進士卒業太學者久之謁選銓曹拜　命爲南康縣知縣戒行有日過予言別且曰何以贈我予贈之以一言曰畏或者笑予曰馮君質直而寛厚策之以強執操切尤恐其不能以振厥職乃勸之以畏豈對證之藥哉予曰不然天下之事何者不成於畏而敗於忽哉人惟不知所畏也故謂天理不足恃謂世事不足爲謂人言不足䘏謂經訓不足信謂古人不足法謂官職不難稱謂政治不難舉謂上官不難事謂下民不難治謂小人不難遠謂

案牘不難清謂吏弊不難革一有不足之言則於事也輕一有不難之心則於事也易輕與易皆生於不畏也夫以殷之中宗猶曰寅畏周之太王王季亦曰克自抑畏世之人無古聖賢萬分之一何所恃而不畏耶畏之一言誠君子存心制事之藥石也人莫不然而仕者爲甚仕莫不然而長民者爲甚夫以一介書生初含鉛槧之習用未試之學以御經事之吏治倥偬之事莅多欲之民不幸而又遇夫褊刻之上司苟非存乎畏心其能有濟也鮮矣馮君之任誠能以此一言終身行之事之來不敢以輕心處之畏罪譴之及也物之至不敢以易心待之畏疵議之加也夫如是則雖以之處大事適遠夷無不可者一邑之宰云乎哉或者唯唯而去遂書以爲贈馮君之南康知縣序

弘治三年春三月望日男敦編次

天啓元年仲春望月七代宗孫爾毅重編

爾懿同編

毅男（光昌　期昌）校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十三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十四

廣東省中山圖書館

大學士謚文莊瓊山丘濬仲深甫著

序

送費縣丞之奉新序

縣有丞所以佐令也自秦以來有之唐制丞位雖高而不可否事故崔斯立有予不負丞丞負予之說國朝之制則一邑之事無非丞所當問者故世之居斯職者有能盡心所事亦足以行其志而施惠澤於民矣如其不能皆然何則是丞不負人而人之負丞也多矣徒爲費君以太學生解褐卽丞潭之醴陵尋以憂制去改任臨江之新喻又以員外置起銓曹令改豫章之奉新君在新喻時職專督賦況令不煩而事告集刑不黷而民自服其得牧民體新喻去豫章甚近先聲聞於鄰封也久矣奉新人士寓京者一聞君受　命當佐其邑喜動顏色走詣予求文贈行予惟親民之官莫令若也而丞述六職以佐令蓋所以相濟而補其所不及焉令曰可而丞曰否不可也令曰否而丞曰可不可也要必正佐皆可而後行之彼

其漫不可否事而諉其咎於丞之負已蓋有激而云耳丞果負人乎哉若然則是食焉而怠其事與受君直又從而盜君貨器者相去幾何吾知古之君子所以事君以忠者不如是也況君出自學校讀聖賢書平生自誇謂何顧肯若是耶若君者予知其不負丞也必矣於是乎序以送之

送新喻沈縣丞序

石康沈環廷珍前侍御公諱福之子也公登永樂乙未進士第擢官內臺嘗出按陝西交南所至持風裁肅憲度而在交南尤著聲稱交之遺民有仕　中朝者至今猶稱道之亹亹不絕口廷珍甫三歲而侍御公捐館舍鞠於其祖封御史公蚤游邑庠累試有司不如志尋貢入太學需選銓曹今年春釋褐拜臨江之新喻縣丞將之任以予鄉先達也過予求教言予喜其以官家子發軔仕途卽得文獻之邑佐其長以蒞夫醇厚之俗朴茂之民所以承先志階顯仕皆自此權輿之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所始作衡者始於權作車者始於輿廷珍之爲丞于斯其仕宦之權輿

歟夫有權斯有衡衡必成然後用以平有輿斯有車車必成然後用以載懸衡以稱物至於千萬鈞之重駕車以運行至於千萬里之遠推原所始皆起於方寸之權數尺之輿焉士之仕也始於小而後至於大自夫近而後達於遠亦何以異於斯哉是以君子將有行也將有爲也必先謹之於始始之不謹末將如之何易曰君子作事謀始書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廷珍初有官守卽得百里之邑而佐之其於臨民蒞事之初尚當洞洞屬屬如將不勝孳孳汲汲如有不及端爲政之本培進身之基以爲他日遠到大施之地所以光復前人以成其所未成之志其在此乎其在此乎於是乎書以贈

送瓊山胡縣丞序

瓊郡轄邑十而瓊山爲附郭邑罄九邑所有不足以當其半其生齒之衆地利之富人才之盛風俗之美皆他邑所無者非獨是九邑之所無雖海以北諸郡亦有未及者東坡伏波廟記所謂衣冠禮樂班班然者似亦指是邑而言耳他恐不足以當之夫當東坡南遷之時蓋在宋中葉以後也當是時其衣冠禮樂蓋已彬彬之盛如此矧今距其時又四五百年也耶常聞父老言洪武永樂之間吾邑人處鄉落者務本業勤生理質朴謹愿有老死不識城市者間以事入城親友共祖之惆悵有離別可憐之色如將萬里行然爲士夫者守廉隅敦禮義有爲不義者衆共嫉視之如怪物焉所謂珥筆終訟之風無有也自予少時猶及見之其後也長民者習知其故謂其無能爲也乃聽吏民之狡黠者以爲腹心任廝卒之獰惡者以爲爪牙於是苞苴之魚肉之草芥之寇讐之禽獮而草薙之抉其口而奪之食把其臂而奪之衣剝其襁褓而奪其赤子凡可以恣吾之欲者無所不至焉於是乎民力始困民財始竭民計始窮民俗始變而珥筆終訟之風起矣蓋在某時某人爲邑時始也嗚呼斯人往矣而財力之困至今猶未甦風俗之薄至今猶未復告訐之風至今猶未息嗚呼是孰爲而孰致之哉致之者已往不幸繼其後者當之自非立心堅定見理明白而以慈祥凱弟爲心眞有志以盡夫父

毋斯民之責者不足以革此時之弊而復往昔之盛也豈不難其人哉靖安胡君克明以太學生釋褐丞順德之南河尋丁內艱今起復而補其丞於吾邑予曩時嘗識君於予友進士涂君所信所謂慈祥凱弟之君子也以慈祥凱弟之人而涖衣冠禮樂之俗果盡吾之心而不偏聽獨任焉則民生之不遂風俗之不復珥筆終訟之民不之化吾未之信也予也生長是邦遭際　聖明得爲天子文學侍從之臣愧無毫髮以俾益吾鄉人父老也故於君之行重致意焉倘不棄予言俾吾人受一分之賜區區之至願也是爲序

送鄉友王主簿序

浙西財賦甲天下一郡所有可兼乎一藩而一邑之所有又有一郡之所無者誠計以古者分田制邑之法則郡可以當他處之藩邑可以當他處之郡守可以視方伯令可以視郡守矣然則官於玆地者名雖卑而實則崇也予鄉友某以太學生解褐得嘉興府嘉善縣主簿或者爲之不平曰君發身學校間翔仕途寒暑歷十數變矣始得一官顧乃與出他途者同資調豈非左歟又曰君敦厚而開敏周於世務達於人情使得一郡而佐之一邑而令之庶可以展其驥足顧所主判者乃區區一邑之簿書昔人謂長材居矮屋者殆君之謂與予曰士君子學成而仕也將爲其名乎抑取其實乎苟惟名之是狥則秩之卑者固不若夫崇小者固不及乎大如惟實之求則財賦之多與人民之衆者固加於寡與小矣今夫天下之郡以百計邑以千計固有一府之大而財賦以石計不盈萬人民以里計不足百而嘉善之爲邑石以計其

賦二十有三萬里以計其民一百八十有奇名雖曰縣實則下府之所不如也彼偏州小邑賦不能千里不及十者析而分之奚翅百十數哉君判邑於玆其措置之煩徵輸之夥蓋有中府貳倅所無者焉可例以卑瑣視之哉矧今　朝廷厲精圖治綜覈名實會計功課必以多寡爲差君誠能盡心職業斤斤焉惟實之是務不尚虛名以圖實效脩已必有實德愛民必有實惠涖事必有實力待人必有實禮使政務脩舉而功課優異則祿秩豈終於卑而不崇哉於是乎

書以俟

送黎教授序

道之於天下也無乎不在而必有所寄焉寄之於人不擇其地人而生齊魯河朔之間有得是道也道之任固寄乎是人也亦有生於四方奮於遐外而於斯道有得焉道之任亦寄乎是人也得道有淺深而所寄之任亦隨之而重輕焉蓋天出是道以畀諸人人人有也而不盡人人知人惟不人人知於是有先知天必命之以所知覺所未知而以斯道之任寄焉初

不計其地之遐近內外也豈惟民哉人君之任人也亦然予友黎浩然先生以潞州學正陞起爲河南府學教授奉　天子命掌千里教所寄之任亦云重矣夫河南乃中州大郡周漢故都二程夫子之故里先生起自嶺海來教於斯據師席以爲其郡人子弟矜式身任夫風化廢興人才盛衰之責豈非以其道歟自孔孟後道之不明不行千有餘年二程夫子始奮起於河洛之間闡明斯道巋然爲百代宗師其嘉言懿範載諸方冊學者家傳而人誦之雖萬里猶中州

也況於中州者乎又況在其故里者乎予知先生之道易行也必矣夫以儒先之道還行諸其故里以教諸其後人譬則操海舟而泛之於海駕陸車而馳之於陸地與器相宜無難也已雖然道亦未易明以行也有舟與車而後可以行海與陸無舟與車與有之而非泛大海馳大陸之具則亦有所不行矣經曰惟教學半又曰教學相長予敢于先生望焉是亦責備賢者之意也是亦朋友相規之義也

送陳廷玉教桂平序

歲甲子予叨領廣東鄉書首薦十郡之士同預選者五十人而潮陽陳君廷玉於是時年最少質最粹表然儕輩中猶金之方出冶光焰鮮艷可愛也後三年予隨計上　京師又與君同就禮部試予與君俱中乙科君受校官以去分教陸庠是時也君年稍長德器成就如玉之既爲璧肉好適均可重也君之官者六年予始登進士第又四年君官滿來京師而予叨官禁近久別而會握手敘故舊論契濶相得驩甚時君年益壯德益進學益充是猶金之百陶不輕玉之

廉而不劌可畏也古所謂金玉君子如吾廷玉者非其人邪未幾拜　命陞教桂平又將別予以去也臨別愴然不勝離索之感不知異時之重聚首也在何處而予所以見君者又將何所似邪嗟乎自予辱識君以來十餘年于茲凡三見君矣每見輒覺其異焉始而愛之次而重之又次而畏之畏之者畏其進而不已不苟焉也不知君之見予也亦覺其所異乎否有之幸以告我

送梁弘道教諭序

嶺南人才在古莫盛於始興唐相張文獻公史雖稱其爲韶之曲江人然其所生之地今實隸雄之始興焉予嘗循湞江而上下登黃岡之野翹首東北望山林岡埠燁燁然猶有英偉之氣蓊翩翩九鶴從天下降之所也今去公七百餘年矣山川風氣不改故常而人才之生一何寥寥哉豈扶輿清淑之氣獨豐於古而嗇於今邪抑或五嶺以南地薄而氣浮公盡其全而得之後無復餘邪予求其故而不可得古岡梁弘道先生以潯郡文學升掌始興教事將之任鄉之

交游來求贈言予聞先生通經學古志趣不凡蓋亦嶺南人士中之錚錚然者今掌教於斯而吾嶺南亘古今第一等人物所生之地適在其化雨沾濡之中得以覽觀其山川占候其風氣詢問其父老考究其圖籍必將有以得其彷彿者矣如得之幸因風以告我雖然予請以意言之方唐盛時公之風度德業非獨嶺南士所間有唐三百年來中州人士亦不多見焉然當是時越俗猶未甚變曼胡之纓尚仍其故章甫來適無所用之蓋終唐之世惟公一人而已他未之前聞焉今之世則不然衣冠禮樂蓋彬彬然與中州等矣求其一人德業風度如公者雖不可得然其間服章縫學周孔者在在而有豈所謂扶輿清淑之氣在古專鍾於一人今則分而散於衆歟惟專故大惟散故小理或然也夫求其大者於今固不可必得然於其衆小之中掄而擇之翕而受之開而廣之引而長之拓而遠之安知其終不至於大邪此開發啓廸之功所以不能無賴於師儒之任也先生念之哉

送甘弘濟赴教興濟序

予友甘弘濟自幼習進士業期以功名自見於世凡再至禮部而以親老不得已俯從乙科兩訓邑庠歷九載待次銓曹衆謂其詘久而信於此必將有不次之拔擢矣旣而以常調陞興濟教諭嗟乎若吾弘濟者豈終一教官哉而一教官豈足以限吾弘濟哉回思二十年前予與弘濟輩掉鞅於術藝之場游乎翰墨之林方是時年壯氣盛志欲方動視夫高科顯宦乃吾囊橐中物耳一時交往之士聯席而交袵挾策以呻吟者皆天下賢豪及叩其所至探其所有其與弘濟亦無以甚相遠者他人不一二年俯首而拾甲科舉足而至顯位至於今峥嶸而光耀者何可限數而弘濟乃弊弊焉於選調中邅回邑文學幾二十年意所謂命者非邪自造命者言之抑豈無任其責者哉何使弘濟遇造命者方試之時得唐之天民旣官之後得宋之大忠則秉鑒別之公而弘濟在所必取破拘攣之例而弘濟在所別用其如斯人世不常有何夫斯人之有無固不敢必而弘濟中之所有者則固自若也亦安知世之終無斯人哉又安知吾弘濟之終不遇哉弘濟姑以俟先儒有言卽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隨其地盡其職樂其天安其命以俟夫時之至可也顧光祿廷瑞聞予言而是之於是乎書于帛以爲弘濟之官之贈

送鄭司訓序

余童穉時聞鄰邑之槃會鄭文學先生者閩人也以文名一時凡一方求文者歸焉稍長爲舉子業又得鄭王事所作戴記程文誦之知其爲文學子也及來京師游縉紳間論及當世良有司率以寧波鄭太守爲首稱蓋文學之弟也固已信閩鄭氏之多賢矣乃天順八年　朝廷進太學生於內廷羣試之簡其文合程度者授以師儒之職分教天下府州縣學予叨在考校之列旣拆卷中有鄭其姓名文克者閩產也所作不苟非無傳授者予竊念焉得非槃會文學之子姓屬乎又數日吏部員外郎王君偕一士大夫見訪衣冠偉甚禮度閒雅予意其鄭君也問之果然蓋君受職得瓊之文昌司訓以予郡人也特過焉問道所由詢其家世乃知君太守公之嗣予文學乃其世

父也於是益嘆鄭氏之多賢明日員外君以贈行文見屬嗟乎鄭氏多賢著自古昔漢之康成闡明經訓後世言經學者宗焉唐之廣文澹素自持後世居儒官者慕焉宋之名士有氣高行古以知天盡性為學當時並稱閩之四先生者是又君之鄉先賢也二三君子清德古學百世師表允天下之為師儒者所當取法者也況出自其宗也哉君出自儒宗得家庭之傳有素少游四明文獻之邦師友一時賢豪益良多今以英妙之年膺師儒之任分教百里且與曩時

世父所過化之地相密比遺文墨迹往往故在所以繼其芳躅使一方之人允有所述作必趨向焉亦猶異時樂會之有鄭文學也豈不美哉君清才雅度非久淹常調者其勉之勿自棄

送鄉友馮元吉教諭序

正統戊辰予與萬全馮元吉偕計上春官試俱不利卒業太學又三年元吉中元榜得岑溪教諭予亦辭官同舟南歸又三年予叨甲第官翰林者八年元吉始考滿來　京師天官考稱當陞而以舉子不及數

仍舊職改任巴縣以去嗟乎海濱一別倏爾十年今茲復別非闊十寒暑不相見也人生斯世能堪十年者幾邪則夫臨別贈言情烏能已雖然情不足道也顧吾儕平日所以相期待者有出於情之外者焉苟德學之不進名節之不立職業之不脩則雖朝夕趾步相追逐奚益哉德學進矣名節立矣職業修矣相去之地雖在千里之外相見之期雖在數年之後恒如同一日處一室也夫何遠邇久近之間哉元吉行矣予非忘情者然寧舍此而取彼者豈不以古之君

子所以相與為交際者道有大於情者乎益不徒以是責望元吉亦以自責也於是言而復繼之以詩其詞曰維北有燕維南有越自南徂北莫匪其極亦旣遼止矧乃他適適彼蜀土在天一隅引領址南山川邈如念予行邁我心鬱紆甡甡鹿羣嗷嗷鴈賓彼物之類式和以親胡我與女仳離孔頻昔之衰矣如兄如弟今之睽矣如雲如水感今念昔情曷能已興言贈之于道之左立教以身奚如不可無言不辯子何以處我

送鄉友崔仲淵司訓序

予友崔仲淵領鄉書僅二十年矣試南宮入太學餘十年矣循常資以入選歲不一再可得美官然非所好也棄年勞以就教職得建昌之南豐縣學司訓孟子所謂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者非此邪夫人之仕孰不欲尊且富哉仕而不欲尊且富者僞也顧取之有道進之有禮不可苟焉得不可幸焉致得之以道進之以禮斯君子爲之矣夫有可得之道可致之理然而時不我利歲不我與則亦姑卽其所居之地以樂其日用之天苟必待尊與富而後行吾志焉則有終其身而不得者多矣雖然位有尊卑道則尊而未嘗卑祿有富貧學則富而未嘗貧矧師儒之職以學爲業以道爲任自三皇五帝以來凡其所具之仁義禮知皆吾性之所有有之則三公之位不能踰也學自六經子史下至百家之言凡布於方策載籍者吾無一而不究究而有之則萬鍾之富未足多也苟道則尊而吾方戚戚焉以嗟卑爲念學則富而吾方汲汲焉以憂貧爲心則失其所尊富者矣而況道與學俱無有哉嗟卑則屈抑苟賤無所不爲憂貧則需求乞貸無所不至此舉世學校官之通患也仲淵其勿似之有以自尊而不在於爵位有以自富而不在於貨財非獨此以自尊富而不屈挫於人且用是以施教於人使凡在吾化誘之下者皆知天下眞有自尊自富之道出於爵位貨利之外者庶乎無忝於師儒之職矣仲淵其尚愼哉

送鄉友林茂才贛州府學訓導序

吾友林茂才以上舍生應校官選與天下舉子群試於奉天門下翰林考其文在優等得贛州府學訓導戒行有日時郡人士在京者比常年爲多相與醵錢具酒殽飲食之於城東佛舍酒酣有起而歌者曰湛盧之利兮以艾君華饒歌鼓吹兮愶以枯楊皇荂千孤之腴兮當暑以代麻時命則然兮吁其柰何繼有歌者曰章貢交流兮屹以鬱孤有新廟貌兮高渠渠峩峩其冠兮講唐虞詵詵髦士兮來趨其隅尊有酒兮饌其魚鄉人往來兮通簡書安居而飽食兮徐徐于于彼擁蓋以前訶兮方且奔趨歌竟杯行無筭談

笑謔謔以盤一日之樂甚至攘臂呼譟踉蹡起舞者亦或有之而吾茂才方且斂容端坐兀然不出一語有問焉唯唯而已衆莫不驚愕歎羡其克己之勇而折節之峻也竊相語曰方吾儕與茂才同游學校時年少而氣豪顧天下事百無一當其意者於世所謂功名富貴視之若囊中物謂試探手卽可得也其後累應秋試至則罷去最後爲有司勸駕可以起矣猶且遲遲其行至五六年之久豈意老之遽至邪今不得已俯就儒官翻然收斂檢束就規矩中始終若二人然豈閱世旣久而覺前事之爲非邪抑歲月斯邁而志氣銷輭耶明日舉以告予予曰不然不見夫秋水時至邪方其百川暴漲衆流交匯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漫山平谷一望無際觸目而折衝岸而崩泛石而浮巨峽不能扼高埠不能防一有排迫則怒號哮吼聲震遠邇及夫霜降水落之後奔放者注之海泛濫者歸故道疏而成川豬而成湖渟而爲淵平鋪漫流隨山曲折因風成文可泝可沿可游可舟可以澆灌可以浣濯可以鑑面目可以供飲食其他潤

澤之功沾漑之利無所不有夫今之水卽昔之水也何前後相懸絶如此哉時則然也然此乃大川大陸所有之形勢彼夫沼沚汙池烏有是哉若是者可以喻吾茂才矣夫人至於斂華就實之時是惟不用用之而無不可惜其官拘地冷不足以盡其用耳雖然己不自用而授之人俾其代以用吾之用是亦吾之用也奚必自己出哉衆聞予言咸以爲然遂次第其語以送茂才之行

送徐庶子歸省序

翰林居禁密地爲　天子親臣其職務之大者曰進講曰編纂曰校文今四方寧謐内外無事前年　英廟實錄成今年又當會試天下士甫畢經筵講學之臣多至十餘人分番更進以故館閣臣僚率多暇日往往得以言其私乃己丑之春翰林臣僚請賜告歸省者數人而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講徐君時用其倡也旣得請戒行有日館閣故事有分違者輒賦詩贈別以予於君同年且相厚也屬以序始君以進士第二人入翰林爲編脩官未幾今上正元良之位妙柬

文學之臣以職輔導擢居校書司經局局之職掌凡經籍翰墨之具尤爲親比　上登寶祚超進三階以至今官若時用者可謂得君而遭際其時矣然君親一也旣荷君之寵靈假其爵位章服以榮其親幸遇無事之時又得乞　恩請告以少遂其左右就養之歡是亦人情之常也昔人有言子在親側雖無離憂親不樂也茲就人子之未仕者言爾若夫以其慶之親幸其子之有成仕而官朝著貴而歸閭里始也親之教子願其登科躋仕以光大其宗祊今則果如其願焉始也子之讀書志於立身行道以顯榮其父母今則果遂其志焉子則仕而親得官無離憂而有在側之樂其樂豈有涯哉雖然子之未仕親固專之也旣委質爲臣則非親所得專矣然則茲樂又豈可常哉矧今　聖明在上留神經術所以切劘治道交脩勉輔之責尤賴乎多賢禮樂百年而後興立一王法以垂萬世茲其時也稽古禮文之事又非夫人能之承平久而文勝質微所以振起士類以返雕於樸亦不能無待於吾徒也豈可又昵於私而忘乎公哉君行矣而速其歸以副館閣諸公之望

送國子司業費先生歸榮序

國子司業費君言于　上曰臣自歲己丑蒙　恩賜進士第選充庶吉士賜讀書中秘又明年擢翰林編脩秩滿推　恩賜先臣以臣官母氏爲孺人未幾陞今官涖職今又三年矣自始登第至今首尾十有三春秋故事常叅官歷任滿一考許展省近制又有去家十年之比臣早失怙恃惟是烝嘗久曠不勝霜露怵惕之感幸今　國家無事而太學教導之人不乏謹昧死援例以請　上曰俞仍　命有司給內帑寶鏹以爲道路費　命旣下治裝將還太學師儒自監丞以下旅進謂予曰以司成先生之行翰林諸公咸分題賦詩以贈而吾儕不可無言請分韻以爲詩予乃取古詩枯桑知天風體用四聲之首爲古詩八句凡四十言人得一言卽其言以爲所贈詩之末韻旣成粹以爲序將書於帛又謂詩不可以無序衆以屬予予於君頗有一日長君廷對時在翰林叨爲讀卷官旣而選偕狀元張啓昭等十八人同續學禁林

上特命予授以古文辭今又幸有寮寀之好方資其朝夕助予不逮也乃忍舍去予老矣方悵悵然若有所失有何情緒更序諸人之詩哉雖然予所以留君者予之私也君所以决然必去者君之私也予之私以已君之私以親　聖天子以孝治天下不忍絕人之親予烏敢以一已之私而妨衆人之孝哉君年方壯學日進聲譽方燁燁以起又當羣賢並進之秋聖天子求賢如不及在他人處此翹首跂足以俟進惟恐失機會而人或有先左足而軋已者君乃獨封章再進必得所請而後已其志亦可尚已君之茲行非獨以遂其孝親之心抑亦足以示範諸生乎哉昔陽城爲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君所居之官與陽子同陽子勸諸生以歸省特言焉而已君則躬自行之豈非以身教者乎夫教之大者在忠與孝有諸已然後可以求諸人人必孝然後可以爲忠忠盡而後孝之道益克以大是以君子一身退而家居進而朝趨恒以道俱無所往而非忠與孝也然則君之茲行不但如昔人所謂衣錦晝行以爲鄉人之榮而已也亦將有以軌世範俗乎哉其尚有以爲天下之軌範矣乎於是書于諸作者之上方

送邢侍御克寬歸省詩後序

景泰七年夏四月監察御史邢君克寬巡按歸自遼東以其情言于　朝曰國家著令凡廷臣歷官三載者許賜告臣自拜官至今凡七年家有老父幸蒙聖恩封以臣官贈亡母以孺人而繼母之封亦如之展省之禮久曠未行敢昧死援令以請　上曰如令邢君於是　陛辭將行朝之縉紳相與語曰賢乎哉邢君故事御史歷兩考必有陞擢之榮矧君端嚴得憲臣體使少待旬月間不次之擢可幾矣且　京師距其鄉幾萬里程限逼甚而跋涉良不易而君一旦不謀於同列不告於朋友即決然以去其視貪榮違親以冀非分之望於不可必得而苟安以徼幸其或至者眞不啻天淵矣賢乎哉邢君於是相率賦詩以華其行春坊諭德林先生旣序諸首簡矣余於君同郡且相厚也不容以默余惟吾郡自昔仕于　朝得

推恩以榮親者固有矣而及其親之存者前此未之有也有之實自君始嗟乎前之無者至我而肇後之有者自我以始其爲榮也孰尚焉君之歸抵瓊也父子婦姑相見於久濶之後載拜載問懽忻怡愉一堂之間紗帽豸袍珠翟錦衣煇暎上下旣而有事於寢展祭于墓旣畢而燕宗屬姻婭朋儕故舊鄉人父老是集是臨玆時也必有目其實而賫咨歎息以爲自昔未有者矣亦必有聞其風而感發興起爲父者思所以教其子爲子者思所以勵其志者矣又有必感其事而悲其生之不幸有子而不克肖有親而不待養者矣於戲君之玆行此其爲鄉邦之光閭里之勸非特今世爲然後此千百年之久又安知無傳其事以爲美談播之聲詩紀之圖志以貽無窮者哉余與君生同地學同道且又同官於　朝顧獨蚤失所怙而抱無涯之戚毋氏幸無恙而所志猶未得以直遂也於君之行不能已於慨焉謹書此於羣玉之後

贈史太僕歸省序

古者封建之世仕者不出其鄉朝而出則事其君暮而歸則養其親故忠孝之道恒得兩盡後世易地以爲仕惟仕於　王朝者則不必拘然今四海一家輿圖萬里士而自遐外以入仕　中朝者道里之遙邈水陸之跋涉不遑將父毋者多矣　聖天子閔其然於是有三年歸省之制且給寶鏹以爲道里費噫一何仁之至歟太僕寺丞龍陽史君克明歷任六年矣毋太孺人在堂年踰九袠其省覲之心未嘗一日不展轉於懷顧以馬政軍國所需事有急於歸省者不敢輙言其私縱言亦未必遽從是以遲遲至於六年之久今則事稍集且有代者可以言矣於是上章乞告事下有司究竟君所涖事果無有觧謾者乃俞其請君卽日戒行凡與君同僚者莫不爲君喜且賀喜者喜君歸省之志得遂也賀者賀君以儒科發身致身顯膴職務脩舉　朝廷旣已推恩所生存沒有光矣今又承恩寵歸故鄉以半百之子奉近百之親蓋人世所希也相與圖以華其行或者知予於君有夙好假言於予予於君玆行葢有以見　國家待臣子之厚不惟用其力而又恤其私恤其私而又委曲以

周給之所以勵其廉節也謂之仁之至非邪又於是有以見今日臣子盡心所事之忠欲全其私必先盡其公公事未盡私情雖切不敢言也必待吾職務旣舉然後以吾私爲言若是者豈不亦可謂之義之盡耶古人有言君行仁臣行忠子於君茲行見之矣於是乎書以爲送太僕史君歸省序

賀封禮部郎中俞公序

國朝推恩之典著在令甲各有等差凡受恩典得之必以其漸未有越次而得焉者也越次而得焉者非有勳庸於國必其材行勤勞有以簡在　上心者焉於乎茲非異數也哉天順六年八月尚書禮部郎中俞君振恭歷官三年例當得　誥加封適其尊甫廷獻先生承其父清節翁命來視其子於　京邸先事謂振恭曰吾家荷先世善慶致汝顯榮曩汝爲主事時已蒙　聖恩封吾以汝官榮幸已踰素分切念汝之所以有今日者皆汝祖父教誨所致吾何力焉今吾願以所當得官封請諸　朝移封汝祖　皇上方廣孝治萬一俞允莫大之幸也章旣上　上嘉之命其受封如令復賜其父以冠帶焉夫郎中階五品恩典止在其父今乃併與其祖及之所謂異數者非邪一時公卿大夫士聞是　命莫不稱頌感激謂於此一事而君之仁子之孝臣之忠皆於是乎見焉蓋體臣之心以榮其親仁也辭已之榮以及其父孝也然非爲人臣者盡忠圖報且不能循故事以獲常封況欲希越次恩乎吁越次之恩殊常之數也一旦集於俞氏之門祖父子孫三世並榮如此夫豈無故而然哉予聞俞故新昌世家自宋元以來代有顯宦而入國朝尤盛清節翁躬德秉義爲一邑望而廷獻先生又能嗣其德厚以亢厥宗郎中君以盛年登賢科選入翰林讀書中秘擢主儀曹事繼陞今官材行勤勞大著聲稱用能簡知　九重致茲異數有由然也異時崇階峻秩循序以得而優恩寵命亦必薦致當不止此也此蓋其兆耳先生南歸有日凡與郎中君交厚者授簡於予俾爲贈言兼致賀臆於是乎言以俟

天順七年

贈增城吳君滄榮登進士第序

進士科始於隋而盛於唐故南士之登第者自唐始江右之有進士始於宋七閩之有進士始於歐陽詹然皆在唐中葉以後而曲江張子壽則在開元前已以道侔伊呂科進矣然則南方之士之登第者其權輿於嶺南乎豈寧惟是南士在唐未有爲狀元者而大中中開建之莫宣卿已魁天下士唐三百年閒南士登宰輔者纔一二人而嶺海之閒得三人焉說者乃謂山川之氣獨鍾於物不鍾於人不亦誣乎夫大化流行賦予萬物得其偏者爲物得其全者爲人物得其偏而不全其精華秀實尚有如是者矧人之所得者乃天地之全氣乎是誠一偏之論無足取者若謂氣運有盛衰故人才之生也不能無厚薄多寡之異則信有之矣嶺南自入國朝以來進士科固未嘗乏人而近年以來日以寖盛今 聖天子正大統之初臨軒親策進士擢三百人而吾嶺南得十五焉其一增城吳君滄也君秀穎而篤實在輩行中悃愊然謹飭有持誠一嶺海之佳士也君既登第其同學友某輩謂增城前此未有登進士者有之今日自君始不可無一言以志其始以予鄉人也特以見屬予惟增城菊坡先生之鄉也先生氣節才名高出一代當時朝廷虛台席以待之 詔旨丁寧趣召再四竟辭不赴議者謂當大拜而始終固辭者古今一人而已君生其鄉其流風餘韻去今未遠也尚當取法乎斯人由是以追蹤乎曲江公之清風大節使天下之人稱之曰嶺南進士不獨古得其人今亦有之庶乎足以破柳宗元之論而洗吾嶺南之厚誣也君其勉之哉雖然是豈特一吳君之責凡我嶺海之士皆不可不知勉也予欲因君以發之

送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西蜀周公致仕序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西蜀周公堯弼以年至乞致仕上命乘傳以行陛辭特 勑光祿賜酒饌內帑錫寶鏹三千貫于時同 朝公卿謂公行不可無言以贈既而西洛耿公適來代公與其僚倪張二公議謂予與公同官且偕出翰林有斯文之好而以贈言見屬予少公一歲公行矣尋亦踐公之迹方資人言以爲贈言以贈公蓋將以爲人贈予之張本於是乎最公

志行之大者以爲今劉公蜀人也自古蜀多文學之士入　皇朝來百年于茲而蜀之文名始大著于公公始以尚書蔡氏傳發解於鄉入對大廷賜進士及第擢官翰林在館閣二十餘年凡　國家大制作大纂脩無不與焉既而出教兩京太學爲天下儒宗晉陟春官長貳者踰十年稽古禮文之事多所建明屬　朝廷更化大禮儀大喪紀叢於一時如祧廟祔廟之議皆百年以來無前比者經公裁酌遂爲定制他如親藩與制外夷朝聘與夫學校科貢之類舉有成規公於春官邦禮之任可謂克稱而無貳矣然而喋喋者猶或不滿於公豈孔子所謂命也哉蓋天之於賢人君子也每欲成全而扶持之使其道大行於天下然亦或有厄之者使之不盡行雖若廢之而實所以振勵激昻之使成全其大者焉公自幼有志於聖賢之學繙閱簡冊輒有著述之意其在太學也嘗與諸生疑辨輯錄成書歸而進於朝矣然非其全也蓋當道學大明之世衆人勦說雷同之時進步於極高之顛求鑄於至足之餘甚欲以其所見表著於世補昔人之所未備而爲之忠臣然以拘於職務方爲　聖天子所委注未暇也茲以年至方將具疏乞身于九重以償其夙昔之志而喋喋者乃趣其行豈天欲成全公之素志汲汲然惟恐其緩而尚或未決耶公歸矣古之聖賢不求合於時而求合於道不求知於人而求之於天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其所著述多在晚年及是時成一家之言補先儒之闕垂後世之訓留不朽之名於天地間此予素所望於公者也惡知喋喋於我者非所以盡忠益於我者哉孟子有言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歐陽子亦言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公其念之哉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百世人其如命何公行矣予且尾公後公居西蜀我居海南相望數千里間幸而不死尚及見書之成

送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涪陵劉公致仕序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掌太常寺事涪陵劉公凌雲年未至以足不良於行乞致其事　上弗許既而章再三上　上以其情詞懇切特俞其情且　勑有司月

給糧米歲給輿隸以示優禮大臣之意嗟乎　聖天子之於大臣恩禮一何厚哉然此非特以爲公蓋以公職所掌者　國家之禮樂佐　天子以郊天享廟者踰十年每遇大禮致辭于　殿陛之上周旋於壇壝之間咫尺　天顏以導引贊助聖躬以祼獻所以對越上帝靈承列聖在天之靈以致其顧歆於以受祿於天而錫綏和豐穰之慶於天下非但供一事涖一職者可比也公寅清勤恪服勞有年爲　先皇帝所眷注　今上嗣登寶位方賴公之用而顧容其以私去噫豈得已哉蓋古者仁君之於其臣下也方其壯而強也用之必盡其才而不遺餘力苟或疾而耄焉則亦便其私而不強其所不能致事而歸猶必使之得所安養以終其天年其仁義之兼盡也如此後世則有不然者矣歐陽子嘗言由兩漢以來雖仕至三公每上印綬即自駕其車轅一辭高爵遂列編氓而韓文公亦云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由是觀之則前代之仕者平生竭力以盡心所事一旦老而休焉蓋有不得其所者矣孰若公生盛時起家諸生而洊歷華要疊荷　恩封及其祖考若妣官登八座位極人臣茲其歸也而又特給之月食資以人力昔人所謂雖有還政之名而仍享終身之祿者公實有之公世以農畯爲業有田園之樂有林泉之勝倉囷足禾稼亭沼饒花木有可以養生之具有可以適趣之景昔人謂閉門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者公亦實有之矧今年方五十有九距古人引年之期猶將十稔茲以疾而預告非以老而謝事近時公卿大臣有以老疾家居者　朝廷有事往往起之其有成比公偶以疾去非廢不可起也　國計之重甚於身謀民瘼之瘳急於已疾公之歸也其尚頤精神近醫藥以毋忘乎　聖天子之所軫念　九重之使朝臨而萬里之轅晡駕可也予犬馬之齒較公爲長歸裝又束第以國史事重未敢言私然旦暮間爾公之再來予已去矣予與公同年登第今三十有六春秋矣在班行中特相親厚公行其太常僚屬感公厚德相率求予文以贈行於是乎書兼以致予意云

贈都憲彭公致政還嶺南序

入皇朝嶺南仕者惟寶安爲最盛予所及見者禮部侍郎陳公副都御史羅公僉都御史盧公陳公以文學顯名中外而羅盧二公則以才猷著功邊方然皆能始終以名節全歸其鄉是三人者並出乎一邑之間非獨嶺海所無雖中州內地亦不多見也今彭公景宜以工部左侍郎改右副都御史巡邊於遼幾九年矣故事歷官三考當陞其秩公年僅六十七卽上章乞致其事　上俞其請鄉人在京者咸曰公嶺南仕宦者之巨擘也謂濬以文字爲職業而以送行文見諉惟公兼三人者之所任而又盡有其所長二都憲公立功西北而公則兼於東夫生極南之陬而馳功名於朔易之會以禦戎虜孰謂南人綿薄也哉雖然方公輕裘綏帶指麾叱咤於朔雲邊雪之中未足爲公勇也惟當衆人奔趨酬豢之秋屹然立截然斷毅然去無毫髮顧戀意然後見其勇耳孰謂南人綿薄也哉夫天道以南爲陽陽固剛矣而風氣之在地者則柔百越處地之極南人生其間體柔而用剛蓋地氣然也濬嘗歷考史傳嶺南人仕中朝者恒不多見若唐曲江之張日南之姜湟川之劉宋則南海道宗武溪安道潮陽元龜增城適子僅此數公而已然皆進以禮退以義求所謂倖進患失者蓋鮮焉若是者雖係其人所存所遭之不同抑亦由於地氣使然歟公生諸公後遭際　聖明起家科目官御史則振風裁貳廷尉則慎刑罰爲郡守則藹循良之譽總方面則廣甸宣之政兩任邊寄所至則威行而惠施最其平生歷履藹然鄉先王典刑千百世猶一日也今又謹知足之戒決勇退之節優游田里以收桑榆之效巋然獨立於嶺海之間爲鄉邦之耆舊　朝廷之遺老使鄉人子弟處者得以考德而問業出者有以取法而遵承所謂天地間之全人也豈其然乎濬也於公有鄉契於其行也不能無言戶部郎中和君順公通家子也請書之帛以贈

送王繼甫南歸序

予交遊海內賢豪多矣心所推重而樂相與者可屈指數也而宣城王繼甫其一人焉豪邁開爽不屑細故口論天下事亹亹有證據遇事奮發敢爲蓋亦一

奇男子也然官止一縣令兩居其官輒不久竟不得究其所蘊年富力壯可以有爲也乃毅然謝事以去嗟乎其進也何難而其退何易哉繼甫年弱冠即領鄉薦試春官得校官不屑就卒業太學再試又不中居太學者久之尋以舍選得蜀之郫縣縣甲僻而民貧當西番入貢道番僧往來歲無虛月到則羣入縣治索飽廩稍不如意令佐以下咸被羣辱繼甫至嚴門禁不許擅入番僧狃故常直至廳事見令不爲禮大肆其咒繼甫目左右拉下痛杖之幾至斃吏胥以下咸吐舌久不得入嘆曰西僧爲西蜀人患非一日矣藩臬大吏不敢厲聲色臨之況加箠乎邑人於是大憚相戒不敢犯其令而西僧入境者自是亦少戢矣未幾丁家艱解任起復改山東陽穀縣縣多推埋之盜白晝掠舟車焚廬舍罔有所忌憚繼甫至問父老以民所疾苦咸言莫苦於盜不得聊生繼甫即選丁壯嚴守備聞有盜者即躬鞍馬具弓矢率壯夫馳赴之往無不獲者盜尋遁他境大抵其爲治以鋤奸發扶貧弱爲事豪右家忌之肆爲謗詞然其守正不

回檢約嚴密擿摘無所得卒亦莫如之何也其政績灼灼在兩縣人口耳者不可一二紀然能振發於衆人委靡之中此二事尤爲可喜今年春偕天下百司朝覲　闕庭既竣事即上章乞致事當道者聞其名苦留之繼甫堅欲去卒遂所志即束裝南歸既去數月交游者始知之給事中河東樊晃景瞻西蜀冉哲尚儀姑孰楊璧應奎監察御史東吳朱鉉良玉刑部郎中會稽謝廉允清工部主事錢塘楊懋克勤謂予曰吾輩與繼甫相交好者知之深而善文莫如子今其去矣寧能默默無一言乎予曰諾嗟乎古所謂奇男子者今世蓋不多見也而繼甫豈非世之僅有者乎然而位不滿其才如以千里馬使之折旋畦徑之閒縱有追風絕塵之足亦何所施焉今而又放之於長山茂林之閒不復駕馭之可惜也哉雖然千里一蹶古人深戒又孰若遂其自然之性雖無馳騁之快亦免困蹄之虞之爲愈哉予既以是言復諸君俾書以寄繼甫又系以詩詩曰良馬千里姿逸態何權奇有足不得騁居然自鳴嘶伯樂世豈無道旁空嘆咨

此事古已然不但今人悲世重冀北產按圖定黃驪謾勞耳批筒空有肉駿晋胡天賦奇質於地乃不宜幸哉免鞭策莫羨黃金羈長林多清泉食飲聊自怡人生適志耳去去將何疑

弘治三年春三月望日男敦編次

天啓元年仲春望日七代宗孫爾穀重編

爾懿同編

穀男（兆昌 朔月）校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十四　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十五

大學士諡文莊瓊山丘濬仲深甫著

序

歸田樂詩序

歸田樂詩八章章十二句送衡州通判唐公履信致仕歸瓊山也公邑大姓以鄉貢進士卒業太學解褐卽倅衡歲將一周以憂制家居者六七年衡之人至今無貴賤老幼賢愚稱頌之不容口不以其去任既久而衰今年起復至京師衡之人及瓊士寓京者咸喜公之來謂公才長器閎蓄久養充前日衡陽之政特其端緒耳未足以究所有也玆將復之官必將有大設施如古所謂循吏者不但已也方將拭目以觀其新政而公不謀之故舊不決之龜筴卽上章乞致仕既得請欣欣然喜溢顏面舉手加額曰吾一生之事畢矣嗟乎人生之事豈易畢哉貪功名者不能畢因權位者不能畢嗜貨利者不能畢圖徼幸者不能畢懷晏安者不能畢計身後者不能畢天下之物凡一有所縈吝於心皆未易以畢之也惟中有所主外

物不能干而眞知天下之至樂者然後能畢之雖然是樂也亦未易知也禮不云乎樂樂其所自生益以生於斯長於斯老而休於斯百年之後又正丘首於斯斯益人生之至樂舉天下之事凡可樂者皆莫加焉者也雖南面之樂不足以當之彼區區之功名利祿又何足道哉公殆有見於此不然安肯以未老之年而遽爲歸閒之計哉公行矣濟因本公之意述鄉閭之事分爲八謡賦詩以送之公歸抵家即其事而歌其詩亦未必無以少助其樂之一二也詩列于下方（天順二年）

醉花

海南地暖無冬春四時一氣和且温山丹佛桑到處有素馨茉莉隨時新花開不必盡應候村醸家家皆有酒披衣躡屐任意行遇酒逢花輙開口開戶向天笑更誰一任花開復花落賞花醉酒過年年人生無如歸田樂

吟月

仙山一片平如砥天風吹散樓臺氣月輪湧出海東洋光彩分明無障蔽公家正在城之東江流繞屋清溶溶天寬水近多得月月光照人清興濃興來長唫邀皓魄坐到東升到西落唫詩賞月過年年人生無如歸田樂

競渡

寒食清明都已過枝上榴花紅朵朵龍舟繫浪去如飛鼉鼓喧天搥欲破掀髯岸幘坐船頭指揮白羽橫中流錦標入手拍掌笑楚聲一曲帶醉謳向晚拿舟沙觜泊開筵把酒爭酬酢厭厭不醉夜不歸人生無如歸田樂

賽社

海上潒田歲兩收居民不識饑與流九月十月登場後家家醵錢賽田頭封牲酹酒歌且舞鷄骨珓杯代神語須臾徹饌餕神餘劇飲狂歌忘爾汝古人蜡祭久遼邈鄉人報祀殊不惡蒼顏白髮翁獨尊人生無如歸田樂

觀漁

公家屋後臨流水水中潑潑多魴鯉盤渦莫測有縱鱗數罟不煩無赤尾大魚津津流白肪小魚濊濊盈

天長天寒歲暮草木黃閒循江岸觀漁梁得魚作鱠鮮且薄旋發新蒭動淸酌醉來江上枕流眠人生無如歸田樂

督耕

公家貧郭多良田屋前屋後遙相連芒針刺水戚如纈秋馬行泥疾若船三春農務村村急也隨鵝鷺田塍立還似衡陽二月中獨騎蹇馬循阡陌田家風俗殊古村瓦盆盛酒亦不惡酒酣仰天歌嗚嗚人生無如歸田樂

結會

未老得閒從古稀林下一人今見之故鄉况有白頭友平生意氣同襟期洪崖老倦婚嫁畢臞軒後人正閒適昭川外史應時來共剪燈花話疇昔疇昔風流重振作不數香山與西洛相將擊壤歌太平人生無如歸田樂

厚俗

吾鄉風俗自昔淳依稀太古之遺民海邉鄒魯敢自謂江西道院未足云一自坡仙謫儋耳衣冠禮樂班

斑起齊民不習城旦書士夫動用文公禮聞道今來頗殊昨正賴老成敦鄙薄邦人翹首望公來人生無如歸田樂

岐山八景詩序

瓊城之東兩舍許有勝地曰條岐其山謂之岐山山之形若樹屛然蒼翠之色四時不渝山之下有水水之流紆迤若帶繚繞乎田塍之間其田彌望可數十里越田而南有墟市焉鄉人之貿易者恒晨集于是蓋亦一方之勝景也友人蒙亨時中世居其間居之前有池池之中有島島之上雜植花木而環其居者又有榕樹椰樹之屬遠而望之鬱然深秀之中棟宇隱然在焉則又擅山水之勝而獨得之者也君以易經發身賢科游宦四方因即其勝處爲八景携以自隨遇能詩者輒請賦之以予爲同學而特以序見屬夫蒙君明易者也而君之姓即山下出泉之象而君之居上山也下水也又與蒙之象合觀於山也有艮之象觀於水也有升之象觀於水之流也有坎之象觀於水之止也有兌之象於田而耒耜也有益之象

於市而交易也有噬嗑之象一寓目之頃而易之理備焉矧君之姓蒙也名亨也字時中也於蒙卦之義盡矣所以果行育德者有自矣則其於俯仰之間顧瞻之際而八景者粲然於目油然於心所謂思不出其位積小以高大以常德行以資講習以足天下之食以致天下之民所以脩身致用之具盡在是矣豈獨玩適而已哉夫天地間無往而非易易之象無往而不有有是象則有是理君專門以易其造於易之理也必深矣予因推易之義以序之君之子克昌從學於予亦傳君之易學者也質粹而幼悟蒙九二之克家子其在茲乎岐山之山水不徒然矣是爲序

屏山聳翠

門外青山列畫屏半空飛翠落簷楹曉天霞暎凝張錦春雨花明似寫生烟染嵐光晴欲滴雲連樹色晚猶橫清時未遂歸山志謾對新圖想舊盟

帶水灣環

寒流如帶繞茅堂堪與詩人繫悶腸斜束山腰分黛翠横紆山腹界雲黃石渠雨過灘聲滑竹檻風來水氣涼美殺江頭垂釣客綠蓑眠月聽鳴螂

榕樹屯陰

繞屋扶疎碧四圍炎天陰嘯最相宜倚雲翠葢童童立到地青絲裊裊垂風動每聞蒼雪落日斜時見綠陰移閒來廣地支頤臥絕勝公庭聽五辭

椰林挺秀

千樹椰椰食素封穹林遙望碧重重騰空直上龍腰細映日輕搖鳳尾鬆山雨來時青靄合火雲張處翠陰濃醉來笑吸瓊漿味不數仙家五粒松

月池夜色

鑿破蒼苔玉半璜徘徊雲影映天光素娥晚浴九秋露丹桂晴涵午夜香淡淡微風清醉骨溶溶涼氣沁詩腸箇中妙趣人知少兌有源頭活水長

花塢春香

碧玉波心一島微春來花卉競芳菲輕風煖散芝蘭氣麗日晴烘錦繡圍唫客幾回凭檻賞流鶯百囀繞叢飛可堪美景成虛負人戀明時未肯歸

山市曉晴

暉暉晴日照山隈野市柴門趁曉開木屐穿花遊子至綠荷包飯遠人來化居有道晨常集拄杖無錢曉始回會有偎翁來賣藥壺中咫尺是蓬萊

洋田朝雨

平田漠漠雨絲絲曉色溟濛望眼迷雲脚亂垂沙鷺濕溪流新漲水禽啼喜看翠浪翻千疊眞信黃金在一犂白首歸田定何日追隨沮溺隴東西

送符鍾秀知瀧水縣詩序

曩予游學校時一時儕輩奚翅數十人其相知深而相與厚者不過數人而已符君鍾秀其一也符故瓊之世家鍾秀自幼開敏有志於進士業嶄然出頭角於時輩中於人少許可時予方混迹衆人中君獨首加愛重恒謂人曰他日爲吾郡出色者必斯人也用是深相契好朝夕相與論道義究世故同以戴記應試鄉闈予幸先登薦書君累試不利壽亦爲有司勸駕貢入南雝又十餘年予官翰林君始來　京師謁選銓曹館於予者數月久別而晤如渴得飲饑得食每日朝回明燈坐對道平生談故舊驩如也未幾選

朝廷有　詔許嶺南人士選仕本鄉又有　詔選試太學生爲州縣正員君用推擇得爲肇慶府之瀧水知縣濱行顧謂予曰以子平生相知之深今將之官也何以贈我予惟古之朋友相別之際各有贈處之言所以交相戒勉以底于成也矧吾二人情深而義厚弱冠相從今近五十矣一官燕之北一仕越之南限於官守固不能以朝夕相從然其戀戀不忍之心則亦安能頃刻相忘乎則夫臨別贈言之際雖欲不言亦不容於不言矣然言非一端之可盡也言夫今而不道其舊是忘其舊不可也道其舊而不勉之以方來則亦非朋友相益之義矣在他人且不可而況吾平生故人也哉於是乎述其舊情勗其新政賦詩十絕以贈之雖然以言相感者交之淺者也其尚索之言語文字之外

憶昔黌宮正妙年身輕如犢思如泉幾回席地閒談笑月過西齋尚未眠

輕衫涼帽恣歡游肯信人生解白頭三十年來如昨日不堪重話舊風流

升堂鼓罰衆誾誾頭角崢嶸意氣眞屈指年年漸消滅登名仕版幾何人

鴈飛不到海南天來集芹池豈偶然當日臨流同看處羨君偏自炳幾先

昔君北上我南還邂逅張家第一灣十載光陰如夢過爭教鬢髮不成斑

別後相逢意轉深朝回每共說鄉音于今又作天涯別不盡平生戀戀心

宦游喜得近家山黃綬銅章晝錦還見說官軍新得捷磨崖不日紀平蠻

小邑殘民久已疲相濡相呴待生時古人有語君須記雖是蒲鞭也莫施

一邑安危係一身登陴援鼓莫辭頻從來錯節盤根地方顯才能異衆人

盡心報 國撫流亡莫道窮鄉譽不彰君看鄰封黃茂宰也曾從此位黃堂

送友人唐彥宜詩序

孔子曰去其故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嗟乎是誠可鄙也哉予也去家萬里叨仕于一朝得爲 天子文學侍從之臣雖不敢遽謂之達然於聖人所鄙者竊亦鄙之也凡吾嶺以南之人以事至者雖無一日雅苟通鄉音同出處莫不待以韋布之素而況其平生故舊而又累世通家者哉今年夏鄉人唐彥宜來京師館於予予之大父訓科公與彥宜祖父莫逆先父編脩公又與其尊府締世好至予兄弟又與彥宜益相驩愛殆過前人久別之後卒然相見得以詢夫鄉里親戚朋友故舊之詳其所喜幸非但若昔人所謂空谷足音而已也天道三年一小變而人事如之自予別來歲星一周天世道亦且屢更矣而況夫一郡之地數百里之內所相與者數百家之人其間存亡得喪興替消長歲異而月不同者又不知其凡幾變也幸而彥宜來又幸其館於予每退朝暇相與促膝相對細詢而慱訪之蓋彥宜之所與亦予之所與者也惟相與故相知他人容或有不知者而彥宜無不知焉別後十年之間數十百家之事可喜可悲可感可嘆可愕者一一有之於乎老成

日以衰壯者日以老少者日以壯今之始生者又且嶄然起矣人生斯世能幾何將彼蚩蚩者乃欲為千萬年不可拔之計何哉於彥宜行不能已於言勉為詩十絶送之并以致吾意云

一別鄉園十載強故人相見話偏長臨行無物堪為贈細寫衷情入短章

平生交友徧寰中不似鄉情分外濃況是通家三世好肯將形迹論窮通

當時交老有誰存忠厚年來僅見君聞說平生多義氣鄉邦風俗賴重敦

君來一載卽還鄉我獨棲遲過十霜忠孝古來難兩立煩將甘語慰萱堂

君住城東我在西兩家兄弟總相宜想當海上相迎候正是吾兄憶我時

衡州通守近如何聞道新詩老轉多紅日半窗春醉醒坐臨池水看新鵞

留耕亭上望桐敦一片青山接白雲海內蒼生待霖雨可能長日自絪緼

陳氏孤嫠苦可憐幼年失怙少無天也應不待旁人囑骨肉情深自惻然

逢人莫羨玉堂高歲月侵尋已二毛寄語少年諸俊彥及時來奪　御前袍

海南風俗頗淳和山水清幽海味多有約他年重結社下田番蛋日相過

送陳汝翼歸瓊山詩序

詩有三經首之以風所謂風者民俗歌謠之詩誦之者則一方民情之好惡風俗之美惡得以考見非若後世騷人墨客流連光景之作顧於民情風俗有關於天理民彝可以為世教助者漠如也予嘗不忘吾鄉風俗之厚其人大抵質直謹厚安土重遷無有所謂告訐之風矯僞之習富有力者往往篤姻黨節用度割欲畏義不忍以其身輕犯非禮之事干刑憲戕肢體以貽羞鄉里有一於此衆共鄙而危之至於宦族子孫則又矜門地自愛重今雖貧且弱猶以先世衣冠自負不肯苟同衆人貧無力者亦各安其分勤生而務本服勞富室以為衣食資不屑為姦慝事凡

此數者自予宦遊南北凡所履歷之地皆鮮有焉今予去家官　禁近踰十年於茲其心未嘗一日不在大海之南而於下田畨蛋之門尤切切然也鄉人有以事來京者相見之際輙首問及之皆曰非復昔日矣近同邑陳君汝翼來爲予言尤爲詳切吁何乃至是歟豈老成前輩凋落殆盡後生晚輩無所漸染而然歟抑或後生晚輩剛愎自賢謂昔人罔聞知而弗顧歟不然則風俗日趨於薄如人旣老而不可復少歟吁可嘆也已汝翼邑故家子知禮重義而姻親交識又無非大家世族爲鄉人望者幸因其歸偕故古詩人國風之餘意賦詩八章追述吾鄉往昔風俗之厚以嘆今不能然汝翼歸抵家有相過者試歌以侑尊豈無因予言而惕然興起翻然改悔者乎或有誚予言爲過者非知詩者也幸勿信之尚以質諸舅氏衡倅公必有所處矣詩列於下云

憶昔吾鄉全盛時人人如好不相疑親鄰來往情無間時節追陪禮不虧老大相逢惟講古交游會合敢言私近聞風俗微非舊因爾南歸一問之

憶昔吾鄉全盛時富貧貴賤總相宜田園多少咸安分門戶高低各自持詞訟不因私忿起科差一任縣官施近來風俗殊非昨惆悵令人有所思

憶昔吾鄉全盛時居民不識使君誰纔與私念頻中止倍出官錢敢後期禮數粗疎情意好言談戇直內心慈相逢無用誇乖巧畢竟前人不是癡

憶昔吾鄉全盛時弟兄和樂共怡怡但知父母均遺體不爲妻孥競殖私白首相看能有幾黃金多積亦奚爲思量何似貧家好身後無人爭是非

憶昔吾鄉全盛時每逢時節共遊嬉元宵燈火明城郭端午龍舟競水湄書語摘爲燈上謎鄉歌唱射帕中詞只今無復當年盛懷古思鄉重嘆咨

憶昔吾鄉全盛時老翁遊衍後生隨散花蓮社同拋頌掃石榕陰對下棋釀熟甕頭連滓吸驟將果下帶駒騎年來文物雖差勝無奈淳風日漸漓

憶昔吾鄉全盛時一家門戶大家持心平那肯虧天理頭白何曾識憲司不爲薄貲疎骨肉恐將遺體受鞭笞淳風一變嗟何及遮莫渠前誦我詩

憶昔吾鄉全盛時逢人長是動遐思從來天理何曾泯誰道民風不可移表率正須前輩在匡扶全賴衆人爲知君質實能敦義臨別丁寧重致辭

送錢先生歸榮詩序

南京吏部侍郎雲間錢先生以 萬壽聖節進 表來京師年適七十有一因上章乞致其事 上俞其請陞南京吏部尚書給與 誥命贈其祖若考賜以璽書俾給驛以歸蓋異數也先生再上章謝 恩固辭所陞秩繼有恩典重頒以爲歸榮之詔一時翰林

諸君咸欣欣然有喜色以爲儒者之榮請於先生願摘 詔旨歸榮二字以爲先生堂名咸有述作付先生歸寘諸堂間以侈上恩大哉聖人之言其所關係甚深且大自有史冊以來上下數千年間人臣之出而仕仕而歸歸而榮者代不數人間或有之亦皆其人老而自歸歸而人以爲榮未有出自 君上之口顒顒然謂如此而歸歸而爲榮者也於乎先生何以得此於上哉蓋必其平日忠赤之忱積歷之素有以結於上心非偶然也先生歸構屋以 璽書歸榮二

字揭諸楣間稽首而仰觀恒如昔人所謂堯言萬世如見天威不違咫尺者然則先生自耆而傳之年以至於百年其顧之際何者而非上之所賜其爲榮不特爲今日之歸則雖異時全歸首丘之後以至於千百世之久子子孫孫尚永享其榮於無終窮哉濬感先生知愛最深臨別不能無言謹奉 聖天子歸榮之旨擴先生平生出處大凡爲七言詩十章用附翰林諸君大作之後先生歸老於九峰三泖之間當夫美具難并之際游衍歡適之時時呼童子歌之以爲

壽庶幾區區愛慕不已之心寓於音調抑揚之間戀戀之情恒在如左右云

瀟瀟白髮老詞臣此日歸榮荷 主恩四十一年經世業斂將囬去理田園

玉殿東頭第一班 今朝宰相是天官新銜寫在文章上留取人間百代看

歸榮兩字是天言高揭楣間侈 帝恩晝日炷香開鳳勑時時解說與兒孫

東南名郡古雲間位極人臣僅再看不似先生全晩

節　龍章鳳誥照江干

呶呶謾爾沸虛聲敢保騶虞不殺生不待百年公論定　九重天意自分明

出使藩邦却贈金謫官海邑惠民深至今遺愛編成集寫出憂勤一片心

碩學宏才謾自持高文大册未完施歸閒好展經綸手頌德論功畣　聖時

歸去松江海上村坐敦雅俗化比鄰都將　聖主恩榮意散作九峰三泖春

文如韓柳字鍾王詞翰人間已遍藏自古立言期不朽從頭葺理舊篇章

臨別依依感故知老來只恐見無期他年得遂南歸願重上高堂拜令儀

送陳秉和南歸詩序

余通家弟陳秉和以閭右起實　京師幾二十年于玆　朝廷憫其父而且老也除其名籍放歸故鄉將行來別予于太學遂遊軒余家與秉和同里閈先祖考皆與秉和祖考交好余兄弟與秉和兄弟尤相親厚余自二十有七歲即離家居京師今年六十有一矣中間歸家者通計不過四五載平日官居所交與者皆九州四海之人惟秉和以通家弟來相與聚處朝夕過從談論家園往事鄉里者舊忘其身之在逆旅也今其歸矣余年日老方以虛名爲內外所稱許乞骸骨之請未能遽得遂於秉和之去寧能不惻然於心乎嗟乎天地之間地界如許其大生人如許其衆人之於地界不能處處往於生人不能人人識所至之地固有限所識之人亦有數惟於所生之處同

里閈之人所生雖有先後長幼而落地即相與也其視彼偶然而邂逅暫合而遽離者豈不有間哉然則予於秉和之去也寧能不動首丘之念而起故鄉飛鳥啁啾躑躅之感哉雖然秉和往矣予不久亦將尾其後而追之也於其行爲詩一十六解以寫我懷抱秉和將歸以報訊我朋儕子弟豫裁花釀酒以俟我歸若或尚遲遲未歸也歌其詞以想其人庶幾如或見之乎詩曰

萬里家鄉遠六旬年紀高平生首丘念此際正忉忉

右一解

見子歸家去翩然亦欲歸腰懸金鈒帶身重不能飛

右二解

歸去下田村弟兄無幾存寄聲唐重器交誼約重敦

右三解

學士庄中景年年趣不同諸公行樂處應念主人翁

右四解

瞻玉堂前竹年來幾許長誰知清景布只爲別人凉

右五解

見說青山上鬱然成茂林幾時携酒果約友共登臨

右六解

老我思歸切　天恩未肯從幾時林樾下坐我白頭翁

右七解

昔日輪堂地如今學士庄煩君爲料理莫遣放牛羊

右八解

曾作野花亭栽花花未成敢煩鄉里彥爲我重經營

右九解

佳景層層出幽花日日開江山如有待專望我歸來

右十解

禾稼年年穗魚鰕日漸多乞身歸去日共飲醉無何

右十一解

寄語故鄉儇須敦禮義風業農惟務本積學在專攻

右十二解

少日同袍友先歸得我心好培青翠樹遲我共乘陰

右十三解

見說吾孫姪年來肯讀書書香今有繼歡幸欲何如

右十四解

寄語吾兒道謙卑謹自持丁寧休怙勢似我未官時

右十五解

老景難爲別那堪送故知家中凡百事使汝爲扶持

右十六解

送蔣生歸省詩序

禮曰老而傳所謂傳者非但謂其家政也而於其平生所守有所得者尤切焉夫人非生知不能不資於學學非一日之積也資禀有高下所得有淺深而其所以得之也又有難易焉苟得之於己而不及用用

老而不克盡或用矣而無所紀述焉方其壯也尚或他有所覬今既老矣決無可用之期或用止於是而不可復進與夫用矣而或至於遺忘不有所傳一旦溘先朝露則所學隨身斯盡矣豈不可惜哉予自幼有志於學凡身之所至耳目之所見聞心思之所注想苟有益於身心有資於學識有可用於斯世斯民者無一而不究詳心焉筮仕以來卽以文字爲職業凡其平日所學而似有所得者隨事以應用或用之而驗或用之而不驗或未及用用之不知其驗與否

今頭童齒豁去死期不遠矣欲一一筆之書以俟後世冀或有助我者焉然精力衰而筆路荒不能如素志矣獨奈何哉每於中夜興思撫枕發嘆一世士子汲汲功利惟舉子業是務可與告語者誰歟乃歲戊戌予年五十有八矣距禮老而傳之歲僅十有二春秋焉耳適有喪子之戚而清湘蔣生以故人子來見憫予戚戚也而慰解焉跽而言曰先生幸與先人有一面雅晃願執弟子禮以終身予意其止欲習舉子業爾拒之生曰晃之志不專在進取先生進教之幸甚時生年未及冠發西廣解未利春官循例當歸家乃毅然留居京師逆旅中從乃兄昇歷仕督府朝夕來予館下考德問業者三年今茲再試又不利將歸省其毋氏別予遠去欲留之而不可得因念昔宋太史年幾七十始得方希古於其別去也作詩十有四章送之予雖不敢上擬太史公然得一英才而訓飭之喜動顏色而天理民彝不能自已其心則無以異於太史公也因步其韻特筆以送生其所以期望於生以承吾無窮之傳者意在言外生其念念不忘無

徒謂強聒一一宜書紳庶如太史公之所望於其徒者然詩曰

文章有大家制作稱妙手欲知爲文法如造內法酒

右一解

旣如蜂釀蜜又如蠶吐絲不見勤織女嫁有百襲衣

右二解

至理須靜觀寔心休外慕戀戀憂予毋一步數囬顧

右三解

欲任萬鈞重寧見赬兩肩急就無鉅功凡事無不然

右四解

生意暢于春清氣生於夜點鐵可成金糖霜原是蔗

右五解

老成悼無傳賴汝以解憂我有百車貨寄汝萬斛舟

右六解

悠悠天盡頭勤行亦可往有事勿預期勿忘勿助長

右七解

叮嚀出我口妙契在汝心愛身如愛玉受言如受金

右八解

織錦由寸縷成山豈一簣譬如農耕田不爲旱潦廢

右九解

與其求人知孰若求之天西子蒙不潔反羡嫫毋妍

右十解

釆木來山中彼此初不異一入工師手乃獨成良器

右十一解

試金當以礪磨玉須用沙春融冰化水日映雲成霞

右十二解

我心日思歸後會難數遇須知歲月馳疾似追風驥

右十三解

老景難爲別愁懷未易開高堂寧覲後念我早從來

右十四解

壽嚴陵先生七十歲詩序

嚴陵先生以少保吏部尚書兼　謹身殿大學士致政家居之七年也歲在癸卯距其始降之年蒼龍合甲午天運歷五紀而過之又將齊焉者也昔人謂稀有之年是已夫人徒有是年而無德與位固已稀矣況又有德有位而得其年其爲稀也豈不尤稀乎哉先期其冢嗣翰林侍講良臣得　朝中名公鉅卿才大夫士祝壽詩若干首自閣老以下咸有之旣猝成帙將寓歸至先生初度之辰以爲壽以濬老門生也特以序引見屬嗟乎所以爲先生壽者豈可苟同衆人乎哉夫衆人之所謂壽者以其身身止於百二十歲也先生之所謂壽者則以其名名豈可以歲計哉葢將期之以千萬世而無窮也雖然先生稟扶輿清淑之氣生際文明極盛之時三光五岳之氣旣完而所以培植保合之者又益加厚保之以泰龢休之以

元陽茹之以菁華其氣清以醇其質厚以全身無恙而心無憂旣已越下壽而駸駸夫中壽之域矣由是而底夫百二十年之壽則固其所固有者也固無俟於祝矣祝不祝於先生何加損若夫壽先生之令名於千萬世而無窮則固先生平日之所志所謂不在溫飽者之所克而極焉者也先生少有大志弱冠試秋闈即第一他日試春闈又第一進而對大廷又第一所謂三元者　皇朝百年以來僅於先生一見之甫入翰林即拔於衆人中而進于清嚴密勿之地預聞　朝廷大禮樂大政事大議論凡　國家有大制作多出先生手自筮仕至於休致始終不出禁門而名聞於華夷功著於遠邇中間雖或暫爲六月之息然所以培其負大風之力而爲九萬里扶搖之地益大以遠故其再出也位極人臣治效可稱述而疵議不加焉矧又得以未耄之年而享其清閑之樂天錫之以全福人歸之以令名穆叔所謂三不朽者先生皆兼而有之眞足以傳之千萬世而無窮矣其爲壽也葢將與天壤相始終所謂百年之期頤百二十歲之上壽烏足爲先生道哉

壽夏太常八十歲詩序

靜學夏先生以洪武戊辰歲生時　高皇帝肇造區夏之三十又一年也方是時三光五嶽之氣分而再合漓而復淳葢自開基以來彌縫保合至此一世矣然後天地之純全文物之聲明漸復其舊而先生之生適當其時得氣正而賦質全自然渾厚而清明先生又能克而養之本以經術加以問學遲遲至十有八年之久是爲永樂乙未時　文皇帝在位之十有三年也向之合者益以固淳者加以深虎炳旁達大明極僃先生於斯時所養旣固所學旣成於是出以應有司之求進對　明廷爲　天子所親擢置之館閣朝夕接近耿光沐浴膏澤醺醲透徹四暢交通克積日富見聞日大至於書畫末藝亦能以餘力及之時聲名播揚遠邇天下之人稍知書嗜翰墨者皆知有先生矣先生官禁近最久經事　列聖餘四十年甞一出典郡未幾即有太常之命年旣至乃乞身南歸居吳中者若干年今春秋葢八十矣夫以先生一

身生長出處皆值夫　國家氣運之盛之時首尾幾百年始而毓秀於元氣磅礴之初中而效用於治教休明之際晚而養恬於德化熙洽之餘噫是豈偶然之故哉歲丁亥八月二十三日先生初度辰也先期嗣子中書舍人文振乞告歸省預求縉紳詩爲先生壽而以序屬濬濬惟德者壽之原德之厚者壽必長理有必然者固不待於區區言語文字祝願亦非區區言語文字所能祝願也竊惟先生所以遭際承平之盛與夫光寵壽考之樂有如此者所謂亨嘉之會明良之逢千載一時者也於戲至矣濬不敏因中書君之請書此以先諸縉紳之作用以爲先生千百歲壽

壽封尚書劉公九十詩序

自我　皇祖肇國以迄于今歲周于天而又將再焉蓋凡八紀元矣人生始元之初至是存者蓋無幾矧有厚德高壽而又膺穹爵如吾博陵劉公者哉公生洪武壬申至是八十有八矣距九十曰耄僅再朞焉以子閣老先生貴歷封至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天之高壽人之顯爵世蓋無有加焉者矣嗟夫歲之數

止于百公再歷一紀即滿其數官之品止於九公再陟一階即極其品壽得於天爵出於　君人希其一而不可得天既與之於冥冥之表君又錫之於昭昭之際其騈蕃綿遠也如此其厚是何故而然哉予聞劉故博陵故家其先世有仕前朝爲中臺御史者世以詩禮相承仁風惠澤衣被鄉邑者蓋非一日矣至公之先大夫贈尚書公醇德古道深憂遠思超出世俗之表一時鉅公名人罔不尊信敬服公自幼隨侍宦兩京聞其得於家庭告詔蓋有素也公資禀淳篤樸茂而謹愿於一切紛華聲利之習泊如也持身不苟處家有法閣老先生出襁褓中即爲贈尚書公隨事指教甫成童公又遣從明師儒學古文辭用能積習以成器及其官館閣登公輔公三荷　貤封之典未嘗改其常度望之者知其爲篤行君子其厚德懿行有過人者如是則其全盛大之福膺穹爵享高壽者良有以夫矧有贈尚書公以開之於先閣老先生以大之於後公享其成於其中年及耄期視聽不衰孫曾滿前受上天之厚畀荷　聖君之異數庸有旣

乎所謂百年之上壽一品之極位可跂而待也歲己亥十有二月七日初度辰也太常少卿謝伯寬輩繪圖賦詩以祝公壽旣成以序引見屬謹書于圖之上方

壽李希潤七十歲詩序

壽之言見諸載籍者始於書詳於詩詩之言凡二十有八爲君父言者二十有七爲毋言者一焉是皆詩人祝願之辭所以述人心之所欲臣子之至情言之不足而詠歌之者也後世祝人之壽必形於篇什者厥有自哉海虞成齋李希潤先生明年年七十六月二十六日其初度之辰也其子侍講世賢縻於職弗克稱觴膝下先期徧干　朝之公卿大夫名能詩者預賦詩以爲先生壽且及其毋孺人焉予聞先生履道葆醇隱聲于海虞之區介以厲其俗如徐穉之在南州德以薰其鄉如陽城之在晉鄙誠以召和而致歲穰如桑庚楚之在畏壘不出戶庭而知天下之事不求聞達而致遠邇之譽不希仕進而來章服之華以篤厚之資膺　恩封之典享耆老之年齒德爵三者俱尊其庶乎南山有臺之樂只君子者歟當夫懸弧之旦賓親畢至少長咸集酒醴維醹殽核維嘉俎豆旣碩且庶先生蒼顏白髮頹然危坐于高堂之上以受子姓之賀以次及于姻親朋舊賀畢而燕以次起而舉觴爲壽安知其無效古人斷章取義以賦詩如左傳所載者乎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于以致其親愛之祝者有焉稱彼兕觴萬壽無疆于以致其無窮之祝者有焉或歌黃耉駘背之章或詠令妻壽毋之句一堂之間情意諧洽禮儀卒度驩忻交通其樂爲何如哉引而導之冀而輔之其所以享壽祺介景福眞有如松栢之茂也岡陵之高且大也南山之不騫不崩也古詩人所云云者莫不有之顧惟克家顯宦之子獨不與焉寧能不感於心然而命服之煇煌天詔之褒嘉瓌辭麗句之祝讚揄揚誰所致歟覩其服章佩夫　詔旨諷其篇章則子雖不在側愈於在矣韓子所謂子在京師雖有離憂親心樂者殆謂是哉先生以詩學傳家侍講君受趨庭之訓旣以三百五篇取高第爲　天子文學侍從之臣予用是本詩爲說以冠諸作者之端以爲先生千百歲壽

壽吳餘慶詩序

斗牛之虛湖山之間有臞然一翁鶴髮酡顏面如渥丹超然物外而不爲聲名利祿之所役葢延陵季子之遺裔也歲在昭陽大荒落日躔鶉尾之次蓂開十又二莢是爲初度之辰泝其懸弧之始至是葢四百二十餘甲子矣爰有甥館之賓衣繡持斧坐鎮于南海之涯予吡　不識是翁因其温然之玉潤澤可挹則其瑩然之氷清粹可想見已門楣之光發爲孫枝蘭茁其芽金英瑤華來自劒江問安之餘載求珠玉之

章將寓歸以爲翁壽觴之侑虛其右簡請予文先焉維南有星居狼之北秋分之旦耀芒于丙春分之昏收焰于丁是爲老人維東有峰峙岱之巔近依日觀視夜如晝旁睨介丘望河如帶是爲丈人是翁也其天之老人星乎其地之丈人峰乎星體在天光照下土芒色寒正光彩燁潤翁之明德不汙比之山盤于地峻極于天意氣端重雲雨勃興翁之厚德澤物似之予也不佞請以是二者爲翁之壽且以弁諸作者之前翁吳姓餘慶其名其先自臨川徙豐城之甘塘又自甘塘徙少塘今五世矣其求予言者翁之外孫廣東憲副涂君伯輔嗣子耿也

壽古藤兩傅先生序

古藤兩傅先生伯曰肇本以經學發身爲茶陵文學旣而歸老其鄉講學授徒仲曰肇吉學成而不試嘗游江湖間旣而倦游家居服勤田畝藤之人士稱邑中賢士大夫必歸肇本至論隱君子之表表者則曰傅肇吉云先是十數年縉紳先生有題其所居之堂曰壽寧者葢以壽考期之也至是歲己丑肇本春秋

七十肇吉六十又一年至七十古人所稀而六十則古所謂三壽之下者也名堂之義至是乎驗矣肇吉子鑑發廣右解待試　京師先期求詩文將寓歸以爲二父壽特以序見屬予惟人之倫有五而生之期止於百父之生子夫之配妻其最早者率以二十爲期幸而遂其偕老終養之願者不過五六十年若夫君臣朋友以義而合或蚤或暮或久或速尤有不可必者然舉其最久者亦僅四十年而已惟兄與弟自親生膝下相去或一二年或四五年自孩提以至髫

齓髫齓以至弱冠相與講習旣壯而有室强而出仕其間雖不能無分合然通計其始終多者乃至八九十年之久故五倫之中最長久者莫如兄弟苟情意周浹趣何相同豈非人意之至樂也哉今傅氏伯仲一仕一隱始而同中而分終而復合白首周旋友愛深至黄髮駘背不爽乎孩提髫齓之時杖履追隨無異乎竹馬嬉遊之日噫何樂如之樂則心舒泰而體安適自然疢疾不作外物不干可以保其天和全其天眞而壽考無疆矣或曰鑑之二父俱當喜懼之年朝夕奉養猶恐其有所不及顧乃以功名之故違去萬里之遠且又値鄕邦多事之秋吾知兩翁者雖適友愛之願無乃缺慈孝之情乎噫彼葢以世俗之心度兩翁也抑孰知其所志之大有出於常情之外者乎異時鑑名成德立荷　國家之寵榮增重宗祊光輝邑里則兩翁之志遂矣其志旣遂其樂愈深則其壽益長也或者唯唯而去遂書以爲壽古藤兩傅先生詩序

壽致仕廉憲張公年七十詩序

禮百年曰期頤七十曰老而傳葢人生自幼而弱弱而壯壯而强以至於艾以耆自學而冠冠而有室仕以服官政以至於意指使人由是而進於老境家事則傳之於子國事則致之於君則一生之事畢矣唐人詩人生七十古來所希正蒙莊氏所謂天佚我以老之時也人生而得天佚之天佚之而能順天之所佚以自佚斯人也古人以爲希有況今世乎予友廣西廉憲渝川張公良甫今年七十其同邑廣西叅政胡公希仁爲之求　朝中公卿大夫士爲之壽詩而以序見屬予予與二公皆同年進士歲甲戌登第張公時年三十六希仁年三十予年三十四轉眼之間三十有五年公年未七十已致其事去歸其鄕先所佚之期而自佚今居家十年矣予與希仁俱以踰六望七之年天佚我以老而不能自佚愧公多矣囬思曩擴臨軒奏揚大對大臚句傳者三百五十人今其在者無幾而吾三者得以耆老之年居大夫之職朱衣金帶白首無恙享太平之福以爲吾榜中人殿不爲不幸也然公久歸故鄕希仁官外藩予不出國門

老朝著閒公年今七十希仁適以滿秩來京得與予會求詩作文以爲公壽豈非一快事哉雖然古人有言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太公八十爲敬勝怠之銘衛武公九十猶爲抑詩以自警不以天佚其身而自老苟焉以自佚其心也尚相與勉之以至於期頤之年

壽嘉定范宗常詩序

歲在強圉赤奮若嘉定處士范君宗常距其生時歷三百十二甲子矣日躔壽星之次哉生魄其初度也

其子純舉進士居　京師阻於稱觴深以爲歉先期遍干縉紳大夫賦詩以祝其壽得若干篇乃以序見屬夫天下之物可欲者皆可力致莫之致者惟天而已矣壽出於天固非人力所能致又豈聲音言語所可祝願哉而仁人孝子必惓惓焉者愛其親之至情也不徒祝之而必徵諸詩人之言者情之至不能自已也而縉紳大夫亦且嘆咏永歌之不已者君子與人爲善之心也於乎諸作備矣予尚奚言哉先是歲丙子純領京闈薦書適以是日來歸時庭前菊盛開中有一本並蒂二花君觴客賞焉客咸以爲瑞且曰古人有以飲菊泉而壽者此君壽考之徵也又曰物以特異爲祥祥不虛生此進士甲科之兆也不然何以不先不後於是年是日耶今年春純果登進士第嗟夫甲科之兆既驗之矣壽考之徵獨不可必歟予聞永樂初少保黃文簡公宗豫其玉堂廨宇前亦有並菊之瑞一時鴻儒碩士爭賦詩豔之其後果位登台輔壽躋八袠追致政家居之時其尊府思恭先生尚康強無恙一門父子龐眉皓髮朱衣象簡照耀里

閭至今人以爲美談異時君家父子得無近似之不然何瑞應之先見不殊也如此哉既驗其往安知其將來之不驗歟謹書此以俟若夫祝頌之詞顧望之意見於篇什者故不贅是歲之秋八月吉日

壽鄧有文七十序

仁者必壽然乎曰然曷以徵其然曰於古有之古之仁者孰有過於軒昊唐姚者乎又孰有過於姒子及姬之二王者乎其次焉者則有若太公望衛武公又其次也則榮啓期張柱史之儔之數君子者其於仁

也或安之或利之又或強之故能安樂壽考以全其天焉考其年數軒轅百一十少昊百堯百一十八舜及禹湯皆百文王九十七武不及者四年太公八十遇文王衛武公九十五榮啓期九十鼓瑟而歌張蒼亦踰九十由是觀之仁壽之理斷斷乎其必然矣金陵有鄧君有文者今茲歷甲子四百六十矣陽生之月蓂莢退五其初度也騰驤千夫長范叔逵氏與之交莫逆先期會其素所游者圖所以壽之者僉曰莫如文乃介鄉進士徐啓東謁予言予詢鄧之為人徐曰仁厚君子也居於市而不為市人之行允其存心制行必依於仁慈祥惻怛之意恒溢於接人待物之間噫允如子言斯人也其亦幾於彊仁者歟有是仁則有是壽必然之理也奚假人言為哉雖然仁道至大其器重其塗遠而其取效又最多愈行而愈不至予願有文益弘其心毅其行使德與年而俱進如太公八十而猶有敬吉之言衛武公九十五猶作抑詩以自儆若然則其壽之日躋也雖不敢望乎隆古聖人而於二公也其亦庶幾矣乎予不識有文偶因啓東請而為之言以畀叔逵氏俾書于帛付有文從子之寓金臺者持歸至日以為壽觴之侑

盧江王氏雙壽圖詩序

雙壽圖者太常寺丞王恒克常命工作以壽其尊甫寺副公暨母孺人也中坐並坐者公與孺人也席前列拜舉觴者其諸子及婦也左右侍立各有執者其姪從卒諸僮隸也循門徑而趨勢將入以賀者其鄉邦之族姻交友也惟恒也為官守所羈弗得偕諸弟昆稱觴膝下此圖所以作也圖既成凡與克常交游者作詩祝願之克常既綴圖之下方虛其上屬予序公於予有同　朝之好又常命恒從予游序之作不容辭易不云乎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所謂人道之大綱也人莫不有夫婦而偕老者為希人莫不有父母而具慶者為難在子者得其父母之具慶則在父母者得其夫婦之偕老矣二老者龎眉皓首錦袍珠翟照映乎一堂之上以享有子婦孫曾之奉既而姻親畢來交游駢集酒醴既醇殽核維嘉觥籌交作既醉且飽禮備而情洽其為樂也孰尚焉矧嘗仕　中朝

膺顯爵司天下之平得以推其平日所學以濟斯人者乎矧嘗荷　國恩推封厥考妣以榮名顯秩而厥配亦有貤封之榮者乎矧又以未至之年休致而歸得以優游田里遂其某山某水我游我釣之樂者乎矧又有子朝夕禁近秉翰以侍　天子清閒之燕名位駸駸以起者乎若是者皆人情之所願欲而不可一得者也而公家兼而有之豈非人生之至樂至樂也哉是歲公年八十孺人六十又六六月廿又七日屆公懸弧之旦至于嘉平月望後一日又孺人設帨之辰也克常先期寓此圖弁詩以歸俾其兄若弟至期前後兩獻焉吾知公於斯時目斯圖之華麗耳是詩之溫雅顧語孺人以其子孝愛之故將必慭然于心暢然于懷而有不容已之樂哉樂斯安安斯久吾知孺人之壽將由下而中而公之壽亦由中而上可必矣夫然則恒之身雖不在家庭樽俎之間而其心固已洋溢乎形容言語之外矣於是乎序

都憲張公輓詩序

僉都御史濟南張公大振以成化五年夏五月二十日卒于其家其子鄉貢進士瓚持其舅氏都憲李公廷章所述行狀既徵銘于當世之名能文者又以其所得哀輓詩來求序予與公同舉進士第素相交好義不可辭惟公之性行履歷狀與銘述之詳矣而諸公哀輓之作又皆委曲詳盡予尚何言哉雖然詩之三百五篇篇各有序而又總之以大序焉無非以述其作者之意也今觀諸公之所以詠嘆乎公者凡其性情行義處家莅官出處大節與夫政令之所施恩惠之所及及其平生交游之好契誼之篤莫不備見于篇什之間展卷而誦之如見其人親覩公之眉宇而挹其言論風旨而與之周旋焉又如見其人親接公之笑談而與之傾心露悃而意氣相投焉又如見其人親聆公之誨言而遵其教條受其約束而為之驅馳役屬焉又如見其人親承公之提撕拯拔而得其煦嫗卵翼之恩而賴以生息焉又如見其人親臨公之喪相見含襲歛殯匍匐而弔以舉哀傾觴而醊以致祭執紼而謳以從葬焉章興其體言異其旨或敬而慕之或愛而思之或感嘆而哀悼之種種皆有

詩人之善詠歌一至是哉觀諸公之詩則公之平生爲人可知矣予因璥之請序敢擬諸公之詩以衛人二子同舟秦人黃鳥諸篇若夫子夏所以序詩之意其任在予者則亦有所不得而辭焉於是乎序

故都御史姑蘇韓公輓詩序

成化十四年十月望日右都御史致仕韓公卒于姑蘇之里第訃至　京師凡知治體爲國惜才者咸哀公以謂公之亡豈但公之一身一家不幸哉方天下承平四方無虞時公之有無亦若夫人耳惟一旦

不幸而有倉卒之變意外之事恒得如公者一二人備于無用之地以擬之猝然出之於乂鬱之餘一時之人素望其丰采飽聞其聲望心所厭飫而意所嚮往必將翕然應之羣然趨之帖然服之故事半夫人而功倍之不假智力營費而自然聲銷影絕於有萌將形之始於大體則不傷於元氣則不損其視夫爲之而後成除之而後去者其得失損益蓋千百矣斯人也世豈可一日無哉自公爲忌者所擠以疾乞身歸閑故鄉時春秋僅五十有三耳天下之人不問識與不識莫不惜公之去之速而有識者猶質以漢張敞言謂公終無不起之理特暫爲六月息耳使公常無恙居田里間猶在　朝廷邊鄙也譬則富者之貯金帛菽粟雖不日見於用然而家有儲蓄雖有水旱之災非横之侵皆恃有此以無恐今公已矣而一時士夫可恃如公者幾何人哉此世之深識遠慮者所以於公之亡而深爲天下惜也然則其哀輓之作豈但如衆人泛泛然爲人子弟以悼其父兄者而已哉公交游徧天下而予交公日淺知公獨深頗爲公

所許與故於公之捐館旣爲文酹以哀之又爲諸公引其哀辭之首如此云

丁守彝哀詩序

鄉進士寶安丁廉手一帙甚鉅踵門告予曰此　朝野諸公哀先父菊莊先生之詩也願爲之序先生名恒字守彝予聞其人也久矣守彝以詩聞一方其詩冲澹清雅頗有唐人風致蓋工於詩者也生而工於詩沒而人以詩哀之不亦宜乎蓋詩本性情而情有七哀其一焉三百篇中如二子同舟黃鳥諸篇皆悼

死者而哀之之辭也漢魏以來之詩如七哀之作雖不明指其人哀傷之意隱然見矣有唐作者尤多至若杜老八哀則歷述其人之行實而終之以悲悼之情千百載後諷而誦之者莫不悚敬愛慕如其人之猶生悲思疾痛如其人之始死不必歷考史傳而斯人之生平大槩歷歷然在目中矣昔人謂杜詩爲詩史予竊以爲近世哀輓之作皆死者之實錄也夫達官貴人功大名顯其卒也鼎彜有銘謚有議史有傳固不必籍此以流聲實於後來若夫山林寂寞之濱高人隱士名不載于仕版跡不至於都市雖有絕世之行探賾之學而昧昧無聞者多矣自非當代之能言者取其行之高蹈悲其生之不遭形諸聲詩傳諸將來夫何以能壽其名於天地間哉此哀輓之詩所以作而孝子慈孫所以惓惓於斯也釗守彜傳學能文而於唐人詩尤其所長其詩名固已著聞於一方矣今由諸公之作殆得以廣其名於四方永其傳於後世耶後有知言者采輯有明一代之詩因諸公之言而知有守彜使其詩得在所選焉未必不如唐音中之邵謁也是爲序

謝署正輓詩序

哀死以詩禮歟曰禮也曷以知其然於禮有之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是蓋發于人心之自然而形於聲音合於典則比於節奏有以動其怨慕哀痛之情是豈無故而然歟此哀死者所以必以詩詩必合於禮禮之中必有樂樂之至必爲哀斯豈無故而然歟一本乎人心自然之天莫之然而然雖欲不然不可得也近世輓詩說者謂其源流於田橫義士之作斯固然矣抑孰知其所以然者乃出於人心本然固有之善秉彜好德之所同然者乎順昌謝公以善以子光祿寺大官署正昱貴　勑封如其官以天順甲申歲卒于家訃至　京師一時卿大夫士咸爲詩哀悼之併及其內子王安人嗚呼所謂哀死以詩者歟禮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傷生於死者而弔生於生人今謝公平生足跡未嘗出其里閈名姓未登於仕籍禮義所施僅在其姻族德惠所及僅於其鄉閭而

諸君子一聞其訃徒以其子故乃哀悼之不已以至形於詠歎諧於音律協於節奏成於篇章其辭悲以切其意幽以遠美乎淵哉皆有古詩人之風中夫禮合夫樂而極其哀傷感慕之情夫豈無自而然歟署正君既粹成帙偕其鄉友求予序於是乎書以冠諸作者之前

侯教諭哀詩序

人莫不死也而死得其所之爲難所以難者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也尤溪教諭天台侯邦重以父怡素處士之沒哀過而至於毀不幸卒焉或者病之曰聖人立爲中制教人無以死傷生今君以親故哀毀以死無乃非中制乎嗟乎爲子死孝爲臣死忠可謂死得其所者矣然死忠與死孝實同而異子之於父天也臣之於君人而天也人而天者可以用義純乎天者一於用情而已義有所不計焉非不計也不及計也葢人之有是身親所生也無親則無身親旣喪矣吾身何有哉方其泣踊號慕之時創鉅痛深五內分裂上不知有天下不知有地中不知有己身又何暇計

其死生也哉是故親死而哀哀而至於毀毀未必死也而或死之非故自戕其生以致之死地而忽不自知其至於死也是其死也葢出於天理人情之至真至切非若臣之於忠得以義權其輕重緩急以爲去就死生者比焉然則君之死也揆之中道雖不能不過然其志則可矜而其情則可哀也已矧君年方富學方進才方可以有爲乃弗得下壽乃不階貴位以死是尤不大可哀矜也哉誠宜訃音一聞一時縉紳大夫士無問識與不識莫不爲之嗟惜哀悼而又長言之詠歌之不一焉是亦天理人情之不容已者也君之季父方伯　公粹諸公哀君之詩旣裒帙俾予引諸其端予故推明君之志以見其所以死用以解或人之病君者云

王時暉輓詩序

予友慈溪王時暉卒於　京師凡與之交游者咸作詩悲之或粹成帙青田潘舜紱袖以示予予披誦之餘不覺淚下乃爲之序曰嗚呼古之人不偶如吾時暉者不少於唐有一人字元賓韓文公稱之曰才高

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於宋有一人字逢原王半山稱之曰其言浩浩乎沿之而不窮其行超超乎追之而不至卒之二子者皆未至於大成以死二公以崇奬斯文爲已任故深悲之悲之非私之也今吾時暉之才之行其所以言及其所以行固若無愧於二子者使其及見二公則其所稱而悲之者亦將無異焉雖然元賓在當時固已登上第爲宮僚逢原不知其曾求仕否設求之未必不可得今時暉則四至禮部矣及需選天官又以能書預中書舍人選不旬日除書當下而竟不能得豈非其命哉且時暉平生苦心極力學爲文章又以其餘力學書其文最工而書次之及其以文試也乃不見省以書試也顧在所取失之此幸償諸彼衆方爲之喜奈何時暉自生而童而冠而壯間關三十餘年僅成此名而乃不能忍死旬日間以待朝家一命需其冠服以袝於棺藉其名位以銘其旌況欲望其大行所志以惠生人乎哉嗚呼悲夫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目有其容心忘其爲死也雖欲不悲得乎悲而不形諸聲得乎宜

乎諸公詩以悲之而予亦不能不爲之序焉

贈洗馬羅君夫婦哀詩序

太子洗馬羅明仲先生之母　誥封太宜人陳夫人卒于　京師一時公卿大夫士咸賦詩哀之明仲將扶柩南歸與其先尊贈洗馬公合葬于其鄉因稡公始捐館舍時縉紳大夫所作哀詩與今日諸公所以哀太宜人者倂爲一帙俾予序予托交明仲有年知其家世有素羅與陳皆西昌之鼎族而羅氏之先文獻之傳見故少師楊文貞東里文集尤詳盖詩禮之宗也公自幼爲文貞公所鞠出自大儒之門薰炙陶染衣冠步趨自與流俗不同望之者知其源流之有所自也而陳夫人以名宗子嬪於儒家禮節儀範迥與衆異然則人固不可無所本哉予嘗讀文貞公所著羅子理先生傳曁所謂慈訓錄者盖知羅公之先其伉儷故多賢懿可爲世法而知公與夫人其持身之德理家之教遠有端緒是宜其生也人敬之慕之而沒也人哀之悼之至形於詠歌以成篇什夫豈無所自而然哉況有洗馬君爲之子謹身好學名重當

代旣已恪勤職務以來　朝廷褒封之典又能重誼廣交以致士夫讚詵之譽誠宜其親之棄其榮養也識與不識者咸爲之哀悼固以其二親之重德高誼素爲遠近敬慕之故然亦由洗馬君顯揚之孝有以致之歟　朝之縉紳先生或述其狀或志其墓或爲之詩若誄而予爲之序

弘治三年春三月望日男敦編次

天啓元年仲春望日七代宗孫爾毅重編

爾懿同編

毅男（兆昌朝昌）校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十五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十六

大學士謚文莊瓊山丘濬仲深甫著

記

霸州廟學記

我太祖高皇帝開國建號之初元歲在戊申是秋八月王師定元都明年冬十一月即　詔相臣定學校規制條教來上閱月頒下天下府州若縣期以嗣歲正月開設學校時洪武紀元之次三年庚戌也霸州在勝國時隷大都路爲支郡至是更路以府而州仍

隷焉州舊有學是時守臣因其舊起其廢用以應詔命邦人士甫脫干戈即得從事於俎豆詩書之習洗百年之夷染復三代之華教其土地若始離洪荒其人民若始出胞胎頓然一新非復往昔之舊矣肆我太宗文皇帝建藩于燕旣而入正大統並建兩京霸自是遂入邦畿內爲赤縣地密邇　皇化凡教令之頒先天下而首得之以故士風民俗日改月化視前代有加焉乃成化四年太原李君庭訓來知州事始至循故事詣學宮謁先聖禮成退坐論堂進諸生

講解經傳顧瞻廟貌月就頽剝堂廡日將傾圮大懼學政廢弛人才放失無以稱　祖宗興學育才之意而有以來瘝官不事事之誚退而謀諸同知湯鑑判官韓志良訓導王繹等議以克合乃捐己俸節冗費究宿弊以資用度不足而又募之富民召工市材揆日興作自大成殿以及兩廡明倫堂以及三齋下至於師生之舍庖庫門墻之屬咸一新之凡五閱月而厥功以成太守率師生行舍菜禮以告成于先聖畢則大會僚屬以落之是歲九月甲子也時監察御史三山陳公奉　璽書督學事巡行至覇師生合辭請文以紀其成乃具書遣生員孫昱代請於予粵自孔子夢奠兩楹之後中更秦禍漢興歷高惠文景四帝至於孝武元朔五年蓋八十有三年矣而學始興雖以有宋崇儒右文之世亦必更四君八十四年之久而後有州郡之學惟我　聖祖武功甫成而文教之興速在一二年之間覇於是時入職方僅踰朞爾而遽得以沐浴教養之澤服儒服事文事以有絃誦詠游之樂一何幸也始者南北相望猶四千里今又幸近在　輦轂之下德澤之沾溉條教之宣敷朝發而夕至舉目而見側耳而聞跂足而可以竢其至也得之既先則其所以感發而興起之者烏可以後嗣今吏于茲師範于茲受教養于茲者其尚急所先端其本勉力以圖報稱以毋忘其所自哉是爲記（成化三年）

高州府學記

高凉郡學興於公私力屈之時可書也天下之事動之有機用之有要爲之有其方則不難於咸十數年來海以北地爲嶺徭所侵掠民什喪其七八官府岌岌然居民上凡事一切粗具上之人亦不甚拘以文法按以故事至於學校一事尤以爲不急之務視之蔑如也廣東按察副使闕里孔公韶文獨慨然太息以謂民物凋弊甚矣必欲復承平之舊視非振作士氣固結人心不可得已必欲作士氣結人心亦惟鼓之以其機提之以其要行之以必效之方然後庶幾焉耳學校者申明教化之所義理之所從出也所謂動之之機用之之要爲之而的有可效之方其不在茲乎始公以名進士出知遂縣擢知高州府事以撫

綏得宜控制有方爲當道者論薦起貳憲臺奉璽書專理高雷二郡兵務然其心尤惓惓於高顧惟士氣萎薾人心渙散所以鼓而舞之萃而聚之非學非有廟祠儀繇所以申明教化使民知所趨向講明義理處興辦感發無有先於教學之事者於是節縮費用量度事宜取用於財屈之餘役力於民鮮之時其所施爲措置蓋視他郡尤難焉者凡學制所當有若大成殿明倫堂從祀之廡分教之齋其規制一復承平之舊而又有加焉知高州府事豫章胡侯琳知茂名縣瓊山曾君英以書遣承福文學揚珙來求予記其成昔魯僖公脩泮宮春秋不書說者謂常事爾彼春秋之世雖日征伐盟會歲無虛月然當是時禍不及民是以學校之脩葢未廢雖不書可也若夫今日高涼之境自夫有司不戒於其初遂馴致於田里蕭條民無葢藏凡所以養生送死之具一切蕩盡尚何有於教與學哉於此之時有能以餘力及於教學之脩可例以爲常而不書哉孔公舉此可謂得其機要而必有可效之方葢教化既脩義理自明義理明

則仕者知有備無患之義先事則豫防而備戒已事則謹守而嚴持知食焉死事之義無事則與民相爲心體有事則與城相爲存亡爲民者知入孝出弟之義時平則服勞樹畜以事其父兄患至則衛之如手足之於頭目知尊君死長之義平居則趨事赴工以奉其長上臨難則衛之如子弟之於父兄夫然則學校之設不但聚生徒以講學育人才以需用而已詩曰旣作頖宮淮夷攸服葢理明則人心固人心固則士氣作士氣作則彼蠢然填頑者亦將惕然感動憣然歸順矣運其機舉其要行其方而必效者孰有過於此哉於是不辭而爲之書

東莞縣儒學記

嶺南人才最盛之處前代首稱曲江在今世則無踰東莞者葢入　國朝以來踰百年于茲嶺海人士列官　中朝長貳臺省者無幾何人而東莞一邑獨居其多君子推原所自咸歸重於學效育才之校焉東莞縣學肇宋歷元至今凡幾廢幾脩矣然皆有而未備備而弗華成化丙戌予友范君彥理來知縣事旣

[illegible]年振作斯文大興學校若大成殿若兩廡若戟門若靈星門若會饌堂若齋廬若庖廚則鼎新之若明倫堂若左右兩齋若觀德亭若三賢祠則脩葺之若先師若四配若十哲若從祀諸儒則又飾其肖像與增塑焉規制大備文采絢耀邑人士以爲自有邑學未有如此之盛者也費一出於已資與允士夫之樂助官與民咸弗與焉於乎若范君謂之知所先務非邪荀子有言上臣報國以人蓋謂薦賢也然薦賢止於一人孰若養賢得人之爲多養賢止於一時又孰

若廣養賢之地以儲蓄造就之使人才有無窮之用之爲多哉學校者養賢之地也今天下郡縣無有無學之處而人才之生或有焉或無焉或間有焉不能一一皆齊而東莞人才之盛獨甲於嶺南則夫異時儲積所得教道所成以爲　國家用者不獨在一時且將流於數世之後則范君報國之心寧有旣耶爾東莞士生長是邦而游學於斯尚當興然以賢才自君期以媲休於鄉賢之先達者由是而進之唐宋諸賢使天下後世之人視今日嶺海閒之有東莞亦猶曲江之在前代也顧不偉歟於是乎書以俟

梧州府縣廟學記

梧郡介兩廣閒實惟嶺海要地　皇上以邊夷之不靖也命御馬監太監陳公都察院右都御史韓公平江伯陳公畀以節鉞專征之柄以總鎮兩藩地未幾平江公以召去而平鄉伯陳公實來繼之武功告成邊鄙肅清于時韓公實任總督之寄諭于衆曰武功雖可以遏絶亂略然非聖人之所尚也所以柔人心而銷輭其强梗之氣莫若脩文教脩文教莫若興學

校太監公聞而是之爰主其議而前後兩總戎公議皆克合一時兩廣藩臬諸公以事在梧者咸與焉於是庀材鳩工大肆興作拓其基而大之撤其舊而新之材足而良工能以勤都憲公視事之暇躬爲督視象心齊同畢力殫藝曾未踰時規制咸備中爲禮殿翼以兩廡繚以周垣廣庭重門一一如制郡學峙其左邑學峙其右講誦之堂齋祭之室會食休宿之所以至於庖湢庾廩凡學制所當有者兩皆備焉閎麗靚深爲兩藩學校之冠議者謂非獨嶺以南所未有

雖中州亦不多見也父老相與議於鄉曰鄉也室家之不保何有於學校士民相與議於途曰鄉也奔走之不暇何有於讀誦呻吟之聲化爲絃歌棘矜之用變爲俎豆伊誰之功歟是不可不知所自於是廣西按察司副使范君布政司參議黄君因衆心之所願欲者求予文以紀其實將刻諸石以垂永久竊惟有虞舞干羽于兩階而有苗格魯僖作頖宫而淮夷服孔子亦云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則用文德以服遠其來尚矣雖然文德之敷必在於徂征之後葢先有以折其氣而後有以服其心苟非大禹先有徂征之師則兩階之間七旬之舞豈能遽格有苗於萬里之遠哉是故文德武功必相爲用又必有定所有常時而後可行之久遠焉學校者文德所從出也於此明倫於此講道於此同風俗於此造人才出征則於此受成振旅則於此獻馘鄉則於此飲酒射則於此比耦與凡歲時禮節帥民讀法之類咸於此焉行之閑人心忠孝之天立國家紀綱之地扶世教於不墜[illegible]川於無窮此先王立教之大端也若夫作士

氣於委靡之餘折驁誺於萌芽之始歛強悍之氣以圓之道義之區斯又其微意所在焉公建學立廟之意其有見於茲歟予旣叙其實而又竊魯人作詩頌泮水之義繫之以詩俾邦人士歌誦公之盛德永永不忘也詩曰

桓桓學宫于江之滸禮殿中峙翼以周廡左郡右
邑兩庠夾輔經閣峩峩圖書之府講堂渠渠論道
之所棲士有廬養賢有庾有庖有湢有庭有户凡
制所有莫不備舉室千斯楹牖百其堵式完以整
鱗鱗雅雅如砥之平如翬之翥如日星之麗如枝
幹之附像設維肖器用不窳有事上丁上下降俯
於論鼓鍾於舞干羽麗牲有碑薦饋有俎駿奔在
列心虔貌傁有翼其趨十百其侶誾誾啾啾篌笥
斯鼓準圓於規則方以矩容貌侃侃衣裳楚楚言
笑詡詡和樂姁姁匪道弗談匪善弗取百越之墟
千祀之下士風民俗變而中土如古鄒魯如漢潁
汝揆厥所元夫豈無故曰安陽公今之申甫彔不
爾茹剛不爾吐爾饑而食我翼以哺爾兇而頑我

碑以斧不飾而文不威而武新宮告成四方來覲父詔其子孫承於祖相語以言銘鏤廝廟曰今學宮昔焉草莽倏然而成莫匪神助匪惟學宮我室我處我田我耕我子我乳今我所有孰非公之所與公不自有歸之當宁亭因民心代天作語述此銘詩以詔終古（成化十年）

瓊山縣學記

孔子生於魯魯之南境則楚北境則齊當孔子時楚竟淪於蠻夷齊必一變而后僅可至魯魯聖人之鄉也亦必一變而后可以至於道焉然當孔子世魯之治化竟未聞其能於變而底於時雍之域况今去聖人之時餘二千年之久距聖人之居幾一萬里之遥者乎瓊在禹貢荒服外漢武元鼎中始入中國其去聖人之居甚遠服聖人之教最後其於聖人之道蓋聞風而興起非有所覩感而過化者也然今日衣冠禮樂之盛固無以異於中州其視齊魯亦或有過之者豈孔子欲居九夷之志乘桴浮海之嘆豫有以定於千載之前萬里之外哉瓊山縣居郡郭下郡有瓊

山譬則人身之有首面邑有學校譬則首面之有眉目也茲邑實爲諸邑之首其學校亦視諸學爲冠邑有學肇於宋始遷今地則在　國朝洪武九年自是以來雖屢加脩繕而僅取苟完無經久計成化乙酉廣東按察副使會稽唐君貿夫行部至瓊始發官貲畀知府清漳蔡君叔清脩復明倫堂暨崇禮養正二齋功未就緒歲辛卯憲副豐城涂君伯輔奉　璽書專鎮海南留心學校乃市旁近地以廣學基兼助其貲以畢前功又剏會饌堂及號房三十間知縣事五羊梁昕實力其間訓導高涼周書專董其事既迄工以記見屬予邑人也知瓊之教事爲詳說者謂瓊士未知學蓋自宋姜君弼從學蘇公子瞻始殊不然公作伏波廟記謂自漢末至五代中原避亂之人多家于此今衣冠禮樂蓋班班然矣觀公此言則其未渡海以前已有衣冠禮樂之盛至公始益變爾　皇朝洪武中姚江趙謙古則來典教事一時士類翕然從之文風用是丕變至今瓊人家尚文公禮而人讀孔子書一洗千古介鱗之陋出而北仕於中州中州士

大夫不敢鄙夷之者未必無所自也謂非學校教學之功可乎今世學校所以爲教者非六經孔孟之言在所擯斥三尺童子人人知性之本善而有荀董楊韓之所不及知者豈今世童子固勝於前世鉅儒乎教素行也教行則道明推諸四海而準瓊處大海極南之陬去齊魯幾萬里而道之彰彰然著明如此是知聖人居夷之志浮海之嘆不行於駕說之時而著於奠楹之後益百世可知也昔之學者不遠千里裹糧負笈以從師于遠今聖人之道與王者之化並駕而偕行隨在而有經有常說不假於辨難學有常師不假於外求居有常所不假於游從食有常廩不假於經營今之爲學者固易於古人數倍矣於此而不知所以自勉焉甚至於自暴自棄豈非 聖世之棄材名教之罪人也哉予忝生是邦於邑士爲鄉先達故因記學之成廣二憲副公作興之盛意而規之以言非獨儆于今且以示來者於無窮云

萬州遷學記

昔史臣紀禹貢山川而終之以聲教所至其東西北皆以地言至於南獨言其方蓋以聖人體天爲治面之所向目之所視其明德之光被初不可以地里限計也廣海居中州之南瓊又居廣海之南瓊之支郡曰萬者又居瓊之南茲地在禹貢時固遠在荒服之外然當是時聲教所訖東止海西止流沙北止朔方今閱數十代更數千年其三方固未嘗越之而有所加也惟南則日闢日遠雖以區區四州之地去中國萬里之遙而郡縣之建學校之設與齊魯不殊豈不以南者離明之方文明之地萬物皆相見於此乎萬在前代爲萬安軍附郭邑曰萬寧皆有學 國初改軍爲州正統中罷萬寧縣而學隨以廢成化壬辰衆以州學湫隘縣學[illegible]舊基則高亢而明爽也議欲遷之適廣東副按察使涂君奉 璽書專鎮于瓊行部至萬爰主其議乃命守備指揮舒翼知州梁某董其事經始於是年某月訖工於明年某月新學告成衆謂不可無記乃遣鄉進士曾琩來求予文惟郡邑有學校猶其有苑囿然儲畯在民間譬則草木生於原野也殊形異種叢生散處藝囿者移彼置此區別而

羣聚之栽培灌溉各順其性而不戕其生慮其不能斂成而速化也又易置其處以冀其速成使凡在吾所培植者皆足以資世用而不棄捐於人諸士子生民畯之家選入庠序爲弟子員何以異此上之人所以培植滋潤之功如此其至而又擇夫高爽之處以廣所居其尚思所以挺立拔出以爲何陽之草木欣欣然就陽明之光求以自異夫陰崖寒谷之所生者異時由郡圃而進於禁籞其爲臺萊爲桐椅爲新甫栢爲徂徠松爲衛武公之箓竹爲召伯之甘棠爲周王之棫樸使夫天下後世之人咸曰　聖化自北而南日遠日盛雖遐外之地不異中州百世之下不異古先顧不偉歟

崖州學記

昔者聖人述經於詩則懲荊舒於春秋則夷吳楚所以懲之夷之者蓋以先王之道不行於其地故爾抑孰知聖人百世之後而其道又越荊楚舒吳而南數千里之遠以至于百越之墟大海之外乎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其言蓋至是驗矣凡天下郡國皆居海內惟瓊一郡獨顓居海之外而崖在前代再涉鯨波非舟楫之利涉不可以通今而釋奠之宮絃誦之所與中州等豈非聖人之道行乎海之驗歟崖有學肇於宋淳祐中知軍毛奎始剏於城西元泰定中徙城東至正中又復其舊　國朝來雖屢更脩葺然皆苟焉而已成化六年豐城涂君伯輔以廣臺副使者之節專鎮茲郡按部至崖慨學宮之庳陋憫學教之廢弛乃命知州事諸暨徐君琦拓其址而前之視舊少西凡學宮規制所當有者咸一新之其費一出於公民弗與知規模宏敞藻繪絢耀州人父老過者驚嘆以爲昔所未有徐守謂崖學剏於宋歷元至今未有文學之士爲之記者以書來徵予文記其事惟昔聖人興浮海行道之嘆而繼以從我其由之語夫當聖人振鐸之時必欲其道之行于遠尚有賴於賢哲之士相與佐佑之矧去聖人數千年微言絕異端起之後乎吾知聖人在天之靈固不能不望於後世賢哲之士相與佐佑而作興之也崖自入職方千二百餘年于茲立爲學校又四百年于茲聖道之行

於茲土也不爲不久矣然而風俗未至於純美人才未至於大振夫豈無其故歟意者佐佑而振作之者未得賢哲之士如仲由者歟今崖學幸得憲副君作興之於上而又得徐守協力以從臾之自今而後誦說有其地休息有其所而崖之士民於此猶不知所以奮發勉勵以求漸進乎聖人之道使風俗純美而人才大振焉追原其咎必當有任之者因書以諗焉且以示夫後之人（成化癸巳冬記）

南海縣儒學記

王者之化與聖人之教並駕而偕行　皇朝郡縣所至之處學校隨之無閒于邇遐南海在中國極南之徼孔子沒後二百十又六年始入中國適在儒道廢絕之世歷漢晉而隋唐至宋慶曆以後學校之制逾備南海古郡也隋開皇世始以名縣縣學附于郡學西廡之下元初始徙于今所薄于民居甚隘且陋泰初姑蘇韓公來貳廣憲始謀拓大肯徙近居民與家以地益學規畫甫定公以擢任還　朝功弗克究又若干年公自都臺出督兩廣軍務武事既脩郁然欲畢前志乃出官帑白金若干授藩臬二府俾左布政使張公瑄按察使甯公良等經營之而以提學胡公榮專任其事曾未踰時凡學校規制所當建置古昔所未有及有而未備備而或廢壞者一旦咸截然方正窿然高大完然周緻煥然明麗甚稱都憲公作興之盛意藩臬諸公聞遣南海文學陳玄賫書浮海來徵予記惟聖人之道放諸四海而準儒道不立則王化不行南海在秦世已入中國方是時詩書之教廢而仁義之澤竭惟刑名功利是用華夏且不有於儒而況四遠之外乎漢興始崇文教重經術以至于今中間雖或有所廢弛然未有舍學校而能作人才正風俗以成一代之治者也我　高皇帝開基之三年卽詔天下立府州縣學頒示規制教本孔氏六經解經必用濂洛諸儒之說踰百年于茲學制大備文教日興故雖窮荒絕域之地前代所不能臣服者莫不皆有學校南海在前代若遐州然在今日則內地也其風俗視華夏不殊而且日趨於古人才之興日新月盛又非但文學一事能先北方之士而已也

士生於斯固毅然以華夏自居而中州之士亦安敢藐然以遐外視之哉所以然者固由 聖王教化積久漸漬所致亦總督大臣及藩臬諸公作興造就之功也後之遊學於斯者視其規制之備荷其教育之深可不知其所自而益思所以自勵哉於是乎記（成化八年）

鳳陽府重脩儒學記

二帝三王所自立之中國其統絕於宋之季世而華夷防決彝倫教斁者幾百年天厭夷德乃生我 太祖高皇帝於山河兩紀之間其建 國也首即南紀之江依秦淮而立南京復欲於北紀之河依汴渠以立北京宅於二者之中據濠之會臨淮之壖立為中都既已建 九重之居奉百神之祀列千官之署而首開教胄之監焉既而定鼎金陵罷建北京之議乃於中都置留守司以鳳陽府直隸京師改國監以為府學名雖降於前而地則仍其舊也其創置之初具古天子辟雍之制今雖降為諸侯頖宮然其面勢規模既廣且大尚或彷彿其故焉則夫傾圮頹廢之餘一旦欲興舉而脩復之夫豈易事哉成化乙巳四明

章君銳元進來知鳳陽府事慨然以脩政立教為己任月朔望詣學宮謁先師課士子顧茲學宮頹壞喟然興嘆以謂郡凡有政務孰急於此矧茲郡實 皇明鴻業所基山川人物非他州郡比於此而不用吾心烏乎用吾心於是乎諜之寮寀訊之師生與凡郡之父老攷其圖籍即其基址乃因其舊貫缺者補之廢者舉之剝落者脩飾之禮殿講堂之外凡為堂者五為樓閣者各一為亭者二與夫神廚庫廩齋舍之類總若干楹經始於弘治庚戌之十一月落成則明年七月也甫成適郡武甯堅承貞來同知府事章君以承貞嘗及予門屬其書介推官廣南李渭長源求予記予惟建學教士固有司之善政而章君之脩是學也其所關係實大蓋山河兩界茲郡實居其中我 聖祖於此生焉奉 上天之正運承厚坤之王氣據中原之要會而一時王侯將相攀附而起者如林之立今其子孫布列中外在在而有而其根本實萌櫱于茲譬則徂徠之松新甫之柏既已斤斧之斵削之棟明堂柱清廟楹百室以立為百世之規制矣原其

所生之地則徂徠新甫也地道敏樹土性所宜伐而復生必然之理也所以培植其根荄滋養其萌蘖條達其枝枚灌溉而封固之俾至于成材以復其故也烏可後耶章君謂此舉政務莫急焉誠知所急也已予因其請記而竊有感焉蓋堯自甲辰歲即帝位立中國之統又一千七百九十八年至周靈王二十二年庚戌孔子生作春秋以嚴華夷之分又七十三年夢奠兩楹歷世一千七百五十一年至宋祥興己卯中國帝王之統始爲北狄所絕而文儒之教因之而陵夷我　聖祖始復帝堯以來中國之統明孔子以後彝倫之教王業所基實肇于斯九公十八侯與凡百辟卿士將率師尹分閫守職者秉時奮興翼成一代之大功弘敷百世之遠模皆淮濠之產也昔有其人今無其人耶矧今郡之疆界包夫宿穎壽泗諸州非但一古鍾離國也郡之民黎實以江浙湖海之間右非但一淮泗間人也郡之人材於六縣四州民間子弟之外而又兼育夫武弁之冑屯營之秀則是茲學之設其所教育者豈徒一方一郡之賢俊而已哉夫以明秀之山川膏腴之土壤何也所封樹者惟厥土之所宜今則合四方之所產以並植焉合地氣之精液嚮陽明之近光受天滋之釀澤得之厚而最先林林而生芃芃而盛緜緜而久大之爲棟樑小之爲榱桷必直而不撓堅而莫能攻有大易棟隆之吉無鄭人榱折之虞合衆楹以共成屹一柱而獨立以扶翊裨贊我　皇明之化於億萬斯年俾中國之統永延儒者之道恒明其大統會大根本皆基於此　帝鄉之學爲後之蒞政于茲施教于茲受學于茲者尚有感於斯文

道南書院記

道學復明于宋起自西南而行於中州其後也復還於東南蓋天示奎文以開有宋一代文明之治生周子於道州營道縣歷四葉　天子以明道紀年是歲明道生于黃州之黃陂明年伊川生大賢所生其地其時皆不偶然也二程侍其父大中公宦游南安周子適官於是承父命從學焉是則道學之興其始蓋自南也程子既長歸北方乃以其所得於周子者教

河洛之間一時南北士多從之游南方之士其尤著名者游與楊也游之別也程子未嘗無贈言惟龜山先生之行特發爲吾道南矣之嘆所謂南者非道始之南也道終歸于南也嗟乎先生之歸豈但儒道隨之而南哉曾幾何時而世道亦從而南中原遂淪於夷狄雖以嵩洛間人亦不復知有程學幸南[illegible]文道脈中興於南朱子者出斯道乃大明于甌閩之間使天下後世知有聖賢全體大用之學帝王大中至正之道萬世行之而無弊者其功大矣後之人推原所自咸歸其功于龜山先生葢以周程二三子發明孔孟不傳之秘於絕學千五百年之後[illegible][illegible]之脈而延之俾常行至今者非先生之功而誰[illegible]傳曰道待人而後行當宋運中否假使世無先生則無朱子矣無朱子則周程以上所得之要堯舜以來相承之緒必至中絕其所關係豈細故也哉是以尚友古人者不徒論其世而必表其地也謹按先生自五世祖來居將樂初師程伯子于潁昌繼師叔子于洛得道南歸以授其徒羅仲素仲素之先豫章人也避難來居

南平後徒于沙仲素於楊門獨能任重詣極以所得河洛之學授其同邑李愿中而朱子淵源實於是焉出是三先生者皆劍產也而朱子亦生劍之屬邑尤溪夫以一郡之狹四邑之小二三百里之近百年之中乃有四賢並生于一時上承下啓以延千萬年道學之脈其地葢覩東周之鄒魯也昔孔子生於魯當成周之旣東乃欲興其道於東方葢謂魯也然而竟不得如所志惟以斯道傳其徒曾參參以傳聖孫伋伋傳於鄒孟軻氏後世稱斯文之宗必曰孔孟稱文獻之邦則歸鄒魯云方宋盛時孔孟之道大行於河洛之間是時尚未南渡也先生歸延平程子已謂其載道之南其後果有羅李二先生繼先生而起以傳其道集大成於朱子今天下家藏朱子之書人習朱子之學夫孰不知其淵源來自紫陽而聚徒講授於考亭雲谷之間以發揮程學上遡孔孟之傳抑亦或有不知劍浦之濱九峰之麓乃朱學所從來之要會者矣苟非當路君子有以表章之夫孰知其然哉鄱陽林[illegible][illegible]素習程朱之書以明經登進士第歷官郎署

來知延平府事慨然欲推所學以見於行首以化民成俗爲政恒謂世之論道學所興之地必曰濂洛關閩閩八郡而分上下兹郡實居上下之中西與建境其西之趨會府者沿劒津而下東與福境其東之朝京國者泝劒津而上或往或來何莫不由於斯閩中所產士以朱子爲第一流人物而閩士所建立者以重明道學爲第一等事功延平爲郡雖僻而小然其所關係甚重而大如此非但有光於八郡也於是與其同寅通判府事應元徵推官王鐸圖所以厚報祀而大顯揚之者僉曰三先生於南沙將樂舊各有專祠近又於郡城北隅合而祠之毋庸致力矣今吾儕新搆公宇以爲　朝命重臣蒞節之所甫爾告成而未有名稱盍揭道南二字以爲書院之榜以示八閩士民與夫四方宦游士大夫凡使節往來及以事經行者俾知兹郡爲道學重興淵源所自之地不亦韙與侯曰然遣伻來求記於予予既推原斯道所以南之故及其書院所以名者如前又爲記其規制歲月曰書院在府治之東廣丈十有一長十有七前爲三門後爲廳事中爲堂最後爲燕息之所前後各六楹並翼以兩廂通環以周垣經始於弘治壬子春其落成則是歲之秋八月也（弘治癸丑）

瓊州府學祭器記

我太祖高皇帝建國之初秩祀百神咸惟其舊獨於先師孔子之祀用木主以易塑像葢不敢以百神例之也至於祭器之用雖郊廟之大亦惟用時器獨於天下郡縣學春秋丁祭用古禮器焉得非以天地山川之祭爲人以祀神宗廟百神之祭因世以異用皆可隨時以制宜若夫先師之祭則主於明道以立敎報本以復古故不容於不異邪夫禮器與樂音同一其質樂有八音而祭之器籩質以竹鼎質以金登質以土俎豆質以木尊罍之屬或土或金形殊而質亦不同近世以竹木之類易壞而或不能以堅久一切範金代之以圖其永其形則是其質則非葢主於用而不泥於其故兹禮所謂先王未之有而以義起者乎瓊郡學祀舊其祭器乆而廢壞弗備成化辛卯廣東按察副使豐城涂君伯輔奉　璽書來飭兵備于

章之餘未遑他務首市銅鳩工傳考古圖像按其制
製之其爲器爵百四十有奇一籩七十有二豆如籩
之數簠簋各四十有四鉶十又二登五尊三總其允
三百九十有三事費一出於官而民弗與知以明年
春二月上丁將釋奠於先師先期舍菜以告其成釁
而藏之庫春秋有事出而用之時相其成者掌海南
衛事都指揮王君璲府學教授陳君顯華也會予以
憂制家居免喪行有日矣王君謂予出有斯學且以
文字爲職業請記其數使後之人有所稽而守焉弗

敢放失昔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以軍[illegible]未學
而欲告以所聞俎豆之事惜其蔽固而不能再問至
今餘憾千載雖然於詩有之旣作頖宮淮夷攸服聖
人刪詩而濟之於頌其意蓋在茲歟今憲副君奉
命以治軍旅之事顧能汲汲然以俎豆爲先盡心力
考載籍倣古制度備其器以用於崇儒重道之祀其
蓋有得聖人微意於千載之下也哉是則可書非但
紀其成具其數以示夫後之人也而於其設施先後
之序亦可槩見於斯云

[illegible]進士題名記

太歲上章閹茂是爲　大明弘治二年是年開進
皇上奉天承運賢俊登庸之第一榜也故事旣賜進
士第必立石太學以示久遠禮部臣以題名記請
皇上以命臣濬臣於是時叨居讀卷之列而文武羣
臣合辭上賀之際實與焉伏惟賀辭有曰天開文運
賢俊登庸夫謂之運者氣化流轉之名有天運焉有
世運焉有文運焉天運則無往不復世運則曆數相
乘若夫所謂文運者綜天經地緯之機顯神功化理

之妙凡在宇宙開闢以來三才之道五倫之教六
經之旨萬事萬物之紀咸具于茲匪徒圖書字畫言
辭藻繪而已也葢必天運循環否極而泰聖人應運
而生握持斯世身任乎斯文在茲之責正倫理明經
術以丕弘治道儲民俊而教育之掄士秀而登庸之
資其彌綸參贊用人文以化成天下而文運於是乎
興雖人之爲而天實啓之也粵自帝堯以歲甲辰開
華夏正統以闡文教歷甲辰者六十又三十六年至
宋祥興己卯華夏之統始厄於夷而文運遂以否塞

我　太祖高皇帝生應昌運以歲戊申開國建基以復中國境土載闡人文旣用輿王良佐建大業晉大統以開一代文明之運然猶思所以爲聖子神孫可繼之道御於次三年庚戌詔天下設科以起懷才抱德之士明年　親策之於廷歲乙丑遂定爲今制至是六千十二子再周天前後三十有七科矣肆我皇上亦以歲戊申繼統適符　聖祖創業之年而次三年開科策士亦龍集庚戌也乃今三月望　皇上御奉天殿親出制策試禮部所貢士次其甲第賜錢福等三人進士及第楊旦等九十人進士出身祝祥等二百五人同進士出身彬彬濟濟鵠立於　丹陛之下以聽鴻臚句傳揭黃榜于魏闕一日聲名遍乎天下文武羣臣公廷合辭以賢俊之名歸之爲　九重賀於乎名歸則責隨之賢俊之名何可當也必爲一世人豪如虞廷之黎獻周室之克俊詩所詠之譽髦傳所稱之天民史所書之國士名臣然後足以當之不然祿祿庸庸冒賢俊之名而欲覬其登庸以享有爵祿可乎嗚虖斯時也正當　皇明千載特起之運聖神繼照世運亨嘉斯文之運至是益恢以大三光五嶽之氣復完人文耶宣噫茲何等氣運邪斯士也皆世所謂長才秀民傑然於衆人之中乘此氣運之盛得以所學爲　聖天子之所親擢將進而官使之以弘一代文明之治明良相逢上下交而其志同噫茲何等遭際耶當此氣運有此遭際乃甘於暴棄而無所建明猷爲非夫也豈不負明時而玷大科哉

江都縣學進士題名記

自黃帝正名百物之後有一物必有一名然物有時而盡惟名則不恃形以立而長留於天地之間所以然者有聲音文字以寓之也聲音文字根於心出於口而具於點畫之間著于簡冊刻于金石者百世猶一日也自唐以來始有題名記盛于宋而極於　本朝故事凡登進士第者刻其名于石列于太學而天下郡縣士有登甲科者亦列其名于學宮焉江都揚州附郭邑自昔稱揚一益二天下州郡之盛揚州爲最揚州屬邑江都爲最是以人才之生江之北淮之南者以是邑爲稱首雖然士生民中猶人生物中也

天地間物生多矣然一物有一名名同而物無不同者惟人之生同一形體也而人之名則人人殊一人有一名千萬其人則千萬其名以至于億兆皆然自有此邑以來人生其間者何止億兆之億兆而名存于世也萬不一二焉漢以前不暇論也有唐以後揚州戶口見於史者在唐戶七萬七千一百五口四十六萬而人士之有名列傳者曹憲王紹宗李邕李鄘及鄘之孫磎僅五人焉在宋戶五萬六千八十五口十萬七千而人士之有名列傳者孫洙呂溱華不過十數人焉而止彼生而具人形書乎版籍登於天府者人人有一名也人呼之而己應之久而至六七十年遽已與草木同澌盡矣而唐宋此數十人者夫何朝代數更而其名姓恒若生哉託之聲音文字之間然也然其所以得託於聲音文字間而有以為不朽之傳者是豈無其故歟穆叔有言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三物者所以壽其名於不朽之具也江都縣學自洪武乙丑開進士科以來登名黃甲者迬迬有之然未有為之題名者今知縣事會稽董君豫以名進士來尹于茲謂為政以人才為先治民以法不若以教報國以身不若以人思所以作興其人才俾其知所以奮發出而為　國家之用視事未久仰白于巡撫都憲張公督學御史婁君太守楊君命工礱石題前進士之名以為後進士之勸乃走書京師以記來請予故學穆叔之言俾勒諸貞石以示江都之士雖然德也功也言也實之謂也而能立之則名在焉有其實斯有其名徒有其名而無其實後之人將指其名而責以其實實之無而徒名之有不若無之為愈也無實之名非惟人不吾堪造物者亦將不吾堪矣可不畏哉可不勉哉

餘姚縣學進士題名記

名為天地間不朽事蓋天地間萬形皆有盡惟名也者雖因形而有不隨形而盡其為事恒不朽而長留於天地之間是以自古聖賢形皆澌盡而其名恒彰彰故在歷百千萬世如一日然談之者不置口而聞之者猶知起敬起慕夫豈無自而然哉三代以來銘鼎彝紀太常載載籍皆其事也然各隨其世之所重

而著其名以傳之不朽自夫科目之制興而世之所重者在進士科　朝廷旣重之而士之得之者亦知自重往往有名於天地間者皆自此塗出也故所在學官輙礱石爲碑紀已得者氏名以爲未得者勸宋以來則然矣今天下郡縣多有之而紹興之餘姚縣獨闕焉羅山胡瀛孟登以名進士來知縣事慨然嘆曰餘姚爲兩浙壯邑入　皇朝百有餘年浙以東士以文魁天下者僅五人而二人者出吾邑中而辛丑一榜天下三魁而吾邑又得其二其待罪邑中適逢其會所以紀其盛而昭之遠者職也因礱石爲碑具其事白郡守浮梁戴君琥適邑人張參議琳來因其書以請記于予爰自天開地闢以至于今人生天地間何限而其氏名著五經十九史中者蓋無幾嗚呼人而得一名於天地間夫豈易哉姚邑人著名史傳者自漢嚴光始厥後由科名發身者惟孫子秀一人列名宋史傳中他蓋未之見焉嗚呼一邑百里之間歷數千百年之久而世名不朽者僅僅若此山川之秀所鍾者止此數人邪其餘皆與草木同盡而此數人者恒昭昭而不朽於天地間其必有所自也夫聖朝進士科視前代加重而於倫魁之選尤重惟其爲上之人所重故天下之人莫不重之重之斯望之望之深而不副所期此責之攸歸也孟子曰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宜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然則有是名者紀于郡乘刻于貞石列于其學宮之中其播今而傳後非直一時在高位也形去而名存長留在天地間而不朽仁之名固假是以長存而不仁之名亦由是以長暴著不亡後之人將指其名而責其實而加之以仁不仁之稱吁可畏哉[illegible]者[illegible]迺而來者續之將若之何而可董子所謂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仁者之事也立德立功立言率以是而存諸心以共成天下國家之務是則天地間不朽之盛事也請以是代二君言爲邑人士後來者勸

天啓元年仲春望日七代宗孫爾穀重編

爾懿同編

、

穀男（兆昌　朗呂）校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十六　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十七

大學士謚文莊瓊山丘濬仲深甫著

記

重建瓊山縣治記

瓊郡得以齒中州望嶺南而世不以遐外鄙夷之者有瓊山爲之屬邑也瓊山邑治倚郡郭下郡統屬邑七支郡三而瓊實爲之襟喉管轄蘇文忠公所謂衣冠禮樂班班葢爲茲邑言也矧夫民俗之醇和物産之衆多工作之瑰奇秀民奇士之駢生競爽葢與中

州不殊而其所有亦或有非中州所有者以之錯置中州諸邑間雖不敢上擬赤縣然亦當第望緊之間棨嶺以南則若瞠乎其後矣邑盛美若是而治事之所弗稱譬則人之軀幹魁梧膚革充盈而首面弗具焉惡得爲稱哉瓊在漢爲珠崖郡名縣以瓊山則自唐始有縣斯有治治之重搬於永樂間知縣歐陽侯旭其後日就傾壓繼治者隨時修飭未有改也天順庚辰寇起城中治燬于火涖事者葺茅以居成化丙戌五羊梁侯以同鄉人來知縣事知民之情宜其土俗上下恊和慨然以興作爲己任乃於其故址建視事之廳六楹其制視前脩廣有加而益以壯偉閎耀軒墀下擬古河陽雜蒔桃李諸花木旁有兩廊爲吏治文書之所爲楹二十一前有儀門儀門之外有大門以間計之各五樓神有祠燕賓有書院以間計之共四居吏有舍計其間凡二十有一又以外門薄官道民來集者至無以容乃市軍營拓而廣之以達前衢植以雙表扁曰宣化而以申明旌善二亭翼於兩旁肇事於成化某年某月訖工於明年某月門閎靚

深堂宇高門垣墻固周花木紛敷足以修前規而聳後觀邑之父老幼稚與夫旁近過往之人驩相謂曰自有縣未始有也侯以予邑人叨官禁近以文字爲職業寓書　京師俾紀其成予諾之而未遑適予以憂制家居父老相率申侯前言予惟瓊在前代與儋萬崖並爲四州　國初始升瓊爲郡而以三州隸焉昔人以邑名州而又仍其名以名郡得非以茲邑所有足以葢夫三州六邑者哉予嘗惟吾鄉僻處遐外而海內士大夫未嘗以遐外視之詎其藝文俗尚則

曰海邊都會誇其物貨則至目以小蘇杭焉顧仕而履其境者乃多不然匪獨遐外其人併自遐外其身何也意者海氣昏濁觸之者輒爲所眩瞀迷惑而頓忘其傃邪求其存姑息之心行苟簡之政以趣目前者盖亦甚少矣况望其營久遠之計廓宏大之規以覆庇後人也哉繇此以觀則侯之心之政可槩見矣繼侯以治者登茲堂以臨吾民尚知所取則而不至以遐外視吾人夫然則予之記不但紀營搆志歲月而已

感恩縣海南道分司記

皇朝之制凡天下藩服皆置提刑按察司司各有分道各授以印章每道於其所部郡縣皆有分司部使者有所廵行則弭節于斯以按事焉廣東憲司分五道海南道專部瓊州一府瓊支郡曰崖崖屬邑曰感恩舊有海南道分司僅蔽風雨甚不稱厥制成化辛卯知縣事賓安莫侯宣慨然興嘆以謂此非所以肅憲度而竦觀瞻也乃撤其舊而新之規制粗備雖其宏壯華麗比諸他郡邑若有所不逮然較之於其舊

則大不相侔矣夫恩之爲邑最僻而小僻則不當孔道而往來者稀小則財力不給而人不責備官于茲者往往因循苟且於其所居之廨宇尚不知加葺矧此分憲之司部使者間歲不一臨臨亦不信宿而去臨時取具苟應一時上下恬然不以爲怪莫侯乃能用心及此此其可嘉尚也夫間以書來徵予爲記予惟天下之患莫大於民有鬱情不能以上宣上有恕心不得以直達必有壅蔽之者然後不宣必有抑遏之者然後不達不宣則寃莫伸不達則氣愈激禍亂作矣是以唐虞盛時天子躬行廵狩之典周置撣人循省四方漢遣椽史分制諸郡皆所以通上下之情以逆折亂萌潛銷禍本也我　高皇帝於凡天下郡縣無大小無遠邇皆設憲治以臨之是以百年之間四海之內恒如一人一身然關絡脉理周流無間製一毛鍼一孔而四肢百骸皆應焉用此道也噫分司之建置所關係之大如此後之按節于茲者盍思其所以哉

會通河土橋石牐記

皇朝因勝國會通河故道而深廣之通江淮漕以實京師餘六十年于茲矣然地勢多變天時不常盡人事者必隨時因勢以節宣之然後盡其用而利濟於無窮焉自河決陽武潰出張秋之後　朝廷旣命大臣築塞之以復其舊矣然其間猶有所壅滯之處一時任事之臣隨所在而爲之防備非一所也河流經東昌府之堂邑縣境地名曰土橋其上流之牐曰梁家鄉沿而至是十有五里下流之牐曰戴家灣沂而至是四十有八里又三十里抵臨清縣之上牐漕舟

至此出會通而下潭御僅七八里爾輒膠於淺而不能行日集而羣聚於土橋上下十數里間舟人吽嚻推挽力殫而聲嘶望而不可至主漕計者病焉時山東按察僉事陳君善專理其境之運道議於此建牐以積水濟舟屢言於上而弗見報會都憲翁公巡撫山東所至詢民疾苦君乃以狀上公具聞諸　朝天子可之下其議於工部仍命吏部設官如常制公得請躬涖其處區畫事宜俾君專其事君計徒庸致財用授其屬東昌府通判馬聰等督工卽於所謂土橋

者建石爲新牐凡其規制之廣狹長短與夫疏水之渠祠神之宇涖事之署一如常度經始於成化癸巳冬十有一月之朔至明年甲午春三月告成於是水之瀕散者有所束而舟之往來者無所阻省常歲挑浚之役薪蕘之費奚翅千百未幾公入　朝爲地官少司徒而陳君亦陞本司副使人之嘉其績而蒙其利者恒如一日歲丁酉陳君乃以書來俾予記之竊惟水生於天一而成於地六其大用在滋稼穡以養人生其生于天者旣潤其載頴之苗俾生生以爲民

天其成於地者復浮其旣粒之實俾陳陳以爲國計順天地自然之理平其勢以通其利非大君孰主張是哉君主張於上臣輔成於下此古者刳剡疏鑿之功所由興而後世河渠堰牐之利所由設也漕運之制雖兆於禹貢而特盛於漢唐宋之中葉然所漕者江也淮也河與渭也彼皆因天地自有之勢惟汴出於人爲而其初意在於般遊後世特假之以漕焉耳惟我　國家並建兩京據西北之形勢而用東南之財賦中間齊南魯北之境氣勢衝絕脉絡中閡爰尋

故道引汶泗循淮濟會滹漳御以達于燕於是則用豐而形勝益壯矣是則會通一河雖若有所因然昔人啓其端未大著其効若夫弘深廣運之功則有在乎今日也其大規畫大體勢固本乎　朝廷若夫因時隨勢節備而曲通之者其任事之臣不爲無助焉予謹因一牐之役而推原其本如此以爲記庸以示夫後之人

紹興府新修水利記

紹興居浙東下流凡鄰郡及屬邑之水多會于斯以入於海有東西二江焉東江於民無甚利害惟西江之水則會稽山陰諸暨蕭山四邑之民實資以爲利而亦往往有害於其間故昔官于茲有志利民者若馬氏之築鑑湖龜山之築湘湖趙彦倓之築海塘皆於是江焉以致其力其遺迹可考也雖然土地變遷古今異宜固有昔然而今不然者君子舉事覘夫利之所在者何如爾又何陳迹之泥哉當是之時水散流以入於海利在下蓄水是宜昔人築塘積堰而禁民廢湖以爲田今則塘堰久廢之餘凡昔日汪茫沮

洳之區莫不畇畇而芃芃悉成膏腴之壤四邑之民仰給以生生者非一日矣尚欲泥其迹而不知變更可不可哉此紹興知府戴侯琥水利之興所以異於前也歟侯以名御史來知郡事下車之初問民疾苦知其所患莫急於水利之修乃躬臨其地而徧閱之以求其利之所在與害之所必至備得其實乃擇日庀徒於其要害處建石爲牐凡六在山陰之境者五曰新竈曰柘林爲洞者四以泄江南之水曰夾蓬曰匾陀爲洞者三以泄江北之水曰新河爲洞者二以泄麻溪五湖之水在蕭山之境者一曰龕山爲洞者二以泄湖湘之水蓋旁近谿澗之水下流皆胥會于小江龕山有牐以分小江之勢而新河之牐又倂小江諸水悉引而西焉其所建置疏塞啓閉咸有法則斷斷乎必有利而無害必可經久而不壞諸費一出於官而民無與焉於乎若戴侯者所謂良二千石者非邪郡之耆舊封給事中張蘊輝父爲鄉人倡適節推蔣君誼以事來　京師屬求予文以永侯之功於不朽竊惟五行之用水土爲大土爰稼穡而所資以

生者水也水之在土也潛則泉發則源流之則爲川塞之則爲淵潤下之性固無往而非利也然或失所制則往往或能以爲害故水必賴土以制之人因其用留其所不足而放其所有餘適夫過不及之中然後能成生物之功其大用在滋稼穡以養民生善用之則燥陽不能以亢濕陰不過於淫而草木蕃蕪百穀用成矣此古之明王所以必謹於溝洫坊傭之制而世之良吏亦必舉夫疏通猪畜之政有以也夫紹興古名郡吏治之載於史冊者代有其人而尤以興水利爲良令其遺蹟或存或湮而百世之下蒙其利而仰其德者恒如一日戴侯繼前人後而興此役雖不拘拘其已往之陳跡而其利民之心則固昔人之心也後之繼侯者人人存侯之心行侯之政次第而推廣之則其利之在民者庸有旣邪於是乎書以爲記蓋美前政之良以啓後之繼者於無窮焉

瀛洲橋記

水在天地間爲利最大爲性至險可用也而不可蹈可涉也而不可越聖人者任裁成輔相之道設卦以

占其利涉與否而又制器以爲利涉之具順而行之爲舟爲筏逆而度之爲橋爲梁旣有其具則地之勢盡矣而人之行也不止地之形斷矣而人之行也不絕由是而極天所覆地所載之處無不可至焉閩爲東南奧壤川流不出其境舟周隨流泝遡上下于其境中若原陸衢途行所必由水中斷而地橫絕所以截流而渡者又必有橋梁之設焉建郡居閩之上游而建陽又居郡之上游是爲徽國文公講道之所其地視魯闕里萬世道統關于此四方書籍聚于此其邑雖小而其所關係甚大矧爲江浙入閩之咽喉凡閩人北出而朝于京闕未有不由此者去縣治十里許舊有橋曰瀛洲在考亭書院之右昔元定先生謫道州文公先生嘗率諸生餞之於此蓋邑之最勝處也人士過此者想二先生之高風大節必徘徊嘆咏而不忍去庶幾有感發興起之助非但以利濟往來之人俾其不病涉而已也永樂丙申洪水泛漲橋圮者六十有二年矣成化丁酉瓊臺海澄靜之以乙未進士來知建陽縣事慨然以興役爲己任始與寮寀

熊傑輩捐俸以爲民倡適貳守古曹李君明以事行邑專委典史趙銘以經理之而董其役者耆民陳嬰丘童陳志翁泗僧蟄峰也經始于歲丁酉春三月告成則庚子歲秋八月也橋之下有石墩七上爲屋四十有一嗚呼物之成敗雖有五數而其所以成之者未必不由人之智識才力也方是橋圮時天之干十二支相配至是一周而又過之中間蒞是邑者豈無賢令佐按是邑者豈無良守貳暨明部使者及是邦之人亦豈無市里之義俠者邪然而卒有待於今日者有由然也昔孟子譏子産惠而不知爲政文公先生亦舉蘇長公言謂其有及人之小利無經世之遠圖嗟乎一橋梁之廢興固若無甚大關涉者而大賢君子往往以是而察其人之所爲所圖夫豈無微之空言哉靜之初舍鉛槧之習以臨吏民卽能有餘力以及夫徒杠輿梁之事亦可謂識治體者矣雖然古者徒杠輿梁之成一歲事也若夫後世石梁之建則又以世計焉事尤難於古矣夫成之固不易而敗之亦不難文公先生記上清橋欲後之君子知其成之不易相與謹視而時脩之今茲橋在文公之鄉而予爲之記請仰文公斯言以爲其後之君子告焉

唐丞相張文獻公開鑿大庾嶺碑陰記

嶺南自秦時入中國歷兩漢三國南北朝至于唐八百八十有八年丞相張文獻公始鍾光岳全氣而生于曲江之湄時唐高宗咸亨四年癸酉也公生七歲卽知屬文十三以書干廣州刺史王方慶是時已爲張燕公所知年三十五登進士第授校書郎蓋公長于武后時不欲仕女主郎至中宗復辟之三年始出也玄宗卽位之初又策道侔伊呂科爲左拾遺內供奉開元四年承詔開大庾嶺路唐書地里志謂開路在十七年非也當以公序文是年爲是燕公於開元十三年薦公可備顧問明年燕公卒玄宗思其言召公爲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知院事會賜渤海詔書命無足爲者召公爲之被詔輙成遷工部侍郎知制誥尋遷中書侍郎是歲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政事又進中書令與李林甫裴耀卿並相林甫無學術見公文雅爲玄宗所知內忌之竟爲所傾而罷公在相

位甫三年耳俄以周子諒事出爲荆州長史卒年六十有八公之氣節文章治功相業著在信史百世共知自公生後大嶺以南山川燁燁有光氣士生是邦北仕於中州不爲海內士大夫所鄙夷者以有公也凡生嶺海之間與夫宦游于斯土者經公所生之鄉行公所闢之路而不知所以起敬起慕其非夫哉予生嶺海極南之徼在公既殁之後六百又八十年甫知讀書卽得韶郡所刻千秋金鑑錄讀之已灼知其爲僞既而卽史攷之史臣僅著其名而不載其言意其遺文必其也求之偏方下邑無所謂曲江集者年二十七始道此上京師游太學徧求之兩京藏書家亦無有也三十四登進士第選讀書中秘見曲江集列名館閣羣書目中然木天之中卷帙充棟檢尋良艱計求諸掌故凡積十有六寒暑至成化己丑始得之乃併與余襄公武溪集手自錄出是歲丁內艱南還道韶適鄉友涂暐景旻倅是郡因話及之留刻于郡齋公之遺文至是始傳于人間竊覩集中有公所作開大庾路序而蕪詵爲之銘意公此文當時必有

碑刻歲久傾圯磨滅今陳迹如故而遺刻不存豈非大缺典歟每遇士夫之官廣南勢力可爲者輒爲兇其伐石鐫文以復當時之舊諾之而食言者多矣今上卽位之三年嶺北袁君慶祥由秋官屬擢廣東按察司僉事奉　勅提督雄韶等府兵備臨行別予予後申前語君曰諾哉又明年以書抵予謂近得碑石於英山磨礲已就將求善書者錄公序文乞蕪氏之銘刻諸其陽屬予一言識其陰於乎天地大勢起自西北而趨於東南大庾嶺分衡岳之一支東出橫亘江廣之間自此之南以極于海島奇材珍貨出焉戰國以前未始通中國也秦時始謫徙中原民戍五嶺漢武帝始遣將分路下南粵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湞水疑卽此途也然序文謂嶺東路廢人苦峻極行徑寅緣數里重林之表千丈層崖之下意者大嶺逓東舊別有一途公既登朝始建議相山谷之宜革坂險之故以開茲路也歟茲路既開然後五嶺以南之人才出矣財貨通矣中朝之聲教日遠矣遐陬之風俗日變矣公之功於是爲大後之人循其途而履

其迹息肩于古松之陰寓目於新亭之下讀公之遺文想公之風度豈徒若晉人望峴山而思羊叔子哉萬世之後亦有過洛水而歌大禹如昔人者已雖然公之功固大而著矣然使千載之下往來之人臨公遺跡而知開鑿之功員出於公無疑傳誦感戴於無窮葢亦有賴於斯碑之重建焉僉事君之功亦不可以不紀也君字德徵贛之雩都人其家去此百里而遠葢在嶺之北也君在太學時常建言國計大有裨於時用是名聞遠近今特憲節于嶺南聲譽籍籍以起其進葢未可量也予雖家嶺之南然去此幾二千里年踰公薨之歲始見知于　當宁而日薄西山無能爲矣所以追前人之芳躅而振發其聲華者不無望於嶺南北後來之俊彥而於僉憲君葢惓惓焉予也幼有志尚友古人而於鄉袠尤所注意今年七十有二矣將歸首丘素願乃酬豈非平生一快事哉不勝欣幸勉爲書之畀以刻焉

延祥寺浮圖記

延祥寺在南雄府治東二里宋太中祥符間僧祖善始建也寺有浮圖在佛殿之右以級計之凡九以尺計之凡若干世傳爲異人所瘞葢以其陰晴有影者三故也佛之教行乎中國中國之人所以崇奉之者無所不至廣其寺宇嚴其像設而又累木石以爲浮圖中國之有浮圖葢自孫吳時僧康會剏於金陵始及晉南遷重加脩飭天下傚而爲之於是下至偏州小邑無不建之以爲標表焉嗚呼其來也遠矣夫佛之教以寂滅爲宗固無有所謂身烏有所謂寺宇像設固無有所謂寺宇像設烏有所謂浮圖固無有所謂浮圖又何影之有是皆知奉其教之外而不知其內者也若是者非直吾儒所不道而深於其教者亦所不取焉抑予聞西竺氏之教法派相傳凡二十八代至達麽始至中國又五傳至盧能而止焉其始也達麽自南天竺浮海至廣州而北往中國其終也盧能自黃梅得道歸南至廣州祝髮終于曹溪居焉遂不復傳是則禪教之興始終皆在於嶺南而雄都乃嶺南往來必由之道而寺適當其衝而浮圖在於是焉謂之異人之建雖不可必要之不能無意也意方

拖之士必有深於達麽之道知本乎內者寓於斯有與無必能辨之募緣重脩者寺僧智廣主盟者千户譚某興工始景泰乙亥八月畢工則明年某月也寺之先後脩建不與浮圖者茲不載

重脩杭州石屋寺記

錢唐南高峰之麓有寺名石屋卽吳越王所建大仁院也寺距西湖三里許中有巖石其下穹然空窈然深若屋然後人因以名寺鐫石爲阿羅漢像者五百餘其間泉石之勝奇詭萬狀遊西湖者必盤旋焉蓋

杭之山南勝境也歲久而圮鞠爲草莽之區者不知凡幾年矣成化改元有比丘惠馨者自京兆來游于杭歷覩陳迹慨然以起廢爲心結茅其間久之游人至此者咸興憫念相率助以貲財鳩工聚材期復其舊若殿若閣若堂若廊廡丈室與夫山門橋塔之類咸以次就緒煥然一新雖未盡如往昔之壯麗然以一遠方之僧無所因起不假勢力一旦倏然成久廢之功蓋亦難矣歲丙申馨來京師介通政何公文璧求予文記其成惟道不同則不相爲謀馨佛者也有所述作顧不於其同道而以屬之吾徒此亦可見天理之在人心有不容泯然者烏可靳一操筆之勞哉

嗚呼佛之道吾不得而知之也所謂因果所謂緣業彼之深於其道者亦在所不取况吾儒哉然以予觀之其徒之所不取者顧猶有可取者焉彼其衣敗色之衣食棄餘之食上於諸佛乞法下於檀那乞食其教之所謂比丘者蓋如是彼佛立教而以是名其徒蓋欲堅忍其心使之不外慕而專一於內以求其所謂最上乘者其於世間一切紛華聲利美好端麗之

物視如土苴雖其君親眷屬有所不顧頭目手足有所不惜况外物乎夫如是然後謂之得道道必得然後謂之高僧今世所謂高者往往華服用精飲僎居則侈屋宇出則盛騎從甚至爭總攝之位購住持之檄終訟以告訐持挺以相向至於犯戒律違規約則又其日用常行事耳若是者豈佛教使然哉雖然彼爲此者其心蓋亦了然知其不足以得道成佛也顧業已爲之舉世皆然吾亦姑爲是以衒俗耳於是大言以自蓋虛喝以相脅遁辭以遷就謂夫一坊有爲

之法皆小善有漏之因付佛祖於一俸視道法以矣嘅嗚呼佛之道果如是否乎吾不得而知之也比丘惠馨礬衣糲食苦心極力銖積寸累以興起此寺於百年廢墜之餘所謂堅忍而專一其心於內者蓋或有之矣其於比丘之名庶幾矣乎是則可取也何公非佞佛者爲之請記予故不辭而爲之書如此西湖之上佛刹之盛甲於四方遊僧之所必至刻石于此以示之必有是予言而知所擇者於其教未必無所補也豈但紀其成造歲月而已哉

天妃宮碑

天所覆者地也地之盡處海也海之所際則天也蓋氣之積爲天而凝結以成地所以浮乎地者水也水源地中而流乎地之外其所委之極是則爲海海之大際天其爲體也甚鉅而其用則甚險而莫測焉冥冥之中必有神以司之然後人賴之以利濟中國地盡四海自三代聖王莫不有祀事在宋以前四海之神各封以王爵然所祀者海也而未有專神宋宣和中朝遣使航海于高句驪挾閩商以往中流適有風濤之變因商之言賴神以免難使者路允迪以聞於是中朝始知莆之湄洲嶼之神之著靈驗於海也高宗南渡紹興丙子始有靈惠夫人之封紹熙壬子加以妃號元人海運以足國於是配妃以天我　太祖高皇帝革去百神之號惟存其初封迨我　太宗文皇帝建國幽燕初資海道以饋運繼又造巨艦遣使通西南夷乃永樂己丑之歲詔中貴鄭和建宮祠神于南京之儀鳳門太常少卿朱焯齋祀封神爲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京師舊有廟在都城

之巽隅大通橋之西景泰辛未住持道士丘然源援南京例請升爲官然規制尚存其舊弗稱官之名也成化庚子然源乃募財鳩工拓大而一新之旣成礱石爲碑介天官副郎雲間張天駿徵予以記惟天爲大物不足以儷之儷之者地也地之所以爲地具山與川之形以成然山有限界足力可以盡之惟川之爲川液融於地氣通於天形浮於地之外而委於天之際以爲海源源之流積而不溢也炎炎之熇暵而不乾也汪洋浩渺之浸無所如而不相通也是則海

之大與天同而司海之神稱天以誅之而且假以伉儷之名厥亦宜哉今海濱之地神祠在在而有矧茲京師密邇天宮凡天下之人浮海以利涉欲之北東南西以盡乎輿地之所止而又外而極于車轍馬足所不至之域其啓行也咸於是乎伊始焉祠神之宮而無壯大高廣之制豈得爲稱哉茲其稱矣人修其觀則神妥其靈神妥其靈而益著其感通利濟之效俾夫怪風駭濤之險等于平夷足國之用於無窮廣帝之化於無外凡天所覆之地神之靈無不在焉

國家祀號祭秩之典其與之永永無極也予生海之南備知海之大而險神之功之駿而捷也旣爲文畀張君書以刻石而系之以詩曰

皇明聲教兼華戎車馬絶跡舟以通飄飄一葦萬仞中崩雲屑雨掀巨風死生瞬息歸溟濛誰能拯濟神之功一念所至靈斯從收風平濤擯蛟龍神光閃爍來半空驚波駭浪平地同徽章懿號昭皇封峩峩廟宇都城東天下祀典始此宮千禩作配齊穹窿　國祚與之無終窮

茅山復古堂記

茅山崇禧萬壽宮古有別院曰威儀唐道門威儀鄧鍊師所搬也宋秦丞相檜之家鄰於茲重爲修建其夫人暨子熺所施繡像至今猶存後人因號爲檜堂云歲久而圯　國朝永樂初正一湯公希文承其師王懶雲命大加脩葺適中書舍人臨川吳均過焉謂曰此堂建於唐至今奚翅七八百年可謂古矣久廢而興豈非復古乎宜名之曰復古爲更書其扁焉天順丁丑希文旣退居嗣其教者華陽洞靈官湯與慶

也湯臨終惓惓以護持斯堂爲囑成化丙戌不戒于火遂成灰燼與慶深以負師遺言是惕是懼罄資節費鳩工聚財卽于明年春三月按其舊址而重搆之啓土之初于地中得錢一上有文曰萬壽復古衆傳觀之咨嗟讚歎以爲堂搆之所以復古扁之所以更易信皆出於前定有非偶然者矣是冬十有二月旣已告成矣又歷九年是爲成化丙申與慶慮其久而後之繼承者莫克知所自也爰來京師介其鄉進士凌君傳求予文記其歲月予詰之曰堂以復古名所

謂古者復其規制而已哉無乃亦欲復其道乎哉若止於復其規制夫人能言之徵於其徒可也何用徵諸吾儒乎哉自斯堂言之由今而視唐謂堂爲古可也若以華陽言之由威儀師而視三茅君則唐非古矣雖然三茅君所以成其道闡其教又必有所自始所自始者豈非尤古者哉予請推道家之所倣始以示夫居山道學之士俾其知古之所在由是而之焉以復之何如與慶曰然夫道家之說始於老耼氏老耼氏之言備於所謂道德經者道家之有道德經猶

儒之有魯論也學道之流顧乃專力乎行禱祈之事而孜孜焉於其所謂度人延生之說而於五千言道德之宗一切置而不問是欲入海者不涉江河而游泳於溝洫之間而能有所至者未也何者道原於天具於陰陽凡有形有氣者莫不有此道也老耼氏出乃即所見而明之以爲一家之言宗其教者乃私以爲已有曰此道之教也夫道之爲教雖宗於老氏而道之所以爲道者固不專在是亦不止於是等而上之拓而大之則固有在矣雖然道固無所不在而人所從以入則必有其徑焉彼所謂徑者五千言是也學者必由是而之然後可以入道後之居茲堂者其尚威儀師三茅君由三茅君而老耼氏而達乎黃帝氏以極于洪荒開闢之初太一函三之始必如是而後可謂之復古

莆田柯氏重脩祠堂記

莆田柯氏世居其邑東南之安樂里柯山下村居皆柯姓也柯之先當有宋盛時搆屋數楹以爲族人總會之所名以都廳又於廳之東建祠堂祀其始遷祖

贈承事郎昱及其子海豐令新之處士輝之蓋數百年于茲矣子姓環祠而居者毋慮數百家世遠而派分歲時祭薦雖各於其寢室至於報本反始之祭咸必會于斯焉歷宋元迄于　國初屢脩屢壞至承事公十一世孫德平乃慨然撤其舊而新之木石工作之費一出諸已而族人弗與焉時正統已巳歲冬十月畢工則明年夏五月也規制位設一如其舊旣成釁而祀焉自是歲事有常族人畢來序列以禮秩秩以恭衎衎以和僾然具若見其神之顧歆翕然咸與

其尊祖敬宗睦族之心人不以居異而疎情不以服盡而遷數千有百人皆曉然知其出於一世一人之身也嗚呼懿哉德平公旣捐舘舍若干年矣未有爲之記者今其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孟時述其成之歲月俾予記之惟昔聖人作易於萃於渙皆係以假有廟之辭蓋以萃聚人心而收其渙散俾咸惟一本之歸莫有要於廟祀者故古昔盛時天子至於官師皆得立廟以祀其先天子以萃天下之人心諸侯以萃一國之人心大夫以下則萃其一家一族之人心也自封建廢而世祿族居無常制私家之廟議卒莫定宋儒始殺廟制以爲影堂旣而又以祀影非禮而更爲祠堂然其祀止於四代世固已罕行之又況能推原所自來以及其始遷之祖如柯氏斯祠也哉夫當世數久遠之後族屬分散之多情與服而俱盡泛然相過而適然相值蕩然如途路之人渙散而不可約束一旦凝心同志聯絡親比尊卑以世長幼以齒咸遡流以徂源循枝以逐根是孰使之然哉玆葢有功於世教甚大非但一家一族之事而已也

或曰古者廟數官師一士二大夫三宋人始有四代之祭泥古者猶謂其踰禮況又推而上之也哉嗚呼古者一家受田百畝今世營利殖產者乃至十百倍於古舉世安之顧於反本始序昭穆之舉而獨以爲非古政昔人所謂寧去小遠古而就大違古者也豈非惑與予因學士君之請勉爲書此以示其後人且以解或人之疑

南海亭岡黃氏祠堂記

古人廟以祀其先因爵以定數上下咸有定制粤自封建之典不行用人以能不以世公卿以下有爵而無土是故父爲士而子或爲大夫父爲大夫而子或爲士廟數不可爲定制且又仕止不常遷徙無定而廟祀不能有常所漢魏以來知經好禮之士如晉荀氏賀氏唐杜氏孟氏宋韓氏宋氏或言於公朝或創於私家然議之而不果行之未久而遽變或爲之於獨而不能同之於衆或僅卒其身而不能貽於後此無他泥于古便於私而不可通行故也至宋司馬氏始以意創爲影堂文公先生易影以祠以伊川程

氏所創之主定爲祠堂之制著於家禮通禮之首蓋通上下以爲制也自時厥後士大夫家往往倣其制而行之者率閩浙江廣之人所謂中州人士益鮮也嶺南僻在一隅而尚禮之家不下於他方南海亭岡黃氏世有顯宦其先世在宋爲奉朝大夫者自凌江南徙以來今若干世矣其六世以前惟單傳六世以後支庶始繁衍自是又若干世至處士洪僧者爲黃氏世嫡乃謀于衆曰吾儕承先世貽謀以有今日爲子孫者人競殖產以自私顧使祖宗無棲神之所於心安乎否相與建祠堂衆曰然於是擇地於所居之東如家禮制建屋一堂三室以爲祠堂堂之前有亭翼以庖厨齊沐之所外爲三門繚以周垣樹以松栢專俾僮僕一人司啓閉焉規制如家禮而少異也置祭田具祭器晨必謁出入必告而正至朔望必參歲時伏臘及有新物必薦有事必以告四仲之日及忌辰必有事於正寢一一按家禮以行蓋自天順己卯經始明年庚辰成而釁祀之至是歲己丑天運一周矣處士子玶暨其從子璀以鄉貢進士辭校官卒業

太學援例寧覲將南還介友人封部大夫馮君宗轍來徵予記按禮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是有土者乃得廟祀也古者有田則有爵今有爵者未必有田而有田者往往多在於編民今世拔士於民苟服章縫習詩禮是亦古之士也矧又時有掇科躋仕雖比古之大夫亦未爲過旣名爲士大夫而又有世業之田則立祠以妥先靈置田以給祭需私家之事孰有先於此者然世人果於殖產而不果於行禮急於貽謀而緩於報本有能特然興舉古禮以報先德以訓後昆若黃處士者豈非家之孝子族之宗英者乎是宜書之俾玶持歸鑱於石以示其後人使知其所自其尚繼繼繩繩守而有之以弗廢墜哉

闕下林氏孝友祠堂記

八閩著姓以林氏爲第一林氏尤著於莆中莆中之林首稱闕下蓋自晉永嘉之亂八姓入閩林居其首在唐九刺史並仕著名當代然列名史傳以大有聞於世者則自福唐尉攢始焉載在唐書孝友傳者可徵也攢以孝聞於朝　有司於其門立雙闕以旌之

世因號曰闕下林家始立於唐貞元丁丑其後歷宋嘉祐庚午大觀戊子紹興丙寅乾道己丑紹熙辛亥凡五加脩葺舊有祠在闕之左歲久祠廢雙闕故址薄於社且在城外今成化乙酉翰林脩撰燕山岳侯正來知興化府事從其遠孫孟和請出白金爲倡俾孟和率其族屬理宗懋等協力鳩工遷祠堂於郡城中烏山之陽築土爲雙闕如其舊制仍其舊扁曰孝友用唐書名傳意也祠祀始來莆之祖饒郡太守萬寵公而以福唐公配焉自是而下世昭世穆列祀於

左右歲時族之長者率其族人祭告如禮祠成其宗袞翰林學士恒簡先生既爲紀其本末今國子監丞大猷復以記見屬夫自唐人脩隋書列孝義於傳宋編唐書因之以傳孝友所謂孝友之士著名一代者凡二十有五人如李知本張孝寬之儔今世之望清河系隴西者果孰爲其後哉二十五人之中惟闕下一林獨著于閩中數百年如一日焉此無他文獻足徵故也在當時有歐陽詹爲之甘露述其後呂夏卿預脩唐書著其名孝友傳中而又爲之表其門閭與

夫黃璞陳俊卿眞德秀皆有所著述五人者皆閩產也而王十朋又以閩中良二千石爲歌詩以讚陽之我
文廟御纂古今孝順事實以爲書亦具載焉此其所以愈遠而愈彰者有由然哉噫文章之傳旣足以示遠雲仍之賢又能以紹美孝友之祠旣廢而復興夫豈偶然之故哉謹按周禮春官家宗人之官掌家祭祀之禮則家有祭祀尚矣蓋古之典祀者以宗名在國爲宗伯在家謂之宗人宗以廟言禮始於親親親親非廟不統有田有祿之家所以別姓收族以

尊祖敬宗必在於宗廟焉故也今世士無世祿大夫無采邑然而業爲士者或仕而爲大夫其子孫或受祿或宦稼皆得以追養繼孝故時制雖不立宗人之官而人家則不可無宗廟之祀然而說者率謂祀當止於四代過則爲僭盍觀曾子之言乎愼終追遠民德歸厚若祀惟四代而止則世之玄孫往往有逮事高祖者豈得爲遠哉又何用追爲子程子謂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文公載之小學書中以爲範茲蓋百世人家通行之常禮也況有孝德如林氏者哉古

稱盛德必百世祀孝爲百世之本德莫盛焉闕下之林獨望于莆閱六百年其後裔猶合族以祀其十六世之祖盛德之後何其遠哉爲其後者其尚是繼是承以勿替引之拜祠宇者萃渙散之心望闕門者起繼述之念以孝友傳家而移以爲忠施之有政則莆中之林歷千百年恒爲八閩之望雙闕峩峩世家封植與史冊所著孝友之名長煒煜霄壤間而永存矣大猷字子道謹敏誠恪崇尚古禮克紹其世業云

忠愛堂記

皇朝開國元勳義兼親賢德業並隆者首稱黔寧王家昭靖王生際　大明啓運之初輔我　太祖高皇帝光復中國帝王之統建萬世大功爲一代全臣子孫嗣守西南陲世以忠愛傳家上報　國恩下安民夷閱七朝餘百年于茲矣世及承延昭穆繼述人人同此一心有如一日然者凡其所存所行何者而非本祖訓以衍家傳者哉然而循循然終身爲之而匪懈渾渾然日用由之而不知行乎己者習以爲常施諸人者忘其爲惠葢已非一人一世矣今　太子太傅沐公琮始揭忠愛二大字顏于高堂之楣葢摘　太宗文皇帝御製書中語也用以示其後人俾其知先世所以積累者厥有本原而有所效法綿世賞於無窮引廟享於不替葢據事理之要會以示標準者焉間介侍御張泰以書來京師徵濟言以爲堂記夫自古創業垂統之君必兼親賢而並用武王創周分宗支爲五十三國崇親也高祖興漢封功臣爲一十八侯尚賢也我　聖祖膺天命肇基大業法古昔帝王並用親賢之制列爵分土崇德報功衆建　親王以爲藩屏大封功臣以爲楨榦非宗姓後不得專土生爵公者卒乃追王昭靖王於二十有二　親藩之封九公十八侯之列雖若不預然於玉版屬籍有剝接花木之契盟府冊書有開拓疆宇之功其於親賢之義葢兼之也故卒受王封配享合宮俎豆於六王之間子孫世守西南一方民夷錯雜延袤數千里視古諸侯胙土之封連帥分閫之任一時勳戚家無有也於乎盛哉濟待罪太史於　祖宗典故竊與有聞伏讀　太祖御製文集其貴王爲西平侯也錫以誥文

有曰當幸逢之初釋難之恩夢寐神交之報不忘而結之以究心利濟永爲多福之語及讀 太宗爲善陰隲書叙王善行之實有曰處 心仁厚樂善好賢小心愼審恩信遠孚夷獠畏愛非忠君愛民之至何以得此而以嗣續昌盛與國咸休德厚流光之語終焉嗚呼聖言萬世如見天下家傳而人誦之荒陬異域庸人孺子孰不知沐王忠愛之名殆將見與天壤同休也功庸旣已著效於當時而又以遺留於後裔子孫相繼以爲傳家之學忠國之本治民之譜人人持

循而不悖世世遵奉而不疑惠襄侯以是而克負荷忠敬王以是而啓國封武襄伯以是而固封守榮康公以是而靖叛亂今宮傅公王宗盟膺 朝廷重寄位上公總重兵鎭邊方於凡家世所傳懿德茂實旣以身體而力行之矣玆又申明前人之心事昭示後人之軌範非徒空言而已也二聖所以期望之者於是乎信而有徵矣爲沐氏子若孫若曾玄若來以昆若仍以雲廕授而祿食耕采而復家者登斯堂也視斯扁也目擊而心惟原祖宗之心報 國家之恩一夫不獲時予之辜非但居大業秉重權者然也苟有一命之秩一塵之受一力之隨咸舉諸心而加諸彼雖兵農臧獲之賤驃爨犵獠之蠢昆虫草木之微必使之皆得其所而盡其天年愛施乎下卽所以忠報於上也互相講究交相勸戒推演昭靖王之初心體悉宮傅公之至意則夫 天語所謂多福所謂流光所謂與國咸休於爾沐宗永永無極矣其念之勉之毋怠毋忽

永思堂記

八桂李君純名其所居之堂曰永思著不忘也玆以安順知州秩滿考稱陞江右之袁州府同知過予屬以堂記泣而言曰某以承義方之訓出就外傳叨以經學發身賢科以有今日皆吾先考妣積德敎訓之所致也享有祿位積以年所身晉榮而家稍裕而吾親不待矣嗚呼痛哉譬則種樹焉木旣榮而就實矣慰其陰而食其實者非前日栽培灌漑之人也與言及此有人心者寧不戚戚然於中邪此吾堂所以名也予聞君言而悲之君之思亦吾之思也卽吾之所

以思者以記君之堂其殆有合哉夫人子有此身也合父之氣毋之血以成形形具而理寓乎其中其主宰者謂之心心之官則思也父毋之於子其初本一人之身旣而分焉分則離離則漸以遠於是乎有思思而不可復見於是乎永思永思云者終其身之謂也吾有一日之身則有一日之思吾無此身則無此心無此心則吾一念思親之心方從而息耳終天之痛庸有極乎是故禮之所謂發於容體言語飲食居處衣服思之寓於哀也致於居處笑語志意所嗜所樂思之寓於齋也或見乎其位或聞乎其容聲或聞乎其歎息之聲思之寓於祭也然此皆因事而思事過則已猶之二也盍思乎吾之身果從何而有哉吾之身親之遺也凡吾之身形有一孔以上氣自一息以上理自一念以上皆親之餘也親亡而吾存所以氣聚血凝而爲此身者固無恙也親何嘗亡吾何嘗存是故無一體而非親無一事而非親無一物而非親心心念念恒在乎親身之所在親之所存一息之存一息之思其斯之謂永思乎吾之所思君是君以爲何如君起再拜曰子之思亦某之思也請書以爲永思堂記

重恩堂記

重恩堂者右軍都督李公顏其所居之廳事以侈上恩也公拓跋魏後裔唐賜氏李爲河湟鉅族公之大考諱南哥率部落歸　皇朝以武功起同知西寧衛指揮事世其官公之考諱英建功邊圉受制諭專節鉞錫誥券封會寧伯旣而中微英廟復辟詔天下復功臣失爵者子孫錄公世襲都指揮使今制都指揮無世襲此葢特恩云公感　上異恩盡心竭力以圖報稱遇有所任使晝夜兢惕以圖誅之罔或少怠用是名稱籍甚會　朝旨命文武大臣舉將材於是太傅會昌侯孫公吏部尚書姚公合辭舉公堪大任遂有都督之命俾佐右軍公雖生武胄而雅尚文儒一時所交游者皆　朝野知名之士恒以先會寧公生平好易學屢延經師以易授諸子冢子玭果用是經領京闈薦明年試中禮部　恩賜進士第選授中書舍人搢紳大夫榮之立表以旌其門過者竦然歆羨

咸曰入　國朝來武胄固有登名儒科者然而侯伯子孫未始有之有之始自會寧伯之孫於戲事以希有爲榮矧策武功而受　誥券登文科而掌絲綸其爲榮也尤偉然其所以爲榮者非由上之人振作而錫予之曷克以臻茲哉是則一門之中三世之間冠蟬珥貂曳組鳴玉仡仡武弁烜赫於前繼繼儒紳委蛇於後何者而非上之恩哉夫恩出於一國以爲幸矧至於再至於三又將由是而底於百千萬而無已也哉公也繼會寧之後開中書之先厥考勒功鐵券

爲國之勛臣厥嗣登名金榜掌　帝之外制往者受恩於前久而彌光來者承恩於後引而弗替名堂以重恩豈不名稱其實哉雖然莫大之恩雖出於　上而其所以致其來錫而致于屢施而疊被者則又在乎人臣盡心竭力於下世世相承而不已也夫然非但以盡人臣匪躬之忠亦以衍人子不匱之孝焉公之子若孫若曾玄若昆來仍雲登公之堂瞻公之扁尚體公之心思有以濟其世美延其世賞以永荷聖恩於無終窮哉予嘗主公家有契誼之素故爲公記其堂俾書於壁以示其後人

存耕堂記

祁門汪君字存耕即其字扁其所居葢摘唐賀知章詩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之語也其子鄉貢進士恕隨計來　京師介其友康永韶謁予記夫有有形之地有無形之地有形之地阡陌連接原隰界畫畛域有廣狹生息有厚薄苟取之不以道得之不以義留之家家不能受留之子孫子孫不能守甚至豪奪強取刑禍戮辱不一再傳而失之者多矣惟無形之

地基址本固町畦不立不假鋤治而生意常存不待灌溉而靈源自滋水旱不能災豪右不能奪大僅方寸而所收之利倍於膏腴之壤千萬焉比二者而觀之其爲子孫計慮孰遠哉此古之君子所以寧舍彼而取此也汪故新安故家世以積善相承以春秋爲學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其世業之菑畬也積善以爲基存心以爲地治經以爲菑畬先世所以植生產以遺子孫者愽且遠矣而君又克承先世標表以示後人其知本哉予恕果能拓善基廣心地收經

畬之獲以春秋登乙科進士掌百里之教謂非君存之之效可乎雖然存者君也存之又存又不能無望於君之後人

經訓堂記

堂以經訓名有取於韓子之語也噫世之人知菑畬其經訓者誰歟寶安陳君志道蓋有見於此矣君邑大家世業以農家學以儒宋元以來代有名德顯宦至於今不衰夫家道所以久昌者以世守之有田也家聲所以益振者以家傳之有經也世世莫不然而未嘗明言其所以然至君乃標出韓子此語以名其堂蓋以示其子若孫若曾玄以至於雲仍之遠俾其咸知所守而服膺之以無廢其先業與誠知所本哉有唐之世制民之產有世業有口分予乃君家亦云所謂世有之田者其君家世業歟所謂家有之經者其君家之口分歟使凡爲君之子若孫人分一經而治之易三百八十四爻則所得者三百八十四畝也書五十八篇則所得者三百五畝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則所得者二百四十二畝也於禮之三百

三千所得亦如之居則資之以養身出則挾之以濟世以此爲口分之業疏理之灌溉之芟夷蘊崇之以封殖夫世有之恒產豈不愈久而愈遠愈大而愈光也乎志道名用原捐館舍餘十年矣而堂扁然不廢如昔時堂不廢則名不廢名不廢則凡所以登其堂而覩其名者可不體其心服其訓而思所以究其心於聖賢之經傳以不廢其業也哉君之弟用貞以吳江司訓秩滿來　京師需予文以爲堂記予重用貞不死其兄而又能克大其兄之志也於是乎書以歸之俾其持歸寘諸其堂之壁以示夫其後之人

甘節堂記

無非無儀婦人之常不幸遭人倫之變而得專節之之名豈甘爲是歟不得已也然其始終一節忘其苦而以爲甘至於死而不悔蓋必有以見夫天理民彝之所當然而不容已則又非不得已也予於三山李母甘節堂深有感焉母年十九歸邑人李宗衡十年宗衡卒時母年二十又八止生子陞甫六歲家徒四壁室如懸罄內外期功之親無一足恃者旦暮紡織

以自給百凡大小之事無一不身任其勞內而祀事外而公家之賦教子之需鄉鄰往來之禮節咸取給於己艱難阨塞備嘗之矣人視之以爲不勝其苦矣而毋則未嘗告勞焉非不知勞忘其爲勞也非獨忘於口而且忘於身非獨忘於身而倂與心忘之矣嗚呼芻豢之甘而荼堇之嗜非不知荼堇之苦也蓋必有以甘之者矣甘之故忘之忘之故安之安之故能始終一節至死不悔焉彼嗜甘而苦之者抑又何人與李毋於此蓋必眞有以見天理民彝之所當然者

有不容已非不得已而然者也用能持守門戶教育子孫至于今日蓋始終五十餘年矣今以希有之年康健之體得見二孫同領鄉薦而次孫廷美又登甲第蒙　恩歸榮李氏之門自此駸駸光大謂非毋守節之效可乎廷美介其師林用清求予文以記其所謂甘節堂者予以承孫親見吾毋太孺人之所以甘其苦者無異於李毋焉故爲之記如此俾廷美持歸書堂之壁若其守節之始末則有以俟乎當代立言之君子爲之傳

春和堂記

錫山周君濟廣世業軒岐之術而以瘍醫名于遠近旣而有以其名聞于　朝者選入上方嘗扁其居藥之室曰春和隨所至而揭焉適予冢子得疾或以君薦予延而診視之接見之頃言温而氣和薰然陽春之可掬也及其觀色察氣問証用藥七劑之加則又有如春風扇和凍者以解槁者以甦勃然生氣漸囬而暢達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曾未幾時吾子之氣復和適沉疴去其體如一陽來復於隆冬沍寒之

後日復一日今則馴至於三陽開泰之時矣所以然者蓋由其推腔中生意之春以和煦之也予生平止一子宗勅所繫感君之惠莫大焉方圖所以報之者知君者咸曰君於世利無所好所尚者文爾盍爲記其居藥之室嗟夫一元之氣流行天地之間一陽而復二陽而臨三陽而天地交泰則和矣和則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而萬物之蠢然者於是躍然以起翕然以交安然以適矣豈非天地之至和者哉君以是名堂詩所謂惟其有之者乎惟其有之故能聚其所得

於天者於一腔之內又能推其所得於己者於一世之人也何者天之德元亨利貞天之時春夏秋冬而時之用則生長收藏也在天之元時之春物之生其在人則仁乎醫也者仁之術也蒙莊氏有言醫門多疾蓋以有疾者必趨於醫之門如積陰之物競何於春陽鬱結之氣亟求其和適也當夫春之三月和氣發陳天地俱生萬物以榮凡六氣十有八候無非春陽布發生之令天氣應人養生之道逆之則有所傷而氣少不足以奉夏長之令焉夫春陽之氣旣乖則

夏無以爲蕃秀而奉收秋無以爲容平而奉藏冬無以爲閉藏而奉生是知一春之氣三陽之和流通於九月之中散見於十有八氣五十四候之內何者而非一春之和哉古之至人知乎此理故保拜陽於來復之始暢全陽於交泰之時所以培三時之本爲萬物之先以固其根以滋其苗以復其命有由然也是知一春爲四時之本一和爲萬物之原人能斂天之春以爲一心之和和其運調其化析其鬱氣資其化原復其所主先其所因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折之不足者補之佐以所利調以所宜治寒以熱治熱以寒氣相得者逆之不相得者從之如此則不和者和矣夫春氣之和自然之和也而人使人身之和亦如春之和焉此其所以爲萬物之靈而能輔相天地之所不及也歟但其職有崇卑故所及有廣狹耳推原所自雖由於神聖工巧而實本於虛靈知覺之心是故風寒暑濕燥火天之六氣也喜怒哀懼愛惡欲人之七情也六氣不爲淫所勝則天之氣和矣七情不爲欲所乖則人之心和矣和也者天下之達道

也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雖天下之大萬物之衆亦可使之各得其所而懽忻交通矣況夫一人之身也哉予也以儒而論醫旣本醫之說以爲堂記及其末也請以儒之道終焉繼君之後者居斯堂誦斯記尚存孔思之心以衍軒岐之術哉

天啓元年仲春望日七代宗孫爾穀重編

爾懿同編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十七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十八

大學士謚文莊瓊山丘濬仲深著

廣東中山圖書館藏書

記

世德堂記

瓊城西郭大姓沈氏其先越之山陰人在宋有諱翥者仕爲戶部侍郎咸淳中謫官來瓊子孫因居澤山之龍井村　國朝永樂中始遷於條塘之黃瀛後又遷於瓏窩是爲今居侍郎公之五世孫悌所葺也悌號瓏窠居士爲人易直而好義獵涉書史喜議論喜歌詠家饒於貲未嘗凌人傲物雖不孜孜於學問然其所存所行率多合於理成化壬辰以舊居卑隘乃改卜於高爽之地旣落成適予曰翥字子羽號秋磵則始來瓊者也十世曰顥字清淑山陰教諭曰顯字養正以蔭補將仕郎曰與翁字復古又自瓊復越五世以下至顯皆瘞雲嶼惟顥與與翁瘞黃枋焉十一世諱祐字仲和十三世諱存性　國初本府儒學訓導生子袞乃居士父也惟沈氏自宋以來至於居士葢十有四世而居瓊則六世矣世世以德相承其爲基也甚厚而固至居士又能拓而大之培而益之雖功名事業不逮昔人之顯赫然而貲產之豐規模之遠先業賴以維持後人得以憑藉繼此以起者安知其無若秋磵翁者之出於其間哉所以然者前人以一德而立其基後人以一德而嗣其業自茲以往至於千百世之久心非仁不存事非義不爲處則爲孝子出則爲忠臣本仁義以相傳衍宗支於悠久何者而非自此德中來耶予家於居士有世好而伯兄伯清於居士交莫逆視予昆仲殆所謂異姓兄弟者也予叨官禁林以文章爲職業於九天下士夫有所述作必假筆於予顧於通家之好獨無一言可乎朝退援筆書此寓歸付居士子淵源清浩朝夕玩焉且以示其後之人於無窮

鍾秀堂記

秀鍾於天乎地乎人乎鍾以天若箕宿爲說昴精爲何是已鍾以地若山以東相山以西將是已鍾以人若高辛有元高陽有凱是已要之禀陰陽之粹和孕山川之精華襲先世之芳澤妙合其三凝結於一儲

蓄於厥中頴出於其類夫是之謂鍾秀歟昔歲在辛酉祁門程公顯擢秀京闈來歸邑里邑大夫顏侯表其門曰鍾秀葢於三者之義兼有取焉後公果以進上乙科掌百里文教超拜　王相綍有令譽顏侯所以表門之義至是益驗矣景泰甲戌公之子泰承其家敎登名黃甲拜地官屬乃者荷　天子厚恩錫誥加封其親公於是時亦以耆艾致事家居泰因取邑大夫所以表門者顏其所居之堂閒命予記嗟乎秀之所鍾豈偶然而已哉不得乎天則其禀氣也弗醇

不得乎地則其賦形也弗厚不得乎人則其爲德也弗類然則程氏所以鍾厥秀美者抑亦有由矣葢以方今　聖明繼出氣運還淳化行於上物生於下無非得其淸明淳厚之氣公家新安又在　天子畿甸近地山川之勝宏偉非常其所以含靈毓祥又非偏州下邑比而公之先世有忠壯公而下代有顯宦所以鍾而秀美者葢兼三者而有之不誣也吾知秀之所鍾不獨在公固已見於公之子矣由是而孫而曾而玄以至百千萬世焉葢未艾也是爲記

恩補堂記

古之君子其心無斯須而不在民也故雖處山林之深邃廟堂之崇高而其心恒周流乎荒涼蒙翳之野陋巷窮閻之中鰥寡孤獨饑寒流離疾苦悲啼之處惻然如身在其間耳聞其聲目擊其事爲之委曲思慮必使之得其所然後已况親爲牧者乎親爲之牧則目親見耳親聞身親在其間而不一動心也以爲深思遠慮則是忍人也豈所謂民之父母乎且父母之於子鞠之育之出入顧復之念其饑寒卹其勞苦

防其疾疹而又爲之營貲產以養其生延師傅以成其業凡可以紓目前之患而豫爲他日之地者無所不用其心焉今之爲民父母者果能如是否乎不能若是冐父母之名而不能盡父母之道者也不能盡其道而徒欲責民之盡子道以事乎我難矣父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在天屬則然也吏之於民非天屬也受　君命耳受命而來居其位以子乎民民父母我我不能用　君命以子之且虐之焉一旦奪其命以畀他人則我塗人也前則父母我後則塗人我無他

視　君命之去留焉耳然則爲民父母者可不思所以盡其道哉淮陰畢君玉以名進士知曲陽縣之又明年政行惠流民心浹和乃爲燕居之堂於廳事之後扁曰思補蓋取前令朱君伯堅所改亭名也亭舊名環翠洪武中朱君重建而易以斯名今亭亦廢矣君距朱君後七十又二年如爲此堂而有取乎其舊名者蓋思所以補報乎　朝廷也噫知愛乎民則知所以忠乎　君矣予因君之請而爲之記如此使凡世之吏茲土而居茲堂者尚因予言以思君之恩於

無窮

冲和堂記

廬陵郡之北有山巋然紆徐而環抱曰鍾山山之下有壽藏焉穴土而甃之以甓又築室其間扁曰冲和邑之義官陳君勗讓豫爲藏衣冠之所也旣成以書來京師俾其從子秋官郎中時莊来記其事而屬筆於予予聞老氏有言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嗟乎豈獨人哉山川亦然故凡天下之山其脉皆發於西北而迤邐起伏以至乎東南西北陰也東南陽也而扶輿清淑之氣實流行乎其間如人之生也面陽而背陰而清明純粹之氣寓焉人之與山其抱負之形冲和之氣一而已矣山而聚扶輿清淑之氣其爲山也靈人而得清明純粹之氣其爲人也賢人之所以賢者以其鍾是山川之氣也是氣也出於天凝於地融結爲山川而發露於人人得是氣以成質質由是氣以聚散其聚也出於是其散也亦必返於是散清明純粹之氣返扶輿清淑之原冲和妙合絪緼無間殆將周流太虛以復歸於太極無極之眞矣乎

不然則發而爲卿雲蒸而爲靈芝凝而爲貞石不可知也陳君以是名其室其庶幾所謂復命之常知常之明者乎觀於此可以知其爲人焉於是乎書

對溪草堂記

古之君子存心也豫其志卓然有以定乎其中其理躍如有以見乎其前是以其進其退皆豫有以爲之地而不苟右都御史韓公吳人而生長于燕旣仕而始復於吳治第於對溪之上蓋豫以爲退休歸宿之地也其園林池沼之勝甲於吳下世之擬之以李衛公

之平泉莊司馬公之獨樂園君子謂其有西洛之勝而無贊皇之奇云中爲草堂數楹公自記之間以書來俾予記其後昔諸葛武侯隱居南陽不求聞達感昭烈三顧之勤奮然爲之畫策允其守劃山河三分天下其規模布置一一皆草廬中語非豫有定見能若是乎及其相昭烈以區區一隅之蜀當吳魏之强身都將相手握重兵自校簿書罰二十以上皆親决之罔若不暇爲私計計者然於成都置田十五頃種桑八百株固以豫爲退步之地以見君子之出處進退固未嘗有心亦未嘗無心當無心必爲之時已留心於事中方有心應用之際已置心於物外未進而豫進之之資未退而豫退之之具是以其進也道前定而運用不窮其退也志前定而勇決無疑古今豪傑之士所見皆同蓋如是今都憲公受　朝廷委託之重付以嶺海數千里之地十數萬之人凡居是邦耕於野戍于邉處於室家行於道途者咸恃以保障覆育之生者恃以養死者恃以瘞喁喁然嗷嗷然仰公以爲命惟恐一日公去而我無所恃以爲生孰肯

一日釋公去哉矧　上方倚注將大用之以溥其澤於天下天下之人求所願欲而不遂者亦爭欲得公以專其惠於己而不可得傾耳而聽翹首而望者在在而有公炳幾先物非不知人不已釋而已無可去之理然猶汲汲然豫爲决不可得之計者其亦武侯之意歟公自爲記所以紀其創置之始末布置之規模與夫生平成立之艱難後人保守之當謹者固已詳且盡矣予毋庸置喙於其間行將北上道吳中登魏公醉白之堂以求温公之所獨樂者以致高山仰止之意云謹先此以記

東郭別墅記

太子少保戸部尚書殷公世居涿城之西其先考贈尚書公以郡文學歸老故鄉嘗於城東營別墅以爲娱老之地至是公以年至乞致事蒙　恩來歸乃即故址起其廢而新之四周有垣中有亭汲有井蔬有畦補其缺而浚其湮凡昔所有者悉復其舊又加闢焉曾未幾時蔚然成林遂擅涿郡一時園亭之勝旣而以書來屬予記曰某以正統己未進士歷官戸部

主事兵部郎中進二通政兩知府事陞山西叅政左右布政使入副都臺兩巡邊方叨備六卿再掌 國計輔 儲宮至是休致終始仕途幾五十年或南或北時內時外大約通朝籍之日居多所居之鄉密邇宮闕急馳之騎朝發夕可至然拘於職任不敢顧其私今幸天假我以年佚我以老 皇上優臣以閑使得以桑榆之景遂其田園之樂以終先大夫之志幸莫大焉何同 朝時會屬吾子豫爲之記俛蒙以諾今幸復其舊規成其素志幸勿食其前言竊惟古之仕者不出其鄉家有定居仕有世祿王朝卿士皆出自畿甸大者食采地小者給恒產外自侯國入者無幾焉故凡仕於國者得以不廢其家唐宋盛時朝臣自遐外入仕者晚而休致率居陪京或別都唐都雍其士夫多居陝洛同華宋都汴其士夫多居洛睢陳許其間亦有仍居輦轂下遇行大禮猶與陪位我 朝雖並建兩京而南北相去縣遠士夫解官者率遂歸其鄉一出國門瞻望 闕庭如在天上回思舊游如隔世人人生何幸而生畿甸之間列職朝行雲山

伊邇歸老鄉邑 天庭咫尺仕如不仕休而不休焉一何幸哉公家近甸世有田園之樂年甫弱冠即舍之而仕今則年屆古稀矣始得來歸以復其故業遂其初志徜徉樊圃之中偃仰林亭之上席落落之長松稠茸茸之豐草易朱紱以山溜代黃封以石泉享夫清閑和樂之適以償夫奔走叢脞之勞嘉時令節天朗氣清陟崇丘以引領立黃庭而延佇瞻 天闕於紅雲紫氣之中仰 宸居於太乙勾陳之上目擊而心存予固知公之心無一日而不在國也亦何異於公疇昔之在朝而於其私家也哉古之君子不以遠近易其心不以豐約改其節公蓋有焉故予今爲公記畧其景而原其心

偏涼汀亭記

大行西來數千里環 帝都而東又數百里散一支南出爲平灤諸山灤河自塞外迤邐東南行入平灤境始益大去灤州城北三里許橫渡山下是爲偏涼汀汀處衆山間據川流之滙山之列其旁者若魯若巖若紫金若虎嶺之屬叅錯迤亘後猊蟠而龍蜿走其

澗林壑幽勝草木葱蒨水之經其下者若漆若沮若清水肥河之類下流皆會膏雋渟而綺縠張其間鳧鴈翔集鱗族潛泳是誠一郡之奇觀也昔人鑿石通道因山建亭歲久而圮近時中貴人重爲脩葺然未殫厥美也乃天順庚辰御馬監韋公將命道茲因舊加高下爲闕門上爲新亭規制宏侈丹碧照映登臨眺望一目千里山若增而高水若增而深與夫風景雲物之美咸若踴躍奮迅而突出也知永平府事古相淵侯晟按屬至斯慨然嘆曰是不可以無紀乃以書走京師徵予記予復之曰山川信美矣景物亦奇矣矚目之頃可以盡得之矣用記爲哉然有不可不知者蓋茲地在古爲孤竹國漢唐時皆屬內地不幸五代初始辱於夷狄始終四百五十餘年當是時山川如故而其人則貿貿焉忘其爲華也久矣人倫日用之常尚不可得而有况有所謂山水登臨之樂者哉幸而我　高皇帝再造天地大正疆界茲地始復於古職方氏今日二三君子得以於此因勝地以恣奇觀可不知所自哉登斯亭也見行旅往來於此以車以舟而無水陸之虞居民環處于此或田或漁而遂生育之樂近而瞰乎城市官寺屋宇衣冠文物如此其盛遠而望乎邊徼城堞樓增烽堠關隘如此其固若是者孰使之然歟要不可不之知也後之人有事過此而登茲亭者其尚悠然而長思惻然而深慮矣乎於是乎記

半山亭記

廬江縣治之西一舍許有山曰黃銅邑人丁氏世居焉形勢廻抱風氣環合蓋一邑山川之勝處也峰巒列峙中一峰巋然獨秀出於衆峰之表丁氏之居正據其勝遠而望之蔚然深茂之中而棟宇簷楹蔽虧於林木之間隱然爲一鄉望也丁氏之彥繼仁甫以爲俛有幽深之地以定其居止不可無高明之所以廣其瞻眺爰於銅山之半稍南處盤石之間占其形勝搆以爲亭扁之曰半山又曰盛世逸樂環亭四顧萬景畢聚仰而山巔有龍王之廟俯而林麓有居士之祠古木千章喬松萬本有隄堰以灌溉有河流以演迤眞人世勝境也繇亭而上直抵山巔凡夫廬江

之名山大川山若大凹馬槽冶父之類川若巢湖黃陂沙河之屬矚目之頃皆可以一覽而無餘嗟乎居半山之間而享全山之勝非徒得此一山之景而凡廬江一邑之奇無不在焉又非徒得其一邑之奇而凡廬郡二州五邑之勝無不盡焉丁氏世居于茲受其山川風氣之全而專有一方之奇勝豈非居得其地耶居得其地又能據其勝而享其樂丁君其亦可人哉君名恕繼仁其字淳篤而坦夷鄉里稱爲善人蓋隱而有德者也其子鴻臚寺序班某介其姻地官

主事王克常求予記惟昔王文公以半山老人自號而繼仁之名其亭偶有以合之蓋無心而冥會也半山老人一生汩沒於聲名榮利之途迨其晚年退居金陵始得半山而憩息焉豈若繼仁生于山長于山出入起居昕夕周旋于林泉澗石之內未嘗一日離也名曰半山而實得夫衆山形勝之全其文章功業固不敢望古之人然其所居之山之名偶與之同其山間所有若雲若霞若烟若霏若水石若草木若花卉若鳥獸蟲魚有天然之趣有自然之景有適然之樂取之而不見其窮玩之而不厭其煩用之而不知其虧蓋自幼而壯壯而老無一日而不在茲山之中身居其半而目極其全身享其實而心樂其適而又傳之子姓世世無窮古之半山老人有是哉無是哉有與無不必計姑爲之記俾其子寓歸畀繼仁勒於石而寘諸其亭之壁以遺其後人

松軒記

增城曾君三省世居邑之槎岡隱居自樂平生於物無所嗜好性獨好松環所居樹松千百株構屋其間

扁曰松軒朝夕吟嘯其間歌曰松葉蓁蓁兮花菲菲花以釀酒兮克吾饑我且醉飽兮焉知是與非又歌曰松樹偃蹇兮陰檀欒據樹以哦兮蔭陰以眠臥起其間兮聊以終吾年歌罷飲酒獨酌半酣支頤以臥如是者日以爲常熙熙然陶陶然不知天壤間物何者足以當此也君之壻進士吳君滄觀政京師每以語予未幾其子瑞來視進士君因承君意以記見請予聞人各有所好而其所好者往往皆其氣類之相似意趣之相孚者不苟然也予雖未君識即其所好

以想其爲人意者其人必禀受不偏超出羣類如莊子所謂受命獨青者歟禮以制心確然堅固如戴記所謂有心者歟持守堅定不爲物變如夫子所謂後凋者歟不然何其於他物一無所好而於松焉獨好之篤也如此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君之謂矣夫似之斯好之好之斯樂之樂之之至則物我兩忘彼此交喪物其我乎我其物乎混混然合爾一之矣不可得而知之矣君之於松也殆有得於此矣乎不可知也請書此以爲記進士君曰唯遂書之授瑞歸以遺君寘諸軒間　天順三年

梅軒記

卽一物之微而可以觀世變之大者吾於梅有感焉梅之爲物著於書咏於詩雜見於騷人文士之所賦詠然其初也不過用其實而已馴至於後世始顯於華顯而實之用微矣嗚呼天下物豈獨梅哉梅其小者耳由小可以觀大矣有能於波頹瀾倒之餘而有斂華就實之見豈非有志之士哉寶安袁生秉彝構軒數楹以爲藏脩之所於軒之前植梅數本當其盛

開之時恒指以示人曰吾非有取於是葢將俟其實以爲和羹之用也噫觀於是言可以知其志矣人皆務其華我獨斂以實人皆鶩於文我獨篤以行不混俗以同不隨世以趣葢有志之士也嗟夫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而賦其全於人有仁義禮智信之德有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有聖賢以爲之師法有經史以爲之軌範顧皆置焉而罔知所以用功乃指一草一木之微嚚嚚然以號諸人曰是物之趣有契於予予取而法之也豈非妄歟且冷蘂疎枝何有於吾之性情淡香疎影何預於吾之身心折枝以贈何似乎簡書踏雪以尋何資乎日用巡簷索笑何爲也竹外一枝何好也世之學者動以師法孔子爲言孔子删述六經而梅兩見於詩書皆以其實也而後世之所以愛乎梅者則以其華焉是則孔子不足法詩書不足取而何遜林逋之徒眞可慕也豈不悖哉君生也可謂能學孔子者也觀此一事可以知其餘矣他日用於世幸毋易茲志生之仲兄戶部君秉中予友也命予記其軒故書此以復之且以致吾感云

林軒記

順邑之大羅鄉文溪之上蔚然衆木間有宅一區曰林軒邑人黎君平叔棲息之處也文溪地宜木木生其間者非一類有其材可爲棟宇者可作舟輿者可備器用者又有其實可供食茹者其華葉可供觀玩者凡地之所宜無不有之君卧起輒著屐持杖循行衆木間縱橫周匝隨其意之所如且行且咏少倦則歸偃息軒中嗚嗚然作吟哦聲不少輟既而洞開八窻憑闌四顧喟然嘆曰天地如許之大而我棲息止於一軒一軒之寓止於一林何其小也又自解曰我寓軒間軒寓林間林寓嶺海間嶺海寓天地間天地寓太虛間由是觀之吾軒亦豈小哉且不聞地之五土乎山林其一土也又不聞造化之五行乎木其一行也木以成林而我之軒居林間于焉以俯察地理以仰觀天文天之生地之成作酸之味曲直之性積小以高大之勢其樂豈下於古人哉古之人如孔子所植之檜惠施所據之梧莊生所稱之椿吾之林有之伯夷所食之薇屈子所紉之蘭商皓所茹之芝晉

之林有之王子猷所種之竹陶處士所採之菊林君復所愛之梅吾之林有之以至楚頌之嘉樹蜀賦之側生漢史之蒟醬吾之林亦皆有之然此之所有皆一物之奇一事之用若夫南郭子綦聞大木百圍之竅穴而有以見夫之調調之刁刁然庶幾齊乎物歟慶梓齋以忘其枝體入山林以成見鐻庶幾疑於神歟有虞氏居深山中以與木石居庶幾忘乎我歟夫然是能以一而盡萬精其麤大其小而會萬于一也哉君之子暹以進士舉來京師述君言請予爲林軒記予不識君而觀暹之彥而有文立志高遠異時秀窮林而風聲聞四海者其在茲乎於是乎援筆廣君意爲林軒記授暹歸書于軒之壁

愽雅軒記

學不可不愽愽而雅焉斯爲可尚羊城吴永年氏構軒以藏脩左右列書籍自六經以下史傳子集凡世所有及力可致者無不咸在永年日居其間蚤暮孜孜口誦心惟取凡古之聖賢格言至訓名臣端士宏規懿範可師可法可爲鑑戒者識之於心體之於身

行之於家而又豫蓄以爲他日從政之用若夫詭道悖德之談荒唐繆悠之說一切棄置不復少留目焉嗚呼其志可謂大矣嘗求工書者書傳雅二大字揭楣間今年爲有司勸駕來京師介其姻林宗敬求予記予惟自有書契以來文籍之存於世者日新月盛出則汗牛馬處則充棟宇不爲不多矣然而飾邪說文奸言矞宇嵬瑣者有之矣縱性情亂是非恣睢利岐者有之矣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怪說甚至察而不急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者有之矣劌目鉥心掐擢胃腎鍛鍊於一字一辭之間以爲工巧取黄妃白神出鬼沒聽之則固成章若可嘉要其歸宿則漠然無所用於世者有之矣悖逆天理戕絕人倫肆爲弘潤勝大之說汗漫不經妖誕幻惑不言六合而言其外不言當世而言世之未來者有之矣若是者大之不可以理天下次之不可以理一家小之不可以理一身縱無一不通無一不知奚以哉此君子之學所以貴乎博傳而尤貴乎雅也是故道陰陽之書莫雅乎易彼京房焦贛之災異非雅也紀政事之典莫雅乎書彼汲冢竹書之奇怪非雅也理性情之辭莫雅乎詩彼風雲月露之蕪穢非雅也正名分之史莫雅乎春秋彼擘排胥沒之偏黨非雅也謹節文之儀莫雅乎禮彼委巷綿蕞之駁雜非雅也是五者雅正之經也傳之萬世而可行行之無弊者也其他如儒先之舊說史氏之紀載詩人之詠歌亦或有爾雅者焉於此乎博而求之求而擇之擇而服之以爲身心家國之助斯不亦尤可尚乎哉

稽古軒記

天地有初也生民有初也凡天下之萬事萬物亦莫不有初也自吾有生之前以遡夫天地生民事物有初之始皆古也今時所謂古乃昔時之今非物有古今也時焉而已昔文公先生作小學書以教萬世始於立教繼以明倫敬身而終於稽古蓋歷傳記接見聞紀述古人之嘉言善行以實前言也人生八歲入小學則以是教之所以端其趨向廣其見聞而示之以法則也海南節使周遠士毅自幼開敏異常方入小學時從師讀文公是書則慨然興起知所嚮往稍

長嗣祖職以僉衛事公暇輒親近儒生購求書籍庋于軒窻之中時會師友以講閱焉扁其軒曰稽古蓋有取文公立教之意也以予鄉先達與厥祖廣平公爲夙契世有通家之好求予文爲記予惟稽古之言始見于虞書之堯典舜親授受于堯僅再世也虞廷史臣述堯之事遽以稽古爲言由是觀之所謂古也者非必閱世久遠也則雖父子易世之間咸可謂之古矣雖然古豈易稽哉昔秦延君解堯典粤若稽古殆三萬言自堯至舜一代尚然况生千載之下而欲考千百載以上之事世代遼邈典籍浩繁必欲一一以盡之非窮晝夜竭心思耳目之力一息不容少懈者豈易能哉是以古人有近思切己之說焉士毅出自武胄食世祿以爲武官所業者武事所聯比者武將所統馭者武卒近而思之切於己者尤在武焉予願士毅公退之餘涉獵討論之際遠歷乎傳記近接乎見聞以求古人之嘉言善行究諸心而服行之無斁焉古人嘉言有所謂委質爲臣無有二心也食人之祿則死人之事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躬自厚

而薄責於人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也貴謀而賤戰必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毋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古人善行有所謂悅禮樂而敦詩書者與士卒同甘苦者以全取勝先計而後戰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者雅歌投壺雖在軍旅而不忘俎豆者蕩佚簡易寬小過而總大綱者擇古人言行而取之以爲吾身今日之用雖聖賢切問近思之學不外是矣豈但一武將之事而已士毅勉乎哉毋徒慕其名而必倪其實也誠如是予知廣平公於九原之下聞其孫能稽古論以服行之又聞予以言而奬勵之地下有靈殆將粲然而撫掌矣乎於是乎記

清風樓記

清風樓在蕪湖縣治之北俯瞰大江乃前御史黃公用遜所居也其地舊名驛磯宋人嘗建驛置于此成化初元邑令陳侯源始于此立蟂磯劉夫人行祠祀三國吳大帝妃越若干年星沙劉侯廷式以進士來知縣事於祠前隙地構樓四楹取東坡清風閣記之

意名之功未就緒召入內臺而東廣林侯世遠繼其後乃落成之樓蓋爲黃公建也而名之以清風者豈非以公之平生風度澄澈而有似風之行水乎夫風無往而不在於水也尤爲清焉萬里長江之濆構爲高虛之居縱目以爲廣大之觀處身既高寓目斯遠當夫天朗氣清之時長天無雲一碧千里清風徐來微濤蹙而成紋旋流廻而成渦湛波澄而徹底眞天下之奇觀也亦天下之眞趣也天光雲影徘徊上下紆徐演漾以沉之軒窻欄楯帷幔之中出入懷袖披拂衣巾透徹於胷膈毛竅之間無一點塵濁氣水既清矣風亦清焉矧樓居主人稟乾坤清氣擺脫乎塵氛埃壒之外清風高節慕尚古人而一時宦寓凡爲創建及游從者何者而非清高絕俗之士哉夫江自岷山而下至此萬里矣放乎虛空桲乎無垠而聚此江滸尋丈之樓矚目之頃而風水之極觀於是乎備方公年少時乘長風破巨浪縱其所如一日千里所至人仰望其風裁蓋凜凜然中年以來收其湖海之氣於此一樓之間風力劣於前而目力則優矣風聲雖不遠而受用則無盡藏矣以此較彼畧亦相當雖然與其得彼也寧得此乎指日南歸道于湖方將登公之樓以挹長江之清而共享此快哉之風尚期相與賦之

長樂居記

出瓊城而南微圻而西幾三舍許有地名曰北衢蓋古所謂羅源璞鄉也有氏王者自閩而來居于茲不知凡幾世至王君才者淳謹而明爽幼以民俊鼓篋鄉校既而以親老宗單主祀者乏人言于有司歸隱焉恒自嘆曰士大夫生天地間當爲天地間用然後爲不負天地之所生進則表率乎天下退則矩範乎一鄉不但已也吾少有志世用然而卒不致其用用於天下吾無其位與地與其時固不得以行吾志若夫由吾一家而達於吾鄉井之間吾身之所在足之所履耳目之所及量其力可以爲揣其分所當爲卽其所居之地隨其可爲之事而樂其日用之天志雖不行於天下亦可以行於一家一鄉也鷄鳴而起盥漱之餘卽披衣持杖循行階除闢逵邇而出於庭院

闤闠之中左顧右盼其地可畦其地可畛其地可隴或宜于蔬或宜于果或宜于藥或宜于竹于木其種可蒔或可以分或可以移或可以脩飾剪剔燥而灌之瘠而糞之穢而除之柔弱而扶持之欹側而植立之然後呼童僕而命之隨其宜而施其功朝如是暮如是今歲如是嗣歲復如是積之歲年日計不足月計有餘閱歲久乃大有所成就遠而望之蔚然而成林近而即之井然有條理粲然相錯雜竹樹列而濃陰野花發而幽香眞人間勝景也乃引山泉倣蘭亭遺製爲曲水以爲流觴樂客之所又於曲水之旁鑿爲深池池之中構亭以避暑池上闢爲園雜蒔百花開軒其間題曰適意暇日與客徜徉園中日以成趣倚軒以暢幽懷登亭以避煩囂興闌而倦則據石而坐草泛羽觴於曲水中一觴一咏以樂其自然之天自幼而壯壯而老無一日而不樂其間其樂可謂長也已矣非但自樂其樂而又以是樂傳之子若孫若曾若玄百千萬年無有窮矣乃總名之曰長樂居豈不名稱其實哉君之冢子晁爲有司勸駕來京師乃持君所自述者求予文爲長樂居記予與君同生海隅同爲庠生予出仕而君歸隱今俱白首矣凡予之所成就者他人視之固若有大可樂者然以已視之恒見其憂而未見其所以樂焉王君之志雖不克大行於天下而其所以安于一家克于一鄉者則固優游而有餘寬綽而不拘從容而自如舉目之間移步之頃何者而非其樂哉樂不徒樂而且至于長焉樂乎哉王君足不出乎州里夢不至乎市朝生於斯長於斯老於斯聚親屬於斯死塟祭於斯禮不云乎樂樂其所自生而諺亦云人從生處樂王君斂其所以不用天下之志而用之於一家一鄉聚景以成趣即趣以生樂此其樂所以生生不已而至於長哉予不久歸老於鄉行將訪君之居而即其所以樂者而共樂之君其肯分予以半席否

雲軒記

山東臬司批驗大使朱珍公澤顏其居曰雲軒因以自號蓋有取乎晉陶靖節歸去來辭所謂雲無心而出岫之意也嗟乎人惟無心然後能應彼有心者先

橫一物於胸中其未出也豫期於將然之先其旣出也取必於已然之際卒之期者未必如所期必者不能如所必至於狼狽而歸者多矣此無他私心害之也盍觀諸雲乎觸石而出膚寸而合瀰漫乎虛空之間山林之衝草木之岑蔚似砲車者似赤烏者似壁絫者似車蓋者似金柯玉葉者似白衣蒼狗者油然而作奇形詭狀體態不一霈然而雨天下澤萬物何嘗有心乎哉雖然奚止於雲天地之大亦無心而成化也聖賢法天時以屈伸時行則行焉嗚呼物豈獨雲哉而陶子顛顛歸之蓋因其偶然之見以寓其悠然之意焉耳公澤摘是名軒亦不可謂無所見也予聞公澤少無宦情偶爲公府所辟遂循資以得今官蓋庶幾所謂無心者則取無心之物以爲軒名以爲已號不亦宜乎今年考滿來京師持予鄉人鹺司知事馮君書求記於是乎書

留耕亭記

瓊大姓附城而居者東則稱唐氏唐氏世多賢至履正翁尤仁厚長者嘗去所居一里而近平田中築土爲墩墩上構草亭日登其間以督耕者以觀稼穡一日携諸子遊焉屢顧而嘆時子彥宜侍側跽而問曰大人何嘆也翁曰吾悲夫人家之盛衰不常而盈虛消息之理恒乘除於其間也天地間萬有皆不可恃所可恃者吾方寸間耿耿者爾試與爾觀之畇畇而芃芃環吾亭之址以至於目力之所不可盡藐綿倉莽之際孰非膏腴之田乎是田也非一家所有也有之者固有世業數十百年者矣又有不數年間而屢易主者矣或暫得而遽失或失之未久而遽復是雖無情之物而人家之成敗與替恒必由之惟其得之也以義則能相與悠久而不失不幸而失焉亦將不旋踵而來歸矣彼得以勢以力以計者卒反是嗚呼自其人席勢以凌其人之卑弱也而豪奪其田自某人恃力以欺其人之孤寡也而吞併其田自某人用計以乘其人之愚暗也而巧取其田田今如故其人安在哉其子孫何如哉惟仁惟義可以久長凡其世澤之遠家慶之長昌衍而賢明旣廢而復興者皆自于汝祖乃父方寸中來也小子識之彥宜再拜辭翁

之弟履信以衡州府倅致政家居聞翁言而題之曰吾兄之意其唐賀監詩所謂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者與請摘其語以名其亭曰留耕翁曰然翁既捐館彥宜以事來京師館於予泣以翁言見告且曰願有記余翁之通家子也不忍辭遂掇翁語受彥宜俾持歸以志諸其亭之壁時以語館閣中諸公咸嘆曰有是哉各賦詩以美之凡若干首併附于左方（成化元年）

弘治三年春三月望日男敦編次

天啓元年仲春望日七代宗孫爾穀重編

爾懿同編

穀男（兆昌　錫昌）校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十八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十九

大學士謚文莊瓊山丘濬仲深甫著

記

橘齋記

植物見取於騷經如蘭蕙菌桂離芷杜蘅之類固亦多矣然往往因事及之雜見於篇章之間以寓其比興之義未有專以名篇而特爲稱述者也惟橘也則有頌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先王以告成功於神明者也有非他篇章可比靈均之於橘其推重之也如

此則橘之爲物可知也已予亡友劉文羽之弟曰傳字文輔世其家學醫者也以橘名其所居之齋兩京公卿大夫士咸爲賦詩今又求記於予予觀文輔所以名其齋及諸公諷詠之意不過取蘇躭橘井之事焉耳今夫綠葉素榮剡刺剸果今之橘即古之橘也有人於此摘其葉汲井水以飲夫遘疾之人果能取效乎哉吾知其决不能也不能取效而後之人猶且效之何也雖然古方有之其膚之青者可以消食破積膚之紅者可以益氣利肺然亦千八十二種中之

一二耳果足以盡藥之用乎哉吾知其決不能也不能盡藥之用而後之人舍其彩而取其獨又何也予故願文輔近舍蘇仙之繆悠而上進於靈均之高古可乎是故守其恒心如橘之深固壹志可也專其世業如橘之受命不遷可也自慎不失其吾謙疾之心歟廓其無求其吾嗜義之志歟不寧惟是又必精色內白以任夫道青黃雜揉以著其文及其至也則雖行可師長如伯夷秉德無私參天地亦可以馴而至矣予也無似願歲弃謝與之長友而不敢貳焉夫然則醫而造於儒不徒技矣文輔念之哉是爲記

潛齋記

予友庫部大夫陽君謙亨嘗過予謂曰吾之同寓友蕭尚薇氏吉之白沙著姓自幼有志問學嘗以所業尚書試於有司輒不利既而鄂之屬邑蒲圻邑大夫聞其名以經明行脩薦爲邑文學起至京師適有暫止之例遂不果用居久之幡然動歸思聞吾與先生交好俾代徵言記其所自號潛齋者幸終惠之予聞古之作記者記其規制及其歲月始末也姑以其義言之可乎夫潛之時義大矣哉時潛而潛則其潛也不終於潛潛而不終於潛則其潛也乃所以爲不潛之地也是故伊尹潛於莘野矣而不能潛於幣聘之時傅說潛於版築矣而不能潛於形求之日以至呂望之潛渭濱及乎後車之載則亦不能終於潛也是則潛也時也不終於潛也亦時也聖賢之出處初何容心哉亦時而已雖然豈惟人哉而陰陽物理莫不皆然日潛于夜至于旦晝則不能潛矣月潛于晦至于弦望則不能潛矣雷霆潛於秋冬至於春夏則不能潛矣蝕夫龍潛於淵虫潛于蟄一旦祁祁之氣與虩虩之聲起其能終潛乎是則時也者大而陰陽不能外之小而昆虫不能外之則夫人之用舍進退豈能外之而有爲哉今蕭尚薇氏以潛名其齋蓋知時之道矣乎然此特時之潛耳非所謂心之潛也蓋身則有時而潛有時而不潛而心則無一時而可不潛也潛之時固潛也不潛之時亦潛也潛天而天潛地而地不以隱顯而殊不以古今而異不以聖愚而間必如是然後合內外一體用而有以爲聖賢之歸尚

勸氏其勉之哉

進學齋記

潁州試守清源高君之家嗣曰昕君嘗名其讀書之所曰進學齋今年春昕侍君來京師謁予文以爲記嗟乎進之一言爲學之方盡於此矣予尚奚言哉雖爲之言豈能外於此哉然不知生之所謂學果何學也所以進之者果何以用其功也苟徒以誦習古人之糟粕爲學則生固知之矣不必更求其說於予也生侍親宦游南北有日矣請即生所見者以爲生喻生閩産也自閩至燕其道路以里計者殆將萬焉其所經之郡若邑不下百十焉或舟以浮或車以載其所以爲濟行之具者凡不知其幾易焉其途中之所有身之所履而目之所見者山川之流峙都邑之形勝闤闠之輳集舟車之交互往來而不已者不可以一二數焉陸有岐徑水有支流或之南東或之北西者又不止於一焉地如此其遠也履歷如此其久且艱也所見如此其廣也水陸之塗如此其多岐而可以旁通也今生之來也不中止焉不他適焉而必至

於燕者豈不以　京師之所在乎使生不由乎履歷不假乎舟車其能至乎此乎今日行之明日止焉其能至乎此乎無也京師者譬則聖人之道也履歷經行所以求至乎聖人之道也岐徑支流一技之能異端之學也生之進學誠如生之來京師行而不已必至其至焉立志之堅定積累之非一日聞見之廣且遠而又不惑於他岐不安於小成則學之至於道也不難矣敢以是爲生記或曰生之於學也特欲講習討論而已予以聖人之道語之豈所謂不凌節而施乎嗚呼學所以學爲人也人必如聖人斯能盡人道聖人人也我亦人也以人學人何不可之有或者退因書以遺生俾其寘諸齋壁朝夕玩焉

竹坡記

竹之爲物取象於易任土貢於書播詠歌於詩具儀物聲音之制於禮樂植物之見錄於經也莫備焉是以大雅君子寓志於物者恒有取於斯安成吳先生掌教南雝時齋居之旁有積土如坡然坡之上有竹十數竿散陰覆軒墀間先生退自彜倫堂諸生執經

問難者日造齋下憇竹之陰以俟先生之誨當天日晴明之時清風徐來綠陰滿庭先生布席於茲橫經其前諸生鴈行立以序進而質所疑讀易者以蒼筤問讀書者以蓧簜菌簬問讀書者以菁菁莪莪之義問讀禮者以籥箾筠笏本管籥簫簧之類問先生一一畣之盡其詳諸生克克然各有所得也乃揖而退先生語侍者曰何者之問殆有啓於吾心矣乎吾平生於物百無好也獨於竹焉嗜之不翅義理之悅我心六經者義理之所自出也而竹之用備焉吾之所以取于竹正以是耳向者之問非徒啓於吾心殆有所契矣乎小子識之於是以竹坡二字揭諸齋居之楣因而以自號焉明日諸生聞而嘆曰先生六經之宗師天下學者所取正焉者也本六經以取竹一洗晉唐以來詞人墨客之陋其諸異乎人之愛之與旹是相率咸以竹坡先生稱先生焉未幾　朝廷以纂修事召先生來史館予忝在執筆之末先生間以語予且曰竹無處無之南雝吾不復往矣兒子輩知吾所愛在此也乃於家居壺丘之東營齋居築土坡植脩竹與南雝等以待吾之歸老也幸子爲我記之予不敢以弗文辭因次第先生與諸弟子畣問以爲竹坡記俾天下後世知以六經取竹者自先生始

栢庭記

增城有隱居之士廖其姓植栢蒲庭日哦其間客至則曰予姑去毋溷吾吟思徐徐于于樂以忘憂亦猶崔丞之於松也客有來京師舉其事語予者請優劣之予曰廖君則優矣客曰何也予曰君隱者也不事事而自適其適宜矣彼食君祿佐其長以牧其民顧乃窮日力以吟哦漫不可否事自爲計得矣如民何是則君爲優矣客拜曰先生之言韙矣敢請一言以記其所謂栢庭者可乎予曰古人所謂記者所以載其建置之規制紀其歲月之始末今廖君植數栢於庭除之間非有規制可載歲月可紀也焉用記爲哉予意不過欲推明其志操之所在而已君乎得無欲厲其堅貞之節以守其歲寒之操矣乎若然可謂有得也已矣彼其百花之艷冶衆木之敷榮非不可愛也人皆競之而君獨不之取焉謂非有所得不可也

然則何得乎禮不云乎禮之在人也如松栢之有心也志其在此歟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操其在此歟請以是記之如何客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先生之謂也請書之遂次第其與客言者以爲栢庭記廖君名某所謂客者其甥太學生顧華也

雪筠記

南海豐林鄭昱時裕客　京師介予友林宗敬求予記所謂雪筠者且言其平生於物無所好獨於竹深嗜而酷愛之而於雪猶竹也因取以自號予惟嶺南

固多美竹而雪則非其地所有者今時裕兼取而並言之豈亦有見於古人觀物之學心其理而不泥其迹者與古之人有愛竹者曰王子猷其居吳時每聞士大夫家有佳竹徑造其下諷嘯久之及主人出延則不顧而去暨其在剡雪夜乘興泛輕舟訪戴安道旣造其門興盡遽返方其諷嘯之時不必有雪也乘興之頃不必有竹也然而以一人之心愛可以見二物之趣同得其一則其理固以均寓於其中矣政不必兼而有之也彼方外士有爲雪齋者乃灑粉於草木之上以象飛雪之集則是有見於目無得於心也然則所謂見者豈眞見哉時裕向之居越環所居皆竹固見竹不見雪也今而北游幽燕當盛寒之時寓多雪之地則又見雪而不見竹焉夫不拘於迹而惟理趣之求假異以會同因此而得彼非眞有見者不能也噫見所見於無見之境非獨有所見且亦有所得矣予故不辭而爲之記云

筠莊記

瓊城之北有大族曰曾氏曾氏之老曰伯崇翁翁敦

德樂善性無所嗜好惟於竹酷愛焉環其居數畝不他植猗猗然左右前後皆竹也監察御史致仕唐公汝濟嘗過而題之曰筠莊唐公旣已去世而翁今春秋亦六十有四矣未有爲之記者以濬其鄉人子弟也屢以書來　京師徵記且曰子以文學遭際盛時官館閣凡天下求文者皆輻輳於子况吾鄉人之老者又子之執友乎吾莊之記子毋庸辭濬得書閱畢泣而言曰公與先君子同生乙亥年而先君棄不肖孤今三十二年矣平生故人存者無幾其同年生而

相厚者今惟公一人在濬兄弟視公如父雖委之以力不任之事尚不敢不盡其心況鉛槧之末素謬爲衆所推者乎第恐寡昧言不足以達意無以副公命耳遂強成之夫天地間植物根而榦榦而枝而柯而條而葉大率相似惟竹獨與他物不類亦猶君子在衆人間爲獨異耳古人稱之爲君子良以是夫環公之居森森玉立堅勁而有節虛直而無心或潤澤而有文或疎通而不俗何君子之多也孔子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信哉吾知公之起居食息吟嘯歌詠左挹其袂右拍其肩前瞻而後顧無非君子也雖以齊之稷下漢之汝潁晉之會稽不是過焉爲公之子若孫者生君子之林薰君子之德如麻生於蓬然殆將皆爲君子之歸乎濬家距公莊所不三四里異時蒙　聖恩得賜告歸覲故鄉行當撰杖屨從公後以觀所謂君子者尚能爲公賦之姑先此以記

愛竹居記

古之人以竹爲用至後世始以竹爲玩焉自黃帝命伶倫取竹於嶰谷以爲律呂虞庭之韶笙簫與焉至

周則竹之用備矣或以爲簡或以爲笏或以爲籩無非以爲用也漢魏以來猶然晉世始以風流相尚不事實用於是有竹林之遊然猶未聞有愛之者愛之者實權輿於王子猷自是厥後騷人達士聞風相尚取以爲號用以比德慕其虛者有之尚其節者有之而愛之者蓋多矣廬陵劉君隱居不仕他無所好性酷愛竹環其所居間植竹數百竿命其里曰金竹至其孫章不忘先祖之所好因自扁其所居之室曰愛竹蓋以先祖手澤所存非若晉人之愛也昔蘇長公有云醉翁行樂處草木皆可敬夫慕其人者於其所行之處一草一木尚且加敬之矧爲其後而於其先人之所親植者乎章之愛竹也宜矣公之敬草木者尊其師也章之愛竹者念其祖也於師也則敬之於祖也則愛之愛之仁也敬之義也然則章之愛是竹也其亦出天理民彝之不容已者乎章之季父郡博先生掌教吾郡今來京師命予爲記故不辭而爲之云

桐墩記

墩高丈餘去郡城東半舍許潁川陳君所築以樹桐

者也君之言曰吾性嗜琴每艱得器之良者而琴之材非桐不利而桐又必石生者始佳生石矣未必面陽背陰材不良故器不完器不完故聲不揚此琴所以往往失古人之意也然瓊地素不宜桐間有之多生於平曠之野積陰之地吾用是擇勝於陽明之郊加石於積土之巔樹桐十數本庶幾後數十年得其孫枝以用於琴或可由此以得古人制樂之初意乎然非獨已用也凡吾之子弟吾之族姻吾之交游吾之鄉邑吾之後人苟有志於古音者皆於此取材焉可也閒筆其言命予記之予以丁卯之秋與君別隨計之京是時墩未培桐未樹也歲辛未來歸僅五春秋再蒞君堂則已嶄然以高森然可把矣以往觀來不出十年其材皆中於琴耶數百年不完之音殆於此復振耶絃誦之聲將由是洋洋乎四海之間而旁洽遠邇耶異日士大夫聞有以琴而追蹤古人者必君也雖然爲十年之計者樹以木爲百年之計者樹以德木云乎哉君予同志友也名徵允諸其字世爲瓊人連試於有司不利今貢于春官云

南溪小隱記

東莞陳景輝氏世居其邑之圓沙面溪而築室以爲藏脩之所或顏之曰南溪小隱間以事至京師介其友某徵予記因詰之曰古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閉其言而弗出也藏其知而弗發也時命大繆也今君生　明盛之朝文獻之邦詩禮之族身際其可可以見也言當其可可以出也知適其可可以發也時與命兼通非若昔人之大繆不然所以無事造業以立又大無前之基茲其時也顧乃深根寧極與遺人棄世者同流何待而隱與景輝曰不然其非有待而隱蓋有賴而隱也使其生也非其時處非其地出非其族方且膠膠擾擾之不暇衆械箝其口百憂嬰其心一搖手而有桁楊接槢也一舉足而有機穽坑塪也吅嚻之聲日盈乎耳驅逐之役日勞乎形鷄犬不得寧也室家不得有也雖欲少憇以斯須焉不可得也尚何所賴以隱乎是則古人之隱有待而隱也其之隱有賴而隱也此所以有小大之別也乎予聞其言歎其遭際之盛而喜其識趣之卓也乃筆

其言而記之曰溪之原發乎某所又若干里至圓沙景輝之室在焉室前則溪也是謂南溪小隱之云以所居者山林異乎市朝之隱之大也景輝名章故約軒先生某其父今需化大尹景庸其弟也

蒙溪清隱記

滇南有隱士潘其姓某其名者家有別業名曰蒙溪因以蒙溪清隱自號客有萬里來　京師代求其記於翰林者特以屬予予詰之曰古之人隱於溪者多矣潘君之意果何慕乎唐人之竹溪隱於酒者也其

意或在是歟客曰此蔑棄禮法之爲也非端人莊士之道君讀書好禮豈屑爲是哉晉人之武陵溪隱於僊者也意取諸此歟曰此荒唐繆悠之說也非人倫日用之常君信道明誼豈肯爲是哉然則君之意無乃慕柳河東之愚溪乎曰此逐臣遷客不得已而托焉者也君肥遯丘園無所慕於外何有於托然則有慕乎杜少陵之浣花溪乎曰此亂世孤臣不得已而寓焉者也君生際　明時足跡未嘗一出其鄉何有於寓然是四者皆君所弗取也而其所慕而隱者何居殆將隱居求志以待後車之載如太公之釣於磻溪也耶曰子求之愈遠矣子以爲太公之隱於磻溪也有意以待文王之載乎抑遇文王不得已而受其載乎子非獨不知君並不知太公者也先儒有言卽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苟出位而思舍日用而他求知道者不爲也子盍思溪之所以名乎於虖我知之矣易之象上山下水曰蒙是溪也其水之出於山者乎惟其出之於山故卽卦象之似者以名之乎夫天下之水其源未有不出於山其初出也未始不

清蒙者水初出山之象而清者水之本質也隱居之士潔其身於塵垢之外澄其心於汙濁之表其有類於是與君之所以名溪而自號者其有在於是與且將由是而果行育德以養正成聖與抑其有子能繼其志如蒙九二之克家故取之與若君者似亦有得於易者矣客曰君之志誠有在於是子之言可謂得之矣請書以爲記客謂誰予友武定軍民府同知潮陽葉君也

東溪記

南海之佛山去城七十里其居民大率以鐵冶爲業有梁氏者世居其間獨業詩禮至名鄙者性雅好山水其所居之東臨溪水無問暑寒朝暮飽食後輒着屐躋晴沙循清流且行且歌朝而歌曰溪滴滴兮流之東日光逆射兮影漾其中我欲尋其源兮禹迹不可窮暮而歌曰溪滴滴兮來自西顧兎下浴兮桂濕其枝我欲極其流兮海若不可涯歌竟長嘯而歸日以爲常客有過而聞之者嘆曰向臨流而歌者誰歟蓋聞道者也豈滄浪孺子之儔歟及薄而視之乃儒然一翁非孺也走而問之佛山之市市人無識者乃戶訪之遇儒一生生物色其人與其所以歌者乃笑曰此吾友梁東溪也斯人雖不甚讀書而讀亦不求甚解然其所行所言與經書不合者亦鮮故其形之歌詠者渾涵而窈深不用意而意已獨至如此蓋宣尼所謂善人者客忻忻然亦歌而去歌曰滔滔汩汩兮天下皆然孰沿其流兮孰泝其源斯人何人兮獨契其天其將爲魚兮躍于淵抑將爲藻兮漾于漣孰引之進于川上兮我將與之後先東溪之子經以鄉貢進士來　京師介其友林宗敬過予求記其所謂東溪者且道客所以歌之故予因筆之爲記

牧庵記

盱江俞大有振明自幼究心易學用漢京氏納甲法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定人之吉凶悔吝而處其從違趨避爲人子言依於孝爲人臣言依於忠如嚴君平所云者乃就六十四卦中取謙之一卦三百八十四爻中擇謙之初六一爻得孔子象辭牧之一言以自處扁其齋居曰牧庵因以自稱振明幼有用世志旣而事多不如意僅得掌蔡駙馬都尉家教予嘗延振明教幼子崑不幸殤亡振明因從予游暇日以庵記爲請按爾雅郊外謂之牧周官牧人小雅考牧牧畜者也虞十二牧漢十三牧牧人者也詩所謂自牧歸荑易所謂卑以自牧其牧己者歟廣牧畜之法以牧人斂牧人之法以牧己振明之意蓋有志於謙初六之君子謙而又謙而期以保有終之吉乎是則然矣雖然振明以和柔之資謹厚之性處下位而安貧窶不患其不卑也卑之又卑素有也有終之吉

可保也予奚容贅哉抑聞之牧之義有三有守有養有策守者欲其不逸於外養者欲其常有於中策者欲其不落於後孟子曰求牧與芻其養者歟卜式曰惡者輙去毋令敗群其守者歟莊生曰視其後者而鞭之其策者歟振明守大易之訓用三氏之言道德仁義以爲之埸圃前言往行以爲之芻秣禮法以爲閑校敬忌以爲鞭策夫如是庶幾盡所以自牧之道乎吁用牧畜之法以牧己旣馴且熟然後推之以牧人還又以之而牧物本諸己以仁民仁民而愛物聖人之道也謹以是記牧庵振明宜服膺之毋斁

鴈集瓊庠記

正統壬戌秋八月辛丑予肄業學宮日亭午與同舍生符鍾秀陳汝諧偶息游焉有童子走報曰有鳥集于學宮泮池之中比鵝鴨而小似鳧鷖而大足指蹼屬毛色蒼白旁皇四顧馴擾而不驚蓋平昔所未嘗見者盍觀之予偕二友往焉顧謂之曰此易所謂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者乎書所謂隨陽以攸居者乎禮之用爲大夫贄其士昏攝盛以奠者乎是鳥也生乎沙漠之墟隨陽南征集于江湖濵汚之間乃其所也嶺海之南隔山越河蓋彼飛不能遠到之處胡爲而至此耶茫茫鯨波百川斯委四州之間二三千里之域其間之水匯而爲湖流而爲河渚而爲沼沚視茲泮池廣袤何啻百倍且此學宮相去重湖僅一堵許彼皆不之集而顧來于茲謂其無意可乎二友叩予以求其故予謂之曰禽鳥天產也其得氣最先而鴈又隨陽之鳥秋賓南而冬北歸知時者也其乘氣機而先動尤非他鳥之比昔人聞天津杜鵑之聲而預有所占焉矧茲陽禽素稱知時者乎昔者地氣自南而北果有南人以文字亂天下今也地氣自北而南安知無南人以文字治天下耶昔旣有驗今亦有驗矣二友戲謂予曰安知非子耶予笑而遜謝焉鴈聞人言若對以應童子舉手倏爾西征歸而筆之以爲鴈集瓊庠記

槐陰書屋記

歲甲戌予僦居　京師得十數楹于　禁城之東偏可一畝許因闢一室以爲藏脩之所塈以楮中設几

案左右列圖書外隙牖于墻面南以迎陽明之光牖側有古槐一其大盈尺其高僅丈望之童童若車蓋然其陰半覆于堦半蓋于屋而牖戶几案賴以庇焉自夏徂秋蘊隆蟲蟲若焚若蒸而吾一室之中恒若挹清風濯冷泉不自知其在闤闠塵紛之內也予日居其間紬閱書史口誦心惟凡古聖賢所以用心而著於書古帝王所以爲治而具於經史者與夫古今儒生騷客所以論理道寫清景而寓於編簡者皆得於此乎神交夢接之而肆吾力焉使不爲炎歊所侵以中輟之則吾得於茲槐之助也多矣因扁之曰槐陰書屋或者過而疑焉以謂有慕乎王晉公三槐之意也嗟乎公植槐以貽後取必於天也予蔭槐以讀書取必於己也取必於天也以德取必於己也以學讀書所以積學積學所以成德成德所以合天又安知昔人所以期其後者不可期於己耶庸何疑或者去因書于壁

願豐軒記

予少有志用世於凡天下戶口邊塞兵馬鹽鐵之事

無不究諸心意謂一旦出而見售于時隨所任使庶幾有以藉手致用及登進士第選讀書中秘卽預脩寰宇通志又於天下地里遠近山川險易物產登耗賦稅多少風俗媺惡一一得以寓目焉是時年少氣銳謂天下事無不可爲者顧無爲之之地耳旣登名仕版旦暮授官可以行吾志矣書成上進凡同事者各除給事中御史獨留四人者爲編脩予與焉編脩職專史事　本朝不設起居注遇有纂脩旋設館席給筆札惟官長凡例是遵逐事呈稿筆削惟命蓋官局脩書從古然也其中雖有所見亦不敢盡用己意入院首尾二十餘年四轉官階不離乎言語文字之職凡昔所欲資以爲世用者一切寓之於空言無用之地日斯征而月斯邁今則頭顱將種種矣非徒時不我用縱有所用則已精神衰薾心志疲倦亦不能有所爲矣於是乎返觀內省而自嘆曰噫濟自七歲入小學十九補庠生二十又四領鄉解又三年試禮部得校官不就卒業國學者六年歲甲戌始登進士第入翰林方其在學校也有月廩之食升冑監也有

日會之餼官翰林也歲有常祿而又日給食夫官翰林之職專於講讀纂脩考試亦猶吏曹之於銓選刑部之於推讞之類也諸司曹務未聞常祿之外別有支給而此入局則有茶果之供鎖院則有文綺之賜進講則有御厨之給諺有之曰經筵顧史館尾蓋以初開講必有重賚旣進書必有榮陞故也詩不云乎無德不報濟生遐外之域學無師授仕無引援一旦拔自草茆之中進之天日之下而又受便蕃之賜優渥之恩如此其厚且至將何以報稱　聖恩之萬一哉且性愚而拙粗知人間廉恥事不敢出其位而假途於他然則於此將奈何哉無已則亦瞻天以致其祝歟夫人類之尊莫尊於君矣而居君之上則尤尊者天也天不言其所以默相而陰定之者又不必屑屑然露其聲迹惟陰陽之順序星辰之循軌雨暘之時若者人皆可得而見焉然其尤效驗而最顯著者又在乎雨暘也是故當雨而雨雨而不至於淫當暘而暘暘而不至於亢則五穀豐登萬物用成將見家給人足而禮義興行禮義興行則盜賊不生盜賊不生而禍亂不作矣夫然則　君位之尊安國勢之隆重世祚之延長與天地相爲悠久而無窮焉區區報國之心庶幾在乎杜子美云憂國願年豐此之謂也謹摘其言以名吾所居之軒而書此以記于壁

藏書石室記

予生七歲而孤家有藏書數百卷多爲人取去其存者蓋無幾稍長知所好取而閱之率多斷爛不全隨所有用力焉往往編殘字缺顧無從得他本以考補時或於市肆借觀焉然市書類多俚俗駁雜之說所得亦無幾乃徧于內外姻親交舊之家訪求質問苟有所蓄不問其爲何書輒假以歸顧力不能抄錄隨卽奉還之然必謹護愛惜冀可再求也及聞有多藏之家必豫以計納交之卑辭下氣惟恐不當其意有遠涉至數百里轉浼至十數人積久至三五年而後得者其至爲人所厭薄厲聲色以相拒絕亦甘受之不敢怨懟期於必得而後已人或笑其癡且迂不恤也不幸禀此凡下之資而生乎遐僻之邦家世雖業儒然幼失所怙家貧力弱不能負笈擔簦以北學於

中國中心惕然思欲以儒自奮以求無愧於前人又求諸心似知所愛慕者甚欲質正於明師良友引領四顧若無其人不得已而求之於書書又不可得而求之之難有如此者乃喟然發嘆自盟於心曰某也幸他日苟有一日之得必多購書籍以庋藏於學宮俾吾鄉後生小子苟有志於問學者於此取資焉無若予求書之難庶幾後有興起者乎歲己未補郡庠弟子員甲子領鄉書戊辰上春官卒業太學甲戌第進士即入翰林自此日積月累所得日多歲庚寅丁先妣憂歸故鄉服闋謁　先聖於學宮怵然動其宿盟顧南方卑濕竹帛不可久藏竭平生積聚鳩工鑿石以爲屋凡梁柱楹桷之類皆石爲之不用寸木廣若干尺長若干尺經始於　年　月落成於癸巳年七月爲錢緫若干督其工者鄉友吳雲也中爲木樹若干內庋以書僅成予即北上竊恐後人不知予得書之難而易視之或者又取之以去也乃自書其事而爲之記曰書之功用大矣由一理之微而可以包六合之大由一日之近而可以盡千古之久由一處之狹而可以通四海之廣由一事之約而可以兼萬物之衆其惟書乎嗚呼聖人死也久矣而道德萬世如見古人往也多矣而事業終古常新合千萬世之心衡聚千萬世之沿迹傳千萬世之語言演千萬世之理道皆於書乎是賴士也生乎千年之後而知乎千年之前具乎一物之形而悉乎萬物之理處乎一室之間而周乎萬里之勢非書曷以致之哉人生天地間不爲儒則已有志於儒以從事乎聖賢之道未有舍書而能成者也古語有之通天地人曰儒一物不知儒者所耻一書之不讀則一書之事缺焉書之在天下自五經而下若傳若史若諸子若百家上而天下而地中而人與物固無一事之不具亦無一理之不該學者誠即是而求焉則可以貫三才而兼備乎萬事萬物之理儒之道其在是矣雖然書不貴多而貴精學必由約而後可以致於博精而約之以盡其多與博則氣質由是而變化心志由是而開明德業由是而崇廣析其精而至於不亂合其大而極於無餘會其全而備於有用聖賢之道夫豈外乎是

哉區區積書之心誠有在乎是所以期待吾鄉之後賢君子者甚遠且大其必有副乎望者乎使誠有之恨予老矣不及見也雖然冥漠之中無知則已萬一有知亦將惕然快輾然笑也謹書此以俟若其規條名目則悉具于碑陰

學士莊記

學士莊在瓊城之西北二里而近翰林學士丘濬仲深之別墅也或曰學士文學侍從之臣在　天子左右載筆以視草者也矧一登進士第即通籍金門出入禁掖幾二十年始以太夫人喪一歸故鄉服除即行蓋以官爲家以文字爲業固不待莊以居用耕以食胡以別墅爲哉嗟乎此正區區深意之所在也予先世閩人來居于瓊世數久遠自七世祖學正公以來代有祿仕惟先公早世雖不仕而亦有貤贈之命世業雖以士而率亦未嘗廢農蓋仕者其暫而耕者其常歟予家依城以居而先世多負郭之田去所居一里而近有田一區四際皆深窪而其中獨窿然以高其旁田皆歲再熟而此僅一穫焉始予少時恒患

海外古無高人勝士故其地無可以賞心會意之所藏脩之暇求一息游之處不可得也是時即有意經營之力不能及且弗暇也會免太夫人喪家居無事思欲成夙志而謀之吾兄伯清先生先生曰何用遠求盍即卅陽田爲之即日具圖攎其田而三之用其一爲村而田其二如故乃僦工起其二之土而畚之築實其一以爲村基周圍若干丈爲畝者若干餘田遂皆深窪可再耕歲會其所穫登常數焉環村之址鑿溝引水繚繞之村之背旁際爲長壠壠上壘石爲三小山山下有亭環種野花村前際爲方塘周若干丈塘心砌石爲釣臺當其前積土爲圓堆名小鰲峰環村皆種芳竹雜蒔花果草木於其間小三山下繚以周垣中構堂三間翼以兩室前爲圓亭亭之前爲渠九曲之其下爲月池各有扁堂曰瞻玉旁兩室左曰懸月右曰涼風亭曰一處蓋摘歐陽子內制集序中語也其他如所謂小鰲峰者蓋擬館閣中之鰲石所謂小三山者則又以視道家之山蓬萊方丈瀛洲者焉直堂之前有門扁曰小瀛洲其外門曰學士莊

又有村徑始渉田蹊有石門焉曰丹暘仙境本其地舊名也堂旣成吾兄伯清會客而落之試與客立鈞臺之上而四顧焉一城之景咸會於斯漠漠水田四際山麓直南吾先人之廬於是乎在喬木蓊蔚之間華表詹牙露出林杪此　朝廷旌吾先妣之守節不貳者也而吾之登甲科官侍從有司所表之綽楔亦於是乎見之與凡吾廬之所有若寶勑樓若可繼堂若顧豐軒皆隱約可指示也稍南而東是爲郡城雉堞連雲樓閣倚空衢道之交互屋瓦之櫛比闤闠之

雜遝或近或遠斷而續焉隱而見焉蓋四州十邑之大都會處舉目而東不半里許鬱有叢祠祠之兩旁葺以居民極其目之所至金碧煇煌照耀林谷是爲佛老二氏之所宮其東北之近地則州將都肄之所月凡三校閱於斯金鼓之聲旗章之物耳可聞而目可見斯則吾莊之近景也試又登小三山而四望焉一郡之景亦莫不畢會于斯蓋吾郡所謂主山者西石也中坳而旁峻有似馬鞍然故又以形似名原其山之所起自海北之徐閈之石門其脉穿海底而南

卽蘇子所謂地脉何曾斷者橫亘郡城之西勢如奔馬爲衆山之脊朝夕日光霞彩敷金抹翠排闥而入吾堂中有如屏幛之列几案間然引領而南越吾居可六七十里有橫黛隱隱然雲霄間者陶公山也道家所謂七十二福地之次二十四者焉天宇空闊烟霏之外有峰巒累然如貫珠列於東北雲海之涯者七星璵也林木蔚然如疊翠叢於東南坡坨之間者靈山也此二山皆有祠宇有司歲時祀之其他如蒼屹之幽雅東石之秀拔雷虎之蹲伏銅鼓松林之渺

茫隨陰晴而隱現或有或無在有無之間其水之大者有南渡江源發自五指山經臨澄定三邑之境繞城之南而東之折北會諸溪以入於海距此半舍許舟沿泝其中往來檣帆其末越林表而出可數也吾郡以海爲疆界自此北至海道僅十里所謂神應海口是爲港門帆檣之聚森如立竹汪洋浩渺之間山微微如一線舟杳杳如寸葦晨昏蜃氣結成樓臺峰岫千態萬狀日光射之錯雜如錦繡光燿如珠璣眞天下奇觀昔人所謂奇絶冠其平生信非虚語矣

茲又吾莊之遠景也凡吾一郡人物邑居之繁山水登臨之美皆可於此一寓目而盡得之伯兄與客觀望既畢謂濬曰茲不可無記宜詳書之以示後之人使天下四方知吾窮荒絕島之間有此奇偉秀絕之景顧不可哉濬惟中國之在天地間如方舟之浮於池沼中然吾郡以最爾之地居寰海之外則又如浮一匭於方舟之側然可謂微而微矣今　天子建都于燕而吾郡在越之極南何啻萬里也眇末小子無才無德猥以文章小技遭際盛時寘身金馬玉堂之

間側迹勾陳紫微之下豈非幸之幸哉雖然出處有其時而進退當以禮苟知進而不知退有以進之而無可以退之之地以是而事君則昧大易隨時之義犯夫子患失之戒大不可也此區區所以預爲歸老之計而仰歐陽子之所云云者以爲堂亭之名非敢以誇諸人也聊以志吾志焉爾異時上乞骸之章
天子幸閔其愚而以柔遠之禮優之俾得以守其世業遂其初志歸與伯兄優游容與娛老於是莊之上炊稉而飯之釀秫而啜之又推之以及夫鄉人父老醉飽之餘相與鼓腹而歌吟稽首以祝頌庶幾以報
聖恩之萬一焉不幸一旦溘先朝露也又以是遺子孫尚亦有利哉

野花亭記

禮曰天地溫和之氣盛於東南五嶺地當中國之南而吾郡又居五嶺極南之徼天之賜明貫通於四時地之清淑旁鍾於庶類是以物之生於斯也形瑰奇而色鮮華味甘美而氣馨香獨異而且多凡他郡所有者多有之而其所有又有他郡所無者予自丞歲

粗知讀書卽有意於物理之學而於花卉亦傍及焉凡名具於載籍文字間徧卽人家園圃求之亦多有其所無者無幾爾而時又於載籍文字之外得其無名者甚多意謂方名不同耳他處或有未可知也及游郊野山澤中所見愈多中有甚奇特秀絕者詢之土人或有名稱或無名稱不止一類意謂游歷未廣安知他方無其類邪既長渡海而北歷高雷之境抵于羊城由是沂湞溪踰庾嶺沿章江而下浮大江歷吳楚齊魯宋衛之境以達燕京所至遇士夫博雅好

事者往往詞之所見不過同此數品其間載籍文字所具者亦或有未識焉或此以爲是而彼以爲非迄不知所定於是乎嘆曰花卉之生于中州可謂幸矣然人且猶有不盡識者矧不幸生於遐外之域者哉其不見知於人無足怪也是雖有瑰奇之容華艷之色芬芳之氣亦無由以表見于世惟自生自落於荒山野澤間與蓬蒿榛荊伍而已一何不幸之甚哉使誠一日有所遇焉持之而北與他方所有者相比較固未必盡出其下或超而出之者亦未可知焉而彼生得其地遇得其人方且植之於庭階之前培之於盆盎之內滋之以膏腴沃之以潔清慮其弱也扶之以竹恐其燥也蔽之以蓬虞其或爲物所傷觸也而又護之以闌檻朝視夕顧以覬其長成開發迨其及時而開也設具召客以賞之分題賦詩以詠之詠之不足而或又寫之以圖不幸爲風雨所摧敗焉相與嗟悼之無已若是者豈其物一一皆足以動人哉得所處也歐陽子有言凡物之幸不幸視其處之而已予與是花同處遐遠之域目親見之者多矣皆他方

之所未有者也其容其色其香一一皆出於天然而未嘗假毫髮之人力且猶如此使其得與於人家苑囿軒墀之末而受園丁之培養爲士大夫之賞識殆將與之爭妍競秀未必盡出其下也其如所處不得其地何予每見而憐之思欲移入家圃中因其類而命之以名名有未雅者爲更之有志久矣歲己丑聞先妣喪歸自禁林明年抵家又明年始免喪乃謀於鄉友好事者遍於山野草澤間遇草木之花卉苟可以入目供鼻者盡移植吾學士莊中前後致數百種爰於其中搆一亭以爲賞玩之所名之曰野花亭意將待其封殖既成之後標其名而繪爲圖每種各咏以一詩使草木之生吾土者雖不幸不見賞識於中州士大夫而亦有聞於吾鄉之人或可由是而傳播於四方焉惜乎客土新培氣脉未屬既而萎槁者幾盡予爲程限所薄遂爾北上竟未克如所志而重歎是花卉之不幸也雖然予髮種種矣不日上章乞骸骨

聖天子幸憐其老而賜之以休閒尚當成其素志安知其不終幸哉朝囬無事坐顧豐軒中將春雨初霽

草木競茁忽然動家園之思信筆書此寓歸俾子敦刻置莊閒以爲亭記用著吾志以示夫鄉之人雖然是記也豈直爲野花發哉

可繼堂記

可繼堂者瓊臺丘氏之正寢也堂以可繼名摘先祖思貽公所題堂楣對句語也洪熙改元公以臨邑醫官滿考赴銓曹留　京師又明年是爲宣德丁未先考學士公卒于家時先祖年五十九伯兄源甫九歲濬七歲明年公歸自京師其祭學士公文有入門見棺之語聞者傷之先祖平生止一子上無伯叔旁無兄弟羣從推而遠之亦無宗族煢煢然僅二孫存上繫宗祊之重如一絲之引千鈞也鄉人有言先祖老而喪子者先祖指吾兄弟告之曰吾先世世以積善相承然未有發者今不幸而中微然古人往往因微而大著所以大發者其在二孫乎因手書二句曰嗟無一子堪供老喜有雙孫可繼宗命通家子陳曦書之揭於寢堂之楣鄉人多稱誦焉濬兄弟就外傅時一日先祖坐堂上兄與濬偕侍公謂兄源曰爾主宗

祀承吾世業隱而爲良醫以濟家鄉可也謂濬曰爾立門戶拓吾祖業達而爲良相以濟天下可也時吾兄弟俱幼稚愚騃不知先祖之言爲何如然自是亦知惕厲自持不敢失墜兄年十有九濬少兄三歲而先祖棄去時正統丙辰歲也歲己未濬始補郡庠生甲子領鄉闈首薦己巳兄爲有司薦繼先祖職濬登甲戌進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除編修累陞侍講學士學士國子祭酒禮部侍郎歲癸卯蒙　天子推恩贈先祖爲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自先祖捐館舍至是四十有七年題二語後則五十有七年也茲二語者鄉人父老至今猶能誦之如昨日然而是堂則以既壓而更新之矣濬兄弟佩服斯言兢兢如一日未嘗少置諸懷濬於官次嘗求能書者書可繼堂三大字寓歸以遺吾兄俾刻而寘諸堂之楣兄嘗命濬以記濬領之而未果歲丙申不幸先兄亦棄濬而從先祖於九泉不及見　天恩之降矣嗚呼痛哉濬鬢髮亦種種矣乂官于朝而乞骸之情尚未得如所願因述所以名堂之意以貽子敦及從子陶融俾買石刻

之而立于堂偶使後之子孫知今所以名堂之意而思所以繼繼於無窮而又爲之言曰繼之爲言大矣哉天非人不繼父非子不繼人能繼天是爲聖人所謂繼天立極是也子能繼父是爲孝子所謂繼志述事是也然天有可繼之道然後聖人繼之父有可繼之業然後孝子繼之有天而無人則極不立有父而無子則世不延此古之君子所以創業垂統必爲可繼之道而承其後者必持循遵守之而不敢失墜使其可繼者世世接續而延長之父作之於前子述之

於後必如是而後可不如是則不可所謂可者斷斷必爲之辭非僅可而未盡之謂也玆則吾先祖言外之意謹用推廣之以示後之人爲吾子孫者服膺吾言其尚如吾兄弟服膺吾先祖之訓然爲之先者必爲所可繼而不可繼者弗爲爲之後者必繼其所可繼而凡可以繼者無不爲如是庶乎爲丘氏之孝子矣乎不然則辱祖悖親其不孝也莫大焉

天啓元年仲春望日七代宗孫（爾穀 爾懿）重編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十九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二十

大學士謚文莊瓊山丘濬仲深甫著

傳

夏忠靖公傳

公諱原吉字維喆其先會稽人徙饒之德興祖希政仕元爲湖廣行省都事父時敏　國初爲湘陰教諭始家焉毋夢三閭大夫入其室生公公生有異資年十三喪父卽刻志向學以詩經領鄉薦卒業大學選入內廷書制誥擢任戶部主事大爲尚書郁公新所

委任會　大朝覲執政大臣劾諸司之怠事者有旨宥之郁堅請不已有劉郎中者忌公因奏公主使郁　太祖以問郁郁對曰臣愚過聽堂後書筭生罪甘萬死　上意解宥之惟逮諸書筭生于獄劉計不行復以公專部事爲言　上察其姧并誅劉三載秩滿吏部引　陛見公跽面陳毋老請歸省且曰臣去家遠乏僕從乞寬其程限并暫假在官隸卒從行　上特允之人以爲殊典是時公初爲部屬已爲　上心所眷注如此三十一年陞本部右侍郎　命克採

訪使巡撫福建尋又出鎮蘄州 太宗皇帝入正大統召還轉左侍郎踰月陞本部尚書 上勵精圖治凡建文時教條政令有所更革者皆命公申明之凡三十餘事又明年蘇松諸郡大水奏 命往治發浙西兵民數十萬疏決壅滯旣而 上命僉都御史俞士吉齎水利集往賜公俾講究拯治之法公乃集共事官屬濵河吏民及凡諳曉水利之人博求參考以復奏謂嘉定之劉家港徑通大海常熟之白茅港徑入大江是皆大川水流迅急之處宜浚吴淞江南北兩岸安亭等浦港以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茅二港使之直注江海又松江大黄浦乃通吴淞要道今下流壅塞難卽疏浚傍有范家濵至南蹌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濶上接大黄浦以達泖湖之水此卽禹貢三江入海之跡俟旣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牐以時啓閉每歲水涸之時滌築圩岸以禦暴流如此事功可成於民爲便上從之公一一如所言而行水患乃息又以其民久勞而饑奏發廩三十餘萬石以賑之躬行督勸散給有方全活者甚衆永樂三年秋八

月召回掌部事 上諭公曰何以部事付郁新而專委卿以浙西農務庶內外克濟今新死付卿以部事卿其盡心毋怠公首請裁冗食以省浮費量有無以均出入平賦役以甦民困又言鹽法邊儲所係不許勢要開中以妨商賈錢鈔國用所資不許富室專利以沮貿易以至禁包攬戒侵欺清倉場廣屯種平價值皆請立定規以施諸天下 上嘉納之時承建文廢弛之後靖難之師方息府庫空虛無有蓄積一時錫予功臣賞給士卒大封親藩增置武衛添設百司而又召集天下儒生數百人於館閣編輯大典未幾遣二十五將軍大興安南之役遣內官造巨艦航西南大洋海以通西南諸番財用之費以億萬計皆取給於戶部公晝夜焦勞經營綴葺惟恐拂 上意而殫民財時初建北京採宫殿材於西南 命公暫行督視自南京抵北京給以官校察其怠事者懲治之公卽榜諭軍民使其趨事懲一以戒百人人效用事濟而人安行至德州有 旨召公還且諭公曰行止卿自度之朕不中定也七年春二月車駕巡幸北京

命兼行在禮部都察院事扈從歲餘 上以北虜犯
邊親帥六軍征之時 宣廟以皇太孫留守北京
命公輔導兼行在六部都察院大理寺事庶事脩舉
京師肅清 上還大喜賜鈔幣鞍馬冬十一月 車
駕還南京以從行勞賜休暇十日尋 命輔 皇太
孫周行鄉落以觀民俗繼命閱武於郊以知兵事公
所至隨事納忠多有裨益九年秋九月九載秩滿
上親宴之別殿降 勑獎諭有循良篤實如古名臣
之諭弁 賜誥封祖父母十月 上以 太祖實錄

建文時脩多失其實永樂初再脩亦倉卒未備 命
史臣重脩 勑公與姚少師廣孝監脩未及成而姚
公卒公獨專其事七年始成上之十一年春二月扈
從 車駕巡北京十六年脩天下郡志 命公提調
十八年北京宮殿成奉 勑召 皇太子 皇太孫
于南京既起行公先馳奏 上命東宮宜緩行公見
具傳 上旨東宮曰君親雖有命臣子其敢緩乎公
既至入見 上問所以速來故公具述東宮言以對
上悅公因言連年營造民疲轉輸逃亡者多今宮殿

告成宜愛養民力凡各處流徙之民請悉宥之新復
業者蠲所負 詔行之十九年夏三殿災公上疏極
言請寬民力蠲負貸使民心悅則天意可回 上嘉
納之是歲因災羣臣各言南北建都利便不同科道
官因攻大臣 上命面辯于庭親御午門樓視之密
命中使詢公孰是公曰臣等罪也科道言是 上兩
宥之或尤公背初議公曰不然天威嚴重吾輩歷事
久言雖失幸 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小衆皆
嘆服冬十一月 上以北虜携貳 命公與尚書方

賓呂震吳中等議親征公等議宜且休養兵民未奏
會獨召賓賓言今糧儲不足遂召公問糧儲多寡公
對曰僅及將士之用耳不足以供大軍卽 命公往
視開平兵儲吳中入對亦與賓同 上怒急召公還
賓聞懼自殺公至 命繫公于內官監籍其家惟得
賜鈔千餘貫餘皆布衣瓦器而已明年正月 車駕
復北征出塞不見虜果以軍餉不足而還又明年
上崩于榆木川 仁宗皇帝卽位卽日復公官公以
母喪未終辭 仁宗勉留之曰國家不幸有大事正

賴相與共濟艱難安得遽去卿云有喪我無喪乎如卿辭職朕亦不當在此公不復敢言　賜賻禮遣官護其喪歸營葬事　宣宗以皇太孫正位東宮加公太子少傅時呂震爲太子少師班公右即進公少保仍兼前職兼食三俸公固辭許辭太子少傅一俸同時大臣當受　誥命翰林呈草　上取筆增二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且諭學士楊士奇等曰此實朕心葢望卿等匡輔之功也繼召公等至扆前賜銀章一其文曰繩愆糾繆且諭曰朕有過舉卿即具奏來以此識之朕不難於從善也夏四月　命兼掌禮部事特賜象牙字印以便僉押其文曰正直葢以旌公也又以公有匡輔功賜第二區一在南京一在北京田五頃　仁宗賓天預聞顧命時　宣宗爲皇太子監國南京遺命徵還嗣位時有漢庶人之疑中外洶洶羣臣欲出郊迎　太后命獨留公佐襄王留守京師輔臣郊見　宣廟首問公及蹇少師衆等不能對旣至召公慰曰朕聞　太后諭卿留卿意卿奉　皇祖命輔朕有年非他人比卿當

以所事　皇祖者事朕賜寶帶　宣廟旣嗣位公以舊輔倚毗尤重宣德元年漢庶人又移檄誣輔臣奸邪亂政以公爲首葢以大臣中公最爲　列聖所委者故指以爲兵端　上夜召公等入議公免冠謝曰臣不才致變親藩罪當死　上曰卿何爲是言彼葢假卿以與兵耳休戚與卿同之　命公坐密議屏左右語楊文敏公榮首勸　上親征上難之顧公公曰往事可鑒不可失也臣昨見命將而其色變退語臣等而泣在廷如此則其臨事可知又曰兵事貴速且宥辭宜卷甲韜戈而往一鼓而平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榮言是　上意遂决即躬帥六師征之晝夜兼程而往師臨城漢庶人懼欲降猶令人繞城上詈公罪人旣得大被　恩賞賜公閣著三人披公朝參出入公固辭曰舊制非勲臣不敢用　上曰卿輔導忠勤非勲而何乃拜　賜是歲扈從　車駕巡邊旣還　上以蹇公及公等四人年老不欲煩以有司之政　勑公曰卿等事　祖宗積效勤誠朕嗣統以來尤資贊輔夙夜在念圖善始終葢以卿等春秋

高尚典劇司優老待賢禮非彼當兼師保之重寅亮爲職不煩朕政乃副倚毗可輟部務朝夕在朕左右相與討論至理共寧邦家其專精神審思慮益致嘉猷用稱朕倚眷老成之意繼　賜銀章一其文曰含弘貞靜養以褒公德量云五年春兩朝實録成　賜宴於中府明旦入謝既退得微疾命家人具湯沐浴正襟端坐召其弟及子告之曰吾以一介書生叨居重任愧無以報　國家言訖而終時五年正月二十七日也享年六十有五先二日有星墜庭之西南隅光燭地者久之　上聞訃震悼命有司製棺給賻營塋遣禮部尚書胡濙諭祭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謚忠靖官其子瑄爲尚寶司司丞仍復其家自公侯貴戚下至郎曹將校咸往祭弔衛卒京民亦爲流涕公性至孝少失怙母太夫人守節公終父喪即出教里塾取束脩以資養及通朝籍每出必候問起居公退非有客不離親側友愛諸弟其弟有使酒者破其釀器家人奔告公笑曰弟又醉邪留二俸在南京資其用度略不計平生與物無忤受人之惠雖微必報少

時曾受知於邑教史九韶既貴禮待如初恒分俸以濟其乏與人交忘勢分篤親舊有無通共胡祭酒儼屋以居公得賜第即以所居讓之胡致仕去就鬻以爲贐谷庶人國于鄉郡有逆謀爲蜀王所發　上疑郡人有預者公請以百戶保之竟免究郭尚書敦使樂安州爲同事者所譖公力爲救解遂得免其他如寬諸城妖黨解袁忠徹危疑不念呂宗伯宿憾皆世所謂陰德大量者公心無適莫渾渾然不見圭角小人有所觸犯虧損置之不問公平居無事坦坦如也一遇事明敏奮發嘗奉　命兼理諸司政務吏牘滿前迎見立解拔根適節各得其宜商功計利惟恐有弊恒曰不可使後人難爲繼而戕吾民也其掌國計最久凡所建置區畫明於闔闢斂散之術科分戶別有倫有要一一可爲後法歷事　四聖隨事獻忠凡持論必歸仁厚存大體天下之人陰受其賜者多矣一時大臣與公同功一體者惟蹇忠定公時以蹇夏並稱然蹇公特以政事著稱于時而公兼有文學之譽自開　國以來三大纂脩皆公爲監脩所著有文

集若干卷傳於世云　論曰天開一代隆長之治必其創造者有可祖之功而繼世者又得夫可宗之德也功立矣德脩矣然非得夫股肱心膂之臣以贊助彌縫於其間亦曷能有以固其基成其治而綿其祚於有永哉公初入仕時卽爲　太祖皇帝所知迨太宗入正大統首蒙拔擢繼事　仁宣二朝始終四十餘年專掌國計其間雖或兼他官釐別務總理諸司之事與聞機密之政未始一日離計相之任也於乎大學治國平天下之要顓顓爲惟在理財用人夫

治道亦多端矣聖門授受皆不之及而獨舉理財以並於用人誠以用人爲治莫先焉財用旣足天下事無不可爲者矣　列聖所以用公之意葢有得於孔曾之傳也歟昔人論大臣以德量氣節學術才能四者並言謂非兼是不足以當輔弼之任觀公掌國計當內難始定之餘多事紛紜之秋國無乏絕之憂民享和平之福非明於學術優於才能者其能然乎况又一時大臣中稱有德量者以公爲第一公其無愧古人所謂大臣者哉

余肅敏公傳

公姓余氏諱子俊字士英眉之青神人也其先郢之京山人元末入蜀父祥仕爲戸部郎中公生十歲而孤自幼有大志逈異常兒見者偉其不凡稍長從吳廉憲中受詩經中景泰辛未進士第授戸部江西司主事陞福建司員外郎在部屬中獨開敏精厲嘗有兩勢家爭田久未決部檄公理之其地名偶與所爭者姓同執爲其家故產公曰然則張家灣盡張產耶卒爲直之一時能名聞諸上下部有難理事輒以委

公天順庚辰出知西安府府居會府下公務叢委訟課紛紜三邊之事咸萃於茲而使車過往無虛日公處之裕如也在任六年治行爲關中七府之冠　賜璽書旌異歲丙戌擢陝西右叅政督三邊軍餉明年陞右布政使時有滿四之變用兵所需取給有司公在軍中督屬趣辦罔有廢缺是役公經畫之助爲多庚寅轉浙江左布政使關中軍民惶惶失所倚賴纔六閱月會西夏有警　廷議以爲公居陝久民夷信服莫如用公遂拜公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時虜入

黄河套久屯不出　朝廷屢遣文武重臣總制諸路軍馬以備之公具疏言陝西有三邊延慶寧夏甘肅三邊之中延慶於內地爲近　國初逐出北虜遠遁黄河之外至正統初始渡河來犯近邊建議者始請於沿邊地立界石東西二千里於界石外開剏榆林一帶營堡後累增至二十四所延曼千二百里屯軍積糧以扼虜入寇之路又於營堡三十里外築墩臺以瞭望虜闖境卽舉煙以示警用是邊境乂寧天順以來虜知我東西諸邊各據險以守難於窺伺惟延慶一帶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屢來犯邊掠我邊人以爲嚮道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以伺機變自是虜顧居內而我列屯守圉反在其外一入其中不得其出遂至遣將聚兵以爲之備計以近日用兵所費芻糧銀鈔以萬萬計今猶屯宿重兵未見寧息將來供給又難計筭臣愚以爲莫若於沿邊一帶墩臺空處築爲邊墻增立砦保雖非天險要爲有據况舊界石一帶多高山陡崖間有川口亦有限數乞　勑沿邊將領各統戍卒及行附近布政司起倩民夫付臣統

領依山形隨地勢或鏟削或壘築挑塹延引相接以爲邊墻仍乞　勑參副遊擊等官領兵於界石之外下營架礮以爲防蔽事下諸守將計議以爲虜未出套未可庀工虜旣出乃東起清水營之紫城砦西至寧夏之花馬池延蔓幾二千里每二三里間爲對角敵臺崖砦連比不絕於其空處築堵者三橫一斜一如新月狀以偵敵避射凡爲堡十有二崖砦八百十有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十有五兩月之間厥功告成自是虜寇稀矣初榆林列戍始於正統歲調延安綏德慶陽三衛官軍分戍而以河南陝右客兵班上助之未有衛也成化初議者嘗請於榆林堡立衛然未就緒至是公始請以先年陝右清出遠年不明軍籍及有罪責戍南土者之子孫免其遠戍就近編伍以實之且又拓其城北舊加廣凡軍中器用百爾具備率範銅鐵爲之敎識以歲月又擇軍中子弟之俊秀者爲弟子員　奏請建學立師以教之榆林俗不藝圃公求種於遠敎民種植自是蔬菓與內地等又於界石外開地以爲屯田給軍民耕種得糧十數萬

若以助經費自是榆林爲重鎭而與寧夏甘肅鼎立而三矣虜自後經城下必嚙指相顧不敢鳴鏑向之癸巳公以功陞左副都御史又明年進右都御史仍鎭延綏公在延綏首尾六年說者謂榆林之鎭 國初未有也有之始於正統然皆草創未備自時厥後鎭守巡撫者非一人至公而後守禦之具始大備云丙申以本官移鎭關中有 詔命議弭盜安民之策選將厲兵之方公乃條上事宜凡七一曰衛國之計二曰保民之計三曰弭盜之計四曰安民之計五曰選將之計六曰守隘之計七曰善後之計其所建置皆關中軍民切要急務前人未舉者疏入皆從之行之至今人以爲便是秋入 朝議事奏免岷河洮三衛之民戍南方者一萬有奇易置南北之更戍者六千有奇就以分戍固原之胡蘆峽斧魏王城設平虜鎭戍二千戸所領之旣歸鎭岷州四簇生羌作亂移兵平之獲首虜四百岷地險隘有 國初指揮馬燁深入其地至是再見于公羌人遞遁相戒曰馬帥復來矣誓不敢叛捷聞賜勑獎勵有壯虜膽其威聲西

戎遭其剉衂之褒初公在西安時患城中水多苦鹻民以爲病宋時東引龍首渠水入城以利民汲其後湮塞成化二年又西引灞河之水自丈八頭起脩石硨以啓閉樽節放水二分至西門十有五里貫城中以足民用餘水洩出城積滯日多幾與城基等將至壞城公有意欲脩之未果至是乃議亦如丈八頭開新渠以洩餘水經漢時故城以達于渭以免公私之患人至今便之號爲余公渠又涇陽縣舊有洪口堰山高水下不利灌溉乃出公帑責健吏鑿山開道溉田千頃至今永爲秦民之利過者思焉丁酉召拜兵部尚書論前功加一品俸逾年加太子太保 賜金瑪瑙帶織金麒麟衣一襲時遼東巡撫大臣依附中貴請舉兵征建州內附女直詔下兵部議公以爲自古馭夷之道守備爲本建州乃羈縻邊衛祖宗以來不盡以中國治治之旣多設官以分其勢又開馬市以掣其黨許買牛以結其心非示之以弱也治夷之道當然爾今其酋伏當加等罪狀未著遽欲出師征之非 祖宗備邊本意如必不得已宜別遣重臣往

彼節制相機戰守公之意蓋欲別遣主帥使邀功者不得行其計然而竟不可阻則復極論其開釁矣利之由貽患邊方欺罔之罪是時權倖氣焰薰灼公敢與之抗人皆爲公危旣而相繼敗去公卒無恙時貴州守將恃有奧援亦言播州苗賊齎果等出肆劫掠恐滋後患乞調湖廣四川軍馬五萬會貴州討之公言賊在四川而貴州守將請討必有主之者興師五萬以三月計之計用軍儲六萬七千五百斛半年則十有三萬五千而楚蜀山路險阻不通舟楫取給負戴必得兩倍之數俟運至天氣熱而瘴癘作非計也上是之乃止庚子丁內艱服除卽驛召改戶部尚書癸卯秋大同有警僉議邊備久弛非公莫能振肅之乃命公節制沿邊諸軍事公請兵數萬分戍虜入寇要路守將服公威望紀律一新虜聞之引去尋召還甲辰以星變上言大要欲　朝廷節財用而無浪費於土木禱祈重鹽法而無以實數作羨餘以賜權貴禁奪民利而不許貴倖乞閑田罷中官俾歸給役官中而無預外事凡此皆人所難言者時論快之三月

上以大同宣府乃　國家藩屏雖有鎮守巡撫等官不足倚仗兵荒之後疲敝已極必得重臣庶其有濟乃勅公總督兩處軍務自總兵以下咸聽節制公卽日出居庸歷宣府至雲中乃上疏言大同宣府兵民疲敝誠如　聖諭然舉事必先其急者今日事之最急當舉者莫急於脩邊墻臣向脩於延綏已有成効乞以是法推而行之宣府大同及偏頭關自東抵西一千三百二十里各爲墩六百一十今舊墩見有百七十墩新築者四百四十每二里立墩臺一高三丈闊如之對角爲懸樓二空內挑壕塹闊丈五尺深殺闊之五計用五百工十日可成一座以萬人十日計之可成二十座一月可成六十座兩月可成一百二十座以十人守之非但以瞭望而亦可以四面擊賊使賊不敢越每歲夏四月秋八月興工遇警卽休事已復作暫借用軍民之力雖曰勞擾然而一成之後歲省邊費萬萬命下如公所奏行之旣而宣府守將不遵約束公奏劾之而忌者因而造爲飛語俟改左都御史專鎮大同忌者擠擯公行事　命工部杜侍

郎及科道官往按之案卷明白無有所私乃止落太子太保以左都御史致仕家居未逾年復起公典兵政比至屢疏以病乞休致不許悉復舊所兼官未盡兩月　憲宗皇帝賓天　今上嗣位屢以疾求去不允疾已亟猶命臥理部事屬楚蜀大荒公慮有變猶力疾草疏乞遣將臣鎮壓之以銷未然之患既封進屢問左右章出未或曰否遂側身面內而卒時已酉二月二十二日也享年六十有一上震悼輟朝一日遣官葬祭贈光祿大夫太保賜謚肅敏公沉重簡默外若和緩內實嚴毅自爲部屬時事事不苟有一事不當輒熟思審處之夜以繼日或對客猶沉吟未已或問之曰官中一二事恐不當耳凡奏疏文移必自起草每夜至二鼓方寢雖疾病中不廢天下事罔不經心而於國計邊務尤所注意一生仕宦立朝之外皆在西北二邊而於關中尤久故於榆林事爲詳其功尤大而灼然在人耳目者在脩邊牆一事其后又以大同宣府切近京師依倣所已行者爲之竟爲忌者所沮不克成論者謂其功程已有次第假饒未爲

盡善但十得四五而亦享四五之利不猶愈於盡廢乎論曰古稱儒臣之守邊者首稱韓范然二公之事載諸史傳者議論居多鑿鑿乎見諸行事而有實迹留于後世者亦不多見也今余公之建功在延綏環慶之間蓋二公故壤也而榆林邊牆之脩延袤餘二千里虜人望望而去邊民優游以嬉者餘二十年矣使繼公者人人皆體公心踵而葺之使毋至廢壞則公之功留于後世者豈下二公哉夫天之於夷狄固限之以山川山川不足而以人爲補之因阨塞之闕順形勢之便以扼異類之衝突似不爲過是故秦人築城非非而不量力不恤民則非也烏可以噎而廢食哉北魏高閭亦嘗建此議矣而不克遂而公則遂矣且有效矣而或者不廢其前功而顧逆料其後弊何哉忌之也亦非專爲公也方公建議時有云凡事務須足到目過似能經久者方始爲之予固知公非苟然而漫爲之者邊墻之脩成不成不足惜而所惜者民財民財不足惜而所惜者國計嗚呼快一已之私而忘國計之大斯人何人哉

金侍郎傳

公諱紳字縉卿其先錢塘人洪武初以閶右實 京師遂爲金陵人父潤號靜虛慱雅好古工詩善書爲時輩所重公生而穎敏讀書數遍卽成誦甫成童從石首汪弘初習進士業年二十以尚書蔡氏傳領京闈薦明年登進士第選入翰林爲庶吉士會 詔脩天下地志公充纂脩官書成 賜名寶字通志有白金綵綺之賜卽拜刑科給事中明年 英廟復辟懲景泰舊事屢召言官面授以名俾舉劾公時與焉或 賜食嘗諭內閣學士李賢令吏部毋以補外一日晡時有 詔言官劾大臣之非法者事出倉卒公援筆立成彈文辭理俱到明日當 廷奏劾聞者駭服 今上嗣位陞本科都給事中首率六科疏論錦衣衛指揮門達竊弄威福達坐謫戍邊天下快之初達以都指揮掌錦衣衛詔獄時逯杲者專伺百官過失毎擿拾達達懼甚不敢恣及杲被害達專委任以謝通爲心腹一切反杲所爲毎事以忠厚爲務時論翕然歸之及通死達專聽其同官呂貴言以右武爲事始

任倩張威大興羅織遣官校遍行郡縣緝訪事情有犯者卽遣官屬拘逮所至贓賄狼籍天下騷然李學士以爲言達銜之屢欲中傷賴 先帝仁明而止至是訴寃者紛然公時掌刑科奮然謂其僚曰此天下之大蠹言官責也此而不言又何用六科爲卽攘臂草奏當朝劾之時天順甲申也尋陳時政八事 上以其言有理 詔曰前三事朕自行之後五事付所司集議三事者持恒久勤接見納忠言也三言者皆當時要務而勤接見一言尤爲切中棊 祖宗以來於凡燕閒之際執政大臣及左右近侍時常皆得接見自 先帝以幼冲嗣位而此禮遂廢因襲以爲故事故公言及之歲丙戌漕河淤阻 京師米價騰踊沿河盜起公建遣御史及帥臣緝捕遂得安妥是歲陞南京大理少卿時公年纔踰三十屬官深於法者意公於法比容有所未習姑以難事試之公剖決無滯雖老於法者不過是乃大敬服尤留心獄事恒曰獄者人死生所繫箠楚之下何求不得彼不能伸於法司而求伸於我我又不爲之理何用理寺爲故凡

經公平允者輒無異辭公在大理九年如一日秋審陛南京刑部右侍郎月躬視獄者再毋戒飭其屬俾無法外施刑故事霜降後會大臣審錄重囚必先召所屬郎署反覆詳審有可矜疑者必具錄之至期對衆言其事可疑其情可矜因而得生者甚衆戊戌江西荒歉　上特簡任公往巡視許以便宜行事公委藩臬二司官定計授畫俾各涖所部督責其屬勸與發而自居會府之行臺不輕舉動蓋以專往一方而他方有事則有所不及濟凡可以寬民力裕民食

節財用弭盜賊者無所不用其心在江西幾二年凡措置得白金以兩計者十有七萬米穀以石計者幾二十萬所活軍民以口計者毋慮百六七十萬江西十有三郡之民賴公以安庚子召回任又明年壬寅六月辛酉偶得疾越六日丙辰卒年四十有九公性簡靜而慎交游且官故鄉故舊有以私謁者輒拒絕之始雖不樂終莫不信服其公侍靜盧翁家居者幾二十年不以公務而廢其私家之孝養時人榮之平生儉約一無所好惟好積書號心雪所著有心雪稿若干卷存于家子三人長麒壽庚子貢士次麒永麒寧

論曰公生長京師有靜盧翁爲之父年甫弱冠即登甲第選入中秘讀人間未見書即與纂脩地志之命書成授官近侍擢貳大理繼二秋官殆其歿也又有葬祭之恩年雖僅及艾然人世百年所不能得者而皆有之於乎是固其世積家教之素學問持守之功而亦遭遇其時歟同年登進士者三百五十人選讀書中秘者二十一人公年最少發達最早仕不出其鄉而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登仕籍即蹈亨途未嘗

一日齟齬而又推　恩上封其祖下廕其子而長子者又以世業登天府名歷官二十有九年凡五轉官階所至有聲而人無異議公之死可謂無憾矣年雖不甚長而名之在天地間者則照昭乎長不朽矣成化十九年

毛宗吉傳

毛君諱吉字宗吉餘姚人也性剛直尤嫉惡自在邑校時見鄉人顯宦者歸或挾勢以凌鄉曲而於郡之長吏則卑卑以希合輒毅然形見顏面曰我得志弗

爲也歲甲子中鄉試再試禮部皆乙科不屑就歲甲戌登進士第授刑部廣東清吏司主事故事十三清吏司分理在京諸司刑獄廣東司當錦衣衛衛卒伺察百官陰事擒摭得分寸書片楮以聞不復核虛實輒當以罪公卿大臣皆惴惴奉承之惟謹公行請託莫敢違拒甚至以罪被逮法司亦不加箠君在清吏司有逮至者一懲以法略無顧忌其人至以俚語目君曰毛葛刺時長衛者怙寵大肆羅織勢焰爍人百官遇諸途趨避惟恐後君遇之獨以一手舉鞭彼愕然顧左右曰此非刑部毛葛刺耶益銜之其徒百計求君短長訖不可得適君偶以疾誤　朝參命錦衣衛鞫之其黨走報其長曰毛葛刺來矣乃預簡卒之彊忍者掄巨杖待君君至僅榜十又五骨見矣衆意君必死適有僚同在繫見君創甚而無悲咨苦曲事君得不死既而隨衆例得復職衆咸曰毛葛刺自此懲創改節矣及涖職操法愈嚴未幾陞廣東按察司僉事時廣城以西流賊殺掠居民殆盡其東幸無事而豪宗大戶武斷吞併積習成俗君分巡惠潮首知其弊痛懲之豪右斂迹及其當代二郡民赴巡撫大臣願再借君一年於是檄再往先是程鄉民羅劉寧者作亂官軍平之其黨楊輝者遯往贛之安遠招集餘衆於閩廣江西之交大肆摽掠時官軍皆征廣西君不得已招之而輝等從命復業比君還會府而輝等復起摽掠如故君再至賊勢益大輝據上下寶龍峒其黨曾玉等據石坑峒謝瑩據龍歸峒破江西之安遠福建之上杭二縣遠近騷然諜報賊期以十一月二十二日攻程鄉縣治君曰賊勢衆矣與其臨時拒敵孰若先事制之乃命縣長吏密集民壯并召旁近官軍僅得七百人即日倍道行三百里至赤磜坑翌日又行三十里至石坑峒賊數人負米出峒衆欲奮擊之君曰舍之毋驚動賊衆少頃賊知官軍至以其衆三千人陳山下賊衆我寡士卒有懼色君躬擐甲冑督戰於是士卒爭奮自辰至午戰數十合賊遂敗走生擒曾玉及其徒二十餘人斬首三百餘級乘勝破龍歸峒獲謝瑩又明日直擣下寶龍輝衆陳石崖上我軍陳水中相持守之君以戰不得地亟分兵

繞出其後賊莫測遂驚潰前後擒斬乙千四百餘人餘黨悉平是役也我士卒不損一人犒賞糧餉皆出於臨時調度不取於官不斂於民又獲白金三千餘兩悉以送官巡撫大臣以其功狀聞未報而君又當分巡雷廉高三郡人民爲賊所殺虜十七八道路蕪塞數百里間無烟火君攬轡四顧慨然以削平賊寇爲已任飭抵所部城門晝閉郡守猶鞭繫城中殘民追徵不已君至首命止之百姓如獲更生分守都指揮等官嬰城擁兵賊或十餘人或三五十人驅脅子女以千百數口過城下不肯出一騎發一矢甚或燕飲酣歌若罔聞知吏民以賊告輒加箠楚有自賊中逃回者輒誣以通賊杖殺之自是生民進退失據無復生路矣君至嘆曰此方之人獨何辜哉是雖一時守將之責抑亦督責者之過也時雷州海康知縣王麒者獨奮不顧爲衆所嫉君獨獎勵之適報賊至大體等村君時在雷州即移文都指揮出軍擊賊彼畏縮不敢出君又以大義激之亦不從君即督麒領民壯躬抵賊所戰敗之斬首數百餘級奪回被虜人畜

無數賊分三支犯吳川縣君覘知其一近河道即命麒乘小舟出賊不意悉破之得首虜六十餘級其二支聞風遁去自是君所部稍寧君以平賊方略來上

上嘉其勞內批陞君本司副使仍降　勑獎諭委以一方邊務而麒亦陞本府通判　勑至君益感激思報歲乙酉春正月賊東出惠之河源轉掠韶之翁源君率官軍二千兼程追之斬獲百餘級賊遂西奔二月新會告急君率都指揮焦川指揮孫璧等官軍三千人至新會又得民之自効者近萬人明日行至火磴與賊遇戰破之獲首二十餘級乘勝追至雲岫山去賊營十餘里時二鼓矣君號召諸將曰賊營後山菁而前畈田左右皆山隴若敗必遁入後山爾等明日分兩哨進據後山我以精銳衝其中爾兩哨左右合擊之賊可盡圖也約以鷄鳴蓐食黎明進兵是夜無星月遂至後期不得已三哨齊進賊果敗走棄營攜妻子上後山君命潘百戶者帥精壯千人據賊營賊多遺財物軍士競取之賊據高縣軍士有爭奪者遂擁衆馳下刺殺潘軍士皆自營門擁出賊自後追

之與右哨指揮周華遇力戰父之君命某往援某承命不赴華馬躓亦爲賊所刺諸哨遂奔潰君勒馬持刀大呼曰劄駐劄駐衆以潰勢不可復君從吏廖振等勸君宜隨衆姑避之以圖再舉君曰吾誓不與此賊俱生今衆多被殺傷而我獨生全可乎汝等亟走勿顧我言未已賊七八人持鎗趨君君且罵且敵猶手劍斬賊斷一人臂力支不能遂被害時三月一日也是日雷雨大作山谷皆震動連日陰晦又八日始得君屍面貌如生舁歸廣城官吏士民弔哭者相屬事聞　贈君通議大夫廣東按察使錄其子科爲國子生是時仕嶺南與君同志者惟麒一人麒字某雲南大理府人正統丁卯貢士由胄監擢知海康縣至官日以忠義激其民遇賊至輒率衆奮擊之前後多所殺獲雷人賴以少安而一時郡守邊將友惡之君奏其有守有爲同日陞本府通判未被命而先君死於賊至是有司倂以聞朝命與贈君者同日下贈麒奉議大夫雷州府同知君死時年四十四麒年若干

史濬曰初君死時或傳至京師言藩司以白金千兩

克行軍犒賞費委驛丞余文者從公行以司出入已用十之三矣文憫君死而貧無以爲歸費以所餘金七百兩啓授君僕持歸是夜僕之婦忽出中堂據正席舉止如公狀顧左右曰請夏憲長來舉家驚懼走告近居沈經歷沈報僉憲胡希仁亟來視之瞪目視胡曰非也頃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某受　國恩不幸死於賊固無餘憾但余文所遺官錄已付某家雖官府無所稽考而某負汙辱于地下矣願亟以還官毋汙我言畢婦忽仆地少頃始蘇竟不知其所以云予始聞此言不敢以語人及夏君來　覲予詢之果然嗟乎君生而廉勁不煩既死而英爽不昧猶如此而世之便己自文者至或誣君以激變械君以贓私是尚有人心哉是尚有人心哉（成化二年）

孔侍郎傳

公諱鏞字韶文姓孔氏宣聖五十八代孫也元季高祖克信始自曲阜遊學江西阻兵不歸而居蘇州父友諒舉進士知蜀之雙流縣公幼孤好學甫弱冠爲長洲縣學生時提學孫御史鼎教人務先德行學置

一籍名敦本首著公名於籍公用是奮發益力於學登甲戌進士第初知鄣邑分民戶爲九等以均賦役設倉於水次以便收斂縣濱彭蠡每風雨波濤澎湃若有物蜿蜒其中舟多覆者相傳以爲纜精過者望而祀之偶歲大旱公往驗之乃巨木歲久爲荇藻所絡若鱗介然公火之其妄遂絕尋以弟銘選尚 寧府郡主例避嫌改廣之連山連山西連昭賀猺獞出沒無寧歲公至縣治無廨宇可居俸給殆絕父老間有至者公詢知民所在遣人招之不來公親詣其地民見公至驚走旣而公炊飯民舍輒留錢米以償其薪水之費乃相率還拜伏道左公一一賑恤之俾復業由是趨事縣中縣治始復踰年大兵征廣西巡撫葉都御史檄公率民丁隨軍征勦公所至招徠不事斬艾賊聞風降附諸將有欲殺人取馘者公必力爭之全活者甚衆時廣東州郡之界廣西者無不殘破而高州尤甚僉謂公有撫綏才薦公試知府事高州城外四山皆賊壘僅餘孤城城外積屍如京觀民外死于賊內死于疫城中軍民不滿百公至首呼父老

問計咸曰城中人多有賊之厥屬切宜防之其來趨城者其心不可保惟宜閉門固守公曰不然高州本無賊而賊之來也皆自廣西往時守土者無遠圖民携家屬千百里來投城將以求生也乃閉門不納以致爲賊所葅醢其在城中者又疑之或加害焉用是衆心携貳致外攻而內應往時城陷正坐此也乃大開城門來者無不納而在城者親染疫曲加撫摩調養死者爲義塚于城外以瘗之流亡聞風來歸日以百數城不能容公卽城東北隅築土爲城以居焉時賊屯高化境者凡十餘鄧公長據茂名之芋峒馮曉屯化州之西北界梁定屯番禾嶺鄧辛酉屯于游魚寨侯大六屯于信宜界皆劇盜也惟芋峒距城僅十里而公長尤黠驁公屢遣人撫諭之使退不從公不告之僚屬不謀之妻子黎明潛呼四疲卒肩輿出城徑抵賊巢公長見太守至倉皇不知所以亟呼其黨擐甲出迓惟公無騎從遣人遠偵回報無所見乃釋甲羅拜請公[illegible]定公從容諭以逆順禍福指天定約公長意猶豫而衆酋感悟泣下恨公來晚公長

競牽卮酒爲壽公飲之不疑衆齊喊舞約降護送公同夜四鼓遠近見火起賊自焚其巢也黎明開門納降者得數千人公長旣降諸賊聞風次第納款馮曉久屯化州界結土民以爲內應久招之不服公諭以備他盜整兵夜進遣部下蒙浩率敢死士二百餘截其後而公以前軍應之二鼓擣其巢曉遁去執其妻子以歸曉意必戮其妻子也官軍屢招之不出旣而聞公存撫甚厚也遂以其黨五百來歸事聞有文綺寶鏹之賜特陞廣東按察司副使賜　璽書褒獎俾仍守其地於是梁定侯大六鄧辛酉皆受公招撫處之內地分地與耕且爲我備地盜公部下有黎浩林雄數人皆有謀勇而雄尤爲拳捷後死於賊公撫尸慟哭親爲殯葬一軍莫不感泣用是民夷感畏所至成功高州人懷公德惠立生祠祀之公聞母喪還守制軍民泣送有出千里外者服闋改官廣西諸州猺獞聞公名有素相率遠遁未幾陞按察使賊起自藤浦來寇總督朱都憲屬公督軍勦之賊相顧愕然曰此高州孔憲副耶是不可敵也亟趨去公一鼓平之

事聞進階食二品祿賜文綺寶鏹尋陞左布政使莅事甫半月陞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賜　勑許便宜行事公益殫心力清平都勻二衛苗人據險肆掠垂二十年公至適來爲患公督諸將授以方畧次第勦平邊徼無事公釐革諸弊奏　請以貴州囚徒之戍雲南者撥補本處沿途驛遞軍夫之缺而給與月糧增設布政司官一員以專督糧餉皆前來未有也其他如省冗費黜貪殘減抑軍官之傔從平反寃獄諸事皆足以厭服人心公清心介行所至人望而愛之知其爲厚德君子也故言出而人信之事行而人無異議今　上初卽位公上章言歷任三十餘年無一任不在邊方冒觸瘴毒積濕成疾乞致仕　上不允旣而念公久勞於外陞工部右侍郎召還道浙河間卒于富陽舟中弘治己酉九月三日也享年六十有三訃聞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事論曰吾夫子有言吾欲居九夷又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解者謂夫子特寓言爾豈眞欲浮洪濤而居瘴癘之鄉耶孰意其奠楹之後二千餘年而其聞孫乃眞以其却萊兵隳

三都之衛而施之桂海嵬方之間耶公以神明之冑誦詩學禮乃其素業也況軍旅之事聖祖猶以爲未學而不欲以施之齊衛之地而又追及於聲教漸被之遐外乎雖然儒者之道大而無所不遍王者無戲言況聖人而虛言耶吾知聖人所謂未學蓋謂春秋之世所從事者爾唐虞三代所謂神武不殺所以戡禍亂致太平者庸有不學乎王者一視同仁無問遐邇所謂浮海居夷具誠有是言必真誠有是事特特無其事耳設或遇有其事未必不實踐其言也歷考

史傳孔氏子孫顯者不過數人光不足道也安國穎達輩皆以經術著名未其以功名顯于中州者固少而又況從事干戈以施之遐外之域乎哉尤其鮮也入國朝來孔氏子孫仕而官至卿佐者僅公一人足以爲聖門之光矣　朝廷以聖人之經術取人而得聖人之子孫而能實用聖人之言以成聖人千載已沒之志豈但光孔氏哉誠亦儒者之光也予與公同科進士情誼視他人爲篤且生嶺海間知公事特詳故爲之傳云

學拙先生傳

天下日趨於巧矣所謂拙者世絕少萬有一人爲似拙矣而實寓至巧於其中學拙先生生而拙者也顧以學稱此其異於人而予有以取之也學拙先生者姓蕭氏名旺字應韶其先廬陵人也元末有起義保鄉井者　國初編入戶籍遷戍廣東之惠州今居惠三世矣先生質實無他腸矢口出言無所避忌凡所云爲皆誠心直道未嘗委曲遷就或目之曰拙先生笑曰予豈能拙哉學拙者耳大書宋周濂溪拙賦於

壁日三復焉一出言一動足退輒惴然懼且憂曰吾得無過於巧乎人因其然遂名之以學拙先生而先生亦欣然曰稱吾者甚宜故亦以自號焉先生少無宦情隱然居戎伍中而名動一方自郡將以下咸敬重之僉舉爲社學師其教人也甚有次第一時子弟經其指教者咸徐言緩步人望之知其爲先生弟子也先生平生善行可稱者甚多而事師恤鄰二事尤爲惠人所稱道鄉儒有黃東野者工於詩先生自幼師事之其人既老貧且無子先生事之不啻所生日

供其飲饌歲給其衣服凡衾枕幃幔器用無不備焉旣死斂葬殯塟之具一一如禮又爲之服心丧者三年鄰人有徐姓者遭疫癘死者十餘口闔室出避其祖毋老且病不能行雖至親者慮其傳染過而不之顧先生朝夕其旁躬具饘粥食之至死又爲之歛殯云其平生所爲大率類此二事皆世之號爲能巧者所不屑爲者也先生歿時年僅四十八平生止一子曰青字庭翠由進士起家爲南京禮部祠祭淸吏司主事今陞郎中　朝廷以庭翠貴贈先生如其子官

君子曰先生非拙者也拙於取利而巧於取善拙於得人而巧於得天先生非拙者也雖然取善遲取利速得人易得天難舍其速且易者而爲其遲與難先生豈非拙者哉先生歿十有九年矣世之巧者日益甚求拙如先生者何可得哉何可得哉（成化二年）

無逸子傳

無逸子者句容人凌其姓澧其名也字曰永澄先世以勤起家至無逸子五世矣千指同爨世守一勤至無逸子其勤益甚恒謂人曰我家之勤亦猶張氏之忍也彼以忍而相容我以勤而相勵茲其所以能久歟無逸子晝自旦至夕歲自春徂冬生自嬰至耄未嘗少逸愛之者曰子家衣食奉有餘貲且多子姓童僕胡自苦若是無逸子曰吾求逸爾未達曰人惟無逸所以終逸彼常逸者豈得逸哉觀之天天未嘗一息停也故能成夫物觀之水水未嘗一息舍也故能底于海人何獨不然人特慣然於其中而不自覺耳盍觀嬰兒乎方見其出胞胎也旣而可襁負也又纔而可提步也俄而髫且齔矣笄而角且弁矣天所以

生生長長之者曷嘗息乎彼其身不自覺也終日與之處者不之覺也久別而忽相覿者則驚且訝之矣由是而推之若動物若植物莫不皆然是孰使之然哉造物者所以生生長長之化其機未嘗一息息也天之於我未嘗一息息我何可自暴自棄而苟安怠惰以自逸哉彼遊方之外者曰大塊息我以死蓋知此矣人苟未至於結纓易簀之際皆非可息之境也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非但欲勤已以成德業也天道如是而人理亦當然爾吾之所以無逸我者蓋

求以息我也無逸而至於息我之境報天地以生成我之恩還天地以生動我之機斯可以長逸矣吾之所謂無逸者蓋如是世豈人人知我哉因以無逸子自號人亦以無逸子稱之太史氏曰或有人傳無逸子言至京師予聞之驚且怪焉曰茲豈今世人哉茲豈今人言哉恨未之能一見也有一儒生謁予于所居詢其姓名乃無逸子子衍也因質其詳生告予以乃父所以謂其無逸者亦皆平平日用之常無甚過人者蓋自其幼而弱弱而壯而強而艾而耆今且老矣爲子而奉其父母若伯叔父母爲弟若兄而友其弟若兄若羣從兄弟與夫處族姻友朋故舊一皆無悖德無違禮治家殖產樹藝字畜事事皆不廢時亦不違時凡其所行皆與人同但人不能常而無逸子則常常如是耳噫養近乎道而自然存諸心行諸身施諸人者不詭異而有其常此無逸子所以合于聖人中庸之道也歟是以傳之以表見于世

錄

定興忠烈王平定交南錄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之初安南國王陳日焜爲其臣黎季犛所弒季犛詭姓名爲胡一元子蒼爲胡奃矯稱陳氏絕嗣奃其甥請權署國事　上不逆其詐從其請未幾求襲王爵許之踰年陳氏孫添平始從老撾逋至京愬其實季犛聞之懼遣使上表請迎添平還以國永樂四年春遣使者以兵五十人送添平歸達其境季犛伏兵殺之及使者　上聞之震怒諭羣臣曰朕爲萬國主蠢爾蠻夷乃敢爲不道以戕其主奪其國朕不正其罪如天道何旣而占城亦告其侵軼疆界強授以印服又聞其僭號大虞紀年號蒼爲稱尊號季犛稱太上皇毀中國儒教謂孟子爲盜儒程朱爲剽竊乃議興兵問罪羣臣咸贊成之乃遣大臣告于　郊廟分遣近侍徧告天下山川秋七月癸未　制諭太子太傅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大將軍印克總兵官西平侯沐晟爲征夷左副將軍新城侯張輔爲征夷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爲左參將雲陽伯陳旭爲右參將勑大將軍率右副將軍右參將又淸遠伯朱友領驃騎將軍朱榮劉𠛬出鷹揚將軍呂

毅方政神機將軍程寬羅文游擊將軍朱廣王恕横海將軍曾麟劉清等二十五將軍統兩京畿荆湖閩浙廣東西之軍從廣西思明府憑祥縣進左副將軍李左參將領都指揮陳濬盧旺等統巴蜀建昌雲貴之軍從雲南臨安府蒙自縣進以兵部尚書劉儁贊戎機刑部尚書黃福大理寺卿陳洽給事中馮貴督餽餉於凡所過名山大川脩祀事乙酉出師　上親幸龍江禡祭將帥陪位受服惟謹訖事駐蹕江滸誓于衆曰朕命汝等奉行天罰罪惟元兇尚體朕心毋窮武毋殺降毋繫累老稚毋毀壞室墓雖一草一木亦勿妄剪除違朕命者雖勞弗勸且底于罰能等頓首受命萬衆鼓舞登舟以行是年九月師次龍州大將軍遘疾以師授右副將軍十月庚子大將軍薨衆議軍機事重不容以緩請右副將軍代總其兵行大將軍事急驛以聞　上命輔兢佩征夷大將軍印代能總兵且降　勑諭之曰昔　太祖皇帝命開平王常遇春爲大將軍岐陽王李文忠爲偏將軍率師北征開平王卒於柳河川岐陽王率諸將掃蕩殘胡終

建大勲著名青史爾宜取法前人以建萬世之功此定與忠烈王受命專征之始先是王與大將軍榜示黎賊父子大罪二十以明天討之意數季犛兩殺其主篡奪其國罪一九陳氏子孫殺之殆盡罪二淫刑以逞剝國人如罄重歛暴征民不聊生罪三世本黎氏背祖更姓罪四旣篡主位乃詐稱權著國事以罔朝廷罪五表請陳氏孫還以國及　朝命使送之乃敢拒還罪六殺國王孫罪七侵雲南之寧遠州七寨罪八殺土官猛慢虜其女徵其銀罪九威逼近邊土官致其駭散罪十侵廣西之祿州地界罪十一擅據西平州殺土官罪十二占城國王占巴的賴國新遭喪興兵攻其舊州格烈等地罪十三又攻板達郎黑白等州掠其人民罪十四勒取占城象百餘仍加兵不已罪十五占城既受　天朝章服輒僞造金印帶服逼使其受罪十六責占城王惟知尊重中國而欲其以所以事中國者事之罪十七朝使送占城陪臣還其國以兵刼之於毘陵巷口罪十八既奉正朔又僭稱國號僞紀聖元紹成開大年號罪十九朝貢不

遣陪臣輙以罪人充使罪二十初交人聞天兵南下罔知所以便聞榜示咸知其曲在彼及見榜末云待黎賊父子就擒之後選求陳氏立之莫不延頸跂足以待　王師之至王以十月丁未至憑祥縣禡牙入境并望祀其國中山川畢諭于衆曰　皇帝非利安南土地人民乃爲黎賊害其國王虐其黎庶奉行天討以繼絶世甦民困命我等以弔民伐罪丁寧告戒非臨陣不得殺人非奉令不許取物毋掠子女毋焚廬舍毋踐禾稼爾等宜奉承　聖天子意以立奇功不用命者必以軍法從事無赦衆皆歡呼用命是日大軍入坡壘關揭前榜諭國中吏民以　朝廷伐罪弔民之意以招徠之王詗知坡壘以南由隘留關歷鷄翎關至芹站山菁深險林木陰翳且多溪澗處賊有伏先遣鷹揚將軍呂毅哨探及檄都督同知韓觀營於坡壘脩道路繕橋梁督糧運戊申大軍次丘溫縣己酉哨至隘留關賊衆二萬依山結寨毅攻拔之斬首四十級生擒六十餘人是日驃騎將軍朱榮等亦破鷄翎關斬首六十餘級生擒十一人賊聞二關

破其屯兵設伏者悉奔散壬子大軍次鷄翎關癸丑次芹站是日先遣鷹揚將軍方政游擊將軍王恕等直抵富良江北岸嘉林縣是時左副將軍西平侯亦自雲南蒙自縣進兵經野蒲蠻入境都指揮朱濬等奪猛烈關俞讓等拔柵華隘隨處築堡駐兵伐木造舟都指揮徐源孔斌等突出宣光江口奪其澳洳等沙左參將豐城侯領兵渡其上游都督程達等中夜舁舟越山自間道以出逃水江縱火焚賊舟遂奪富良江十一月乙巳西平侯統軍至三帶州與王所遣都督朱榮會癸酉橫海將軍魯麟驃騎將軍劉劉出拔困吾寨是日有僞三帶州僉判鄧原南策州人莫邃等來降因詢降人知賊窠穴在東西二都時宣江洮江富良江以爲險自三江府洮江南岸傘圓山起由富良江南岸東下直至寧江又自富良江北岸自海潮江由希江麻牢江直至盤灘因拔山立木爲柵及增築土城於多邦隘樹柵立城連橋接艦七百餘里又於富良江南岸緣江下木杙悉國中舟艦泊其内凡諸港汊可通舟處俱下巨木以備賊衆聚屯守

水陸者號七百萬益悉驅國中老幼婦女以助聲勢非實然也大軍屯富良江北岸王以書諭季犛曰予奉命統兵來問爾罪爾能戰則率衆於嘉林以待不能戰赴軍門以聽處分王意欲挑其急戰也會朝遣行人朱勸賚　勑至諭犛賊以禍福及許其輸金五萬兩象百隻以贖罪行人至其國季犛不出見以詭辭會曰文書比對原發勘合不同此必非上所遣又云兵已入境若兵回卽貢否則自有准備王知此勑是欲以款其兵而賊亦無改過悔罪之意乃移軍三帶州屯箇招市口與左副將軍西平侯會議造船置銃以圖進取時賊有划船出没江口王命曾麟夜舁舟從上流下水奪其船斬首百餘級自是划船不敢出没王與西平侯議於上流渡江乃遣朱榮等於下流十八里嘉林置舟筏爲欲渡之勢以掣其勢賊果分遣水軍於嘉林奪我舟榮等奮擊大破之十二月己亥大軍與左副軍合勢王與西平議曰賊邉江立柵勢逼地狹難以列軍惟多邦隘城外沙灘上平闊足以容軍然其城峻濠深守具無不備而外設坑

坎布竹籤賊所恃者此耳蠻人綿薄不耐苦不足慮也今我攻䂓若雲梯仙人洞之類俱備攻而取之易也乃召將士諭之曰汝等報國成功在此一舉宜奮勇爭先以立奇功先登者不次陞賞將士聞命無不踴躍乃議分地界大軍攻其西南左副軍攻其東南己酉各列軍沙灘之上布置已定別調軍卒欲襲之處里許作欲攻之勢以出賊不意於是出內府所製夜明光火藥散軍士俾執之有先登者燃之及吹角爲號是夜四鼓都督黃中率官軍潛舁攻具越重濠抵城下用雲梯先附城都指揮蔡福等數人先躡梯登用刀亂斫賊衆驚呼城上火齊明角應之士皆蟻附而上賊於城内列陣驅象來衝我軍乃出　内府所製獅子皮蒙馬象見獅形驚退而顚又爲銃箭所傷倒回奔突賊潰亂自相蹂踐及官軍殺死者不可勝計大軍乘勝長驅明日追至傘圓山又明日循富良江南岸而下縱火焚緣江一帶木柵煙燄張天辛亥直擣其東都克之王與左副將軍駐軍於城之東南給榜招諭吏民降者日以數萬計王召其父老諭

以弔伐之意歡聲動地乙卯議遣左參將豐城侯李彬右參將雲陽伯陳旭伐其西都賊首聞多邦破先已焚其倉庫携妻子遁于海島我軍至焚其宫室墟其城地餘黨依天建山困枚山等處水陸據守乃分遣清遠伯王友都督黃中都指揮柳琮等躡賊所在而征勦之自是年冬至明年春前後斬首三萬七千餘級時王留交州鎮遏聞賊子黎澄聚舟黃江左副將軍左參將領軍循富良江左右水陸並進次於木九江對岸下營辛巳賊船三百餘艘來犯我軍水陸夾擊賊衆大敗斬首萬餘級溺死者無筭二月乙巳王聞賊首遁于悶海口出魯江口與左副將軍會兵下膠水縣賊聞大軍至又遠遁大安海口王謂左副將軍曰賊聞大軍來不敢敵故潛遁他所以覘我動靜我若回軍交州留兵于鹹水關兩岸留戰船守備彼必出悶海口以襲我我俟其出水陸併擊之賊必成擒三月癸酉大軍回交州甲午賊果犯鹹水關報至己酉王與左副將軍兵水陸並進賊以海船橫截江中而以戰船划船兩岸齊進俄而登岸植木為柵

王乘其柵之未成親督精銳攻之都督柳昇等亦率舟師來奮擊賊遂大敗富良江水為之赤積屍數十里右參將雲陽伯乘勢長驅直抵悶海口黎賊父子聞敗乘船遠遁於靈源王諭諸將宜乘破竹之勢追勦殄滅乃回軍交州留右參將守鎮備禦黃江等處四月乙亥王與左副將軍統軍由清化府倍道兼進調柳昇會麟土官莫遂等分領戰船由水路窮追戊寅舟師至清化之磊江賊衆聚船以拒昇等擊敗之斬首萬餘級五月丁卯王至演州柳昇等舟師來會途中降者相繼詗知黎賊父子遁于乂安府之深江王議與左副將軍兵從陸路柳昇等率舟師由水路追賊壬申大軍至乂安府土油縣王從舉厥江東路左副將軍從舉厥江西路進兵兩軍俱至盤石縣下營甲戌柳昇率舟師至奇羅海口與賊戰大敗之獲賊船三百艘餘船分散賊首潛竄草野乙亥昇所領軍士王柴胡等七人擒賊僞上皇黎季犛黃中所領軍士李保保等十人獲僞衛國大王黎澄丙子莫遂下土人武如卿五人獲僞國王黎蒼及其僞太子芮

于高望山凡黎氏親屬俘獲無遺安南地悉平所得府州四十八縣一百八十六戶三百十二萬五百象馬牛羊舟糧器械無算遣都督柳昇等獻俘闕下露布以 聞先是王等受 命時詔令求陳氏子孫立之至是平定王徧訪國中官吏耆老人等咸稱黎賊於己卯年殺光泰王顒立其子顮而殺之遂篡其國前後殺其近屬五十餘人及其遠族又千餘人血屬盡絕無可繼立者請依漢唐故事立郡縣如內地以復古王疏以聞 上從其請乃於其地立交趾等

處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按察司分其地為十七府四十七州一百五十七縣據其要害設衛十一守禦千戶所三又於交廣分界處如潼關衛例設立溫衛及坡壘隘留二守禦所軍隸廣西民屬交趾以相制馭是歲 大詔天下以平安南復古郡縣之故弁 勑有司為陳王贈謚凡其宗親為賊所害者各贈以官又為之建祠立碑葺墳墓禁樵採各給戶三十凡黎賊苛政暴斂悉皆除之擢用賢能優禮耆老賑恤窮獨革去夷俗以復華風使秦漢以來之土宇

陷於夷狄者四百四十六年一旦復入中國版圖詔布天下文武羣臣親王藩服咸上表稱賀六年春班師入 朝秋七月策功行賞進封王英國公西平侯黔國公清遠伯王友進侯爵都督柳昇陞安遠伯餘擢官增祿有差賜王誥券玉帶金帛命子孫世襲加祿米三千石既大宴 上親製平安南歌以褒嘉之是年冬安南餘孽簡定作亂定自稱陳姓本前陳舊官先已降附既而遁于乂安府與其黨鄧悉鄧鎔阮帥陳希葛等謀反僭稱日南王既而僭號大越稱

興慶年號 朝命黔國公充征夷將軍從雲南往征之又不能遏絕 廷議謂非王不可七年正月乃命王佩征虜副將軍印往共勦之王以四月至南寧會兵五月入境王躬督戰艦破孔目柵再破鹹子關斬俘無數賊退保黃江乘勝擊之于太平海口賊竄乂安偽江冬十月師至清化越四日生擒簡定於吉利柵之山弁其黨陳希葛等檻送京師明年二月王還朝 上嘉勞之未幾簡定餘黨陳季擴復嘯聚僭稱重光年號季擴乃簡定從子簡定為阮帥等所廢

而立季擴定敗潛遠竄聞王班師復與陳景異等同反九年春正月復授王前印往督師征之夏五月師次東關六月進兵賊聞王至以石塡神頭海口三十丈許設拒木以抗王督將士悉起其石以通舟楫賊懼立堡常月江王戒衆曰此堡不足攻其山南險阻彼必設伏以撓我乃使驍將率士兵搜山果得其伏者斬之遂奪其堡賊遂遠遁王隨所至而追之賊或聚或散竟莫得其要領時關以東羣盜蜂起所完者交州一城耳蓋新設州縣軍衛太多交人又外聲教

樂歡縱不堪官吏將卒之擾往往思其舊俗一聞賊起相扇以動賊酋所至輒爲之供億隱蔽以故賊潰復聚　朝廷屢下詔招撫之授季擴以布政使彼欲受命制於其黨服而復叛僞稱王孫以復陳氏爲辭大軍至則深入山海避之軍退復出用是官軍不能成功王旣蒞軍始大明賞罰而諸將疲於奔走往往因循玩愒都督黃中不用命王以軍法從事由是人人知懼不敢辭難避險是時賊恃荷花海險謂我師不能渡於日麗海口立堡以守王率舟師自竒羅海口洋過荷花海口[illegible]賊焚堡而遁至茶偈江連進兵破之賊驚曰天兵飛來也遂大潰奪其花口城諜知賊悉衆守愛子江復進至其境賊伏巨象數十以爲前敵列人馬於後盡力以抗我師王戒將校曰擒賊在此一舉機不可失乃鞭馬先進象伏突起王一箭落其象奴再箭中其象鼻象吽號退走自蹂其衆乘勢擊之斬艾僵伏塡蒲山澗賊徒散遁暹蠻等處王部分將領隨處搜捕至暹蠻蒲幹等柵山徑崎嶇林麓陰翳馬不能前王乃下馬徒步履險兼程

趨之士卒不能從惟將校百餘人僅屬與賊遇殺數千人賊首陳季擴暨其妻子皆就擒時十一年冬也明年班師還京自王出師至是首尾踰三年始獲首虜說者謂王此役較之前平定之功爲難云十三年四月　朝命王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往鎭交阯又有平陳月胡之功十五年　上以王久勞於外詔還京師王以正統己巳沒於王事至是三十有七年矣嗣子　太子太傅襲封英國公懋出其家閣者福任所錄王平安南時前後所上奏啓見示屬予次

弟之子因參考交趾郡志所載露布榜文及胡文穆公奉　敕作平安南碑楊文貞公撰東平武烈王及定遠忠敬王神道碑附以所聞以爲此錄云

弘治三年春三月望日男敦編次

天啓元年仲春望日七代宗孫爾穀重編

爾懿同編

穀男（兆昌朝昌）校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二十　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二十一

大學士謚文莊瓊山丘濬仲深甫著

題跋

題文公先生手迹後

文公先生平生著述與六經並行於世天下家有而人誦之若其字畫之傳世者多見於刻本其眞蹟蓋鮮有焉天台王廷儀氏出其所藏先生與趙子䝉手書見示噫某也髫而誦先生之言今髮將種種矣始獲見其手澤之遺於其易簀二百七十九年之後豈非平生一快事哉昔人有得名人法帖者或欲得之誓斷頭不易彼徒以其字畫之工也尚寶重之若此矧大賢君子道德之餘澤哉則其所以寶重而愛惜之者宜何如也

題藍關圖後

世傳韓文公姪孫湘有異術公命之作詩見志湘詩有能開頃刻花之句公試驗之湘倏忽間出異花一叢上有金字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公初不曉其所謂後公坐言佛骨事左遷潮州

刺史道次藍關值雪忽見湘至公始悟向之詩意遂足成篇好事者因而繪爲藍關圖今封給事中吳與張先生得之寄來京師示其子給事中靖之靖之間屬予題跋公從子老成生子二曰湘曰滂湘登進士第爲大理丞滂未仕而死初公南謫時湘年二十七滂年十九皆從公以行觀公宿曾口示湘詩及在袁州作滂墓志可見而此詩末句所謂遠來者葢公旣行而湘始追及于此而深有意之言亦不過感歎之意焉耳竊意或者因是言又見世之所傳仙人有韓湘子者遂附會而爲此說歟抑主異教者陰欲破公正論而故爲此以張大其事如學佛者圖公拜大顚像歟況公之貶在憲宗元和己亥又四年爲穆宗長慶癸卯湘始登第豈湘旣學仙而又出仕歟其事特出於小說家史傳不載及註公詩者皆不之取其有無葢不可知也然觀此圖得以見古人當間關流離之際而剛大正直之氣不少沮而爲其子姪者又皆能奔走周旋無異乎時如此然則作此者非獨精於繪事且能因古人之言而得其貌又能使觀者因貌

而得古人之心良可加重先輩謂公體貌豐肥此圖得之誠非苟作也雖然詩爲有聲畫畫爲無聲詩詩與畫等耳昔公以詩示其姪孫今先生以畫示其子一以明己之意一以起子之志皆有深意也靖之其尚因而興起以求文公之意於數百載之上庶幾稱乃尊示以此圖之意（天順六年）

跋安成彭氏所藏盧溪手迹卷

宋三百年廬陵士以文章名世者三人六一居士後有雲龍劉氏盧溪王氏皆安成人也周益公謂雲龍生雖少後六一不害爲韓門籍湜劉靜春直謂盧陵自六一後惟盧溪可繼味二子言則王優於劉可見已予尚友古人每誦盧溪先生送胡邦衡詩剛大之氣溢於言外深以不得見其全集爲恨及登進士第與安城彭彥實同官翰林而又辱交其兄祠部郎彥衷暇日出其家先世所藏盧溪十帖見示嗚呼昔也誦其言今也乃親覩其手迹之眞向也見其出處大節今也乃併得其家庭姻戚間丁寧告戒之微豈非平生一快事哉方先生謫辰時年已七十矣以年老

處山窮水絕荒涼寂寞之濱而其帖中乃云我寓此泰然無毫髮可慮之事又云若以爲老是以衆人料我我殊未也噫既不知其所處之非吾土又不自知其年數之不足古人謂老當益壯窮且益堅者先生蓋有之矣由是觀之則先生非但其文章後雲龍繼六一而於聖賢愼獨之學自強不息之誠蓋亦有得焉

跋古賢像後

羊城黃氏子英越庾嶺而北沿章江下大江浮淮泗經齊魯之域直抵京師又東北至遼海之地所至見

先代名賢遺像輒求善工模寫之積久得若干幅徧干當世搢紳大夫爲之贊裝演爲一巨帙求淳安商閣老先生序之間特過予求跋數語惟此諸賢或生於漢或生於唐或生於宋相去或七八百年或三四百年或百有餘年或七八十年亦或有同時而不相值者今乃於一日之間繙閱之頃而諸賢之威儀容貌儼然聚於目前而其言論風旨皆可髣髴而見之噫一何快哉或曰所得之像未必皆眞模寫之工率非名筆且其間人品不同而趨向各異以爲玩好耶則物非奇古以爲法則耶則人非倫類豈鶩於外而遂忘其內耶予曰不然世之人各有所嗜好有嗜勢利者有嗜聲色者有嗜馳騁侈靡者有嗜虛幻怪誕者生之所嗜乃不在彼而在此其志亦可尚也哉昔人有言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而心好之殆近於是乎

跋江山雪霽圖

予友顧光祿廷瑞一日出古畫一幅示予題曰輞川圖乃其宗人宗仁氏所藏者陳太史緝熈目之以江

山雪霽圖按輞川乃唐王維別墅圖維所作也新唐書備載其景有所謂華子岡欹湖竹里館柳浪茱萸淵辛夷塢之類予嘗見李伯時所臨本每景皆有詩題其上史所謂裴迪賦詩相酬爲樂者也今是圖於所謂數者之景皆無之亦無所謂詩者其位置布列固非維所作亦非伯時所臨無疑矣然其間有如所謂淺山磷磷亂石磊磊山石磽聳車碌碌山勢盤斜隨澗谷側轍傾橑如欲覆者又有所謂樹老石硬山路廻轉高下曲直橫斜隱見妍媸向背各有態遠分

毫皆可辨者要之亦一代名筆決非尋常模倣者所能爲必求其人以實之而強以附古人之名家者則大不可嗚呼天下事豈但畫不可哉豈但畫不可哉

題謝氏先人手書

潮陽謝景祥氏以太學上舍生謁吏部選居京師一日過予涕泣言曰某之先君留心古文辭每篇章出鄉人輒傳誦之不幸年僅四十三而卒時某甫七歲遺文散逸弗及收輯而鄉先輩知先君者亦相繼淪没未有爲之發揮者以故名不遠傳今所存者僅十

數篇其用是深自悲懼恐其愈乆而愈忘且失之也近來京師偶特先君手書一篇乃鄉先生某所作以贈先君之文也敬命工裝潢成軸寘諸座右庶幾先人手澤常目見之不頃刻忘也吾子官翰林以文字名敢希一言題于左方嗟乎天地間萬形俱有弊能乆而不弊者言與書耳言爲心之聲書爲心之畫古之大賢君子所以名世垂後者莫不假是以傳其人不可得而見矣于百世之下誦其言觀其書往往得其爲人豈非其精神心術之寓于是歟今觀謝氏之先人其心畫之莊重勁正如是意其爲人亦必稱之展觀之際令人起敬矧爲其子若孫者乎吾知景祥氏朝夕瞻視恒如其先君子之正容肅坐臨之在上質之在旁一出言一舉步而不敢有違於理也必矣後之爲謝氏子若孫者尚知所愛敬哉（天順七年）

跋萬里一歸人卷

右五言律詩一首七言絶句二十一首乃日本國僧作以送瓊之戎士蔡庸秉常者也詩以唐體字以晉書書以繭紙卷以萬里一歸人爲名蓋摘其詩中之

句而是句則又剽唐王右丞送人下第之詩之句也嗚呼觀於是卷可以見孝之一念無間華夷矣蘇子曰天下豈有無父之人信斯言也秉常於永樂中隨由海將軍備倭海上遇賊于萬全我軍敗績遂爲所俘同時被執者皆死刃下獨秉常以毋老辭得脫間關海東諸夷達日本投其國僧惠歲爲師祝髮爲浮屠秉間言及毋在彼僧惻然憐之白其主縱之得歸乃率其徒賦詩以送之如此云予於是不獨見秉常之克孝而因以知夫孝之在於人心放諸四海而準

也夫倭虜至爲不道日本東夷之人也一聞秉常母老之言卽愀然興夫惻隱之心使秉常之母子復得相見孰謂孝親之心以華夷而間哉彼秉常果如其志養繼母朱氏以終天年今秉常亦巳七袠矣嘗以是卷見示予每展誦未嘗不三復嘆息故書此於其卷末使博雅君子有取焉未必不足以備太平 御覽之一也

書楊文貞公墨蹟後

右書二幅計二十字字徑寸許少師楊文貞公之心

畫也公以清德雅量爲一時名臣高文古學爲一代鉅儒其謨猷功業著作議論藏在 秘府播之天下傳誦於人人之口耳者在在而有世世不忘惟字畫之在人間者恒少見葢公不輕以予人其所予者必其人之有以過乎人者也今大子洗馬西昌羅明仲先生其童稚時公親書此與之用璟以名又擬明仲二字付之俟其冠授之賓祝以辭而字其名者也於戲公之於明仲葢以巳許之第標古人以爲的爾古之名相守正不阿爲時所仰者於唐有一人焉廣平公璟也古之名儒議論英發爲世所宗者於宋有一人焉致堂先生明仲也文貞公於古人中擇其尤者二人以爲明仲名若字其期待之意深矣大矣一以功業顯一以文學著有功業者不必有文學有文學者不必有功業合二人之名與字以名字乎一人公之意葢欲明仲兼二人之長以名天下後世也雖然葢自道爾公遭逢 聖明荷四朝之隆委擅一代之文名其德其學葢有二公之所有於一身者也公不欲自言而卽古人以爲的明仲其顧名與字之義而思

所以體公之心以毋負其所期待哉吁爲學至於致堂先生輔治至于廣平公則爲人於天地間亦可以無愧矣明仲其念之哉

書百牛圖後

獸有百而畜於家者六惟牛最有功於世於農用以耕於祀用以牲於宴用以享於器與室之成用以釁於戎於畋於輓運用以駕迨其斃也其革用以甲以冑以履以帶以杅以冐鼓以貫編以箙箙以包干戈以緣席薦以鞍若轡焉其煮而凝之以爲膠其角而

敗者以醫其筋若骨若角若蹄則用以弓以鵠若簪導其他雜器用之者甚衆下至臭穢之遺亦用以滋五穀無一棄焉者嗚呼牛之有功於世也其大且多如此非但家畜之不如而百獸亦無與之有者豈但獸哉人之生也無益於時卒也無用於後尚亦有愧之哉好事者繪爲百牛圖狀牛之形與其牧及其水草牧放之處齕飲踶觸卧起搔鳴奔鬬游行之趣殆且十百狀可謂曲盡其情態者矣其意亦猶昔人以耕桑爲圖欲世之高閑富貴之士居於清幽安樂之地觀於此其有以知稼穡之艱難也歟雖然耕而稼穡牛之一事也抑孰知牛之功之大且多如此哉中貴徐君以此圖求予跋一言予故述牛之功有益於世也如此而又系之以詩

詩曰

我本農家子童年曾作牧倒騎牛背上簑笠吹横竹老大客京國久不見此畜忽然覩斯圖心若有所觸泛觀天下物無物似牛犢旣以駕犂耙又用轉車轂爲我運百貨爲我生百穀論功固莫比論苦亦良酷云胡世上人甘心肆口腹旣然食其分何忍食其肉水陸珍萬品物物可充欲孟子有遺言不忍其觳觫

書潘克寛十八學士圖

右唐十八學士登瀛洲圖予友潘君克寛所藏者也君以工部正郎出理河道偶於士大夫家見此圖因命工臨之裝潢爲册暇日以示予俾識其後按史唐高祖以秦王世民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稱之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以秦王爲之開府置屬王以海内寖平乃開館以延文學之士其府僚杜如晦房玄齡等十八人並以本官爲文學館學士分爲三番更日直宿秦王暇日輒至館中討論文籍或至夜分使庫直閻立本圖像褚亮爲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云所謂文學館學士者謂其爲文學之士云爾非官稱之以學士爲官稱始於玄宗開元十三年前此則未有也是時高祖在御建成爲太子固無恙也然高祖乃爲秦王特置天策上將開府置屬而王又自開館以延文學之士彼

自延其府僚而各以其本官所謂記室參軍典籤之屬相與講學論治非不可也君父在上乃舍其職名別立稱謂至形於冊青著爲贊頌互相標榜其意欲何爲哉昔漢武帝爲戾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司馬公猶謂正直難親謟諛易合此固中人之常情宜太子之不終也夫太子爲國之儲貳國乃其國君父爲之立苑通賓客豈徽之君子猶以爲非況太宗乃藩王功高望重在危疑之地而可使之日夜聚徒乎在太宗非遵養之道在高祖非教子之法

而亦非所以安儲位定國家也今觀此圖見所謂十八學士者其遺像雖人人殊然其瓌偉豪邁之氣溢於衣冠面貌之表宋人謂其宗爲王時其門下厮養皆將相器而此十八人者在秦王門下其氣如此豈終在人下者乎此太宗所以卒有天下也雖然唐家之社稷安危其兆皆具於此始也以房杜之能輔太宗而唐遂以安終也以許敬宗之姦阿高宗而唐幾於亡一圖雖小所係實大予爲之慨然書以歸之成化十九年

跋虞山圖

錢侍御承德奉　命往兩廣理邊儲臨行出虞山圖見示且曰此先世所藏鄉先輩王均章所畫者既失而復得之蓋吾家百年前舊物也敢乞先生一言以識之予謂之曰古人繪畫之作所以模寫景像必其物世所有或有之而不常見不然則是其物可觀可玩而不可以携取者又不然則去其地而思其物有不可以再致故寓之筆墨冊青假其似以存其真君家海虞爲邑中舊族自祖父以來長子老孫出入起

居恒與山俱衆目即見其林壑而步履周旋不在其巔即在其趾有事出境踰百里外回首望之猶隱隱然見之於林霏烟靄之間既有其真又烏用其似爲哉雖然虞山横亘海虞邑中何止數十里居民環其趾而居之面其勢而何之者何止數千家有此山以來自天地開闢至今何止數千萬年元人王均章者始爲此圖偶以適其意耳非有意於傳世也而適落君家邑中人士非止一家而君家獨得之得之不久而失之失之不久而復歸焉造物者亦或有意歟吾

聞錢氏世居邑中之昆湖其先世衣冠體魄之藏皆在茲山中意者其冲和清淑之氣皆於此聚止而有以養其先世之留骨其子若孫鍾其氣以生者往往蕃衍而多貲麗厚而長年秀美而有文冥冥之中或陰有以相之者故使斯人爲斯圖付諸其家世藏之以爲符驗若世之置田産者必有質劑然此又理之或然者也書以歸之俾持歸以質諸乃尊未齋翁及其季父方伯公以爲何如

雜說

木說送沙文遠

蓋嘗觀夫近郊之木矣出於土也僅數尺者可以擬或可以把極大而至於可以拱則固已掄於人列於肆登於匠氏之門隨其材質而成就之無所遺有弗中焉則揉曲以爲直束小以成大非甚朽腐破折不之棄其種之良質之堅與否不暇計也若夫深山大谷之中材之生非不魁然大也脩長且直也矧其種良質堅文密緻而臭馨香全用之可棟可梁拆而用之可車可舟凡宮室器具之用若大若小用之無不宜焉者然而偃立萬山之中地險巇而水湍駛雖有可用之材卒莫有致萬一致之非積以歲月不可得也及其至也又往往有後時之嘆士之生遠方出而仕也何以異此吾友沙文遠使其生畿甸之間吳楚淮汴之域出其所有之一二以用於時固已登膴仕而著美稱也久矣然而奔走名利之途年踰强仕而此志竟弗克遂是豈其才力學問之罪哉地也世之論人之出處者咸曰時時固然矣然彼之所以乘其時而我之所以違其時而不偶者得非以其地哉方其時之需才才之見售於時時之所急用人之所爭趨而我方漠然於窮荒寂寞之濱罔聞知也及其知而至然時已後矣遠方之士其艱於進取也往往如是雖然在我者雖有艱進之嘆而亦免夫倖進之譏吾之材誠中宮室器具之用矣用之則必有實效不用亦足以全吾之天其視彼之苟且以備用假合以爲資亦既有間矣乎文遠將卒業南雍予惜其有才而滯於用作木說以解之於乎豈獨文遠也哉

說舟贈林宗敬

景泰甲戌五羊林宗敬偕予就禮部試予忝在選列而宗敬得校官辭不就去又三年是爲天順元年宗敬復就試禮部又得校官不就買舟將爲歸計予適得告與古岡蔣希舜送之都門之外指其所艤之舟而告之曰若知舟之爲器乎始之欲作之也苟不採材於山林取鐵於冶煉灰以蜃其可以成舟乎曰不可也衆物備矣不責其成於工師不假之以歲月不依其度而以意創焉其可以成舟乎曰不可也舟成矣而樓櫓之不具檣柁之或闕與夫艎艑維纜篙矴之屬有一弗備其可以爲全舟乎曰不可也用備矣而或艤之非其地所由者乃斷港絕潢其可以達江河乎曰不可也艤得其地矣然或衆舟集焉而互繫以相軋其可以行乎曰不可也材具而工良制合而用備其艤也得其地其行也無所礙若可以達河入海矣然而風不順焉則亦不可行矣士之爲學何以異諸此乎方其在學校也固嘗傳習夫詩書之文講明乎古今之變印正之以明師積累之以歲月其製作也惟恐不合有司之程度其強記以待問也惟恐一

理之不明一事之不知其進也旣由其道其用也又適其時若可以得志矣及其羣試有司也則有利焉有不利焉其利也固若舟之遇風一日千里直易易耳其不利也夫何以異於舟之阻風而不得行者乎行不行風也非舟之罪也利不利命也非學之尤也雖然有舟矣然後可以歸其咎於風使吾材之不良制之不合度器用之不素具艤之非其地行之有所礙風雖順也其能行乎哉舟譬則學也風譬則時也有舟而無風固不可行也有風而無舟將何以行之哉然世固有駕敝舟綴敗帆遇順風而僥倖以達岸者矣然不可常也卒然遇魚龍之出沒風波之洶湧吾知其倉皇而歸無全舟矣甚者或至於覆溺焉幸焉可常哉嗟乎人患無舟也風之不順非所患之也患無學也時之未利非所患也吾之舟備矣器用足矣惟不遇順風則已矣苟待之以歲月之久而不輕試焉豈終無一日順乎使一日得借風濤之便張飽帆於長江大河之中鼓枻而歌捩柁以行縱其所如無不如意矣士之積學以待時也何以異諸此乎然

此就一舟而言非所以論衆舟也舟之製也稍異其形則其所從來也必異其地有來自浙者來自江者來自虔吉者自鄞越來者有之自荊襄來者有之其遠者或自川蜀來焉所來非一地而作者非一人其創也未必同一時其發也未必同一月其爲形也或大或小或長或短或深或淺其載也有人有物所載之物或多或寡而物之値或貴或賤其間萬有不同而期必至於此也則同然其行也或遲或疾或先或後有先發而後至者焉有後發而先至者焉有一路順風直抵乎此者也有初發即阻而後無不如意者也亦有或行或阻有復行而復阻不知凡幾而後達此者也或有發之日同其至也不同或有發之日不同而其至也則同有先發旬月之間或一時之久或至於朞年而後發者乃先焉由是觀之行止遲速皆天也非人所能也達之先者不足喜達之後者不足悲苟吾有舟而又得操之之要今雖未達安知終不達乎彼雖先達安知吾不及乎抑過之未可知也惟無其舟或有舟而無具有具而不能操則終焉而已

矣雖然此特舟之小者非其大也特可行之江河也非所以施之於海也舟之大者長至於百尺大可以千圍檣如竟天之虹霓帆若垂天之鵬翼上可以建五丈旗中可以容萬斛粟其爲器也大其爲用也廣如欲作之也非得瓊林大盈之材參天合抱之木付之以公輸子之手假之以數十年之久不足以成之也其成也有非尋常舟師所能操焉苟小試於江湖之間則非矣必待夫排山倒海之風吞天沃日之濤然後從容乎渤澥之中出沒乎滄溟之表以收萬全之功以享無窮之利回視舟楫之在江河間眞不啻泛一芥於坳堂之上也風之或順或逆行之或遲或速皆不足以動吾心矣孟子曰觀於海者難爲水士之學也誠以聖人之道爲準的期必至焉不易其至不已其功不狃於近利不責其近效則吾之所造也深所成也大所以出而應世也無適而不可矣功名利祿得喪遲速夫何足以介吾意哉宗敬積學有素其文又足以中有司尺度然累試輙弗偶焉予恐其自沮也而以功名利祿動其心故說舟以贈用以釋

其不平且進之於道云

卞和三獻玉說

卞和三獻玉或疑之曰吾石果玉也一獻不售斂而藏之以待識者或自斲而用焉可也奚必至於再以取辱哉使三獻復不售而三刑焉吾恐無全軀矣以其外殘其內知者固若是耶予曰噫是吾所以見卞和之知者也古人所謂知者知之弗去是也使知之矣而去之是未足言知矣必知之眞守之固斯可言知焉和也惟眞知石之爲玉故再獻再刑而不悔使

其知不眞則或人厲聲色以臨之方將疾走之不暇況千乘之君加以刑乎惟其知之眞守之固故是玉也不終爲石不終在野而終入於君王之匱器輕九鼎價重連城而千萬世傳之以爲受命之璽使和也雖知之而不能守之則是玉也一石而已矣或小用之則是玉也一器而已矣千萬世之後烏知所謂秦璽烏知所謂卞和嗚呼古人於外物守而弗去且如此況吾身乎

字說

陳惟學字說

古人之學與今異而其得祿也亦然三代以前士之仕也不出其鄉凡其平居行已踐言皆所謂學也非若後世焉必呻佔畢考訓詁操觚以脩辭染翰以爲文然後謂之學也其仕也亦皆身脩於家譽彰於友名聞於上下然後束帛肆聘賓禮攸與爵祿有不求而自至者固不待夫投牒以求進羣進以就試奔走道途積歷歲月而後得之如今世然金華陳祿氏其初冠時賓字之曰惟學葢有取乎魯論學也祿在其

中之義嗟乎生今之世乃欲脩古之學坐以待今之祿豈非左哉雖然今之求祿也雖若與古異而其爲學也則異而實同焉今夫習進士業者其言脩身非不曰誠意正心也其言講學非不曰格物致知也其言處事非不曰正義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也其言明倫非不曰父子親君臣義夫婦別長幼序朋友信也顧其踐履之間異於操筆脩爲之際戾於立言於是乎始大異而不同誠使今之爲士者皆學古人之學以希今之祿夫何不可之有顧弗能皆然爾惟學

以字呼交游間久矣而未有爲之發揮其義者一日其友何克恭求予言以爲名字說予聞惟學宦家子也大父儀厚任山東憲幕先府君鎮疇爲京郡治中惟學亦嘗有志於繼世祿而未遂也故因以名之惟學其尚顧名思義勵志何學本古道而濟以時宜存古人待聘之心循今人入仕之路則爵祿之來有日矣於是乎序以俟

林弁宗敬字說

禮曰皮弁祭恭示敬道也嗟乎至靈者人至貴者道至微者物人而敬道必焉足矣必假物以示其所以敬聖人制禮之意深矣哉是故磬拳曲跽皆足以朝必爲琚瑀珩璜之制致誠盡愼皆足以祭必爲冠冕黼黻之儀辟踊哭泣皆足以喪必爲衰麻袒免之節豈固爲是縟飾哉蓋以有形之物形無形之理使之內外相符故也鄉貢進士林弁旣冠而賓字之曰宗敬其取諸此歟宗敬敦敏士也予以丁卯歲隨計之京道羊城嘗識之友人甘鈞鳳所時猶童丱也已若老成人予心奇之歲庚午閱鄉書見宗敬名褎然於

九十二人之間意或偶然爾明年歸自京師再膺爲則已嶄然出頭角容止端飾言論英發非復昔日阿蒙矣爲之悚息者移時嗟乎若宗敬者其無忝乎若名與字者乎名者父母之所命也字者賓師之所表也不忝乎其名與字則是不忝乎所生所教矣然則所以不忝之實果何如曰端乎外者如其名直乎內者如其字如斯而已程子曰整齊嚴肅其端外者歟朱子曰主一無適其直內者歟尚愼旃哉則聖賢地位可幾矣功名利祿云乎哉如或名然字然而其人不然非惟名字之羞抑亦名之字之者之羞

李時芳孟春名字說

天下之理一也而其所以爲理者其名目義類萬有不同人之始生也於萬理之中而摘取其一言以爲已名及其冠也又探其義之近似於吾名者以爲之字噫取一二於千萬之中認以爲已有顧乃茫然不知其名義之所以然可不可乎此近世名字之說所以作也羊城李碩夫之冢子曰時芳旣冠而賓字之以孟春其舅氏林宗敬徵予爲之說予惟人之生也

自幼而弱弱而壯壯而強強而老亦猶天時之運自春而夏而秋而冬也人之一生其事業皆基于幼少之日亦猶物華之敷必在於春陽之時傳曰春者開闢之端養生之始蓋萬物於是乎發生以甲以折以華以舒以夭以包以碩以孳而蕃且郁夫然後夏而盛也秋而成也冬而實以固也何者不本於春哉人之有生何獨不然故禮謂人生十年曰幼二十曰弱三十曰壯四十曰強五十曰艾六十七十則謂之耆與老焉十年一變皆有所事而所學者乃在幼稚之時蓋學不可不豫也要必養其心以義理飾其躬以禮節陶其情以詩樂端其志以經術傳其習以藝文使之有其德有其言有其容而又有其服內外昭融文質相稱郁乎燦然如春陽和煦之時而草木之英華芬敷穠麗也夫然後壯則見諸行老則收其功而終身用之有不盡者矣時芳年少而質美勉勉循循以爲他日受用之資此其時也其尚顧名思義及時奮發俛焉日有孳孳弗得則弗止也則夫壯之所行老之所傳皆具乎此時矣予因宗敬請謹以學之一言爲時芳勉勉之勉之非但以無愧其名與字而天下之萬理皆可由是而得之矣

蔡國珍字說

物之可貴重者謂之珍珍而繫之以國則其所貴重有非一身一家所得專者矣寶安蔡氏子名珍而字以國珍厥父若賓所以期待之者至矣國珍得是名與字夙夜祗慄奉以周旋如執圭如拱璧如握徑寸之珠藉承蓋襲之惟謹不肯輕出以示人旣而因其質而追琢之切磋之磨礲之雕鏤之緣飾之者甚周且緻溫然而津液滋煥然而文采章瑟然而聲韻清渾然而規制備固已成器而可以適於用亦嘗效楚人之獻而未獲連城之價今年春爲有司勸駕進之于　天子之庭羣試于奉天門玉堂校文優其等將育之辟雝之中以大成其才而大用之也未行天官卿又請試而用之國珍得樂昌文學夫以貴重華美之器而置之詩書禮樂之區雖若小用之固其所也將之任以予鄉先達也求爲申其名與字之義以爲終身訓傳不云乎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所謂珍者

非世所謂荊璆也魯寶也昌城之蘂也西城之圓龍方虎也亦非所謂夜光明月眞白洞光三棘六異九品之奇也其惟吾身之所固有者乎是珍也匪金玉而金玉匪珠貝而珠貝得之天而具於人身有之則明德內炳家有之則厚德外潤國有之則　朝廷以重府庫以充宗廟以華四表以光是則儒者之珍也藏之方寸之間列於几席之上其氣上徹而旁達無高弗格無遠弗妥無幽弗屆無深弗入必如是然後足以當國珍之稱國珍其尚遵父師之訓顧名字之義反求諸身心益自敬謹而思有以爲天下國家之所貴重也哉

蔣冕敬之字辭（有序）

清湘蔣冕予故人河西縣令希玉之子也年十五領廣右解首明年試春官卒業太學與其兄昪以故人子來見未幾又介其父執陳郡博先生執贄求從予學爲古文辭又明年昪爲之加布於其首旅邸草草雖弗能戒賓備禮然名必有字字必有辭不可缺也既冠來拜予求字乃命之曰敬之又爲之祝其祝辭

於乎予老矣而冕年方艾予不日歸老於山窮水絕之處不能旦夕常相敎益也冕乎聞人呼汝之字恒如聞予之聲出於心而宣於口誦乎此辭恒如予之丁寧告戒以親臨乎汝之前也聖賢事業基於敬之一言其尚念念不忘而進進不已也哉　辭曰

人之有身首爲之元身之有章冠爲其尊戴冠在首法天之象冠中有冕人君所尚其上有延前後有旒文而得中孔子從周居衆體上人所具瞻惟敬斯尊惟敬斯嚴內存外形儼望而畏一弗敬焉則戾乎是名爾以冕式克似之父命斯在烏乎弗思旣冒冕名當實冕德冠雖非冕視冕爲則首容必直心德惟欽如大君在上如上帝是臨戴天以行念念斯在出入起居罔敢或怠字汝以敬祝以斯言終身服之奉以周旋

韓儉克愼字說

文昌韓儉領鄉書試春官不偶卒業太學適其同學林徽時文亦應貢來　京師儉謂徽曰某名儉而字克用未有發揮其義者幸在大司成先生門下欲得

一言以爲終身佩服敢煩吾子達之徵以爲言予惟儉而字用其義狹矣是就一事而言非所以進之於遠大也乃取伊尹告太甲之言易其字曰克愼而又爲之說焉夫儉有两義有節儉之儉有儉約之儉所謂儉約者不侈然以自放之謂雖以孔子之聖亦必有是儉德於温良恭讓之閒然後德備于己而光輝著乎外焉況衆人無聖人萬分一而可以不儉乎哉然聖人之儉德自然而有者也衆人無聖人之有其於是儉也可無愼哉尹之言曰愼乃儉德惟懷永圖噫儉之一言永遠圖謀之本愼之一言收斂身心之要儉也其尚顧汝之名凡事以儉約爲本如禮所謂言必稽其所從行必稽其所蔽可也念汝之字凡事以謹愼爲心如傳所謂戒愼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可也儉乎因其名與字而反求諸其身與心兢兢焉常念孔子以約失鮮之言愼儉德以懷永圖期必幾乎商阿衡所以告其君者焉愼之愼之念念在此而不已等而上之則雖愼厥身脩思永如皐陶所以告大舜者亦有可馴致之理也自古聖賢進德

之方不外乎此勿謂聖賢非衆人所能學而乃自暴自棄焉語不云乎取法乎上僅得其中於是乎爲韓儉字說

馮顥子克字說

吾邑之鉅家曰馮氏馮氏之彥曰仕魯仕魯第三子顥予長女子壻也從其姑之夫鄉貢進士王克信來京師講易以爲進士業將歸克信謂予曰顥名而未字盍字之予字曰子克復請申其義按字訓顥大也而又謂之顥者大兼形氣而言顥則似專以氣言焉人天地生者也天地至大者也人至小者也人以至小之形軀而欲全天地至大之氣體其道何繇亦惟克之而已矣克得盡時則上下四方之宇古往今來之宙皆吾分內事也然則所謂克者夫豈易盡耶必有其本如孟子所謂先立乎其大者必有其漸如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克之則克實而有光輝之地可造而顥在我矣自有書契以來已有此顥之一言至於有宋程太中始摘以命名其子所謂明道先生者自是以來凡讀書者至於斯言未有不惕然起敬者蓋

字以人而重也今顥承其父命用大賢名以爲已名其所以惕然起敬者宜何如哉盍思之曰我之名大賢之名也大賢之所以爲大賢不過盡人道而已人之道天地之道也人道盡則天地之道盡矣道有未盡必思所以克之涵養用敬進學在致知此程門教學者入道之要也克之之道莫先乎此顥其勉之哉勿徒誦曰此大賢事非我所能爲嗟乎旣受其名烏可不任其實哉

王文謨字說

昔者史臣紀聖世君臣之功德以示天下後世也於堯舜曰典典常也於禹皐陶曰謨謨謀也所謂叙其君臣之間嘉言善行以備二典之所未備其間義理精深言辭簡奧是誠萬世之訏謨天下之至文者也鄉友王謨字曰文謨謨而又加以文其義蓋取諸此云文謨旣冠而字踰十年於茲矣今年會試來京師間過予請白其名與字之義且曰古人謂衣服在躬不知其名爲罔況名字之切於身心又非衣服在躬之比苟不知其義其爲罔也孰甚焉願惠以一言發

其蒙昧庶幾聞人之呼之也口應之而心無疑幸莫大焉予曰子知乃翁所以命子以斯名之意乎其所以期望於子也遠矣大矣夫人有子則必教之以習夫六藝之文而期之以立夫古人之事業古人之事業孰有大於禹皐陶者乎所佐之君則堯與舜所成之治功則時雍而咸寧後世之人臣有能彷彿其萬一者乎觀其推允迪謀明之義而至於邇可遠也廣知人安民之旨而至於哲而惠也衍九德之用而至於五辰順而庶績疑也五典之叙五禮之秩德而命之罪而討之人也而係之天天聰明曰自我民天明威曰自我民天也而歸之人都俞吁咈心心相契何如何言言相賡味其言玩其氣象宛然如在一時同一堂親見其人親聆其語也夫是謂天下之至文夫是謂萬世之訏謨乃翁命子以謨而或又加以文而字之是蓋以禹皐陶之事業而期之於子也子可不知所自勉哉勿謂聖凡異稟而古今異時非今我所能爲也蓋稟雖天而爲之則在乎人時雖今而古人之事亦非不可爲也若然則天在我而古在今矣

聖賢豈終不可企及哉勉之勉之無忝若名與字則無忝乎所生矣文謨再拜　敬受教於是書爲說以貽之

雜著

貪泉對

景泰辛未予歸自金臺舟次羊城之石門舟人曰噫此貪泉也慎勿汲之予聞之合舟觀焉嘆曰古人云飲此水者一歃則懷千金又云飲之者見金寶之多思以兩手攫而懷之信有之乎予試飲焉以驗其如何既而自念曰濟水可以墜瘀菊泉可以延壽遼之侵潤能使人多髮晉之碧石泉可以愈痘泉以貪名理或然也設入肺腑而易吾儀焉豈不爲終身之累乎遂中輟而不飲歸而臥諸船窗之下恍惚之間若有聞者曰僕石門之神也受汚辱之名數千百年於茲矣未有爲表白者幸子之來爲我一洗之而子之所見無異庸衆人乎將何望焉請爲言之若謂泉之果能貪人也吏於茲土之多孰若居民乎民之飲茲水者日以百計歲以萬計自有此泉以來民飲茲者豈可數計哉吏之吏茲土者不及民百之一而又不皆由茲道以行而道此者或數日一人或閱月一人或數月一人總其歲之久不過數十人而已然其過也或憩焉或不憩焉其憩也或飲焉或不飲焉然所謂貪者恒見於吏而民不與豈不識不知者其心能常而讀書明理者其心易變也抑豈常飲者習而不覺而暫飲者卽動其心耶不然則泉之貪人亦有所擇耶皆不通之論也僕聞古之貪者有藏金以塢者夜算牙籌者胡椒五百斛者黄金至五橐驢者豈皆官嶺南而飲此泉耶不然何貪也嗚呼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不誣之以貪而獨我誣不亦寃哉彼其以廉以清名者一又何幸歟今夫官吏之所宅者會府也郡邑也城市鎮坊也而吾僻在郊關之外且一舍許特過道焉耳過者孰若居者之多且久乎大凡官署必有井也日日以汲焉飯水淅也酒水釀也湯水熱也手水盥也面水頮也口水潄也髮水沐也無一日無焉者也彼之用久且數也如是顧不能使之貪一歃吾者卽欲手攫珠璣心懷千金何神且速哉豈彼

寔頑不靈而吾獨靈歟噫有其實者無其名而名乃加於非其實者何居必欲名實相符必有歸矣僕聞之羊城之中越臺之下有九孔泉焉色清而味洌最宜於茶汲者日以千數請以是名加焉庶乎稱其情也竊聞吾子以文翰稱毋惜一開口之勞以辯我千載之誣豈不有補於名教也乎予唯唯而覺起而錄之嗟乎貪者人心陷溺然也果何預於泉哉不此之咎而彼咎焉宜其忿忿不服也有人於此穿窬而盜也爲吏所獲將寘於法則方自解曰非某敢爲盜也吾之井泉使然也則爲廷尉者將信之乎其不信也決矣由是觀之則泉不能貪人也審矣大抵嶺南之地多南金珠璣玳瑁犀象海貝異香奇物皆他方所無昔見者鮮不爲之動心焉且又去中國特遠吏之贓否鮮或上聞而其民素柔懦甘受害而不辭故吏得以恣其溪壑之欲貪風恣行上下交利漸染成俗一或屹中流之砥柱則怨讟叢之矣是以士之素負名節守廉恥者未入其境罔嘗非其人一踰梅關泛湞溪則其心與昔所非者合爲一矣人見其然因以

是目之是豈水之罪哉嗟夫使人皆吳隱之也雖日飲石門之水不害其爲廉使人非吳隱之也雖不飲石門之水不害其爲貪貪與廉在乎人心不在於水也雖然是泉也不幸爲貪人所飲亦猶冉溪因柳子而愚也雖名之以貪也亦宜明年三月望日書

書貪泉對後

嗚呼貪人眞可畏哉飲於泉而泉汚世因以惡名加之則夫官同僚任同事居同室者豈不爲所汚哉然人知以惡名加諸彼而反遺乎此何哉

鏡喻送李景脩

景脩爲令于江山將行過予顧豐軒告別坐定起而言曰某奔走仕途逾十年幸得一官惕然反思所以免罪累而未能締交子最久宜相厚何以教我時予座偶適有鏡懸焉乃指而告之曰若之處世能如是物則可以善勝而不傷矣景脩曰何謂也予曰是物也明而不用其明非不用也不自用也應物而生其形隨形而與之影物來不迎也而亦未嘗拒也物去不將也而亦未嘗留也姸者應之以姸媸者應之以

媸其姸其媸其固有也吾隨而姸媸之非有心於姸媸之也直者應之以直曲者應之以曲其直其曲其本然也吾隨而曲直之非有心于曲直之也本媸也而欲吾應之以姸不可得也本曲也而欲吾應之以直不可得也始以媸來繼而易之以姸吾亦遂其姸不咎其往也始以曲來繼而代之以直吾亦遂其直不泥其迹也以至於大小長短方圓肥瘠深淺莫不皆然各形其形而所以形形者未嘗無定形各色其色而所以色色者未嘗無正色面焉斯照背焉吾弗知也近焉斯照遠焉吾弗知也不察察以爲明不規規以求照未至則弗逆旣至則斯應旣應則不藏如是則於物也無忤而在我者無傷而鏡之妙用止於此矣雖然用之之妙由其體之之全體之所以全固本乎鼓鑄之功而用之所以妙則在乎磨拭之勤使在我者無其體固無以應物矣有其體矣而所以拂拭濯磨之功須臾有間吾見其垢翳昏蝕則雖泰山頽乎其前而不之見矣況秋毫之末哉此古人大學之教所以必先乎明其明德也歟景脩再拜曰敬受

教子曰未也是鏡也所以置之者在阽危之地所以懸之者無壁觳之物其能久照乎曰不能也子亦曰不能也夫君子之處世固不可以有其心亦不可以無其心虛者其應物之要乎敬者其守身之本乎持是二者大而天下遠而夷狄無所如而不可矣一邑令云乎哉吾子其勉之

考隸送張正夫

字有五體曰篆曰八分曰隸曰行曰草古所謂八分卽今之隸古之隸卽今之所謂楷世俗傳舛襲僞往往反稱之其來久矣字學之興自蒼頡始三代以前率用古文至周宣王始有大篆秦始爲小篆秦旣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始令隸人佐書謂之隸字漢初王次仲又爲八分其法在篆隸間自秦漢以後唐宋以前凡典籍所載文章所紀皆謂楷爲隸未嘗易也至宋歐陽子集古錄凡漢刻皆自爲隸世人見漢隸稍異於鍾王遂謂八分爲隸相承至今世之通儒學士因之有不暇考者多矣間爲士大夫言之或爲所嗤因考秦漢以來儒先之言次第如左以證之按

漢崔瑗草書體曰爰暨末葉典籍彌繁惟作佐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又簡略成公綏隸體曰蟲篆既繁草書近僞適之中庸莫尚於隸庾肩吾曰隸今之正書也張懷瓘亦曰隸書者程邈造字皆眞正亦曰眞書蓍亦典籍字有五體有古文大小篆八分隸書而不及楷任分言五體有篆八分眞行草而不及隸郭忠恕亦云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其言八分與隸先後雖異然亦只言隸而遺楷焉由是以觀則隸爲楷書而八分爲隸無疑矣延平張端正夫甫留心古學者也今年以薦來自八閩過予因論字學偶及於斯正夫曰曩某道盱江拜程奉常先生南雲其言亦若吾子也忻然領會予喜其眞用心於古而有得焉非徒然者也於其行作考隸一篇以送之（天順一年）

事宜

兩廣用兵事宜

伏以　朝廷以兩廣賊勢已極議調官軍萬人制諭總兵官討之夫調軍止於萬人以言殺賊則不爲多以言供餽則不爲少況今兩廣人心物力軍馬財用大非顏總兵時比當是時賊徒未甚多軍威未甚挫民財未甚竭人心未甚離凡事易於措辦自其行師無律而我之軍威始不振自其縱兵擄掠而民財始大屈自其殺平民以爲功而人心始日離賊徒始日盛不幸而繼其後非盡反其所爲決不能成功也爲主帥者必廉以持己仁以存心信以待人嚴以立威然後倡勇敢以作士氣通下情以收羣策則賊平可期矣雖然此主將之事也愚無庸論所有短見數事條列于左容或俾行軍之萬一焉

一今日兩廣用兵之策大要有二焉曰逐曰困而已非謂不必攻與戰也所以攻與戰者則在乎因機制變不可以逆料遙度也蓋賊之在廣東者當逐之在廣西者當困之逐之使其歸巢穴困之使不得出沒則賊坐斃矣何也蓋廣東本無賊賊之來皆自廣西而後居民之無所依歸者爲之驅脅於是爲賊耳使廣西之徭盡歸巢穴彼必不能獨立此所以必行驅逐之策也兵貴神速廣西之賊非

所不欲一鼓而直抵其巢穴禽獮而草薙之但山嶺崎嶇蹊徑狹窄雖有百萬官兵亦無所用之此所以必行坐困之策也

一所謂逐之之策葢廣東十府賊所殘破者六府其地方相去一二百里或六七百里或遠至千里我出此賊往彼我往彼則賊出此巧相迴避所以不能成功若從一路逐之必不可得須分數路然後處處相遭彼來迎戰則與之戰彼不敢戰只得歸其巢穴耳所以逐之又當分爲四路皆會於潯州其一路自廣州三江口趨肇慶府歷開建封川等縣泝流而上至藤江直抵潯州其一路自肇慶府之新興過陽江抵高州府界擣電白信宜由間道經岑溪等縣界會于潯州其一路自藤縣直泝北流江登陸由鬱林博白陸川出石城抵雷州復自石城往廉州之靈山下橫州亦會于潯州其一路自廣州之連州經賀縣出平樂縣亦會于潯州所至之處必須窮搜極追且招且剿驅之出境而後已然愚所擬四路亦約其大畧而已若分兵或多

或少遇賊或邀或伏又在臨時處置

一所謂困之之策葢廣西猺寇如柳慶等府脩仁荔浦等縣處處有之惟潯州大藤峽爲大大者旣困則小者不足平矣葢大藤峽前臨河道後抵柳慶左界昭梧右接邕貴其中皆是高山峻嶺只是刀種火耕蓄積有限惟憑刼掠爲生况其所種之田盡在山外大軍一至四面分守據其要害截其出路彼不得擄掠又不得耕種不過一二年則自斃矣其餘龍山栗山等處可以次第剪除

一向時官軍屢征大藤峽不能成功者葢由每年霜降以後方纔進兵此時賊已收穫預將禾米收藏峒穴所以官軍不能久困之今大軍之行必須以今年七月至潯州會廣西總兵等官相地安營分兵亟出蹂躪其青苗使其今年無收如此則彼不虞我師之至出其不意則氣奪矣然後次第脩葺營壘以爲久困之計不然仍循舊例必霜降然後進兵則今年爲徒行矣

一屯軍爲久守之計宜調梧州藤縣等縣潯州桂平

等縣民丁免其糧差俾其屯耕山下賊田時出官軍爲之防護

一今之賊徒所以倍蓰於前日者其禍起於前日總戎者之濫殺無辜也蓋此輩是平民方無事時輸賦稅供力役養兵奉吏將藉以爲已之保障一旦外寇入境焚蕩其室廬戕殺其親屬欲入城則閉門不納將入山則又與賊遇倀倀一身四顧無依不幸爲賊所虜姑從之以延頃刻之命賊劫持而虐使之行則使負擔息則使樵爨攻城則驅之以當矢石反奔則棄之以遺官兵僥倖不死賊去之後仍趨官府輸賦役如常時其心固自諉曰我之從賊豈得已哉他日賊平我等俱故良民也忽聞大軍之來喜得更生謂可以復見天日矣大軍既至其眞爲賊者皆相率遁入深山了不可得顧將不得已從賊者甘言秘計誘而出之殺以爲功由是不得已從賊者皆甘心爲賊矣興言及此誠可憫傷今之爲總帥者宜深以前事爲戒旣至而會三司官設法遣官出榜招諭或給以印信票帖爲

照其榜文須明白痛切明言前人之失決不效尤或時召其父老人等至於軍前指天發誓使其坦然不疑雖其平日從賊明有顯迹若能翻然改過從善亦曲加寬貸或許其殺賊贖罪若其人不係賊所逼脅公然乘機自行劫殺者不在招撫之限

一兩廣之人衆口一詞不願再調官軍其故何哉蓋懲前日官軍之害尤有甚於賊也蓋總兵内官帶去旗牌等官及試驗報效等項名色此輩善良者少兇惡者多其中未必皆是總帥等官親昵故舊多由囑托買求志在貪功利己非眞欲圖補報也其在營哨則凌轢將卒過州縣則劫制官吏居城郭則專利入鄉村則擾民當矢石則在後報功次則爭前所以使將領不和軍士離心人民失所皆此輩爲之也達軍雖曰鷙猛然性頗質朴所以誘引使之爲非皆此輩也今旗牌等官宜於見調軍官中選用其餘跟隨之人雖總兵官亦不許過二三十人其餘假以試驗報效爲名者一切不用必不得已亦須編成隊伍與隨征官軍一例差遣

一管軍頭目所以不能鉗制下人者非但號令不明亦將以賴其用不免曲爲之地也宜特差強幹御史或給事中一二員不與軍事不入營哨不通行移專奉　勑書隨軍所在糾察凡一應官軍敢有虐害居民妄殺無辜欺凌官吏奪人財物姦人子女者卽便指實奏　聞區處縱有軍功亦不收敘如此則官軍知警居民有所恃賴

以夷攻夷策之上者也廣西左右兩江土官衙門大小數十自來皆服調用近年以來總戎者處置

多失其宜以故調之多不時至宜差廉能給事中一員齎　勑獎勞之俾其加倍起兵躬領赴軍前聽調許以成功之日重加陞賞給以　誥命封贈其父母妻室

一所調各處土官旣至加厚餉賞俾其親立領狀各認地方從所徑便自抵賊巢所得賊之財物盡數與之官軍人等不許抽分科奪及其所俘獲賊屬許得變賣則人自爲戰勇氣百倍矣

一廣西地方素不產鹽而兩江尤爲難得但私貨者多遂不甚貴宜嚴鹽禁不許於土官衙門發賣則土人以鹽爲貴然後用之以爲賞勞土兵之資亦爲則例獲一功者賞鹽若干

一總帥所至宜延其父老及致事聽選等官家居者舉人監生依親者訪問賊情地勢俾其各陳所見裁擇行之如有願隨征者聽

一官吏軍民人等有父母妻子被賊殺害有欲報讎許赴所司報名編成牌甲名爲義兵隨軍調遣

一賊所以取勝而我軍所以畏之者以毒矢耳宜令

各處訪求善爲解藥者多方製合給散每隊專委一人掌管

一官軍所至之處如有商販之人隨行貨賣酒肉等物宜嚴禁官軍人等不許强買豪奪則軍中食物不缺不致生疾

廣東備禦猺寇事宜

兩廣同爲嶺南地其地勢土俗大段不同廣西山嶺崎嶇林薄深阻其中皆猺獞窟穴編民錯居其間廣東十府惟肇高廉三府地方與之犬牙相入雷州惟

遂溪縣廣州府惟連州與之相附近其餘皆濱大海地勢平易無有山林險阻自洪武永樂以來　朝廷惟命總兵官鎮守廣西而廣東一方惟以備海洋倭寇爲急未聞有猺寇侵犯也自廣西總兵官山雲物故之後繼以安遠侯柳溥又繼以田眞自是以來爲總帥者遞相祖述類以忠厚存心不復有山雲嚴毅之風自此賊勢漸熾然亦只爲廣西患也而未及於廣東景泰改元廣東又賊黃蕭養作亂調廣西狼兵剿殺自此以來猺獞始習知此方山川險易地里遠近所歷城邑知其無備又與官軍共事知其脆弱無能爲由是竊犯邉境然惟在於傍近村墟劫掠民居而亦未嘗敢離巢越境遠攻城邑也而我官軍承平日久不識兵革一聞賊至喪心失魂望風奔潰守城者閉門不出守堡者捨營遠避棄民與賊縱其殺戮由是賊益猖獗縱横自如若蹈無人之境遂至陷城邑掠吏民遇有所獲束縛以需收贖屯聚旬月不復畏憚甚且三五分散無分部伍沿村搜索無敢誰何竊觀此賊素無紀律不相統屬又無堅甲利兵深謀

奇畧亦非矯捷難制如西北之戎狄也其前後所陷城邑往往皆是晦冥之夜乘人懈怠架梯登城守城官吏亦非食盡援絶力屈不支盡是因循放肆爲彼所乘而已近年以來兩廣城池爲所陷何啻十餘幸其志在子女財帛旣得卽去使其得卽據之其害可勝言哉失機官軍畏罪之及隨卽迯遁合干上司畧不追究彼此傚傚遂以失陷爲泛常事然此時賊只八九十爲羣至多亦不過四五百人而已近因總兵顏彪大征之後賊衆遂多至於踰萬少者亦不下三三千人推厥所由盖是此輩皆是良民方無事時輸賦税供力役養兵奉吏將藉以爲巳之保障一旦外寇入境焚蕩其室廬戕殺其親屬欲入城則閉門不納將入山則又恐遇賊倀倀一身四顧無歸不幸遇賊姑從之以延頃刻之命賊劫持而虐使之行則負擔息則樵爨攻城則驅之當矢石又奔則棄以遺官軍僥倖不死賊去之後乃趨官府輸賦役如常時其心若曰我之從賊豈得已哉他日賊平我等皆故良民也忽聞大軍之來喜得更生謂可以復見天日矣

大軍旣至其爲眞賊者皆相率遁入深山了不可得顧將不得已從賊者禽獮而草薙之用以爲功以希官賞由是不得已從賊者皆甘心爲賊矣賊日益多民日益少職此之由也今高雷廉三郡居民十去七八驛道草木蕪塞無復人行數百里間寂無烟火鷄鳴犬吠之聲殆絕不得盡力耕種今將十年矣惟城邑間有城隍處僅有存者然又城門晝閉食用不給積氣成疫死亡相繼幸不死於兵又死於饑幸不死於饑又死於疫天之禍此方人之何酷耶傳聞其事

可爲心痛而耳目所及者恬不一動念獨何心哉然此旣往之咎方當慮方來之策此時猶有可爲者過此無及矣謹條所見爲合行事宜如後

一向時官軍征剿蠻寇往往不與之遇葢我出廉州則賊往高州我出高州則賊往肇慶所以不能成功今三路並守則賊之入境無往而無備虜掠無所得久久自息矣議者多謂兵須合一則力專殊不知地界不分則守備者得以互相推調不肯用心必須各守其分地則責有所歸遇有賊入境卽便遣人飛報各營使其知預備或截殺或揞伏隨宜處置如果賊勢大至不能敵則急飛報二營併力剿殺并行廣西守把官軍邀截其歸

一高雷廉三府地界當其中皆有官路路之東北近海者盡是平地路之西南邊廣西者半是山嶺賊之出沒皆必歷山嶺而後履平地宜差官相視于嶺中間溪徑可塞者塞之鄉村不可守者棄之擇其要害賊所必由之地立爲營堡差官軍守把扼其來路然亦不須多立恐調官軍不敷

一賊之陷城掠村多是掩襲無瞭望者故也宜于官路左右及邊界去處設立烟墩砲架置鼓柝烽火撥軍丁或民壯守瞭大賊至則放砲小賊至則擂鼓使知所備

一賊所以能竊入城池者葢是軍衛有司彼此相推以至失誤今後府州縣有衛所去處宜將正軍盡數撥于近城三五里或十餘里要害處立柵守備所以然者屯軍近城使其彼此牵制賊來不敢舍柵犯城也其城池責付有司正佐官員設法與衛

所掌印官率領軍丁老幼共守其無衛所去處令有司率民壯自守而鎮守大臣又移文軍衛有司責以大義俾其與城相爲存亡仍令寫立保守城池不致失陷結狀按月繳報合干上司遇有失陷并坐有司不但專罪軍官

一賊勢所以猖獗者葢以守土官員畏以失機獲罪往往互相蒙蔽不肯申達今後遇有賊寇掠殺許令有司大小衙門徑自申　奏或被害之人自行赴京申訴如此則可以消壅蔽之端不養寇以成

大患矣

一廣西地方近年以來凡無城池去處人民自相團結聚爲山寨賊來則入寨自保賊去則下山耕種廣東地方惟開建瀧水封川三縣可依此法行之其餘地方山嶺頗少宜於官路東北近海去處擇地聚民團結爲村立木爲柵開土爲塹塹之外種竻竹植尖木列竹簽圍繞村鄉三五里隨勢設法塞徑路斷河橋每村約一二百家或三五百家娶其父母妻子財畜其中則民必堅心守死矣仍令官軍於官路中巡哨扼斷蠻賊往來之路每村各立烟墩遇有警急卽急收牛畜閉門自守仍禁往來巡哨官軍不許入村侵擾違者治以重罪

一每遇人民耕作收穫之時分散頭目統領人馬於緊要去處截路埋伏擁護人民或主將親率頭目耀兵近地使彼知懼不敢入寇

弘治三年春三月望日男敦編次

天啓元年仲春望日七代宗孫爾毅重編

爾懿同編

毅男兆昌（朔昌）校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二十一　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二十二

大學士謚文莊瓊山丘濬仲深甫著

賦

後幽懷賦（有序）

昔唐李習之作幽懷賦宋歐陽子讀之嘆曰使當時君子皆易其嘆老嗟卑之心爲翺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朱子楚辭後語亦取之以繼騷經之後予讀之切有感焉作後幽懷賦

嗟予生於遐僻兮夙有志於匡時理無一而弗究兮

事經目而輙思幸致身於承明兮冀少見於施爲紛時制之各異兮羌所見之多違歲冉冉其將老兮顧所懷之弗遂徒兀兀以勤劬兮竟莫成乎一事撫中懷而有惜兮竊祿食而深愧恐終待而無時兮思從此而遠逝念明時之難遇兮心欲去而弗忍也戰兩端於胷中兮病悄悄如將隕也慨昔賢之賦所懷兮鄙衆人之嘆老嗟卑兮則以爲舍位與時兮雖有道兮其焉施悼往者之不可復兮而來者之尤不可期爰因往以推來兮灼此理之無疑藐一身何足惜兮

願賦畀之甚大人皆放乎一己之私兮孰究夫天下之利害伊昔裔夷之僭夏兮易天地以倒置宣尼春秋之謹始兮變乃驗於千八百歲我　神祖之挺生兮載啓天而奠地泄上帝之幽憤兮伸華人之鬱氣大功垂於萬世兮百王邈其難配付　聖子神孫於萬年兮圖乂安而長治懸爵祿以待賢兮明經術以造士何紛紛而靡靡兮杳不知其所自忽事幾而不爲之審兮撫其時而棄之置其身于安逸兮忘其生之所係曰大廈不假於一木兮然廈非木又曷以成

也人人皆謂然兮又將責誰以支撑也噫今人非不古如兮習俗使之則然駕大輅以衆馬兮禁其用古法以爲旋驥伏櫪以老死兮尚按圖以招延嚮教之以何物兮今惟取其貌言許曰已矣乎世固莫吾信兮余將喋喋其誰語世雖斯今兮余惟視之以古抱直道以終身兮矢不負乎尼父（成化六年）

石鍾山賦（有序）

石鍾山在湖口縣東坡居士遊山記千古無改評矣曩予嘗遊其地誦其詞而又竊有所見焉夏官

郎中王君尚忠縣人也近出示其圖求賦玕江何秋官廷秀旣爲君賦之矣大率本坡意而廣之意盡而語工予無容其喙乃即所見爲後石鍾山賦云

巍乎高哉茲山之天造地設也扼彭蠡之口拉岷江之脇鼓天聲而震動横地軸以鎮壓豈非東南之巨障湖江之奇絶處乎爾其氣勢龍從岡巒嶫嶫衍駛駛之幾里崇崛疊之萬疊危臨深而欲墮直倚空而如截下瞰馮夷之府上峙瞿曇之宫洞空明兮穴竅蓊蒼翠兮杉松予嘗艤舟其下履險陟崇旁窮幽而探微盡詭狀兮奇縱望天塹之渺茫極岳祠之穹窿適晴空之過雨晃晨曦之昭融雲澄澄其歸岫波沄沄其成溕萬籟閴息一碧連空於斯之時但見石之爲石千態萬狀惟外而空中而竟莫得聞噌吰之無射窾坎鏜鞳之歌鍾也予乃悠然以思悚然以興挾厥山之所元兮始於酈註之解桑經繼以少室山人之博兮終以東坡老仙之精曰古人之名山兮多惟其形夫何獨茲一拳兮乃不以形而以聲矧石之在水兮不能自鳴必風濤之搏激兮然後滂湃而訇砰風或有時而息波亦有時而平名山者顧舍其天然常有之巍巍而下取夫適然作輟之硿硿吾恐君子之正物名以明民不如是之浮緩不情也於是呼兒挹酒泛之巨觥醊江流酹巨靈起而問諸以訂茲山之所以名（成化四年）

南溟奇甸賦（有序）

伏讀　太祖高皇帝御製文集其勞海南衛指揮勑有曰南溟之浩瀚中有奇甸數千里地居炎方多熱少寒是時瓊郡人職方僅再朞其地在炎天漲海之外荒僻鄙陋而我　聖祖即視之以畿甸而褒之以奇之一言豈無意哉謹按文集若干卷其中勞天下軍衛詔勑何啻百數大率敘其邊徼險遠將領勤勞征戍艱苦而已未始有褒美其疆域若此者噫　聖人之心與天通物之美惡必豫有以知其後之所必然於千百載之前則夫吾郡之在今日民物繁庶風俗淳美賢才彙興無以異乎神州赤縣之間且復儁邁奇詭迥異常儔有由

然哉濬世家于海南北學于中國偶有所見謹拜手稽首而爲之賦曰

爰有奇甸在南溟中邈輿圖之垂盡綿地脉以潛通山別起而爲崑崙水畢歸以爲溟渤氣以直達而專勢以不分而足萬山綿延茲其獨也百川瀰茫茲其谷也豈非員嶠瀛洲之別區神州赤縣之在異域者邪有奇一士全鍾其氣北學於中國頡頏乎天下之士於是叫閶闔呈琅玕翱翔乎玉堂徘徊乎道山肆言六合之外馳騁百氏之間自詫所生之奇勝敢爲

高論恣爲大言翰林主人聞之駭而訝焉曰吁子來前子生寰區之外漲海之邊學何所受道何所傳何所從而至此何所見而云然試爲我一一言之吾將即子之所云云者以紀載於簡編士曰唯唯乃作而言曰自夫天一生水融而爲川地十成土結而爲山川者天地之血脉山者天地之肌骨血脉流行於肌骨之中浹于中而外出出乎外而環其中是爲一大堪輿也具元氣之渾淪容日月之出沒然而大堪輿之外突起於浩溔之中而爲小堪輿者又不知其凡

幾窟穴也是故其大而顯者爲帝王之宇其小而幽者爲神仙之丘帝王之宇是爲神州赤縣神仙之丘是爲員嶠瀛洲一則非骨蛻羽化莫能到而非常理一則雖聲明文物之所萃而非眞游惟走所居之地介乎仙凡之間類乎島夷而不夷有如仙境而匪仙以衣冠禮樂之俗居閬風玄圃之墺勢盡而氣脉不斷域小而結局斯全九州一大宇茲爲其奧四海一通川茲爲其竅上至北極僅十九度於天爲近遠至神京幾一萬里於地爲大荒茫巨浸兮與天爲界漠

漠平川兮壯地之介豈非天造地設藏此奇勝於遼絕之域用以見天聽之孔卑表王化之無外耶其爲甸也可謂奇矣然奇而不怪焉翰林主人曰子之言辯矣豈其然歟載考諸古茲地禹貢之所不載職方之所不書郡縣始漢武之世分野僅星紀之餘在漢七世固嘗棄之蓋不以之爲有無也且甸者王畿之名非所以爲遐外之域奇者殊常之稱不可以加寂寞之墟子之言何所據而云乎士曰茲豈走之言哉於是乎惕然興悚然懼舉手加額北望何天百拜稽

首而颺言曰此我　太祖聖神文武統天大孝高皇帝金口之所宣也大哉皇言乎自吾茲地而得茲言地益增而高物若加而妍山林草木濯濯然如在昆吾御宿之近封疆畛域整整然如與侯服邦畿以相連嗟夫地以人勝從昔則然蘭渚以羲之而著天台以孫綽而傳夫以殘山剩水之勝一經騷人墨客之所賞詠尚揚芳於四外流美於當年矧茲奇甸環海以爲疆者餘二千里縱步以行兮地雖甚遐仰首而觀兮天則伊邇一經大聖人之所品題山勢駿駿而

內何波光躍躍而立起物則且然人可知巳然則走所言者豈無所以邪主人乃仰然而思俯然而嘆曰良有以也願聞其所以主曰走也少而游庠序壯而走四方雖生於是甸之中而甸之所以爲奇也容有所不能詳蓋嘗歷考夫禹益之所紀緬想夫章亥之所步古往今來之宙上下四方之宇天左舒而起牽牛地右闢而起昴畢天有四維地有四極東至於泰遠西踰於邠國南訖于濮鉛北底于祝栗管子言名山三千墨氏云名川三百三百之川總歸匯于東南三千之山皆發源於西北是則海者川之所委嶺者山之所積茲甸也居嶺海之盡處又越其涯而獨出別開絕島千里之疆總收中原百道之脉者也原夫天下之山皆自夫崑崙而來越戎而夏出險仰夷分爲兩戒折爲三支其中一支自中條經淮越江而極于衡霍遂散亂而分披至北而地勢將盡乃益險巇嶄巖嵒嵲嵂崪峍嵉孰知一脉透出於瀛海之外其地可畫而井無以異於秦晉之近圻觀夫天下之川皆至於溟渤而止滔滔汩汩雖日趨於東然皆折於

南西而後巳大起而爲國都小起而爲洲坻其尾閭收萬水而潴衆流遂浩溔而無涯涘自此而水勢益下弱莫能起漻瀉沆瀁渺沔灌济孰知一島孤峙于瀛海之中其地可葦而航無以異於湖江之流水海可度兮不踰百里山可登兮不踰尋丈舟之行也朝斯往而夕斯返人之游也足可履而手可杖意其磈磈磈磈乃爾坦然夷曠意其汗汗洄洄乃爾悠然平漫蕞爾小方外之封疆宛然大域中之氣象陽明勝而氣之運也無息機土性殊而物之生也多奇相

草經冬而不零花非春而亦放境臨乎極邊而匪塞海洩其氛氣而無瘴地四平以受敵無固可負歲三穫以常穰有積可仰通衢絕乞丐之夫幽谷多耇老之叟古無戰場軾語信乎有徵地爲頗善符言斷乎非妄民生存古朴之風物產有瑰奇之狀其植物則郁乎其文采馥乎其芬馨陸摘水挂異類殊名其動物則彪炳而有文馴和而善鳴陸產川游詭象奇形凡夫天下之所常有者茲無不有而又有其所素無者於茲生焉歲有八蠶之繭田有數種之禾山富薯芋水廣魚鱉所生之品非一可食之物孔多兼華夷之所產備南北之所有木乃生水樹或出酎麵包於椰豆筴于柳竹或肖人之面菓或像人之手蠏出波兮凝石鰌橫港兮堆阜小鳳集而色五並鸞遊而數偶脩蝦而龍鬚文魚而鸚嘴鱗登陸兮或變火鳩樹垂根兮乃攢金狗貔緣樹杪而飛馬乘果下而走魚之皮可以容刃蚌之殼用以盛酒波底之砂行如郭索海筵之貝大如玉斗花梨靡刻而文爲楠不涅而黝椰一物而十用其宜椰三合而四德可取木之精

液爇之可通神明鳥之氄毛製之可飾容首有自然之器具有粲然之文繡天下皆有於菟茲獨無之豈天欲居民之蕃息於此常夜戶不閉而無觸藩之虞乎江南皆無蚺蟉茲獨有之豈天欲寓忿之又居於此使照壁見喜而無北風之思乎噫斯地也近隔雷廉僅一水耳而物之生也乃爾不同遠去齊晉殆萬里兮而氣之通也胡爲無異若是者雖云生物之偶然安知造物者之無深意也然則茲甸之所以爲甸而奇之所以奇者庸有在於是主人曰然此物之奇爾如人何無乃奇之爲奇獨鍾于物而遺于人耶士曰不然天地盛大流行之氣始于北而行於南始也黃帝北都涿鹿中而堯舜漸南而都于河東其後成周之盛乃自豐鎬又南而宅于洛中蓋自北而漸南非獨天地之氣爲然而帝王之治亦循是以爲始終蓋水生天一而坎位於北而艮之爲山又介乎東北之間自北而東折歸于南其氣之所以融結而流行者非止乎一水一山山之餘而爲嶺水之委而爲海而是甸居乎嶺海之外收其散而一之透其餘而出

之所以通其變而結其解其域最遠其勢最下其脉最細是以開闢以來天地盛大流行之氣獨後其至至遲而發也遲固其理也亦其勢焉是以三代以前玆地在荒服之外而爲駱越之域至于有漢之五葉始偕七郡而入于中國曼胡之纓未易也椎結卉服之風未革也持章甫而適之尚懵而未之識也魏晉以後中原多故衣冠之族或宦或商或遷或戍紛紛日來聚廬託處薰染過化歲異而月或不同世變風移久假而客反爲主劘獷悍以仁柔易介鱗而布縷今則禮義之俗日新矣絃誦之聲相聞矣衣冠禮樂彬彬然盛矣北仕于中國而與四方髦士相後先矣策名天府列迹縉紳其表表者蓋已冠冕佩玉立于天子殿陛之間行道以濟時而堯舜其君民矣竊云所謂奇者顯在物而不在人哉主人乃離席而立拱手而言曰神矣哉　聖神之見乎其所謂奇者蓋至是乎驗矣士曰不然何地不生才而才生不擇地人才之生何地無之奇哉奇哉豈止是哉嘗我　聖祖肇基之初輿圖際天地兵衛極邊鄙絲綸之音雲漢

之章無日而不下無處而不至然而奇句之言乃獨以專美乎玆地非句而謂之句未奇而豫期以奇豈無意哉蓋　帝王之言代乎上帝　聖人之心通乎天地故能握乾符而妙奪神功闡坤珍而幹旋厚勢遠移而近書軌合以皆同質變以文聲教暨而靡異咫尺之間振舉乎萬里斯須之頃流通乎百世化腐槁以爲神奇變雜駁以爲精粹遐兮如邇未焉如旣凢其所期兮罔或不遂引而弗替兮終萬古而常常如是是則斯地之所以爲句而句之所以爲奇雖造設於天地然所以表而章之昭示於萬世者實本乎奉天啓運宰制山河之　聖帝翰林主人聆玆言也輾然以咍憮然以喟曰秘矣哉天之藏此地也遠矣哉聖人之期此地也自夫天開地闢以至今日不知凢幾運幾世矣昔夫開疆辟土以建此區不知凢幾王幾帝矣然而多視之以窮荒或遂至於遐棄孰謂其今日有是哉不假詞臣之代言不出輔臣之建議一旦無上事發淵衷運　睿思形之於言以爲絲綸之製夫豈無所爲哉　皇之言天之意也士言及此

亦奇士哉於是三復士言而繼之以歌曰　明明我聖祖兮載闢地而開天　上帝眷顧兮付以其所覆之全仁周八表兮顧獨惓惓於窮海之一堧奇哉斯句兮何幸得　聖人品題之言千秋萬祀兮長炳炳琅琅乎天地之間

別知己賦（有序）

尚書戶部主事袁君秉中出知梧州府事　命下同朝卿大夫士咸以君爲不當去駭愕嘆惜者累日甚至齎咨涕洟如失左右手然予之於君情好

深至尤非泛泛然者比故於君之去也其戀戀之情視諸公有加焉朋友五倫之一孔子荅魯君問政於四者之倫直舉其目獨於朋友以交言之交之爲言道相合之謂也道不相合則情不相孚故其來也適然其去也漠然其去其來皆不足以動吾之欣戚也吁其來也忻忻其去也戚戚非平日道合而情孚者其能然乎予與君皆出自嶺南均以禮學起家同試南宮游太學而又聯官　朝著非但道合情孚也其出處大畧又相似焉今君一旦舍予以去南北相望天各一方出入無朋會聚不常歲月幾何老將至矣在他人尚齎咨涕洟之不已况知己之深至者乎不揆非陋竊效昌黎韓子之意作別知己賦寫予情以送君政事之餘試一誦焉庶幾千里如對靣也君其念之哉君其念之哉賦曰

余生五嶺之南兮嗟側陋而寡仇驅余車以北征兮行取友於中州匪其人之弗交兮惟直諒多聞之是求紛總總其衆多兮咸言立而德脩亦有良朋兮如

弟如昆薄金石之匪固兮謂蘭芷之弗芬夕連床以共話兮朝並予馬以周旋足縮縮以相躡兮袂翩翩以相聯所與者非海內之名賢兮則天下之善士情亦或吾之同兮道亦不吾之異惟夫君之知己兮乃千百之一二皇天賦之以昭質兮蹇好脩而練要扈蕙茝與菌桂兮芳菲菲其遠到青天白日粲其光兮孰不仰其清明麒麟鳳凰之昭于世兮人皆知其爲瑞禎信一世之偉才兮匪直海內之英嗟予亦越之產兮追逸足以超騰心不約而自契兮德相麗以有

成期追逐於前脩兮洗山川之穢腥恥齪齪隨人後兮相後先以同升亦既聯袂於金門兮曰終遂此情愫也夫何一麾而出守兮羌別予以去也攝提貞于孟陬兮載雙旌以揚揚指斗牛之故墟兮驅五馬以周行蒼梧邈其何所兮歷雲山之蒼茫聆京國之日遠兮喜咫尺乎故鄉悲予心之戀戀兮亮君心之亦然悒鬱悒之無解兮悵臨岐以永嘆幸歲月之未晏兮尚矢言以慎旃慕淵路之賠處兮罄中情以申言許曰始與終兮志不可渝兮內與外兮道本不殊兮惟忠與孝兮臣子之楷模白首相期兮毋中道而舍諸

天順六年

懷鄉賦　送友人劉尚德　有序

每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此唐人詩也嗚呼爲此詩者其能深體人情者哉某去家今十有六年矣鄉土之思無日而不展轉于懷徒以國家之制馳封之典必限以歷官之歲月以故情事尚未申也去年冬友人劉君尚德應進士舉來京師久別而晤不勝空谷足音之喜今歲試禮闈不合而去某於尚德鄉曲交游中最厚者也因其別而動乎情方寸惻然有不能自已者因述中心所懷者以爲賦一以寫吾鄉土之思一以慰吾毋兄之望一以志吾朋友之別云

懷吾鄉兮何所渺雲山兮萬里界鯨波之浩漫兮途有梗之未通曰吾心之切切兮無日而不南征書神想以遐騖兮宵夢寐而靡寧毋氏垂白之待養兮伯兮獨立以煢煢雖顯揚之足慕兮恒喜懼以交并桑梓蔚其深茂兮昔可把而今拱耆舊日以凋謝兮哀纍纍其多壠朝吾登乎金門兮夕偃蹇乎玉堂置身非不高兮信美非吾之鄉入結羣仙之綬兮出聯七貴之鑣游從非不多兮匪吾髫齔之交退默默以獨處兮念平生之往事宛山川與閭巷兮默其可指以示恨無縮地之術兮孰插予以雙翅馳寸心於萬里兮幾將歸兮猶未惟人情同於懷土兮豈以窮達而異彼志得而情遷兮乃獨非人之類年洋洋其日往兮百歲幾何較富貴之與名節兮所得孰多苟情義之不申兮焉用其他幸吾子之茲來兮若聞足音於

空谷也申申告吾以鄉曲之故兮語再三而不以爲賣也或爲之忻忻兮或爲之戚戚或可愕而可駭兮或可矜而可惜或慚而爲之忸怩兮或傷而爲之怵惕崛然而興兮俄然而衰奄然其去兮儻然其來歷寒暑十有六變兮恍如一瞬天人倚伏有必然之理兮孰云邈而難信每促膝以劇談兮輒嘆息而不休情悁悁而不自已兮涕或浪浪以横流方資其朝夕以箴規兮胡數奇而弗售彼惟索驥以其圖兮曾莫知神駿之求君子出處惟其時兮樂天知命夫奚尤又將別予以去兮仍海上之仙丘闡天人之妙理兮傳嗣子以箕裘翩翩然以遐征兮嗟欲挽而莫留矣吾辭以志別兮因以寫吾之心行何以處我兮毋金玉乎爾音自薊北而越南兮閱半載之光陰旣沿復遡止且行兮杳不知山高而海深抵瓊臺而見鄉人兮道予心之永懷也慰吾親倚閭之思兮曰不久請告而歸來也（成化五年）

和韓子別知賦（有序）

別知賦者唐昌黎韓公爲其友楊儀之作也公謫

陽山時儀之以湖南支使來遊公嘆知心之難得好會之不可數爲此賦以別之詞古而意深有非後人所可彷彿其萬一者雖然人品高下詞藻工拙古今固懸絶矣而朋友之誼原於天命之性所謂天理人倫之正者初不以古今智愚賢不肖而有間也予友吳本厚以福建市舶提舉上計諜於京師館於予僅閱月即以事竣言旋予於本厚累世通家且同里閈落地即爲兄弟有非萍水相逢者比於其行也情有所不忍而勢不可留不揆愚陋步韓公韻爲賦以送之其詞異而其情則同也

賦曰

紛交游之總總於天下兮殆周雖雅志於四方曰惟先吾里閈之求夙志同而契合爰互勉以交脩進助余以相善退先我以同愁惟余塞兮斯啓或其放焉是收偕哉罰於鄉校繼奮起於遐陬矢特心以礪節詎忍訴以包羞何宦轍之南北結兩地之離憂嗟六年之一見僅閱月而還輈邈山川之脩阻儵歲月之如流雲從龍以上下葛附木以相樛膠投漆以堅固

舟籍水以行浮顧夫人之弗如欲相從而莫由悵遙天以延佇覺形去而神留

別知後賦（有序）

予友凌江李君時習有志之士也蚤以書經領鄉薦三試春官皆中乙榜當得校官君不屑就最後有司限以年不容辭乃授閩之南靖教諭改永之寧遠南昌之豐城前後掌邑教者餘二十年所至率以身教以興起人才爲已任而於一切勢利泊如也嘗三典文衡初同考河南在江右山西皆主

試一時號稱得人噫若君者豈今世校官中之表表者歟今年需選銓曹陞淮安府學教授予與君同出嶺表方君年少氣銳時謂功名可唾手取於同輩少許可獨與予及寶安袁秉中三人者交莫逆君教外庠秉中選屬地官出知大府予叨登進士選入翰林相去各數千里三人者其心未始一日相忘也君初赴南靖時予與君同舟而南及君自寧遠守制家居予以家艱南還道凌江君遠至大庾下相迎候迨于北上君時在豐城去冬考滿上　京師相聚者幾半年今又舍予以去顧予三人者頭顱俱種種矣秉中以永州知府養病歸寶安不相見者幾二十稔矣而予與君幸頻相會晤今君又幸教淮安郡居兩京間後會有可期者念惟人生以百歲爲期七十者古以爲稀今予與君去稀年僅僅十三四春秋耳自茲以後歎晤之期寧有幾耶則予於君之行也安能嘿嘿無一語耶而其所以相贈處者又豈可泛同衆人者而已耶昔秉中有梧州之行予嘗爲之作別知賦故於君

之行也又賡其意作別知後賦以寓予區區久要之情賦曰

嗟南州之緜邈兮在昔則爲遐荒迨有唐之五葉兮始發乎曲江之張原其所繇以奮起兮有燕國以爲之援予中懷之悁悁兮豈忘情于鄉彥顧時勢有弗然兮地若親而實遼結綬之約雖不可諧兮敢忘乎鷄壇之要念疇昔之游從兮予三人俱老以衰悵一人之先歸兮恐盍簪之無期今子又舍予以去兮焉能黙然以無辭曰道之同兮不以其位心之孚兮不

必其貌情苟無變於貴賤死生迹奚較夫得失同異惟德義之相期斯交情之爲至踵鄉袞之芳躅兮其有在乎吾徒隔百世而同此心兮奚必區區形迹之拘昔孔孟之垂世兮亦傳經以施教固不假乎位與勢兮然後可行其道矧淮海之名邦兮介乎兩京之間中講堂以振說鈴兮列襟佩之兩班明道術以淑人兮敦禮義以正俗懸以待問之鐘兮示以躍如之鵠泰山兮巖巖和風兮熙熙秋陽兮皜皜時雨兮祁祁偉英材之樂育庶斯文之在玆倘心期之克遂又何異乎步趨之追隨

頌

瑞菊頌（有序）

予友何東樊景瞻以禮科都給事中出佐汴藩是歲秋九月菊呈祥於其公宇之庭一蔕三華一時寮寀咸詠歌之傳至京師予聞瑞不虛生其生也必有所爲況菊之爲物芳香清冽稟天地之正氣純粹不雜得天地之正色高潔閒雅全天地之正性有幽人逸士之操有忠臣貞士之節蓋非他草木所可比者予嘗評菊之品當在橘上而靈均之於橘乃特爲之頌至謂其可以參天地而儗之於伯夷而於菊特取其落英之可餐而已而又雜之杜蘅申椒蕙茝之間每爲菊怏怏不平恒有意欲頌之厥其儷於橘而未果適聞景瞻瑞菊之事而有感焉夫菊固可頌矧此又非常之菊也哉則美其德而告其功也固宜頌曰

爰有嘉植號曰精兮受命獨正天之經兮非黃白不御地之恒兮特立不遷人之貞兮有尹之任夷之清兮和如展禽介則曾兩生兮三才之會衆德之凝兮物皆春茁乃獨秋榮兮雨露不能發霜雪不能零兮凡厥有生一華一莖兮胡獨此本參秀並馨兮一星在天下炳其明兮人之三壽于此作朋兮孰曰無知殆亦有靈兮不于其他而生此藩服之庭兮豈天之意假物以呈兮晚節之符壽之徵兮頌以美之以繼楚聲兮

箴

令箴

官之至難者令也令之所以難者政也政之所施有其本焉敬也敬立乎中由是而見之行事形旣端矣表無有不正也由是而施諸人民此之所以感之者有其道在彼則未嘗無其應也承乎上焉必凛凛以畏則獲乎上雖不敢公拒而亦不曲從其非理之命也待乎下焉必切切以憂斯得乎下不適乎己而拂乎人之性也中焉而接乎人必公而恕謙而有禮委曲以詳盡設以己之身處其人之地則人人止其所而各自靖也於乎令之任難矣而爾以初筮之仕得繁劇之邑匪廉匪明匪愼匪勤曷能得其職之稱也勉之哉吏以案牘爲師有所猷爲則繙閱以爲證也政以前官爲比有所窒礙則依緣以爲徑也一邑之事無非己事蚤夜孜孜毋苟安以圖一時之幸也百里之民無非吾人念念在茲惟恐一夫之或病也行其所無事其來不迎其去不將一於靜也不以譽喜不以毀怒一於定也不主先入之言不爭無益之氣已往者不求其故未至者不億其詐一於理而與物無競也於乎本此一敬而愼以持之勤以行之公以

生其明儉以養其廉是誠爲邑之要道處事臨民之龜鏡也念之哉勿謂我言耄而憒也

壬辰科進士奚節自新自幼從予游五至禮部而得一第焉今當強仕之年始得一縣令令七品官爲百里大夫有民人社稷之寄其任葢不輕也而世之仕者逞逞重內而輕外若是者皆爲其身謀非其所以學之初意亦非聖賢經傳之旨也自新將之任求予教言故爲此箴以勉之兼以貽進士之爲邑者張瑛德輝海澄靜之云

忠箴

君者臣之天臣之所以事其天者忠也是忠也與生俱生而由乎當然之義是則所謂天降之衷也衷降于天乃人所受之中人體之以事君必盡厥心必委厥躬不敢私其有不敢阿其同犯則弗逆以激順則弗由而從也於戲戴天以生曷報其功一言以蔽之

[illegible]

孝箴

親者子之天子之所以事其天者孝也是孝也與生

俱生而本乎自然之仁是則所謂率性之道也道形於人乃天所命之要人體之以事親必用厥情必善厥紹不敢逆其志不敢違其好形則不毀以傷德則克全而肖也於戯昊天罔極無德以報一言以蔽之曰爲子死孝

銘

德馨堂銘（有序）

凡物有形斯有氣臭有氣臭則馨薌隨之三代以前求馨薌於肅雝膟膋春秋戰國以來求馨薌於

椒蘭蕙茝漢魏以後至于今日則求諸沉檀腦麝隨世所尚而用之各有不同孰知斯德之馨亘古今而無間不假氣臭而自然發聞也哉知此理者其周公乎成王述其言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蓋以見精華之上達果在人而不專於物也後此千餘年唐人劉禹錫作陋室銘有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之句蓋祖周人之意也又數百年安成書岡耘者張公如旭新居落成或人賀之以詩有眼前多少幽人宅寧似其中有德馨之句則又述唐人之意也公去世已久而其子若孫席其德善餘慶傳芳播芬書香至今不絕膏馥之沾溉蓋未艾也予友國子司業振烈公之孫也偕其伯兄振光摘詩言以顏其祖居之堂曰德馨示不忘本也振烈間以語予俾爲銘乃銘之曰

有物至馨非氣非味無假乎爇奚事於佩有韞於中必聞于外有積於前必延於世室以不陋人以無愧苾芬之播無遠不至膏馥之沾罔有攸旣伊誰則然書岡張氏祖以啓之孫子是繼繼繼承承尚引毋替

成化四年

贊

瓊州郡侯徐公畫像贊

詩曰凱弟君子民之父母濬嘗三復斯言而繼之以流涕焉方濬少時吾州之民質朴而謹愿有老死不識城邑者雖貧下户亦有所蓋藏是時之爲守者率多循良凱弟之君子予所聞者西昌王公所見者義興徐公二公者以寬仁之德涖古朴之民如洪荒之世而治之以大庭赫胥氏也噫民生

斯時一何幸哉二公之後吏于兹者輙遠視其地而愚視其民而民不勝其害以貧而俗亦日趨於薄矣嗚呼安得爲吾人之父母者恒如二公哉二公不可見已見公之子若孫則如見公焉王公之子有抑菴尚書徐公之孫則時用官僚循良之報天之於二公可謂厚矣彼以誅求爲事者吾知天必不輕恕之時用出其祖畫像見示濬童稚時曾隨先大父思貽翁拜公於座下今餘四十年矣猶能彷彿其形似之一二今幸與時用交好拜瞻遺像不勝愴然故追而爲之贊曰

此公何人曰古君子天德好生而公是體視愚以智處遠如邇公何能兹德備諸己温温其恭外見者爾中之攸藏不可涯涘公形雖化心則不死所不死故在人口耳公不人責天乃厚畀畀之伊何有賢孫子彼誅求者今安在〻我拜公像悲極而喜啚臨以歸祠于故里

邢克寬畫像贊

五嶺之南大海之外山川秀氣于此焉萃立朝著蹇

蹇之節出守敷優優之治總憲綱存法外之仁側國用寓利中之義衆方俟其有爲乃急流而勇退斯人也介而有執直而不肆不狥時之好必行己之志匪但秀出於嶺海之間殆所謂天下之士也歟

彭學士畫像贊

大彭之裔昔有龜年其德不爽克象其賢安成之彥昔有雲龍斯文在兹綽有古風我觀古人今世則有杜其德機神巫見走志之所至如水必東氣之所嘘如冰斯融功名固有文章餘事望而畏之孰窺其際

許道中四像贊

世有大老居東海濱出而應世千億化身身且千億像何止四莫測其眞姑貌其似九門洞開咫尺天顏於斯之時朝衣梁冠有事泰壇邦禮是執於斯之時玄端素韠或具袍笏直承明廬或常衣巾紬金匱書服稱其容容稱其德不肆不拘各有其色外四其像中一其心我思古人默默愔愔愔愔希聲默默至道魯有君子天遺一老

李立之先生畫像贊

於戲此吾立之先生之畫像也肖邪否邪贗邪眞邪方其少也渾乎在璞之玉具珪璋瑚璉之質而未漓其淳也迨其壯也芒乎出冶之金礪豪曹巨闕之用而不露其神也今則老將至矣懸秋空之霽月閱西郊之密雲屹乎泰山雖未嘗見其運用也然觸起於石者有霈然之澤浩乎長江雖莫能判其過續也然渙散於風者有自然之文是其少而壯壯而老也蓋三變焉而區區之畫工乃以其一時之見而欲形容其百年之身又烏足以盡吾立之先生之爲人

張汝弼畫像贊

視雖短而見則長容若脩而氣則揚藏精神於內而外不露斂華彩於外而內斯光海內詩名世共稱乎短李吳中草聖今再見於顛張混俗而居初不通而不介師心自用亦非狷而非狂斯人也豈詩所謂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者乎

李時習畫像贊

謂爲越產歟則長身脩髯酷似乎河朔之士謂非越產歟則鍾英挺秀實生乎嶺海之間有鄭虔之文章而不隨宦以冷有孟郊之才思而不爲詩而寒志剛而勁行介而端屹乎若山而無崖與谷沛乎若河而不波以湍之人也宜致身於鳳閣盍遷羽於鵷班吾知其鵠起有日而不終老於校官也决矣

蕭士高畫像贊

求先生以名不若求以貌求先生以貌不若求以道鑒其貌而后知其名之稱情審其道而后知其形之克肖是蓋具天地之委形而不伐其和闖聖賢之門墻而期臻其奧者也

兄伯清先生贊

儼乎吾兄之容也直乎吾兄之躬也炯乎吾兄之瞳也坦乎吾兄之胷也然皆貌吾兄之外而不能心吾兄之中吾兄之中其事親也孝其事君也忠其愛弟也友其處己也恭雖吾兄不知其所以然而况區區之畫工也耶

程尚書像贊

偉哉此公萬夫之特神鑒而發風勁而力淬礪百鍊之金屹立萬仞之壁不翕翕以求苟同不煦煦以爲

德色施於事不違其心居其官必任其責是以謀謨於內者　王諒其忠經營于外者民被其澤未滿七旬之年暫爲六月之息人方望其再興天顧奪之何亟嗚呼不有君子其何能國景瞻令儀爲世道惜

李啓明像贊

晉人之風度唐人之詩句寄性情於物表得興味於天趣結詩社之侶人知其託史筆於少陵詰醫壘之戎抑孰知其假相業於俞跗也耶

耿少宰像贊

嵩高之秀温洛之清挺生人傑爲　國之禎家傳之學聿氏玄成　廷對之策漢室董生蚤積學於中秘研窮百氏繼掌教於國學樂育羣英脩髯廣顙鵠峙鸞停坦懷弘度白日天清噫如此人物天不苟生夠結　九重之知馳四遠之名天將使其持鈞軸秉權衡用所造就之人才以分釐天下之政務以徧福海內之生靈

盱江西莊羅處士像贊

有偉一翁凜然高風弗倚於立罔詭於從厲仲子之操而不絕物均墨氏之愛而不尚同達觀物表闊步山中矢口成章而不繡其鞶悅坦懷待物而不露其機鋒享林泉之清福食田園之素封斂用世之志而卹家以爲政廣因心之孝而教子以盡忠旣介而通亦嗇而豐耿耿其衷于于其容斯人也其平心率物之陳仲子耶其謹身整俗之繆豫公耶

蕭閣老先生像贊

嗚呼先生捐館者十有四年矣濬不見先生者二十有三年矣歲丙午先生孫僎以畫像見示盖先生在翰林時所寫者濬老門生也瞻仰遺容不勝感愴乃命工重爲裝褙焚香端拜爲之贊曰

庾嶺以北大江之西天生偉人爲天下師泰山出雲以雨天下旣霈于朝復沃于野五緯呈祥正色麗天光燭九土輝映三垣載思古人疇其肖似吳與道德南豐誥制蒼然古色淵然德光進有所施舍可以藏天勝於人事久終定世有公言　帝有成命遺留者像澌盡者身耿耿之天終古常存

大司馬王公像贊

世之偉人　國之重臣如虎豹在山如山川出雲如金之百鍊如弩之千鈞在漢爲汲長孺在宋爲包希仁居廊廟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　君昔聞其語今見其人

劉紹和祭酒先生畫像贊

此予友劉紹和先生六十歲像也孤聳之峰亭亭晚翠之松鬱鬱景變情遷而閱於目者孔多憂深思遠而見於容者可掬浸光精而潤之斂鋒鋩而不出何之雄辯者發而爲咨嗟何之深憤者形而爲哀恤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爲物屈而爲理屈將無同于蘧伯玉之化殆有契於蒙莊氏之佚回視昔日容臺禮樂之司史館春秋之筆與夫今日太學之尊嚴異日廟廊之寄勿鳴呼若是者皆先生身外之長物也耶

謝大韶尚書像贊

坦然其平無崎嶮也朗然其白匪幽陰也聽其言而信其行視其容而見其心其爲器也肉好之璧其應用也從革之金鑿鑿乎濟時之具渢渢乎鳴世之音文不離乎質古則宜於今故魁多士而震乎地之雷位六卿而甫旱歲之霖其燕居則神閑而氣定其立朝則思遠而憂深噫斯人也斯世不可得而見巳求之秦漢之上惠焉鄭國之僑和焉魯國之禽

魁字贊贈丁未狀元費宏

維人之魁應天之星卓爾不羣大志夙成游學者三載潛心乎六經亦芳齡之二十奉　大對之三千褎然舉首領袖羣仙百年魁選最爲少年噫一天之星惟魁在斗一榜之士所重惟元匪徒蜚英騰茂以著聲實於一世尚期弘文輔治以建功業於萬年

梅峰先生贊

梅爲百花之魁人爲萬物之靈若人與梅妙合而凝不色而白不氣而馨節不雪而後見影不氷而自清覩厥貌肖厥號審其名稱其情人皆曰先生有取於梅余獨曰梅有似乎先生

孚光贊

人生有目具於其面惟能視人不能自見是以畫人則易自畫則難自非著面於心焉能注神於顏老友實夫墨妙逼眞泛而貌物之似斂而聚已之神手澤

尚新德容儼在我思其人喟然永慨

西昌楊君像贊

生廬陵忠節之邦為關西清白之胄源源世澤之長濯濯儒林之秀早含芳而吐華遂蜚英而騰茂發龍光射斗之鋒鋩騁天馬行空之步驟斯人也國倚之以為屏翰家賴之以為堂構其尚朝乾夕惕以合易所謂或躍在淵無咎者耶

某處士贊

其容偉然其髯脩然置之丹崖碧水之間人望之以為

遺世之仙坐之華堂廣廈之上人擬之以為輔世之賢心安而體舒氣完而神全隨所游衍之地樂其情性之天我欲狀之莫知所言風月雙清度微雲於河漢水天一色漾寒藻於漪漣

甘汝霖行樂像贊

斯人何人獨樂其樂某水某丘一琴一鶴挺乎鄧林之材渾乎荊山之璞彼哉畫工曷不圖其形於巖廊顧乃置其身於巖壑

魁字贊贈俞元梁儲

斗中有魁為星之宗人中之魁乃文之雄士超其羣如魁在斗萬象森羅獨為之首爰有奇士嶺海之英魁天下士於昭文明太學賢關英才攸萃表以魁名用勵多士

劉廉憲像贊

此公何人長沙定王之裔忠愍學士之子世承家學之春秋選讀禁儲之晉史其人如玉其心如水其持憲也霜雖肅而不殺其提學也車所歷而成軌斂施為不盡之才歆享受用無窮之清美巨艦歸而抵岸

大樾蔭而覆趾我觀其像讚歎忻喜恍平生之故人乃居然而靚止不言而心已喻相對而情無已何時迂歸老之車數日留養高之里

無心石贊

雲行於天其根在地俛無心而出岫豈有心而應世惟此雲根溫潤峭厲硜硜立辨之聲巖巖具瞻之勢不鑿而成不求而至乎名之曰無心夫豈無意歟

周僧官贊

貌癯而清行勤而苦味蔬筍以代膏粱被裓衣而食

簪組叢林仰其志之孤高大衆服其心之公溥拈花鹿苑契空相於無言竪拂猊牀斂機鋒於不語飄飄然虛空無礙之閑雲霈霈乎法界有情之甘雨體道以心與物無忤是宜奉　綸命而握僧錄之印章震潮音而立禪宗之儀矩以戚畹近派之賢爲寶剎開山之祖祝慈壽於萬年演宗風於千古

韓敬夫遺像贊

嗚呼此予友韓敬夫之眞也其人不可見而其貌空存貌雖得其彷彿而言則不可得而再聞想夫抵掌笑談之頃蹙額憂思之辰執而不泥朴而有文爲人則直爲吏則循不孑孑以立義不煦煦以爲仁其平生之志嘐嘐然曰古之人曰古之人今則親爲古之人矣眞作古之人矣噫

弘治三年春三月望日男敦編次

天啓元年仲春望日七代宗孫爾穀重編

爾懿同編

穀男兆昌（朋昌）校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二十二　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二十三

大學士謚文莊瓊山丘濬仲深甫著

墓誌銘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謚文安周公墓誌銘

蜀中自古多文學經術之士入　國朝以來以政事顯者固多有之而以文學名世者殆不多見今餘百年始得一人焉旣居顯位有文名而又深於經術曰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謚文安周公公諱洪謨字堯弼敘之長寧人也曾祖世祥本縣學訓導祖本原河間縣學訓導考永隆長陽縣學訓導三世儒官而祖考俱贈禮部尚書祖妣俱贈夫人公生弱甚甫三日適有異人見之曰此兒質雖弱而神甚全異日當成遠器公長而短小精悍貌雖不揚而精神徤固自幼有奇志一時蜀中士子專攻舉子業公獨有志古學年二十五領四川解首明年廷試第二人蜀進士及第自公始初授編脩景泰中陞左春坊左贊善仍兼舊職未幾陞侍講又明年南京翰林院缺署事者進公南京翰林院侍講往署院事成化初召脩　英廟實

録仍舊本院侍讀逼前任蒲考進秩侍讀學士尋陞南京國子監祭酒丁內艱守制會北監缺祭酒吏部累舉數人者皆不愜　上意有旨留缺以待公公起復至乃以命公近世儒臣未有並主教兩京者有之始自公世以爲榮再恭陞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甫閱月卽補禮部缺又四年轉左踰半載適禮部尚書張文質以憂去進公本部尚書三年考滿得加贈二代彼有　旨加太子少保今上卽位公以年至乞休致章凡再上不允或有言及公者遂命公致仕乘傳以行賜寶鈔爲道費公歸家居僅二年卒時弘治辛亥二月二十三日也享年七十有二訃　聞遣官諭祭者四命有司營葬事賜謚曰文安公配王氏咸寧教諭錡之女累封至夫人子男二長汝端鄉貢士次汝靖邑庠生女三人長適李鯤次劉武臣二人皆鄉貢士又次適任璟孫男一忞汝端等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于某山之原公初入翰林以館閣無政事專以討論考校爲職一意古學　朝退卽入中秘檢所未見書以資見聞而又以爲學必見于用尤留心

世務爲編脩時卽上疏條陳十二事繼是歷官兩京以至爲學士凡有所見卽封章具聞前後毋慮十數蓋德正統以來館閣諸公上章疏未有多踰公者其在南京大學承安成吳先生寬厚之後事多廢弛公振作之士氣爲之一倡及北來掌教適有士子納馬入監例科首士與之爭撿歷先後屢行奏擾公處之各得其宜異論始息在禮部者十有三年當承平之時　國家典禮時舉四夷朝貢不絕親王冠婚公主下嫁妃嬪喪祭之類其儀注禮節皆公掌行禮成賞賚歲無虛月　皇上在東宮行徵聘禮自永樂以來無前比也公與內閣大臣參酌古今定制行之　憲宗祔廟祖宗有當祧者會大臣議議雖衆出而主之者公也遂爲定制先是大臣三品以上子孫得廕敘爲大學生後當道者沮之其例遂革公曰　祖宗定制著諸司職掌廕敘大臣子孫一品至三品皆有官非止一大學生也吾幸爲禮官吾之子先已得敘爲監生而不爲衆申明可乎同列或難之以爲無所因公遂以職名自劾本部具疏以聞得請復舊制六部

章奏舊無此比也時論以爲難他如奏加孔子樂舞爲八佾以珠飾璣象以復古制止月食不食爲不當賀給烏思藏印信勘合以爲入貢證據減日本人進奉刀劍價直其所建明如此類者多著爲令公自列官館閣已屬意天下事然性方直且眞率自任不設城府與人言竭盡裏底不復察觀其辭色人率以迂目之晚年意欲有所激發振拔遂爲人所指目賴天子明聖察公樸忠置之不問觀其致仕臨行　恩賜及身後卹典意可見矣公生于道學大明之後世方以五經四書取士而主濂洛之說士子勦成說爲文辭以應主司之求於其微言疑義不復致詰公繙閱之餘偶有所得輒爲闡明剖析其間卓然自得者於聖經賢傳亦有稗益積久得二百四事萃以成帙名辨疑錄在禮部時以獻于　朝意欲綴於各經書本註下以梓行也公恒對人言吾爲此錄發經書之蘊正先儒之失破千載之惑雖三公之尊黃閣之榮吾不與易也公爲文章專主乎理不尚詞華信筆所書文從理順而不爲奇詭鉤棘之語滔滔千百言不

窮也其爲人心地坦夷待物不爲術阻人或有詒之者亦不之疑外若寬縱中有定見主執一定人雖喋喋言之不聽也居家孝友事母太夫人先意承志得其歡心待弟洪範曲盡友愛族屬貧者厚恤之或爲之嫁娶公少篤學非有急務手不釋卷所著辨疑錄外又有南皋子集二十卷菁齋集五十卷初公西歸蜀時西洛耿公好問爲之代故事僚友必以文贈行公以予知己必欲得予言耿公乃以見屬予旣最公平生志行之大者以爲公贈又謂古人著述多在晚年公宜及時成一家之言裨先儒之缺垂後世之訓以望於公蓋公專門尚書學恒不滿於蔡傳屢舉以語予予嘗勸公著以爲書公曰俟予休致閑卽成之予曰人命脩短不可必事當爲卽爲必俟閑恐無日也公卽毅然奮發歸語同僚宜興徐公南昌謝公曰丘先生言最是俟新春卽下手也旣而以部事繁劇竟不得如志致事　命下喜曰吾志遂矣舟還次南京時值盛夏川江不可上乃寓新河樓居日具紙筆將畢夙志爲風所射行至荆州得病至家力疾草安

中國禦四夷策九十事遣人齎以進大抵皆平素所嘗言及曾經進者也明年疾少間謂所親曰吾習尚書蔡氏傳以之取科第自幼讀之覺有未滿意處恒欲訂證之而未暇今幸得暇矣不及此時成之恐無及也乃草定凡例若干條疾作投筆端坐而逝臨終遺囑必得予文志其墓時汝靖在京師示公未易簀前所作寄予書予少公一歲方有目眚在告痛謝絕求文者汝靖以治命來請不得已而勉書此以慰吾老友于九泉銘曰

明興百年多文學士士專一經惟用作義雷同勦說譾復致疑侃侃周公實惟經師剖析精微摘抉疎漏死者復生亦不予咎學既宗經文必根理剏居顯位不徒言巳人皆迂公孰知所存無待而興卓爾不羣山川斂神草木回色肅蜀英靈歸玆玄宅

明故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盛公墓誌銘

英廟復辟之初權臣之冒功者朋比爲奸鑿空起邊釁欲樹奇功以蓋其迹率師闖塞卽還虜因乘之而大十三道御史欲有言同事有洩之者彼先入愬于上誣御史中有與被繫內臣張永同族者欲爲之報復以激 上怒卽逮所誣御史下獄明日衆御史章始上 上御便殿召衆入盛氣待之擲章付御史誦之誦之至半 上曰止摘章中所條事折之令其分疏復諭之以終誦上意稍悟然重違權臣意姑從輕典凡列名者俱調外任其一人錫山盛公也時掌河南道事出知保定之束鹿縣先是權臣啓邊釁其勢焰可畏人無敢言者公首與同官淶水張公鵬謀謂

事干軍國某等官台憲烏可畏禍不言張公以爲然卽謀之兵科都給事中王鉉約以章交上機事因之而失時聯官者皆未知也亟召入承平周公賓倉卒誦所上章音吐洪亮略無阻滯及對 上之言詞直理正天下聞而壯之而不知首啓其謀者盛公也同日出補外者若干人其後惟盛公年最高官最顯而能以令德終嗚呼天於忠直之報固獨厚之耶公諱顒字時望常之無錫人正統辛酉以尚書蔡氏傳得儁京闈在太學十年所交皆海內知名士景泰辛未

始登進士第首擢河南道監察御史尋以老成掌道事時初經己巳之變　朝廷懲前政委靡之失稍開言路一時言事者毛舉細故攻訐陰私以張直聲公獨顧大體惜人才掩其疵疾不爲已甚善類賴之嘗兩奉　命出按治按淮時值歲大歉發倉賑貧全活者甚衆按閩時適當大比拔賢振滯是科得人爲盛及是首謀摧折巨奸直聲凛凛聞天下其知束鹿也邑多顯宦往往怙勢爲不法聞公至相戒曰是嘗劾奏石總兵者其人不可犯也公變搏擊以爲撫循吏畏而民安之未幾丁內艱去民留之不可俟其服闋相率詣闕乞公公得再任不復用刑法有爭訟者諭之以理輙叩首聽受不復辨鄰邑聞之訟多年不决者各來請判於公公析以片言各心服而去時人有清如水明如鏡之謠邑介眞保間四境之民雖非所治亦聞風趨赴郊外有荒落地自然聚以成市邑人因目爲清官店旣去任民築亭爲立去思碑請文士爲作記至今存焉歲甲申擢守邵武行所無事不動聲色而郡民大化旣而巡撫都憲以延平民狡而事

繁請于朝移公治之延平與邵境聞公政聲有素莫不革心向化巡按御史錄公兩郡政績請旌異于朝進公一階封贈父母及妻歲癸巳陞廣西叅政專督糧餉丙申陞雲南右布政使丁外艱服闋改陝西尋遷左時廣西殘破之餘公委曲措注民夷賴以不擾陝西地臨三邊公在任日邊報無虛月適歲多歉公調度有方而餽餉不缺入爲刑部右侍郎佐其長以明刑恒舉歐陽公求生不得則死無憾之語爲僚屬告有深文巧詆者輙不樂之刑用是平僅再閱歲調公南京蓋當道者之鄉人有欲得公處者或以爲言公曰吾南人往官于南固其所也明年山東旱饑盜賊將乘之而起廷議遣大臣巡撫僉曰無如盛時望者改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乘驛往　命至公卽日就道甫下車露禱于天雨卽大注枯稿復蘇公多方設法凡前人救荒之政於今有益者次第舉行而又因時之宜條數十策行下所司民賴以濟賑恤之餘所儲尚百餘萬又有餘力以及於前代聖賢有功于齊魯者爲建祠宇以報祀之公山東之政大抵

以懲貪暴表忠良除苛政以固民心爲本在山東者三年齊俗翕然以變年近七十以老疾上章乞致仕上以其情詞懇切從之馳驛歸至徐州適所部有大獄以公知其始末有旨命鞫之獄成後歸公自家食時家事一以付其弟顒至是抵家伯仲怡怡友愛加篤公家事一不問顒爲之搆方塘書院疊山鑿池蒔花植竹以爲娛老之地公時靜坐一室焚香讀書以自適泊如也歲丁未以　上皇太后徽號恩進公一階家居者六閱寒暑以歲壬子正月二十六日卒享年七十有五訃聞賜塟祭如例卜以是年十月二十四日塟于惠山之原弟顒命其子虞持狀來京師求予銘按狀盛氏常州右族世多聞人曾大父諱茂之大父諱子實父諱文璉俱以公貴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祖妣吳氏妣馬氏俱贈淑人公凡三娶殷氏贈淑人顧贈恭人何封淑人子男二唐義官龍蓊補國子生女三王洛強朴吳玉其婿也孫男二欽釗女四曾孫女一銘曰

公爲循吏仁中有義公爲憲臣義中有仁公撫邦國變荒爲熟公佐邦刑於死求生最其功業所在烈烈曰巨而艱摧折大奸因銘及之補史之遺

明故工部左侍郎致仕杜公墓誌銘

成化丁未予友昌黎杜公年六十有九以工部左侍郎致仕家居者八年弘治甲寅三月乙未卒于家距其生永樂己亥得年七十有六予少公二歲正統戊辰始識公于太學爲同舍生同登進士第同官于朝中間公出典外藩尋復入前後相與幾四十年方公致位而去予固愍然若有所失矧今永訣邪幸而後死志墓之文何其敢辭按脩譔李君旻狀序而銘之序曰公諱謙字益之先世中山人元季始徙昌黎曾祖彥文祖復祖考敏皆邑之聞人而隱居不仕公既貴始封考爲工部主事加贈本部左侍郎妣王贈安人加淑人祖考妣之贈如考妣所加公初舉進士適　朝廷欲輯天下郡志爲一編柬新進士分往諸藩服採摭事實公奉　命往山東還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專理徐呂二洪市三載以例代還改禮部主客司尋署員外郎轉郎中以父憂解任服闋改儀制司

用尚書姚文敏公保薦超遷浙江右叅政六年陞右
布政使又明年轉左入爲順天府尹未幾擢工部左
侍郎始終凡八轉官歷任三十有四年散官至二品
致仕後再奉　詔進階資善大夫初筮仕卽涖徐吕
二洪洪當運道中迅流立石齰齰如齒列盤渦盪潏
舟稍失制則人與貨俱沒公至相其地勢詢其水患
稍加平治舟賴以濟歲適歉山東淮北流離饑餓之
民叢集兩岸隨舟上下號呼乞食公設法勸率得米
爲淖糜以食之全活甚衆改注主客司時天下承平
化外蕃夷及內地土人朝貢者雜遝不絕公點視徵
輸獻方物酌量我回賜綺帛必稱其宜遠人安之儀
曹居四司之首一代禮儀典則攸屬而藩王奏請求
取無虛日公援例據理處之咸當遇歲大比士偕計
至者叅倍往時往往恃衆譁鬨公約束之以禮舉循
規矩京尹之任尤爲煩劇百需所出百責攸萃公處
之裕如也旣不拂權倖又不厲下民衆稱其得體在
浙藩十有三年其施爲建制多可爲經久計者至今
循行之天下每歲上供絲段惟浙最多近比有造作

不如常法者輒坐其閱視之官之罪藩司分守官每
當閱視輒推延以避罪責有積數年更數人者積久
蒸浥多損壞以致重造多費公初至閱視凡諸郡累
年之積次第閱訖卽上進繼公者踵之自後官府閱
進以時民免破家佐工部時漕河淤塞糧運不繼衆
議舉公往任脩浚之事公自通州循河流以抵淮揚
相地勢去淤塞導源泉脩牐壩漕河復通竣事復命
上嘉之有文綺楮幣之賜先是余公子俊築楡林一
帶邊牆已獲其利又推其法於大同用功已什六七
矣或者計其用度不貲而多有乾沒且傳致其罪
上勑公偕科道官往覈其實頗行有以危語怵公者
謂上意叵測公佐藩司嘗與余同僚宜以嫌辭公不
顧遂行至宣府不與余相見悉取前後案牘與凡出
納之籍坐公館與科道官一一檢閱召見吏支領用
者人人覆諗之無不合又究其根由條分縷析事核
情顯余公之誣遂白朝廷釋然公歸　陛見賜以楮
幣議者謂公平生行事此舉大有關係蓋以余公城
邊鄉人有主之於內者所主之人與其同事者不咸

故嘆人訏余非公卓有定見而敢任其咎者余公必不能保全云公性寛大深厚而其心仁慈惻怛人無貴賤皆爲之盡禮雖欺罔誕謾一以誠報之尤樂道人之善人有過多爲掩覆芘護甚相負背亦不忍傷其意平居怡然能自娛適待宗戚鄉里極恩厚與人交遊始終無窮達之間其爲政以忠厚仁恕爲本所至有恵利於人在浙藩又浙之士民至今稱頌其德晩年家居以身爲教卒之日闔郡之人無不嗟悼公娶楊氏有淑行累封淑人生子二長源萊州府知府次濬禮部司務女一適按察僉事楊祥少参子一漢以廕補國子生孫男五楫樸俱庠學生杞某某孫女一源等將以辛之年九月丙午葬公于昌黎縣北門外衡山之陽從先兆也公天性孝愛跬步不忍離父毋方爲郡庠生即以家事付諸兄奉二親居郡城旣入胄監亦奉以行其後之官呂梁及前後侍　朝署未嘗一日不在親側及任浙藩俸益厚而親不待矣時兄姊已老乃迎于浙藩事之如所生南方多珍味每遇佳景對盛饌必惻然動思親之念若公者非但國之良臣其亦家之孝子也歟是宜登高科居顯官享高壽其卒也又得　朝廷諭祭命有司營葬事嗚呼夫豈無自而然哉銘曰

惟古昌黎在今近甸百年以來卿佐再見所見伊何璞玉渾金今人之貌古人之心旣靡好奇亦弗立異德政仁聲隨其所至位亞六卿年踰七旬今其已矣名立澤存官爲之塟　帝諭以祭史銘其藏垂于萬祀

明故中順大夫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邢公墓誌銘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致仕邢公以成化十七年五月甲午卒于家有司以聞　皇上命禮部備牲儀翰林譔文遣官諭祭之其子項以予與公交莫逆求予文志其墓先是公無恙時以書畀鄉人林徽抵予豫以銘文爲托得書未幾而公遽捐館舍公長予五歲予幸後死安敢負公托耶乃抆淚序而銘之序曰公諱宥字克寛其先由汴徙瓊之文昌其七世祖章煥仕元爲縣尹曾祖某祖世賢父文廣封文林郎監察御史毋許氏高安知縣虔祚之女贈孺人公以永樂丙

中生自幼聰敏稍長補邑庠弟子員甚有時名臨江曾先生蘭分教邑中於諸生中獨加器重同里溪西林氏爲邑中宦族異其不凡以女妻焉歲辛酉領鄉薦戊辰登二甲進士第觀政刑部己巳擢四川道監察御史明年改元景泰太監王振敗籍其家有告其家人孫太安匿其財者公與錦衣衛官于信者鞫之無實于必欲沒入之且曰不然禍立至公曰無其情而文致於法是我殺之也竟辯白被誣者二十人又明年邊事方興儲餉不給是年適當百司朝覲建議

者請免來朝官被劾之罪俾運通州見儲糧四十萬石實官府命公督運公措置有方不踰月邊儲悉足是冬出巡福建先是巡按御史許仕達與鎮守尚書薛希璉交惡事聞因命公代仕達且覈其事公至一斷以心無所回互時沙寇甫平或言延平衛多其親黨欲以鎮東衛互易之章下會議薛尚書力主之公獨曰山海異習輕動或生他患卒得不動巡海官獲犯禁入海者十數人請于　朝以梟首示衆而寬號之聲震地公獨疑其非眞盜請緩之未幾果得眞爲

盜者亂後增築永安等四城民力有不堪者公奏留八郡之匠赴役工部者協助之城得以亟成甲戌出按遼東時御史寇深巡撫其地副將焦禮有克敵功寇上其功狀乃先於主將曹義事下覆之寇爲曹私囑公不從遂與成隙戊寅巡按河南奉革舊驛由黃河出潁上以達南京者數十所民便之得代還京時寇入總內臺憾公在遼東時事多方擿摭之無所得及公滿秩需選詮曹適知縣甄鐸有故勘人命獄有言忠國公石亨納其賂縱之者命下勘之衆畏勢無

敢往者寇以公奏名委覈其實蓋欲假是以中傷公也公審覈允當訖莫能害之庚辰陞知台州府台俗健訟公治之一惟緣情據理民自信服居台四年兩以巡按時事就逮台民爭持金帛出數百里外贐之公無所受又有耆民數十人赴京告留然公竟坐是降職爲晉江縣知縣任未三月會赦復職改知蘇州蘇之田賦甲天下丁役雜辦視他郡蓋倍蓰焉而俗尚澆浮公治之一本儒理不出奇不立苛惟省徭均賦節浮費以便民爲主不期月政化孚洽歌頌之聲

播聞遠近公性不樂華靡且厭浙西俗尚過侈凡百有為務從簡素神祠惟涓潔其在祀典者廨宇惟脩葺其切於用者成化丙戌江南大水而蘇尤甚公發官儲及勸富民得米八十餘萬石賑之然猶不繼饑民百十持券入富室借之不與即強奪公即帖示俾饑民指其閉糴者名赴官官為之借明年爭持狀赴府官為署券付鄉老俾同保借又得米八萬石又不繼乃會計軍餉一年之外餘二十萬石發以賑之同官有以事未上聞難者公曰民命在須臾奏允而後給則無及矣專擅之罪吾自當之是歲稔活饑民殆四十萬口事聞加陞浙江左參政仍掌郡事降　勑褒獎是年秋再陞左僉都御史巡撫江南總理兵民財賦并理嘉湖杭三府糧儲提督屯種公受命後汲汲於培植拯救採察咨詢於官吏則獎廉能黜貪懦於民則杜奸宄抑豪右浚孟瀆丹徒二河增築奔牛一牐以便運道又奏減歲課之重者凡十餘事戊子奉　勑飭理兩浙鹽法己丑又　勑考察文武官員凡軍民利病悉聽從宜處置庚寅秋議事來京上章乞致仕不允章再上始得請時年五十有五也家居者十有二年至是卒年六十有六公配林氏封孺人生子三長頊林出次瑋次理少房劉氏出女三馮洛雲覇陳繼宗其壻也孫一旦頊將以卒之明年　月　日葬公於邑中銅斗山之陽公稟性廉介於人少委曲言論之際是是非非不少假借性好讀書於詩文雖少作然所作有意趣不為無益之語字畫亦遒美有法晚年家居時尊翁瑜八袠公奉養備至友愛諸弟其田產多以讓之足跡未嘗至城市凡一切外務畧不介意暇日杖藜徐行田圃自樂而已構草亭於所居之前顏之曰湄丘因自號湄丘道人云銘曰

極天南隅環海一區孰知其中有此鉅夫為邦司直凜其不詘明憲之典而不傷乎物為民師帥不赫厥聲盡牧之職而必遂其生出處以正進退惟禮君子之心大臣之體鄉邦是賴焯有其光幸我後死為銘其藏（成化十八年）

戶部郎中致仕陸公墓誌銘

公姓陸氏也愷諱也元之字也吳中姓望首顧陸公

之遠胄出自唐宰相贄也陸氏世居常之晉陵今籍于武進邑雖併而仍其地也曾祖文富婿于金生子朝宗出爲舅氏後姓其氏而承其系也是爲公之祖考二公者皆躬德秉義潛德而弗仕也迨公之考諱淵始仕而爲南樂教諭改奉化卒而誥贈奉政大夫戶部郎中以公貴也公生而粹清開敏殊甚而所嗜好惟篤意於詩書衆咸知其有志也嘗隨尊甫教奉化遇有新編奇文卽手自鈔錄窮晝夜之力以研究之不少怠以肆也年甫二十又一卽以毛氏詩領京闈薦書時正統甲子歲也明年合天下士試禮部居前例入對大廷　賜進士出身第其甲在二也觀政天官時冢宰則西昌王公少宰則句曲曹公愛公敦謹而於儕輩中待之獨異也嘗以進士奉使邊方總戎者循常例有所餽公却之至於再三置之而罔覩也一時仕者咸以出入禁闥爲榮而公獨求之南以母氏在堂便於奉侍也掌詮者嘉公孝誠特有南京吏部之除其階六品驗封清吏司主事也封部掌封爵　誥命及廕敘然惟吏役爲難公一　以公心處之

因其人之能否而用之各當其劇易也曹務簡而日多暇得以從事于文籍故其學識日進而大有所造詣也既而丁外艱起復改主事戶部監督在京草場不動聲色未旬浹而盡革累年之宿弊也九載績最陞秩郎中涖官於南京之河南清吏司所司者田土錢糧公清以律己勤以涖事而吏弊以清大爲官長所器也乃歲乙酉長子簡發解京闈明年進士及第弟三人擢翰林編脩公喜曰吾家書香今有繼也卽寄聲編脩俾復祖姓而陸氏千年之宗祊始復其舊而不迷其所自也公之弟曰怡曰愉皆登名鄉榜愉尋登甲科爲刑部主事至是簡偕官于朝公曰吾可以休矣乃幡然乞恩以求致也歸家之日日與鄉之耆彥飲宴歌咏以樂太平而凡官政得失私家短長略不形於言議也公有至性事二親而能先意承志未嘗有所違忤致政家居太夫人猶無恙昕夕奉養備至歲節及誕日率子姓稱觴上壽鄉人咸以爲榮曰昆陵顯宦雖多致仕而歸親猶康健者僅見于是也公性好文而於五七言詩尤其所長語與意俱到

體格渾成評者謂其殆將駸駸於漢魏也平生志尚古樸見世日趨于巧而間有不趨世好者又不恒其德故以恒拙自號而因以名其藁所以徵示其意也公生永樂壬寅卒于成化癸亥十干十二支一周天而又加以二紀也夫人徐氏先卒贈宜人繼娶蕭夫人封如徐氏公之配也男子子四人長即簡由編脩陞侍講今爲右春坊右諭德次節庠生次範次籌公之嗣也女子子四人長聘于陸次聘于邵其二人尚幼穉也孫男含章其次某森露頭角皆將明經以繼

其世引而弗替也簡歸將以卒之年　月　日葬公於其原以予於公有夙契求予以銘以爲墓之誌也簡予主京闈考時所取多士之魁也而公之弟怡亦予會試所取士也予于公有一面之素而又於乃弟若子有斯文之契此所以序而銘之不辭而用以貽其來裔也銘曰

當世所重曰惟甲科間世再見已榮其多陸氏一門登名者四圭組蟬聯父兄子弟揆厥所元起家地官甫冠即仕未艾遽還才不盡施澤未徧及留其有餘以遺造物峩峩新阡藏魄于茲刻銘玄室永矣其詒

先兄臨高縣醫學訓科公壙誌

公諱源字伯淸其先閩之晉江人徙於瓊世居郡城西門外之下田村爲海外聞家在元再世爲海北海南道廉訪司照磨曾祖考諱均祿仕元都元帥府奏差祖考諱普以明醫舉爲臨高縣醫學訓科妣柯氏新建縣學教諭博茂柯公孔傳之妹考傳年三十三卒　贈翰林院編脩加贈侍講學士妣李氏澄邁王

村李公奕周之女　封太孺人　朝廷旌爲節婦沒賜諭祭進贈宜人公以永樂戊戌年十一月十四日未時生正統己巳有司以通醫薦起繼祖職爲臨高縣醫學訓科成化乙未始致其事公歷官二十三年卒家居奉親涖任者僅四之一致仕之明年丙申五月十六日終于家享年五十有九娶沙氏同邑南橋沙公瑤之女先公八年卒生子一光祖六歲夭繼娶王氏臨邑渡頭王公之女生子三長某七歲夭次陶即代山甫十七歲聘鄉貢進士王性之女次融甫十歲女

四長金徽適文昌縣王大梁村林士志次金豬適澄邁縣七里村陳泰次金英金蘭俱㓜卜以　年　月日塟于澄邑那蓬山之原坐　向　公長身偉貌高準豐頤望之若河朔間人性仁恕與人交際謙恭退遜未嘗擇便利惟恐於人少有虧損也當官不求苟得時臨高縣有丞鄔眞者以私忿殺吏王理懼其家屬告理弃繫于獄欲盡斃之凡有死者計屬醫學補案遣醫視病冀事發得以病死解時公歸省聞之亟馳至與爭辨餘人賴以不死公臨事果决類如此

平生寛厚長者與物無競未嘗恃勢干人以私鄉儺有疑事及構訟者咸帖然於公之一言遇歲疫施棺數百具人謂其有先祖遺風讀書曉大義善作五七言詩有詩人風致先考棄世府公甫九歲濟七歲又九年先祖逝母氏寡居公私内外賦役禮節之事皆公主之濟自入郡庠領鄉薦游大學官朝著所賴以守世業承宗祀奉母氏得以無内顧憂而盡心職業者有吾兄在爾今母氏旣終兄又棄去吾身雖存而其心固已與之俱死矣聞訃欲求當世有言之君子爲志其塟第以去家萬里塟日未定姑錄其行事之梗槩寓歸俾男敦刻而納諸壙中以志吾之悲思云

明故贈翰林院編脩費公孺人朱氏墓誌銘

京口費氏世以德義相承始發于今國子司業廷言廷言之父曰直菴公儀觀偉甚性勁直是是非非無所假借人至有所不堪者或勸其少委曲公曰吾性爾也人之生也直吾豈爲人而罔吾生也哉因自號曰直菴人咸謂名稱其實云公諱昇字淑高曾祖諱覃祖諱周父諱榮母王氏配朱氏生子五人長讓次

詳次詮次諄其季閭卽廷言也女一人適士族祝并公以廷言貴　勅贈翰林編脩階文林郎朱氏贈孺人費氏世居潤城中家數百指以貨居爲業而總于其長一人凡出而有所懋遷皆有所稽考時公季父掌家政獨於公一無所問或求其故季父曰小三吾家御史也尚須防閑耶葢公行第三故云公客江湖三十年一錢尺帛不爲私有所至與其賢人君子游寓臨清主劉子中家子中父死甫歛畢鄰火起將延及其家子中時寢疾母年踰七十公爲負其母出招

同商者十數人舁其柩于他所得不爲煨燼而已所貲載者則不復顧又於河之西岸見有以女鬻倡家者詢之知其前代有仕元爲南臺御史者因捐金贖之倡弗從訴於巡河丞丞以父母願鬻爲辭翁曰彼逼于貧不得已也今已知之安忍以衣冠後辱于倡哉世之爲官者又孰皆能保其後之不淪落耶丞悟以金付倡其女卒歸于良家居之鄰有竇姓者以持竿黏鳥雀爲業公屢勸之改業不從時游卒有掠小兒者公因令僕伺其幼子出潛誘之匿他所黏鳥者歸不見其子偕其妻號于道誓不獲與俱斃公紿曰得非游卒掠之去乎乃益昏仆地久之稍蘇翁曰人與物受命等爾汝失汝子心痛如此安知禽鳥之失其子其心不痛乎汝能改業吾爲汝物色之願使僕呼其子出贈以緡錢其人拜謝卒改他業公平生善行如此類者非一不能悉舉也公性節儉不好華靡初壻外氏時各以襲衣中有錦綺公曰我布衣也可衣此耶卻之公無他嗜好惟好讀書晚年病痿兩手顫至不能舉物猶以資治通鑑置案上目之不倦病劇

忽舉首呼其子閏小字侍者問故曰某尚讀書耶言訖而卒時正統乙丑十二月二十九日也距其生洪武乙亥得年五十有一孺人朱氏同里朱景榮女景榮以旁累謫戍邊以書歸索乾魚召鄰生讀之生讀乾如乾坤之乾時孺人十一歲竊聽曰得非要乾魚乎母誠大奇之以語其兄臧同知同知爲擇壻以歸公母以愛女故厚其嫁資孺人力辭曰吾父在邊方受苦忍攜家所有以適人乎盍用以資津送僅受其半歸費氏既踰月卽親操井臼躬滌濯時家食口衆娣姒番次直庖孺人當直其飲食必精潔俱足家人與食者輙知其爲孺人不待問也家廟祀及數世凡十八主其忌辰孺人皆一一能記憶至日必先期率子女拂神位滌器具以俟不待翁之命也翁既沒經理家事恒如其存日既塟卽責諸孫以事生業遣閏爲郡庠生俾從鄉先生畢孟輝受經暮歸輙問書所業稍忘則諭之曰汝忘汝父垂絕之言乎繼之以泣閏悔過讀或踰夜半恐其勞瘁成疾則又泣以止之孺人平生懿行如此者非一不能以悉舉也孺人

孝事舅姑能先意以承其志舅既沒事繼姑益謹姑老病時時索飲食孺人謹備以俟其不時之需父景榮晚歲宥還自謫所旬必一歸焉日定省久曠姑以是補之景榮死無子其母就養姊家孺人數數過事問安每有一味之甘必遣人致奉將死之夕母夢見孺人純素泣拜牀下連以手拍胷曰我不孝我不孝遂不見覺以語孺人之姊語未竟而訃音至矣時景泰乙亥二月十五日也距其生洪武已卯得年五十有七公以卒之某年某月某日葬于邑之華蓋

山孺人亦以卒之某年某月某日祔焉銘曰

嗚呼昔人有言造物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人能順天之理合天之道則天必報之以其倫然天之報人也恒不必在其人之身蓋身之所事者有限心之所存者無限直哉此公舉事以義存心以仁矧有內助心同行均以人而合天也蓋有因矣身之所享食者雖有所不逮而心之所存者則延及於其子孫有崇其阡風氣溫淳留蓄不朽與天地長春

獨樂處士王公墓誌銘

鄂江夏王氏當　國初有以武功應運授武畧將軍世襲千戶守禦泰州者其後裔以事調廣南之昌化其留不行者遂爲泰州人有號獨樂處士名昭字明達者捐武學文不顓顓於章句訓詁至於倫理道義古今世變亦能槩言之與琴川王禮莊者相友善禮莊亦武胄也一時士大夫以事往泰者必過此兩人兩人者泰之巨擘也處士行義多可取者而尤以孝聞父嘗得下痢疾名醫環視咸曰此死證也處士計

無所出恒旦夕稽顙北辰期以身代疾勢益革乃於夜自割左股肉爲湯以進紿曰藥也父飲之而疾已竟莫知其由處士平生未嘗以語人雖至親無知者後數年母徐忽中風倉卒不及治處士以爲終身恨晝夜號哭不絕聲至小祥遂失聲以瘖兩居喪一本古禮不用浮屠法泰城之人稱子之能孝者必歸處士焉於乎孝者百行之首處士之大節有如此者其餘細行可知也已處士生於洪武庚午閏某月九日卒於成化丙戌七月二日享年七十有七曾祖某祖

朝宗父達陽母某氏配徐氏義民志道之女有賢行生子五人源澄清溥潤澄以鄉薦任順義教諭女二人長適百戶龔與盛次適士人胄鑑孫男十五人擴植棋極本檜橈其某女十一人長適田貞次適吳玉次適千戶劉某餘在室處士天資穎敏偉儀表美鬚髯自幼不慕祿仕善居貨而不黷好讀書史鑑及左氏傳而於方外脩煉之術亦旁通焉處士之宗子世官昌化者於予外氏有連澄教順庠寄邇　京師時予官禁近相往還者甚厚今聞處士訃遣其子棋持禮莊狀來乞銘將歸以明年　月　日祔葬處士於先塋之側于是銘之銘曰

體分於父而瘳父以虧體聲出於母而哭母以失聲嗚呼以其所生報所以生孝哉處士胡可不銘

墓表

文公九代孫五經博士朱公墓表

公諱梴字孟齡姓朱氏徽國文公九世孫也文公易簀後一百六十七年入　皇朝又九十八年始錄其世嫡授以翰林院五經博士俾世襲之主文公廟祀

公其始受封者也公系出文公長子受之世居建安城中紫霞洲故址世嗣紫陽祀事高祖武平縣簿熺光遠曾祖建寧路照磨堂子昇祖鐵剛中父洪贊達俱弗仕公生于永樂乙酉年五十始受　朝命又二十八年是爲成化壬辰享年六十八卒于家孺人楊氏太師文敏公榮之再從姪年若干歸朱氏公殁後又兩閱月亦卒壽加公二年俱以卒之後又三年八月合葬城南破頭之陽丈夫子二人長燉次燿燉既免喪有司起以赴闕襲其世職間持鄉人所狀公暨孺人事行及誌銘來謁予求文以合表其墓於乎此夫所謂大賢君子之世嫡奉　朝命以主祀事者乎此夫承大賢之世德而克自樹立者乎此夫循守先世齊家之法而克盡內相者乎是宜表識其歸藏之處俾百世之下知所敬慕焉志其墓者既詳矣茲不復贅爰昭之詩詩曰

宋本春秋邾去邑爰生大賢繼聖立明倫立教心汲汲濂洛大成此焉集百世雲仍繩蟄蟄　聖明錫爵俾世襲世當九數　恩始及家學示隊光載

緝春秋烝嘗禮躬執廟貌妥靈大脩葺儀文秩秩牲[illegible][illegible]子姓雍雍兄弟翕駿奔執事足拾級詩書是攻禮攸習疇其相之內資給儷德匹休和以輯如阜斯成泉之渫白首同歸躋七十千載玄堂此同闔文以表之時煜熠世德永延多戩香

鄭德崇墓表

予友鄭德崇年三十有五以正統癸酉年月日卒于其家至今成化癸卯三十有一年矣予始爲表其墓嗚呼人生天地間落地即相與其始也處乎一室稍

出于閭巷漸至于鄉邑既而遠達於通都徧及於異域所出愈遠所交愈廣然推原其始莫或先於故鄉之人是故君子之於交游於其鄉人尤爲親昵且加厚焉予生長海南弱冠游鄉校所相與者非一人而與德崇尤相親厚德崇長予二歲先予入學既而丁外艱去服闋回學與予偕試于按察副使王公瓊祐時郡邑二學試者毋慮數十人惟三人中式得預廩食之數三人者予與德崇及今林憲副廷賓也德崇少孤事毋孝友于兄弟處鄉黨閒以和在學校中恂恂雅飭朋儕以其美髭髯以髯目之德崇心地坦夷不爲城府人或謔戲之有不堪者德崇畧不較自師儒以下若大若小無不敬愛之善於楷法每歲府中三

大朝賀表文咸屬於德崇及支郡所進者皆令閱視之有不可者輙爲之脩整畧無德色郡之守佐皆重其爲人然未嘗干以私溫然之中而有確然者存使其不死而爲時所用必有所成就不苟然者惜其有志未及施而卒卒之時予在　京師聞其訃爲位而哭之時或形於夢寐每與舊故言及之未嘗不感念

嘗記予領鄉薦家居德崇時在學每休暇請告歸省回還必一造予逮予北上餞予於海濵潸然出涕回思往事忽忽如昨予忝仕于朝餘三十年矣交游遍天下求其如德崇者何可多得耶何可多得耶德崇諱勳瓊山烈樓人就産居于鄰邑之豐盈里祖仲簡父觀樾毋鄧氏娶王氏生子二曰禨曰稽稽補郡庠生學有進益所以成其未成之志者其在茲歟德崇以卒之年某月日葬於龍府山之原予表之曰

明故痒生端懿鄭公之墓使千百世下人有過其

墓者知德崇爲予心友也庶知所起敬乎哉

處士周公墓表

吉萬安有善士曰周公尚信甫諱曰化明生元至正丁酉得年僅三十有二卒　大明洪武戊辰瘞於其鄉之倉背園至是蓋八十有五年矣其孫廣東布政使鐸始以其爲刑部郎中時所述行狀來丐表墓之文布政君生而孤不及事其祖而能詳其祖之行事者有所受於祖母陳孺人也陳之言曰吾年若干歸汝家事汝祖僅若干年方其無恙時目熟其行耳熟

其言意謂其所爲者夫人能之無異焉自汝祖死今數十年矣歷世久而閱人多然後知其爲人世亦不多有也初汝祖每晨出輒戒吾曰善事我父母有所欲必先承之勿待其有所需也吾意其姑以是相戒耳所行未必爾也及察其平日所以奉其親者先意承志惟恐少有拂逆之自始至終無一不然者居常無事恒謂吾曰人貴有子以承宗祀娶婦所以助之物不必豐厚以孝爲主吾嘗相其祭見其進趨拜起捧薦獻勤勤懇懇儼如其親之存而食飲詔告之

然與人謀事不輕然諾既許之必盡其心或有中沮者則曰我業已許之言不可食人有患難不啻君在已然勢有不可爲力有不能及者輒爲之不寧者移日嘗有盜其耕牛者或勸執之官曰此蓋爲貧所迫耳一旦繫獄無所將送必瘐死焉可以一牛之故而寘一人於死乎卒縱遣之其存心仁厚此類者尚多餘不能盡憶也此皆汝祖平生之行汝其志之又曰汝祖爲人有器量處鄉曲平心下氣與人未嘗有怨惡適里人有相搆訟者辭偶連汝祖逮繫京獄論輸

工作忽得疾臥金陵邸舍中謂從者曰我病必不起汝幸負我骨歸語我妻我死命也勿作無益悲辛養我母鞠我孤我即死不恨矣又指床頭書籍謂之曰是蓋我平生精力所鑽研者也世如我用執此以往今不幸齎志以歿汝其持是歸以屬吾妻謹什藏之以遺吾子孫萬一有能成吾志者乎此汝祖臨終之言汝其念之吾恒以此語汝父汝父不幸蚤逝不能成汝祖志使其德善不白於天下汝幸以經術起家宦朝著所以成先志而章明表揚之者其責在汝汝

勉哉其毋忽布政君數數受斯言謹服諸心而不敢忘爰於政務之暇次第所聞以爲行狀距今又二十有三年矣始以屬予俾表其墓豈所謂有待者耶昔歐陽公作其父崇公瀧岡阡表議者謂非特可以見其父之德而亦可以見其母之志至今天下之人傳誦之不少衰蓋以其言有徵而足信也嗚呼事必有徵而後可信信而後可傳于天下後世予不容別有所撰謹掇其狀中語於右而綴其世次於末云周氏邑故家世居邑城北倉前曾大父南甫大父景德父同窻母任氏生子三人公其季也配卽陳孺人子一人存皺以子貴　贈德安府知府女二人適蕭孟魁劉仲昇孫男二人長藻次鐸今有曾孫男八人女五人

俞處士墓表

盱江俞大有予延之爲幼子崑師崑不幸短命死矣大有恒往來予家以弟子禮事予後大有以駙馬都尉蔡君薦在淳安長公主府教其子天官試中請于
上俾教讀三年授以官大有教幾二年矣不久當受祿而其父守常卒於家某歲某月某日也自予識大

有君嘗再來京師視之亦嘗館予家其計至也大有泣告予曰先人生大有甫能言卽教以書大字纔及齔卽攜至　闕下俾自書以進于朝一時以童子進書者皆階顯宦獨大有少後時遂不得與焉旣而又攜大有游閩廣間所至遇名人賢士輙偕以謁其俾廣見聞顧大有性愚昧不能有所成以負先人之期望間關幾二十年始有進身之階庶幾得升斗祿以爲親養先人不待矣抱恨庸有極耶所幸者托在大人先生門下墓上之石先生不棄而賜一言則先人死不死而生大有也不徒生矣予聞其言憱然卽取所素知者畧次序之以表其墓君諱經守常其字也別號守庵先世宜黃人遷南城之曾潭今有十五世矣曾潭之俞族大以蕃然以詩書教其子姪業爲儒則自君始嘗爲族譜世系分合粲然以明族人咸宗之歲時聚會必推讓焉君爲人坦率勁直不屑世務家之有無不問也好堪輿家書遇有佳山水卽登高履險必窮極其所止或若有所得焉者卽欣欣然喜見顏面其資禀甚完固且復彊健年僅六十三不意

其遽死也死而有子如大有者位雖未顯榮然雅爲公卿大夫所重則君之死其不死乎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母某氏配某氏繼娶某氏某氏生子男三人長卽大有也次大美蚤卒次大騶女二人適同邑劉平南豐程抑孫男一人某大有歸將以卒之明年某月日葬于某山之原予聞之君之同邑在宋有王無咎者嘗求其父之墓表於王介甫介甫曰無咎教授於常州其學彌勤其行彌勵其志蓋非有求於斯世而止能使其顯聞於後世庶其在此嗚呼介甫所謂教授於人學勤而行厲大有蓋似之顧予文不足以顯聞之於後世如介甫耳雖然亦姑爲論次之如此安知所以永其聞於來世者不在斯文耶

明故樂遊處士陸公墓表

人與物並生天地間而物爲人所用人心之存以否事之宜以否恒必因物之取予見之一取一予之間義利判焉古之君子其觀人也不必皆於其大與顯雖其人微其事小而其事之行苟合宜焉吾無所私於己卹以義與之知其心之有恒而占其後[illegible]必將又且大雖然豈特人予之哉而天於冥冥之際亦予之矣予觀海鹽樂遊處士陸君於其外氏之所有有之而不終有焉殆有合於義哉卽是而觀則其生平存於心行於事者皆可於是見之矣初處士同邑有潘必甫者家故饒於財嘗遠戍邊顧家產厚且衆攜之則不勝攜置之則無與守者時一女已笄乃以女處士而館於其家悉付之以家之所有操縱周含惟其宜必甫有二子皆其長者以行而留其次之幼者處士撫而教之底於成立後十數年必甫歸處士籍其數以歸之凡前所有及所有之生息一一具焉未嘗利其分毫必甫強與之一無所受乃出居於別所嗚呼世之人利人之所有越數千里而攘之歷數十年而謀之一入其手頃刻之間變幻百出刻身與其間旣爲己所有而又肯歸之人乎萬一有之而能無所侵牟者蓋鮮也予之而不受者尤鮮也若處士者謂之義士非邪雖然豈特處士之能義哉爲其配者其相助之功尤爲難矣婦人稟陰柔之資而性吝嗇其於財利尤甚若潘孺人亦賢也已夫義婦順一門

之中吉德恭會是宜表而出之以爲世勸處士孫愈予考春闈時所取進士也由江都知縣擢監察御史間持其鄉人過郎中所作行狀來求予表處士墓按狀處士姓陸氏諱成字彥澤別號樂遊世家海鹽之東陸塘祖萬四考世榮妣王氏世隱于農弗仕也處士生而孝友頗讀書知道義嘗挾所有游梁浦間所至交其賢豪潘郎必甫女居嘗布服不事華飾在外氏時知舊有所乞貸則以巳物與之或言其吝則曰吾夫婦爲吾父守耳豈敢用彼物哉其存心與處士

若一人焉處士生洪武丁卯卒正統甲子得年五十有八孺人生洪武辛未卒成化己亥得年八十有九子男一桂女一適張承宗孫男三人長懋次郎愈次志女二人曾孫男四人女五人處士旣以卒之年葬在本里之原今孺人卒愈將啓處士之藏以合葬焉嗚呼理出于天而具於人人之行之得其宜者謂之義是義也非獨宜於人且宜於天宜於天故天祐之宜於人故人稱之陸處士所存所行如是是以秀之人無貴賤老少至今稱之不以其久遠而少衰而天又爲之生賢孫以光大其門閭而顯榮之於其身沒三十七年之後予故書以表之以示夫世之行義者

景婁處士錢君墓表

世方以意氣相尚自是其是而盡非一世之人有人於此人以惡聲相加非理相干乃能吞聲下氣以容忍之豈非中庸所謂寬柔不報之君子人歟常之錫山有錢君者吳鉞王鏐之遠裔髫齓時就外傳於里塾習四書句讀聽其講解若有得於南方之強一語旣長涉獵史鑑於唐婁貞公誨弟唾面待乾之語深

有省焉曰此人子處世保身孝親全宗之經驗方也因書景婁二字顏所居室而因以爲號人亦以是稱之云君號景婁諱曰清伯清其字也曾祖號文林諱曰伯剛祖號梅堂諱曰公達父號貞庵諱曰惟常三世相承隱居不仕然皆讀書尚禮爲鄉聞人君生十八日而母鄒歿在童稚時嘗夢見其母覺而質諸人其聲音笑貌宛然母也人以爲孝誠所感父嘗有疾君每夕稽顙北辰祈以身代割股肉以療之者再歷事繼母三人曰李曰吳曰鄒皆得其歡心而事吳者

尨乂人不知其不出於吳也有弟七人君其長一弟蚤亡以其子模後之而撫其婺孤甚厚其六人者父歿時尚幼爲之冠婚均受以產人無間於昆弟之言君先世自嘉興徙邑之新安鄉又自新安來贅周氏居垂慶鄉兩鄉父母二族待君以舉火者數十家君好善樂施出於天性人有緩急來叩門饑無食者寒無衣者死不能瘞及欲瘞而無地者隨求而應咸如所願其他如立義塾以教鄉之子弟建橋樑以濟路之病涉施藥合以救人疾病諸如此類皆世人所難

能者也而君能之蓋自其寬衆以敎犯而不校一念中來不徒言之而且行之不待強而仁焉一方君子不足以盡之雖通之天下可也君儀觀偉甚未嘗疾言遽色善自保養老而益健邑大夫歲行鄉飲酒禮以書速君正賓席終不赴家有祠堂晨必謁出入必告朔望必叅有新物必薦忌及節祀時祭必率子弟行禮旣老且病不廢至是歲暮病且革猶力疾欲如常時力不能支乃集長幼而訣之曰吾壽有餘而心不愧亦足以自獻於先人矣爲吾子孫勿墜先緒再也遂不語三日而卒時弘治辛亥十二月晦也享年七十有六君配邵氏繼孫氏皆恪脩婦道先君而卒子男三長楨次卽模次棟女四華濂同樂司馬悅華昌其婿也孫男七人諫謨評訥誥詔議女二人楨等卜以癸丑歲四月丙午葬君于邑之開化鄉父塋之左是歲從子某以計偕赴京不及從葬旣而登進士第乃介太常少卿馬君宗勉時君從弟洪所狀行實偹以雲間錢文通公原溥武進王天官廷貴姑蘇吳少宰原傳諸公所作詩文求予言表其墓據狀君爲

人賢而孝且惇義好禮而諸公又皆不輕許可人者其言鑿鑿乎非虛庶幾所謂文獻足徵者故不辭而爲之序其說使表于墓道以示于後人

海航處士趙君墓表

浙西自昔多善富之家而皆以田農起率守道循理各安其分而世其業近日或乃有離制而棄本忘其身之爲齊民而不知所以品節限制焉者有能于風靡波頹之中而知以持盈爲戒恐或淪於失墜豈非善人君子哉常之無錫鴻山趙氏故宋室之遠裔有

號海航者其言曰人涉世如舟之浮于海也盈滿而不知所戒則將有沉覆之患矣故以海航爲號人亦以是稱之予友陳朝用昔選屬天官時常屬予爲作海航序今爲福建方伯以事上京師復請爲文以表其墓且出其所撰狀曰君諱淵字廣洋海航其別號也系出宋盛國公叔黙後南渡初自汴南來居平江之臨頓里平江今蘇郡也叔黙生朝請大夫本之本之生大中大夫公禮四傳至君勝若勝生吉甫君之高祖也再徙長洲之南橋吉甫生繼道君之曾祖也

國初來贅無錫唐氏故今爲無錫人繼道生公韞號聽鶴君之祖也公韞生汝明號怡菊君之父也君生亘異常類河朔間人時方以侈靡相尚意氣相加游玩爲樂君獨平心易氣勤生務本斂華就實未嘗佚游慢戲以棄日非禮恣肆以殄物恃財怙勢以凌人介介然以安分知足自戒畏刑惜福爲心嘗代父役爲糧區之長更徭租賦惟其入有後期者姑緩之或代之輸而徐取其償曰吾與若皆編戸也徒以物力優於彼爲之脊爾租了官事幸無相貽累足矣父老代掌家事歲取租於佃田者量歲豐凶而多寡其取予有所欠負未嘗盡其償曰吾借力於若若資食於吾皆不可相無者苟了官租而輒有所得足矣人有不平事多質於君君曰吾非有司也曲直之判豈所敢當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請以是非之理折之某人爲是某人爲非無不悅服有疑難之事多決於君君曰吾幼失學事體未有所諳因君之事而斷以吾心之理如此則可如彼則否率然歲嘗於人心人之緩急叩門者必如所欲而不使之觖望去非禮相干

亦必以理遣之而不爲已甚君之負誠直道不但行于家庭孚於鄉黨而郡邑大夫遇有疑難亦進君議焉君盡言以達己意巽辭以啓上聽未嘗順旨而後有言行己處事必畏清議痛自克責惟恐以短取敗而有以廢墜前人之基業焉至是疾革語其子曰吾祖宗寸積絲累成此家業傳序以及於吾終日乾乾如操滿載之舟泛不測之淵惟恐不幸遭値風波以傾覆所有幸而今日至於舟抵岸矣此舟付於汝宜操吾此心以保世業吾得以藉手見汝祖宗於地下

矣言訖而卒時弘治己酉正月二十八日也距其生正統丙辰得年五十有四配孺人過氏宋郡馬之後子男一楠以例輸邊餉得蘇州衛指揮僉事女一適邑士華基孫男一福齡以某月某日葬於某山之原君天性孝友事親能順適其意處二弟怡怡如也從弟傑幼孤貧爲婚娶置田宅居之女之子華某蚤失怙君養於家延師教之俾至成立其他義舉如施棺櫬造輿梁通水利之類不一而足皆衆所共知者若君者豈史所謂貴誼而賤利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

歟予自之以善人君子非過也茲因其請爲文以表于墓道用垂世楷範豈直紀其歲月識其兆域以應其求而已哉

義泉阡韓氏先塋表

鳳翔府學教授韓彥夫致仕家居乃成化癸卯春二月自其家河內之脩武來謁予於太學彥夫予故人婺源知縣敬夫之弟也坐定出敬夫手書示予曰先兄臨終時出此以授俊曰此吾平生之情志也汝持此以干瓊臺先生先兄之藏旣蒙先生賜之銘又爲文以祭之其平生行實固已昭于世矣但其所謂情志者則未伸焉俊幸後死敢請先生一言以成先兄之志嗚呼敬夫不可作矣見其手書如見其人然寧能已於言耶敬夫先世潞州之韓店人韓氏在宋時族大而蕃環店而居者皆其宗人故潞人以韓之氏氏店焉元初兵亂其六世祖徙居澤州陵川縣之梢子掌其地高亢居民患於遠汲所居不百步許有泉一泓每爲沙泥所汨乃市甓甃以爲井汲者便之衆義其所爲乃如泉之名以義焉祖卒葬妣某氏合葬

于義泉之北五世祖諱某妣某氏亦祔葬焉生子一人克成之者四世祖也邑稱爲善人元至正癸未享年七十有五卒亦葬于其側未幾澤潞盜起其三子思恭思溫思敬奉母避地于懷慶定居于懷之東八十里靈泉鄉占籍脩武今爲脩武人者若干世矣思恭生　生　思溫生　生　思敬生　生敬夫名嚴彥夫名俊敬夫領正統丁卯鄉薦以婺源知縣致仕彥夫先敬夫一科領鄉薦以乙科得曲陽教諭進鳳翔教授嗚呼太行山綿亘數千里界乎中州

之間其陽則覃懷陰則澤潞也韓氏之先居山之陰其後也乃越山而居其陽天地淸淑之氣渾淪而深厚山之面受陽明之光營達而淸秀開韓氏之先者留骨于玄窔之地則有以養之而不朽承韓氏之後者發秀于陽明之鄉則有以衍之于無窮後之人有過義泉之阡覩斯塚之纍然斯碑之穹然者常有所徵而加之意焉

敕封翰林院編脩文林郎丁公孺人蔡氏墓表

雲間有厚德君子曰丁公諱鉞字孟威鄉人謂詒穀先生者也　天子以其子溥貴封翰林編脩階文林郎其配蔡氏封孺人受封甫踰年溥承　恩歸省僅三閱月而公捐館舍時歲癸巳八月二十六日也距其生洪武戊寅享年七十又六又六年爲成化己亥七月十三日孺人卒距其生永樂丁亥享年七十又三溥聞孺人訃循例歸守制將以孺人合葬于公之宅兆衰絰踵門求予文表其墓按狀丁氏其先汴人有諱彦倫者仕宋爲脩職郎始居秀之甫里有諱紹祖者仕元爲制裏總管棄官歸隱華亭之浦東華亭

之七寶鄉有丁氏自此始紹祖生茂卿茂卿生子三人仁甫其長子也是爲公之高祖仁甫生仲逵是爲公之曾祖仲逵生文政是爲公之祖文政生汝霖號素行處士始遷秀野卽今居也是爲公父公所生母朱氏有賢行公生而秀穎最爲父母所鍾愛年甫冠父爲仇家所誣逮赴京適公病滯下篤甚力疾欲從以行所親者或沮之公曰吾身父所生也父惟難而子以惜身故舍之惡用子爲哉卒從行幸無事歸後周文襄公總浙西財賦而於區長尤所愼擇郡守趙公豫首舉公以應命文襄於儕輩中特呼公出加獎與在官十有二年分毫無所私一[illegible]　輩席官府勢多所漁獵以殖私產或舉以諷公公笑曰人之肉可貼吾身乎吾之先累世積德尚惟非禍况吾敢以不德繼之其能免禍乎不見鄉人某某爲權長乘勢欺貧弱攫其所有今皆安在哉其子孫何如哉吾知奉公而已他非所異也久之謝事歸隱家事悉以付諸弟先是仲弟鋼承毋命贅外氏公後召歸與居季鈇少失怙公撫育以至于成立是皆精醫善書以承世

業公惟奉毋教子爲事公私事一切置之乃於後圃築錦雲書屋購書數千卷庋其中延其師儒居之以教其子溥用是專攻於學選入郡庠補弟子員領丙子京闈薦第二人己丑　廷試第二賜進士及第擢翰林編脩鄉人咸以爲公賀公曰豈某之力哉祖宗餘慶也公爲人儉約不事貨利於一切聲勢泊如也脩然一室未嘗蓄媵妾與蔡孺人最相得自壯至老相敬如一日孺人諱佛娥同邑七寶鎮南大族蔡文傑之子年十七來歸公時舅姑性溫嚴各異孺人事

之各得其心舅病助公奉侍晝夜無怠俄意舅謂所親曰吾家何幸得此新婦天必將生賢子孫以報之姑性嚴毅婦女少當其意每與人言喜大媳婦甚賢且孝臨終召諸婦諸女立牀下諭之曰吾歿後汝等事大媳婦爲人家婦者能效之則無忝家門矣孺人勤儉五鼓卽起爲子溥梳洗課之讀書仰燈下紡績嚴明治家事日以爲常及溥出就外傳游太學校上京師凡有師友禮道路費必爲預備咸豐腆而曲備溥旣登第官禁林鄉人有之京者必再三寄聲以愼官守毋失　朝叅爲戒一時華亭人稱賢母者必歸焉孺人生男二長夭次溥是也初溥未生前養一子名安女二長適姜悍次夭孫男一魁女二長適張深次尚幼公以卒之來歲十一月九日塟于邑余陽之福壽山孺人以歲庚子年某月某日合塟焉嗚呼國者家之積也方三代盛時比屋皆有可封之俗不獨丈夫子之能賢而凡一時之婦人女子皆有可稱之德焉觀諸詩之正風可見已方今　聖化大行訖于南國有若雲間之誥敎先生者與其配蔡孺人儷德

媲行皆有古人風致是固其資性之美家教之素而亦　國家承平之所漸漬歟則其生文行之子膺恩封之典豈無所自而然哉於是乎表其藏以爲世則

弘治三年春三月望日男敦編次

天啓元年仲春望日七代宗孫爾穀重編

爾懿同編

穀男（兆昌朝昌）校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二十三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二十四

大學士諡文莊瓊山丘濬仲深甫著

神道碑

明故進階榮祿大夫兵部尚書致仕王公神道碑銘

天地間有大義因循之久則沈鬱而不明必得夫身任天下之重者遇事激發之然後大明於斯世焉國家承平日久道協乎中治循乎軌大義非不明也然而因循之久恬愉之極馴至於己巳之變公義鬱

而至於晦也甚矣江夏王公於是時奮不顧身以先天下世之君子深於公有感焉是歲八月　英廟北征有蒙塵之變　景皇帝以親王介弟監國御午門左門六部弁科道官交章劾王振誤國之罪　帝曰卿等言是朝廷自有處置言甫畢百官皆趨進號慟哭不起颺言曰　聖駕留虜庭皆振專權擅政所致若不速斷何以安慰人心錦衣衛指揮馬順喝逐百官公奮臂捽順髮齧其面曰順平昔倚振爲惡禍延生靈今日至此尚不知警眞姦黨也律有姦黨之條

罪在不赦百官聞公言爭以手足捶死順衆猶哭未退　帝起入宮令太監金英問所欲言咸曰內官王毛二人者皆振黨請寘諸法遂從門隙出二人衆又捶死之百官乃再拜而退是月庚午也公義激於衷捐其身以爲天下明大義由是天下士大夫莫不曉然知公義所在而皆振作其氣以興起事功然而矯枉者或過於直以爲訐而迄于今然則公之斯舉其世道升降之會歟公諱竑字公度其先江夏人曾大父諱景仕元爲水軍翼萬戶大父諱俊卿洪武中以

軍功起爲福州衛百戶坐事謫戍河西遂爲河州人父諱佐俱以公貴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祖母趙氏母周氏俱贈淑人公幼篤學有大度年二十一補衛庠生二十五以禮經魁陝右鄉薦明年禮部會試第五人賜進士出身觀政戶部連遭家喪凡八年始授戶科給事中居官又三年適　國家有北狩之變是時明興七十餘年承平日久一旦事起倉卒上下惘然罔知所措忽聞公有廷擊權姦之舉莫不驚駭既而事定人安公之名遂由是以起是歲十月虜擁

駕南還直犯都城　景皇帝命都督孫鏜禦之于高梁橋分遣都督毛福壽高禮王敬王勇武興五軍策應之以公有時望　命偕太監興安等督守九門或言福壽番將也非公不能鎮壓之乃陞公僉都御史提督各營軍務是時王敬等軍出彰義門爲虜所敗武興卒於陣內官有報效者或死或傷四散奔還京都大震公督餘軍將往援之遇虜於菜市口與之戰虜敗去放火燒廬舍公帥軍士撲滅之擐甲冑入朝面陳其故因奏高禮被創回營毛福壽不知所在方　命錦衣衛指揮呂貴制二營不許遠出既而有旨命福壽聽公節制虜尋遁去　朝命孫鏜范廣統兵五萬追之　命公與侍郎江淵提督其軍追至涿州與虜戰于祁溝虜敗去既出境衆議恐虜復來推公守備居庸等關景泰改元秋車駕南還公以疾乞還是冬用薦總督漕運力疾以行明年兼理巡撫江北諸郡時徐淮大侵民死者相枕籍公盡所以救荒之術凡可以救一時之急者莫不畢舉既而山東河南流民徙至公不待奏報大發廣運倉所積京儲賑

之近者人日飼以粥全活男婦九萬七千七百餘人遠者量散以米全活男婦一百二十九萬四千餘人流徙者給以米以爲道食四千六百餘人被鬻者贖其人以還其家一千二百四十四人共用米乙百六十餘萬石六月濱河有麥舟來公以官價易麥四千餘石分給軍民一萬二千三百戶擇醫四十人空廋六十楹處流民之病者凡活一千四百人死者給以棺爲叢塚凡葬二千三百有奇公窮晝夜竭精殫慮事事躬理有所委任必委曲戒諭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或述公行事爲救災錄世傳焉歲甲戌入　覲特陞左副都御史丁丑　英廟復辟權姦用事左遷公爲浙江參政尋除名爲民還江夏居半年　英廟於宮中閱景泰時臣僚章疏見公所上疏有正倫理篤恩義等語顧左右曰玆爲朕也乃命中官傳旨遣戶部官送公歸河州辛巳虜寇莊浪起公以舊官參贊軍務公感激思奮聞虜犯靖虜之郭城公率十騎先馳會兵擊敗之明年班師仍　命提督蘭縣以東一帶邊備尋召還入見　英廟慰勞至再言者謂[illegible]

運自公後政多廢弛今西陲無事請命公往起其廢從之公奉命至徐揚老稚迎舟羅拜歡聲載道會旱公齋禱於神卽日江水泛漲公私舟楫通利人以爲忠誠所感甲申以科道會薦陞兵部尚書　命下朝野驩傳天下想望其風采公亦矢心思報疏條時政令天下邊將各陳戰守方畧簡京兵復武學一切廢務以次脩舉時兩廣峒猺大肆刼掠北虜在黄河套時出侵寧夏延綏境民不聊生而四川德陽人趙鐸又作亂邊報日至公居中調度允合機宜而兩廣功

尤偉蓋往時廣西猺獞惟犯廣東城邑斯時則越江西湖南界矣公因御史王朝遠建言遣都督趙輔往征之起都御史韓雍於浙藩爲叅贊允軍中一切事公皆預爲規畫諸將奉之而行果能成功而還先是京軍統以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有部分而無兵數天下莫能測景泰中用言者分爲十二團營營軍萬公疏請復三營之舊使人不知軍數多寡因以革將多私役之弊不報會理軍職貼黄欽官公薦脩譔岳正都給事中張寧內批出二人于外公遂以疾辭章

凡五上始允歸養病時年僅五十有三公抵家又二年上章請得休致公歸河州絶口不及時事惟日課童僕耕藝田圃以爲終年之計躬營兆宅自誌其基且戒其子死後毋循衆例乞祭葬以弘治元年十二月初三日卒于家計聞有司循故事爲請葬祭皆寻之公配孫氏封淑人有賢行丈夫子八人曰經曰紀曰約曰嶽曰績曰纓曰絲曰繹經爲山東按察司僉事紀錄用爲大學生績纓絲俱入太學公性剛毅少豪儁尚氣槩義所當爲奮往直前生長西陲有志功

名旣舉進士居言路見事有不平者輙爲之扼腕不平自廷擊馬順後所至令行禁止人望而畏之曰此撾殺馬順者公名自是滿天下然亦以此得謗蓋順死于衆手公特爲之倡耳二長隨之死則以平日巡視街道爲衆所惡乘閒號呼出之非公意也後有譖公者率以此爲激怒之具故公不盡其用云公登第時年二十有六又八年始授職甫二年超拜都憲用僅七年卽退退四年復起又四年致其事以去家居者二十有三年計公平生爲　朝廷所用者首尾僅

十有四年公之用雖不久而公之功在　國家澤在生民名在天下士大夫世有柄用四五十年者稽其成功或未能過之者也若公者豈非一世人豪哉公之子經嘗從予學故公之行事知之爲詳嘗記公歸江夏時經語予曰寄聲請公閱漢書張敞傳意公有復起之日也及公來本兵柄有事於兩廣不以予迂僻凡有規畫亦使預知時兩廣守臣以賊爲諱養成禍亂而同事者傾奪其位益各有失也公專主其一遂致中忤所請多不從又因岳張之出遂決于行

然二人之出意初不在公觀公伏病上章請老　上屢遣醫治療及章五上始得請可見矣公行時予適考士南畿歸復　命會公辭朝以故不及一言而別嗚呼豈意遂永訣哉予因經請俛爲序其事復繫之以銘銘曰

天地生人畀氣與理理具一心氣充百體心有所令體則從之把握運用弗假兵威烈烈王公百世之士理以養心氣以行義目擊奸宄心爲不平敢於公庭黨庇其朋怒氣勃然挺刃烏有俛捽以手復噬以口臂指唇齒受命于心如發硎刃如出冶金雄名大義益于天下毀勢罔功朱劔徒借天爲國家生此偉人人心以愜士氣以伸人人得誅亂臣賊子義切于衷曷諭彼此彼何人哉黨邪害正弗克公用匪公不幸偉哉是舉足益平生剡有功績赫赫可稱賑饑甸饑殄門庭冦坐計籌策躬擐甲胄公用不久公功則多人衆雖勝如天定何有穹其碑龜趺螭首我作銘詩昭示不朽

明故瓊州府知府加　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徐公神道碑銘

宣宗章皇帝在御之日以天下承平日久吏惰民疲於是慎揀廷臣飭于職而著望績者以分守大郡賜之　璽書以勵其行於是戶部郎中徐公得瓊州府知府　上意若曰惟天惟祖宗畀予以大寶惠養元元比聞有司貪殘庸懦失牧民之術以致澤不下究民多失業今簡爾等付以郡寄瓊在萬里外尤累其選爾其宣明教化通達幽隱冀民之生毋令失所使荒服之遐如在畿甸之邇予則汝嘉凡以公使至瓊

越職踰法者具實聞奏其屬若僚有治𦔳職廢者即
械以來公感 天子知遇之深委任之專即日乘傳
以馳既至郡布宣 詔旨吏民俯伏環聽咸曰大哉
聖言明見萬里之外矣公既觀象次第行之民之耆
舊語其幼稚以爲吾郡自王公伯貞去任二十年始
復得公莫不室家相慶驩忻鼓舞如得更生瓊地多
異產前此中使絡繹不絕而阮韋馮三人者歲必一
至以爲常而阮有所恃尤爲巧黠二人者見公端嚴
勁正不可犯而又爲 上所屬任稍斂戢既而阮北

上坐袁琦事棄市 朝廷繪琦等受刑狀榜示天下
琦之交名曰隊者即其人也明年黃姓三人者繼來
仍踵其故轍凡有需求非常得者公限有司弗與三
人者以不得逞所欲避公行所部公輒騎從之使不
得恣其害郡自永樂末以來民如枵腹負重走荊棘
中至是始得釋所負履平地不然幾于變矣公乘公
私困乏之後節財用貸逋負卹民隱民力少甦乃起
廢墜教民種藝興學校民俗爲之一變郡有民居深
山中號曰黎自耕自食素不出爲害而軍衛利其所

有往往生事啓釁以邀功利公一鎮之以靜終公世
恬然各安其生然其性朴野別無所事耕獵所獲惟
以易牛祭鬼近山之民頗爲所化有病不服藥信巫
覡言宰耕牛以祈禳甚至鬻子破產亦不卹焉公聞
之嘆曰牖民必自其明處二氏之說雖非正然不害
物命猶爲彼善於此乃許鉢室之爲民望者俾領寺
觀以移其積習自是有病者不殺生而民用稍紓公
之意蓋因民之好漸以化之次第以歸於正非以求
福田利益也公在郡僅四年而郡中十數年之積弊

一旦革去如水洗垢三州十邑之民方愛戴祝頌之
無已而公病不起矣時宣德甲寅九月二十六日也
遠近聞訃巷哭家祭如喪所生時同知程某者先公
數日逝民乃爲之謠曰千兩黃金買知府一張白紙
送同知至今傳誦焉柩還送者塡塞海濱目送其舟
不見乃還郡人作木主以公祔祭學祠今知府張英
始爲專祠塑公像與王公伯貞並祀云公卒後若干
年以孫太學士溥貴 贈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
翰林院學士又若干年加 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

兼文淵閣大學士　命下之日濬於是時亦蒙推
恩贈先祖如己官偕大學士先生同具朝服受誥于
册陛下先生謂濬曰某之先祖曾守貴郡吾子又見
之知先祖治行之詳今世無過子者先祖神道碑文
久缺非有怠也政有待於今日爾某幸與子同年登
進士又同官神道之銘非子孰屬濬童稚時曾隨先
祖令　贈尚書公拜公於府治濬時方在童儒感公
以異待今幸如所期固當有所報也矧公有功於我
瓊人甚大濬其遺民也雖無屬筆者尚不容默况今
重以大學士之命何辭以拒耶按狀公諱鑑字
其先鍾離人也七世祖令義與始徙焉曾祖諱　祖
諱　俱隱德不仕考諱　　贈戶部郎中母周氏封
太宜人公生有異質在童稚已如老成人由鄉薦卒
業大學授刑部主事究心獄事而於死獄尤不輕易
故囚爲公所鞫者未嘗稱寃嘗有疑獄公從輕治之
其人德公持金弊以謝公曰爾罪輕吾不敢坐爾以
重法當然也設爾罪當重吾敢輕爾耶輕重在爾我
何與焉其人拜感而去一時法吏中公獨以廉慎著

名適　朝廷方大營造起丁夫十數萬採巨材於川
蜀工部尚書宋公董其事宋公舉公爲佐公提督有
方作息有節人勞而無怨十七年陞戶部陝西司員
外郎是時　太宗皇帝行督責政曹務叢委公處之
一一悉有條理尚書夏公原吉總國計事多咨焉十
九年　上以北虜擾邊將親征　命大臣議兵部尚
書方賓言恐糧儲不足遂召夏尚書問糧儲多寡原
吉對曰今所儲峙僅足歲計恐不能供大軍即命原
吉往視開平邊儲工部尚書吳中入對與賓同上怒
召回原吉頌繫於獄罪及其部屬公與焉　仁廟登
極卽日復原吉官公亦得以赦原又五年陞湖廣司
郎中公坐夏公累繫獄者三年無幾微怨望意夏公
推重之有意薦公大用宣德庚戌正月夏公薨於位
公於是年出守於瓊一時奉　勑出守者皆極天下
之選如况鍾鄭咨輩後皆有名于時然皆在內地多
以剸擊得名而公獨以循良著績于萬里之外又能
遏抑權倖之黨使害不及民由是觀之則公之所爲
尤難也惜乎天不假年公不得終其惠使公如王伯

民之守瓊十有四年其所施爲者豈在古龔黄下哉公性孝友郎中公沒時水漿不入口絶而復甦日不離棺側一夕倦而寐若聞呼曰速起速起火將及我公驚起火果燎于幕且延于屋矣公力捍之乃息人以爲孝感所致云公生於洪武庚戌卒時年六十有四以卒之明年歸塟於某山之原時某月某日也公配吳氏有賢行初　封宜人繼以孫貴　贈淑人加　贈夫人子男四長　封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沒後加　贈如子官次珵早卒次璿次珍次瑾俱少夭出孫男七人長溥卽大學士次濟次渝次澍次瀚次漢次　曾孫男　公宅心仁恕人以非理相干未嘗留怒程同知者與公異趣累以事忤公及其死公爲之經理喪事畧不以舊惡介意公開心見誠不爲城府待下有恩人人得其歡心是時瓊多寓公洪武永樂中以事遷謫來者傳雅老成多知朝野舊事公暇日延致其人談笑竟日公爲政簡易不任吏胥事至立斷不立文案大率以勸化爲主不用刑法或以爲疑公曰守令者民之父母父母教之而不

從然後從而撻之教而能從又奚用撻爲哉是時風俗醇厚而一時倦游之士者宿之民往往可託公時至寺觀中召集之命坐賜茗詢訪民隱公不逆詐不億不信而諸人化公之德亦不敢有所隱伏公在任屢有年公卒之明年郡乃大歉民有殍死者惻然相謂曰徐公在吾民豈至此耶若公者豈漢詔所謂賢人君子者耶循吏不足盡之也是宜爲銘銘曰

天於所生必惠愛之有施惠者必報所施君之牧
民視天所生受牧能惠祿食斯增君不及報天代
報焉不在其身在其後人後人繼顯推恩上逮較
所當得益厚而大允矣徐公體天之仁廣君之惠
以惠遠民所施既厚所報未稱發跡四紀疊受
恩命華階峻秩位極人臣大哉　皇言褒諭諄諄
龍章犀軸螭首龜趺　誥頒于庭碑峙于墓名傳
有識澤流無窮雲仍食報永昌而隆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恭惠楊公神道碑銘

正統己巳　車駕北狩胡虜乘機犯我畿甸時廣東左參議楊公坐事居京邸　朝廷用言者起公守白

羊是歲廣東都司囚越獄有司不能捕遂至嘯聚守土者閉門自守召邊將禦之至則爲所敗報至京師廣人士寓京者聯名上章乞公　朝命授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乘傳往至則廣城被困者數月矣城中軍民喁喁然朝不謀夕見公至始有更生之望先是民之居鄉落者避亂趨城至則閉門不納及歸盡爲賊所戕脅從者日益衆公下令有司用木爲牌給民從其出入又榜示於外遣官招撫之於是歸附者日以千萬計賊勢日孤公償知其有嚮順意遣使往諭之賊首黃肖養曰吾輩得楊大人一言死不恨矣尅期來見賊果至公毅然欲往藩臬以下皆沮其行曰賊意叵測奈何公曰吾以誠待之毋慮也公出見賊羅拜泣下公諭以禍福且示以更生之路賊衆以大魚獻公受之不疑遂讙譟而去期以再會未幾董都督統大軍至賊遂中變歲庚午三月五日有大星墜于城外對岸之河南十二月質明都指揮姚麟者來白事公出與之語姚既出公忽病作扶入臥榻仰呼其子玘曰我死矣不能終始王事知我者其天乎

語訖瞑目而逝城中居民聞公卒信疑相半既得實爭走哭館下雖老嫗稚子亦至失聲滿城縞素其僚位哭奠者相屬陷在賊中者聞之亦曰楊公死吾屬終無生理矣計聞　天子悼惜遣官諭祭如禮公卒後僅閱月大軍卽平賊凡賊所經之處盡屠之民受刑者輙仰天號曰使楊大人在吾人豈受此禍哉既而耆老黎善聚等赴京乞立公祠從之事下爲忌者所沮忌者既去有司始立公祠于廣州府城隍廟之旁水旱疾疫必禱焉民有事訟于官不得其平者輙具詞焚于祠下廣人至今過其門者輙舉手加敬嗚呼古所謂生爲豪傑死爲神明者公非其人耶公諱誠字信民紹興之新昌人也少遊鄉泮領永樂庚子浙江鄉薦宣德庚戌由上舍選工科給事中丁內艱起復改刑科正統癸亥吏部尚書王文瑞公薦佐廣藩陛辭受旨許以言事公既抵任時按察使郭智奉勅整飭兵務事多自專公首疏其不法事郭遂去任而黃翰來代之黃所爲益甚公復上疏發其奸詞連僉事韋廣廣亦誣詆公俱逮下獄公就逮啓行時廣

人爭携金帛就册相贖公一無所受而黄册則爭以尨石擲之既至法司鞫得實黄坐除名凡奏公他事皆涉虛惟鹿鳴宴簪銀花一事行勘尋白廣之軍民狀公德政相率赴三司保留乞備其事上聞亦有跋涉萬里直諸　闕庭者前後以數千計及公在白羊既受　命遷城官軍不忍其去亦赴官保留之公之所至得人心如此公宅心仁厚見人有患難不啻在己汲汲然爲之惟恐後疾惡太甚見人有不平事輒扼腕爭辯用是見嫉於人方在學校時見儕類有過舉者輒切切不置及有當爲事衆方推避公卽奮先爲之人多以矯激目之乂之見其事事皆然亦皆帖服塋母時倩夫舁塚石母夫公代其舁數百步人遍乃止或曰何自苦如此公曰塋吾母而專役他人於心安乎居家時聞鄉鄰兄弟有不睦或構訟者輒至其家勸之不從明日復至人雖拒絕之不厭也必從而後已邑有朝妃渡每歲爲暴漲所壓公率衆督工堰石爲步至今行者過之必曰楊給事中力也官禁近時嘗一奉　勑整點江西軍伍所至求民瘼除宿

弊事竣回條上所詢民情五事皆當時急務及佐廣藩善政在人者尤多方是時承平日久禁綱疏濶嶺海之間民物殷富仕者類以黷貨殃民爲常事上下交征恬不爲耻公至一以廉潔爲心而凡事行之以寬公退之暇卽出公署門徐步街衢間詢問父老以民間利病及覆獄曲必得其情而後已嘗有民以公事至長藩者欲訟諸獄公曰彼無罪姑遣之去至期自來可也長曰彼無保認者公曰僕保之民感公恩信縱之去至期皆自來公爲政所以感人心者大抵此類也嗚呼今世之爲政者豈復有如公者哉公卒後二十年是爲成化己丑朝議凡大臣有功德在人者皆加謚贈賜公謚曰恭惠又七年公之鄉人王滋者仕爲昌邑教諭始介其鄉人禮部侍郎俞公欽僉都御史丁公川屬予紀其行事將鑱于石滋少嘗受業於公念公平生志節不下古人特以居官清白身後無贏餘至今墓石未立恐遂泯於世也以予出嶺南知公事爲詳特以見屬謹按狀新昌楊出漢太尉之後世居其邑之彩煙山曾祖　禰　皆不仕[illegible]

吉以公貴贈給事中毋丁氏封孺人公生洪武庚午
月　日享年六十有一歸葬於本縣上王山之原
配石氏封孺人子男四玫瑄琉瓊玫以公廕錄爲國
子生任桃源縣丞女一適張棐子也於公嘗有一面
之雅而於鄉邦之受惠也亦未嘗不與焉矧以紀事
爲職業無溢之請恒欲書公之績以傳於世兄重以
溢之請乎侂紀其實復系以銘銘曰

楊公烈烈特立揭揭惡彼沓沓不茹不吐何懾何
懼靡適靡拒介而能通拘而有容隨而不逢生爲
亟大仕爲直臣死爲明神愛而畏之思而企之廟
而祀之德則有矣名則久矣死則不朽矣（成化十二年）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曾公神道碑銘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古岡曾公奉　璽書巡撫甘肅
聞父喪歸守制行至西安卒於關內道公署計聞
朝廷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事其子文衡持戶部侍
郎李公克承所輯狀來乞銘予與公同生嶺南偕李
公登甲戌進士第是歲鄉人聯名者十有六人官至
臺閣者惟予三人及何都憲宗易也四人中予齒最

長而公乃先予逝予叨以文字爲職業所以序公行
事而銘于墓隧之碑者奚辭以拒哉公諱能字千之
其先宣之涇　縣人曾祖諱寶通以民兵守宣城爲
隊長始調戍新會祖諱保覡父諱寘號素軒以儒書
教授鄉人子弟初　封承德郎戶部山西清吏司主
事進　封奉直大夫山西清吏司員外郎毋周氏繼
毋陳氏初　贈安人進　贈宜人皆以公貴也公生
而秀朗端重受教于家庭不勞而成甫成童選入邑
庠補弟子員景泰庚午以尚書領廣東鄉薦明年試
禮部得乙科不就卒業太學歲甲戌登進士第觀政
工部奉　命往秦府營永興王葬事締造有方事舉
而民不擾爲親藩所重歲丙子除南京戶部四川司
主事事比諸司爲劇公處之裕如一時能名聞于南
畿尋丁內艱服闋改任戶部山西司主事尋擢員外
郎未幾陞湖廣司郎中公在部歷三任踰十年久於
其任司無滯事大爲上下所敬服時古濠年公爲尚
書蒞屬嚴甚少有當其意者獨重公繼以長安楊公
尤所加禮諸司有疑事亦或以質於公公時發一言

多中貞際歲癸巳陞公陝西布政司右參議時部官至正郎者意希布政參政之職得亞參者輙不喜時人多爲公惜公欣然曰方面之佐分屬釐務大參與亞參等耳居官以盡職爲忠恐不克稱耳何必計資級哉戊戌進右參政庚子陞右布政使辛丑轉左公自部屬出官藩服八年之間凡四轉官階位方伯當方面之寄關陝重地三面臨邊巡守都憲四人總戎大將四人其他監軍參將之類何啻十餘人屯聚戎馬十數萬控制羌狄糧餉百需皆取給於藩司又值邊陲多事內地水旱相仍非有諳練之才見事明決者不能一朝居也公爲佐貳時在任之日少行邊之日多凡諸西北一帶山川阨塞屯堡要害儲峙多寡兵馬強弱將士堅脆皆能心憶而口數之既總方伯之任不暇一一躬蒞之慨然謂僚佐曰陝西一藩沿邊數千里屯重兵之處其大者寧夏榆林甘肅其他若岷洮等處營寨非一北禦韃靼西接羌戎外地有生番內地有熟羌所以控制之者雖在乎武將然數千里之地數十萬之兵所秣之馬所食之粟所用度之軍需皆出乎民也苟非未事之先豫有以會計之臨用之際何所藉手哉乃市近司地以易參議宅創爲會計堂六楹凡錢糧出納條例簿籍咸庋其中每歲夏秋當徵稅糧之際會諸僚佐於此稽考凡一歲之所入與一歲之所出因登耗以加裁量遠近以分派用是算無遺策邊儲有備歲用不屈而民力亦不至於困斃焉甲辰關內大饑民至相食時公私罄竭計無所出會　朝遣大臣賑濟行一切權宜之政公勞心焦思隨事裨補委曲詳盡一方之民得以少蘇者公之力爲多癸卯述職赴京一時方伯數公爲最明年甘肅巡撫都憲缺貳夏官時論謂非公不可

朝廷擢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仍支二品俸錫以[illegible]璽書付以便宜之任往代之公即時上道蔚公父衮素翁年幾九十公命其子文衡等陪侍養惟携一童自隨至甘肅首述　朝廷德意以諭將士人人感悅於是條爲合行事宜凡十日新號令曰謹練習曰脩城堡曰明賞罰曰覈功實曰抑奔競曰恤孤寡曰稽儲積曰行賑貸曰撫番落行之未期軍民翕然

乎戴道咸日數十年無此也方將翹首跂足以望新政甫三閱月而行素翁計音至矣軍民大失所望相率赴　闕上章乞留時制守邊大臣有故非得代不許擅離公以墨衰從事者又三閱月代者乃至歸至會府而卒時歲乙巳八月七日也距其生宣德戊申得年五十有八公娶羅氏初　封安人進宜人子男二長鄖文衡次文鑑女四人長適邑庠生伍鴻次在室次適指揮倪麟次適義官鍾珠文衡以　年　月　日葬公於　　山之原公生嶺南北仕于　中朝官兩京歷三職皆專錢穀之任既而出受方面之寄乃在西北戎馬之地凡首尾十有三年所以宣布　朝廷之德意以安生民儲邊備給軍餉者克舉其職而又屢遭荒札之歲民不聊生之時乃能因時制宜補偏救弊以紓一時之急凡所經畫多出人意表不動聲色而所至成功　朝廷方大用之象方望其有爲而乃遽止於斯惜哉銘曰

公生南紀顯于西陲內撫疲民外控黠夷曰夏曰戎于岷于岐宕轍所至功業隨之所最著者賑民

之饑生其垂死奠其將移凡此方民子母夫妻有田有廬非公功誰昔寶安羅會起于茲亦吾越產建功孔奇夫世已久邊人猶思公今繼之嶺嶠有輝孰云將才專出于西前羅後陶人戶是碑公兮雖逝公澤長垂後人考德眎此銘詩

浙江按察司副使陶公神道碑

天下承平日久變起倉卒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禦有能奮身其間以爲民蔽繼之以死卒能作吏民之氣以收遏絕之效其功顧豈小哉當宣德正統之盛大江以南民不識兵也久矣歲戊辰鄧寇起于閩既而括寇相挺以起猝然竊發如風盛火猛延燎于枯草燥荻之場孰有障蔽限隔之者當是時郡縣窘迺于寇者其民益岌岌然矣一時官吏罔知所措往往驚畏走避雖以　朝命將領亦皆觀望以爲進退無有立一定之計決必然之策者而浙江按察副使陶公者獨能以身嬰賊鋒而死之嗚呼豈非毅然大丈夫哉公始以易經中廣西鄉試第四人以親老歷任遠方得交阯某縣典史改處山縣時黃忠宣公兼掌

藩臬司事知公有學行俾掌諒江府教授事秩滿陞按察司檢校丁內艱起復改山東憲司未幾按察使虞公信以有守有爲堪任風憲薦公起至京師試如所舉擢大理寺右寺評事尋用戶部尚書劉中敷薦起拜浙江按察司僉事會處寇犯邊公以計殲之朝廷有綺段寶鈔之賜至是寇起處州將薄金華衆議曰蘭溪乃賊所從出之路蘭溪不守則兩浙震動矣陶僉憲有謀畧非得之以遏其衝賊不易弭也公至蘭溪首率民壯因故城址立木柵晝夜警備又於

縣南五十里立山口蘇村太巖諸寨以扼其要害屢用計畧擒賊黨數百人聲震遠邇賊不敢犯境百姓爲之歌曰僉憲陶君賊聞震驚始爲民患今則逃生由是諸邑晏然而鄰境亦恃以無恐時總兵官都督徐恭尚書石璞等屯師日久賊深入險阻乘間時出官軍罔知又復遠遁撫捕之計皆莫知所施會議遣藩臬臣僚一人抵賊巢招諭之莫敢行者公毅然請任其事至則感之以誠諭之以理賊首葉宗留陳鑑胡等環聽竦動咸翻然悔悟率其黨出降　朝廷嘉

公績陞本司按察副使仍守金華賊黨陶得二者尤號桀黠嘗僞以名降總戎諸公授以冠帶俾招其黨得二殺使者不受招官軍莫能制公以計用賊之來降者殺得二黨前後共數百人生擒百餘人而來降者又三千人得二僅餘四十人深遁山谷中其勢日孤指日可就擒矣同事者有忌公成功而沮抑之者公計不得行賊勢復起公與都指揮崔源往武義謀所以備禦之者至甫數日賊至矣武義無城惟木爲柵時兵民無幾而賊勢張甚或勸公稍却以避其鋒

者公嚙齒厲聲以諭衆誓不與此賊俱生既而賊近城公麾兵極力與戰自卯至申俄而城中火起蓋賊有潛入城爲內應者衆回望見火起遂大潰公竟死之時景泰元年五月十七日也公時年六十有一兩浙人聞之如喪其親戚諸郡縣皆遣人致奠蘭溪民相率言于憲司塑公像立屋祠之又各出己田以爲經久計事聞　朝廷遣官諭祭　誥贈公浙江布政司右參政官其子魯新會縣丞公諱成字孔思梧之鬱林州人也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母鍾氏公五

歲而孤與兄祖弟源相友愛娶某氏繼某氏生子二人長即魯次然魯以公卒之某年月日歸葬鬱林之某原廉後都御史崑山葉公盛巡撫兩廣復以鄉人意並屋祠公於鬱城如蘭溪云魯累官廣東按察司僉事以公墓道之碑未立徵文於予予惟自南方有事以來死事之臣爲　國家所旌褒者僅四人其三人者予皆有所紀述獨於公缺焉嗣四人中公與二人者皆出吾嶺南予叨官太史表忠義以翼世教其職也重以僉憲公之請何辭以辭嗚呼風霜剝草木

之性禍患顯忠臣之節自古死封疆之臣多見於季世勵攘之秋而此數公者獨能於四方無事之時一遇倉卒之變以身試之使狃安乂豢之士夫知所感發興起事功以救生民之禍成安集之功而公於衆人中又獨爲之師先其功蓋莫大焉是宜表著之以爲世勸所謂三人者永豐知縣鄧公顒死于閩寇慶遠同知葉公禎廣東憲副毛公吉二人皆死于廣寇顒與禎皆廣東人吉則浙人也其死義與公同於法得牽聯書銘曰

死國之臣多在末季公獨死義於承平世嗇其一身爲民屏蔽我衆雖有匪怯則脆一聞風聲晝掉夜悖鼓不能起不待金退四無救援百莫可恃所恃區區曰忠與義公惟一身以死自誓食君之祿豈無他輩所以全身亦豈無計公之此心則不在是受人之祿則死其事身雖澌盡心則孔熾以我之死作彼之氣彼弄兵者獨非人類亦或因之革心易志天理民彝於是乎至往古來今孰能百歲爲臣死忠於天無愧　帝誥以褒民廟以祀芳名

流傳百千萬禩史臣作銘昭告來裔

哀辭

陳莊靖公哀辭

我　太祖皇帝始簡儒臣入內閣司王言遂預機密故事非負宿望通經術有文藝者弗得與　列聖相承率用翰林儒臣爲之其選至嚴也一時臺省臣僚雖有奇才異能亦皆安然遜避不敢萌毫髮覬覦意近世乃有以攀援來自他途者然猶同故事多有所更革幸而聚齋先生由宮端復翰林稍稍復其故

衆方欣幸之而先生不幸以歲戊子四月丁巳薨於位於乎惜哉衆皆爲辭哀之予亦附其後辭曰峩峩禁林距天咫尺地密勿代王出言居帝左右預機密匪徒用文實以道德任輔弼古相之權隱然寓中泯其迹默契潜孚啓沃一人化入極百僚具瞻禮接情通不赫赫匪德匪望匪有文學曷以入惟公挺秀生自廬陵忠節域高科盛名遺屬史館任方伯　英皇當宁侍講經幃多啓迪簡在　帝心復位之初首詢及起身外藩入長宮端率群職進握樞機寵以嘉名

進清秩領袖羣仙闡明經訓正史筆衆方翹翹期以壽考求終吉天不憖遺一疾弗瘳遽終畢訃音四聞九重震悼衆於邑矧在官聯濟言光範日延抱曷寓我哀效古陳詞寫胸臆

蘭湖先生哀辭

嗚呼科舉興而草澤無遺儒儒之書如五經四書非不盛行於時然而孜孜講究者惟用於文詞以假途榮宦不仕而能究心於聖賢之學者益亦鮮矣若蘭湖先生夏良輔者豈非世之絶無而僅有者歟先生名相餘姚人宋文莊公竦裔孫生而天資近道年十六七卽慨然有志於孔孟之學年益長於道若有所得謂學孔孟者當自朱子始朱子平生著述雖多其大且要者論孟集註學庸章句或問四書而小學一書又所以立大學之基本也其言明白雅馴初非難曉者而初學之士或不能以的然無疑也於是本先儒之說而附以已意文以淺近之言名曰四書小學便覽或爲之梓行予得而觀之嘆曰草澤之中科舉之外世乃有斯人耶後獲與其從子刑科給事中時

孟寅同舉進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孟寅每爲予言先生之爲人凡其居家庭處鄉黨所言所行可稱述者非一又知先生於聖賢書不但訓其義說其理而已於是益嘆世之如先生者何其少也未幾時而先生捐館舍矣於乎而今而後豈復有斯人哉乃爲辭以哀之辭曰受元陽兮明以清承貞則兮順以寧儼古道兮在躬不汲汲兮利名世紛騖兮詞藻差獨留心兮聖經溯其源兮洙泗派途兮紫陽之庭慨斯世兮鮮儷冠玉蓉兮佩紫衡思其人兮何所虞山峩峩

兮舜江冷冷氣騂云散兮名弗可滅後千祀兮其人如生

彭處士哀辭

吾友彭彥實聞其伯父東軒先生之訃命予爲之哀辭予於先生無一日之雅哀從何生哉昔程伊川狀明道之行謂識與不識者莫不哀傷夫識者哀之固也不識者哀之何哉噫其必有不面而神交非情而義感而出於聲音容貌之外者矣故不辭而爲之詞詞曰維少微之垂光兮于吉之野有美一人兮隱居

其下葆醇熙兮服儒雅環里之人兮薰德以化德不形兮知我寡山椒水湄兮以遊以治水可釣兮田可稼愬風流兮心獨寫宜壽考兮介純嘏羌胡爲兮天不假生教于鄉兮沒祭於社嗟若人之雖亡兮中有存者

大司寇劉公哀辭

天順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刑部尚書萬安劉公薨於京師里第 天子震悼下自公卿大夫士庶人聞者嘆息吊者盡哀如喪其私親然嗚呼公之所以得此於人人者豈無其故哉公濬殿試讀卷官也公每與人言及濬恒見惜之固不敢謂公爲知己然已不敢謂非己知也方公在位時濬未嘗一造門下及公以疾得告方一造拜而公已不能起矣嗚呼惜哉雖然濬之所以不亟拜謁者非簡公也不敢以衆人待公也則於公之薨也又安敢以衆人哀公者哀公哉於是乎形諸辭以聲吾哀辭曰天之生公兮非爲劉宗帝之用公兮非以華公之躬豐年而豫儲峙兮以待荒凶陸居而具舟楫兮以備濤風朝有正人兮孰敢

喻我以蒙國有仁賢兮孰敢謂其虛空衆喁喁以徯望兮方眷注之日隆何一疾之弗起兮遽物化以長終天之意竟不可知兮羌欲問之而無從嗚呼哀哉我之哭公兮非止爲公

祭文

祭大司馬王公文

國家養士百年于茲振衰舉墜思報者誰惟公生於邊方超出等夷謂古人之言必可用謂今世之事皆當爲名一登乎 天府身卽許於 皇家盡吾臣節

邉恤其他己巳之變事勢業業元兇餘黨尚相糾結義切于衷殳不在手手捽其髮嚙之以口激發人心危而再安自此公名布滿人寰駸駸進用所至著蹟門庭之寇一揮而斥經營四方于東于西勦頑踣凶止流飽饑譏人罔極翩翩緝緝乘機報怨設穽下石天道昭昭事久終定起公於廢付以兵柄公奮其庸坐運廟籌首令嶺表安如中州振舉宏綱塞絕僭令究未及黔遂爾告病西歸故鄉豈躭閑適身居于家心懸于國嗚呼居廟堂之近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走嘗即是以贊公眞高平公後疇克繼之惟公有之是以似之文厚公知曷以爲報尚竭心思紀公神道寫此香帛數千里程侑以斯文以表平生

尚饗

祭李學士文

嗚呼世所謂貴貴莫如三公公居師保位重望崇世所謂富富莫如萬鍾公品第一祿厚秩穹名揚四海心結　九重一世之人孰能踰公得君如此其父委任如彼其隆天下方待其膏澤百師共仰其風概胡

未永之是變忽楹夢之兆㐫一疾弗起俄然告終訃聞中外孰不怨恫某等幸忝　禁近每親德容賴扶持之有自咸涕泪之無從薄陳巵酒用表哀悰

祭西昌蕭先生文

於惟先生一世令則出處關世道之升降言論示學者以標的其在太學也示教以身愛人以德文不取奇學必先識其在內閣也代言必醇秉筆必直言不苟同事多裨益民有苟其陰受之賜士多賴其提拔之力胡奸人之謗讒乃無事而生隙仁賢盡爲之掃除氣勢亦隨之蕭索或伏歐刀之慘或受遐塞之謫幸其善念不至於盡忘猶俾先生全歸於鄉宅嗚呼彼獨何心肆行胷臆貪天之功空人之國嗟所得之幾何流惡聲于無極天有時而終定人至靈而難惑天日一旦開明瞹昧于焉昭晰乾元奮獨斷之剛雷雨霈作解之澤仆者以起疑者以釋雖先生之身不幸溘然先逝而先生之心則旣坦然明白嗚呼一自先生正容易簀士氣日淪於卑卑事勢日阽乎岌岌講經者穿穴出於大道之旁摘辭者雕刻壞其本然

之質道德分裂鬼怪百出是則先生之出處存亡關乎世道之盈虛升降之消息念惟小子生於遐僻一經品題遂爾超軼念誨言之如昨緬儀形而不忒心常切於几筵跡久拘於仕籍期以歸省道經貴邑具一辦之心香洒兩行之清泣曩守制以南還拘於禮而未克茲免喪而北上謹陳辭而寓戚望佳城而致奠報殊知於萬一伏惟尚饗

祭韓都御史文

嗚呼自古及今人才之生曰德曰才爲賢爲能位皆

隨時而可致望非積久而不成所謂望者必由歲月之積累夫豈旦夕之經營良以　國家用之而屢著其效遠近聞之而皆識其名如久旱之雨人望之而知其爲澤如積陰之星人見之而知其必晴其處也如在山之虎豹其出也如逐雀之鷹鸇用之固足以成天下之事不用亦足以繫遠近之情泛觀一世斯人無幾公其庶乎今又已矣公年弱冠即振風紀臺及立年遂總憲體首按江西令行禁止如霜之嚴[illegible]風之靡再蹈嶺南民安盜弭如防斯遏如水既沉[illegible]

華之政在江人口耳保障之惠淪廣人肌髓聞之者膽慴見之者氣餒轟轟然於一世之依阿昭昭乎於衆人之譎詭以此致譽亦以此致毀喜固以此怒亦以此嗚呼自古聖賢亦或如此人之小人天之君子天乎天乎盍緩公死才之生也固不易哉望之成也尤爲難爾已而已而九原莫起更幾何年有此英偉嗚呼哀哉哀哀曷已哀雖衆同痛實切已因今子歸緘辭千里英英之靈庶其鑒只尚饗

祭邢都御史文

惟兄與我同生海外俱以文科北來出仕聯登　朝籍益敦鄉契同於一月之間並命超陞顯位兄爲都憲我爲學士大馳朝野之聲增重鄉邦之氣兄先我仕亦先我退家居十有二年得遂歸老之計憶惟癸巳之別至今僅及十歲前年之秋兄以書寄他無所言屬以後事豈意去秋訃音忽至肯憑無鬼之論負我故人之意因兄所筆序以爲志更爲徵之顯者庶其永傳於世於戲瀛渤之間瓊崖之地山川清淑物類華麗幾千萬年秀氣始萃生我與兄蓋亦無愧兄

今已矣我獨後逝旣不能執紼以送又不克傾觴而酹瞾首天南望風洒淚緘詞萬里命子代祭曰神交以心通諒死生之靡異嗚呼哀哉尚饗

祭周廷參編脩文

嗟嗟廷參謂君不壽耶則已年踰四旬方之顏子固爲過矣謂君爲不貴耶則官居七品方之王令固爲多矣所可恨者七旬之父皤老六尺之孤尚稚學已優而未得可行之位以濟時道已明而未成一家之言以傳世善人命薄從古則然彼哉何脩富貴長年

豈見德於人者顧得罪於上天天道茫昧無從質焉嗟嗟廷參天也奈何考其平生樂少苦多雕肝鏤腸以爲文章特施之於風雲花草未見用於清廟明堂矩行規步以端操履特稱之於親舊僚友未見知於秉鈞當路嗚呼士之不遇乃士之常今雖未達後尚可望惟未下壽而遽死在善人則深爲可傷然又於心苟無愧則命雖短而若長百歲亦死何以較量其生嶺南君居浙西均擢鄉魁均游虎闈繼入翰林又爲僚友每聞君言如飲醇酒覩君之持守莊重步履舒徐恒私心之竊念是皆壽考之符豈意以游言之故遂飮恨以長殂嗚呼哀哉嗟嗟廷參何至於斯天耶人耶尚忍言之河氷慨解旅襯載歸臨行致奠聲吞涕垂尚饗

祭吏部侍郎楊公文

嗚呼先生人中之鳳文中之虎其人則今其道則古一家之父子兄弟濟美聯芳一世之經學文名蜚聲獨步屢紬金匱之書專掌玉堂之署擢貳天官之卿兼處宮端之副於德可謂不孤所志允爲無負所惜

者澤未洽於黔黎恩將推於祖父前朝之史垂成當宁之眷方注胡一疾而不起動四遠之哀慕喪我良朋居然寡助幸而後死行將歸去率僚屬以酹一觴表平生之衷悰尚饗

祭姚江戚編脩文淵墓文

嗚呼文淵剛勁之資豪放之氣高誼激切直上薄於雲天巨眼空濶俯下視夫塵世凡衆人之嗜好不足以動其心舉一世之交游少足以當其意於人之惡雖若不容於人之善未嘗有忌時發驚霆之辨臧否

罔不稱情間有罵座之狂毀譽皆有所試醉言無[illegible]於醒而質不違於背有憤世嫉邪之心有勇往敢爲之志嗚呼文湍之爲人殆古所謂陽必剛剛則必明而異夫陰必柔柔則必晦者耶僕也於君若有夙契特於衆人之中假以一頭之地始落落而難合終偲偲以交勵奈何用之不盡期而未遂命與心違中道而逝老我後死餘二十禩孰知冥漠之魂猶有舊交之誼老妻北來舟次江滸夢中彷彿如見報以風濤將至預告以期使知迴避旣而果如所言幸免顛躓嗚呼文湍人傳君之爲神涖胥濤而享祀郎今所至而徵之無乃兼司夫江湖之事原其神之所以有靈政由其心之無愧氣之聚也旣落落其不凡氣之散也尚昭昭乎不昧其生也不盡用於明時其死也乃見錄於上帝嗚呼文湍友道之廢也久矣曰友曰朋如兄如弟指金石以爲期刑鷄犬而說誓屨首稍殊情態頓異雲泥隔則易交勢位軋則相忌對面如九疑之峰跬步有千丈之勢火炎炎於顯盛之時氷淸淸於困窮之際半臂纔解遇諸途遽轉面而過宿醒

未醒踰其閾卽騰口以刺過門不入室又爲操戈之舉落穽不援手忍施下石之計親其[illegible]也遑卹況伉儷乎生爲人也尚然況下世乎文湍始終無二心生死同一致不忝爲聰明正直之神眞可謂英邁傑特之士緬想舊游稠人廣會一飲百十鍾揮毫數千字故御平生之素好用答故人之陰惠詩以寫不盡之情酒以侑有從之淚具別紙以焚化就宿草而澆酹伏惟英魂如在來鑒於是不鄙人世之凡言特歆御醒之醇味嗚呼痛哉尚饗

祭袁秉中太守文

嗚呼袁兄不相見者踰二十年愛而莫親中心懸懸意其後會猶或可冀豈期一朝遽焉長逝自玆以往再無見時念我年之亦老尚地下之是期念惟戊辰之春始見兄于京師一見之頃卽如素知豈心期之妙契恒跬步以追隨幸而同寅于　朝朝夕相與期白首以周旋日聯翩乎朝著旣而兄出守梧我送以賦謂不久而遄歸庶全交於末路豈知暫別之年卽是永訣之日追想平生音容如昔每過游從之地輒

與思想之心念念不已戀戀至今爰因哭兄之死遂爾惜兄之生有才而不盡用有志而不盡行彼哉爲卿爲相夫豈盡其才能兄僅終於四品專守乎一城兄晚年之遘疾乃昏迷于物情嗚呼尚忍言哉言之何及揮淚寫詞中心於邑緘辭萬里表我交情哀哉袁兄尚饗

祭先兄文

嗟我與兄少年失怙賴祖鞠育未幾亦故毋氏寡居門戶單薄世情澆漓生理蕭索宗祀所繫在我二人如鳥兩翼如車兩輪相依以成缺一不可我不可無兄亦如兄之不可無我我出而仕兄守以居內外相資彼此相須毋老而病賴兄侍奉無內顧憂得以效用兄管家業弟纘祖宗基構日固地望益崇毋也云亡我歸自京不見我毋幸哉有兄別幾廿載始復相見同處四年又復分散惟我兄弟同心協力餘四十年始有今日方期掛冠同樂晚歲不意訃音倏然而至病不待藥卒不拊棺兄弟永別何無一言聞臨終時亟呼我子意欲有言囑付於弟目不能言意已可

知我心默喻敢不遵依年近六十亦不爲夭所可恨者子姪俱小九原之下見祖與考爲道汝弟不負所教昔與兄期早歸故里今兄旣逝弟歸何倚勉盡職業未卽云歸惟子與姪成立是期兄弟二人一氣分形死者非死生者非生人孰不死有後有先畢將地下期無靦顏嗚呼我祖我父世惟一身至我兄弟乃有二人今姪與子又加以倍宗祀有承身後有繼兄雖亡矣有存者焉彼哉負我付之蒼天弟身縶此心已遠馳緘辭萬里以寫悲思南望長號肝裂胷摧哀哉痛哉再無見期尚饗

祭妻弟金鼎文

嗚呼鼎乎其何以死乎天賦汝以清粹之資不宜死也帝降汝以聰悟之性不宜死也心孔仁而不傷乎物不宜死也學方進而未底於成不宜死也不宜死而死之豈非命乎百年之宗祀傳於汝不可死也千金之基業屬於汝不可死也父已老而望汝以養不可死也母已逝而冀汝以承不可死也不可死而死之豈非天乎天乎命乎無從致詰天不可諶命不可

必靜聽音思之我心如刺想汝平生之音容念汝平生之恩義愛我敬我情過兄弟盡心教汝期以有成誰知老天不從人欲姊兮旣亡弟也隨歿一雙愛兒併剖我腸我猶云可汝父可傷有屋渠渠誰其與居有田畇畇誰其菑畬空一生之辛苦竟今日之何如嗚呼鼎乎汝其忍棄我而去九泉之下儻逢汝姊應道我之傷心情切切而不已憶其臨終之言頻囑我以覷汝今也汝亦繼亡我欲報之無所茲者試期已逼我欲北行不能臨壙以盡我情聊寫斯文以表我哀嗚呼鼎乎尚鑒此哉

弘治三年春三月望日男敦編次

天啓元年仲春望日七代宗孫爾穀重編

爾懿同編

穀男（洸昌　明昌）校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二十四終

廣東省中山圖書館圖書